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二四八册目錄

史地類

理學家總傳

宋元學案補遺一百卷序錄一卷首一卷別附三卷（二）……清　王梓材　馮雲濠輯　四　明　一

卷一……一
卷二……四八
卷三……一二八
卷四……二三一
卷五……三一六
卷六……三三六
卷七……四〇二
卷八……四一四
卷九……四七三
卷十……五二二
卷十一……五八〇
卷十二……五九一
卷十三……六三〇
卷十四……六三四
卷十五……六六〇
卷十六……六八二
卷十七……七〇五
卷十八……七三二
卷十九……七四四

安定學案補遺

安定先緒

推官胡先生訥

胡訥京兆人安定先生瑗之父也仕爲寧海節度推官著孝行錄三卷所記多宋初人別見賢惠錄記婦人之

賢智直齋書錄解題

高平講友

補

文昭胡安定先生瑗

雲濠謹案先生端平二年從記嘉靖九年復記梓材謹案先生以嘉祐四年六月六日卒於杭州明年十月五日葬於烏程何山之原蔡君謨誌其墓而歐陽子爲之墓表

周易口義

南極入地下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此天形也一晝一夜之間凡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謂之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餘里人之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夜有一萬三千六百餘息是故一晝一夜而天行九十餘萬里

史伯璿曰胡氏云一息天行八十里則萬三千六百
息當有一百八萬八千里今但云天行九十餘萬里
豈一時計算之未審耶抑後人傳寫之有誤耶
洪範口義
夫五福者天下之至美者也六極者天下之至惡者也
聖人不能獨爲之教是必兼講九疇而用之然後可以
驗於民也昔鯀陻洪水汨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
疇初一曰五行至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者何也夫

王者體五行以立德謹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職協
五紀以正時建皇極以臨民乂三德以通變明稽疑以
有爲念庶徵以調一氣彝倫攸敘是謂至治之世五福
被於民彝倫攸斁是謂至亂之世六極傷於民夫五行
者水火木金土在天則爲五星在地則爲五行在人則
爲五事王者五事皆謹則五常不失其道五行皆順其
性五星不失其度八政由是而墮焉農失業則食不足商
失業則貨不通祀失時則鬼神惡司空失職則土地曠
司徒失職則教化衰司寇失職則刑罰濫賓失職則禮
壞師不嚴則道不尊五紀亂則時令差皇極傾則王道
塞三德乖則政治廢稽疑逆則眾心異夫然則小人在
位君子在野上下交相侵陵邊隅不靖擾攘無窮故有
以均教化司寇以正刑罰賓所以明禮師所以爲法協

告徵者悖五事之應也五事悖而貌不恭反而爲狂言不從反而爲僭視不明反而爲豫聽不聰反而爲急思不睿反而爲蒙故經曰狂恆雨若至蒙恆風若此逆氣之所感召也故下文云日月歲時既易至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此咎徵之大者也咎徵既著則六極然後被於民矣民死於征戰而困於刑戮所以凶短折陰陽不調所以疾不得其所所以憂衣食不充租斂急厚所以貧庶序不設教化不興不知君子之正道徒著小人之邪行故爲惡與弱以此觀之王者不能用九疇爲始本所以有六極之道然則五福六極莫非聖人爲教之道可以驗王道成敗之跡故因以終焉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周易口義十二卷蓋其門人倪氏述先生之說簡明目錄云大旨主闡明義理程子之易源從此出又著錄先生洪範口義二卷蓋以其文散見永樂大典中者排纂成書提要云洪範以五事配庶徵本經文所有伏生大傳以下逮京房劉向諸人遞以陰陽災異附合其文劉知幾排之詳矣宋儒又流爲象數之學惟圖書同異之是辨經義愈不能明安定生於北宋盛時學問最爲篤實故其說惟發明天人合一之旨不務新奇如謂天錫洪範爲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謂五行次第爲箕子所陳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謂五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俱駁正注疏自抒心得又詳引周官之法推演八政以經注經特爲精確其要皆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爲九疇之本辭雖平近而深得聖人立訓之要非譾緯術數者流所可同日語也

春秋說

平王東遷孝公之三十七年也明年惠公立春秋不始於孝公惠公者不忍遽絕之將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也 總論

兄不兄弟不弟交譏之也 隱元年鄭伯克段於鄢

震霹靂也電者陰襲陽爲雷之光也 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鄭伯無仁心乘戴之弊而伐取之 隱十年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公不及北杏之會齊旣滅遂公懼其見討故爲此盟 莊十三年冬多麋

三年冬公會齊侯盟於柯

麋鹿常有但以多爲異耳 莊十七年冬多麋

禘者審諦閱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春秋書大雩者二十有一非秋則冬無有在夏者左氏謂龍見而雩過則書之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黃東發曰安定知其一未知其二凡言大者皆僭天子之禮

上言齊人徐人伐英氏下言滅項齊徐可知僖十七年齊人徐

魯伐邾之國又取其邑致此之戰其惡可知僖二十二年秋八月及邾人戰於升陘

以泓之戰不死難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

討翟泉之不會僖三十年晉人秦人圍鄭

公子遂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然王書至尊非諸侯可抗也僖三十年冬天子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師

三傳皆謂趙盾不弒今經書盾弒若言非盾是憑傳也宣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臧先生春秋口義五卷盖至宣公十二年爲止金華府志朱正夫傳言安定胥著春秋拼要即所謂口義耶

中庸義

惟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外以成己而道行乎己也

慊之也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節

兼天人之道而中庸著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顏回誠矣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誠之也誠者天之道也節

梓材謹案經義�property引鬼臏本之下有反字胡先生渭公明道皆云然是亦

中庸之說也

律呂議

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千二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於黃鐘之侖則黃鐘之侖圜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圜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蔡西山曰十二律圜徑自先漢以前傳記並無明文惟班志云黃鐘八百一十分由此之義起十二律之周徑然其說乃是以律之長自乘而因之以十蓋配合爲說耳未可以爲據也惟審度章云一黍之廣度

之九十分黃鐘之長一爲一分嘉量章則以千二百
黍實其龠謹衡權實則以千二百黍爲十二銖則是
累九十黍以爲長積千二百黍以爲廣可見也夫長
九十黍容千二百黍則容圜當角九方分乃是圜十
分三徑八毫徑三分四毫六忽也每一分容十三黍
又三分黍之一以九十因之則一千二百也又漢斛
銘文律嘉量方尺圜其外旁九釐五毫積百六
十二寸深尺積一千六百二十寸容十斗嘉量之法
合簡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石一石積一

九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千六百二十寸爲分者一百六十萬斗積一百
六十二寸爲分者十六萬二千升積十六寸二分
爲分者一萬六千二百合積一寸六分二釐爲分
者一千六百二十則黃鐘之龠爲八百一十分明矣
容圜八百一十分則長累九十黍廣容一千二百黍
矣謹十其廣之分以爲長十一其長之分以爲圜之
然之數也自孟康以律之長十之說而隋志始著以爲定
準昭之徒遂謂有徑三分之說而不知累九十黍徑三黍止容黍八百有奇終與一千

九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二百黍之法兩不相通而律竟不成唐因聲制樂雖
近於古而律亦非是本朝承襲皆不能覺獨安定以
爲九分者方分也以破徑三分之法然所定之律不
本於聲氣之元一取之秬黍故其廣狹長短之異度量權衡皆與古
不合又不知變律之法但見仲呂反生不及黃鐘之
數乃遷就林鐘已下諸律圜徑以就黃鐘清聲以爲
則尚爲徑三分圜九分無射爲徑二分八釐圜七分九釐五毫
分四釐應鐘爲徑二分六釐五毫圜七分九釐五毫
夫律以空圜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
而其所以爲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非人
之所能爲也今其律之空圜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
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荀勗之
爲條理亦可惜也房庶以徑三分周圜九分累黍容
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
字以就其說范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附錄

安定先生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
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

范文正公薦之曰胡某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教以孝弟習以禮法人人繩善閭里歎服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之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奬升之太學可爲師法

皇祐至和間爲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千餘人先生日講易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所碎劄子皇於藝祖之事 塵史

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案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

侍講潤乾元亭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 滌記

朝廷再起以議大樂樂成多變古法其樂制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其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其圍十分三釐九毫二絲其聲比舊樂下半律又鐘磬大小一以黃鐘爲率而鐘之狀類鐸既而議者多非之後卒不用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註孫子太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舉丹州推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閒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呂原明記

王荊公寄贈先生詩曰先生天下豪傑魁胸臆廣博天所開文章事業望孔孟不復睥睨蔡與崔十年留滯東南州飽足藜藿安萬衆獨鳴道德驚此民之聞者源源來高冠大帶滿門下奮如百蟄乘春雷惡人沮服善者起昔時蹈跖今驚回先生不試乃能爾誠令得志如何哉吾願聖帝賢太平補葺廊廟枝傾頹披旒發纊廣耳目照徹山谷多遺材先將先生作梁柱以次構架栱與蘧臣面向帝深拱仰戴豈陛方崔嵬

歐陽文忠公表其墓曰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

盛慶曆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司馬溫公酬胡侍講先生詩曰先生講誘掖胎詩極褒贊誰云歲杪寒面熱汗沾頤非不悅子道駑鈍力難致常恐負吹噓終爲重言累

程子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效之旣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

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小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

呂和叔寄劉伯壽書曰某近與鄉人講鄉飲鄉射之禮惟恐鄉樂音節不明雖傳得胡安定所定雅音譜有周南召南小雅十數篇而猶闕由庚由儀崇邱南陔白華華黍騶虞七篇

郭曰雲傳家易說曰以王輔嗣之清談猶以須爲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爲須待然後實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以陰爲質歟

劉子卿曰安定先生主湖州學世謂之湖學

雲濠謹案劉氏明本釋言安定云范忠宣孫僅劉舜臣臨錢公輔徐積滕甫皆門人之達者也

汪浮溪序先生言行錄曰宋興八十餘年至慶曆皇祐間儒學無愧於古當時學者以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海陵胡先生爲師而先生之門爲最盛弟子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常數百人仁義禮樂之風藹然被於東南公卿偉人由先生之門而出者接踵於時蓋數十年未

之學宮又錄先生言行若干條爲一帙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竊君子小人雖賢否不同而澤之所施同乎有盡惟義理之在人心爲無窮雖傳之百世可也則先生之學復行固宜

朱子曰胡安定訓解未必是安定所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日意文閒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又學校貢舉私議曰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

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廣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宜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徐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中心說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

又答臧八曰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公卿稱謚無謚稱爵稱官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子或兼以號舉今人稱郡姓名凡忝邪則直書姓名

梓材謹案學案稱號略本於此又朱子稱安定爲海陵胡先生列濂溪之前亦可見三先生之爲宋儒冠冕是非自學案始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橫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塡篇因擇取二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詠歌今其聲無傳焉

又曰春秋誅亂臣賊子左氏謂稱君君無道也穀梁謂稱國以弒其君君惡甚矣安定先生曰是啓亂臣賊子之言也其爲害教大矣

劉紹攽周易詳說曰朱子謂程子之學源於周子然考之易傳無一語及太極於觀卦辭云予聞之胡翼之先生居上爲天下之表儀於大畜上九云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謂加何字於夬九三云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於頄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於漸上九云安定胡公以陸爲逵考伊川年譜皇祐中遊太學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道得先生文試大驚即延

見處以學職意其時必從而受業焉世知其從事濂溪不知其講易多本於翼之也

俞成螢雪叢說曰或問安定先生何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胡舉邵堯夫詩以答之云門前徑路毋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閒滿地生荊棘其人默悟

陸子方垣修安定先生祠記曰子車氏沒洙泗無嫡派擇不精之劬揚巖有見之王韓君子無取春陵起而太極圖通書顯關洛承而易傳西銘著斯文天畀聖人之生者胡翼之孫明復石守道也

又曰先生爲范希文蔡君謨歐陽永叔所敬而又能識程正叔之爲人則其學可知已何天下知之而當時屢舉之試官不識也科目不足以得士信然

梓材謹案陳古靈與陳安撫書言先生向在江湖間興學養士凡十餘年弟子一千七百人魁傑之士多出

門下云

梓材又案四庫全書著錄明本拼字九經直音二卷提要云卷首題曰明本舊宋時刊板多舉其地之首一字如建本杭本之類此蓋明州所刊本即今寧波府也末題歲次丁亥楊隱書堂新刊考丁亥爲元至元二十四年是元初刊本矣其書所音俱根據經典釋文釋文一字數音者皆並存之且兼取宋儒如於詩中庸論語孟子則多採朱子於易則兼採程朱於禮則多採方慤其他經引胡瑗司馬光音讀尤多與陸氏之書尤足相續在宋人經書音釋中最爲妥善則先生經說之遺亦於此可攷矣

梓材又案謝山鮚埼亭詩集新會張明府惕庵以子將去粵有諸生無福之歎子皇恐不敢當也作詩六首其一曰泰山不作文昭逝方信人師絕世無自分衰殘天所廢敢耽棧豆誤生徒文昭卽安定也詳謝山詩句非以安定泰山自居蓋其所願爲者惟泰山安定可見矣

安定學侶

知州滕先生宗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與范文正仲淹同年舉進士其後文正稱其才乃以秦州推官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會禁中火詔劾火所從起先生與祕書丞劉越皆上疏諫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先生言國家以火德王天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贊善大夫知州滕先生言還政者越巳卒贈右司諫而除先生左正言後遷左司諫歷知信州湖州涇州慶州虢州岳州蘇州卒先生尚氣倜儻自任好施與及卒無餘財所莅州善建學而湖州最盛學

者傾江淮閒有謀疏二十餘篇宋史

梓材謹案宋文鑑有范文正公辨滕宗諒張亢疏歐陽文忠公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疏

附錄

范文正書海陵滕從事文會堂詩曰東南滄海郡幕府清風堂詩書對周孔琴瑟親義黃君子不獨樂我朋來遠方言闌一相接豈特十步香德星一相聚直有千載光道味清可挹文思高若翔笙磬得同聲精色皆激揚栽培蟠桃李棲止皆鸞皇琢玉作鎮圭鏤金爲干將猗哉滕子京此意久而芳

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通判王先生逢　附門人李瑋

王逢當逢人教授蘇常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累官至國子直講駙馬李瑋嘗從學後爲先生求遷官先生不受久之以太學博士通判徐州先生與胡安定最善喜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　姓譜

梓材謹案王荊公誌先生墓云蘇州士人從轉運使乞君主其子學者常數千百人又云兼龍西郡王宅教授李某行內修謹君蓋有力焉即謂李瑋

補屯田阮先生逸

雲濠謹案四庫書錄皇祐新樂圖記三卷提要云宋阮逸胡瑗奉敕撰考初置局時逸瑗與房庶等皆騶召預議詔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而持論互異司馬溫公主逸瑗之說范鎮則主庶之說往返爭議卒不能以相一其往返書牘具見傳家集中而鎮所作東齋記事亦略存其概云

阮氏易筌

易書人事皆舉商周帝乙歸妹高宗伐鬼方箕子之明夷商事也密雲不雨自我西郊王用享於岐山周事也

附錄

爲鎮東節度推官景祐初上樂事論十二篇與胡安定俱召赴闕命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簴

陳師道后山談叢云阮逸嘗以僞撰關子明易傳稟示

宋元學案補遺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蘇老泉

朱子曰胡安定與阮逸李照議不合仁宗與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意思甚好

員外楊無爲先生傑

楊傑字次公濟須人嘉祐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論樂之事皆預討論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自號無爲子所著有文集十五卷雲濠案先生善談禪其別集十卷皆爲釋老而釋又居十之九陳直齋云樂記五卷　姓譜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詳涑水學案

安定同調

常博陳先生之奇

陳之奇字虞卿其先自長安徙吳先生天聖中禮部進士廷試下第里居十年無仕進意後又以進士爲鄱陽尉歷丹徒泰興二縣令李瑋向公主詔舉經術行義者爲隴西郡王宅教授卒以太常博士賜緋魚袋閒居十八年先生孝親信友約身篤行好學知道吳人言家行者必推之莫不以爲愷悌君子每出乘羸駒里老見之斂然曰此吾陳君子也是時胡安定以經術教授諸生

蘇子美以文章退居山林先生以德行棄官而歸名動海內稱吳下三賢人 姑蘇志

孫氏師承

裔先生竦

裔竦字口口高郵人以學行推於時教授鄉里從之學者多以文行知名而淮南數百里間高郵若鄒魯自先生發之孫莘老覺其徒也 姓譜

滕氏先緒

滕先生高用

滕高用東陽人章敏元發之父也篤爲祕書郎尤長於性理卒葬吳縣遂爲蘇人 姑蘇志

翁氏師承

向書劉先生滋

劉滋字潤之崇安人景德二年進士歷典九郡皆有惠政官至職方郎中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 福建通志

安定門人

補 節孝徐仲車先生積

徐仲車語

及

退之拘幽操爲文王羑里作乃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可謂知文王之用心矣凱風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而云母氏聖善我無令人重自責也

儀禮纔爲完書然決非盡出乎聖人何以知之夫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父在母不可以爲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避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盡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用其師說或利其贖金

而爲之耳

梓材謹案先生篤於倫紀故有是語喪服至今父在已爲舟三年嫂叔亦有服矣此誠出於人情耶

梓材又案四庫全書著錄節孝語錄一卷提要云是書爲其門人江端禮所錄又稱其篤於躬行粹於儒術所言皆中正和平無宋代刻核古人之習大致皆論事論人無空談性命之說蓋猶近於古之儒家焉又著錄節孝集三十卷附錄一卷提要言其文奇譎恣肆不主故常往往縱逸自如不可繩以格律而大致醇正依經立訓不失爲儒者之言云

訓學者文

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

附錄

仲琰初從安定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

平日對學者每以治心養氣爲先曰修身務學爲文之要莫大於此晚乃著書未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治心以直養氣而已或問立朝之要則曰以正輔君或問修身之要則曰以正修其身自遠方寄匡輔請教者乃大書一正字與之

先生天文之學尤造其妙門人問之則曰昔有學天文於謙周者周曰天下事可學者甚多何獨天文先生於前代名將酷慕諸葛武侯以其所學之廣所養之厚也嘗謂兵者實大賢盛德之事非小才小智所能用亦不獨用之難也言之亦難若所養不至而易言之鮮不敗事

節孝嘗問安定或人問見先生侍女否何以告之安定曰莫安排由是有得嘗以告陳了翁云此某之悟門也

先生孝行出於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

晁景迂節孝處士詩曰莫怪先生身上貧眼看物外似浮雲房中除卻琴棋後更有門前鶴一羣

黃東發曰徐節孝先生爲孝至行以正治心以直養氣爲先莫先於志苟夫子盡已質之於鬼神充百行於一原苟其所養者正直煩文質之彬彬苟信有言者有德

補諫院錢先生公輔
雲溪謹案謝山句餘土音賦湖上錢集賢偃月隄去使君妥定徙儒術飾吏治甬句故瀹國遏與水田利於焉及城中陂塘俱不滯政成而事閒游豫皆員意

附錄
司馬溫公祭之曰嗚呼君倚好賢如親就義若渴非聖不學惟善是爲納忠於君恥後葛舜竭力於友志追雷陳推誠而行不疑不畏讒毀顛沛終珍悔心甲科榮名西掖清貞君倚之美茲不足言始謂吉人必膺遐福如何彫謝曾未二毛

補
龍學孫琴老先生覺
春秋經解
元年者隱公之始年正月者平王之正月也春秋不始於平王東遷之年與孝公惠公之時而始於隱公者孫明復云孔子不忍遽絕之也歷孝與惠冀其能以王道奮起興復文武之業而平王庸暗莫能中興播遷陵遲治隱而死孔子於是絕之此春秋之所以始隱公也春秋褒史爲諸侯春秋亦書元年者天子之元行於天下諸侯之元行於一國然而元年不謂之一年正月不謂之一月者欲示人君體元居正之法也夫元者氣也天地生成之德也建子之月氣陰爲壯萬物未萌而一元之氣潛伏於黃鍾之宮於時已有生成萬物之心及其發而成功則生之爲春夏成之爲秋冬聖賢居無位之時萬物未蘇蠢生未安聖賢雖處眾人之下亦已有生成及民之心及其發而成功則舒之爲禮樂慘之爲政刑是故爲天子者體天地生成之德則可以生成天下之民物爲諸侯者體天地生成之德則可以生成一國之民物故易之道備於三才而元首於四德春秋褒

美貶惡以爲萬世之法而即位之初必稱元年者蓋以此也夫正者方正之名大正道也天子諸侯言正言行正行近正人法令必以正嘗刑必以正造次動靜莫不一於正者居正之謂也然而元者生成之本也春者天之所爲生成之始也王者天下之本正者王之所爲政教之始也是故王者必正其天下之政教而上奉乎天故以王次春焉諸侯必正其一國之政教而上奉乎王故以公即位次正焉此天子諸侯體元居正大義也而隱公不書即位者左氏以爲攝也公羊以爲成公遜意

也皆不明首惡之罪也惟穀梁以爲隱輕于乘之國蹈道則未者爲得之矣（隱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之時征伐不由天子之命小白晉文假天子之義以制諸侯攘外尊數十年間海內幾乎平定可謂有功於天下矣然而春秋記小白文公侵伐之事未嘗有一辭褒之者以爲非義則論語不舊稱之爲仁以爲有功則春秋稱之無異辭蓋孔子之意雖通之以一時之權而不以爲萬世之法論語美其功聖人之權也春秋無褒聖人之道也權有時可假以就一時之功而道不可

少欺以亂萬世之法惟孟子深知其意而言之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故春秋之時侵伐圍入一切書之以見其罪未有褒之者焉其所謂侵者不聲其罪也其所謂伐者聲其罪而行也鄭人伐衛左氏曰討公孫滑之亂是亦以此爲罪聲而伐之耳如謂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則彼大國行師亦有言侵者矣何以之乎此蓋左氏以聲其罪之聲爲鐘鼓之聲耳公羊曰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案侵伐要辨其名若謂精猶則其

意耳用兵行師意無不在破人之國得人之地何爲更論其精猶而校其罪乎穀梁曰包人民賤牛馬曰侵斬林木壞宮室曰伐薺小白召陵之師不戰而楚服無壞宮室斬木之事穀梁以迹論之則他國侵伐之事未嘗有一其詳耶惟以罪爲名與不言其罪者乃可耳（隱三年鄭人伐衛）

尹氏天子之大夫也曰氏者譏世卿也天子之大夫外交於侯其卒而赴之書之者見外交之罪也案尚書紀紂之罪則曰宮人以世然文王之治岐則仕者世祿以尚書之所罪而文王則嘗行之文王乃有罪歟蓋文王

之所謂世者使世世有祿者也非謂世其祿也農之家世耕而食之工之家世巧而資之商之家世利而通之則士之家世能而祿之無不可也天子德大世天下諸侯德小世一國皆南面稱君以世其位公卿大夫之子孫其賢者能者則皆世其祿而不絕也蓋文王之政能使仕者之子孫皆賢且能賢且能則祿之是世其祿也故古者卿大夫之子孫不得棄其父祖之業而爲農工商之事故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大學教之以詩書禮樂之訓習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其言語有常度其衣

服有常制行成而志定業具而身修至於三十而後試
以事四十而後授以位五十而後命以爵凡公卿大夫
士之後苟賢焉不失其位苟能焉不失其職德大者祿
厚德小者祿薄此其所謂世祿者也柰何春秋之際苟
公卿大夫士之子孫也雖不肖不失其位而苟庶人之
子孫也雖賢而不祿故不肖之人偏滿高位而賢能之
士放棄田野聖人因事而見之以著其世祿之罪尹氏
之類是也 隱三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凡舞有干有羽不言干而但言羽者婦人無武事但陳
羽舞也羽數之禮當從左氏之義天子八諸侯六大夫
四士二魯在隱公之前因成王賜天子禮樂於周公故
諸公之廟相承僭之皆用八佾今隱公爲桓考妾母之
宮始降從六聖人善其復禮書之曰初獻六羽春秋之
例前未有此而今行之者謂之初宣公之稅畝言初始
變古也隱公之獻羽言初始復禮也是則六羽之獻止
於仲子之宮也若羣公之廟盡循用之則於哀公之時
季氏因而又僭於家庭也公穀皆以爲天子八諸公六
則但書僭及以明一國之人皆其平也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平之義三傳陸淳之說皆非也左氏曰渝平更成也
公穀曰輸平輸墮也墮其往來之平也陸淳曰欲與魯
絕其和平故先來告之耳案自隱公卽位至此六年若
言前與平則六年之間未嘗有會同朝聘之事自輸平
之後至十一年六年之間宛來歸祊翬會伐宋時來之
會伐許之役皆與魯公同行豈可於和平之時不相往
來渝變之後反同侵伐哉不知輸者納也公羊謂春秋
之前嘗有狐壤之戰蓋魯自敗劒之後遂與鄭絕故入

春秋六年之閒不相往來至是鄭人請和來納其平故
後六年之閒復同侵伐杜預曰和而不盟曰平此例於
春秋爲通春秋書平者六未有書國君及使者鄭人輸
平不書鄭伯之使宋及楚平亦但書人蓋齊平及鄭平
亦言國聖人之意以爲二國不和必至侵伐以一人之
私忿而元元無辜血肉原野故凡侵伐圍入皆書其君
及大夫以重其罪至其和而不盟相與平定則是舉國
之人皆願欲之故凡平皆不言使不曰其君我與外平
則但書暨及以明一國之人皆其平也 隱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齊桓欲成霸業故爲鄄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爲爲道而不至於三王者皆苟道也爲學而不至於聖人者皆苟學也齊桓雖有攘外尊中國之功而終不至於王道蓋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聖人之成學故雖桓文之功而其詞無褒孔父仇牧之事而其事無善所以使學者求之至於無窮行之至於不足范寧曰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此深於春秋之言也莊十五年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　春齊侯宋

王室之事不載於經而明年經書城緣陵前曰後凡則謀杞之說與經合矣僖十三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書是月者所以別非戊申之日僖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隕退飛過宋都　春秋內女適諸侯者書卒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重耳之卒未逾一年而秦出僻陋乘中國之無霸越數千里以伐鄭其無習也比至秦師所以甚秦之惡而與晉之勝也僖三十三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　古者天子頒朔諸侯而藏之祖廟每月之首受朔於廟

而告之國中遂行朝廟之禮焉所以尊正朔重天時也視朔之禮所以敬天時尊君命會國人也一月廢之不可況四不視朔乎然則文公怠政慢上可知矣孔子在定哀之時不欲去告朔之羊以存其禮定哀之間固嘗有不視朔者矣然經不書之視朔之禮廢自文公焉文不曰始不視朔亦或行而或廢也左氏公羊皆以爲文公有疾廢之按孔子春秋皆曲盡人情之難言者昭公在乾侯時而告朔朝廟之禮不行於魯故經於一歲之首必曰公在乾侯所以見昭公之在外雖欲行之而勢不可得也文公果有疾不能行則孔子當恕之如昭公

之乾侯也何爲獨深罪之（文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叔姬者杞伯之出妻也杞伯生絕其妻死歸其喪春秋以其非禮書之（成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立異姓爲後而經遂書滅不惟於義不明亦何以爲訓（襄六年莒人滅鄫）

此蓋莒人因鄫不順其立異姓而滅之爾（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春秋之於外裔書之有漸焉非進之外裔益進則中國之益衰矣楚子使椒來聘書名非進楚也所以見楚之盛也吳子使札來聘書名非進吳也所以見吳之盛也楚始聘魯書曰荆人吳始聘魯遂稱吳子春秋

非厚吳而薄楚也荆初來聘中國猶有可爲者卓攘卻之楚將不至於盛而中國將不至於衰也至其通好之久盟會侵伐同於諸侯則中國與之等矣故書曰楚子使椒來聘所以一楚於中國也吳初來聘而遂稱子言其一來而遂同於中國也公穀皆以季子賢而來聘故吳得稱子案季子雖賢者而吳實外裔安得以一季子之賢而遽亂其例哉此皆不得其義而過爲之說爾（襄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

襄二十四年我侵齊二十五年齊侯伐我北鄙齊魯之好遂絕至是平之後叔孫婼如齊莅盟足明齊魯爲此平也（昭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武宮者廢廟也成六年立之於是有事焉而大夫卒去樂卒事則合禮矣然武宮之事則不當有者春秋因變禮而推言之（昭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諸侯建國皆立兩社其一國社其一亡國之社故左氏曰開於兩社爲公室輔哀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取於河圖鳳鳥哉取其天下有道則鳳鳥來儀河出圖也孔子

自傷不得見昔者有道之世而終沒於離亂擾攘之邦故歎曰吾已矣夫言其終不及見也若鳳鳥者又何羨之乎蓋昔者舜道之成而韶樂之和充塞於天地之間則鳳鳥來而爲儀鳳者蓋有知之禽網罟有時而獲巢毀卵之患息則乘和氣而來儀非以應人道之治而君德之修也世無我害則來儀矣麟者蓋鳳之類而獸有知者也蒐田以時而麑卵之害息則亦乘和氣而來游非應於時君而主於一人也世無我害則來游矣麟趾之詩是也故麟鳳之爲物非以瑞於人君人道修而

物理得則或巢於林或游於郊人之見之有以知人道之至而和氣之交也人道乖而物理失則或求之而不來或致之而不至人之見之有以知治道之謬而戾氣之積也春秋之時非鳳鳥來儀之世麟趾信厚之時也然而西狩獲麟馮麟者有知之獸而出於有道之世者也柰何哀公之十四年而獲焉爲麟則不當出於哀公之時有鑒則不當見獲爲麟有鑒而不免於獲此孔子所以爲異而絕筆於春秋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

悟林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經解十五卷春秋學纂十二卷春秋經社要義六卷陳氏書錄

三酉四明藏書

解題有春秋經解春秋經社要義而無春秋學纂王氏玉海有春秋經社要義春秋學纂而無春秋經解蓋學纂即經解宋志誤分爲二書耳四庫全書著錄春秋經解十三卷提要言其早從胡安定遊其春秋之學大旨以抑霸尊王爲主自序稱左氏多說事迹公穀以存梗概今以三家之說較其當否而穀梁最爲精深且以穀梁爲本其說是非褒貶則雜取三傳及歷代諸儒啖趙陸氏之說長者從之其所未聞則以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今安定先生之說解之今安定五卷已佚傳其緒論惟見此書云又案周氏清波雜志言先生嘗請益於歐陽公則又及文忠之門矣

附錄

知福州民欠官稅錢繫獄者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先生先生忻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先生曰佛殿未甚壞佛無露坐者孰若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解縲紲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囚圄遂空

楊龜山序春秋經解曰先生以其暇餘盡發聖人之蘊著爲成書以傳後學其微辭妙義多先儒之所未言者啓其關鍵使學者以稽其門叩其戶以窺堂奧豈曰小補之哉

晁子止曰孫莘老尚書解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三酉四明藏書

陳氏造曰孫先生春秋解其於經窮盡該備幾無遺意

補章敦滕先生元發

梓材謹案先生非爲范文正公之甥姑蘇志云范仲淹之父墉元發諸昺也嘗教以爲文及仲淹守鄱郡元發受學於胡瑗似先生爲文正中表昆弟而非甥然先生果學於文正之父文正二歲而孤年尚長於文正安得與文正諸子同師安定耶

雲濠謹案東坡代張文定公誌先生墓云范希文皇考昺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是先生初從文正其與文正諸子同師安定宜矣

雲濠又案范忠宣祭滕達道龍圖文云昔我先生樂育多賢才深盈門君實居先我之得友喬木是遷中間契闊幾三十年是先生嘗學於文正之證姑蘇志所云未得其實

附錄
復知鄆州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先生曰學無食而以良田佗頑民乎乃請以爲學田遂絕其訟

蘇文忠自謫所還貽人書曰目中久不見偉人昨至金山見滕元發乘小舟破巨浪來觀使人神聳其見重如此

補學士頤先生臨

梓材謹案文獻通考有尚書集解十四卷晁子止謂先生與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

三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蘇子才朱正夫吳孜所撰後人集之爲一編經義考言其所未及者司馬溫公王荊公黃通楊繪陸佃李定蘇老泉胡安定張晦之程伊川與前凡二十家又案古靈知常州興學宮以先生司之雲濠謹案袁清容書張子仁少監族譜後云安定先生以水利爲一科故其弟子若羅適顧臨皆爲名監司

顧學士語

五福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故桀紂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

夫惠有術也養有道也一粟之渡人惠之微者也而君子取之得其道也子產乘輿其爲力固勤矣而君子不取非其道也所謂術者不在乎豐在乎不費云爾所謂道者不在乎大在乎不窮云爾夫豐而多費知愛於彼而不知愛於此矣大而易窮知愛於今而不知愛於後也惟其不費則雖微可尚也惟其不窮則雖薄可貴也

雲濠謹案此先生
生湖學田記語

顧氏經說

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如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是因天時整頓大綱若他時有合卽施行者亦豈一待那時方行如夫子遇迅雷風烈必變若柳子厚論之又須說平時何嘗不敬豈待迅雷風烈方敬也月令但是順天加重非是尋常都不理會其言行某令則某應誠有拘處然子厚之辨又失之太放

附錄

陳龍川序三先生論事錄曰昔顧子敦嘗爲人言欲就山間與程正叔讀通典十年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學者蓋不獨今日也夫法度不正則人極不立人極不立則

仁義禮樂無所措聖人之用息矣先生之學非求子敦之知者而爲先生之徒者皆懼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間因取先生兄弟與橫渠相與講明法度者錄之篇首而集其平居議論附之夫豈以爲有補於先生之學顧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

補 陸召徐入行先生中行

附錄

宋學案續遺 卷一 清四明薛鼎銘 約園刊本

許衡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始知學聞安定講明道學其徒輔相傳授將往從焉又云令頤與劉絢共以經云云似先生由劉氏以得安定之學當在私淑之列

劉氏經義

女史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則必有道德而知禮者鄭氏以爲女奴曉書者非也蓋擇女御之賢者爲之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元四明薛鼎銘 約園刊本

朝以聽天下之政故君立之天道也后立之地道也以上天官

故后立之地道也以上天官

使俗有根本安於其生如本之不可拔則民各戀其里閭雖有災難不忍舍而適於他邦故萬民以安 地官

以璧羨起度則尺寸不可移以組琮爲權則輕重不可欺

據舜典所稱則衣裳之章十有二其來遠矣周之禮樂多因於虞夏康成泥司常職日月爲常之文遂謂周人以日月星辰畫於旂而冕服止九章非也交龍爲旂

周之衣不去其龍熊虎爲旗周之裳不去其虎何獨曰月爲常而去其衣服之日月星辰乎以上春官

浚溝之上以爲城鑿池之上以爲郭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

曰以知其臆之不驚口以知其心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鼻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跲六者簡焉之大節也以上夏官

死刑而欲免之用八議也不以司寇會王而王會其期

者刑人於市與眾共之非王所得專也是以雖在八議之中必反覆議成其罪而後舍之秋官

燕以示慈惠則貴舒緩故飲至夜而不爲過所以致其厚也饗以訓恭儉則貴謹飭故饗在朝而不爲速所以致其敬也燕禮

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顏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爲政之本

積其學而能散之政之也積其財而能散之民次也積

性以事其親無所入而不爲極也
聖人所行莫非盡其性也盡其性以事其親又何加焉
聖人將化天下治其國也正宗族以爲之本將正其宗
族也正身以爲之本必擇賢才盛德之士以掌其政令
則庶子之官非其人不可故庶子之政必以六德六行
爲本
天子之元子諸侯之適子鄉遂之賢能皆在王之大學
以修德習樂必釋奠以致其敬一爲元子將承祖考之
祭祀必明於禮樂也二爲將傳道於聖師必先竭其恭

敬也三爲視學必養老學士合舞以成其禮也聖人之
教先齊其家既正后妃之德於內又正元子之德於外
是以天子之教以視學爲先務焉以上文王世子
五帝之治世質民純人人內盡其情而情不生外無其
大宗仕進出入館遺往來亦如之屬猶繫也父之黨則
己而善益勸故君不自尊而天下共尊之以長幼合
繫於昭子之黨則繫於穆昭穆分則序之
天下共賢之一德安於上而兆民莫不化之一善出於
族人而食所以正人倫而禮義行於宗黨矣大傳
人而四海莫不師之是以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不必自
聖人正德以事天敬地以迎氣是以大報天而主日其
於朝廷而族黨人人推讓不敢以爲己私也君盡其性
致者五焉一曰致反始者萬物成性必始於天聖人受
命亦始於天將篤其末必厚其本此郊祭所以教天下
於上民盡其性於下不曰大道之行乎 禮運

反始之敬也二曰致鬼神者天地有神以司其化育宗廟有鬼以基其治平惟聖人爲能尊祖配天必致其嚴致天下敬於鬼神也三曰致和用者郊祭天地所以致陰陽之和而民人康矣所以致萬物之豐而邦用足矣四曰致義者天地者萬物由之以生也父母者子孫由之以生也聖人郊祀所以父母乎天地也兄姊乎日月也致人倫之義於天下而知所以勉乎孝弟矣五曰致讓者平治天下敎化天下衣食天下革其悖亂之心而納之中和之域弭其六極而錫之五福皆聖人爲之具

皇明嘉靖間刊本

是五福莫與比隆而弗敢有其功乃嚴郊祀讓德於天俾天下力行其善而弗敢有其善郊使之然也合此五善只爲禮之本則於天下之禮不失其本矣在其微末不足道也 祭義

鄉飲酒之禮歲則一行於州三年一行於鄉所以行其三物尤乎五品以儐其德行以觀其賢能以采其道俊以不率性於中和爲愧爲恥爲邦閭之指笑也此鄉飲酒之禮所以爲王道之範圍風俗之砥礪也

鄉飲酒義

附錄

王氏困學紀聞曰劉氏中義以匠人溝洫求合平遂人治野之制謂遂人言積數匠人言方法然周禮考工各爲一書易氏謂匠人前代之制

補 學士錢先生薇

附錄

既長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井日夜忘寢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

爲直講以能教誘學者歸之

皇明嘉靖間刊本

補 著作朱先生臨

雲濠謹案宋史載先生春秋私記一卷鄭氏通志藏先生春秋通例二十卷經義考並云佚

補 開府翁先生仲通

梓材謹案胡致堂爲先生仲子彥深神道碑言先生仕至朝奉郎累贈至特進恂恂長者不言人過以諸經教授從之者數百人朋游有貴達者欲援之輒辭以親老

補 職方游先生烈

雲濠謹案道南源委載先生以孝節網登皇祐進士

補 縣令陳先生舜俞

附錄

聘魯公序都官文集曰雅志之所學以謂爲道而不爲利此學者之所當守而不失仕者之所當遵而不變者也若夫平日之論高出於簒契之上而至其趨時之事乃卑出於管晏之下皆同令舉之所鄙也

又曰大者則以經世務極時變小者猶足以詠情性暢幽鬱蓋其於道如此而其辭亦不足道也

樓攻媿後序曰謚其抱負素已不孳孳本之忠義充以學問以安定爲師所友自東坡而降皆天下士淵源又如此

附錄

補

校書周正介先生頴

附錄

趙清獻送之京師詩曰吾鄉伯堅眞丈夫氣剛色強言詞疏胸中一物不使有日儲月斂惟詩書布裘落魄韋帶緩懶門不肯低眉趨川友累百誰爾汝人皆不與爭揶揄掩關啜菽苦意氣裘壞玉璧泥沙珠宣慈中山我孤處昨日走介貽吾書書云詔下簡俊乂父兄命頴之京都吾人求養志擇祿今而豈得逃馳驅肩書手劍出門去嗟吾肯復兒女如我聞此語涕交下人皆欲養繄我無該子之爲與道合勸子亟往無踟躕明年得志拜堂上豈非人子榮親歟

朱子記江山縣學景行堂曰正介之行信於鄉而聞於朝其立言垂訓褒善貶惡又皆足以爲後世法雖其事業不得見於當年然其所立已不但爲一鄉之善士而已也

補

縣尉倪千乘先生天隱

附錄

彭器資送樊秀才問倪先生曰羣言紛散寄遺經天乞吾儕照末明猶惜是非迷後世旁求規矩遵諸生駑驥終須看一鳴杖履從容問孤跡爲言始信能千里鵬翼終須看一鳴杖履從容問孤跡爲言心寄海邊城

又和千乘先生詩曰蓬蓽猶淹濟世圖獨持經術振羣愚困窮自古饒賢者功業於今屬丈夫天下久思安石起時人會笑孟軻迂何時幣聘來莘畝佇聽嘉言上禁途

補

吳先生孜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又有春秋折衷十二卷見宋志程積齋云會稽人兩浙名賢錄云從胡安定受

業

補宮教潘先生及甫

悼村謹案一統志載先生與兄希甫同登進士爲懷仁尉筠州判官及知分寧靈邱壽春皆有政績遷祕書丞充楚王宮大學教授律宗室以禮法神宗嘉之問知其官所至矣

補知州莫先生表深

雲濠謹案寰山誌先生墓云公自幼聞過庭之訓問學有家法元豐二年登進士第晚自號如如居士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 詳見泰山學案

宮師劉先生定國

劉定國字平仲世爲長興人幼警敏受詩書易於家定先生初名傳既北則有安定國家之意改名應舉不偶退益刻礪未嘗一日去書不觀桐川太守胡瑗聞皆敬以禮致上鄉校後學師仰之後以五試禮部策於廷官通判司戶參軍卒以子珏同知樞密贈太子少師毘陵集

司農王先生得臣

王得臣字彥輔自號鳳亭子安陸人嘉祐四年進士官至司農少卿著有麈史三卷考所自述初受學於鄭獬又受學於明珏其明義一條復與明道程子問答疑爲

洛黨中人 四庫書目提要

王氏麈史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夫人之於死也何以知可不可哉蓋視義爲去就耳予嘗曰死生之際惟義所在則義所以對死者也程伯淳聞而謂子曰義無對詩序非出於子夏聖人刪次風雅頌其曰美曰刺曰惡曰規曰誨曰誘曰懼之類蓋出於孔子非門弟子所能與也若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

侍郎周先生之道

周之道字覺民世家吳興長城少寒苦刻意於學年十三以文謁安定安定奇之因留受業擢皇祐五年進士第調主錢塘簿累官尚書刑部侍郎出入省寺十餘年坐獄事鐫官者三未嘗有悔色而全活者不可勝數元符三年卒年七十一 汪浮溪集

寺丞王先生觀

王觀海陵人安定在太學人物之盛稱先生及其從弟覿有高才力學而文相繼舉進士中第先生官寺丞秦淮

學士王先生覿詳見元祐黨案

校書趙先生屼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太保劉先生民先

劉民先崇安人敦樸有行從安定先生受春秋學晚以累舉得官歸家教授學者至數百人累贈太子太保忠顯公韐其子也朱子文集

許先生寘

雲濠謹案南軒誌少傅墓云曾祖太素祖民先再世以憐學教授鄉里

許寘其先京兆人先生事安定能以師法終始者由平江徙金華白雲先生謙其後也元史

梓材謹案宋景濂劉墅塘記云許先生之六世祖實嘗從海陵游其家學相傳至先生爲九盤是白雲乃先生六世孫也

縣令王先生回

王回義烏人受業胡安定登皇祐五年進士初名冏臚唱之日仁宗賜以今名因字天貺官恩陽令有治績金華賢達傳

雲濠謹案先生明忠文公禕之先也詳見明文海王仲縉墓表

胡先生如愚

胡如愚婺源人嘗從安定授學不仕姓譜

縣丞胡先生稷言 附子嶧

胡稷言字正思永康人少受學於朱祁復受經於胡安定以特奏補官歷山陰丞自以不能究其所施遂乞致仕子嶧字仲連婺稟淳佑於榮利父子兄弟相爲師友後以年格建炎登極詔迪功郎非其好也姓譜

徐先生尋

徐尋永豐人得安定胡先生之正學 徐觀鄉賢祠記

博士凌先生浩

凌浩字眞翁無錫人與同邑陳敏受業於胡安定之門以經術知名治平二年甲科令建寧武涉召拜太學博士推安定之學以誨多士學者翕然師尊之姓譜

編修錢先生長卿 附兄長文

錢長卿吳中人與兄長文皆好學而文母吳氏教子有法安定主教太學命先生從之遊嘗官祕書著作佐郎御史臺主簿樞密院編修 陳古靈集

知州蔡先生口

蔡口字子難錢塘人以慶曆二年擢進士第爲應天府
穀熟尉再遷殿中丞太常博士歷尚書員外郎以職方
知泰州服父喪卒於家年五十二先生少從安定學經
術尤長於春秋同門生丹陽姚闢嘗以三傳異議數十
事探索其有無終日應答疊疊不窮闢曰安定之學盡
於此矣及從仕事則專意文法簿書之務繼悉廢遺辨
論上官前一無避憚至於不可屈而後已初在穀熟文
移精詳有理致且曰士之所以貴於學者蓋在適於時
而有用也然古之人不慮無時而患無知己者蓋欲其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有所信而不悔苟得耳自酒官至編修皆從辟舉毗
陵錢君倚臨川裴如晦陳留孫聖塗並稱其才適時用
所爲文章論議尤多自集爲四十卷藏於家蘇魏公集

著作舒先生賓王

舒賓王臨江人著作郎湖學高第掇科歷仕世不絕方桐
江集

李先生公恂

李公恂烏程人最爲胡先生所知俾表儀羣弟子聲聞
以著鄧巴西集

太學秦先生口

秦口高郵人少游之交也至和中游太學事安定先生
秦淮海集

錢氏同調

隱君查清容先生深 附孫挨

查深廣德人隱居力學治平閒守郡錢公輔屬於朝力
辭乃爲築堂於城西名曰清容延請教誨郡人子弟儒
風日振號清容先生有文集二十卷孫挨幼俊敏能文
第進士爲太學博士臥疾不起 姓譜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孫氏學侶

補 朝請孫先生覽

附錄

畢西臺誌其墓曰公有兄早老以文字行義爲時儒宗
而公亦以文行進通達世務長於吏治與早老並早老
平生仕宦多推所得之恩於族中而公亦以任子恩官
其從父兄弟三人及姨之子故歷仁英神哲四朝皆至
大官得名於天下天下稱賢弟兄者必曰早老傳師焉

王先生令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劉氏家學

太學劉先生元振 別見鷹山學案補遺

陳氏學侶

縣令劉西澗先生渙

劉渙字凝之高安人志尚高潔精詳史學天聖中進士爲潁上令剛直棄官家廬山歐陽永叔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先生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饘粥以爲食自號西澗居士子恕 姓譜

梓材謹案陳都官舜俞優游廬山與先生騎牛松下窮幽尋勝以自娛通謝山鮚埼亭集有先生墓

記跋云墓記朱子所纂而門人黃銖以分書上於石先是淳熙己亥朱子守南康當修劉公之墓而未及爲文也朱子去後門牖亭榜無一存者淳熙十年章貢留牧盧來守復爲新之而求朱子爲之記嗚呼今日爲吏者有以先賢之墟墓爲事者乎朱子謂其尊德樂道之心知所先後天下之爲吏者尚其念之

附錄

張文潛記冰玉堂曰道原之子義仲敘其大父與父之事於予凡曰頭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牀下山而歎曰潔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爲詞以哭曰凝之爲父與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屋之堂曰冰玉

周氏講友

清獻趙先生抃 詳見濂溪學案

彭氏師承

府判張先生汲

殿丞張先生須合傳

張汲字正父張須字季友德興人並大理寺丞偕之子也彭汝礪十六七時從之學正父任大名府判官季友殿中丞淮南西路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等事 鄱陽文集 五臺四明徵書

安定私淑

補提刑羅赤城先生適

梓材謹案袁清容集西洛書院記曰龍頭山有遺跡爲眉崖嶄然宋元祐中天台羅正之大刻其上曰洛書錫禹之地正之安定胡先生門人善水利所至通波球屯田之美據此則先生親受業於安定之門實長水利之科矣

梓材又案先生永樂院記云余成童時好讀書而鄉中無文雅惟鄉先生朱叟鎛世傳論語毛詩皆無注解余手寫讀之茫然不知義旨之塽隙唯永嘉昭師皆里釋之秀而已慶曆中有僧智質師禹昭者同遊錢唐傳智者教以餘力事明靜大師惟賢通儒謂能講五經論語二師性明敏志堅而義剛各以儒釋二家自負不少下余因得與二師遊假其書叩其論議曰浸淫開發同此達彼由是知聖

賢之門牆有可入者逐
尋師訪友以終所業

雲濠謹案蘇魏公記揚子寺登閣先生祠堂云羅
君湜邑之始首來謁記因覽封辰龕粲然樓怡且謂
大儒不祀後世何觀云云
是先生亦躋隅私淑實

附錄

贊題集父亭詩云泊然一枝巢密靜不待息天地存道
井聊以見清德窺者見爾心飲者養爾力何爲病夏畦
俯仰無慙色

泰淮海維君生祠堂記曰維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
耻言鉤距屈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
龍歸輒徇輿情亟爲襲奏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爲
東詿誤若小過輒誨諭道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
者如己致焉黎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
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盡之情孰若勞予之耳目哉

葉水心台州學祠三老堂記曰提刑用不究故事不顯
余聞鄒浩言熙豐外貴人視民甚薄痿瘵不力也
是時能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下惟江都令羅適弋
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
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

王伯厚赤城祠堂記曰赤城先生德業爲元祐名臣道
義爲一鄉師表教思無窮踰二百年清風肅然聞者興
起

袁潔容跋劉貢父與羅正之手帖曰嘗攷二公相知之
舊始於彭城公之守曹曹爲盜匿彭城公緩刑而盜息
赤城公時爲滑陰縣其必有稗於劉公故其以事龍歸
即需章留之有曰伏以羅適自臨百里將及二期奉詔
條上於恪恭聽獄訟號爲爾諒有識詠頌咸謂得古人
之風屬民服從可以當屬城之最假其未盡設施遽爾
龍歸輒徇輿情亟爲襲奏朝廷遂允其請後自開封爲
府署提點刑獄其制詔曰強力民事知其要務亦公所
爲也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詳景迂學案

博士吳先生元美

吳元美湖之郡博士能以胡翼之學規迪湖人常中丞
同知湖州力薦於上 汪玉山集

胡氏續傳

胡先生瑗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一

姜四明跋書
約園刊本

徐先生安叟

徐安叟節孝子未生時節孝夜夢有一伏熊當門兩目有光氣貌淸變與常熊不類後三日而生因呼曰熊熊既三月剃髮爲嬰孩而名之曰安叟而訓之曰蓋天下未嘗無美才也然希至於所謂安道者蓋之弗安耳養得其所安則安於其義義得其所安則無所往而不安也業到於古人之道獨見於天下其法可傳於後世身居窮荒僻陋日與幅巾短褐賤人爲耦而名出乎王公

大人之上天下莫不貴之而以之爲戚而己則所樂有餘冠糟糠不足以糊口人視之自視無有也惡衣弊猶充美乎文繡饗飫乎膏粱進則其國尊光退則其國卑辱朝廷得之則治不得則亂蓋其身爲天下重輕如此然必待禮至然後進義然後就也起匹夫徒步草萊之中解芒屨而朝脫荷衣而相其處偃然如瘝弊廬如乘故車也其告欲治於上民欲治於下朝之老成賢有德與夫天下良士大夫亟而無邪者同心而共講曰是

夫君未信於上民未和於下論議者未同其謀時有未可勢有未便弗爲之可也如必爲之是猶穀未熟而穫薪未析而爨糞未調而飲之是饑渴人之事也未安乎飲食之正也爲民如后稷保民如伊尹安天下如周公視其色愈下其體愈恭於是乎先之以謙也天下非之猶是也天下是之猶非也尊之如父師卑之如奴虜自若也朝爲上公暮爲逐客吾方安於得失者也刀鋸在前鼎鑊在後吾方安於死生者也惟其安於死生是以不變士至於不變然後盡乎義命者也蓋古之君子其

始也安於所安其卒也所安如此吾所以命汝汝之窮達貴賤在乎命者未可知也蓋父之命子不得不然汝既浸長則浸有所知思念吾所以命汝之意奉以始終

節孝門人

補 江季恭先生端禮

撫墜厥命節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江鄰幾之孫其母爲劉原甫侍讀家女晁景迂嘗誌其墓

附錄

于和生而沈粹年十七游太學爲同輩敬憚獨裕然不

肯就公試或試則居上列常歎曰是不足學也令人慙
耳方是時東坡謫居黃州子和特願慕之以書講學焉
子和學詩律於黃魯直論經行於徐仲車爲尤謹二公
俱以子和爲賢
其事親孝能色養教二弟必欲與己同善
王厚齋曰江端禮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
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爲此書不謂君先之也
補
推官馬先生存
子才遺文
其爲文淵傷奇古不與俗合或勸易其習乃質諸子才

附錄
子才以序送之蓋推許之也
錢氏門人
左中郤先生棐附兄樸彬
郤棐字叔承宜興人試開封中第二伯兄樸試太學中
第一而仲兄彬亦屢薦於鄉文譽蔚然時號三郤毋榮
國錢氏知制誥公輔之從女弟也先生兒時知誥帥維
揚榮國歸省攜以俱知誥熟視而喜曰兒有奇骨眞吾
家宅相也既冠學成擢紹興四年進士第主溧水縣簿
代還除深州州學教授深並邊椎陋少文先生日從諸
送霍明
甫序
霍暐字明甫南海人篤志好學從馬子才遊子才負才
名獨重之初景祐闢新會龍山之水色變爲紫者旬日
人皆以爲瑞先生獨謂淸者水之眞體也變而爲紫非
色也其必水之怪乎水陰物也陰之類爲小人爲盜賊
奸宄今水失其節性吾恐其關國家者大也及蔡京童
貫輩當國有僉人之變江南盜賊蜂起其先見類如此
後入太學舉八行官終海豐縣尉廣州府志

生據一席講說教以屬文辭法累次敕令所刪定官歷
知永寧軍代還屬時開邊天下多故載糗與糧擐甲執
殳踣踵遍道先生歎曰非吉徵也始浩然有歸志累轉
朝請大夫遷朝議大夫中奉大夫以年勞轉左中大夫
封宜興縣開國男遂告老晏坐一室以書自娛尤覃思
於易云鵠巢居士集

華老門人

補

邢先生居實

附錄

生數歲以奇童稱逮年十四五讀書已甚博其年十六
七文章各擅體制十八九則論議凜然自成一家法甫
年二十而病不起矣國中之士識與不識無不嗟惜痛
恨有爲其父相持而哭於數年之後者

元豐中孫莘老李公擇方官於京師惇夫游二公之門
二公待之常若不足

黃浩翁書邢居實文卷曰吾淳夫才性高妙超出後生
千百謹然好大略小初日便爲塗遠之計則似可恨後
生可畏當欣慕其才而鑒其失也

又跋所寫答小邢詩曰惇夫才器甚過人未嘗友不如
己者治經行已未嘗一日不用其心使之成就可畏也
晁景迂表其墓曰元祐之初海內流落望實之士中都
畢集惇夫因得翱翔自振其才辨而師友日盛悉爲惇
夫忘年也一時政事更張士大夫進退惇夫爲之喜怒
激昂有出於老成之外者每歎曰當茲時也安得司馬
公常存呂公著無恙後來者其謂誰耶惇夫雖年
少而知國家尚少則難處乎前而貴老則難繼其後云
惇夫大抵於人不苟隨必援古昔極源流而公是非雖

於其大人則亦惟義之從

又曰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
怒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爲斯文漢廷與新室
不可並處也如惇夫於父尚書公則於斯文而不能難
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

汪浮溪序呻吟集曰元祐初異人輩出蓋本朝文物全
盛之時也邢惇夫於是時以童子游諸公間雖不幸短
年而東坡以爲足以藉手見古人舊直以爲足以不朽
无咎以爲足以追逐古人今呻吟集是也

補舍人李樂靜先生昭玘
雲濠謹案周益公撰李文敏公那神道碑云伯父樂靜先生昭玘嘗從眉山蘇文忠公文定公御史中丞孫公覺門下侍郎李公清臣講論文章

朝奉劉先生跂詳見泰山學案補遺

朝議劉先生跂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文節黃浩翁先生庭堅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莘老秘淑

楊龜山先生時詳龜山學案

滕氏家學

忠節滕先生茂實附董誌

滕茂實字秀顯元發從子也初名祼政和八年上舍登第徽宗改賜今名官至奉議郎靖康初金人入寇先生由水部員外郎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出使河東割地太原陷金人留之使易戎服不得爲哀詞以暴其志欽宗出都城過代州先生具冠裳迎謁拜伏號慟州民感泣請從舊臣俱行金人不許遂留鴈門憂憤以卒其友董誌以哀詞言於朝贈龍圖閣直學士後謚忠節姑蘇志

補八行家學

補徐志節先生庭筠

附錄

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

劉氏家學

教授劉先生康夫詳見古靈四先生學案

劉氏門人

補縣令鄒先生夔

附錄

補縣令鄒先生棐

雲濠謹案先生嘉祐中登進士學充其志而用不究其才又案龜山哀先生文云元豐初余棄官家居先生適丁家難寄余里中始獲從之游先生不予棄進而友之殆一年未嘗一日相舍也是先生殆在龜山師友列矣

雲濠謹案先生爲熙寧六年進士福建通志選舉
載之其於人物傳以爲字堯叟不字克恭豈卽龜
山爲作墓志者耶但龜山以堯叟爲嘉祐
進士而通志選舉遺之宜其并而爲一也

奉議令狐先生俅

令狐俅字端夫山陽人也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從福
唐劉彝先生學左氏春秋得其師法嘗調守曲周縣令
天姿峻整不肯爲權勢撓卒以語言忤當時監司而坐
廢起爲涇原路轉運司句當公事從軍罷守虞州松陽
縣令環州錄事參軍武勝軍節度推官未行以疾致仕
爲宣德郎有子七人皆通經樂善有立志畢西臺集

朱氏家學

隱君朱先生彤

朱彤吳興人鄉先生祕書丞臨之子也與諸季皆以學
問名於鄉稍不偶輒棄去廬於祕丞墓之旁曰玲瓏山
薙草植木畦田圃桑以業其家以樂其身終焉劉茗溪集

翁氏家學

補中奉翁先生彥深

梓材謹案胡致堂謚其墓云公之文質而麗體製
多倣古作者凡十五卷又有皇朱昭姓錄十五卷
忠義列傳二卷唐史評一卷鍾離子自敘一卷公
嘗宰鍾離故因以爲號其著述之最刻意者莫如
春秋蓋纂特進公之遺業而源流自安定先生以
來成書十二卷有卓絕之論百餘條嘗有容以荊
國王文公畫像示公求爲贊書公筆之曰壯長圖
書癖老大禪寂痼枉教讀閱閱竟把蒼生誤雖幾
二十字而王氏之平生亦概舉矣

莫氏家學

補縣令莫先生砥

雲濠謹案先生字彥平知永嘉爲增養士之額多士感之

盛氏門人

文憲洪淨智先生擬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避南唐諱

改焉先生登進士甲科宣和中進殿中侍御史時王黼
蔡京更用事先生中立無所附會建炎閒居毋憂以祕
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高宗如越執
政議移蹕饒信聞先生上疏力爭再爲吏部尚書以言
者罷爲徽猷閣直學士始先生兄子爲部郎與祖與先
生上封事侵在位者故父子俱罷起知溫州卒年七十
五謚文憲有淨智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宋史

梓材謹案盛先生儁爲國子司業文憲從之遊雅
相器重遂爲忘年交是先生嘗及司業之門而司
業進
之也

雲濠謹案經義考引董貞卿之說云林氏疑獨慎徵與吳子進袁志行李元景劉仲平路純中洪威季陳子明鄭正夫閻彥升共成一書凡十二卷蓋太學十先生易解是先生十先生之一也

倪氏門人

補 尚書彭先生汝礪

彭氏經說

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不必皆士師也故隱四年書衛人殺州吁於濮公羊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何休注曰明國中人人得討之

鄱陽文集

君臣之義父子之愛出天性之自然至於義窮愛弛而甘心亂賊之名情奪之也嗚呼今爲子而思其所以生育爲臣而思其所以安榮推而極之則古人之心可以坐詔禽獸或知有養奴僕有爲其主死者況於士耶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忠孝圖詩序

凡人少不得不壯壯不得不老老不得不死死亦不得不生猶之寒暑晝夜一往一反無窮盡此自無足怪惟君子能卓然自奮力不係得失不懸貴賤雖老而聰明識慮如少壯人雖死而生聞不亡送張子固詩序

人生乘物而遊於天地之間死生榮辱出處得喪皆非我物也在我者知爲善而已道不行於天下亦必行於妻子名不得於上亦必知於下富貴不在其身亦必在其子孫此又不得行亦皆命也人如彼何哉亦强爲善而已矣送梁晦之詩序

居方貴由禮待物當竭誠誠亡鄙慮見禮去驕心萌曾參日三省揚子嗟四輕勉旃踐此誠蠻貊猶可行自誠

附錄

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在選十年人以爲

淹而公處之澹如也

其寄桐廬諸友詩曰整頓衰羸尚未蘇信音都向故人疏須憐尤子常多病莫笑嵇康嬾作書庠序舊規還在否道途新況比何如鱗鴻若到江南地願寄聲音一起予

曾文昭祭之曰嗚呼器資末俗凌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磋之益眾皆詘詘子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先我後子爲羽翼我有過咎子爲藥石子今云亡我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

程氏遺書曰彭汝礪辭臺職正叔言報上之效已了耶上冒天下議論顯拔致此曾此爲報上之意已足

黃東發曰公孝謹人也而諫中人主兵論元豐將順言詩賦曰河事尤力風節表表其仁者之勇歟嘗論呂嘉問治其獄則不阿執政嘗忤蔡確論安州詩則以爲羅織公眞中立不倚者哉

王氏家學

知州王先生俊儀

王俊儀覲從子少有直節以太學上選奏徽宗閱其文擢爲第一見容貌甚偉曰眞所謂俊儀矣宜卽起用蔡京欲見之拒而不往僅拜國子博士遷右司員外郎以直祕閣知括州姓譜

梓材謹案揚州府志作王俊乂字亮夫有易說二卷然如姓譜之說當作俊儀爲是

太保家學

處士劉先生民覺

劉民覺字華材朝議太素次子也朝議崇禮文篤經術謹遊從厚風化是誠是循久而弗怠先生恪紹前脩澡薰泛挹早自知名母夫人年九十六而卒始終孝養敬不弛顏旣葬結茅罌哀鄉評尙之耋老聚而請曰非公孰爲吾黨指南先生據師席二十餘年毓英導秀多所成就其爲人淳樸謙厚紹興改元卒年八十四劉屏山集

忠顯劉先生韡

劉韡字仲偃民先子第進士歷知建福州累官延康殿學士宣和中再知眞定金人犯京師出使金營金人欲留用先生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爲也又聞軍中欲立異姓乃仰天大呼曰有是乎遂更衣酌卮酒自縊建炎初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謚曰忠顯姓譜

太保門人

處士祝先生奕附子訚

祝奕字彥思鉛山人劉宣奉民先以道術爲東南儒宗舊錄之士悉皆名流先生嘗受業焉時忠顯韡在滕下與同研席者甚眾雅奇先生因定交焉先生業成遊學久之會親疾慨然歎曰竭力爲養是亦孝也何必三釜耶拂衣而歸先生生喜學已雖不達訓子弟益勤厚禮館置名儒故祝氏爲學者皆有所師承而子訚稱最云劉屏山集

秦氏家學

秦先生觀 詳見蘇氏蜀學略

秦先生覿

秦覿字少儀少游之弟黃魯直贈之詩曰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頗聞鴻鴈行筆皆萬人敵吾蚤知有覿而不知有覿黃豫章集

梓材謹案宋史文苑秦觀傳云弟覿字少儀皆能文其字互易

秦先生覿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西澗家學

劉格字道純凝之子而道原之弟也學博論正得父兄餘緒起應制科未仕而卒廬山志

劉先生格

祕丞劉道原先生恕 詳見涑水學案

西澗門人

文節黃蓓翁先生庭堅 詳見苑呂諸儒學案

徐彥伯字長儒姑蘇人孝友文學之士也幼少刻苦讀書多見博聞不肯下首作當時進士語刻意作詩得張籍句法娶江南高士劉凝之之女亦有賢行黃豫章集安定續傳

徐先生彥伯

博士關香巖先生注

關注字子東錢塘人紹興五年進士嘗教授湖州與胡安定之孫滌袁安定遺書得易解中庸義藏之學宮意在於美風俗新人才官至太學博士卒自號香巖居士有關博士集二十卷 咸淳臨安志

戴岷隱先生溪 詳見止齋學案

直閣張先生忠恕 詳見南軒學案

州判祖先生世英

祖世英字穎仲浦城人第進士授衡州教授遵胡安定教條作成多士改知南昌歷判融州官至二千石宅無一區產無十金爲清白吏 姓譜

江氏家學

江先生端友

江先生端本 合傳

江端友字子我端本字子之子和二弟俱以文行稱嘗夏子和之遠稟爲集若干卷先生兄弟一日白其母曰

幸見聽敢有言其毋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於有司者二十年常爲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詩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於此乎第汝安則吾何有以故先生兄弟俱遂優游於圃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 見景迂集

李氏家學

文敏李雲龍先生郁

李郁字漢老任城人舍人昭玘之從子也崇寧中進士累官翰林學士詞命敏捷高宗時爲兵部侍郎兼直學

士時苗劉作亂先生面諭順逆禍福之理及責賊黨以大義後拜參知政事卒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姓譜

梓材謹案宋子爲伯玉墓碣銘有云某之先君子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是文公父皇嘗先生乃其門人也

雲龍謹案先生故謚文肅眞西山爲李侍制墓誌云初文肅公薨未謚寧熙中近臣言及叱咤劉事孝宗嘉歎特命定謚事下奉常奉常宋謹法應事有功定謚文敏公開建炎叱咤兇渠襄詔眞在叶謀復辟忠烈嶢然豈曰應事既竣朝請改之遂更用奉常考功之議易敏以肅云

附錄

周益公爲神道碑曰濼水貫兗與徐居古九州之二其在四瀆得天地質信寬徐之氣其澤曰大野是爲十藪之首鍾英炳靈今於公見之始以淵源之學藻飾王度中以剛大之氣扶顚持危晚以超卓之見居安資深允所謂閒生之賢者也

又曰罷政十七年避時不復出讀書作文雖病不廢延納後進教誘無倦稱人之善覆護所短若親舊行已未至則質問再三使歸之正奉養簡薄賑恤宗族治家嚴而恕每愛徐孺子申屠子龍陶淵明之爲人晚棄世故深造以道夫子所謂朝聞夕死者公蓋得之

朱子曰太師公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閒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

朱子序雲龍文集曰平賊之功雖曰外濟而高宗皇帝察公之忠首擢以爲尚書左丞而又賜之手札至有萬衆動色具臣靦顏之語嗚呼天地之閒理義之實孰有大於君臣之際者而公於是乃能竭其股肱之力以有成功是其所立豈獨以其文而已哉

又曰蓋公嘗受學於其世父右史樂靜先生而樂靜之

學文得之高郵孫中丞眉山蘇承旨其丁寧付授之意今略見公所撰樂靜文集後語中有本者固如是也

樓攻媿跋李文敏遺事曰士大夫學爲文章固足以爲國之光華一臨事變驟萦守忘大節者多矣二凶變起倉猝文敏公廷叱之而奪其氣事不難無以見君子宗社再安誠國有人哉

孫氏再傳

樞密周先生麟之

周麟之字茂振海陵人舉進士歷官兵部侍郎兼給事

中高宗謂之曰給事之命非左遷也欲觀卿心術耳充金國哀謝使言辭詳雅金爲加禮後拜同知樞密院事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跋孫莘老春秋經解云先君潛心春秋二十年得成說於鄢上孫先生莘老其書家傳三世矣兵火焚蕩遂爲煨燼及寓居江浙嘗誦其說以授學者子每得寫藁聽之一日先君爲子言初王荊公欲釋春秋以行於天下而莘老之書已出一見而有基心自知不復能出其右遂誣聖經而廢之曰此斷爛朝報也不列於學官不用於貢舉據此則先生乃莘老再傳弟子亦可知荊公廢春秋之由而林氏希逸不以爲然

季節門人

陳先生自中

陳自中字季高黃巖人嘗遊徐季節之門徐淵子趙師淵諸公相愛重焉絕意場屋嘯傲山林以厚德稱於鄉

杜清獻公銘其墓 台州府志

杜先生口

梓材謹案杜清獻徐季節文云余祖父及鄉族先輩皆季節先生弟子清獻祖父惜佚其名

行簡家學

監丞翁五峯先生挺

翁挺字仕挺崇安人知高郵軍彥約子少能賦及長該

博羣書政和中以季父彥國恩補官調宜黃尉朝臣交薦詔赴闕下所陳皆朝廷急務徽宗喜曰何見卿之晚改授少府監丞時相怒不附己逐之遂不復出號五峯居士有詩文集二十卷 姓譜

莫氏續傳

莫先生伯鎔

莫伯鎔字器之君陳孫少有高志年五十即歸休子濟汲沖皆擢進士第時號三莫 姓譜

農卿莫先生濟

莫濟字口口伯鎔子初爲給事中李衡爲御史論張說不行致仕而歸先生不書敕時周益公爲直學士不草制諫官王希昌相繼論奏不報同時去國當時賦四賢詩紀之先生後仕至司農少卿姓譜

監正莫先生汲

莫汲字口口伯鎔子紹興開爲國子監正自號且河秦相檜惡其主張善類謫化州郡士之秀者多從之學姓譜

長史莫先生沖

莫沖字口口伯鎔子中博學宏詞科歷明州長史以循

良稱姓譜

郡守莫先生漳

莫漳字口口君陳曾孫任平江守初知仁和時有出入德壽宮者恃勢虐害善良先生擒撻之高后怒謫一級未幾復擢一蒙又謫一級居數月平江缺守宰執進擬孝宗曰朕有其人矣姓譜

洪氏家學

敷文洪練塘先生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續文曰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歷知廣德軍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後忤秦檜編管昭州卒詔復其官直敷文閣朱史

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又楚辭補注十七卷考異一卷萬姓統譜引朱子評近代考訂釋之學惟吳才老及先生爲優云

梓材又案陸放翁跋先生帖云某兒童時以先少師之命獲給掃灑丹陽先生之門退與子威講學則兄弟如也丹陽諱卽先生之號子威當是先生之壻從子弟故放翁下有哀病廢學負師友之訓云云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洪慶善春秋經世之大法通萬世而立一王之法其末皆有弊春秋本旨其序言三代各無弊又言春秋本無例學者因行事之迹以爲例猶天本無度曆者卽周天之數以爲度又言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學者獨求於義則其失迂而鑿獨求於例則其失拘而淺若此類多先儒所未發其解經義精而通矣

徐自明曰洪饒州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註論語饒州爲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裁而稱之秦檜疑其託經以議
己遂責昭州安置

雲濠謹案胡澹庵爲程愚翁尚書墓誌云公酷嗜論語研精殫思隨所見疏於刊練洪先生興祖早以是書從公難疑辨誡者二十年晚得公所說卽爲序冠其首是尚書爲先生講友練塘其號也

練塘講友

尚書程愚翁先生珙

程珙字伯寅淳梁人政和間進士累官校書郎金人入侵求可使者先生請往至燕山不屈而還欽宗慰撫備至除右正言高宗時遷給事中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

官至兵部尚書所著有周禮義尚書說兩漢案隱姓譜

雲濠謹案胡澹庵謚先生墓稱其纂述有論語說四卷論語集解十卷周禮儀十卷尚書說一卷諫垣論疏奏議各四卷鼎門忠嘉經筵講讀三朝對語各五卷貢舉善堂口義二卷鮑山堂集六十卷野史談古兩漢紫隱唐傳摘奇詩評雜志各一編又言其里居卜築龍潭之陽據溪山之會極登臨之勝建閣其下名曰鮑山直北數步復敞東閣積書萬卷名曰澄懷臨流結亭取元次山漫浪之趣並

若金石人比之范希文云

治郡必舉大綱略詩細鎭以簡靜而矜拘百姓常務聚所欲而去所惡崇禮教官嚴月試季考視第其高下承學之士翕然向風

自號愚翁嘗自作傳大概云翁嗜學而不能總其會慕古而不能得其要短於曲折或又以爲直昧於趨向或又以爲介中無他腸不疑人之欺已或又以爲誠不喜與人校或又以爲長者一切苟且未嘗積思已而知悔後又復然知其爲病而不能改可謂愚矣晚知見譽者過之譽誼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勇於爲善而廉於取名公之至也

洪練塘序論語說曰養孝弟之本原明忠孝之不二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於周公之四吉凡若此類皆古今學者所不能到而考諸行事若合符節有浩然之氣有仁者之勇今之古人也

彭氏家學

忠毅彭先生汝方

附錄

公在韶稚志氣不羣少長績文諸老先生斂衽敬服公慨然抱命世想益自潛心經術冬不爐夏不扇歌聲出

彭汝方字宜老鄱陽人尚書器資弟以尚書蔭爲衆陽尉臨城主簿尚書卒棄官歸葬豐溝敏稷留守南京辟司錄宣和初通判衡州使者疏其治狀權知州事方臘起睦之青溪與衡接境寇至無兵可禦眾望風奔潰先生獨與其僚屬約介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六徽宗褒歎之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曰忠毅官其家七人宋史

附錄

袁清容書忠毅贈官誥後曰嗚呼豐亭豫大之說馴致

靖康長驅中原皆望風迎降嘗讀兩朝忠義錄而悲之則公蓋居其首見危致命臣子之當爲徹彼桑土不能不憾於宣政之事使龍圖公正色朝著事寧有是哉

俸材謹案此龍圖指忠毅仲兄汝霖清容述忠毅親詩序云范文正公守番更定學宮成言道士傳是番爲衣冠藪未幾彭尚書舉進士第一正直朝著爲吳楚間領袖其弟忠毅公不幸城守身死二忠易名見於宋史作史者深有感焉是可見彭氏家風矣

彭氏門人

朝請李叔簿先生之儀詳見高平學案

忠顯家學

安撫劉先生子羽

劉子羽字彥修韓忠武子建炎初爲樞密院檢詳文字與張魏公謀誅范瓊及魏公宣撫川陝爲參議軍事薦吳玠璘中興戰功居多先生之力也後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姓譜

附錄

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殉國之願而天性孝友接人樂易開口見肺肝輕財重義振人乏絕傾貲倒廩無吝色

闕家塾延名士以教鄉之秀子弟

觀使劉屏山先生子翬

忠肅劉先生珙 並詳劉胡諸儒學案

闕氏門人

知軍曾約齋先生崇 詳見上蔡學案

文肅家學

主院李先生縝

李縝字伯玉巨野人太師邴之嗣子也性至孝事太師及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以任補承務郎主管敦宗院凡三十年及爲崇道祠官以奏檜當

國退處於家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嘗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昌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嘗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常出於意外云秦檜死陳尊公白以爲通判福州事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年五十六所爲文集十卷梅

百詠一編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訓四語蓋師先生伯祖靜
齋先生之訓也深寧困學紀聞引之

待制李先生訥

李訥字誠之晉江人文肅公郛之孫也建事文肅曰勤於自畢年寢長益務博覽書史采摭前文用文肅休致

忠肅公察之子也生十年而忠肅死國事哀號思慕若成人年十四賦玉界尺詩語意警拔參政李文肅邴驚異之因妻以女先生卽從文肅學爲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乃定居於泉州家貧甚夜燃薪自照與兄弟讀書或至達旦遂博通六經諸史百家之言初以忠肅死事得補承務郎歷除知建寧寧國府復爲福建路轉運副使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專至治未十日而罷主管武夷山沖祐觀卒年六十八先生少治春秋中年讀詩至鴛鴦之二章因悟比興之體間爲子弟論說多得詩人

本意吳太常棫別見縣辽學案補遺

曰從之遊相與博約往復不倦云朱子文集

侍郎王先生和

王和字嘉叟號復齋中山故家也官刑部侍郎以孝文跋云彥國之族也補常山尉

時趙豐公鼎死柩過常山郡將章傑希秦檜旨命之護喪且搜取趙公知舊往來書疏先生密使焚之郡將坐以他罪罷官孝宗登極召爲司農丞姓譜

梓材謹案章傑章惇諸孫雅爲豐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先生女弟適胡致堂先生致堂即當時草詔罪狀惇者也傑故益怒先生誣劾之

附錄

朱子銘其墓曰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貢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哉終身靡有回遹

周益公跋趙忠簡答魏侍郎矼手書曰是時士氣未泯喑問遷客議論時事決非一族微蒙之以身扞敵則根株牽連當起大獄魏公且爲罪首非仁乎蒙之初被委苟能避免便足取名然權小人代尸其任則於善類奚益故詭詞以承之陰謀以洩之忠簡之家賴以紓禍非智乎凡小吏忤二千石罪或不測況相國深怨宿怒決欲置此言不能置

傅氏學侶

梓材謹案先生爲初齋之孫嘗有復齋制表二卷見直齋書錄解題云紹興紹聞名士也陸放翁與

壞不得逞鼎鑊在前直趨弗顧非勇乎一事而三善從可謂也已

練塘門人

中大陸放翁先生游 別見荊公新學略補遺

程氏門人

侍郎余先生時言

余時言官吏部侍郎程尚書愚翁門下士也愚翁疾革草遺奏以畀俾上之 胡澹庵集

傅氏家學

侍郎師伯諱 附見慶元黨案

忠簡傅先生伯成 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杜氏續傳

補漕舉杜癖齋先生旃

梓材謹案先生癖齋小集同平父圖中郎事有云訪我會心友相攜圖中行當是項平甫也又案阮亭居易錄載黃俞部所鈔南宋詩小集有杜中高癖齋稿云歌行有張王風調又云送陸放翁赴召長句最佳

補杜先生旟

附錄

吳禮部跋端甫墨跡曰當宋季士競習舉子業而杜氏一門咸尚古文今里中殘碑斷碣可見者悉有家法字畫亦異深得山谷老人筆意

安定之餘

山長鄭菊山先生震 別見和靖學案補遺

何北山有法清寺水珠詩呈季高曰邊石爲山已浪呼小毬戲水更名珠世間何事非虛假還直先生一笑無

杜先生去輕

杜先生去僞 合傳

杜先生去非 合傳

杜先生去華 合傳

杜去輕字端父仲高之子與伯高子去僞叔高子去非幼高子去華皆有文名郡守趙汝騰嘗薦去僞請官之其子名溍之 姓譜

流亡苦塞飢賴衣食以更生者又幾萬人家以屢空尉安化羅縠萬餘石爲社倉邑庠不養士始闢齋舍豐廩庖日以六籍四書講明士皆篤文行攝令衡陽政教無異於安化薦除南康令願作一冷官分教黃州兼領雪堂河南兩書院事程蘇二先生道不同而其趨一爲諸生明辨既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同教人必明體適用文武無不能精粗皆可以爲湖學再行於斯世治江帥牌爲幹辦公事又辟主管機宜文字除禮部架閣仍贊軍機任改秩襲圖急憂憤成疾咸淳庚午卒於黃州

徐先生晞顏

徐晞顏字子恩新定人居宋太學中試輒高等入元歷官舍年五十二謝廬山集

法類胡翼之而尤以愼獨存心爲要凡及門學徒與家之子弟童僕見人皆恭默下視人望而知爲陸先生家出也所著有正學編樂律考七經補注私謚清獻先生

海鹽文獻志

雲濠謹案浙江通志載先生宋亡與族父暹龍以家世宋臣矢不仕元遂更名正又書其後復與劉因同徵堅不赴及卒門人私謚曰靖獻先生立書院於陳山祀之靖獻蒲編必有一誤

教授夏大之先生溥 詳見慈湖學案

學正潘先生著 別見慈湖學案補遺

秦先生玉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尙書馬觀復先生睎
馬睎字得昌居磁之滏陽與其兄河南提學曙國子助
教昉從鄉先生大司農楊震亨學並爲聞人先生以至大
初補大司農史轉辟御史臺掾十五年拜行臺監察御
史秩滿僉江西提刑按察事歷守濟寧湖州台州拜刑
部尙書延祐三年以戶部尙書致仕在行臺時親至學
校禮其耆舊與爲賓主進子弟而教之其在湖胡安定
先生瑗見奪於何山浮屠先生遷之高原而祠之置守
冢二家徹淫祀二百區興學校築塘濬嚴保伍懲豪縱

鬻煩擾皆有成法先生於讀書尤深於易老子常自號
觀復道人卒年七十三道園學古錄

徐氏績傳

徐先生昇 附子紹先

徐昇字子英黃巖人八行先生中行五世孫制行端方
自號方石所著有滿在牕稿編年雜著擊缶吟子紹先
號心齋能世其學爲二祖請謚於朝號八行曰眞定季
節曰溫節心齋以恩授迪功郎至元丙子學火於兵師

杜氏私淑

于兩溪先生石

于石

江氏同調

戴先生仔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劉先生章

劉章口口人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國語
乃作刺刺孟非非國語黃瑜說

虞先生槃 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馬氏績傳

丞相馬玩芳先生廷鸞 別見介軒學案補遺

羅氏私淑

胡先生元叔

胡元叔寧海人宋進士爲邑之宿儒羅赤城先生舊
於學猶未特祀先生唱率鄉人放古閭塾之制卽赤城
遊息之地掄爲書堂合鄉之俊秀子弟而淑艾之延篤
學方聞之彥舒嶽祥爲之長孫釣趙孟禮胡三省陳應
嵩劉莊孫爲之錄訓之以孝弟敬孫其規約如藍田呂

澤云深寧居士集
承直舒閒風先生嶽祥 詳見水心學案
孫先生鈞
孫鈞
趙先生孟禮
趙孟禮
進士胡梅磵先生三省 詳見深寧學案
陳先生應嵩
陳應嵩
隱君劉櫟園先生莊孫 詳見水心學案
許氏續傳
文懿許白雲先生謙 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王氏續傳
王南陵先生炎澤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泰山學案補遺
泰山師承
文正王先生曾 附師張震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少孤鞠于仲父宗元從學于里人
張震語爲文辭咸平中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楊
文公億見其賦歎曰王佐器也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
代還當召試學士院宰相寇萊公奇之特試政事堂授
秘書省著作郎累遷右正言知制誥兼史館修撰遷翰
林學士仁宗立遷禮部尚書時眞宗初崩內外洶洶先
生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又以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監修國史
先生以帝初卽位宜近師儒卽召孫奭馮元勸講崇政
殿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
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封沂國公其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嘗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出判鄆州卒年六
十一贈侍中謚文正先生資質端厚在朝廷進止皆有

常處皇祐中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大臣賜碑篆自先生始仁宗既耐厲詔擇將相配享以先生爲第一

宋史

附錄

甫冠與鄉士游汎博書記不爲章句儒諸老先生皆折輩行以交

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祥符中公在掖垣時瑞應迭臻公嘗請對上語及之公奏曰斯誠國家承平所感而致然願推而勿居異日或有災診則免夫興議退又白于執政及後飛蝗旱暵乃亟被擢用焉

天聖初公嘗詮錄古先聖賢事蹟凡六十事繪圖以獻上嘉納之降詔褒美仍敕鏤板模印均賜近侍因命禁署月繪二十軸以進焉

沂公當國一朝士與公有舊欲得齊州公以齊州已差人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于廬州但于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

公嘗語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公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衣卽瞑目曰吾家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一衣稍華不敢令公見

劉公是記沂公祠堂曰五代之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矣天下得養老長幼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敎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爲魯人建學由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絜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于道者非耶

胡文定曰李文靖濬然無欲王沂公儼然不動資稟既如此又濟之以學故是八九分地位也

劉子卿曰東學之倡自孫石二先生始孫明復居泰山之陽王沂公李文定公范文正公士建中眞同皆其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友也

元遺山東平府新學記曰鄆學舊矣宋日在周之天聖倉有講授之所曰成德堂者唐故物也王沂公曾鄭公弼新學記及陳公判州買田二百頃以贍生徒富鄭公請于朝得國子監書堯佐府學題榜在焉劉公摯領郡請于朝得國子監書起稽古閣貯之學門之左有沂公祠祭之位春秋二仲祭以望日魯兩生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配焉

黃東發曰王沂公重厚守正不動如山方仁宗幼沖能正劉太后不稱制黜逐丁謂曹利用辨絕王欽若宮觀欽奉之說可謂社稷臣矣

文定李先生迪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文忠先緒

寺丞蔡先生元卿父曰附子卓

蔡元卿字曰曰父某克己好學以疾不仕先生幼不爲戲長而好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從事于文豈踽踽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墾士居非禮不由非道不談君子卽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之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徽子瑜

孫先生奭　附師王徽子瑜

僕射行狀云夙儒太原王徽以五經教授其徒數百人公往從之游蓋與晉公之父同名徽死有從先生問經者先生爲解析微旨人人驚服于是門人數百皆從之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先生講書至事不師古以苑永世非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累擢龍圖閣待制先生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之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既奉迎天書大

赦改元是歲天書復降泰山遂議封禪作禮樂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先生上疏言不可者十六年又上疏其言切直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復出知河陽遷給事中徙宛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諫仁宗即位召爲翰林侍講學士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拜工部尚書復知宛州改禮部尚書累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卒贈左僕射謚曰宣先生性方重事親篤孝嘗授五經切于治道者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謬誤及律音義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宋史

進孟子音義序

夫總羣聖之道書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于下猶滓水懷山時近情墊

繁蕪塞路孰可發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路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于此乎

附錄

尚書年過九十公亦耆指使尚就子舍曳斑宴言不稱老養者以爲榮及時侍疾也不嘗藥不進不復飯不甘鄉黨之人多能言其行

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于鄆一日置宴御詩廳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復顧石安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興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

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燕說

雲濠謹案宋景文爲荆王元儼墓誌云孫宣公嘗校經必語人曰王賢王也荆王爲太宗第八子

司馬溫公凶儀初終篇曰疾病遷正寢內外安靜俟絕氣男子不終于婦人之手春秋書公薨于路寢禮之正也近世孫宣公臨終遷外寢君子愼終不得不爾

晁景迂九學論曰尊六藝而黜百家法先儒而愚新語謹平訓詁通乎倫類頹然古人之風默而有容若疏而親侍經幄則人君增恭儉之懷而永絕聲色貨利之心居面丈則弟子始于章句終于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之仕悅因閒衛紹欽曰昺爲諸王講說曾及此平紹欽

尙書知曹州召還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初雍熙中先生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採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閒衛紹欽曰昺爲諸王講說曾及此平紹欽

僕射邢先生昺

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墨經發題太宗甚其精博擢九經及第累改國子祭酒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先生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歷拜工部尙書知曹州召還卒年七十九贈左僕射初雍熙中先生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採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閒衛紹欽曰昺爲諸王講說曾及此平紹欽曰諸王常時訪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復陳之太宗益喜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先生同觀作禮選贊賜之先生言家無遺藁願得刋本上許之錄未畢而卒亟詔鏤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　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論語正義二十卷蓋因魏何晏註而爲之疏者宋志作十卷四庫書目提要云晁公武讀書志稱其亦因皇侃舊說刊定而成今觀其書大抵翦皇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理漢學宋學於其轉關是疏出而皇疏微迨伊洛之說出而是疏又微故中興書目曰其書于章句訓詁名物之際詳矣蓋微言其未造精微也然先有是疏而後講學諸儒得沿溯以窺其奧孫氏學侶亦不請風節雖相上下學識有不同者矣

祭先河而後海亦何可以後來居上遂盡廢其功乎

附傳

徐先生鉉 附弟鍇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屬文不忘游處與韓熙載齊名江東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又仕南唐李景累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爲禮部侍郎歷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之求援兵不能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先生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太平興國初直學士院從征太原軍中書詔填委先生援筆無滯辭理精當時論能之師還加給事中八年出爲行散騎常侍遷左常侍淳化二年貶靜難行軍司馬初先生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晨起方冠帶遽索筆疏約束後事又別署曰道者天地之母書訖而卒年七十六無子門人鄭文寶護其喪至汴胡仲容歸其葬于南昌之西山先生性簡淡寡慾儉直無矯飾不喜釋氏而好神怪精小學好李斯小篆琢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同校許慎說文弟鍇字楚金四歲而孤母方教先生未暇及之能自知書李景見其文以爲祕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先生奉使入宋屢懼而卒年五十五楚金亦善小學嘗以說文依四聲譜次爲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先生有文集二十卷質疑論若干卷楚金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記古今國典賦苑歲時廣記云朱史

許氏說文序

許慎說文十四篇并序目一篇凡萬六百餘字聖人之旨蓋云備矣稽夫八卦既畫萬象既分則文字爲之大輅載籍爲之六轡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與造化均不可忽也雖復五帝之後改易殊體六國之世文字異形然猶存篆籀之迹不失形類之本及暴秦苛政散隸畢興便于末俗人競師法古文既絕巧僞日滋至漢宣帝時始命諸儒修倉頡之法亦不能復故光武時馬援上疏論文字之僞謬其言詳矣及和帝時申命賈逵修理舊文于是許慎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

之而隸書之行已久習之益工加以行草八分紛然間出反以篆籀爲奇怪之跡不復經心至于六籍舊文相承傳寫多求便俗漸失本原爾雅所載草木魚鳥之名肆意增益不可觀矣諸儒傳釋亦非精究小學之徒莫能矯正唐大曆中李陽冰篆跡殊絶獨冠古今自云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此言爲不妄矣于是刊定說文修正筆法學者師慕篆籀中興然頗排斥許氏自爲臆說夫以師心之獨見破先儒之祖述豈聖人之意乎今之爲字學者亦多從陽冰之新義所謂貴耳而賤目也自唐末喪亂經籍道息有宋膺運二聖繼明人文國典燊然光被興崇學校登進羣才以爲文字者六藝之本固當率由古法乃詔取許愼說文解字精加詳校垂憲百代臣等愚陋敢竭所聞蓋篆書壇替爲日已久凡傳寫說文者皆非其人故錯亂遺脫不可盡究今以集書正副本及羣臣家藏者備加詳考有許愼註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中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錄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說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以廣篆籀之路亦皆形聲相從不違六書之義其閒說文具有正體而時俗譌變者則具于注中其有義理乖舛違戾六書者並序列于後俾夫學者無或致疑大抵此書務援古以正今不徇今而遺古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書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又許愼注解詞簡義奧不可周知陽冰之後諸儒箋述有可取者亦從附益猶有未盡則臣等粗爲訓釋以成一家之書說文之時未有反切後人附益互有異同孫愐唐韻行之已久今並以孫愐音切爲定庶夫學者有所適從

說文解字韻譜序

昔伏羲畫八卦而文字之端見矣倉頡模鳥跡而文字之形立矣史籀作大篆以潤色之李斯變小篆以簡易之其美至矣及程邈作隸而人競趣省古法一變字義漫譌先儒許愼思其若此故集倉雅之學研六經之旨博訪通識考于貫逵作說文解字十五篇凡萬六百字字書精博莫過于是篆籀之體極于斯焉其後賈魴以三倉之書皆爲隸字隸字始廣而篆籀轉微後漢及今千有餘歲凡善書者皆草隸焉又隸書之法有刪繁補闕之論則其譌僞斷可知矣故今字書之數累倍于前

夫聖人創制皆有依據不知而作君子愼之及史闕文格言斯在若草木魚鳥形聲相從觸類長之亘無窮極苟不折之以古義何足可觀故叔重之後玉篇切韻所載習俗雖久要不可施之于篆文往者李陽冰天縱其能中興斯學贊明許氏奚焉發然古法背俗易爲墮方今許李之書僅存于世學者殊寡舊章罕存乘肇操觚要資檢閱而偏傍與密不可意知尋求一字往往終卷力省功倍思得其宜舍弟楚金特善小學因命取叔重所記以切韻次之聲韻區分開卷可覩楚金又集

通釋四十篇考先賢之微言暢許氏之玄旨正陽冰之新義折流俗之異端文字之學善矣盡矣今此書止欲便于檢討無恤其他故聊存古訓以爲別識其餘敷演有通釋焉五音凡十卷貽諸同志者也

徐散騎集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說文解字三十卷提要言是書成于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凡十四篇合目錄一篇爲十五篇宋雍熙三年詔徐鉉葛湍王惟恭句中正等重加刊定以爲篇帙繁重每卷各分上下即今所行毛晉刊本是也四庫又著錄說文繫傳四十卷提要言錯嘗別作說文解字五音譜

孝宗時 遽因之作

自私故慚與君子言自勝故憚與君子言此小人所以易見親君子所以易見疏也夫亡國非無賢臣亂主非獨坐于堂上也用心之不一也書曰一哉王心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人君用心一則賢臣知所從矣 君臣論

附錄

虞道園序吳正道六書存古辨誤韻譜曰叔重存說文解字之書于漢陽冰發義中興紹法于唐學者蓋亦希闊矣宋初徐騎省兄弟能倡明其說著爲繫傳有通釋部敘等篇許李之舊考辨推充與深衍博可謂極矣其後若吳興張謙仲著復古編亦號簡要次深鄭漁仲大發類例議旨于二十略之一學者可以觸類而長

謝山鮚埼亭詩集攝山懷古云駢省好兄弟澄心堂上雙蕑宿朝朝下直歸對牀好句更相屬降王既踉蹌遺臣亦摧辱可憐亡國痛蠭在江南錄一廡西邨去苕寒入牖誰相與衣褐亦何妨江左華風良貴倨歸魂返故山夜猿哭潛潛吁嗟乎十郎茱萸俱榛菅

徐氏講友

句先生中正 附吳鉉楊文舉

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館于其相毋昭裔之家
昭裔奏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累爲潞州錄
事參軍先生精于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
國二年獻八體書太宗素聞其名召入授舊作佐郎直
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四年命副張洎爲高麗加恩使還
遷左贊善大夫改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
行太宗覽之嘉賞因問先生凡有聲無字有幾何先生
條爲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錄之也時
又命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

廣韻先生先以門類上進面賜緋魚俄加太常博士廣
韻成凡一百卷特命與部員外郎淳化元年改直昭文
館三遷屯田郎中杜門勾道以文翰爲樂嘗以大小篆
八分三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賜金紫命藏
于祕閣五年卒年七十四先生喜藏書家無餘財宋史
徐氏同調

郭先生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能誦書屬文舉童子及第
尤工篆籀周廣順中召爲宗正丞兼國子書學博士改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汗簡三卷目錄敘略一卷提要云此本乃宋李建中得之祕府大中祥符五年李直方得之建中初無撰人名字建中以字下註文有臣忠恕字證以徐鉉所言定爲忠恕所作其分部從說文之舊所徵引古文凡七十一家前列其目字下各分註之時王球呂大臨薛尚功之書皆未出故鐘鼎鈇焉又著錄先生佩觿三卷提要云此書上卷備論形聲訛變之由分爲三科曰造字曰四聲曰傳寫中下二卷則取字畫疑似者以四聲分十段曰平聲自相對曰平聲入聲相對曰平聲去聲相對曰平聲入聲自相對曰上聲去聲相對曰上聲入聲相對曰去聲自相對曰去聲入聲相對曰入聲自相對曰入聲與篇韻音義異者十五字又附辨證俗誤者一百十九字不署名字不知何人所加以其可資考證仍並存之梓材又案四庫全書存目于薛良書古文訓提要云郭忠恕作汗簡所引用有古尚書玉海載後周

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刻板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文尚書改雲夢作乂爲雲土夢作乂均不言所自晁公武讀書志稱古文尚書呂大防得本于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校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古文尚書數作斷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令範莫越于唐虞古遺書實稱于訓誥雖百篇奧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于當今傳寫寖訛有疑于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尚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經典釋文敘錄稱尚書之字本爲隸古卽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蓋陸德明已先辨之云

高平講友

補

殿丞孫泰山先生復

梓材謹案先生以嘉祐六年七月卒葬於鄆州須城縣而歐陽子誌其墓又案四庫書目著錄先生春秋尊王發微十二卷提要言其論上祖陸淳而下開胡安國謂春秋有貶無褒大抵以深刻爲主晁氏讀書志載常秩之言曰明役爲春秋猶商鞅之法棄次于道者有刑步過六尺者有誅蓋篤論也而宋代諸儒喜爲苛議顧相與推之沿波不返遂使孔庭筆削變爲羅織之經雖其閎辨名分別嫌疑于興亡治亂之機亦時有所發明統而核之究所謂功不補患者也

泰山語要

眞夏商周之治在于六經舍六經而求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湟汗瀆之中屬望于海也其可至哉

泰山論學詩

冥觀天地何云爲茫茫萬物爭蕃滋羽毛鱗介無異趣披攄搜搏紛相隨人亦其間一物爾飢食渴飲無休時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鬚眉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孟軻荀況揚雄氏當時未必皆生知因其鑽仰久不已遂入聖學爭先馳既學便當窮遠大勿事聲病淫哇辭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駕說扶顚危擊喑啞聾明大道身與姬孔爲藩籬是非豐頊若不學慎無空使精神疲

附錄

范文正答先生書曰足下直方而孤非求榮之人嘗言二代未葬勉身以進也天與其時一何吝歟得河朔二書且依天章公猶免屈于不知已甚善甚善某今在海上部役開決積水俟寒而罷足下未嘗游浙中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爲政買山之圖其在中矣

石徂徠贈孫先生詩曰世無伯樂不識馬眼看騏驥如駑駘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皐夔胡爲哉泰山山下水照石溪聲滅滅白雲堆我居其閒構茅屋先生先生歸去來

梓材謹案徂徠上先生書有云嘗與聞道說先生遡四十未有室嗣先大夫之遺體可不念也近又得曹二書復及斯明遠來論之相對泣下非先生之事也朋友門人之罪也因思得與斯君子同力成先生一日事矣今當五與先生定奉祭祀養妻子之具亦且爲先生擇善良以侍巾櫛然後爲先生築室于泰山徂徠閒以周公孔子之道輔聖君先生如終不起泰山徂徠泉石松竹可吟可賞以周公孔子之道而自樂焉據此則先生之娶李氏亦徂徠等之謀矣

祖龍學寄泰山詩曰先生心與白雲閑五十秋風鬢不斑自昔清名滿天下更無塵跡到人閒朱金樂外非攸好負幅聞風合厚顏不待高吟見招隱見收餘俸買青山

梅聖俞哭孫殿丞詩曰魯國先生殁夷門吉士哀因謚君席遠時賻帝恩該寂寞高宮啓悠揚旌迴昔賢皆不免松下作寒灰其二曰舊業居東岱中年謁紫庭要塗無往跡至死守殘經詔許求遺槀朋憐與葬銘世人無怪我涕淚爲之零

劉子卿曰泰山先生齊魯學者多宗之故號東學

黃東發曰先生力貧養親讀書泰山之陽行無隱而不彰張貴妃幼隨其父堯封常執事左右既貴數遣使致禮先生先生閉門拒之終其身修于家而不獻于天子之庭無侵尋富貴心所謂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非歟

呂中曰春秋之學前乎此舉凡例而已自孫泰山治春秋明于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推見王道之治亂而天下始知有春秋之義

王華川曰泰山孫氏以書法論褒貶襄陵許氏永嘉陳

氏專以書法論世變

李氏先緒

李先生絢

李絢字公素依政人累官起居舍人龍圖閣直學士仁宗春秋高未有繼嗣因侍祀高禖還奏賦大指言遠嬖寵近柔良則于孫蕃衍仁宗嘉納之弟縣尉縕嘗從學

馮姒譜

趙氏師承

待制王先生巖

王獵字得之長垣人累應進士不第乃治生積錢既而歎曰此敗吾志也悉以頒諸親族慶曆開詔求遺逸范文正薦爲藍田主簿府使之掌學諸生有犯法者先生自責屏之府帥意欲按治以罪先生前曰此特年少不率教爾致于理不足以致美化恐適貽士類辱帥悟而喜曰吾慮初不及此卽釋生而待先生加敬徙令林慮縣故依山俗以蒐田爲生不知學先生立孔氏廟擇秀民誨之久爲諸王侍講英宗卽位拜天章閣待制方議濮王稱以問先生先生不可帝曰王待侍讀厚亦持此說耶對曰臣荷皇恩厚不敢以非禮名號加于王所以報王也帝大悟自是不復議姚譜

泰山學侶

殿丞賈存道先生同

賈同字希得臨淄人篤學好古有時名舉進士王欽若方貴盛欲致之不往天聖初上書言丁謂造符瑞欺先帝今宜明告天下以徵其謬累官殿中丞卒門人謚曰存道先生姚譜

李文定迪皆與高侍御并相友善見宋史儒林傳

原古

古者故也自我而上皆故也傅說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然則烏乎師之執也曰古猶今也人之所以率古而言事者取于衆也取于衆則所見長矣自我而上皆古也自我而上一世也以一世而窺千世則何法而不有焉擇而用之何用而不長焉是知師古者非師其牟也師其衆也周公于是考三代而制禮樂焉孔子于是祖述堯舜而修六經焉師于衆而執其中也

曰堯舜而上犧農黃帝之道不足法耶曰否非不足法也不能法也夫錦綺之爲衣豈不美哉而爲天下者不用之而用布帛以其能足于天下也周孔之道萬世不能易足于萬世者也賢者及之不賢者失之而無能過之者猶失之者也故周孔之道如衡夫衡物輕于權則不能起權權輕于物則不能勝物雖權與物稱然後衡正曰然則犧農黃帝亦聖人也何以不爲之中焉曰時未也聖人則欲自然也不得已而後有作焉事之既生爲之制宜而節度之謂之禮可以長世用之謂之經夫

禮經者起于薄薄盡而後酌于厚薄之開謂之中而民未及薄安得教之薄乎

曰聖人亦知其後必薄乎曰知曰知則何爲不先爲之中邪不久之厚何有焉曰聖人惡其教人之薄也道之至薄則臣弒其君子弒其父烏得使之預知其弒君弒父邪由是而言一日之厚不可不有也曰然則何以知後世不可易也曰以治亂之極而知之也曰何以知治亂之極也曰以力與欲知之也何以言之曰力者有常者也欲者無常者也以無常之欲不已則力竭力竭則

欲止欲止則亂極也不止則民斯盡矣自古而今未有盡民之亂也止則殺力而鬬欲不已則欲盡則力全則治極理所以然也終而始之上自有物下迄而窮吾知其不能也已

附錄

先生以舊書扶道爲己任著山東野錄七篇頗類孟子常奏諫書四篇終以孤直不偶既晚得進士出身不樂爲吏久之李文定公籍諸敎送吏部先生勉就之官

蔡文忠公嘗酒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愛公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公曰聖君恩重龍頭擬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毋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覽然起謝之

賈氏講友

文忠蔡先生齊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爲滕水令凡九年而卒子孫因家焉先生少孤好學李文定迪嘗見其所爲文謂有大志大中祥符八年登進士第甲科眞宗見其舉

止端蒲顧輔臣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騶從因以爲例累官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謚忠肅（案先生之謚諸書皆作文忠豈其故謚耶）初爲侍御史知雒河陽錢惟演請曲賜軍士特支先生言賞罰者上之所操非臣下所當請天子新卽位惟演聯姻太后不宜私請一州以舊已惠搖動衆心上遂不許惟演諂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寇準于其開而碑刻云逆準不書先生言于上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于天下豈可令姦黨厚誣上遂令磨去

附錄

公幼依外舅劉氏能自力爲學

平生喜薦士如楊偕郭勸劉隨龍籍段少連比比爲當世名臣

公爲人神色明秀鬚眉如畫精學博聞覽大沈默一言之出終身可復

公于親舊朋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爲之備嫁娶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爲急孔子之後世襲文宣公當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餘年

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爵有詔從之

黃東發曰蔡文忠丁謂許以知制誥不往見羅崇勳諭以參政事不作記止楊太后稱制止陳氏女爲后寬京師飛語之獄磨蔡公被謗之碑兩居憲臺彈劾不避及在政府浩然以天下爲憂公眞偉人哉公平生嗜飲初筵仕得賢同一詩卽戒之終其身用心之剛若此易所謂風雷益也將何繩不濟

泰山同調

侍御陳先生洙

陳洙字師道建安人仕至殿中侍御史深于春秋與孫泰山齊能而先生仕望崇高故不倚經以名其所著有春秋索隱三卷或以爲陳無己所作非也吳曾云（細義考）

雲濠謹案先生之名據陳古靈集補之古靈誌先生墓言其舉進士高第爲壽亳杭三州節度推官未赴杭署掌眞定府書記以至殿中侍御所著作春秋索隱論五卷辨諸儒異同之說云經義考于先生春秋索隱三卷外又載陳氏洙春秋索隱論五卷謂本通志蓋誤以爲二人也

附錄

少以父蔭推與諸弟力學自奮以文行稱于時

嘗病近年臺諫之臣言事苛細不務大體既居言路上

疏首陳取士任官考課之失乃言餘事皆有裨國家者

當是時天子春秋高儲尚未建二三大臣以爲憂而議之未能得堅決也先生一旦沐浴抗疏朱報而以暴卒聞

爲人剛正潔直義形于色執親之喪以孝聞自斂及葬不爲佛事而一踐先王之禮

朱子送陳宗序曰殿中君之節誠高矣當得其遺文讀之其言之粹皆可講而思也其行之純皆可則而象也

諡簡趙先生瞻 詳見涑水學案

王先生棨

王棨廣安軍鄉貢進士嘗撰春秋統解三卷元祐四年梓州路轉運使呂陶奏稱序引二十四篇推明筆法得呂海德集其大旨比之陳岳折衷王沿集傳孫復發微不在其下

說書劉先生易 別見尚平學案補遺

孫氏門人

章靖馮先生元 附孫質陸參夏侯圭

馮元字道宗其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而劉氏據南

海僑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祿先生少嗜學父保章君不欲先生嗜其業使從孫宣公授五經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進冠彊立博覽外啍啍若不足中敏力甚自經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逵樞皆能爲其說浸弄輸爲詞章默而自沈鬱之思出入服賈衣習矩步如大賓祭不安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陵參謀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盤冬無薪燎夜輒市甌酒與圭對談研摧一再酌以自湲或連旦不瞑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尉再期罷會講員缺詔各集吏能明

制先生以太子中允充直崇數召入與二李賜清閒說易蘧上下經帝嘗稱先生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先是仁宗在儲閤帝欲得端士爲輔導訪于宰相太尉王文正以先生對或者謂公年差少龍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帝卽擢先生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初文正嘗稱其名而未之識一日召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密視其人掩粹亮恪乃自見之授以老子它日令詣府與教政眾試已而爲帝

言數矣仁宗嗣位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升爲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遞進兩人提衡諷道上益嚮學天聖元年判登聞鼓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未幾正爲學士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改吏部郎中明道元年遷給事中十月辟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景祐二年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獻金華五箴四月詔領修樂書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爲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四年卒先生志閑泰恬于仕進無表襮之飾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訓及縉紳道義交數人而已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末始爲世之所爲齋薦者晝治官事夜還讀書暨御亦簡其面尤精易及揚雄方部學宋景文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卒年六十六贈尚書諡章靖見曾氏隆平集

附錄

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爲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後有建言其非者上遣中人就舍問之先生卽擢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衍橫其法非是明日召見邇英閣上謂曰向考正大樂思其寖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較衡斗皆不譬微先生言莫能正其繆也

田況儒林公議曰馮元儒學精深名齊孫奭居喪不爲佛事但誦孝經而已時人稱其顓篤

陳水紀聞曰眞宗嘗讀易召大理評事馮元講泰卦元曰泰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天地交泰亦猶君意接乎下下情達于上無有壅蔽則君臣道通向若天地不交則萬物失宜上下不通則國家不治上大悅賜元緋衣

侍郎孔先生道輔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侍講楊無爲先生傑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少有名于時舉進士元豐中官太常者數任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濶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爲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宋史

盛遠謹案先生著述體裁其別集十卷皆爲釋老而釋又居十之九陳直齋云梓材謹案朱氏經義考載楊氏杰周禮講義佚杰爲傑之俗文當即先生經義考又載其自序云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又云其略見于周官其詳載于儀典與李旹江周禮致太平論並載則亦旹江同調也又經義考載楊氏杰補正三禮圖三卷序目三卷十八卷自序禮圖之次一曰地利八卷二曰邱壇三卷三曰宗廟二卷四曰宮室五曰庠序共一卷六曰衣冠三卷七曰車旂三卷八曰寶貨一卷九曰物用三卷十曰樂制一卷十一曰武制二卷十二曰曆象二卷十三曰失利災應共二卷通圖攷爲三十八卷

附錄

嘗議僖祖配帝及四后升祔之禮從之

范鎮樂下大常公上言元豐中詔范鎮劉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令鎮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因著元祐樂議以破鎮說後鎮樂卒不用

石徂徠與楊侍講書曰僕射孫公雖去聖人千有餘年其人游聖人之門能得聖人之道如親受之爲聖朝儒宗文師承事三帝授經兩朝哲久著明冠于百辟國朝聲明禮樂並于三代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公有助焉公沒天下士皇皇失其宗師六經之道羣子之言無所取折衷矣天不使斯文之不傳也故執事嘗親授于公且

能傳公之道今執事日侍講崇政殿是又踐公之職能傳公之道復踐公之職亦能紹公之休望聲烈天下幸甚矣

蘇魏公祭之曰懿懿夫子業專志精守經據傳先儒是程通解六學早擅厥聲由茲仕進職取紫青僕射宣公時之耆英師友兩朝領袖諸生士游其門皆爲名卿子以高第被其薦稱入侍金華講勸西清惟我哲后好古多能清問訪道養于老成惟予被遇恪恭至誠專用師說開悟上明陟降一紀便蕃寵靈升官瑣闥躋職禁扃壽康寧爲儒始終茲亦鮮幷今已矣夫歸于旹冥輔惟卽路祖奠載庭言還東國及葬故塋凡厥與賞僚與旹愴情清觴告訣魂兮是聽

郭青山輓之曰力學窺前古扶經翊太平樂成天地格祧正祖宗明知命窮猶達趨玄死亦生世無班馬筆誰爲勒幽銘其二曰孤進終難達文章誤此生纔趨王府講已夢玉樸成遺篋書千卷招魂酒一觥空餘淮上月不到夜臺明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范蜀公議樂曰秬一秅二米今秬
黍皆一米楊文公非之曰爾雅秬黑黍秠一秅二米其
種異以爲必得秠然後制律未之前聞也

馮氏講友

博士崔先生頤正 附弟傔佺

崔頤正封邱人與弟傔佺並舉進士先生初爲高密尉
以孔維爲國子直講刊正諸經音疏眞宗時日召文
苑中說尚書仕終國子博士傔佺自連江尉入爲直講
眞宗幸國子說尚書所著有帝王手鑑十卷 姓譜

梓材謹案宋景文集以先生爲馮道宗之友曾文
定隆平集道宗傳云元少好學崔頤正孫奭授以
五經大義然則先生之于馮氏蓋在師友之間

徐氏門人

李先生至

李至字言幾眞定人七歲而孤鞠于飛龍使李知審家
幼沈靜好學館閣文及長辭華典贍舉進士釋褐將作
監丞歷爲翰林學士拜諫議大夫參知政事以目疾累
表求解機政授禮部侍郎進秩吏部會建祕閣命兼祕
書監選三館書置閣中俾先生總之憲潘慎修舒雅杜

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太剛則折何如柔而勿剛
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諸則遊君
子之域爲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將書紳帶以自警刻盤
盂而遏防豈如長存于座右庶夙夜之不忘

梓材謹案宋史儒林崔頤正傳載先生判監時所舉以刊正諸經者謂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云云與本傳頗異

崔濛謹案曾文定隆平集于先生傳云或謂至貶貴盡逐知審養子而取其所積似與其辭位不受傳之行相反是豈或然益文定不信其事矣

吳先生淑父文正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文正仕吳至太子中允好學多
自繕寫嘗先生幼俊爽屬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
著名江左一見深加器重以校書郎直內史江南平歸
宋應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
文苑英華歷太府寺丞著作佐郎始直祕閣以本官充
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學問優博又作
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先生即注成三十卷上之
遷水部員外郎至道二年兼掌起居舍人事預脩太宗
實錄再遷職方員外郎時諸路所上閩年圖皆儀寫司

爲李昉所知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除脩武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大中祥符初改兵部員外郎除忠武軍行軍司馬不就以前官歸襄城別墅卒年六十一仲賢好談方略以功名爲己任久在西邊參預兵計心有餘而識不足又不護細行所延薦屬吏至多而未嘗擇也晚年病廢從子爲邑襄城多撓縣政能爲詩善篆書工鼓琴有集二十卷又撰談苑二十卷江表誌五卷（宋史）

文僖陳永年彭年

陳彭年字永年建昌軍人幼好學母惟一子愛之禁其詣爲朱白所惡白知貢舉屢加黜落雍熙三年始登進士第累擢至翰林學士大中祥符九年參知政事天禧元年卒於位年五十七贈左僕射大中祥符間朝廷典禮無不參預凡儀制沿革刑名之學皆所常練雖談笑間屬辭不廢當時制度雖前世所未有必推引依據以成就之時政大小日有諮訪應對該辨一無凝滯上之眷遇尤厚加以愼密外無知者資性敏給博聞彊記應舉時京城賜酺與同學出游自東華門徬思至闕前已成一賦其後雖處通顯奉養無異貧約時所得俸唯市書籍幼而篤學老亦不倦左右給使之人有彌年不知其姓名者所著文集百卷唐記四十卷隆平集（宋史本傳謚文僖四庫全書著錄重脩廣韻五卷提要云宋陳彭年邱雍等奉敕撰舊本不題撰人以丁度集韻考之知爲彭年雍等爾其書二百六韻仍陸氏之舊所收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

梓材謹案永年儉壬巧佞與五鬼之列道山清話謂大參以博學强記受知定陵云

虞先生槓

虞槓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七歲能詩十二學屬文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易孟子端拱初游京師時徐鉉爲文喜嘲以宿儒爲士子所宗覽其文甚奇之爲延譽于朝是年登進士第調補眞定東鹿主簿至府値契丹圍城未及赴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善書數十篇（杭州府志）

吳氏同調

舒先生雅

舒雅字子正口口人久仕李氏江左平爲將作監丞後充祕閣校理好學善屬文與吳淑齊名累遷職方員外

郎求出得知舒州仍賜金紫恬于榮宦東封就加主客
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卒年七十餘宋史

爾雅疏序

夫爾雅者先儒授教之術後進索隱之方誠傳註之濫
觴爲經籍之樞要者也夫混元闢而三才肇位聖人作
而六藝斯興本乎發德于衰將以納民于善洎夫醇醨
既異步驟不同一物多名繫方俗之語片言殊訓滯古
今之情將使後生若爲鑽仰由是聖賢開出詁訓遞陳
周公倡之於前子夏和之於後昆蟲草木爰自爾以昭
利于天下也豈有屑屑謀于衣食者歟

徂徠春秋說

歸生不從則子公不弒靈公不死凡鄭之亂歸生爲之
也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楚自獲鱉之會師不出者已七年今鄭子孔欲去諸大
夫而專政召之來也故明年鄭討子孔襄十八年楚公子午帥師伐鄭以三年奔齊六年納之弗克受燕賂也至此又六年矣
再納之不曰于燕未能得燕也然則燕伯十年于外不

徂徠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以慶曆五年七月卒歐陽子誌其墓

徂徠語要

學者學爲仁義惟忠能忘其身篤于自信乃可以力行
也以是行于己亦以是行于人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臣不可一日無父子不可一日無
夫婦不可一日無朋友不可一日無長幼萬世可以常
一日不可廢者孔子之道也
士之積道德富仁義于厥身蓋假于權位以布諸行事
利于天下也豈有屑屑謀于衣食者歟

泰山門人

補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

梓材謹案此爲邢氏昺自序時蓋共相討論之疏釋者八人邢氏與杜鎬舒雅李維孫奭李慕清王煥崔偓佺劉士立也經義考引程篁墩之說以爲此序在舒雅等集中題曰代邢昺作則固先生之文也

舊爲宏休擴爲英聲昭爲烈光暐暐煜煜如日之華鏗鏗鼓鼓如雷之行暢于無窮揚于無上江浸海流天高地厚不有窮盡若我太祖一駕而下潞再矢而定揚三淮而納荆潭四指而收蜀廣五征而平江南太宗南致滄海數十州之地北縛幷原四十五年之寇眞宗暫臨澶淵匈奴喪威墮膽迨今四十年不敢篡焉而南今皇帝明道之初獨臨軒墀神謀睿斷如雷之動六合莫不震焉發號施令如風之行萬民莫不見焉登任哲文勦鋤姦惡天清地明日燭月露乃作爲宋頌九篇 皇祖大祖殺李筠滅李重進也 聖神出師援長沙且假道荆渚取荆潭也 湯湯取孟昶也 莫醜取廣州也 金陵取李煜也 聖文吳越歸也 六合雷聲太宗取劉繼元也 聖武戎狄我犯澶淵眞宗親臨六師也 明道今皇帝獨臨軒墀聖政赫然日新也 宋頌九首序略

蕭曹唐則房魏陛下有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爲宰相諫官者陛下盡用之此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萬萬不侔豈可勝無歌詩雅頌以播吾君之休聲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地奏于宗廟存于千萬年而無窮盡哉 慶曆聖德頌序略

夫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爲天地之怪也乃避寢減膳徹樂恐懼責己修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爲怪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爲物之怪也乃啓呪祈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母忘而祖宗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鬼則反不知其怪既不能厭勝之又尊奉焉愈可怪也甚矣中國之多怪也人不爲怪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爲之不明一山崩一水竭則地爲之不寧釋老之爲怪也千有餘年矣中國蠹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出之賢求之于古堯則夔龍舜則稷契周則閎散漢則

爲怪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爲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皐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緻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鋟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善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頌雅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緻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是人欲去其怪而就于無怪今天下反謂之怪而怪之鴟呼以上怪說

附錄

先生氣節勁正嘗謂時無不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言見用利天下不必出諸己言不用獲禍至死而不悔歐余主蔡爲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守道執政欲從之范文正公爲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爲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肇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爲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脩舉安用此諫官諸公服其言而罷其上孫先生書曰昔熙道常見誨去其不得于中而就于中去者常五六而合者僅一二自知之甚熟不能果去之也近又得劉公公之道公之心如熙道公亦常以此相教去者八九而合者或六七先生直斥其不合使去之求合于中其言深切著明又過于劉公與熙道也今自視可盡去而合者幾八九介所謂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者也

梓材謹案書中有云曹二任三曹二當即曹起任三不知其名又案劉公當是劉子望但祕集中有上劉工部書子望僅官主簿蓋工部別一人又上趙先生書亦不知其名又與士熙道書云熙道于我不啻于天也我德熙道其如何也劉公亦嘗敎我明復亦激切砥我與是書同

救之言無可救之道吾則爲斯且不謂公操爾惜夫不之用也已

晁景迂與三泉李奉議書曰公稱徂徠山石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山石守道自執弟子之禮于泰山孫明復今捨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章有純粹駁雜不論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尚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爲高祖申韓以爲大者是

必公之所謂駁雜者歟

又題古周易後曰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于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于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

陳直卿曰晁以道言守道云云今觀此解義言王弼注易欲人易見使相附近他卦皆然惟乾卦不同者欲存舊本而已更無他說不知景迂何以云爾也按宋咸補注首章頗有此意晁殆誤記耳

劉子卿曰石守道師孫明復世謂之東學

朱子語類曰春秋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說雖有疏略推明抬道直凜凜可畏

魏鶴山記徂徠祠堂曰昔歐公考先生之文嘗爲詩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又曰我欲犯衆怒爲子記此冤嗚呼既曰後世必有公者而尚何冤之足慮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弱而不可輕者民也古先哲王曰敬民曰畏民石守道謂湯以七十里亡夏文王以百里亡商陳勝以匹夫亡秦民可不畏乎故曰民爲貴

黃東發曰先生奇士也折節師事泰山孫先生拜起必扶侍嘗躬耕徂徠山下葬不葬者七十高風篤行有益世教爲多惟其志存憂國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指切當世自謂吾言不用雖獲禍死不悔致夏竦讎深恨之幾不免身後剖棺之禍悲夫此孔子所以拳拳于中行之士也張安道直指先生爲叅邪過矣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石守道作怪論三篇毀場文公子富叅之矣又嘖其救說一首最悖于理如云漢祚微王莽篡道大壞揚雄存之五代之亂馮瀛王存之數語蠱世道人心不淺而篇終又云天下國家有難患以死死之忠臣之節云又何自相矛盾之甚守道持論率僻謬如此此論與謝山書徂徠集後可參觀阮亭又述元遺山續夷堅志云石守道墓在奉符大和中墓崩諸孫具棺

葬骸骨獨其心如合兩手已化爲石

補忠烈文先生彥博

梓材謹案新昌縣志以先生爲其邑石待旦門人是先生不獨在孫氏之門矣

潞公語要

國重六經禮樂詩書備矣刪詩書正義始典墳之素定禮樂明述作同和之制贊易象洞窮理盡性之旨脩春秋深屬辭比事之傳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

潞公遺文

臣讀漢史晁錯之策云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故自親事臣謂錯之言乖謬頗甚若後之人君謂錯言爲是乃以一身一心兩耳兩目獨任自用以周天下之萬務豈不殆哉又將使厥后自聖無復察邇言好問之裕晁錯論

雲濠謹案先生有進尚書解表云采其切于資益聖治宜于重複溫故者凡十篇繹義考謂其解附載集中

附錄

文潞公自兗州通判代歸呂文靖一見奇之問潞公曰有兗州墨攜以來明日潞公進墨文靖熟視久之蓋欲相潞公手也遂薦爲殿中侍御史

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人觀望見潞公于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高宗時高麗尚書金富軾奏邊事曰杜牧言時事云上策莫如自治宋神宗與文彥博議邊事彥博曰須先自治不可略近圖遠今我三韓之地豈惟七十里而已哉然而不免畏人者其咎在乎不先自治而已居易錄

黃東發曰文潞公凡處小事大事皆不動聲色隨事密制于無形者也故能爲四朝元老將相五十餘年

補運判劉長民先生牧

梓材謹案先生學眷秋于泰山與徂徠爲友蓋在爲兗州觀察推官時見王荊公所作墓誌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易數鉤隱圖三卷附遺論九事一卷提要云牧之學出于种放放出于陳摶其源流與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則與邵異其學盛行于仁宗時黃黎獻作略例隱訣吳祕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發明牧說而蔡昌齡則作圖義以駁之宋咸則作刪定易圖論至蔡作王劉易辨以攻之李覯復有刪定則以爲與孔安國劉歆所傳不合而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朱子從之著易學啓蒙自是以後若胡一桂董楷吳澄之書皆宗朱蔡牧之圖幾于

不傳又言其遺論九事一爲太峰受龍馬負圖二爲大衍之數五十四爲八卦變六十四卦推盪訣三爲卦變六十四卦互爲錯陰陽卦六爲復見天地之心七爲卦終九事八爲奇偶揲法九爲陰陽律呂圖以先儒之所未及故曰遺論云

附錄

范文正送劉推官之兗州曰相國鎮東魯開閤多英豪談子賦從軍壯思如波濤嘗有非常遇所得連六鼇故人孫復之臥雲生二毛或作梁甫吟秋風共呼號翩翩翩草檄外可與相游遨益以夫子心萬物都一毫此行名與節須似泰山高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無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于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謂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既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他據方位如此說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或曰五行是一氣曰人以爲一物某道是五物既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誰不知是一箇道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顚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者爻變則義變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陽四陰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及重卦只取二象爻變則義變也下來卻似義起然亦是以爻也

相交爲義豈又于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自或問至此皆程氏遺書

雷思齊曰自圖南五傳而至劉長民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鉤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爲唱述各于易閒有注釋曰卦德論曰室中語曰記師說曰指歸曰精微曰通神亦總謂周易新注每欲自神其事及跡而究之未見其眞能有所神奇也

補縣令姜至之先生潛

雲濠謹案宋史本傳載先生嘗爲明州錄事參軍以母思鄉求致仕又云卒年六十六

附錄

晁景迂儒言曰姜至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舍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梓材謹案景迂洪範小傳跋謂至其次用多本諸泰山姜至之先生論五行則張廷評嘗發之云是晁氏洪範之學實本先生也

補龍學祖先生無擇

梓材謹案先生哭鄆州孔給事詩有云師門一慟盈線淚痛爲明時惜正人似先生嘗及孔氏之門然其祭給事文未稱門人又案其未第時爲蔡州新建學記述尚書禮部郎中集賢校理太原王公至三四明鄞書約園刊本

附錄

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史至慕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爲恥

梓材謹案先生哭鄆州孔給事詩有云師門一慟盈線淚痛爲明時惜正人似先生嘗及孔氏之門然其祭給事文未稱門人又案其未第時爲蔡州新建學記述尚書禮部郎中集賢校理太原王公至三四明鄞書約園刊本

附錄

公年六十值安石專政司馬君實堅辭求出公慨然乞分司提舉西京御史臺與文潞公富韓公司馬溫公數君子爲真率會洛中謂之九老

補正宇朱樂圃先生長文

梓材謹案先生從子佺知鈞州進春秋通志表稱先生棲遲樂圃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授學者逾數百輩又云遠殊遠仲舒劉向歆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頗立言之要是先生學問源委具見于斯矣

梓材謹案姑蘇志云其先劍人祖僦由開封來蘇州先生從泰山授經于太學無所不知尤邃于春秋元祐中起爲本州教授州有兩教授以先生故也同舉者徐積陳烈時號三先生其教人先經術而後詞章授學者春秋洪範中庸無慮數百卒年六十米芾爲表其墓

九勿未就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紛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以嬰疾未遑也熙寧中王荊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置春秋不用蓋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于邁思紺之閒猶志于是會元祐初詔復立于學官而余被命掌教吳門于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家而折衷其是非考映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高頗擊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紹聖初被召爲太學博士復講此經乃裒所錄次爲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荊榛而瞻門庭披霧霧而觀日月也

龔東原先生鼎臣

龔鼎臣字輔之鄆州須城人景祐初進士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石徂徠死讒者謂其北走遼詔兗州劾狀先生願以關門證其死壽知諫院歲旱則請罷宴以答天戒日食則請進賢遠奸以應皇極尋以事忤王荊公出知兗州再知青州後以正議大夫致仕

姓譜

梓材謹案劉忠肅誌先生墓云始在萊無大臣薦試館職以善石徂徠不召又言其道學文義內外純美事上應物一以不欺及退居里舍著書講誦瀟然自樂門生弟子造請質問從容相對日以爲常又云好學出于天性至老益深行益粹可謂一德有始卒者著有東原集五十卷陳直三卷周

易補註三卷中說註十卷編年官制圖一卷其銘有曰魯兩先生徂徠泰山門人達者公得其傳

雲濠謹案劉勰明本釋言孫明復石介祖無擇姜潛龔鼎臣張洞劉牧李緝皆其門人也先忠肅公贈師事龔姜云

東原文集

夫五經道之源也人非專力探究雖百歲亦無至焉今之士人以世所謂明經者第習讀其言應貢舉比及得爵祿政事率不論經義故以傳誦爲己羞喜近功輕遠度率常扶剔其詞引爲章句自謂通經及語以道德仁義皆若聾之于聲瞽之于色其不能聞且見者如是子

當病焉蓋居治五經序

東原錄

鄭公嘗言人勸弼不次進用賢士大夫及朝臣進用偶未及己則復出議論余對以人往往以一身觀朝廷不能以天下休戚觀朝廷鄭公以爲知言

物有善藏藏志意待時而動是保其神也保身則氣全保神則形全形與神不相離也

附錄

王氏聞見近錄曰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于南京其子文彥若介休人父昇倅南京與兄彥博並師孫明復王氏聞見近錄

梓材謹案宋史潞公本傳言其父洎爲轉運使而卒此作昇未知孰是

張先生堯封

張堯封河南永安人孝謹好學舉進士爲石州推官卒文彥若介休人父昇倅南京與兄彥博並師孫明復王氏思宋史

附錄

王氏聞見近錄曰張堯封少從孫明復學于南京其子

去華與貴妃常執事左右及貴妃數遣使致問明復閉門拒之終身

梓材謹案是書又云堯封俊邁從學採明復至其舍執事皆堯封妻女如事親焉又言明復薦堯封于文氏張文之好始于此蓋先生嘗爲客于路公之門矣

張先生鼎 附子仲原

張鼎字正之須城人泰山家居傳經聲聞山東仁宗召居太學而先生往執弟子禮因盡得與其門人高弟游受泰山春秋尊王說舉進士不中第遂不復措意爲人寬厚坦夷喜讀書樂善而好施卒年六十有八子仲原

嘗以進士舉禮部講肄有聞工爲詩溫柔樂毅如其先人雞肋集

馬先生隨 附子希孟

馬隨字持正鄆城人登以學行稱受春秋于孫明復受孫甫之翰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汝陽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杜祁公招致之一見大喜先生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祁公自以爲得益友後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歷知鄧州安溪縣丞罷官卒年五十有三先生少孤教諸弟力學後皆用季父任爲定海主簿以政事稱再調合肥主簿徙貴池縣令宋先生宏 見下徂徠門人

徂徠講友

孫先生甫

孫甫字之翰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爲汝陽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觀察推官杜祁公招致之一見大喜先生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祁公自以爲得益友後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歷知鄧州安有立于希孟太學博士貫穿禮經有師說亦贍于辭神

州江南兩浙轉運使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
又徙晉州河東轉運使其在兩浙范文正守杭州以大
臣或便宜行事先生曰范公貴臣也吾屈于此則不得
伸于彼矣由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自河東
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遷刑部郎中天章閣
待制侍讀先生博學強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
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閒而
聽者曉然如目故學者以爲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其
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書未及成以嘉祐二年卒

詔取其書藏祕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

集

附錄

曾南豐狀其行曰公博學強記其氣溫其貌如不能自
持及與人言反復經史上下千有餘年貫穿通洽不可
窺其際而近睎其家初未嘗蓄書蓋既讀之終身多不
忘也

又南豐雜識曰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
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爲諫官欲更張庶事致
太平之功仲淹亦皆戮力自效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
惡異不能曠然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
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
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
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
忠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以爲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
甫歎曰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忠重罪宗諒則違范
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

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

通判張先生唐卿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潞公講友

康節張先生昇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爲楚邱主簿南京留守王
沂公曾稱其有公輔器累知鄧州再以母辭或指爲避
事范文正公言于朝曰張昇豈避事者乃許歸養歷選
參知政事樞密使請老遂以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卒

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康節宋史

高敏之若訥

高若訥字敏之本幷州檢次人徙家衢州進士及第補彭德軍節度推官累遷起居舍人知諫院時范仲淹坐奉職試書判入等改吏銓選終滄州觀察推官生三子長曰允恭治毛詩蘇魏公集

劉先生居正 附弟居業

劉居正字安行推官格次子與季居業並承家學舉進士先生中天聖二年丙科歷館陶陽信二主簿遷漢州軍事推官用薦者改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博興縣官祕書丞卒僕射摯其子也先生性莊重寡言訓子極嚴或勉以一子盡少縱之耶答曰正以一子故不可不爾耳蘇魏公集

趙氏學侶

屯衛趙先生世崇 附師楊中和

趙世崇字德卿吳懿王之曾孫宣城侯從謹之長子也累遷右屯衛大將軍卒贈沿州防禦使廣平侯少聰悟多知速成人卓犖有奇節頗涉經史百家之學嘗詰宮僚孫復按襄公十二年魯有周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魯安得祖文王乎左邱明親接聖人

之跡而禮記夫子所脩願有異指耶復雅有經術退而深奇其言宣城知其喜學日延侍講楊中和講受其師說由是通左氏春秋最爲深 王華 陽集

泰山私淑

余先生安行

余安行字仲勉德興人官至大中大夫天章閣待制卒有東皐集三十卷 大明一統志 江西通志 德興縣志

大夫所居有巖如月號石月先生所著春秋新傳元符中上之詔藏秘閣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宋志藝文略春秋新傳十二卷晁子止謂其采三傳及諸家書參以己意爲之

辭先生大觀

辭大觀貴山人得平陽孫復春秋之學 宋文憲集

附傳

陸先生秉

陸秉字端夫貴名東口口人嘗通判蜀州著有意學十卷首篇論易之名頗采參同契之說寶元二年以其書奏御敕書嘉獎 郡齋讀書志

梁先生遵

梁遵

買氏門人

主簿劉先生顏 詳見士劉諸儒學案

李先生冠

李冠歷城人與劉仲方潛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皐集三十卷 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字元伯宋史儒林賈同傳云劉顏李冠王無忌及其門人謚同曰存道先生似劉李三子皆存道謂友惟滹水燕談錄以爲賈公疏門人公疏卒後及同門劉顏子望相與謚曰存道先生

賈李同調

王先生樵

王樵字肩望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羣書不治章句尤喜老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口河舉家被掠先生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爲屬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歎曰身世如此自比于人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年厭遊塞

下辈策干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讐不用乃于城東南
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銘其門曰天生王樵薄命算智
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
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戸卒 宋史

蔡氏門人

知州寇先生平

寇平字均輔膠水人尚孤依外家以進于成人參政蔡
文忠公其舅也視如己子而其外祖母楚國尤愛憐之
以文忠恩爲試將作監主簿除沂水縣主簿未幾棄官

歸爲學舉進士景祐元年及第除試祕書省校書郎遷
著作佐郎通判福州丁母憂時文忠已捐館舍楚國春
秋高先生奉養朝夕惟恐不至服除以祕書丞通判徐
州累遷工部郎中知徐州潞州加太常少卿又徙滑州
鄭州以卒年六十二先生爲人樂易而不爲激訐之行
尤篤于朋舊其貧不能婚葬者婚葬之其政大抵先學
校以勸勵風俗簡于簿書期會而凡榮祿留事故去
人必見思慶曆中當上政本書五十篇治平初又上陳
宜書二十篇又自述平生感遇事作考祥集采其所聞

見有足以自警者作警異志 王華陽集

陳氏家學

陳先生師韓

陳先生師雄合傳

陳先生師成合傳

陳師韓侍御陳長子郊社齋郎與弟師雄師成皆幼而
好學 陳古靈文集

陳氏門人

朱先生定

朱定不知何所人著有春秋索隱五卷程積齋云授于
師道先生 經義考

王氏私淑

文忠富先生弼 許見高平學案

楊氏家學

判官楊先生作

博士楊先生佽合傳

楊作字次文無爲人次公叔弟與其仲兄佽次思能羽
翼所學從次公遊宦爲一時知名士所欽嚮晚登舒王

門益信其所傳爲不昧舉經明行脩起家調吉州廬陵主簿再調池州司理參軍辟西安州天都定戎寨主簿管勾安撫司機宜文字積階至文林郎攝開封府考城令調和州防禦判官加承直郎卒年六十五自號白雲子有綿溪集二十卷姑溪文集

附錄

郭青山挽楊次思博士曰有志吞戎壽成書達帝庭長江傾學術短炬速年齡玉樹埋蒿壤泉臺掩夜扃功勳何可問不得上丹青

楊氏門人

蘇先生頌

蘇頌字子容晉江人翰林學士紳之子徙居丹陽舉進士累官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以太子少師致仕卒贈司空先生器局宏遠于書無所不通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遵職杜絕僥倖之源深戒彊場之臣要功生事晚年歸然獨立爲時雅德君子云 姓譜

魏公文集

或謂言不若功功不若德是不然也夫見于行事之謂德推以及物之謂功二者立矣非言無以述之無言則後世不可見而君子之道幾乎熄矣是以紀事述志必資于言較于事爲其貫一也 小畜外集序

惟蘇世寧學以儲何以遺後其在此書歟 跋銘

非學何立非書何習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誠名敎有餘樂異端戒多言 家訓

附錄

博學于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歷下至山經本草訓詁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爲人言覺覺不絕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語訪公必援經引古參酌時宜以對上未嘗不嗟歎焉

朝廷欲以游酢爲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

公嘗言吾平生未嘗以私事干人主奏對惟義理之言故歷事四朝中間雖謫不愧于觀過而神考以謂當久而自明也

公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其理

也以上謙訓

汪浮溪序魏公文集曰宋興自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于前歐陽文忠公繼之于後至元豐元祐間斯文幾于古而無遺恨矣蓋吾宋極盛之時也于是丞相魏國蘇公出焉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于公文見之然公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于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于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詳而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

本于恕行所不言則已既言于上矣舉天下榮辱是非致仕遷殿中丞卒年七十三蘇魏公誌其墓云天聖末判官徙池州軍事推官滿歲考課用定州改太子洗馬我先君宰無錫君與其從弟直清同以文章爲贄先君一見大加賞異留君門下使予從其游因得接硯席習文史云 蘇魏公集

范忠宣諸賢相類

謝子蘭跋魏公百韻詩後曰右蘇魏公百韻詩敘平生出處行事之大節謙言爲家訓也然字字句句皆足爲世模楷豈特一家之訓而已哉

魏公講友

光祿葛先生宏 別見士劉講儒學案補遺

殿丞華先生直溫

華先生直清合傳

華直溫字宣卿晉陵人性至勤刻厲所閱書傳皆手自鈔撮以三千言爲準雖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繼之以夜

華直溫字宣卿晉陵人性至勤刻厲所閱書傳皆手自鈔撮以三千言爲準雖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繼之以夜

華直溫字宣卿晉陵人性至勤刻厲所閱書傳皆手自鈔撮以三千言爲準雖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繼之以夜

華直溫字宣卿晉陵人性至勤刻厲所閱書傳皆手自鈔撮以三千言爲準雖甚寒暑或課試燕私則繼之以夜

六先生少穎悟其舅陳彭年以令器許之及長博學慎重寡言尤篤于風儀居母喪廬墓側蔬食終制常採古今治亂可著皇典數百卷未乾而終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俸賙之 隆平集

附錄

宮嬪中丞爲祕閣校理章獻太后稱制政事得失天下莫敢言先生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進兵部郎中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補屬縣無迫逮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侍相呂夷簡所不悅先生與三人有高下異日俱甲科會汝少俊異美若玉山禾看汝辭林中枝條漸婆娑合亦稍純茂知不隨身矬其流雖涓涓可道爲江沱視汝器磊磊淳沆皆蚌螺我有堇山錫欲鑄子太阿誠能來就學穎利加鈆磨勁翮數子閒可與肩相摩數子謂張豹劉君平盧淑李常高樞趙澤也

徂徠文集

石先生師愚

石先生師訥合傳

石師愚師訥徂徠諸子也徂徠勉之以詩云不行一千

郭氏私淑

女壻夏子喬竦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徂徠家學

石先生會

石先生合 合傳

石先生淳 合傳

石先生沆 合傳

石會石合徂徠之弟淳沆姪也徂徠寄會等詩有云淳乎性源濁今亦爲清波沆初學誦詩日記十板過材雖

里安得爲良馬不連十五城安得稱善價汝皆有血氣非如木偶者撮髮號男兒肯甘在人下汝不聞圖王不成猶可鞭舜與吾俱人學之則舜也汝等但勉旃前賢皆可亞徂徠文集

梓材謹案是詩標題祖云勉師魯等據徂徠墓誌知其子有名師訥者又案徂徠集又載三子以貧賓田于婁翟爲詩以勉之云

徂徠門人

補杜先生默

雲溪謹案先生歷陽人師石徂徠徂徠作三最詩贈之三豪者先生與石曼卿歐陽公也

子孫族人年八十五迺卒雞肋集

補高先生拱辰

梓材謹案先生名樞徂徠集送進士高樞拱辰詩云高生吾之壻乃肯從我爲第其首云韓門有李漢柳氏得晦之其道卒無患二子爲藩籬未云李漢不足慕晦之當並馳非以李漢望之也

屯田蔡先生天球

蔡天球字粹夫世爲宋人慶曆六年進士及第爲宿州觀察推官丁父母喪服除監杭州權店務及知蒙州不鄙其民爲立學校開以教化人人鄉勸拜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乾州轉都官卒年四十五先生始學于徂徠年雖少已卓卓有聞于吏治光敏達云劉忠肅集

縣丞馬先生隨見上泰山門人

崔先生睨

崔睨字承之安平人徙瑕邱先生嘉祐二年進士初調沂州司理參軍再調陳州司法咸以能稱遷全椒令以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其令全椒以其家居諄諄語其子弟者語其民使知孝弟力田相親睦先生爲人敏達莊重言行不欺其學善言經所嚴事徂徠石介善姜潛顏復皆魯儒知名士與相切磋論議又自以其學教授子孫族人年八十五迺卒雞肋集

縣令朱先生宏

朱宏字口口襄邑人少治儒術學易于徂徠授春秋于泰山名重上庠擢進士丙科調衛員縣主簿上官薦其材宜治劇邑領西安縣令以卒其所學自經史百家黃老言至于星曆五行占課象數兵家權謀之書皆貫穿浹洽無所不通蘇魏公集

李先生堂

李堂字伯升濮人徂徠之徒也及病歸徂徠送之以詩曰春風汝水溫曉日徂徠寒之子銜病歸請予開一言

予知去病術爲子陳大端子嘗學聖人試將道比倫道
病非一日善醫惟孔韓賞罰紹于周孔筆誅其姦吾秋
十二經主道復全完佛老熾于唐韓刀斷其根原道千
餘言生民復眠餐道病由有弊邪僞容其閒身病由有
隙風邪來相干子欲治斯道紹弊道乃存子欲治子身
杜隙身乃安此理近古醫吾言有本原徂徠集

梓材謹案徂徠有贈李常堂詩又有送李堂伯升病歸詩又伯升病君逢遵道送歸詩遵道凝卽常也

張先生革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

張革字從道雷澤人徂徠之徒也嘗送其謁千乘田祕丞京又寄之詩云不知有凍死一室心恬如臘盡妻求禍天寒子讀書澆風與世溥古道于時疏事事皆同我憶君卷葦初徂徠集

張先生續

張續字禹功孝常字遵道並濮人從徂徠遊徂徠送之以序云禹功遵道其居與予不相遠耳目接于予固熟則其宜知予之所爲輒不憚直以身冒予之禍來山中而助予揚子雲稱軻之勇若禹功遵道者其勇者歟又云子少年三十七而髮半白然心益壯而氣不衰禹功少予十四歲遵道少予十五歲其文如進大軍而作敵者嚴猛齊厲張皇奮施可式可畏當與子周旋焉徂徠集

李先生常 合傳

虞先生淑 合傳

趙先生澤 合傳

口先生彰 合傳

張豹劉君平虞淑趙澤口彰與李常高樞皆徂徠之徒也徂徠寄弟會等詩云吾門何所喜子衿青青多豹常志古道佩服卿與軻平淑號能賦其氣與以和樞從吾日久道德能切磋澤也齒最少已有亭亭柯彰頗通典籍所立不幺麼徂徠集

梓材謹案徂徠集有劉生病歸詩劉生疑卽劉生君平又云嗟哉劉生失所投不往泰山徂徠依則不獨從學徂徠也

附錄

徂徠以愛日勉諸生曰白日如奔驥少年不足恃汲汲

身未立忽焉老將至子誠念及此則晝何暇乎食夜何暇乎寐

張先生歸魯

張歸魯本道士邾黃冠頂章甫請徂徠易其名徂徠云歸魯所以宗聖人之道也徂徠集

徂徠私淑

劉先生和仲 別見洙水學案補遺

文氏門人

林先生志鏡 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長民門人

補 提刑吳先生祕

梓材謹案嘉祐二年先生爲司封員外郎上所注太玄經及音義降勅獎諭見長編司馬溫公集注七家之一也

長民所傳

常先生豫

常豫字伯起爲太常博士易源一卷范陽盧湜序之云易之數世莫得傳劉皃既窺其端常乃善繼其緒總斯大旨著乎六篇命曰易源劉謂牧也 胡一桂說

右丞皇甫先生泌 附門人游中

皇甫泌治平以前人官至尚書右丞一云工部侍郎有述聞二卷隱該一卷補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紀師說辨道通爲八卷其學得之常山抱犢山人而青陽游中傳之 郡齋讀書志參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常山抱犢山人謂山劉長民當是

附錄

蔡忠惠過皇甫侍郎詩曰丈人幾八十歲晚益窮經陰陽判九六天地環丙丁初若發泉穴漸已證滄溟所寶非世有願充天子庭問我久京國鬢髮餘星星無乃矜才能吐論生風霆不爾頗深修揚眉自妙妙昏駑本來性憔悴百歲形子知大方家眞精潛查冥萬化一相遇起滅如秋螢而于須臾閒計較器與瓶齊消晃遑照木燼聞餘馨惟公懇懇誨敢怠拳拳聽迫思褰蹉歷媿汗霄未停決然趨所適金刀貴發硎去矣汴流駛蕭風送揚舲

朱漢上曰皇甫泌謂互體不可取

姜氏門人

忠肅文集

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請依程頤所乞奏

古人治經無聚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美己而外足以爲政今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論取士并乞復貢良科疏

愼乃出令言愼始也令出惟行弗惟反言愼終也聖人制法造令于堂奧之上熟復兢愼若不得已者故其出也天下信之以命則行以禁則止所謂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若始之不愼既出而反之則何以示信出而勿反則又將有受其弊者由此言之始既不愼雖欲愼終不可得矣論政令奏

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難犯故至簡至直而足以盡天下之理後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張網目而民于是無所措其手足矣臣竊以謂非事多而後法密也殆法繁而後姦生也乞修救令疏

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才非不足用特心之所向不在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勤農之意今變而爲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而爲聚斂其有愛君之心憂國之言皆無以容于其閒今天下有喜于敢爲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爲流俗此以彼爲亂常畏議者以進取爲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爲無能此風寖成漢唐黨禍必起矣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前日意以爲是者今更察其非前日意以爲短者今更用其長稍抑虛議輕僞志追忘遠幸于苟合之人漸察忠厚愼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爲之士收過與不及之俗使會于大中之道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論用人疏

五味不同而適于口者味相足也五聲不同而悅于耳者聲相備也議有異同正宜反復曲折相足相備以趨至當乞令蘇軾依舊詳定役法奏

養之道不在乎物惟盡誠以得其親斯天下之深樂雖富貴遂其欲有不能以致之而君子所自得也乃推其心之所以然而歌之以詩曰孟軻有至樂父母兄弟閒曾參稱能養豈謂口體然二者在君家寓意名東軒曉

莪盡子道粢服承慈顏潑潑水中魚采采江上蘭誠至物則賁君子得親歡楊氏樂養軒記

道可言而不盡可言也故六經而下傳載不可盡則古人固以待後世之自得也（壽州學記）

附錄

劉大諫序先生文集曰公自青社罷職知黃州又分司徙蘄州語諸子曰上用章丞相吾勢當得罪若章君顧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曹死無所恨第恐意在報復法令益峻索天下何憂形于色初無一言及遷謫也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所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詩賦又空言之甚者其無益于設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寧罷之而議者以爲是非罷詩賦之不善乃專主王氏經義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議有改革而司馬溫公呂申公皆不欲復其欲復之者唯劉摯爲最力然不過以考校之難而爲言耳是其識之卑而說之陋豈足與議先王教學官人之本意哉

黃東發曰公自熙寧論新法去國踰十六年當元祐初復任言責知無不言未幾大用呂大防以減吏額事忌

遷右諫議大夫有請宣仁后御文德殿服衮冕受冊者先生率同列許引薛奎諫章獻明肅皇后不當以王服見太廟事宣仁后欣納

轉尚書左丞丐去哲宗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先生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

李先生修

李修字適道趙郡人也右司師中之長子好學而文嘗事姜潛先生以祖任試將作監主簿任河南府登封縣

范先生遵道

范遵道字聖涂先世自高平徙河南又居東平用從叔祖陰補郊社齋郎歲十一而孤事母李氏以孝謹聞聚書延師友以名教爲樂仕至子乘主簿先生喜事多學至星曆氣數皆通其術篤于朋友與劉忠肅摯善其卒也姜先生潛自魯來與其姑子張褒經治其葬而趣忠肅銘之（劉忠肅集）

龔氏門人

忠肅劉先生摯　詳上姜氏門人

薛氏門人

朱先生恮

朱恮浦江人元祐紹聖間師薛大觀悉傳其所得春秋之學著春秋羣疑辨若干卷（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經義考載先生春秋羣疑辨二卷云已佚引吳氏程曰其師薛大觀大觀善于說春秋登其門者亡慮千餘人惟先生實得其要領又引柳道傳云後有石陵倪朴跋語觀其所述大概本薛王發微

李氏門人

侍郎張先生掞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

蔡氏續傳

縣令蔡先生迨　詳見和靖學案

蘇氏家學

蘇先生京

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嘗爲許州觀察判官時韓黃門持國知州事甚器愛之薦于朝其辭曰竊見某讀書知義理臨事有風力前輩之不妄稱人如此（邵編）

邢氏私淑

太常吳先生棫　詳見景迂學案

何氏門人

補主簿馮先生正符

雲濠謹案直齋書錄解題于先生春秋得法忘例論云教授梓遂學十年著此書及詩易論語解是先生經說不獨春秋也

姜氏續傳

姜先生口

姜口字口口口人石守道門人潛之孫承議郎以捕寇改官孫作隱居自號金口居士　后山詩注

補朝奉劉學易先生跋

梓材謹案先生爲王定國壻見阮亭居易錄又案元遺山東平府新學記云齊已廢而鄉國大家如梁公子美賈公昌朝劉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暫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云云長言蓋先生子行也

學易集

六藝之學亡于秦存于漢然自漢以來諸儒異論當時無以折衷故兼收而並用之施孟梁邱易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公穀春秋皆立學官劉歆有言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綜所以久六藝之傳者諸家之助爲多

策問

法之精出于性命道德之微而其粗入于政刑號令之末惟其出于至精則非聖人有所不盡及其入于至粗則匹夫匹婦可以與知是故創法以詔後世者聖人也因時改作者賢人也以死守之者有司也不敢私議者眾庶也代陳伯通見許少張書

斟酌之變隨世損益故前人謂英華出于情性質生俊發則文潔而體清子政儁易則趣昭而事博子雲沈寂則志隱而味深平子淹通則慮周而藻密其論大率如此彼數子者非出于三代陶冶成就之力也而原其情性之美則卓然足以高世況庠序淵源有若今日而簉學好問又如彥文者乎 答孫彥文秀才書

前賢既遠不得摳衣撰杖接其謦欬親其典型瘖寐永歌瞻望不及或得其經行遊宦之鄉讀書講道之地封植疏剔爲亭榭立爲祠宇表揭褒崇以致其懷古仰高之思以衍其流風餘韻之傳此固秉彝好德之眞心非其感于中者有積累之素安得于歲月既荒之餘而能

溯在昔之精英振既往之休烈若有所迫而不容自已者哉 嚴集堂記

序賓席次飲食堂上獻酬拜揖成禮而罷退就次舍絃歌誦于于愉愉以學爲樂誠不知暴慢鄙倍之心安自而起所謂爲善易爲不善難于是乎在 曹州重脩學記

吳人聘魯聽歌風雅頌而識其國俗之變及其得失之跡漢儒稱民性剛柔繫水土之風氣備論四方分野稟受各異某少時讀之以謂性一爾事物雖異豈其人或殊哉而驟聞歌辭亦豈能盡識其故如目覩然及其身

壯且老以事適四方多與其人游處歲久漸漬熟其情
僞雖曰士風而資質淵源故自不同頗驗班生之說又
得其所爲文觀之詳味託寓之情以驗其所效于後班
時信理而不信事于學爲陋東原集序
忠肅門人
西門先生楫
西門楫字道濟渤海人少從劉忠肅游家世儒學以長
者稱至先生尤好學立義重然諾以父屯田郎致仕受

太廟齋郎後調象州司戶參軍不赴卒學易集
知州任先生宗誼
任宗誼字仲宜自博平徙鄆以父任爲太廟齋郎累轉
朝奉大夫通判泰州不赴除知淄州先生少與劉學易
政俱從忠肅授書學大性明吏事在官務核實不肯便
文自營學易集
右忠肅門人
張謙中有
張謙中湖州人張先之孫田家爲道士著復古編
十一卷根據說文解字以辨俗體之訛以四聲分隸諸
字于正體用篆書而別體俗體則附誡注中猶顏元孫
于隸字書分正俗通三體之例下卷入聲之後附錄辨
證六篇一曰聯綿字二曰形聲相類三曰形相類四曰
聲相類五曰筆跡小異六曰上正下譌皆剖析毫釐至
爲精密然惟以說文正小篆而不以小篆改隸書故小
篆之不可通于隸者則曰隸作某亦顏元孫所謂總據
說文則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者也四庫
提要書目

梓材謹案復古編陳了翁謁過山
程北山爲前後序樓攻媿又序之
右丞陵陶山先生佃詳見荊公新學略
鄭先生樵附詳玉山學案
馬氏績傳
馬先生純
王先生蕃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徐氏秘淑
張謙中有

馬純字子約自號樸菴翁單州武城人元祐黨人默之諸孫也紹興中爲江西漕使隆興初以太中大夫致仕居越之陶朱鄉著陶朱新錄末附元祐黨籍一碑蓋以其祖之故亦放翁自稱元祐黨家之意云 四庫提要

長民私淑

忠獻張紫巖先生浚 詳趙張諸儒學案

文簡程先生大昌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著十論言當世事累遷權吏部尚書出

知泉州汀州遷知建寧府徙明州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謚文簡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宋史

梓材謹案周益公爲先生神道碑云乾道三年兼禮部侍郎成就人才不可計又云著禹貢論五十二篇辨江河淮濟漢弱水黑水甚詳凡諸儒捨經泥傳注失禹本旨者一皆正之又爲山川地理圖注端明王山讀之大歎服謂不可及云

程泰之說

周禮五官各有羨數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八春官七十夏官六十九秋官六十六蓋斷簡失次所羨數凡百工之事歸之冬官其數乃周

梓材謹案邱鈞磯周禮全書以五官羨者四十七官爲司空之闕蓋本諸此而參之以俞王之說也

禹貢論自序

臣惟帝王臨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面勢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夾八纔之區域必先究其曲折表裏然後宅撫大略得以審所施置而效之于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故其經畫必以與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旣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是以功力所及地平天成不愆于素知所指而措之罄無不宜也今具載之

禹貢雖曰主爲水役而區處夷夏播敷政教使四海得爲唐虞其遺範所詔蓋帝王必當取法者也孔子採錄而紀之書豈直爲行河者之地哉大有爲之主將陟禹跡以方行天下是書也卽禹與地圖志而可稽者矣然而極天下大川如江淮河漢濟黑水弱水此七者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而其名稱迹道世傳失實七謬其六人主苟欲追會禹跡而不得七者之眞正猶禹之行水高山大川其猶未奠而欲行其荒度則將何據以爲施設之序也然則士而考古以待

有國者之採擇推諸世務宜無要于此書者矣然去古益遠簡編不與禹接其辨正實難顧有一者經文雖簡而于事情無所不該如即其簡而得其該則雖茫茫之跡見于千餘言亦既無所乏少若但病其簡言外軋無餘見必且越而求之經文之外說成而經不應則于稽據何賴臣爲此故方其疑惜古說則盡屏訓傳獨取經文而熟復之研味既久忽于一言一字之間覺其意指可以總括後先則主以爲據而益加參校豎其通之一情物理而準于是躍然經而合質之旁史而信稽諸人

喜渙然悟知甚簡之中有甚該者焉如人有脈絡若存可以精察而不可以面見然後知聖經之異于凡史之意而已夫諸儒既不敢主二南以爲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知其簡奏爲何音何類其贅頌爲何世何主惟鉤命決之書敘載四詩凡樂通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傅定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于南者皆指南爲南樂以爲古制甚無理也

頌愈于雅康亶其減魯僖乎雅加于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

詩論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頌各得其所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未嘗有言國風

書爾

予于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子偶不及之未

風雅有變雅不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以
聿與命之而曰其中實雜碻矽不知何以名焉也
詩書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
誓命也誥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
言者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
實不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
參配俾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于名耳
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
語也謂康叔大公之餘風形見于詩者若此其盛云耳
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
風毛氏止采國風之目分寘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
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
爲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
揜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
王業王位下齒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
誤記季札本意而已
謂詩序爲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
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
在也玄謂序出子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
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
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
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爲秦火之後見序而不詩
者所爲也毛公于詩第爲之傳不爲之序則其申釋先
序時義非宏而孰爲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
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
昭然白黑分矣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存目錄先生詩論一卷提要稱其大旨謂風風之名出漢儒之附會其說甚辨惟左傳風有采蘩采蘋語荀子風之所以爲風語不出漢儒無可指駁則以左氏爲秦人風字出于

臆說謂荀子之學出于仲弓仲弓非商瞞可與言詩之比故荀子所傳亦爲臆說其意惟在求勝于漢儒云

雲濠又案先生作易原八卷發明劉長民之說四庫書目提要云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其首論五十有五之數參之圖書大衍爲易之原而卦變揲法皆有圖論往往斷以己見出先儒之外今考其所論如謂分爻值日乃京焦卦氣其始于中孚本用太初法與夫子所謂乾坤之策當期之日不合復之至于無聲無臭豈姤生卦說始邵子但乾坤生六子說卦傳有明文不得先有六畫之卦後有三畫之卦鄭康成用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以應大衍五十之數本于乾鑿度與馬融之增北辰荀爽之增用九用六不過以意決擇傅會初無不易之理張行成別立二十五數以推大衍則是五十有五數之外別有二十五數更非孔子所曾言雖排斥先儒務申己說不能脫南宋之風氣然而參互折衷皆能根據大傳于易義亦有所闡明與所作詩論欲併圖風之名而實之者固有別矣

中庸論

夫子之論教也以人之未進是則不躐等以告故論語一書皆仁義禮樂之具至爲道日損以上無詔焉夫子思之著書也以道道苟在是則德發所見展竭無餘不問世之能與乎否也而遂逆設以待故論語所載率寓遠指乎近言之中而中庸所書并出眞見乎難言之地此非子思而敢戾于夫子也其所指各有以也夫子嘗有所發寤是爲從無可寄言者而必與之言故機緘如道妙以立本而使人有所準向貨物象以證妙而使人是其委曲也是理也通中庸一書莫不皆然而取證于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又曰不慎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此夫子之心也故賢如子貢而性天道尚不得聞親如伯魚而過庭之訓僅止詩禮非有靳也度其可受而授之其所施有分量也若夫子思之措意則有異矣自天命之性率而脩之以爲世教自脩道之教浸而復之至于無聲無臭豈惟聞言能受者世難其人若親見聖人而得其所受亦絕難其人也方夫子在也擇人以告而應機而唯者不過一二子苟去聖日遠又不得天下英才以教而徒執反隅故法則恐微言由已而絕故拳拳極書所得以待知者此子思所以異于夫子也于思之傳是爲孟子孟子門猶有公孫丑萬章告子樂克之徒相與難疑答問然課其所詣尚未得與七十子班其視有聖于參賜也哉此七篇之書又不容已也

由夫子之雅言以達之其所不言則爲子思者亦難爲辭矣于是酌其可言與其不容言者而時出一意焉體道妙以立本而使人有所準向貨物象以證妙而使人有所發寤是爲從無可寄言者而必與之言故機緘如是其委曲也是理也通中庸一書莫不皆然而取證于

天地者尤多且有序也其曰至誠可以造化育可以參天地特言其可耳至不息而久以極乎博厚高明則直與天地配矣建諸天地而不悖則言行在民莫不敬信覆載所及莫不尊親亦既大矣然猶待于作爲也至于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則人之敬信之未達者思焉無勤也不以賞怒君子之至于斯也篤恭而無作而天下自平雖動容出辭亦且泯于不有稽其所宻其在堯舜夫子則無名也無言也而于上天之載則無聲也無臭也不復有倫可擬也天命之性于此乎復而脩道之教見焉耳中庸之書既以高明博厚者爲道而亦通天地

聖人矣凡其高厚固皆不可究窮而事物之在高厚間必有證焉可稽以驗也用此證而語人其言雖小而理不可訾其究雖大而物莫能尚即至愚可以共知共行而聖人莫得究知究能者是然後見飛躍之可以察上下也鳶之飛豈能極天之高魚之躍豈足以究地之厚寥廓之間飛者得以清厲平地之下躍者以之自出則謂高且厚固不誣也此之不誣豈能憑虛設說哉飛躍之在高厚求道者之于道要功及尺寸則象已及尺寸功在尋丈則證相亦及尋丈進仁義則仁義見進禮樂

則禮樂形舉茲以稱天雖蒼蒼而高茫茫而深其分際
亦皆昭然在目矣此上下之理所得由此而察也前乎
子思固有指天地以喻道者矣然其侈贊其大而不能
借物以明大則受斯言者其口唯然而心不釋然其于
求道之心不免有所不足也今其即魚鳶以驗高厚也
則有準矣飛躍所及分際明而高厚顯天地
之大雖未可遽窮而亦可以意想矣是故上下之際察
于語小莫破之初而天地之道察于語大莫載之後此
正匹夫匹婦之可知可行而達諸聖人之莫知莫能子

思蓋以此該括初終而示人以君道之要也合中庸一
書言之自誠明既一以後凡言天地者不歸諸聖人則
歸之君子以斯道在焉故也至其書初言及天地則皆
宿之于道而不傳之以人蓋其曰戒曰矯曰擇曰遵方
飾身以求而未能擬道以參身故人自人天地自天地
未能一也由此而言則矯戒擇遵二者正其飛躍之地
也雖有結用可以稽證而未及乎知至至之者也故子
思以書書者而著之于初也學者徒玩其辭而不究其
序意謂聖賢之書俄而可度則其造理也淺則相與求

足之蹈之也此與朋來而悅人不知而不慍者同其所有也諸如此類皆學力之等序道之證也夫子之于學者雖不明言其等而答問所及尚可攷也舍其細而言其大則一以貫之不惟參賜之外莫得預聞而是語之發亦非參賜之敢有請也參之承言而唯固進其等矣賜方以多學而識爲擬則夫夫子之期賜者高而賜之等倘下也故夫子顧由而歎曰知德者鮮矣子之歎蓋歎賜也賜而見歎則天下之不如賜者多矣子思孟軻安得如許英才而次第之則中庸之作俟聖人于百世之後七篇之作豈聞見于五百年之遠若之何而可已哉

泰之遺文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者問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于額上又卻向後繞于髻也子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于緦僅爲不忝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袒免解

夫子之言曰不敬而殺謂之虐莊周曰匿爲物而愚不識皆咎世之教飭無素者也蓋周人布刑象之法大司寇垂之象魏小司寇宣之四方則既詳矣猶以爲未也則有執木鐸以警者執旌節以達者屬民而讀者書五禁于門廬者諭刑罪于邦國者其上下相承極其重複正慮不知者之誤觸也以此言之則藉藻色以暴昭其固不願與之相直也然天地間不能無此聖人弛金肖物著諸鼎以示之則山行草莽者知畏而預爲之辟也此其鑄鼎象物之意與畫象而明不犯之意同也夫謂可愧可畏者正聖人忠厚之意也世之有魑魅魍魎人衣冠之爲象刑固不足以得其實矣而亦不無所本也司關掌收斂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鄭玄因有弗使冠飾之文而遂用以證實其語曰不冠而著黑幪若古之象刑也夫象以典刑揆之舜典則在流賛之先而加桎梏去冠飾質之司寇顧在五刑糾慝之內服是之謂袒免免之爲言正是免

外設使其制誠嘗輔刑以行則不過若畢命之殊異井
疆也秦人之赭衣徒隸也漢世之胥靡旦舂也本非正
在用刑之數則安可以刑餘之輕者而證古制大典也
哉象刑說

左氏昭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曰
成王歸自奄大蒐于岐山之陽杜預之爲若言也雖不
云蒐岐之有遺鼓而調成蒐之在岐陽者卽石鼓所與
之地也然則鼓記田獵其殆成王之畋之源也歟岐陽石鼓

春秋之世諸侯相與削去周官之籍夫何難而爲此直
惡夫行私而有跡耳夫籍所著刑政有平制度有中班
爵有等分田有限昭昭乎至公之的迹有法揆則有指
籍以責私者故子產詰晉曰先王之制大國不過一圻
今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致此祭仲曰先王之制大都
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凡此皆眾忌所萃而周籍之不得不毀者也古語有之
不知其形視其影苟未知夫人公私之殊于法之存亡
觀之亦足以察矣存法論

如太常所議證以文簡

彭惇年序禹貢論曰其書條理甚備辨正經指者著之于論論凡五十有二論嘗指事說理而當證以山川實地者則事爲之圖圖三十有一至其事不隸虞書而源流本出此經者則又爲後論八篇數千年閒州域更革山川跡道率皆本禹語以爲之宗而後采取歷世載籍以爲之證其所據謂是者必其協諸經而協乃始皆措而其戾正前人違悞者亦皆稽案經語而執規矩以格方圓其不合者有狀而指自出若語也至于執以爲據者惟與圖史志之所載兵師使驛之所經實有其地甫以立辨至于稗說怪語奇聞異教荒忽誕謾不可案核者悉棄不取嗚呼亦勤矣而無一語不從禹貢以出予乃知衆稱精博者不誣也

陳應行序禹貢論後曰閣學尚書程公曩在經筵進黑省察涵養非一日積也嘗受易學于朱公子發取中行獨復之義名其所居之齋曰中復而范陽張先生爲之記或曰易之道大矣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繫辭則曰西被敎暨朔南爲倦倦之忠盡在于此嗚呼大哉言乎

雲濠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四庫書目著錄禹貢論及後論又未分卷禹貢山川地里圖二卷提要稱其喜談地理之學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皆刻意冥搜考尋舊蹟是書論辨尤詳周密癸辛雜誌載其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輿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既而補外云云與自序及陳應行序所言殊相乖刺夫帝王之學與儒者異程氏講尚書於經筵不舉唐虞三代之法以資啓沃而徒炫博奧此誠不解事理然以詁經而論則考證不爲無功云

國錄楊先生甲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唐先生仲友　詳說齋學案

學易家學

補　宣教劉先生長福

附錄

汪玉山跋劉曼容中復齋記曰曼容生于相門而服用樸儉如寒素之士容止謙退如不勝衣詞氣和平如不能言者非特家法之純質性之厚蓋其學問講習所以省察涵養非一日積也嘗受易學于朱公子發取中行獨復之義名其所居之齋曰中復而范陽張先生爲之記或曰易之道大矣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繫辭則曰西被敎暨朔南爲倦倦之忠盡在于此嗚呼大哉言乎以從道也而已非其盛也而獨有取也何哉曰聖人之言本末貫通體用備具顧所以充之者如何耳孔子曰

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而西晉之士更相稱許則曰我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蓋不必問其如何而知其爲妄人也曼容之于易探索玩味終其身而不厭然其所自處如此亦可見其擇然固執強學力行不欺不愧皆非苟然者矣

雲濛謹案曼容蓋先生之字以其爲忠肅孫故曰生于相門也

文簡家學

農卿程先生覃

程覃字會元嘉定六年爲提舉兩浙常平茶鹽措治海制置司事以東錢湖宅山堰灌溉甚博每遇湮圮始置田租以所收歲給濬導者蠲海錯果蓏之征以惠民成化四明志

梓材謹案先生實至脩撰農卿爲文簡第三子延祐四明志又稱其造服器以勸學城郭戎器倉場橋道以至公府與鄉飲酒之器具儀悉留意人服其整云

附錄

程洛水誌其墓曰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咨稟殁亦告之于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更餘五十年凡表表以政事聞于時者皆終身佩服文簡公之訓飭也袁家藏副本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四橋以惠鄉井而猶卷卷然見于家居之日嗚呼足以見其仁至義盡之亡所終窮也

正惠程先生卓

程卓字從元休寧人淳熙中試禮部第一遷刑部郎中嘗使金議論不屈金人憚之後知泉州民爲立祠請召同知樞密院事姓譜

梓材謹案陳定宇集有云程文簡公泰之窮經考古之學極高乃姪正惠公從元之文固善云云則

先生固得文簡之家學者

文簡門人

軍監王雙溪先生炎

詩丞黃先生何並見獄麓諸儒學案補遺

蘇氏續傳

歷官蘇先生洞別見荊公新學略補遺

農卿家學

程先生端升

程端升農卿子升預薦舉則農卿喜見顏色曰一薦未

足喜且喜詩書氣脈不斷云程洛水集

正惠門人

吳先生訥別見猥藏諸儒學案補遺

忠肅續傳

提舉劉先生震採

劉震孫字長翁渤海人忠肅公六世孫官右司寶祐間提舉廣東常平倉做東坡在杭蓄錢糶作病坊故事相爽塏址于威遠門之內穹堂閣其左醫局其右修廊病無依者以告外峙崇門以請安顏其院全活甚衆李文溪集

長民續傳

朱先生元昇詳見張祝諸儒學案

徐芹西先生道泰

徐道泰號芹西延平人著河洛本始集先儒之說定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以正啓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于上世伏羲則之以造易因河圖對待之位而畫先天八卦因洛書流行之位而畫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九數爲體敘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爲用敘九疇之目其敘九功則以河圖五行水火金木土逆剋之序爲六府其治水則以洛書水木火金土順生之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書與甬東王太古所著易說問答之書若合符契云胡氏定正洪範集說序

王太古先生埜翁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胡先生一中

胡一中字允文會稽人深有得王文吳三先生洪範之說撫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貢玩齋集

梓材謹案黃氏千頃堂書目以先生爲諸暨人字允大元紹興路錄事又案王文吳三先生王謂鬻齋文謂本心吳謂草廬也見先生自序

附錄

陳顯曾跋先生定正洪範集說曰以九爲圖以十爲書劉氏之說允文宗之其必有所見矣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存目錄定正洪範二卷提要云案河圖洛書名見繫詞不云有關于洪範漢書五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于洪範然猶未及河圖胡氏又因歆有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文遂以河圖洛書併合于洪範而又參以陳摶先天之說所列二十八圖大抵支離破碎至于無偶無黨亦以五行生剋立論尤爲無理其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沿用劉牧之說于彼法之中自生轇轕猶其少焉者矣且關其錯簡之

說有云胡氏欲仿朱子考定大學經傳之例強爲分別又云既稱一行十三字何以于庶民錫汝保極以七字而錯一簡曰皇極曰皇建其有極以九字而錯一簡曰王省惟歲以下復以八十七字錯一簡也第其自序言因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究非無因云

泰山續傳

趙木訥先生鵬飛

趙鵬飛字企明號木訥子綿州人著有春秋經筌十六卷其意以說經者拘泥三傳各護師說多失聖人本旨故爲此書主于據經解經亦孫明復之流派然明復好持苛論先生則頗欲原情其平允之處亦不可廢

提要

木訥春秋經筌

春秋非始乎隱也始乎平王之末也凡諸儒欲以一事而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 總論

莒入向向近魯魯人疑莒爲東鄙之侵故以此示威其後因紀子帛爲密之盟遂與莒結浮來之好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以文王之聖而事昆夷以太王之賢而事獯鬻隱公何疵焉唐之盟非得已也 秋八月公及戎盟于唐

莒自入向有窺魯之心紀子帛往來莒魯之閒于是道與莒子盟于密爲魯謀也卒之八年爲浮來之盟莒魯交好子帛之功也 九月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春秋書日食災變凡以垂人君畏天之戒 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諸侯有貢天子無求禮也平王崩魯不會葬至來求賻而卒不會焉則賻之得否又未可知也魯在春秋未爲強暴之國以魯觀之諸侯又何知矣書生之論乃以不書天王爲天王諱恥至桓十五年天王求車又曰書天

王以示貶噫周之微甚矣不容貢天下之罪如此此豈仁人之言哉凡書求賻求車求金皆誅諸侯不貢而天下無王也尚何貢天王哉 秋武氏子來求賻

春秋之初宋鄭爲仇而宋與衛爲西黨鄭與齊爲東黨魯則徘徊于二黨之閒初嘗比于宋及六年艾之盟則從齊而附鄭書此者爲艾之盟張本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分義天下之大閑也故非宋均雖堯舜不苟遜益非不賢而禹傳啓杜亂原也隱公欲遜允而亂宋宣穆再遜而再亂篡奪二世迄襄公始定襄公

不悛而欲遥目夷幸目夷不受否者又亂癸未葬宋穆公
莒牼爾東夷自入春秋首加兵于向今又扼杞之弱稱
兵而攘其封邑至桓十二年公會杞莒于曲池而後釋
今日之憾莒之橫甚矣然至昭五年莒牟夷牵以牟婁
來奔隱四年春二月莒
人伐杞取牟婁
邾被鄰國之兵自衛始至隱十年鄭連兵入邾莊八年
夏及齊師圍邾而邾降于齊文十二年邾伯東奔自此
不復見于經計失地而奔國遂滅矣隱五年秋
衛師入邾
輸平者致平之意而已蓋許入年所歸之祊田也輸之

嘉四明薛書
約園刊本

意若曰魯能不從宋而反兵救我當以祊田饋魯也然
鄭徒言之而祊未入魯故魯雖不從宋亦未救鄭有所
毒也隱六年春鄭
人來輸平
艾之盟鄭故也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爲與國宋伐鄭
齊將救鄭則地隔于魯不求魯無以救鄭春鄭來輸平
鄭使反命而齊卽爲艾之盟爲鄭求魯也魯終未救鄭
者祊未入也夏五月辛酉公
會齊侯盟于艾
其後紀之滅宗廟在鄒歸奉其祀不以存亡虧婦道叔
姬之賢也故此首錄之隱七年春王三
月叔姬歸于紀
邾明日爲鄭伐宋特以賂故而邾横罹其毒故終隱之

嘉四明薛書
約園刊本

世邾不復通于魯秋公伐邾
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
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
使如京師以答天子之勤哉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前日莒嘗窺魯子帛盟之莒卒不敢加兵于魯今魯既
受鄭賂將空國以赴鄭之求恐莒人之議其後故成紀
好而盟之此盟公在焉而莒以微者泣執牛耳豈莒人
敢抗公哉公自辱也隱八年九月辛卯公
及莒人盟于浮來

隱公其先盡賢君也得位之初慨然視千乘如鴻毛將舉而遜其弟締交四鄰息民利衆自鄭莊以利導之割祊來歸即君臣掃境以從鄭伐宋擒縱擊搏惟鄭所使由祊田之賂也視祊爲利則視千乘之魯衆能脫然歸其弟乎甬葬桓之老不見桓于允而公子翬得以行其譖也利之溺人如此隱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邱夏宋師衛師陳侯蔡人伐宋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時來之會鄭志也至入許則以魯主兵蓋成鄭志者魯也隱十一年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桓公賊隱而立懷危懼心故設鄭欲會而桓無不從鄭欲田而桓不敢拒謂假田因入祊則有之謂易祊則非也鄭有朱兵不得已而歸魯以祊既得魯援則勢不可以責償故以璧假爲名而實責償祊也桓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在南陽逼于楚鄧侯曼姓實女于楚今蔡鄭必有畏于楚而託于鄧也然鄧且不能自保庸能芘蔡鄭乎卒之蔡鄭常嘗其衝無歲無楚師桓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鄧

隱八年齊欲平宋鄭故先與宋衛盟而鄭不從十年齊從鄭伐宋而衛亦從宋入鄭齊衛不過各附其所與實來嘗有怨望桓二年遂華督之禍而衛與所附齊鄭會于稷以成宋亂而宋已附于齊是時衛既願和于齊齊亦欲成好于衛無仇可解何俟乎盟故以交相見而書之曰胥命爾桓三年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齊將滅紀紀託于魯爲勢不能芘紀于是爲之謀俾納女于王託王爲重焉蓋自五年齊欲襲紀紀懼求魯六年會于成秋又來朝今春家父來聘則謀婚也今祭公來因不反命而遂逆王后齊侯繼此不復犯紀僖公没

自郎之戰齊不通魯齊僖卒魯會葬襄公立會于艾齊
復通彭生之禍始此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艾
前日會于禚享于祝邱猶曰託享會之禮也今三軍之
眾而挽然無忸怩之心無恥極矣莊五年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無麥苗說者以麥苗爲二物麥且未刈安得復有苗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
魯之與邾未嘗有一日之憾莊公無故出師而次于郎
此何名哉故陳蔡有所不從故邾雖不支寧降于齊而
不降于魯夫邾介齊魯之閒魯疑與齊伐邾邾將服齊

而不服我故先遠求陳蔡及二國不至不得已而求齊
齊至則邾固非我有矣莊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齊桓反國以無禮滅譚晉文反國以無禮侵曹伐衛伯
者用心類如此況望其以公滅私乎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先治內而後攘外霸之序也齊桓圖伯三年得魯而失
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荊又入蔡齊桓蓋患之而未有以
制之也其後凡二十六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
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而齊桓之持重有謀不
爲不審之計以敗中國也或者于此責桓公不能治楚

納幣
荊人來聘說者以爲進之聖人豈樂其僭聘問之禮哉
故書人字以成文耳不然二十八年荊伐鄭何以復書
荊僭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衛人亦豈進之而書人耶
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莊公既求昏于齊則六禮之行有大夫存焉而公皆親
之往返如織非禮甚矣公及齊侯遇于穀
同盟于幽至是十年矣桓公懼諸侯久不合則離于是

復講同盟之禮焉然前日同盟者九國今四國不至用是知諸侯不可屢合也莊二十七年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許介楚鄭之間鄭逼于楚每以許爲藩蔽鄭不達權虐許不已許一入楚則楚之入鄭如襲無人之墟矣今楚方仇鄭而鄭侵許其後八年之間楚伐鄭者三失許援也莊二十九年夏鄭人侵許

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春秋之世諸侯強大者齊晉宋也晉怙其強終齊桓之霸未嘗一同其會盟宋于晉亞也故桓公賴宋爲多北杏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爲之伐鄭以悅其意自非大會盟大征伐齊不敢先之必推之以爲主所以爲諸侯之倡而就霸功也幽之再盟于是又五年矣齊侯懼諸侯之離故遠遇宋公于梁邱梁邱宋地去齊八百里齊侯不遠八百里而遇者蓋求宋以卜諸侯之從違宋無貳心則不必會諸侯也莊三十二年夏宋公齊侯會于梁邱

鄭今在會何救之有蓋謀伐楚也楚成伐鄭至再不可不伐齊桓以近諸侯雖從而江黃未至謀有未周則楚未可伐故明年先城楚邱僖元年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邾本附庸于魯不敢外交諸侯雖邾子瑣受王命其幽之再盟亦不敢與蓋猶附于魯也今檉之會邾人始預其列故八月同會而九月伐之責其從齊而不復附魯爾九月公伐邾師于偪

桓公之謀可謂遠矣北杏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諸侯已無二心伐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蓋師出萬全霸王之舉不勝則禍及于天下故不可不謹也江黃之心服而伐楚之功成矣僖二年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蔡自莊十四年荊入蔡蔡哀侯折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子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諸侯之兵安能飛越蔡城而伐楚哉公聚蔡姬公怒歸之未絕也而蔡嫁之說者遂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于楚得蔡而後楚之門戶

啓矣嗚呼一閒而楚詞屈兵不血刃堂堂之楚攝如鳥鼠而中國不爲左衽者桓公之力也孔子稱其一匡天下遂以仁許之正陘之師也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遂伐楚次于陘

楚知齊兵不可抗于是遣屈完下齊而乞盟焉故來盟于師楚子意也盟于召陵齊侯意也屈完至師而言乞盟齊侯知楚子之服無用戰矣于是退召陵而與之盟禮也嗚呼一鏃不遺而服方張之楚八國之師鑿囊而歸桓公之績大矣楚師盟于召陵

宋元舉案補遺 卷二 豐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世子之位已定鄭固無關輕重然桓公二十餘年輯寧中國僅能服楚于召陵鄭伯一逃楚卽滅弦鄭文豈特桓公之罪人天下之罪人也及諸侯討治之至九年王人齊侯等會于洮鄭伯乃乞盟春秋于其叛書逃于其來書乞賤之極矣僖五年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鄭伯逃歸不盟

寧毋及洮兩合諸侯皆爲鄭也鄭窶華夷之衝其地虎牢蓋天下之險武姜爲太叔請制制卽虎牢在漢爲成皐在今爲汜水天下之形勢繫焉楚得之則倚以抗中國中國得之則恃以扞楚鄭卽楚則虎牢在楚故必得鄭然後收天下之險其後十有五年鄭不叛而楚不窺中國者虎牢之險在中夏也僖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周公于葵邱宣天子五禁以令諸侯是會實爲春秋之襄王卽位適丁齊桓之方霸桓公于是率東諸侯會宰冠王室賴之多矣僖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邱

冬伐黃夏始滅黃黃恃齊救也三時而齊救不至黃尙何以存齊之霸業于是乎不克終矣伐楚之謀貴實濟之楚將滅黃而齊不救蓋畏楚爾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宋元舉案補遺 卷二 豐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書國係天下也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淮夷今臨淮也東鄰魯西逼宋與徐有疆場之交前日徐爲楚所敗齊救不及齊懼淮夷誘徐爲魯宋之患故爲兵車之會合諸侯以觀兵于淮亦未嘗有伐功然則此齊桓垂末之舉事已可憐僖公不過嘗預會而魯人至借以頌僖公何哉僖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邾人曹伯于淮

齊桓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諸侯諸侯未和伐宋而爲鄄之會伐鄭而爲幽之盟諸侯無貳矣而後伐戎

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以示威于南伐山戎以示威于北定魯之難救邢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丙之諸侯一德尊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掎楚之後取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則攘夷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于是爲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踐阼又爲之合葵邱之會率諸侯以聽于冢宰興賡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亦定矣內和諸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桓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遐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黃齊不救狄侵衛齊不知既而楚謀知其怠而易與也于是深履東夏而伐徐桓公合八國諸侯于牡邱顧望不進乃命大夫救之而徐卒底于敗伐厲伐英氏桓公皆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闔門無法一身未瞑六子爲仇斂不以禮葬不以時一桓公耳而前日之桓公非今日之桓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從生脩外而不脩內也

出而遂有外乎一舉足而出天下遂非其有乎書曰王出居鄭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曰王用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天王出而天下無勤王者非謂王不可出而出也曲禮天子不言出之文蓋生于三傳僖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鄭

下有衛侯燬卒之文後世傳授以類誤耳春秋書滅同姓者有矣而未嘗名虞滅下陽楚滅夔皆同姓也何以不名楚子慶誘蔡侯殺之此非同姓也何以反名之且書滅國則其惡自著同姓非同姓後世自辨不在書名

僖二十一年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叔帶者惠王陳媯之所愛也若殺父母之所愛則與鄭莊公何異故寧避之而出居于鄭文武之靈未泯天下必有勤王者若不得已而遜于叔帶是亦文武之子孫耳此襄王之心也蓋帶之亂衛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故出居鄭其書天王出居于鄭志出入之實爾三傳鑿爲異論曰天子無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耶又曰王者無外故不言出出失天下也夫一視同仁王者之心此所謂無外也豈謂王者一

而後知其滅同姓也曲禮遂曰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吾嘗考小戴禮多漢儒雜說援春秋三傳以立文也且
衛之滅邢固甚矣而邢之滅實有以自致之邢衛均有
狄患均受齊桓之德遷而城之二國既安則比以抗狄
可也邢乃叛衛從狄又脅狄以伐衛衛抗狄又懼不支
邢狄合而攻衛衛益危矣衛固無以制狄故衛滅邢所
以奪狄之援紓國之病也然謀則善矣如滅國之罪何
聖人自十八年以至于今書邢衛之事甚詳所以著邢
不當附狄伐衛衛亦豈當從而遂滅之二者均有罪也

真美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僖二十五年春王正月衛侯燬滅邢

楚之虐宋亦甚矣宋成以父之讎義不屈于楚亦可謂
賢子矣于時晉文興霸謹已四年宋亦有足恃者而楚
虐宋不已楚則然爾諸侯之不知變一至此哉有晉可
從而不從反比楚以戕中國其罪豈重于楚晉文于此
不得不興也或者疑晉文興霸之暴蓋不速則無及于
天下之患而諸侯皆楚矣明年敗楚于城濮豈獨宋賴
之天下賴之也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晉文之霸功與齊桓同而勢與齊桓異齊桓之興天下
于楚晉侯勝楚得鄭而取日于虞淵踐土之朝是也今

真美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冒會厭盟訓論告戒而後諸侯服從然欲制楚則楚方
張其侵犯不過蔡而已故諸侯既合則一問而楚服齊
文之興則諸侯蓋習于從霸惟時無其人則無所適從
晉文起而號召之一揮而至矣然楚之強則非齊桓之
時也齊桓之時楚不出蔡鄭而今直蹈齊魯之郊魯宋
曹衛陳鄭蔡許自東以南皆楚矣晉文將起而收之不
其艱哉故齊桓伐楚至于召陵楚地也晉文敗楚止于
城濮衛地也自楚及衛蓋千里卻楚千里之外以收魯
不蔡而妄莊晉文以爲不及齊桓此不識天下之勢書
生語也齊桓制楚以三十年之久故舍諸侯以正問罪
之名期其服而已晉文則解倒垂之急于旦暮之閒故
務以謀必于勝之而後已是二者又勢之不同也僖二十八
年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
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天王復辟所以德晉者甚重而王將朝焉于是襄王出狩而就見之所以勞晉文之來也然則禮乎曰非禮甚矣諸侯朝王禮之常天王受朝亦禮之常自入春秋百年之閒無復脩朝見之禮晉文朝王曠世盛典也于是屈而出見之託狩爲辭焉蓋下堂而見諸侯自夷王迄今百年則循而至此亦勢之必至說者不知踐土之盟襄王尚在鄭既以爲天王出勢則疑河陽之狩不容再出故以晉侯召王爲言且晉侯方以尊王市名于天下今反召之以買抗君之罪必不然矣又嘗以地考之

臺灣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知河陽之狩非晉文召王也河陽今之孟州河陽與溫皆孟屬邑孟距王城纔七十里而不舉趾如王城哉然則孔子稱晉文譎而不正何也夫譎以謀言也如僖二十八年晉伐衛執曹畀宋執衛侯歸京師皆譎也晉文果召王則天下之逆節聖人將不齒之矣豈特曰譎而不正哉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人秦人于溫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

狄自伐鄭之後至是垂四十年矣諸侯無小大皆受其毒不敢以一矢加之前年衛不忍其虐而侵之狄屈而求盟焉今又侵齊齊不能討伐晉敗之故其後屢侵齊而不敢犯晉則知制夷狄果不可以示怯也僖三十三年晉人敗狄于箕

僖公中材庸主也其先任公子友則賢其後任公子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僖有以自固天下無霸主則僖無以自立方齊桓之霸也服強楚定王室僖嘗與其功及宋襄之敗也楚人盟于齊盟于薄公亦與其辱方晉文之來興也僖以楚師伐齊爲楚人戍衛實蒙惡名及晉文之既興也兩合諸侯兩朝王所亦獲善譽初任公子友也敗莒于酈以責保慶父之罪如齊涖盟以求與伐楚之功友之加齊以脩事霸主之禮此雖出于友而僖實享其榮終之任公子遂也乞師于楚以伐鄫國帥師入杞以虐小邦如京師而遂如晉則不忠于周既取邑而又伐鄭則納君于惡此雖出于遂而公亦蒙其罪因是知僖公爲中人也其他閨門不脩而夫人會齊侯于卞季姬遇鄫子于防典禮不經而用祴致夫人免牲猶三望此又中人之德性有所不至智有所不及者也十月公至自齊乙巳公薨于小寢

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

父而侈前平此大夫出會者皆君命至此而始專文元年秋
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常月曰告朔閏月曰告月文公不達此以爲天無是月而弗告焉猶幸其朝于廟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魯有戎患未嘗有狄難狄盡遠于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文七年狄侵我西鄙
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曰楚子豈進其虐中國耶宜申謀爲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曰宜申豈進其謀逆耶書楚子書叛從其國稱之書其實而已文九年冬楚子使椒來聘

晉之不能宗諸侯者權在趙盾也諸侯之不肯從晉者不屈于盾也中國無霸主而楚人伐麇圍巢無復顧忌寖寖然兵及衛鄭故衛因公之如晉而會公于沓鄭因公之還自晉而會公于棐謀晉之霸也然衛鄭不敢直附晉而問交于魯者以魯深睦于晉而知晉強弱從違之計卜于魯焉故明年遂爲新城之盟公之一出晉實因之而復霸諸侯楚實懼之而終文公之世不侵中國則亦不爲無益于天下文十三年冬公如晉衛侯會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楚成王穆王求諸侯直與中國爭鋒今莊王之興西連巴秦繞出周晉之後西南既合而北趨晉則出在其掌握矣然則爲賈之謀乃轉敗爲成而饑饉兵革之來適爲莊王強楚之資也文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拜成辱也前年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今日賀夫人婦姜至自齊季孫行父復如齊前日絕其姑今日賀其婦婦姑均齊女也姑惡視之母則絕之婦倭之夫人則賀之倭諸大夫立之也惡及視諸大夫殺之也殺者絕而立者賀其謀愎出于大夫大夫之謀一至是耶宣元

年夏季孫行父如齊
楚莊天下姦雄也前日滅庸首結秦巴以侵中國之東未得秦巴則不今日侵陳侵宋又結鄭以侵中國之西未得秦巴則不及庸未得鄭則不及陳宋必秦鄭既復東西之勢合羽翼之謀成而後趨中國時霸者不作楚方跋扈不救則陳宋爲楚矣然經書救陳而左氏以爲救陳宋蓋意之耳楚之伐宋必越陳故救陳則宋自解趙盾救陳宋返而次于棐林四國之君會之伐鄭盾以大夫尸諸侯之事必責正義而誅之則諸侯何所宗中國何所恃故

春秋不得已而予之師（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
師于棗（林伐鄭）
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之于鹹
狄患頓息狄甚而赤狄興焉赤狄隗姓潞甲及留吁皆
赤狄也今其侵齊始見于經宣三年秋赤狄侵齊
惠公卒而崔氏弭則崔氏寵于惠而不容于國人久矣
左氏乃謂崔杼有寵而高國畏其偪且自是至崔杼之
逆凡五十有一年古者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則崔杼之
弒蓋百歲矣何杼如是之壽耶蓋附會也宣十年齊侯元卒齊崔氏

前年宋圍滕滕不服今又伐之以滕之小安能事二國
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成纔免晉楚之虐曷
不以己處晉楚間之心爲心乎左氏謂滕恃晉而不事
宋良職方考滕越齊衛而後至晉安能越二國事晉哉
蓋事魯而不事宋晉魯有亥豕之似左氏誤附會矣六月
鄭一失身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
楚不幸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楚子伐鄭

耕者助而不稅今宣公廢助法而用稅稅者責其粟而
已不計公田私田之出豐凶肥埆之異也歲不幸而凶
必責豐歲之入地不幸而埆必用私田之貢雖其法未
離乎什一而民苦于凶歲之苦輸墝田之重征此初稅
畝之弊也宣公既稅畝至哀公又用田賦稅出穀粟賦
出車乘始爲兼取而有二吾猶不足之說宣十五年初稅畝
黃東發曰木訥之說雖覺寬平但賦出車乘乃自昔
寓兵于農之法恐于稅民不相干難以此方爲什二
耳晦庵先生註二吾猶不足云周制井田大率民得

其九公取其一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十取其一則
爲什而取二矣此說簡明當從之也
世之稱五霸者其論出于荀孟聖人初無是言也孔子
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言桓文而已初
不及宋襄秦穆楚莊吳闔閭越勾踐也而荀孟之所謂
五霸者亦所取不同各循戰國一時之稱慕而立論爾
孟子之所謂五霸則桓文與宋襄秦穆楚莊爲五荀子
之所謂五霸者則桓文與楚莊闔閭勾踐爲五如前七
君者皆見乎春秋而聖人獨于桓文有貶予之辭首止

冀邱之盟踐土于溫之會召陵城濮之役王室賴之諸侯賴之兆民賴之聖人所以予之者幸天下有桓文而不遂爲夷也若宋襄固無成功而秦穆楚莊闔閭勾踐皆爲中國患聖人何忍長其寇哉闔閭勾踐皆退兵以歸其私君子不道也秦穆三敗而不退孟明其悔過之誓得列于書楚莊得陳得鄭而不有哀宋之危而遂許其平二君者以爲夷狄之賢君則固也遂與桓文同列則鴟鴞無別矣秦穆之誓特其詞有足觀聖人取其詞而已悔其敗而益阻兵是豈聖人所望故書于春秋皆貶之九泉之下無一字之褒若楚莊者尤爲中國之昔又非秦穆之比秦穆闔私忍于譖而已實不敢陵諸侯也楚莊之興直犯中國滅庸滅舒滅蓼滅蕭宋陳鄭聖賢之後皆被其毒假伐我之行以觀兵于周仗討罪之名以肆虐于陳圍鄭圍宋皆必其面縛請降登牀告病而後已賢者固如是乎嘗怪後世不審孟荀之論慨以會不見公既而上屈王卿下連諸侯三疾于鄭鄭不能得忿狐所滅內疾卿佐立其朝者儼然如不終日故中行欒氏之逆成鳴呼剛暴之君可不監哉成十八年晉殺其君州蒲

魯立武宮遂有武世室之語蓋不經矣成六年辛巳立武宮

魯之卜郊自僖公始而用郊自成公始蓋前此雖以宰讓吏搖請之于王得用郊猶疑其僭而卜之未遽用也成公七年卜之不從乃免牛十年又嘗卜之五卜不從遽不郊今成公懼卜而不從則終不得郊故不復卜而直用之聖人書曰用郊蓋前此未嘗用也至定哀之郊則不復書用蓋責不在定哀其用之始于成公用與用田賦用致夫人同譏者求其說而不得遂以爲用人其支離一至是哉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

所以皇皇然趣于得鄭者蓋鄭僖初立倘一爲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閒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懌煩哉襄二年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悼公晉之賢君也其所以霸諸侯之效在得陳得鄭而已陳鄭即楚久矣今興虎牢之役旻矢不遑而鄭來陳見鄭來而恥獨爲夷亦遑遑如會然鄭以君會而陳以臣盟雖澤之盟以諸侯盟鄭之君戊寅之盟以大夫盟陳之臣蓋鄭伯之來既與盟矣袁僑至而無以質之不尊故以大夫盟之則晉無屈己之辱僑無抗君之罪禮甚安而分甚明此吾所以見悼公之賢也論者乃謂諸侯在而大夫盟爲大夫之專不知大夫奉君命而盟則懷附之心不固若復自與之盟則袁僑貴抗而霸權下之利大矣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袁僑何得爲專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襄三十年吳子使札來聘

趙文子自爲宋之盟以弭天下之兵于今六年內外無干戈之役今又盟于虢以申前好此雖出于大夫而爲天下之利大矣昭元年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此三家既分公室故藉蒐田之禮以數軍實也春蒐者獵之淺秋獮者獵之深姑淺獵而寓獮意獲以示不貪于戈獮其實則數軍而已昭八年秋蒐于紅

諸家皆以大蒐爲越禮非也天子六軍魯安得六軍以

世秦不敢復侵晉襄十四年夏四月叔孫會晉荀偃齊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

僭天子哉大閱大蒐皆田獵教兵之名天子諸侯所同
特論其所以蒐之故蓋三家數軍實以傾民心非爲田
獵以共宗廟賓客充君之庖也昭十一年大蒐于比蒲
辛有見伊川被髮之祭曰不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爲陸
渾之戎逼近成周然俘而投之海外可也滅之亦酷矣
昭十七年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學者不信經而信傳反從爲之辭若果傳實是春秋誣
人以大逆矣歐陽子固嘗攻之昭十九年夏五月戊辰
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鞅方有分晉之心特未得其間其會諸侯姑以是感季
氏而結死黨爾昭二十七年秋晉士鞅宋樂祁犁
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晉之六卿郤魯之三家也前日屈之盟既乞貨于季氏
今其忍背賂以傷其類哉故徙次于乾侯而不得入昭
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

桓文以還會盟侵伐未有如此之眾且盛者晉定非健
主也一會而十有八國從之楚昭辱虐百姓之子內吳議之于外故晉定一揮而諸侯雲合一舉
而清南服誠反掌矣然晉政已移于六卿晉定直一偶
人六卿懼公勝楚而歸功冠五霸而權不及已故乞賂
以離蔡假鼈以腹鄭用散諸侯之心以弊其君之功而
固其私至以十八國之眾終侵楚而已晦桓以八國伐
楚而楚來盟晉文以四國戰楚而楚大敗今三倍于桓
五倍于文纔一侵而退定公蓋制于六卿而不能進也
周營洛邑其居九鼎者曰王城其遷頑民者曰成周平
王遷于王城至敬王入于成周晉率諸侯之大夫以城
之蓋子是周再遷矣既而爲東周西周則又遷矣昭三
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北
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卒之救蔡敗楚之功乃歸于吳終春秋之世諸侯不振
吳越爭霸其機實失于此定四年三月公會劉子晉侯
男曹伯共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魯自舍中軍之後三軍皆緐三家公無一旅之眾今意
如死定公粗有立復自將而一侵鄭其後侵齊會晉圍
城皆以師行收兵之原蓋始于此定六年二
定公承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攬國柄親盟親會親
兵魯民粗知有君賢于昭公遠矣一用孔子相夾谷之
會齊人沮屈來歸侵疆惜乎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
定公安能一旦而取之然比襄昭之世已十得三四不
為無益于魯也定十五年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
諸侯奔天子之喪子奔父之喪邾奔魯喪過矣然邾自
昭公之世為魯所虐定公為拔之盟終其世不犯邾邾
人德之故來會來朝又來奔喪禮雖過而情則眞也大
之比小春秋鮮能定公行之而邾子奔喪滕侯會葬推
此以達之天下文王之事也說者皆責邾子之非吾于
此見定公之仁也邾子來奔喪

治天下乎孔子既行三家復張蓋權移于下已奕四世
而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為黃池之會脩好于吳非爭
霸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嚮事吳者皆
魯為之也四書公會吳繼書公會宋衛明年公會晉侯
及吳子于黃池則魯之畀著矣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
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木訥遺文

商周之有天下其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
之後屢躓而屢興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為
時賢王而周之後委靡不振興于衰亂之中者宣王一

人而已而宣王之爲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蓋不
如是亦不足以興也愚因知威文子孫興衰之異亦商
周之世也商尚質而周尚文質近乎剛文近乎柔柔可
以久而不可以強故周之後平易和懌而鮮能崛起剛
可以立而不免于挫故商之後嚴厲奮發屢起而中興
亦祖宗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威文之所尚固不可考
雖商周炯然觀其子孫之興衰實似之 晉文公論

補進士李先生世弼

梓材謹案元史吉先生晚授東平教授以卒袁清
容集封龍書院記所謂東平府君恐卽先生特無
他據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 臺四明張書 紹興刊本

雲濠謹案先生東平人從外家受孫
氏春秋其外家當是東平劉氏也

李氏經說

道散而有六經六經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證于
六經六經之折衷必本諸道國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
六經載道所以重科舉也後世所以重科舉者以維持
六經能傳帝王之道也

徐氏續傳

吳先生正道

吳正道番陽人年五十餘世爲儒家深好篆法旣著六
書淵源字旁辨誤又著存古辨誤韻譜臨川吳公見而
喜之親作兩書兩序廣道圖序其六書存古辨誤曰韻
譜之書徐氏舊作直載其字而已蓋不更加辨誤而張
謙仲鄭厥仲承嘉戴氏之辨又不得以切韻尋檢是以
正道有辨古有存古具見于切韻相從之下視徐氏爲
後出而益加詳矣 道園學古錄

胡氏門人

胡先生蕃

宋元學案補遺 卷二 臺四明張書 紹興刊本

胡蕃字師蕃諸暨人泰定進士胡一中高第弟子也至
正乙未以憲僉趙公舉爲松江儒學經師越明年苗寇
至欲燬孔子廟先生坐經席罵寇寇怒殺之廟得免于
災先是先生以死自許題詩于壁曰領檄來司教臨危
要致身及難死果不誣後校官貌其像祀于先賢堂

李氏家學

補尙書李先生祁

附錄

先生頓悟過人讀書如夙昔無故不出戶外鄰里罕識其面

早年讀語錄見先儒之失考訂成編及得朱氏張氏解往往脗合其書遂不復出獨取孟子舊說新說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己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

李氏門人

文正李敬齋先生治

李治字仁卿欒城人登金進士第辟知鈞州事城潰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間郷書環堵人所不堪先生處之裕如也世祖即位欲處以清要以老病求還山再以學士召就職期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所著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藪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古今難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疑三十卷元史

梓材謹案先生證文正袁清容集封龍山書院記云世祖始立翰林院選定李文正公首以碩德耆儒隱于封龍山俊召爲翰林學士未幾告老以歸隱于封龍在恒山之陽公幼侍東平府君受業焉地舊有書院兵革蹂躪公拮据盡力以成之又云暨公下世踰二十年其從公而顯者曰史忠武公詔于曰松曰曰杞曰輝廉訪使荆幼紀集賢學士焦養直廉訪僉事張翌宣撫崔某其餘賢咸均授鄉里名不能悉數而眞定之學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嘗不肅容以增遠想也

測圓海鏡自序

數本難窮吾欲以力強窮之彼其數不惟不能得其凡而吾之力且憊矣然則數果不可以窮邪既已名之數矣則又何爲而不可窮也故謂數爲難窮斯可謂數爲不可窮斯不可何則彼其冥冥之中固有昭昭者存夫昭昭者其自然之數也非自然之數其自然之理也數一出于自然吾欲以力強窮之使彖首復生亦末如之何也已苟能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

端坤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于自幼喜算數恆病夫考圓之術例出于牽強殊乖于自然如古率徼率密率之不同截弧截矢截背之互見內外諸角折會兩條莫不各自名家與世作法及反覆研究卒無以當吾心焉老大以來得洞淵九容之說日夕玩繹而鄉之病我者殆曉然落去而無遺餘山中多暇客有從余求其說者于是乎又爲衍之遂累二百七十問既成編客復目之測圓海鏡蓋取夫天臨海鏡之義也昔牟山老人集唐百家詩選自謂歷日力于此良可惜明道先生餘皆武弁世爵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大抵以儒進者三十之一國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儒何咎焉世祖然之又訪中國人材先生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歲戊申春釋奠致胙于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脩其時祀其崇與否于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曰今而後此禮勿廢是年夏先生得告將還更薦白文舉鄭顯之趙元德李進之高鳴李槃李濟數人又陳先務七事世祖以字呼之有頃奉旨教閻子博囉等王子先生與元裕北覲請

世祖爲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因啓累朝有旨蠲儒戶兵賦乞令有司遵行從之仍令先生提調眞定學校世祖卽位起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至元三年參議中書省事五年眷擢侍御史辭不拜先生請老命舉任風憲者疏烏庫哩貞等二十人以聞先生天資剛直博學有經濟器毅然不可犯望之知爲端人性不喜嬉笑

卒年八十 元史

文氏續傳

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靖逋翁先生璠

隱君文先生口 附子口如玉

文口宋太師潞國公之後以仕入蜀家順慶之南充縣端平三年閫族避元兵南下先生獨不去隱居教授生二子其長讀書力學倜儻有用世志次如玉字璋甫至大閒授承務郎累遷中順大夫順慶路總管就居城北屏徙從杜私謁與學教士年未七十致其仕2居教子姪書不去手其文賦詩號石山集者凡若干卷 燕石集

木訥續傳

青陽先生夢炎

雲濠謹案經義考載先生序趙氏經筌曰予與先生居同里且受經于先生之高第是先生爲木訥再傳弟子且云居同里則先生蓋自綿州徙居丹徒者也又案袁清容述先大夫師友淵源正以先生爲西蜀人謂其使李璮善機辨云

青陽夢炎丹徒人初仕宋元世祖聞其名召至都錫第以居歷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 姓譜

尚書門人

補集賢李野齋先生謙

雲濠謹案元史先生本傳稱其與徐世隆孟祺閻復齊名而先生爲首云

嚴先生忠範

嚴忠範東平行臺實之子而嗣行臺忠濟之弟也忠濟罷代之表請李昶師事之特授昶翰林侍講學士 元史

野齋同調

徐先生世隆

徐世隆字威卿陳州西華人弱冠登金正大四年進士第其父戒之曰汝年少學未至毋急仕進更當讀書多識往事以益智識俟三十官未晚也先生遂辭官益篤于學父歿奉母北渡河嚴實招致東平幕府俾掌書記先生勸實收養寒素一時名士多歸之世祖在潛邸召

見于日月山實子忠濟以先生爲東平行臺經歷于是益贊忠濟興學養士中統元年擢燕京等路宣撫使歷爲山東提刑按察使移淮東召爲翰林學士集賢學士皆以疾辭年八十卒所著有瀛洲集百卷文集若干卷

孟先生祺父仁

孟祺字德卿符離人父仁業儒有節行壬辰北渡寓濟州兼望州帥石天祿禮之辟詳議府事先生早知問學侍父徙居東平時嚴實脩學校招生徒立考試法先生

親試經士選辟掌書記擢國史院編脩官江南平授翰林路總管兼內勸農爲務創立規制在官未久竟得疾解官歸東平至元十八年擢河東山東海右道提刑按察使疾不赴卒年五十一贈奉知政事謚正獻郡公謚文襄

文貞徐先生琰

徐琰字子方東平人至元末爲浙西肅政廉訪使卽宋太學舊址改建西湖書院先生有文學重望東南人士

重之一統志

梧州謝綵姚牧庵所作史忠武神道碑先生爲忠武第四子歸至眞定上謁與太醫馳往諭視云

公謚孟公祺閻文康公復徐文貞公琰並以文學政事爲世典刑海內尊之號四大老而徐公尤長於詩

文康閻先生復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申屠先生致遠

申屠致遠字大用其先汴人金末從其父義徙東平之壽張先生肄業府學與李謙孟祺等齊名至元七年崔斌守東平聘爲學官累轉臨安府安撫司經歷臨安改爲杭州遷總管府推官西僧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先生拒之乃止歷僉淮西江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和州得疾卒先生清脩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蟫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所著忍齋行業四十卷釋奠通禮三卷杜詩纂例十卷集驗方二十卷集古印章三卷

敬齋門人

史先生松

史松字柔明號橋齋道人官至行省左丞圖繪寶鑑

史口
梓材謹案忠武神道碑稱其子男八人長爲平章政事格其次曰偉眞定順天兩路新軍萬戶曰棣嘉議大夫御史中丞曰楨奉議大夫澧州路總管曰杞次爲松爲杞又其次曰梓奉議大夫澧州路同知曰楷奉訓大夫南陽府同知曰彬資德大夫中書左丞未知于先生何當也

史先生杞

史杞官嘉議大夫淮東道肅政廉訪使

史先生輝

史輝

荆先生幼紀

暨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荆幼紀口口入董忠穆文用拜御史中丞曰中丞不當理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先生與胡祇遹王惲甯鵬許槱孔從道十餘人爲按察使元史

焦先生養直

焦養直字無咎堂邑人以才器稱至元十八年以眞定路儒學教授超拜興瑞少監二十八年賜宅一區入侍帷幄陳說古先帝王政治帝聽之每忘倦大德元年成宗幸柳林命進講資治通鑑因陳規諫之言歷授集賢大學士未老歸而卒謚文靖元史

附錄

蘇滋溪曰成宗大德明帝問太醫院大使韓公麟當今儒臣孰與卿比對曰集賢焦某學爲通儒善事先帝日侍講讀非臣所能及也遂召入侍顧問

張先生翌

張翌

崔先生口

崔口

教授張先生延

暨四明敬書 約園刊本

張延字世昌號節軒先生棄城人幼嘗與羣兒戲水濱衆泅于水先生獨不爲動儼然如成人元帥董公王公見而奇之始令肄業于侍其提學軸既長學文于李翰林冶用力清苦兩試于鄉先以明經擢前列又以詞賦冠多士董忠獻公經略山東辟爲統軍司諮議以親老辭歸久之除眞定路教授崇尚名節獎勵學者興起衆善數千卷築重屋以庋之爲學孜孜者亦不懈或辨經傳之訛或訂史學之失至于氣候之暄涼交游之言論悉筆于冊日有程度所著周易備忘十卷中晉書二卷要言

一卷讀通鑑詩二卷因讀記二十卷集文十卷邑中大族若董氏趙氏王氏雖以將相勳伐之貴各遣子弟執經就學年六十有二卒（蘇滋溪集）

薛先生恒

薛恒字德常元氏人歷官建昌州判官蚤從翰林李冶學詩書孔孟之說及仕郡縣務以惠愛元元爲本卒年六十有七（蘇滋溪集）

權先生秉忠

權秉忠字伯庸黎城人初從李敬齋先生學至元中提

刑羞彧察其行能用爲掾歷授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程鉅夫薦爲直學士而卒（程雪樓集）

野齋門人

文貞曹先生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碭山人元初東平嚴侯興學作士先生往遊焉師事承旨李謙爲人廉靜温雅筮仕碭山文學掾歷濮州學正冀州教授訓諸生有法累擢拜西臺御史閫輔自許文正公倡明道學以淑多士先生請于朝訪使泰定初元引年北還優遊鄉社人樂其德表所居爲曹公里平生以人才爲任在中臺時薦名士若干人性莊肅奉身清約讀書不倦教子孫嚴而有禮及事至元故老學有本原其處心平易而不苛其爲政安靜而不擾歷中外五十餘年卒贈體忠守憲功臣河南行省左丞魯郡公謚文貞（滋溪文稿）

梓材謹案虞道園爲文貞文集序稱其起于漢泉受業于埜齋李公受知于信齋馬公信齋疑卽馬先生紹元史先生本傳云卒于毗陵年七十九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稿續集三卷行世

學士李果齋先生之紹

李之紹字伯宗平陰人自幼穎悟聰敏從東平李謙學家貧教授鄉里學者咸集至元三十一年以馬紹李謙薦授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姚牧庵欲試其才凡翰林應酬之文積十餘事併以付之先生援筆立成併以稟進牧庵驚喜曰可謂名下無虛士也歷遷國子司業祭酒夙夜孳孳惟以教育人材爲心陞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告老而歸泰定三年卒年七十三平日自以其性遇事優遊少斷故號果齋以自勵有文集藏于家（元史）

文肅王瓘山先生構

王構字肯堂東平人幼肄業郡學試詞賦入等杜先生仁傑深器之贅女正居貞一見餉之以教其子載與至京師劉文正王文康王文忠辟爲權國史院編脩官丞相耶律公戒其子以兄禮事焉授將仕郎充應奉翰林文字先生辭曰少嘗受學于李先生謙今先生猶教授東平實不敢先遂以其官召李明年始受之歷陞翰林學士參議中書省事以薦士安靜爲急務拜翰林學士承旨至大三年卒有文集三十卷追贈魯國公謚文肅

清容居士集

梓材謹案先生號瓘山見姚牧庵集袁清容有祭王瓘山承旨文

徐氏門人

錢先生良右

錢良右字翼之平江人生而不凡長益閎敏徐文貞持浙西部使者節從父宗顯處其幕下先生因得侍左右文貞見其謹節有禮語人曰錢生濟濟有儒者意度令親簡編必成名器先生亦感勵自力于學時若弁陽周密淮陰龔開劉源戴表元隆山牟應龍永康胡長孺先生無不接序其緒論故其聞見最爲詳博至大中署爲吳縣儒學教諭已代去輒不復出閒居三十年安貧守約一室蕭然坐客常滿里中子弟來就學亦弗拒也晚自號江村民人因以江村先生稱之黃文獻集

林先生寬附弟坦宏堅宇理

林寬字彥栗其先資州人祖某溫州樂清令因家樂清父監官尹初仕爲湖州錄事又居吳興先生年七歲能屬文十歲盡記誦六經十二歲以書千東平徐子方徐有大名當時方按察浙西以人材爲己任問經義皆條對如響目爲神童先生爲學益力其父恐其勤苦致疾嘗禁其夜讀使休息先生藏火候夜分親睡潛起微誦或至旦不敢令親知年十七喪父哀毀過節盛暑衰絰不去身家素清貧能自立不嚮其所守教其弟坦宏堅宇理以學如父在居吳中二十年閉門授徒以爲業從游者皆自遠至成業乃去然性好山水之樂游錢塘靈隱天竺諸山動或經旬月乃一歸聞四明雪竇尤奇特卽冒暑往游延祐五年卒于京師年三十九道園學古錄

申屠家學

州守申屠先生駉

申屠駉翰林待制致遠子爲耀州守君以清方直諒世其家侍制平居無它好玩惟以古彝器法書名畫求售者輒授厚直取之所蓄既富絨縢戊置覆以傑屋名曰博古之堂先生傳藏護視惟謹升其堂如見其親之存焉

馮黃文獻集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云吳草廬集有毀曹操廟詩序云山南江北道德司巡歷至夷陵毀冀牧曹操廟其議自書記申屠駉發之然則駉亦快士也唐鼎功有申屠子迪毀曹操廟文蓋駉字子迪云

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參政王先生士熙

王先生士點合傳

王士熙承旨構之子仕至中書參政卒官南臺御史中丞弟士點淮西廉訪司僉事皆能以文學世其家元史

梓材謹案參政字繼學見清容居士集黃文獻集稱鄧善之前後從游無慮數百人惟御史中丞王士熙與集賢大學士馮思溫最顯又案阮亭居易錄禁扁五卷起甲訖戊元東平王士點繼志著虞集歐陽玄序又云士熙繼學最以古文著名士點其兄弟也

王氏門氏

文清裔清容先生楠詳見深寧學案

賈先生鈞

賈鈞字元播獲鹿人居貞仲子讀書淵默有容由權茶提舉拜監察御史累拜參知政事爲政持大體風裁峻整不子子鈞名譽元史

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高平學案補遺

高平所出

補隱君戚正素先生同文

梓材謹案陳止齋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云方大中祥符間天子使使召見山長周氏式又云宋有戚氏吳有胡氏魯有孫石二氏各以道德爲人師不苟合于世著名余以是益歎國初士風之厚本之師道尊而書院爲不可廢據此益見先生當在胡孫石三先生之列矣

梓材又案厚齋尚書爲廣平書院記云惟我國家師道之立上接鄒魯其修於家者睢陽戚氏世德之久南豐曾子固之文爲赤城書堂記云昔有正素戚先生講道睢陽始建學舍文忠富公文正范公皆遊習於斯爲一世偉人家法之粹延及後昆正素子孫若紱若舜賓舜臣世學相承睢陽遂爲四書院之冠簡策有光焉前儒之稱重戚氏如此

雲濠謹案先生之號戚庚部墓誌作正素諸書多作堅素

附錄

曾南豐曰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如此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亡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氏陳氏周之柳氏其操義風概有以厲天下矯異世否耶以余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敘焉

戚氏講友

韋先生驤

韋驤字逸中由宋城徙穀城幼刻勵好學早有名譽雅爲冬官卿宋洞所知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歷遷祕書丞淳化六年六十三先生天性和易識致沖遠從之游者皆一時高流名士善與人交淮陽孫茂良萬適南頓喬維岳江南李虛己睢陽戚同文宗度泰山張茂直咸以趙尚相得同文子綸西蜀李建中雒陽崔遵度鉅野王

禹偁合肥姚鉉並以同年生定交淡乎新歡久而彌篤每官下士友自遠方至輒如歸爲食飲具俸入隨盡口不言利求醫問家有無手不庋貲幣對客清談不及世務在官若私求醫斯須見憂慍之色古所謂隤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者也張樂全文集

宗先生翼

宗翼上蔡人父爲虞城主簿因家焉篤篇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強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歐陽虞卿柳開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

寘于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皆曉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戶見鄰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臧同文嘗謂之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眞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宋史

少監張先生昉

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致仕宋史

轉運滕先生知白

滕知白譙爲詩至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宋史

文莊楊先生徽之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休息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三曰生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

知制誥至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詔命有不便者多所論奏罷爲工部郎中知滁州移知揚州眞宗卽位遷秩刑部會詔求直言先

以便奉養得知單州至郡十五日召爲禮部員外郎再上以其性剛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直昭文館丐外任

罪坐貶商州團練副使歲餘移解州四年召拜左正言之辨也故既暝未曙皆不出戶見鄰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臧同文嘗謂之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眞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宋史

韋氏講友

學士王先生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授成武主簿徙知長洲縣同年生羅處約時宰吳縣日相與賦詠人多傳誦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獻端拱箴以寓規諷時北庭未寧訪艱難選舉使官人不濫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譽譖之士知進而不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疏奏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先生議論輕重其閒出知黃州徙蘄州先生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至郡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先生詞學敏贍遇事敢言慈臧否人物以直朗行道爲己任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閒斯無媿矣其爲文著書多

涉規諷以是頗爲流俗所不容故屢見擯斥所與游必
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如孫何丁謂輩多游
其門有小畜集二十卷承明集十卷奏議十卷詩三卷
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宋史

雲濠謹案蘇魏公爲小畜外集序云公之屬稿晚年手自編綴集爲三十卷命名小畜蓋取易之懿文德而欲己之集大成也又云集賢君購尋裒類又得詩賦碑誌論議表箸凡三十卷目曰小畜外集因其名所以成先志也又言其後集詩奏議集承明集而外有五代史闕文一卷

王元之語
夫文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既不得已而爲之又欲句

之難通義之難曉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夫豈難通
難曉耶今爲文而舍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書之所謂
弔由靈易之所謂朋蓋簪者摹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
敝矣

小畜集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
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
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
下法乎天也待漏院記

今法吏所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
論予讀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爲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
正卯於兩觀之前及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
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
免君子之誅以今之法治之正卯之罪無正科其在不
應得而爲乎罪當笞爾苟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
之罪者也又有子訟父者同猶敎之三月不別其父請
止夫子赦之及季孫不悅乃歎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
非理也不敎以孝而聽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

子訟父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出人之罪者也
嗚呼古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爲空文爾欲
望刑措其可得乎用刑論

附錄
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爲郡從事始知之間其家以磨
麵爲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但存心裏正無愁
眼下遲若人輕著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奇之留於子
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鸜鵒能言難似鳳坐
客未有對文簡篤之屏閒元之譬其下蜘蛛雖巧不如

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才也遂加以衣冠乎爲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聞見錄

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曰屈於身而不屈於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惟終身而行之

守郡暮月政通人和士君子慕其風節不遠千里從之遊

公辛諫議大夫戚綸誄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見善若己有嫉惡過仇讎世以爲知言記聞

蘇文忠贊其畫像曰惟昔聖賢患莫己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不少貶立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爲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

邵子文曰王內翰前輩諸公識與不識皆尊師之曰古之遵直也

姚先生鉉

姚鉉字寶之合肥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直史館歷右司諫京東轉運使後坐事貶連州先生文辭敏麗有文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爲文粹百卷姓譜

附錄

歷右正言右司諫河東轉運使俄上言曰伏見諸路官吏或強明莅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狡猾之輩非其所便候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蠹政莫甚於此禮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語曰舊令尹之政必告新令尹斯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欲望所在官吏有經畫利濟事可長久者歲終書曆受代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若事有灼見匪便聽上聞俟報改正詔從之

萬先生適

李先生建中 並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崔先生遵度 附叔父憲

崔遵度字堅白本江陵人後徙淄州之淄川純介好學始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州主簿端拱初新建祕閣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坐失城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爲太子中允景德

初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大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命爲左司諫先生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於勢利泊如也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僦屋甚湫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翛然自適七年降爲右正言九年仁宗以壽春郡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方正有學術之士咸以先生力學有士行時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並爲王友改戶部員外郎王讀孝經徹章以御詩賜之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改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加吏

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先生性尊合喬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卒年六十七仁宗即位詔贈工部侍郎有集二十卷宋史

琴箋

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三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象期之月居中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貺以樂器配諸節候而謂琴爲夏至之音至於泛聲亦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拊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況

琴瑟之弦乎是知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不止夏至之音而已

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又不可使之節氣之自然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夫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乎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弦攷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是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清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爲一自中而左泛有

三焉又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
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
必矣易之畫也偶之爲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
出雖曰六畫及其數焉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
根於一一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爲一在律爲黃鍾在音
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衆徽由之而生雖曰十三
及其節也止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蓍之德圓緯也
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徽三其節經也弦五其音緯也故
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絲爲君絲以琴爲君

愚謂琴以中徽爲君盡矣夫徽十三者蓋盡昭昭可聞
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總有十三徽焉是一氣也丈絃
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是則萬物本
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之外以至於萬物聖人本
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之外以至於無爲樂本於琴琴
本於中徽中徽之外以至於無聲是知作易者考天地
之象也作琴者考天地之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
專聲而忘理琴箋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

附錄

程敏政明辨野語曰范文正常問琴理於崔遵度崔曰
清麗而婉和觸而遠琴書是也

王氏講友

羅先生處約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太宗時舉進士形神豐碩有詞
采初知吳縣後召置史館卒年三十三有文十卷曰東

觀集 姓譜

羅先生語

六經易以明人之權禮以節民之情樂以和民之心書
以敘九疇之祕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
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

李先生巽

李巽字仲權光澤人太平興國中進士博學能文與王
禹偁善任江西提刑明恕第一遷兩浙轉運使卒於官

福建通志

謝先生濤

謝濤字濟之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十四歲

諸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榷鹽院判官累官轉太子賓客自言吾於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卒年七十有四長子絳以文行繼之 文忠外集

附錄

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禹偁拾遺羅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推夫人蓋吾曹敵也

姚氏講友

文先生道南

文道南廬江舒人與姚鉉善凌策幼時嘗往學焉晚司教溫邑遂居於溫 寧國府志

崔氏同調

處士唐先生異

唐異字子正徐杭處士也才藝拔乎流名西京留守鄭餘慶鎮武昌辟爲從事入爲大夫之所尚而先生之筆寢石建中時詔善畫爲士大夫之所尚而先生之筆老而彌妙一見而歎曰唐公之筆老而彌壯東宮諭德崔邁度時詔善琴爲士大夫之所重而先生之琴假糧處之有道爽人愧服偉哉宰相才也卒贈魏國公

謚文正 姓譜

文正遺訓

謹家譜爲孝之大
譜圖祖父子孫相傳世系行名字號或絕繼遷徙俱要
開載明白
朝命名文如誥敕碑記詩歌之類俱當考錄傳後
墳墓松楸祭田庄業一一考錄存下
祠堂祭器須隨時隨置不許互相推委凡借人私用者
是褻瀆祖宗也以不孝論
子孫出入必告祠堂朔望必須約齊拜謁四時有祭忌
辰有奠此大事不可怠忘取責

祖宗遺像衣冠書箱器用皆神靈手澤之所存務要珍
藏得好方爲至孝
春秋祭掃須有力者輪流主之若無力止清明一祭可
也
子孫無後者當於行次該繼者繼之不可以孫爲子以
弟爲兄有乖名分若異姓義男螯亂宗族此必婦人之
見合族攻之至戒至戒
人家要子孫爲宗祀之重也如妻不生子當爲置妾置
婢再若不生須以親房姪繼挨次行之方無爭訟

子孫不守士農工商而蔽於僧道及下流無恥爲人奴
隸犯姦作盜致干有司杖徒以上即削去其名不許登
譜亦不許與祭冀之列
子孫婚喪嫁娶之不能自舉者有力子孫當曲週之
若有被冤爭事力不能申理代爲申理即祖宗在天亦
當鑒照
冬至一節宗長領子孫男女齊到祠堂擊鼓三聲參拜
四禮供獻酌饌禮畢宗長坐於堂東主婦坐於堂西子
孫男女分立左右命子弟一人誦家訓曰爲臣必忠爲
子必孝爲兄必愛爲弟必敬爲妻必順毋徇私以傷和
氣毋因私故以絕恩義毋惹明非以擾門庭毋耽麴蘗
以亂德性有一於此是悖祖宗教訓族共責之眾一揖
而退飲酒分福成禮而散
冠禮古人所重須擇吉請老成人祝之教之女子之笄
亦然
男婚女嫁自有常禮與其擇富不如求賢吾家宛邱舊
鄭胡氏巨富許嫁女錢某後因錢務稍之經訟不休官
府勒諭錢某別娶後錢爲江淮轉運使胡女頓貧一夕

憲忽而磐此可爲鑒戒也娶婦亦然貧家更知儉苦子孫切記予言

父母之喪子孫只以哀痛爲主隨力斂葬如貧窮不任族中有力者共樂助之若不須人助亦當從實從速決不可久停在家近日飲酒作樂異端惑世皆當痛戒

祭禮在記中最爲詳確只是子孫要至誠蓋誠則孝孝則感通神明可來況祖宗一氣乎先賢有穆如惆如之說極爲可味又曰三牲九俎不如蔬食菜羹誠與不誠之故也

宗祠須潔掃鎖閉要靜安爲上宗人窮而無依者酌與衣食在近祠處居之令其看守

年幼子孫飲酒面赤者不可令其入祠堂恐開喧嚷不敬之漸

子孫建神佛之宇不若修其祖廟餘力及橋梁道路可也

子孫有讀書守分者胙肉多分與之

宗長處分子孫之事只要均平便無別說論語不患貧而患不均極是處置得法

子孫入仕須廉平忠厚若以理去官歸來祭享祖宗亦必貧之卽不入仕而能耕種生理心力所致者祖宗亦必貧之若係嗟來祖宗不食也

叔伯尊長當以教養子孫爲務若子孫不遵教訓強暴梗戾輕則縛送祠堂笞責重則鳴之於官不可姑息涵容以致稔惡貽累

子孫時運窶薄理當賙助若跑馬鬬雞踢球注賭歌唱唬喇等事此皆狂浪作孽不知稼穡辛苦生理艱難不必資之以長其姦

子孫之婦入門第一要安詳恭敬恪守婦道孝親敬夫以禮待娣姒以勤治家以恩撫卑幼無故不許出門夜行必先以燭如有邪盜凶妒且送還父母令其改省如有不悛黜之可也

諸女未行當教諭其孝敬等事若既嫁不可常接歸家致渠好閒有倚便生慝心妨人家業

子孫家政斷不可與婦人商量婦人決不許其得與外事此老夫灌灌之言爾等記之

附錄

公事冥嫂謹與其弟旭相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
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爲驕侈
眞宗爲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
諭德之職止於是耶
公每薦寇萊公準而寇數短公一日眞宗謂公曰卿雖
稱準準不稱卿也公曰臣在位久闕失多準對陛下無
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耳上由是益賢公先是
公在中書寇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密院勾吏行遣他
曰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亦呈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

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要學他不是
孔氏談苑曰王文正以清德事眞皇上特敬重一日御
宴陳設鮮華公顧視意色不悅上已覺其如此至中休
命左右以舊陳設易之矣
黃東發曰王文正公靜密有謀遭值眞宗厭兵國家無
事爲相十年一意休息納萬物於大度包荒之功天下
陰受其賜多矣使不作天書斯豈不誠大臣歟
王得臣爲王文正像贊曰鬱鬱三槐陰覆萬宇直幹承
天屹然八柱攀鬱停鵠蓄雲洩雨穆如清風作宋申甫

王暐道山清話曰魏公一日至諸子讀書堂見臥榻枕
邊有一劍公問儀公何用儀公言夜聞以備緩急公笑
曰使汝果能手刃賊賊死於此汝何以處萬一奪入賊
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古人詩穉之說汝不記乎何至於
是也吾嘗見前輩云夜行切不可以刃物自隨吾輩安
能害人徒起惡心非所以自重也
無媿先緒

文定趙先生安仁 附宋元輿

趙安仁字樂道河南人生而穎悟十三歲通經傳雍熙

初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景德三年參知政
事大中祥符五年罷知禮儀院兼宗正卿改御史中丞
宗正如故積官至尚書右丞卒年六十贈吏部尚書謚
文定先生七子各授以一經居宗族以雍睦稱雖家人
未嘗見其喜慍操履純正外晦內明畏慎謙退無事浮
飾有所獻納退必焚稾致身貴顯無改儉素尤練達典
故近世衣冠人物制度沿革悉能記之善議論好誨誘
後生學士大夫以清德宗之有同學宋元與者舊學而
早卒先生力賙其後爲隆平集

強氏師承

文學陸先生滋

陸滋字元象杭州人通毛鄭二詩易春秋既冠以文詞試鄉舉一薦其藁而舊有司母且病不行後三年復在選察母面有難別色先生亦絕口不忍出別語惟一肆其意於書不復言進取尤嗜風雅日哦樹石閒皇祐四年詔錄先朝遺士府上之朝得杭州文學里俗襲吳越僞禮其甚者至僭逼不可聽先生爲援典制家矯而戶正之此敝遂革平生所著詩賦文論書誌合二十卷自

就學至垂歿目未嘗去書若先生可謂好古信道始終自篤而不變者歟 強祠部集

戚氏家學

少卿戚先生維

縣令戚先生綸 合傳

戚維字仲本楚邱人同文子以文行知名舉進士累官太常少卿弟綸字仲言篤於古學善訓子弟雖清顯不改純儉嘗知太和縣民險悍好訟仲言爲諭民詩五十首言近而易曉者幼多傳之 姓譜

梓材謹案隆平集稱眞宗初置龍圖閣待制首以任仲言久之進樞密直學士

附錄

與兄維友愛甚至

大中祥符初祥文鷹降歌頌日興先生恐流俗託朝廷嘉瑞事詐爲神靈木石之異幻惑愚眾如少君欒大者上疏極論上嘉納之出知杭州發運使胡則李溥惡其修潔相與捃摭徙揚徐青鄆州復爲勸農使王遵誨李仲容所誣奏謂常訕朝廷降太常少卿分司卒以上隆平集

仲言同調

侍郎杜先生鎬

杜鎬字文周世仕江南開寶末從李煜歸朝太平興國初除崇文院檢討眞德初置龍圖閣待制先生與戚綸首與其選久之除閣學士積官至禮部侍郎卒年七十六先生博學書記問太宗將祀南郊彗星見趙普以問先生對曰當祭而日蝕猶廢祭況彗乎普以白禮遂寢太祖問西漢賜予多用黃金何近時不能也先生曰當時佛事未興故耳眞宗即位有司舉故事三月上己金

明池習水戲上以太宗忌月問之先生據書憲宗朝奏議禮有忌日無忌月遂從之景德初駕自澶淵凱旋遇忌日疑軍中鼓吹馳騎問之先生對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可據也上凡得古器異書必詢之皆能究其本末令人檢閱必某事在某書幾紙幾行未嘗少差先生雖高年四鼓起誦春秋遲明且數卷日以爲常隆平集

戚氏門人

補許先生驥父胤

許驥字允升父唐知契丹將擾邊白其父信曰不去且爲虜信以資產富殖不樂他徙唐遂潛齎百金而南未幾晉祖革命果以燕薊賂契丹歸路遂絕嘗擁貲於汴洛聞見進士綴行而出竊歎曰生子當令如此因不復行商卜居睢陽娶李氏女生子風骨秀異曰成吾志矣郡人戚同文以經術聚徒遂攜子詣之且曰唐頃者不幸父母死有餘恨今拜先生卽吾父矣又自念不學思教子以興宗緒此子雖幼願成之子十三能屬文善詞生之政績亦可見矣

靈濛薛案朱史隱逸傳載先生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子漪淵沖泳漪子稷臣瀆子尭臣並進士及第漪子夢臣進士出身泳當作淑蓋登王洪辰榜

梓材謹案張樂全誌先生子紿事墓言鄉人正素先生戚同文聚徒講業學者自遠方至先生戚之自出舊牒門下以高業取甲科仕至屯田郎中名載國策實生才子七人六登進士第世緒熾昌遂爲睢陽冠冕云

梓材又案劉公是狀寥政伯庸云公祖府君事親以孝聞其爲政興利除害多陰德嘗言曰我世當有顯者及公生愛之曰此兒庶幾成吾言是則先

孝行錄

國初詣貢部與呂蒙正齊名太宗尹京頗知之及廷試擢甲科解褐將作監丞通判益州歷知鄜州宣州昇州福州益州邊御史中丞改工部侍郎命知單州咸平二年卒年五十七贈工部尙書賜其子出身先生雖無他才略而人以儒厚長者稱之宋史

補高先生象先

高象先淳化中爲三司戶部副使少從戚同文學與宗度許驥陳象輿郭成範王礪滕涉齊名陸渭南文集

補屯田王先生礪

王礪字汝堅南京人策名超家歷典八郡篤性至孝五子登科二十孫自狀元堯臣而下及第務學者相繼胡氏

進士

補滕先生涉

梓材謹案先生與馮元劉筠錢易蔡齊上劉子望輔弼名對見宋史儒林傳

參軍楢先生適

稽適字利往睢陽人戚同文講學先生王父以先生屬焉舉進士第歷襄信尉鄆縣都掾卒性寬和寡言笑莅官臨事主於忠恕不爲虛言奇行以邀聲名 張榘全集

滕氏同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 二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助教黃先生敏求

黃敏求懷安軍鹿鳴山人祥符五年以爲本軍助教先生明經嘗著九經餘義四百九篇轉運使滕涉以其書上進帝命學士晁迥等看詳迥等言所著撰可采故特有是命會要

韋氏家學

中舍韋先生不伐

韋不伐字次德祕書丞襄次子也爲睢陽應天府書院鄉先生好古學篤信義立風節先生久處師席晏元獻宋宣獻蔡文忠相繼居守皆厚爲之禮尤善與人交范希文仲淹石曼卿延年劉仲方潛山東豪俊慕其名從游者甚衆好急人患難始終不渝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當世年餘五十始以一命爲房州司法參軍改太子中舍退居襄陽年七十四卒 張榘全集

王氏家學

王先生嘉祐

王嘉祐元之長子爲僧職時寇萊公問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人言丈人且入相萊公曰於吾子意如何則曰以愚觀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賢相所以能建功業澤生民者其君臣相得如魚之有水故言聽計從而臣主俱榮今丈人負天下重望中外有太平之實愚丈人於明主能若魚之有水乎萊公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文章冠天下至於深識遠慮或不逮吾子也惜其官不顯宋史

望溪謹案萊公問答涑水紀聞以爲其弟嘉言事

運使王先生嘉言

王嘉言字仲謨翰林尚書元之之次子幼好學未嘗嬉

戲翰林最愛之翰林之亡賜同學究出身特授鄂州司戶參軍祥符五年舉進士第改江都尉累爲京東轉運使卒年四十七其爲御史所論列必時政大體未嘗掇拾小過抉發陰事平居閱書史爲辭章以嗣續前烈爲志手寫翰林小畜集三十卷藏於家獻翊政論十篇究切世事卒後三十餘年以子貴贈兵部侍郎劉彭城集

附錄

眞宗覩元之奏章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以先生聞召對擢大理評事至殿中侍御史

侍郎王先生汾 詳見元祐黨案

王氏門人

文元晁先生迥

晁迥字明遠清豐人舉進士爲大理評事歷殿中丞眞宗在東宮諭德楊礪稱其學行眞宗稱爲好學長者景祐中爲翰林學士時朝廷方修禮文之事詔令多出其手以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致仕年八十一召燕太清樓訪以洪範雨暘之應卒謚文元先生善吐納養生之術性樂易寬簡服道履正歷官莅事未嘗挾情害物所著有翰林集三十卷道院集十五卷法藏碎金錄十卷 姓譜

晁文元語

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卽時而避勿恃格虎之勇非理起當如探湯卽時而亡勿縱染指之欲

昭德新編

必然之期素定之分謂之命其理自然謂之天命知識此理謂之知命委順此理謂之委命命與情兩不相制而於命中起一切之情徒自苦耳能不爾者謂之達人

民之行法行言德行之行剛柔以合理勤儉以足用止於此而備矣可以爲眞民施之於士士有百行亦宜包此可以爲眞士也

昔向子平讀易盛稱損益二卦愚初未詳古人之意今自讀易至此而愛其損卦懲忿窒欲益卦遷善改過損益之要其在茲乎

揚湯止沸不如徹薪制心慮慮不如簡緣法藏碎金錄

古德有言曰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予因擬之而言曰今人學晏坐不免尋思過

欲免尋思過但知學晏坐
人多忙中切於辦閒事我獨閒中切於辦忙事此理可
以智識及不可以言說到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晁文元公平生不喜術數之說術
者常以三命語之公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憂知
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梁顥字太素須城人幼孤養於叔父王元之始與鄉貢
梁先生顥附子固

汝以爲學嘗以疑義質於禹偁元之拒之不答先生發
憤讀書不期月復有所質元之大加器賞雍熙二年舉
進士甲科解褐歷官右司諫直史館獻官至翰林學士權知開
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眞宗初詔羣臣言事先生
封卒年九十二所著文集十五卷子固字仲堅幼有志
節嘗著漢春秋先生器賞之太中祥符元年舉服勤詞
學科擢甲第解褐歷戶部判官戶部勾院仲堅氣調俊
爽善與人交有集十卷宋史

雲濠謹案張榘全誌仲堅墓言其能言而知好學
讀經史輒自通其義不待師友講誨切磋之益故

孫先生何附弟僕

孫何字漢公蔡州人幼嗜學爲文必本經與丁謂同爲
王元之所題獎時謂之孫丁淳化三年舉進士殿試及
省闈俱爲第一累擢起居舍人知制誥卒年四十四性
卞急嘗任京西兩淮轉運使願事苛察然獨喜稱譽後
進有文集四十卷弟僅字鄴幾咸平初登進士第兄弟
皆冠天下士學者榮之鄴幾復舉賢良方正科入等累
擢知制誥集賢院學士給事中卒年四十九端毅無競

篤於儒學士大夫高其履尚有文集五十卷隆平集

孔氏先緒

孔先生宜附子延世

孔宜字不疑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舉進士不第乾
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黃州軍
事推官遷司農寺丞後以爲南康軍代還獻文賦數十
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孔子世嗣因下詔曰崇王
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
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

續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朝倫以光儒門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家未幾通判密州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貢方物爲謝詔發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詔督軍糧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事賜學究出身至道三年召赴闕以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白金束帛及太廟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史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 宋史

孔先生勗

孔勗中丞道輔之父也進士及第爲太平州推官以殿中丞通判廣州會眞宗東封躬詣孔子祠帝問宰相孔氏今孰爲名者或言先生有治行卽召對以爲太常博士知曲阜縣後爲御史臺推直官累遷祕書監分司南京簪勾祖廟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後道輔卒年八十 宋史

九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之父名仁玉九歲通春秋後唐曲阜主簿襲文宣公宋史儒林孔宜傳仁玉四子長曰宜次曰憲知浚儀縣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是先生宜之季弟也

姚氏門人

文莊夏子喬埜見下文莊門人

崔氏門人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詳下睢陽所傳

謝氏家學

謝先生絳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文氏門人

凌先生策

凌策字子奇涇縣人登呂蒙正榜進士官至樞密副使遷吏部侍郎兼知諫院事先生學博而敏超軼一世眞宗嘗言其治蜀敏而有斷王文正旦對曰策性質淳和臨事強濟帝深然之 姓譜

雲濠謹案一統志言先生幼孤屬志好學曾與姚鉉同學於廬州謚師文先生道南云

唐氏門人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詳下睢陽所傳

睢陽所傳

補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

雲濠謹案先生封汝南公後追封楚國公國朝康熙五十四年從祀

梓材謹案曾氏隆平集於杜祁公傳云范仲淹嘗出彼門下後數爭事上前衍無嚴色仲淹益敬服

高蓋祁公固文正受知師節以文正爲杜氏講友可也

梓材又案師友錄本先生年譜言其師事戚同文攷同文次子綸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後六年爲端拱二年而先生始生必非親受學於同文也雲濠謹案越松雪爲義學記云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爲首先是郡人戚同文聚徒講授而至文正公亦依之以學云云是卽史傳所本然文正與睢陽不同時但謂其學之所出則可耳又案先生與唐處士書云皇宋文明之運宜建大雅東宮故諭德崔公其人某嘗遊於門下云云又爲唐異詩序云高平范仲淹師其絃歌當贈之書曰崔公旣歿琴不在茲乎是先生並及崔唐之門矣

性本忠孝者上也行忠孝者次也假忠孝而求名者又次也至若簡賢附勢反道敗德不復愛其名者下也人不愛名則雖有刑法不可止其惡也　近名論

天徵四德天道不行地徵四德坤儀不寧人徵四德則無令名惟聖人體乾而行後之希聖者處必親仁元之基也動能俊時亨之始也進思濟物利之方也守誠不回貞之道也周旋進退不離四者之中則其庶幾乎　四德說

夫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尚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　上時相議制舉書

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已下今之存者五十九篇惟堯舜二篇爲典謂二帝之道可爲百代常行之則其次夏商之書則有訓誥誓命之文皆隨事名篇無復爲典以其或非帝道則未足爲百代常行之典乃知聖人筆削之際優劣存焉如詩有國風雅頌之別也　與歐靜書

青春何苦多病豈不以攖生爲意閉戶才起立宗族未受賜有文學稱亦未爲國家用豈肯徇常人之情輕其身汩其志哉　與趙點書

京師交遊愼於高議不同當言之地且溫習文字滑心潔行以自樹立平生之稱當見大節不必窮論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與直講三哥書

僕親大過之象患守常經九四以陽處陰越位救時則王室有棟隆之吉九三以陽處陽固位安時則天下有

棟撓之凶非良止之時思不出位者也吾儒之職去
先王之經則茫乎無從矣文豈眼學人之巧失其故步
但惟精惟一死生以之 與胡安定屯田書
老夫平生屢經風波惟能忍窮故得免禍家書
士之進退多言命運而不言行業明君在上固當使人
以行業而進而乃言命運者是善惡不辨而歸諸天也
豈國家之美事哉臣請察其履行無惡藝業及等者方
得解薦則國家得人百姓受賜 答手詔條陳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
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岳陽樓記
顏魯公唐朝第一等人而饘粥不繼非所謂君子固窮
者歟跋乞米帖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者或爲邑宰或
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
徒與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已加乎
人窮與達外也彼曠國豪士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
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
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
君子之道恥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
弗知知而無可柰何天也君其斯人之徒歟 以上張道卿墓誌
四民詩
前王詔多士咸以德爲先道從仁義廣名由忠孝全美
祿報爾功好爵縻爾賢黼陟金鑑下昭昭媺與妍此道
日以疏善惡何茫然君子不斥怨歸諸命與天術者乘

其隙巽端干萬域天道人指掌神心出胸臆聽幽不聽
明言命不言德學者忽其本仕者淫於職節義爲文言
功名思苟得天下無所勸賞罰幾乎息陰陽有變化其
神固不測禍福有倚伏循環亦無極前聖不敢言小人
爾能憶神龍方激揚孔子甘寂默六經無光輝反如日
月蝕大道豈復與此弊何時抑末路競馳騁澆風揚羽
翼昔多松柏心今皆桃李色願言造物者迴此天地力
聖人作耒耜蒼蒼民乃粒國俗儉且淳人足而家給九
士

載龔睠禍比戶獨安輒何人變清風驕奢日相競制度非唐虞賦斂由呼吸傷哉桑穀人常怨大弦急一夫耕幾壠游惰如叢集一蠶吐幾絲羅綺如山人太平不自存荒凶亦何及神農與后稷有鑪應爲炷

先王教百工作爲天下器周旦意不朽刊之考工記嗟嗟遠聖人制度日以紛紛紜何房宮萬態橫青雲炎煌

甲乙帳一朝那肯焚秦漢驕心起陳隋益其侈鼓舞天下風淫淫弗能止可堪佛老徒不取盛儉書竭我百家產崇爾一筆居四海鏡如此金碧照萬里茅茨帝者榮

羣學彙補遺 卷三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有吉凶增減口數盡時上簿

一逐房各置請來歷子一道每月米於掌管人處批請不得隔跨月分支請處管人亦置簿拘轄簿頭錄諸房口數爲額聲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與人許諸房覺察勘賠填

一嫁女支錢三十貫再嫁二十貫原注謂次女

一娶婦與錢二十貫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宦人每還家待闕守選丁憂或任川廣福建官留家鄉里者並依諸房例請米絹並吉凶錢數雖

召臣琴瑟願更張使我歌哀絃何日相對制度仁尚

文正義莊規矩

一逐房計口給米每口一升並支白米如支糙米即臨時加折支糙米每斗折白八升逐月日支每口白米一斗

一男女五歲以上入數

一女使有兒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歲以上聽給米一冬衣每口一匹十歲以下五歲以上各半匹

一每房許給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近官實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給
一逐房喪葬尊上有喪先支一十貫至葬事又支一十
五貫次長五貫葬事支十貫卑幼十九歲以下喪葬
通支十貫十五歲以下支三貫七歲以下及婢僕皆
不支
一鄉里外姻親戚如貧窘中非次急難或遇年飢不能
度日諸房同共相度端實卽於義田米內量行濟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給逐月餼糧并
冬衣絹約自皇祐三年以後每一年豐熟椿留二年

之糧若遇凶荒除給餼糧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糧外
有餘均支給或又不給卽先凶後吉或凶事同時
卽先尊口後卑口如尊卑又同卽以所亡所葬先後
支給如支上件餼糧吉凶事外更有羨餘數月不得
糴貨椿充三年以上糧儲或慮陳損卽至秋成日方
得糴貨回換新米椿管
右仰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 皇祐二年十月日資
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杭州事范 押

附錄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
慨然有志於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舍其
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
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
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寢或昏怠
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
膳皆拒不受遺事

公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撫有節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別錄

公言幕府羣客須可爲己師者乃辟蓋爲我敬之爲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益耳 遺事

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廢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爲貧者貿易飲食工持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爲大是歲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公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昨有餘責尚叨一麾政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蒙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化吞爭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冊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

雲濠謹案文正言行遺事錄載公以晏元獻薦入朝終身以門生事之後雖名位相亞亦不敢少變慶曆末晏公守兗王文正過南陽道過特留歡飲數日其書題門狀猶稱門生將別投詩有曾入黃扉陪國論却來終恨受師資之句閱者皆歎服云

公嘗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鄙鬥熟察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聞見後錄

公每飲酒後問夫人曰比來飲時何如對曰全無失禮更覺入謹公自恨謂加謹處乃是爲酒所動遂絕飲

張橫渠大順城銘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蠢爾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敢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嗟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於朝講士於野鎡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於慶北方之師坐立以鎮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強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橫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聽曹軍師卒正交口同辭樂戰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於營出器於府出幣於裕出糧於庾公曰戒哉無敢我專汝禍汝戈汝銳汝矛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

既言遂及城所築木寨土編糧奮杵胡虜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眾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疲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持爰募長弩其眾累百俄城而陳以堅以格胡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謀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逸城之惟堅勞不累日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上而守擇民而遷事勞貨材以飫以筵圖列而上薦聞於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賚錫號大順匹名其

豎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川於金於湯保之萬年

王尊齋曰張子此時猶有談兵之意然篇中辭義高古而整雅經武之事實足以圖萬全之策所謂句句是事實觀出車采薇之作亦庶幾乎

韓魏公曰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

又祭之曰僕始立朝接公尚疏道同氣合千里相待忝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誓弼兇渠義切王室情均友于雖千艱而萬險使忠信而如無僕之望公公驩僕

人謂爲朋黨誣矣

又曰范韓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

又祭之曰嗚呼公平學古居今持方入圓匪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公爲好許公曰彼善公爲樹朋公所勇爲公則躁進公有退讓公爲近名議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眾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豈不吾嘗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平舉枉之善誰知於西乃與公俱協心畢力誓弼兇渠義切王室情均非公徒議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

豎四明故書　約園刊本

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楹檷傾巢破
穀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權誰爲黨論是不仁哉
嗚呼公乎易名諡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稱好
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
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
寫懷平生寫此薄奠

又爲文正神道碑曰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
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
公復相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雖然相約戮力平賊天

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梅聖俞挽高平公詩曰文章與功業有志不能成嘗以
爲寶至其小楷筆精而瘦勁自得古法未易言也
鳥隴韓城詩錄
程氏遺書曰橫渠張先生言有欲爲公買綠野堂公不
肯曰在唐如晉公者誰可尚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
何得安寧使耕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蘇文忠序文正文集曰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如飢
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雖弄翰戲語而作必

又曰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宮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
有
楊龜山龍川志曰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
底人

爲朋黨早歲排呂申公勇於立事其徒因之矯厲過直
公亦不喜也自饒州還朝出潁西事恐申公不爲之理
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爲文正神道
碑言二公晚年歡然相得由此故也後生不知皆咎歐
陽公予見張公言之乃信

許橫塘跋陳君章所藏諸公帖曰范文正公啓齒弄筆
不忘忠義此帖有終日爲善以報知己之語凡爲人不
當如是耶前輩風流日遠使人歎息

沈括夢溪筆談曰范文正當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
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不敢忘此

數公

閻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朱子
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爲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屬廉
恥振作士氣

呂東萊治體論曰使慶曆之法盡行則熙寧元祐之法
不變使文正之言得用則安石之曰可變今文正之志
不盡行於慶曆安石之學乃盡用於熙豐神宗銳然之
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會治體得失
之機於是乎決矣

抱獄具與太守爭是非守數以盛怒臨公公未嘗少撓
歸必記其往復辯論之語於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

辭艮齋曰國之鴻儒有若泰山先生橫渠先生耆弱冠俱以策略歷干邊帥得范文正韓魏公一語退而學道遂爲當世宗師

陳止齋溫州學田記曰宋興士大夫一洗五季之陋知鄉方矣而守故蹈常之習未化范子始與其徒抗之以名節天下靡然從之人人恥無以自見也歐陽子出而議論文章粹然稱雅軼乎魏晉之上久而周子出又落其華一本於六藝學者經術遂庶幾乎三代何其盛哉

又讀文正神道碑有感佚事詩云武侯不可致玄德造

其廬公在髫經中乃上時政書維時君臣定事與草昧殊出處千載同豈必名迹如行伍拔大將異飢得名儒推轂天下士百年用其餘生平慕河汾未許王魏俱慤慤八司馬意獨何區區自古朋黨論消復莽無期誰令羣疑亡韓富及有爲惜哉公不見功名止西陲

樓攻媿記廣德軍文正祠曰文正盛德絕識才兼文武非贊揚所能盡然大要立志不苟而已

劉漫塘論本朝人物曰南渡前范文正公合居第一

寶鏊天地間氣光明俊偉二三百年後猶使人竦然起敬況當時乎考亭朱子論本朝人物以仲淹爲第一觀其所學必

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仁宗晚年欲大用之而范公已卽世矣豈天未欲平治天下歟

黃東發曰本朝最多名士然未有過於范文正者也而本朝名臣之不過亦未有甚於范文正者也然則豈無任其咎者耶

熊勿庵曰文潞公處大事以嚴憚魏公處大事以贍范文正公處大事以寬裕稷臣也朱文公論

小獨於公而稱其傑出之才夫才而謂之傑出則必有
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者矣蓋公之於仁義如飢渴
之於飲食須臾不置其見於脩身齊家處宗族待閭里
居官行事憂民利物浩如也此非富公所謂道大德具
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德之立皆仁義之所充拓陳宮壺
之戒弭朝廷之憂腹中兵西賊破膽而天章一疏賀
將振起我宋一代之治若使盡見施行則後來者無所
用其紛更而國家蒙福莫之與京矣此非韓公之所謂
大忠俊節者乎我是以知公之功之立皆仁義之所成
富爲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未命其量可以際圓

代宗臣而已

又跋文正眞蹟曰以將則視管樂爲不泰以相則方韓
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閒蓋不一二見非特爲一
元遺山曰文正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
爲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又孔
子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閒蓋不一二見非特爲一
代宗臣而已

又跋文正眞蹟曰以將則視管樂爲不泰以相則方韓
富爲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未命其量可以際圓

蓋而蟠方輿朱衣玄冠佩玉舒徐見於丹青英風凜如
古之所謂莊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
者其表固如是歟

李子微序泚然居士集曰古之君子其文見於簡策宏
深渾厚言近而旨遠辭約而義深非後世以雕篆爲工
者所能比蓋其浩然之氣貫於中也諸葛孔明鼎近代
范文正公懷王佐之才有開物成務之略自任天下之
重初不欲以文名世然出師一表可與伊訓說命相表
裏而萬言一書議者亦比於管仲樂毅二子者豈嘗學

爲如此之文也哉其忠義之氣形之於文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廣道園送朱德嘉序曰周子之教學者曰志伊尹之所學先儒之言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之學顏子之學也希文之志伊尹之志者乎

夏立卿文正書院記曰蓋自六經壞晦聖人之道不傳爲治者貿貿焉固知適從以至於公而後開學校隆師儒造就士類作成忠義之風以致道統之傳則公之學

無媿於配欒矣

文記汪均之自訟室曰均之應京兆試落解後嘗語余曰嘗夢登一山若陟其梯有人屬講論語義二章

又范魏公祠詩曰白雲鄉裏魏公祠翼翼烝嘗薦冀時功蓋百年書史載道求千古聖賢知山陵虎穴盤風磴石枚鯨牙插浪旗更上高亭望城邑襄田秋實正離離

王忠文議孔子廟廷從祀曰三代以下人才莫盛於宋東都其間慨然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而著之行事者范仲淹而已其言以爲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伊尹之任無以尚之況當其時天下學術未知所宗尚而仲淹首以中庸授張載以爲道學之倡蓋其爲學本乎六經而其議論無不主於仁義雖勳業之

范文正之所以語橫渠先生者固非泛論乎

忠宣師承

王先生大中

王大中字尊道滑之胙城人讀聖賢書領之三十年五經之旨卓然自得不爲諸儒傳注之所牽其言行淳實亦未嘗有繆於道故滑之學者多歸之先生乃爲之講解俾識其所趨向又作室以延之而名曰講堂講堂之北則其先君之墓也或者以爲非絃誦之地先生曰吾聞立身揚名所以顯親也吾敎敎於是道勉其身於君子之途者是使吾親爲君子之親也願孰大焉苟吾親有知聞吾朝夕講聖人之言於此顧不樂哉又況使鄉

王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里之人曉斯堂則知吾先君之墓則吾親之名益亦不朽矣范忠宣集

安撫師承

馬先生磐

馬磐字子漸許昌人進士爲范氏三世師五侍郎少時受敎後光祿大卿行繼處席下先生卒有二子賁甚所眉切鄉黨存之厚欲市之酬重價二子黎羹處窮不欲曰先人故廬兄弟當死此不願易也鄉人服之 范氏通鑑綱目

劉氏先緒

劉先生述

劉述字孝叔湖州人舉進士爲御史臺主簿知溫耀眞三州提點江西刑獄累官侍御史吏部郎中王荆公參知政事先生兼判刑部荆公爭謀殺刑名先生不以爲是及敕下先生封還中書奏執不已荆公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之於是先生率御史劉琦錢顗共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未踰數月中外人情囂然胥動蓋以專肆胸臆輕易憲度無忌憚之心故也又曰先朝所立制度自宜世世子孫守而勿失乃欲事事更張廢而

王氏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用安石自應舉歷官尊尙堯舜之道以倡率學者故士人之心靡不歸向謂之爲賢陛下亦聞而知之遂正位公府遭時得君如此之專乃首建財利之議務爲容悅言行乖戾一至於此剛狠自任則又甚於姦詐專權之人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早罷逐以慰安天下元元之心疏上荆公奏先貶琦顗開封獄具先生三問不承荆公欲置之獄司馬溫公與范忠宣爭之乃議貶爲通判帝不許以知江州踰歲提舉崇禧觀卒年七十二紹興初贈祕閣修撰 宋史

梓材謹案汪浮溪爲劉朝散仲高墓志稱先生熙寧明知御史雜事正色立朝與宰相爭是非宰相盛怒至欲逮治之不爲屈卒奪御史司馬溫公稱其道勝名立東坡蘇公爲之賦吳興文人之詩一時名士慕而宗之所謂劉孝叔是也於是吳興之劉聞天下

高平講友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詳范呂諸儒學案

高平同調

補忠獻韓魏公先生琦

韓安陽集

承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卹而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常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近之疑哉

古今異制貴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已試之法今可施行此則古人新修晉太尉稽公廟記

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之利事以訴天下之公言哉以上論青苗奏疏

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不由其末則本不得施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然而本或不存焉非綱祿何哉井州新修廟學記

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無友不如己解

古人

昔周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惟利之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荆枳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吮仁義吾齒芟楊翦墨路平如砥驅彼先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讀禹之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孟子贊

今夫學者既得良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其善又觀所圖吾里之賢者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反不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鄭魏公贊序

夫諫諍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屢采微旨引譬喻巽言說之行而不知事不明勃如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惟晦乎

韓忠獻語王嚴叟錄

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怪也

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己意以處則所失多矣

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

能平得有己之心則爲賢矣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當令著意於此勿以爲意也

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

人能扶人之危賙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

寡欲則事簡

附錄

公自奉儉約不改於昔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異也內外宗族制俸以養之者常數十家嫁諸兄孤女十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旁族亥遊之子孫貧而無託者

公嘗曰君子當先處己至於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

公元勳成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也

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

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

公曰某平生於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即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某所能也

公惟務容小人善惡白黑不大分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也

范富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公論君子小人之際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

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己處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有受之未嘗形色也

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

公言始學行己當如金玉不受微塵之汙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咎矣

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語者皆以爲榮公爲諫官時因納劉子忽云近日頻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免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聞此言益自信也

看黃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難故晚節尤嗇力

公判京兆日有姪孫書公田產多爲鄰近侵佔不欲經官陳理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來有時試上舍元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

公在政府與歐陽公共事歐公見人有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

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己懶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

鎮大名時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雖疾病亦許就決於臥內人或勸公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生死予奪一言而決可委人乎

公誠量英偉臨事喜慍不形於色自謂才器須足周人面入巖入細乃是經綸好手

公嘗言使人爲諍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

論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斥逐紛紛
皆親得不少加定力耶公之誥諭人如此以上魏王遺事
公孤思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事
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容同
退而皆不失惟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富韓
希文嘗過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
韓富二公而已魏王家傳

自序家祭式曰慶曆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創
立家廟事上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某自主祭以
蘇文忠祭之曰天下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
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閒氣胡氏傳家錄

或問伊川是可學否曰可學進而識進則是進曰
不過周公達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
人

歐陽文忠記相州晝錦堂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
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
又寄公書曰公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誇自
止過周公達矣又聞所加恩禮力辭不拜此尤高出古
人

或問伊川是可學否曰可學進而識進則是進曰
如魏公可學否曰魏公是閒氣胡氏傳家錄

蘇文忠祭之曰天下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
會既生堯舜禹稷卜宅崇龍飛公壤進士妙齡秀發
秉筆大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益起西夏四
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
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愚威叛出春雨秋霜兵練民
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
研議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
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
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疾屢頓遂書祠事儀以示
後而某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存

涵芬樓借明嘉靖刊本

涵芬樓借明嘉靖刊本

征遼是卿

晁氏客語曰荊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爲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眞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善爲經畫一時幸其財最是難事

上蔡語錄論韓魏公范文正公皆是天質不由講學

朱子語類曰司馬溫公爲諫官與韓魏公不合其後作祠堂記極稱其爲人豈非自見熙豐之事故也韓公眞大臣有以讓之者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先生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爲黨人公之賜賢厚矣聞者爲之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於陝又明年小人連構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其素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因歎劇飲以卒年四十有五歐陽文忠集

范公也二公共西事功烈相上下元昊既請和並召爲兩府實以期月致太平革弊眾不悅而范公卒老於邊守矣公獨入相十年定策立英宗神宗當危疑艱難他人無所措手足時處之安若泰山國以久寧功成身退三判鄉邦及王安石行新法棄地契丹啚禍無窮之初尚能極口論列感悟上聽雖卒爲小人沮抑不行小人終亦莫之能害公德業爛然照耀無極嗚呼盛哉古無有也

附錄

公素純孝每道先君事則霈然泣下公弟兼自淮南接察使被召帥涇原命下之日公適夕不寐召諸子謂曰吾弟母老且病子至幼詎可以禦戎邊乎吾無親憂而汝輩長矣明日遂上言乞留素而自代願死節以報

李元綱厚德錄曰韓魏公爲丞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

國弗從又命其子規曰朝廷不兒吾弟之行吾所憂也汝其往侍無忝焉

范文正誌其墓曰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輒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閭家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祕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巖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閱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負所至有冰檗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嘗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於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之疾雖處囹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政不亦平乎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慈母也

黃東發曰侍制王公訟婚無貲舊與之僦爲盜迫寒者與之衣以術鉤私鑄舊錢之使緩其獄凡犯法非害於物者皆矜恕之轉運荆湖當用兵急財賦時使一路

蒙福公寬仁人也從文正公家法來扶病獨送被謫范希文願預黥人爲率斬斬出鋒稜此又文正公家法所未有適不幸小人連興大獄坐廢羣賢公竟憤痛劇歙卒悲夫豈且之不文正若耶

尚書石先生待旦

石待旦新昌人隱居石溪首創義塾三區以上中下爲別身自督教衣廩之所成就多當代名臣范仲淹聘爲稽山書院山長四方受業者甚眾後以子貴贈刑部尚書於越新編

梓材謹案成化新昌志云文彥博呂公著杜衍韓絳皆山先生之門先後入相登顯仕者七十二人

何先生涉

何涉字濟川南光人父祖皆業農先生始讀書晝夜刻苦泛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落交主簿改中部令范文正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薦舉遷著作佐郎嘗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先生預有

力元昊納款藉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先生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之時非竟願得歸養適判尚州往嘉州用薦召遝旣又求歸蜀知簡州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其家井官其子先生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眾雖在軍中亦常爲諸將講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善聚書秋狄詩之徒皆橫經以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

范文正送何秀才詩曰蜀道歸來萬匹身上堂嘉慶動諸鄰賢良詔下先生起休問成都問卜人

劉彝山人贈曰司馬溫公嘗言學者讀書少能自一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不能終篇先生每事猶當思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上案上惟置一書讀之自首至尾至校如新字未嘗卷書不讀他書此學者所難也

周先生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卒年五十一蓋先生孝於其親友于其兄弟父母喪與兄弟居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底其哭必哀除喪而燿然不能勝人事者蓋久而後復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善聚書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 歐陽文忠集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字子餘初名興名范文正公爲其辭行何爲師表又云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陳村父案閻文定隆平集言先生警悟強記四學行郡今名及字夢人授之也五世祖濯文唐道州刺史乾寧中劉建峯將馬殷湖外仕者留不敢據歐陽修撰墓誌

太子孫因家焉既又徙居荊州之南云字子餘殆即東都事略所據歐陽修撰墓誌

執母喪荷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或勉之以禮曰禮老病不止酒肉意或不勝喪耳病且未老忍及此耶葬之先期卜自負土有告之曰古之賢無以葬者或然今子何自苦茲然流涕曰過是雖欲竭力復可得乎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墳上人莫不駭瞩以爲

感人以先生居喪比馮元者孫復聞之曰元動息求之於禮其哀思未數數能也堯卿先盡其哀而情不違於禮其可同日語哉以上隆平集

歐陽公表其墓曰若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其後世又可知也

曾文定隆平集曰先生之學不惑傳注間辨思索以通

爲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謂得之考經指歸而已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者也箋欲詳或遺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曰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

徐復字希顏莆田人雲濠案隆平集字復之建州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術數之說

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仁宗召見先生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值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先生對歲值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欲官之固辭還官其子留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賜號沖晦處士先生

歿於吳因家杭州范文正公知杭州數就訪問甚禮重之文正嘗言西兵既起先生預言龍兵歲月又斗牛閒

管子皇極先生言災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先生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著書先生曰古聖賢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徵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卒年七十餘元豐類稿

附錄

遊江淮間數年凡天文地理通甲占射諸家之說讀之必得其旨因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遂取樂之本而曉然知律呂微妙動作之制時胡瑗作鐘聲大變古法先生笑曰聖人爲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是可用耶卒如其言隆平集

郭京

郭先生京

郭京口人嘗曆初范文正仲淹過潤州問徐復以術卦占之今夷狄無動乎復爲占西邊用兵日月無少差其後與先生同被召賜對問以天時人事先生好言兵文正及滕宗諒數薦之故與復同召焉隆平集

待制講友

水先生口

水口先生王子野待制家嘗養學老子也頗能前知禍福甚敬信之子野正食羅列珍品先生適至子野指謂先生曰何物可下飯乎先生遍視良久曰此皆未可惟飢可下飯耳范氏過庭錄

劉氏師承

縣令陳先生輔父大雅

陳輔字安國象山人父大雅天性明敏工於詩趙清獻深器重焉先生幼承庭訓家貧力學夜嘗足水中以警寐嘉祐進士歷知武康安吉先生少受知東明劉溫溫使其子槩師焉後槩試禮部第一名益重丞相呂大防忠獻學侶

著作韓先生璩

韓璩字子徽於魏公爲同母兄天聖五年擢進士高第歷授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壽州安豐縣事少負氣聰逈初若不經心及成詞壯理備他人精思有不及者性純易襟宇夷坦遇人無賢愚一以誠接之曠然不知世

路有風波陷穽之虞有時意樂閒放與朋友相過從酣笑杯酒開或逾旬與未盡不止及刻意於學則下帷閉戶以墳典自環雖在寢食未嘗捨卷其率眞如此安陽文集

忠獻講友

強先生至

強至字幾聖餘姚人爲三司戶部判官尙書祠部郎中有遺文四十卷先生少貧能自謀學爲進士材拔出羣類輒收其科最爲韓魏公所知魏公既罷政事鎭京兆及徙鎭相魏嘗引先生自助魏公數薦之朝廷謂宜在館閣未及用魏公卒之明年先生亦卒元豐類稿

悼材誌案先生二子浚明淵明與葉石林爲蔡京死友定黨籍碑皆壹其家聲惜哉

蜜滾謹案先生祭文學陸先生文云某始以少年由塾巷無知而遽之肯先生一見獨忘其齒之尊納以爲上客日規月誘其後意未有一日而不在前時肯餽而某得薦於鄉得第於廷州以掾於獄縣以令於民莫不去受先生教而歸拜先生賜也據此則祠部當爲陸氏門人

祠部文集

諫諍之正過中則亢論議之正過中則泥容色之正過中則倨若是者正不得中不足云也庵君字序

適千里者在足力之強爾否則跬步不能到君子之于遠業亦曰自強而已矣吳三班字序

身未也心本也性之于心又本也性正則心正心正則其身與事無不正純甫仙尉正性齋序

讓者天下之美道所以息忮心而長廉商也今公卿旦受一命焉暮必讓之至于三四不聽則必就噫果可讓也矣三四而遂止其不可讓也是率天下以僞也望忮心之息廉節之長難矣

夫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是二者聖賢少時何不能必待四十而後可孟子以爲顏淵具體而微且淵也短命是未嘗至四十也苟不至夫子之年已不惑則過聖人遠已烏在其微也若未能無惑其於聖人之道有不足者矣烏在其能具體也以上試京兆府學生策問

附錄

既得第恥以賦見稱乃專力六經發爲文章有譽其賦者輒頹然面赤惡其薄己

韓魏公由鎭時上奏及他書皆先生屬稿魏公乞弗散

青苗錢神宗閱之曰此必強至之文也因出其疏以示宰臣新法幾罷

說書劉退安先生易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善談兵韓魏公知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幷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毫之盧氏習畔臧術趙清獻卞復薦其行誼賜號退安處士先生作詩魏公每爲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魏公亦再書之尹師魯師延致尊禮狄青代帥過之亦厚治平末卒魏公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宋史

附錄

韓魏公贈先生春秋新解詩曰有唐名儒陸淳者始開奧旨源泉我朝又得孫明復大明聖意疏通淵劉生新解最後出了無窒礙成通川所趣旨義極簡正揩扯異論牽扯堅事不鑿正皆不與達經之旨所以然歟三百可一言蔽曰思無邪而已焉

文正家學

耶中王先生雍

王雍字子肅世爲魏人文正之長子幼而惇懿不妄言笑以文正任爲祕書省校書耶久之改大理評事時年已三十餘未始從政謚文正以清愼訓諸子而先生亦恬于進取也文正薨恩授光祿寺丞歷遷司封充兩浙轉運按察使卒于錢塘之官舍先生兄弟各得文正之一體而先生淵然澄泊議者爲多云蘇學士集

懿敏王先生素

王素字仲儀文正公旦子仁宗御筆親除四諫寓先生將帥三十餘年以工部尚書致仕謚懿敏姓譜

其一也帝曰王素貞御史也時目爲獨聲鵂由大侍從公少威慨衝大忠人不敢以貴游子弟遇之

仁宗嘗命公悉上爲御史諫官時所言事留觀殿中蘇文忠爲兵禮二部尚書致仕謚懿敏維周之庇魏公任朝百度維正懿敏在外有聞無聲高明處大宜公宜相如木百圍宜宮宜堂天既厚之又貴富之如山如河維安有之彼寠人子既陋且寒終勞永憂莫

知其賢固不觀此佩玉劍履晉公之孫魏公之子

待制王先生賞　見上高平同調

尚書王先生畛　則見荊公新學略補遺

文正門人

忠憲韓先生億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文定門人

太常李先生仲偃　見下梁氏門人

仲言家學

殿丞戚先生舜賓

戚舜賓楚邱人同文之孫綸之子官奉禮郎大中祥符二年應天府言民有曹誠者即同文舊居廣舍百五十楹聚書千餘卷以延學者眞宗嘉之賜名曰應天府書院命先生主之補誠爲府助教隆平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　光緒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戚舜臣字世佐楚邱人贈司徒綸之少子也恭謹恂恂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舜賓舜舉復以友愛能飾其家有先人之法度先生少以蔭補將作監主簿至知南安軍卒於官　元豐類稿

戚先生師道

戚師道字元魯知南安軍舜臣之子爲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似其先人一時與之遊者多天下聞人以進士爲楚州山陽主簿卒　元豐類稿

宋元學案補遺　卷三　光緒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殿丞同調

助教曹先生誠

曹誠者宋城富人也首捐私錢建書院城中前廟後堂旁列齋舍凡百餘區既邀楚邱戚先生主之戚氏以文學行義爲學者師及是四方之士爭歸之曹氏益復買田市書以待來者戚先生乃制爲學規凡課試講肄勸督懲賞莫不有法寧親歸沐與親戚還往莫不有時而皆曲盡人情故士尤樂從焉由是書院日以寖盛事聞

會亦僅三十人矣公之志也敢不恭乎是在文正掌教之時矣

戚先生舜臣　附見舜舉

京師有詔賜名應天府書院其規後傳于時及建太學詔取以參定學制　邵伯温編

晏溎謹案范文正公南京書院題名記云皇宋闕天下建太平功揚日月澤注河漢金革康積絃誦風布乃有睢陽先生賜禮部侍郎城公同文以資于邸園教育爲樂門弟子由文行而進者固故兵部侍郎許公驟而下凡若干人又云祥符中鄉人曹氏請以金三百萬緡建學於先生之墟據是則曹氏之作書院蓋在睢陽之後其時掌教者爲王博士濮睢陽再傳弟子則此楚邱城先生謚諱殿丞舜賓也

仲言門人

潛簡魯先生宗道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少孤苦學嘗袖所爲文謁城仲言綸綸器寶之咸平二年登進士第循歷州縣天禧元年詔兩省暨諫官六員不兼他職考所言以爲殿最先生與劉晞同選擢爲正言累官參知政事天聖七年卒于位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肅簡時太常禮院言禮無廢朝特輟視朝一日先生質直遇事敢言不爲勢所屈初爲海鹽令疏浚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爲利號魯公浦在諫垣時嘗由閶門始得進而罕嘗賦詩餞之仁宗即位召爲樞密副使天聖三年拜相六年卒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節景德初周伯星見百

文節張先生知白

張知白字用晦濮州人（晏溎案姓譜作字晦之青池人幼爲學端拱二年登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待制御史中丞大中祥符九年參知政事天禧二年龍爲侍讀學士知大名府眞宗賦詩餞之仁宗即位召爲樞密副使天聖三年拜相六年卒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節景德初周伯星見百

官稱賀先生獨以爲人君當修德以應天星之見伏何
所斃瑞因極陳治道之要初先生參知政事爲宰相王
欽若所排及知南京欽若謫分司南京眾謂必報之而
先生待之加厚其在相位清約如寒士愼重名器人服
其公 畏平集

附錄

官河陽節度判官時西北未寧中外多言兵事獨先生
奏疏謂當茂農功省刑罰及取士之制員宗異之
文節夫人聖節入朝莊獻太后見其二婢陋甚因命夫

人爲別置少者文節見之指二老婢曰此皆久在左右
若逐出之則無所歸矣若二姝者今皆未笄嫁與少年
前程未可量也若使守一老翁何益于事卽日面奏嫁
之

司馬公訓儉曰文節爲相自奉養如爲河陽掌書記時
所親或規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外人頗有
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
何愚不能願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
日之俸不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于今日家人習
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致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
亡如一日乎

王氏困學紀聞曰貴而能賓張文節司馬公有焉能賤
而有恥劉道源陳無已有焉

張氏講友

李先生涉

李涉字元昇博平人後徙內黃先生少以進士舉太學
眾推才高不妄交游獨與張文節公友善導化中用甲
科補河南府澠池縣尉歷官通判杭州召除御史會母

死哀戚毀甚未及服除而卒 王臨川文集

屯田家學

王先生濱

王濱字希聖正素門人礪之第二子也風調閑邁凜凜
有奇節嘗慨然曰士志于道在得其大者遠者學而不
究于古今之變究而不識于幾深之用豈士也乎景德
中起就賢良舉文中高選不時就召因後中書試里人
于正素舊屋建庠序虛師席待之自諸耆舊大生皆執
經北面才經匝手無不成器祥符七年舉服勤詞學科

明年登第試校書郎歷侍海陵改奉常博士卒著有文集備對制策張樂全文集

望溪謹案范文正南京書院題名記云故太原奉常博士潤時舉賢良始掌其教是先生首爲書院山長當祥符中曹氏建學之時云

文公王先生洙附師趙期

王洙字原叔屯田郎中彌第七子也官翰林學士卒謚曰文著周易言象外傳十卷其序言學易于處士趙期論次舊義附以新說凡十二篇以王弼傳爲內摘其義者裒而正之故曰外云直齋書錄解題

召爲國子監直講

徙知襄徐亳三州范文正公富丞相皆言王某學問經術多識故事宜在朝廷復召爲檢討同判太常與侍講天子常喜其說意有所欲必以問之無不能對至于朝廷他有司前言故實皆就以考正

兩爲天章閣侍講嘗與胡瑗定樂制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既成卒不可用

公言昔有一士人病其家數世未葬亟出錢買地一方稍近爽塏者自祖考及緦麻小功之親悉以昭穆之次葬之都無歲月日時陰陽禁忌與塋穴之法人且誚其異而謂禍福未可知歲中輒遷官秩後其家益盛以此

王氏易說

雲濠謹案歐陽公誌先生墓云至和元年爲翰林學士三年以親嫌改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嘉祐二年卒年六十有一贈給事中特賜謚曰文節則作文者非也

附錄

其生始能言已知爲詩指物能賦既長學問自六經史

觀之眞達者也今之人稽留葬禮動且踰紀邀求不信之禍于祖先遺骸眞罪人也

范文正依韻和襄陽王原叔龍圖見寄曰高車赴南峴散郊主東道風采喜一見布素情相好屈指四十秋子今歲暮保我起爲君壽善頌復善禱願盡杯中物薄言理可到君子貴有終功名非必早朝端卿大夫所尚賢而老世慮久乃周聖門深已造與君誓許國無忝于祖考瀟如鳳食竹樂若魚在藻安得長相親時時一絕倒不忘平生期明月滿懷抱

又乞召還及就遷職任事劄子曰王某文詞精贍學術通博國朝典故無不練達搢紳之中未見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鎬方之不甚過也

郡國手鑑一卷周易雜解十卷性至兢慎居常惴惴恐梅聖俞挽之曰稽古逢堯舜銷金侍冕旒生員尊鄭學子舍預夔謀翰苑事猶著岱宗魂已游無情是天地玉樹掩蒿邱

稽氏家學

學士稽先生穎

稽穎字公實正素弟子參軍適之季子也早失所怙力學自立未冠舉進士安貧守道事親至孝王文正張文節相繼居守禮待甚至二公謂其子弟吾待此君教若曹此君可以爲人師表者也睢陽庠序先天下四方之士集焉先生以鄉行爲諸生領袖時范文正富文忠諸

公進講習在學願與先生游天聖五年登第試祕書省校書郎歷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先生在睢陽興學舉子張堯封從之學文堯封謝業多納先生所後堯封女入掖庭爲修媛有寵其弟遘先生求父素業請編次爲序以獻先生不答亦不獻梁固兵部員外郎召入翰林況學士以卒年五十五先生性淳至有雅量每與所親論

君子之所以爲貴動容貌斯遠暴慢發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故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其任重而道遠先儒有言君子不失色於人故其嚴可憚不失口于人故其言可信如是而後可與立可以任大節而不奪其志如此樂

莒公鄭文肅集道卿龍圖直學士史安道非朋黨不以罪貶則公之姿度閎遠卓擅嚴廊之望焉者于是乎稱也然公于學則微悉密緻與獾儒等又曰昔稽叔夜喜音韻學謝康樂疲于譯梵字顏魯公老于韻海皆天下雄偉超傑之資而謹小德細墨不屑也吾曾大父何疑焉

補遺

梓材謹案鼎迁集有偶見題秋序始涼帥門尚遠又一書云念其山自帥門賜一善地輒成絕句云前輩終身學植今人得意即新幾帖英公字何但吾家禮數尊

光祿晁先生宗恪

晁宗慤字世真文元子以父蔭爲祕書省校書郎召試

晁氏家學

文莊晁先生宗慤

晁宗愕字世恭文元弟尚書選之子爲人樂易慈恕寡言笑不易喜怒之色以文元蔭補將作監丞歷知信州光祿卿所至多修弛廢督守疆與學宇誘引善類人皆安之 姓譜

梓材謹案曾南豐爲先生墓誌其銜先生平南豐記其歷

知州晁先生仲熙

晁仲熙字子汶文元公孫以蔭授將作監主簿以才稱歷太子右贊善大夫都官外郎知均州判南京國子監講祠凡十餘年杜門蕭散樵蘇不入而幾微未嘗見于色生平忠信坦夷寬裕不矜伐君子以爲有文元之風 姓譜

晁氏門人

元獻晏先生殊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七歲善屬文眞宗召見與進士並試仁宗時爲相善知人范仲淹孔道輔歐陽修皆出其門富弼楊察皆其壻有文集四十卷曾孫敦復 姓譜

梓材謹案宋子京亦晏臨淄門下士雲濠謹案曾文定隆平集載先生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有臨川集上州集二府集又取梁陳至唐人文章爲一集劉氏云汪介甫不得專臨川矣

附錄

公生七歲知學問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得公以聞眞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眞宗益嗟異之因賜以他題以爲祕書省正字遣之祕閣使得恣讀祕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公父本撫州手力節級公幼能文楊大年以聞時年十

及爲館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宴飲當時侍從文館士大夫各爲宴集公時貧甚不能出獨家居與晁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執政眞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嬉遊宴賞彌日繼夕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厚正可爲東宮官公既受命得對上面諭除授之意公語直質野對曰臣非不樂宴遊者直以貧無可爲之具上益嘉其誠實知事君體

公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

廢興自公始

眞宗嘗謂輔臣曰殊少年孤立力學自奮加以沈謹京師賜酺京官不預會同輩召出觀不答其弟穎亦能屬文朕遣取所業且戒殊勿爲改竄弟請潤色不之省亦不答其故周愼如此信知其稟賦異也

鼎其遷與三泉李奉議書曰國史稱天下興學自晏公始晏公之錫乎學者其恩大矣本朝來王元之之後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爲一時之龍門而門下灑掃應對之士其後爲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以晏公之儒學懿文視穿鑿傅會喜新好異之論廟堂無智名勇功之尊而觀開邊聚斂尚刑名私威福紛紛貽患不可救藥之士相去不知其幾多而遠也

黃東發曰晏元獻公爲相務進賢與范仲淹韓琦富弼同任而面斥張耆平生嚴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可謂賢矣

宣獻宋先生授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憲成李先生諮

李諮字仲詢唐趙國公峴之後峴貶死袁州因家新喻遂爲新喻人先生幼有至性父出其母先生日夜號泣食飲不入口父憐之而還其母遂以孝聞舉進士眞宗顧左右曰是能安其親者擢第三人除大理評事通判舒州召試中書爲太子中允累遷左正言出爲淮南轉運副使以勞遷尚書禮部員外郎徙江東轉運副使爲度支判官擢知制誥出知荆南會翰林學士闕宰相擬他官帝曰不如李諮遂爲學士仁宗卽位超遷本曹郎中權知開封府數月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以疾累請郡知洪州杭州永興軍還勾當三班院坐舉吏降左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是歲禁中火倉卒營造應辦舉集進尚書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數月遭父喪起復還戶部侍郎知諫院事卒贈右僕射謚憲成先生性明辨周知世務其處煩猝常若閒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革濫賞抑僥倖人以爲稱職無子以族子爲後

附錄

晁景迂答李子能書曰吾親曾祖憲成公其志誠屈體下士者顧如何哉公子杭州每訪林先生于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其視陳蕃與徐孺子下榻

如何哉遇雪命趣飲具郡僚不無意于歌舞高會也乃與林先生清談同賞于孤山又視葦蘇州與秦徵君系宴集郡圃如何哉不幸先生一日疾不起公以喪服哭送素棺拜墓乃歸哭兒自是恥其風俗之薄牝前日張文潛知潁州爲東坡喪服重得罪于廷臣不赦不知又如何哉

雲濠謹案曾文定隆平集林和靖傳云李諮始舉進士未自知者通謂人曰此公輔之器也通之卒諸時知杭州爲制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臨終一絕納擴中據此則先生當稱林氏私淑梓材謹案景迂又答李大同書云憲成公與元獻晏公在獻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元公門下

之人也是女元之門不獨有晏元獻矣

安簡王先生舉正父化基

王舉正字伯中鎮定人父化基參知政事謚惠獻善教訓故其子皆有所立先生幼嗜學厚重寡言惠獻以爲類己器愛異諸子以蔭補祕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知伊闕任邱縣累擢知制誥改龍圖閣待制復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給事中旋以資政殿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許州徙知應天府累遷左丞皇祐初拜御史中丞御史唐介坐言事貶春州先生舉劾介言之介得徙英州除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入兼翰林侍讀學士每進讀及前代治亂之際必再三諷諭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簡文章雅厚如其爲人有平山集中書制集內制集五十卷宋史

梓材謹案景迂跋安簡帖云王安簡公與說之曾祖文莊公特相善爲書文元公誌銘實文元門下客云又集隆平集作謚文簡有文集三十卷中書制書集十卷

晏氏學侶

文正范希文先生仲淹詳上睢陽所傳

中丞孔先生道輔

孔道輔字原魯曲阜人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後直史館待制龍圖閣歷知許徐兗鄆泰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先生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寶元二年卒于滑州之韋城驛年五十四其後詔追復郭皇后位號有爲上言先生明肅太后時事者特贈尚書工部侍郎先生廉于財樂振施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眞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傳以爲神先生舉笏擊殺之州將以下

皆大服 王文公集

梓材謹案先生初名延魯萬姓統譜以爲孔子四十九世孫且以爲孔宜之孫者非也

雲濠謹案宋景文爲孫僕射行狀云成就諸孤甚衆而馮公元孔公道輔尤顯則先生亦爲孫氏門人

附錄

在憲府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請對上令至中書宰相謂曰廢后有漢唐故事先生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爲法耶宰相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有泰州之命 隆平集

偏而爲之記 張守益撰後碑

公以孟荀揚王韓五子排邪說翼大道像設于祖堂西

石徂徠銘公擊蛇笏曰至正之氣天地則有笏惟龜物之在公能破淫妖公之在朝讒人乃消龜氣未極斯笏不折正道未忘斯笏不藏惟公寶之烈烈其光

登閣鼓院上方禦儒術而先生在館閣數有建明仁宗以爲知經會覆考進士崇政殿因賜飛白善經二字寵之英宗即位轉度支員外郎差考試開封進士既罷進賦題曰孝慈則忠時方議濮安懿王稱皇帝事上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魏公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上意解歷江西淮南轉運使轉工部郎中卒年四十九 雞肋集

孔氏同調

顏先生太初

顏太初字醇之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少博學有雋才慷慨好義喜爲詩文譏切時事天聖中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巳西向拜扁鵲曰不敢亡師也帝爲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先生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爲言于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先生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先生中進士後爲葛源尉因事忤轉運使投劾去久之補闕中

主簿時范諷以罪貶同黨皆坐斥齊與道輔薦先生上其嘗所爲詩召試中書言者以爲此嘲議之辭遂報罷改臨晉主簿後至南京國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洙南子所居在鳧繹兩山之間號鳧繹處士有集十卷淳曜聯英二十卷宋史

梁氏家學

莊肅梁先生適

梁適字仲賢翰林學士顥子學士卒時未及仕他日因類其父所爲制詔奏議并自所爲文上之眞宗覽而歎曰梁某有子矣即除祕書省正字歷拜尚書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知鄭州并州河陽曹州又徙兗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莊肅所著文集三十卷王華陽集

附錄

呂氏學塾廣記曰文清公尹京時梁丞相適爲掾屬公語諸子曰梁公異日必爲輔相問何以知之曰府掾皆京官他人方拜于庭下皆有自獻之色獨適容貌自若是以知之

梁先生彥通

梁彥通字貫之翰林學士顥之孫丞相莊肅適之子也幼警異無綺紈好力學博古尤長于毛鄭詩從丞相蔭爲祕書省正字歷知邢州事遷右朝議大夫卒官居事無大小必身任之尤以興庠序勸學爲先嘗疏新法十事達于利救又奏乞計邊備講馬政編役書皆詳辨時元豐末年也教諸子必以學問發身晚尤潛于進取名其莊曰平野名其園曰佚老有平野雜編二十卷雜肋集

梁氏門人

太常李先生仲儀

李仲儀字習卿江南國主李璟之孫也幼卽貌孤伯氏仲儀撫養甚篤弱冠屬節游學知名梁翰林顧趙文定安仁咸器其才召置門下所與游者皆當世知名之士祥符中得進士丙科調楚州寶應尉歷拜侍御史除淮南提點刑獄司入爲三司度支判官尋除兩浙轉運使除工部郎中代還判三司度支勾院假太常少卿除刑部郎中淮南轉運使移蘇州以便鄉閭自初筮以至掛冠其間四十年所得俸祿多給族中之貧者平生藏書萬餘卷皆親加校正多手鈔者日置齋中閱古今治亂前後推設拔取要畧晚無慮四百人文集十卷 胡文恭集

高平家學

補

王薄范先生純祐

雲濠謹案富文忠公誌先生墓言文正愛之甚日夕以講求道義爲樂亦不欲其遠去云又云年二十二舉得疾凡病十九年而卒則年止四十史作四十九誤矣

附錄

公幼有知略十餘歲時在洛與富民家子游富氏引舉取一器擲以示眾曰此錫器爾等謂何物耶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公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民致疑害爾吉壁耳富氏子服其言

補

忠宣范堯夫先生純仁

雲濠謹案先生爲王尊道先生講學記云予昔先生之齊衿也是先生嘗及王氏之門矣又先生行狀云文正仕漸顯一時知名士多所延揖如孫復石介胡旦李覯皆舉命公從之游胡旦或是胡暖之訛豈先生亦及周父之門耶

忠宣尚書解

匹夫不以善戰服鄉里王者不以善戰服天狄

居上不寬則刻急而鮮仁臨下不簡則叢脞而害政

聞善不懈則德日新謂人不己若則志自滿

以義制事則不自任以禮制心則無暴慢屈己取人則能自得師

金不成器由陶冶之不良民不爲善由教化之未至

梓材謹案先生有經進尚書解序言臣以史籍浩博衆說紛錯就而君臣之際莫盛于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爲三十章仍于每章之後輒有解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神補之誠云

忠宣文集

道不馴致則有揠苗之患事欲速成則有不達之憂人急求則才俟進而巧僞生弊頓革則人情擾而怨憤作

論求治不可太急疏 同上

水止則方能鑑物心靜則可以理事

古之君子言動有法出處有常子孫幼而視之長而習之不爲外物之所遷則皆當爲賢子弟 司馬溫公詩序

黎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敎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慾之繁若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

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紂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衆之陋其可忽諸 布金銘

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怨己則暗 戒子弟語

人有好勝心當以善勝惡豈宜執人我與彼較強弱所得無乃違所失已山嶽事過徒自悔駟馬追不及却臨

喪幕年事尤資審度如人行遠道日暮將憩泊遵途益須恒勿使趨向錯逆境是吾師苦口多良藥豈止人難欺將爲鬼所曝有病在速治姑以自砭灼 自砭詩

義莊續定規矩

一諸位子弟得貢賦大比試者每人支錢十貫再貢者減半並須實赴大比試乃給卽已給而無故不試者追納

一諸位子弟縱人採取近墳竹木掌管人申官理斷

一諸位子弟內選曾得解或預貢有士行者二人充諸位教授月給糙米五石 原注若遇米價一石及一貫文以上卽每石只支一貫文

雖不得解與貢而文行爲衆所知者亦聽選仍諸位共議原注本位無子弟入學者不得與議若生徒不及六人止給三石及八人給四石及十人全給 原注諸房量力出錢以助束脩者聽

右三項以熙寧六年六月一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掌管人侵欺及諸位輒假貸義莊錢斛之類并申官理斷徵納不得以月給米折除

一族人不租佃義田 原注詐立名字同

一掌管子弟若年終當年諸位月給米不闕支糙米二十石雖闕而能支及半年以上無侵隱者給一半已以並令諸位保明得支若不可保明各具不可保明實狀申文正位

一義莊勾當人催租米不足隨所欠分數剋除請受 原注

謂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請受之類至納米足日全給原注已赴數更不支有情願者更不支

右四項以元豐六年七月十九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身不在平江府者其米絹錢並勿給

一兄弟同居雖眾其奴婢月米過不得累過五人原注謂如七人或八人同居止共支奴婢米五人之類

一未娶不給奴婢米原注雖未娶而有女使生子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以上者自依規給米

一義莊不得與置族人田土

右四項以紹聖二年二月初八日二相公指揮修定

一義莊費用雖闕不得取有利債負

一義莊諸事惟聽掌管人依規處置其族人雖是尊長不得支援干預違者許掌管人申官理斷即掌管人為己任每有觸引必先公議及其至也內舉有所不避其不可則人君所主亦必爭

鄭忠臣覆檢議曰檢法曰廳國忘家曰忠善閑周達曰宣按公歷事五朝堅持一節視同宗之族猶蒿藁之庇本根見慢上之人如鷦鷯之逐烏雀文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玉之玷而外華為國惜賢徇人忘己初蘭澤畔更甚屈子之悲古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于道逾改元二日以不起聞天子于是震悼嗟嘆賻贈加等開儀同三司之府賜世濟忠

附錄

公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

直之碑人生哀榮無以尚此學訓有獲阿衡詎專美于商君進不忘臧孫將有後于魯古云遺直今也則亡諒曰忠宜於義爲允

程子言范公喜夫之寬大也曰予昔過成都攝帥有言公于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竇察之也公一日訪于款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皆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于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劉漫堂忠宣堂記曰其在江東賦籲恩堂詩有曰審慮敎于翼之先生不能有匪僻之心

劉漫堂忠宣堂記曰其在江東賦籲恩堂詩有曰審慮敎于翼之先生不能有匪僻之心

敵權衡又曰心虛照自明虛則無我平則成物故在當時曰歐曰韓曰富曰司馬世所謂君子公所爲而意向稍慰公皆指其非曰章曰蔡曰鄭世所謂小人公所坐以退者而文致稍深公皆以爲過其心眞不媿于權衡而誠慮之遠非淺鮮可及故後之論者謂使公之言行于熙豐必無元祐之紛更使公之言盡信于元祐必無紹聖之反覆臾亦謂使公之生先于漢唐之季必無朋黨之禍使公之死後于建中靖國則崇觀愈人亦無所容喙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尚忍言之

周益公題曾無疑所藏帖曰范忠宣公心正氣和道醇德備三復尺牘如見其人

王俛東都事略傳贊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避
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文正
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
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已甚者予于
純仁見之矣
黃東發曰公文正子也世濟清賢爲孝子爭新法爭紹
述以罪去爲忠臣然公平恕人也原其用意慮反覆耳
及其後終不免反覆公雖平恕亦身不免而使文正在
吾知未必爲忠宣之爲也孝耶忠耶豈易盡者耶

補
恭獻范先生純禮
義莊參定規矩
一義莊內族人不得占居會聚非出納不開
一因出外住支月米者其歸自初五日以前取諸位保
明詣實聽給當日錢
一義宅有疏漏惟聽住者自修完即拆移舍屋者禁之
違者掌管人申官理斷若義宅內地自添修者聽之
原注本位實貧乏無力修完即屋舍疏漏實不可居者聽諸位同視保明詣實申文正位量與錢完補即不得乞添展屋舍
一諸位請米歷子各令諸位簽字周備方許給訖請
入視書交領即去失歷子者住給勒令根尋候及一
年許諸位即掌管人保明申文正位候得報別給歷
頭起支
一積存月米量請者勿給
一諸位不得于規矩外妄乞特支雖得文正位指揮與
支亦仰諸位及掌管人執守勿給
一義莊人力船車器用之類諸位不得借用
一諸位于弟官已陞朝願不請米絹錢助贈眾者聽
一諸位生男女限兩月其母或所生母姓氏及男女行
第小名報義莊義莊限當日再取諸位保明訖注籍
即過限不報後雖年長不理爲口數給米
一過有規矩所載不盡事理掌管人與諸位共議定保
明申文正位原注本位有妨嫌者不用申雖已申而未得文正位報不得止憑諸位文
字施
行
右十項以元符元年六月日二相公三右丞五侍
郎指揮參定
一諸位關報義莊事雖親長並于文書內著名仍不得

竹箋及包箋違者勿受

右一項以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三右丞指揮修定

附錄

中旨鞫孥澤村民謀逆公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覩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于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敢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聞知陛下刑罰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

其任江淮荆浙發運使時過吳謁郡學因復奏請于朝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基又請給錢修造建齋宇一百五十餘楹至今學宮甲於天下

補

安撫范先生純粹

義莊參定規矩

一義莊過有人贖田其價不得支費限當月內以元錢典買田土輒將他用勒掌管人償納

右一項以崇寧五年十月十二日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諸位輒取外姓以爲己子冒請月米者勿給許諸位覺察議移文平江府理斷原注其大觀元年七月以前已收養給米者不得追訟

右以大觀元年七月初十日五侍郎二相公指揮參定

一諸位在外不檢生子冒請月米掌管人及諸位覺察勿給卽不伏掌管人及諸位申文正位移文平江府理斷

右以政和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五侍郎指揮修定

一族人不得以義莊舍屋私相兌賃當

右以政和五年正月二十九日五侍郎指揮修定

右仰義莊及諸位遵守施行內文意前後相妨窒礙者從後規若有違犯仰掌管人或諸位備錄治平元年中書劄子所坐聖旨申官理斷各令知悉政和七年正月十三日

附錄

文正公謂諸子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略

司理范先生純誠

范純誠字子明文正公從子文正置義田皆先生辦理

因奏爲長洲尉俾創規法以貽永久歷衡州司理姓譜

祕丞范先生世京

范世京字延祖文正公孫進士熙寧間令海鹽勸民孝友力田時新法行召至京將用之以論不合還治民歡呼相迎詔進祕書丞姓譜

雲濠讀案姑蘇志載先生致仕卒年四十一所與游最厚者同郡朱長文也

忠宣講友

朝請晁先生端仁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補遺

王先生繪

王繪永州人布衣胡康侯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康侯以先生與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康侯請命之官又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丹陽晁范堯夫其故人也

范忠宣遺文

高平門人

補文忠富彥國先生弼

梓材謹案范忠宣爲先生行狀云後應舉京師我先君文正公方居文館見公而奇之與語終日曰眞王佐才也自此深愛重之親懿其文以見丞相王沂公御史中丞晏元獻公晏公世號知人遂以女妻之此亦先生嘗及范門之證雲濠謹案東坡爲先生神道碑云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慍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也又云其爲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四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奏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振

沙得少留莫畏洞庭風浪險主翁元是濟川舟後零陵簿李長輔媚蔡京以掇詩聞于上擴被貶竄舉先生者皆譏詆湖南通志

王希逸先生伋

王伋字孔章希逸其號也江西人試南宮偶遺乃蘊所學以紹箕裘交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破賢象數已著吾人苟獲漏網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咸服其明著書五篇折衷陰陽使與儒家不相角立又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丹陽晁范堯夫其故人也

雲濠又案邵氏聞見錄云富韓公之父貧甚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某見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公許之其子韓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亟令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先生父名言廷評太祝當是文穆之弟蒙休閎見錄又云天下謂之文富二公者皆出呂氏之門蓋文潞公嘗以庶孫壻文靖公為殿中侍御史云

文忠文集

大都作文字其間有干著說善惡可以為勸戒者必當明白其詞善惡煥然使為惡者稍知戒為善者稍知勸是亦文章之用也豈當學聖人作春秋隱奧微婉使後人傳之注之尚未能通又諛之疏之尚未能盡以至為賈徹曉了彌謂如春秋者惟聖人可為降聖人而下皆不可為為之亦不復取信于後矣學者能得春秋大義立法立例善則褒之惡則貶之苟有不得已須當避者稍微其詞可也不宜使後人千餘年而不知其意也若善不能勸惡不能戒則是文字將何用哉既書之而惡者自不戒善者自不勸則人之罪也于文何過哉彌常病今之人作文字無所發明但依違橫積而已人之為善固不易有遵謗毀者有被讒斥者有窮困寒餓者甚則誅死族滅而執筆者但求自便不與之表顯誠罪人也人之為惡者必用姦謀巧詐貨賂朋黨多方以逃刑戮況不止刑戮是逃以至子子孫孫享其餘蔭而不絕可謂大幸矣執筆者又隱之不敢書其惡則惡者愈惡而善人常沮籍不振矣君子為小人所勝所抑者不過祿位耳惟有三四寸竹管子向口角頭褒善貶惡使善人生惡人死須是由我始得不可更有所畏忌而受不快活也向作希文墓誌蓋用此法但恨有其意而無其詞亦自訓希文之善稍彰姦人之惡稍暴矣今永叔亦云胸臆有欲道者誠當無所避皎然寫之使後之憤不亦快哉則似以彌之說為是也然彌之說蓋公是公非非于惡人有所加諸也如希文墓誌中所詆姦人皆指事據實蓋是天下人聞知者即非創意為之彼家數子皆有權位必大起謗議斷不鄒也與歐陽永叔書

僕不佞自始讀書為學必窮其本原不到聖賢用心處輒不止聖賢之心即天地之心也天地生人于其間不能自治必立君長以治之為君者不能獨治必求賢以佐之聖者君之賢者臣之君臣合而共治其人人既和

天下無事于是君臣處其位相與共享天下之樂以爲報也聖賢不待報天下之人奉以爲報也是知古之爲學者爲人不爲己也古之得位爲君與之佐者亦不爲已而爲人也 與陳都官書

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若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于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爲否也

夫前車者後車之所鑒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以上論辨邪正

刪書于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

附錄

公初遊場屋穆伯長謂之曰進士不足以盡子之才當以大科名世公果禮部試下公西歸范文正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還

公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閒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

有成我稔公德亦已服膺自是相知莫我公比一氣殊
息同心異體始末聞道公實告之末知學文公實教之
肇復制舉我憚大科公實激之既舉而仕政則未諭公
實飭之公在內廷我陪密幄得同四輔之儀公撫陝西
我撫河北又分三面之寄公既龍去我亦隨逝從古罪
人以干魑魅公我明時咸得善地自此蠭孽毀訾如沸
必冀其死以快其志公云聖賢終不如是出處以道俯
仰無愧彼姦伊何其若天意我聞公說釋然以寧既而
嘅嘅果不復行于是相勗以忠相勸以義報主之心死
夫心也又如此嗚呼苟非事君盡忠愛民盡仁推惻怛

而後已

至誠之心充于內而見于外能如是乎

晁景迂九學論曰不汲汲于詩書而詩書之功隨之
身若遺文章而文章之名歸之冠劍巍然望之可畏而
不能不愛也珪璋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也妾婦之
無知而亦幸其爲人如此也夷狄之慴慄而知中國之
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也當韓公是已

又序富文忠奏議集曰人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拜
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之不肯拜至和之末請立皇嗣
之功彼天下之人或未知聞也公于憂進司徒則一命

而不解使虜之功公既恥以受賞且終身未嘗一出諸口而青州救災之功則公平居喜爲人道之慶曆閒石介固以公方夔契矣公事他人宜何有而嚴事王沂公慕歎之至死不衰公之知人薦士有至將相者矣晚于青州得一老儒生劉槩薦于朝則歎息欣喜若平生未嘗得士者嗚呼公之所以自處也遠矣豈觀之所覩而聞者可驟歟

又曰唯是晚年道德之學非性命之理所能名而出于天人之際者又何得而稱之

劉子卿曰當鄭公未第時讀書夜枕圓枕熟睡不能久欲有所思冬以冰雪夏以新水沃面其勤如此

周煇淸波雜志曰嘗聞富鄭公斂疾歸第以俸券還府留之無請可也

黃東發曰當英宗被疾與韓公歐陽公議不合翩然絕去之至終其身不通問然韓公歐陽之賢待公加厚既相神宗雖不幸值王安石得君公又能見幾而作卒以功名始終云

補文定張樂全先生方平

附錄

公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朱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才也共薦之

梓材謹案先生始居揚州王定國狀先生行實云太夫人祕氏賢明知書躬自敎誨年十三太夫人撫之曰揚州俗浮薄睢陽鄉里有岸序四方學者苹吾弟爲之領袖汝方志學益往依焉既至國氏器愛之切磋講習業大進先生之舅氏諡郎祕學士公實也

舉茂才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當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

上將召用介甫公言安石言僞而辨行僞而堅用之必亂天下由是介甫深怨之

先生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于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

邵氏聞見後錄曰東坡論張文定以一言曰大世以爲知言神宗嘗問文定議王安石否曰安石視臣大父行

也臣見其大父日安石髮未卯衣短褐布身窮疥役灑
掃事。甚頭耳故荊公亦畏其大不敢與之爭辨日錄
中盡載前輩諸公獨于文定無識云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張文定慶曆中草兩制麻舉救云
盜賊類之來實矣三代之盛王其必由之如聞外之議
云是日啓私諡告誡之弊也予不以是待士大夫何士
大夫自待之淺耶又察舉守令救云天下大官吏之
之眾獨不聞循良尤異者之達予聽外臺之職豈非則
歎抑朝廷未有以導之也其視守令能以仁政得民民

心愛之如古循吏然考官以名上予得以褒慰之亦以
使四方之民知子不專龍健吏所貴仁者爾尤延之謂
二詔大哉言平簡而盡面而婉丁寧惻怛之意見于言
外至今誦之益然如在春風中豈特公之文足以導上
之德意志慮亦當時善治足以起其文也
又曰文定又行范文正公參政制云大恩之下難為報
大名之下難為處矧兼二者可無勉哉爾尚朝夕以交
修予允迪前人勤教邦其永享于休詔辭溫雅可以見
太平之象

苕溪漁隱曰張文定公為國家謀有大過人者辟王介甫
子弟院見其紛更輒斥之尤明而果然公尊嚴者也務
欲天下士視朝廷如雷霆鬼神不敢議故斥石守道激
狷發邪而溫公亦以姦邪論公必如公所見恐頗類
秦漢無復三代氣象爾蘇公父子之顯公薦之也公之
墓東坡蘇公誌之也以雄文善論飾奇材壯志世莫得
其明云
又讀東坡文集曰文定公遣識雅量不動如山可謂國
之重臣矣而蘇子之銘公首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

人求我匪我求人然則公之所能不動非以是哉有志
之士蓋亦知所用力之地矣

補說書李旰江先生靚

梓材謹案范文正尺牘有與先生書云此中佳山
水府學中有三十餘人講貫與監郡諸官議無如
講先生之來必不奉誤蓋是時先生掌教潤州
稱之為秀才仁弟則文正固以及門視之矣

旰江易論

損六五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龜可決疑喻
明智也以柔居尊而為損道明智之士皆樂為用矣
未濟九五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禴

祭之薄者也謂脩德以祭雖薄而受福也

益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謂因民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則不須疑問必獲大吉而物亦以信惠歸于我也

屯九五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膏謂恩惠也處屯難之時居尊位之上不能博施羣小而繫應在二所惠偏狹於有司之貞則吉於大人之貞則凶也

比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謂伐不加邑動必討叛雖得乎顯比之吉而可以爲上之使非

爲上之道故象曰邑人不誡上使中也夫執剛莫如體柔貢人莫如自修尚勝亦已勞矣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莧陸草之柔脆者謂上六也夬之時以君子決除小人而五處尊位躬自決之雖其克勝未足多也處中而行足以免咎夫安非福也危非禍也知危而懼安莫如之

否九五曰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處君子道消之時已當尊位能施否于小人而自戒其將亡則得苞桑之固也夫救弊之術莫大乎通變然民可與樂成

制斷而係應于二哥從其唱以此爲恆則婦人之吉非子膚非智乎

恆六五曰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謂居得尊位不能

夫子之道也

蹇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謂居位應五不以五在難中私身遠害執心不回志救王室者也故象曰終无咎也

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謂處益之極過盈者也求益無厭人弗之與怨者非一故或擊之也夫靜以俟時則無悔躁而求利則有恥不可不慎也

巽初六曰幹父之事有子考无咎貞吉謂幹父之事不可大小損益一依父命當量事制宜以意承考

家人初九曰閑有家悔亡謂治家之法及其志之未變而豫防之則悔亡也家瀆而後嚴之則無逮矣

夫心貴乎公而量貴乎大公則視人如一大則無物不包視人如一則惟善是從也無物不包則雖蟲有處也

比初六曰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謂處比之首應不在一心無私吝則莫不比之故必有它吉也

巽初六曰往巽來巽謂處巽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觀險而止以待其時故往則過巽來則巽也

履九五曰夬履貞厲謂履道尚謙不當獨處盈而五以陽處陽正當其位是以危也

大有九二曰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謂健不違中爲五所任任重不危致遠不泥故可以往而无咎也

復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謂最處復初始復者也不遠而復幾悔而反以此修身患難遠矣錯之于事其始庶幾乎故元吉也

漸上九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謂進處高潔不累于位無物可以屈其心而亂其志救救清遠儀可貴也

先時而動者妄也後時而不進者怠也妄者過之媒怠者功之賊也

八卦之道大矣有高焉必乘其上有深焉必載其底有旁焉必環其外幽無不貫微無不徹惟所用之何如耳聖人揲蓍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扐礿然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于兩手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扐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二右手亦餘二

矣乃扐其四而謂之少則扐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爲老陽以四計之則九揲也故九三多則扐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存者二十四爲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少兩多則扐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爲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扐十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爲少陰以四計之則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朱子曰李氏之說最爲簡易而分別掛扐爲明白但其法爲多者一爲少者三而不知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扐十二并掛一爲十三而不知扐十并掛三爲十三餘三則同則是後三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爲得也

胡雲峯案劉夢得所云第一指餘一益三餘四益四第二指餘一益二餘二益一餘四益四第三指與第一指同之說

周公作六官之典而并謂之周禮今之禮記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則當時亦謂易象春秋爲禮經也故知禮者樂刑政仁義智信之所統也

夫有諸內者必由于外有諸外者必由于內孰謂禮樂刑政之大不發于心而僞飾云乎

周禮致太平論

王后之尊而親蠶則天下女子莫不執蠶宮矣王后之尊而獻種則天下女子莫不蓄南畝矣王后之尊而勤以學節民以禮而性成矣則是聖人爲天之所爲也

盱江禮論

禮職則天下女子莫不執婦道矣內治

周官掌財者雖不一綱統所係實專于一司故天下財貨之入莫不自太府受之量入以爲出亦莫不自左府頒之是以利權不分而斂散得宜使不專總于一司出財者惟以給辦爲先用財者惟以濟事爲功而後之不繼不恤也財如之何不虧

田皆可耕桑皆可蠶財皆可飭貨皆可通彼獨以是而致富者心有所知力有所勤夙興夜寐攻苦食淡以趨天時聽上令也如此之民反疾惡之何哉任之重求之多勞必于是貴必于是富者幾何其不轉而爲貧也使天下之富者皆轉而爲貧爲之君者利乎否也以上國用

先王建官使世守之以爲吏之于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此豈一朝一夕而可哉否則吏以治爲傳舍事或不舉則曰以待後人民視官如過客理或不勝亦曰以待後人

先王既使大臣爲鄉老又取其鄉之人爲吏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者也夫能盡人之情僞與其土所有其俗所宜莫若其鄉之人也因以爲吏孰不治乎以上官人

先王之教所以敷民而納之于善也學校不立教法不行將欲求腹心于讒林訪忠信于十室不易得矣

大司樂禁淫過凶慢之聲大胥掌版籍以召學舞取卿大夫諸子有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聞之見之者焉得不正乎

天下之情欲上達故訓方氏之職設人主之志欲下通故撢人之職設古者君民一體上下交孚而無壅遏之患如此以教道

天下之理由家道正女色階禍莫斯之甚述內治七篇

利用厚生爲治之本節以制度乃無傷害述國用十六篇

預備不虞兵不可闕先王之制則得其宜述軍衛四篇

刑以防姦古今通義惟其用之有所不至述刑禁六篇

綱紀既立持之在人天工其代非賢罔乂述官人八篇

何以得賢教學爲先經世軌俗能事以畢述教道九篇終焉

昔劉子駿鄭康成皆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迹而臨

孝存謂末世之書作十難七論以排之何休以爲六國陰謀竊觀六典之文其用心至悉非古聰明　知孰能及此其曰周公致太平者信矣　以上自序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李泰伯文章皆談經濟其本領尤在周禮一書范文正薦之以爲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在北宋歐陽自王間別成一家

旰江文集

苟得其心少康一旅爲有民苟失其心商王億兆無民矣是故聖人簡役而輕賦喜德而憚刑

善之本在敎敎之本在師師者所以制民命其可以非

不精是能言之類莫不可師也然則父儒而子墨朝華而暮戎不足怪矣　以上潛書

其人哉學校廢師不命于上而學者自擇焉識不至擇不可師必以孔子之徒者爲其賊善性入訓典也彼曲藝則何師不可　送余畴若南豐堂敎序

人主不免乎信讒者讒似乎諫也恆諫者諫似乎讒也君曰可用臣曰不可用不可之辭同而情則異矣用君子而小人沮之是爲讒用小人而君子抑之則爲諫好諛惡讒而不知諫者非讒者非讒也嗚呼艱哉

士之禍衣革帶顧倒風塵時無不扼肘歎曰我無知已一旦成大聲享大位則復因循自守鮮能知人　上蘇祠部書

夫心官于耳目耳目狹而心廣者末之有也耳目有得聖人之備其于用也交相濟故得中焉諸子之偏其于用也執一而已故有過與不及也　答黃著作書

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于人下于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矜矜則不知其反矣復說

附錄

范文正公進先生書狀曰臣觀李某于經術文章實能兼富今草澤中未見其比今取到本人所業禮論七篇明堂定制圖序一篇平土書三篇易論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編爲十卷謹繕寫上進伏望聖慈當乙夜之勤一賜御覽則知斯人之才之學非常儒也

朱元學案補遺 卷三

又白先生書曰潤州初建郡學可能屈節教授又慮遠來難爲將家蘇州掌學胡瑗祕校見明堂圖亦甚奉仰或能挈家必有經畫請先示音爲幸

余安道與先生書曰所云禮論七篇推進禮經準的世黃東發曰泰伯亦邁往之士而尚縱橫之學固宜詆孟子如云可無王道等語何其自背于理以自貽後世之議未足攻孟適以自攻矣嘗記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力辨泰伯諸書無一詆孟子而常語獨詆之以爲僞書且考世所傳泰伯不試四科優劣論之年此年泰伯實不預試恐泰伯未嘗詆孟子或如紹翁之云也特所學正

附答永叔即須冥便致之也

陳次公志其墓曰先生用則任公卿司教化而不用以夫子之道教授學者後之覽其遺書則知其所以然程伊川曰李覯謂若教管仲身常在宮內何妨更六八此語不然管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

朱子語類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者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輒貼不爲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黃東發曰泰伯亦邁往之士而尚縱橫之學固宜詆孟子如云可無王道等語何其自背于理以自貽後世之議未足攻孟適以自攻矣嘗記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力辨泰伯諸書無一詆孟子而常語獨詆之以爲僞書且考世所傳泰伯不試四科優劣論之年此年泰伯實不預試恐泰伯未嘗詆孟子或如紹翁之云也特所學正

與孟子相反則攻之亦其情耳

周密曰李泰伯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經正則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揜筆而出余曰孟子何可非也泰伯所以非之者謂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伐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子于泰伯亦然

雷思齊曰李泰伯著六論以駁劉長民非是至謂懼其惑誤學子壞壞世教而刪其圖之重複存之者三焉河

圖也洛書也八卦也夫長民之多爲圖晝固未知其是而泰伯亦元未識此圖之三本之則一耳

李謹思餘干州學記曰余惟有記以來吾家泰伯橫絕今古蓋取范史及偏林舊論鍛礪而馳騁之曰教道之結人心如此美則美矣而未大也教行于上古而契爲之初自契至于湯迄有天下自湯至于武丁伊訓每言師說命每言學契之功以化天下千餘年殷化爲周殷士之膺敏者皆爲周有教之力耶余觀周誥多士累云猶未定然則有多于膺敏之士者矣叩馬于牧野辟口于朝鮮意猶未釋然然則有先于膺敏之士者矣當時以爲義在焉弗之可矣焉洪範在焉弗之可臣也歌有采薇詩有麥秀一風二賦與雅頌並行于是世不爲創見不爲駭聞而風俗成矣豈惟殷之教賴以不墜周因于殷以植遺教雖周猶嘉賴之周輯又東四代禮樂與魯春秋逸而之洙泗之上嘗王昭王之命討于天下周其猶天乎東周之志無所于酬而繼周者又捷出則殷周奚擇焉顧油油然曰某也殷人也援已墜之殷以同異鳥在其爲魯司寇耶視乃厥祖于嘗曰公于詩

曰容猶稱微子仲終身焉將無類是乎若是惑滋甚請矣古之人古之人知言如齊太史嘗語人以其故而孟僖子先得之吾在萬世如見之蔽以二言夫祖契而孔氏其雲祁夫教契肇端至孔門而大備微契則人近于禽獸而禹稷無完功微孔子則臣子之無所懼者胥爲龍蛇虎豹以厲斯人而契之功熄大哉殷道其以教始終乎天欲報契也故以殷郊欲紓契之傳也故以魯祠孔子殷祭器歸周而郊契猶八百年孔禮器歸陳何有

哉而祠于魯達于天下千五百年而未止則夫中跲而旁薈暫容而永垂昔也嫡以小宗之餘復自爲宗世世萬子孫齊明以祭無窮期其爲紹嘉孰大焉殷多先哲王在天可以曠然而笑矣吾將復于吾泰伯

曰教道之格天心又如此

楊升庵曰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致其集知之內治論引仁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書

引萬取千焉十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倫損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靈沼而民歡樂之本仁論引以至仁伐至不仁延平集序以子思孟軻兼稱送嚴介序稱章子得罪于父出妻屏子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于百里之制又詳說之由是言之泰伯蓋深于孟子者也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夙駕追雄軻則尊之亦至矣故詳辨之

賈先生錄

賈昌朝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累官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嘗合議以濮王爲皇伯執政弗能會破疾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口占遺奏數百言猶以濮王議爲請先生修潔自喜在朝數言事人稱其介直

賈內翰以狀元及第歸范文正公誨之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以終身行之賈每語人曰此二字平生用之不盡也

先生有學少文修潔無所阿附仁宗深重之嘗知襄州父疾請解官歸養未報乃棄官而歸責鄧州未赴而父卒服除亦不復責

既除服還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詔書稱之曰聞父之疾委政歸養孝也上章自劾不肯苟免忠也

拜給事中上方親政事君數見其言無所避上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未識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爾乃陳任人之法五事一曰知人之明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材不求備四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

朱先生從道

朱從道沛國人南京府學生文正嘗爲名述曰朱生世嚴冠冕幼苦羸露惻先構之將墜忽中陵之見青天聖紀號之六藝樞密留守侍郎齊郡公特命就學果知向方豹以革而有文鴻亦漸而无咎公亦嘉其遷善以從道而名焉仍命字之云在復之六四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言能體中而行特從乎道以斯而造君子之象請字曰復之庶左右乎名矣然則道者何率性之謂也從者何由道之謂也臣則由乎忠子則由乎孝行己由于禮制事由于義保民由于信得物由乎仁此道之端也

子將繼之乎然復可以言國可以言家可以言民可以言物豈不大哉若乃誠而明之中而和之揖讓乎聖賢蟠極乎天地此道之致也必大成于心而後可言焉朱生其拜公之命勉之哉抑文與學者道之器也以君子乘之則積而不敗不以君子乘之則滿而致覆朱生其拜公之命慎之哉文正文集

朝議賈先生蕃

賈蕃字仲通開封人尚書昌齡子以尚書遺恩爲郊社齋郎調開封縣主簿累改虞部比部二員外郎知青州臨朐縣事遷爲部知渠州韓持國知州會行役法初下民有以令爲弗便而自訴于朝者或曰止之不止得罪則曰吾非能使民訴亦弗止也行法者果怒諷監司徵察其罪過既不得遂中以他法謫監順安軍酒稅改虞部郎中通判江州判南京國子監官制行改朝奉大夫知筠州有使江西行監法者官吏畏眾強售民以自免先生曰吾老矣不能爲也卽日稱疾遂致仕進朝議大夫居于家卒年七十先生爲人好學慨然有志溫厚質直甚介且廉富平人穿地得泉以聖

爲號曰聖泉遠近爭取而調之曰數百人先生時爲令不信曰昔有聖人今又有聖泉巫皆妖也遂塞之畢西疑集

章敏滕先生元發 詳見安定學案

龍武陵先生昌期

龍昌期字超之仁壽人祥符中注易詩書論語孝經陰符道德篇韓魏公使蜀奏授試國子四門博士慶曆中

文潞公奏授校書郎太子洗馬著古論帝王心鑑八卦圖精義入神絕筆書河圖照心寶鑑春秋復道三教圖通天保正名等論行軒小集然常羽翼先儒時論譽之

姓譜

梓材謹案宋文鑑吳元猷答樞密范給事書有惠述岷山人武林昌期博貫諸經兼與侍講孫公書述岷山人武林昌期博貫諸經召賓門下樞弦之暇與之論議且欲出其誤述質于大儒辨正賦否以明公共齋盥披讀載欣以拜云云是先生爲文正門人

吳元猷生平事蹟無考

錢竹汀之據此則先生之所遊亦蓋矣

武陵先生語

六經無皇道

附錄

晁景迂儒言曰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世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爲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于古其所歸深矣

王先生凝

王凝安鄉人從范文正公學擢第授岳州司理還屯田郎中出爲江源令有賢名 朝廣通志

縣令張先生問

張問字道卿陳留人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別試太常寺范希文在祕閣命召戶之得其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茲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

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先生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曆初尚書范雍言其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躬紳惜其不稱時希文經略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趨延路經略使龐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先生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未幾卒年五十二希文誌其墓云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行自信而不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又

武襄狄先生青

狄青字漢臣西河人善騎射初隸騎御馬直選爲散直趙元昊反詔擇衛士從邊帥爲先鋒臨敵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敢當尹師魯沫爲經略判官與談兵善之薦于經略使韓忠獻琦范文正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公一見奇之待遇甚厚文正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遂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兵以功累遷護國軍節度使河

中尹還至京師帝嘉其功拜樞密使賜第敦教坊嘉祐中罷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卒贈中書令謚武襄其爲人愼密算言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行師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飢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嘗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功與將佐尹師魯以貶死能悉力賙其家事宋史

附錄

公事親孝遭父喪雖征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戚內外不以治兵事聞第云奉

使江表而已 神道碑

公爲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爲祖公哉聞見錄

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梁公哉聞見錄

雲擭謹案筆談言公爲樞密使有狄梁公畫像及告身十餘通詣公獻之以詢公之遠祖謝之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比之郭崇韜哭子儀墓公所得爲多矣與聞見錄可互參然王華陽爲武襄神道碑云狄至梁文惠公乃大顯于有唐其子孫或徙汾晉閒公實西河人猶若合而爲一矣

公作眞定副帥嘗宴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疏狂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謂縣卒敢如此詬詈公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公首造劉易謝魏公于是時已知其有量 別錄

周煇清波雜志曰狄武襄受范忠獻之知每至范氏必拜于家廟入拜夫人甚恭以鄉君之禮事其子弟狄乃武將能知義不忘恩可書也

梓材謹案范忠獻蓋韓忠獻傳寫之訛閒見錄例信韓公家云

節度郭先生逵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那徙洛康定中兄遵死于敵錄爲三班奉職隸陝西范文正仲淹麾下文正勉以問學梁

遷容州觀察使治平二年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
旋出領陝西宣撫使判渭州神宗卽位遷靜難軍留後
召還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至鄆七日徙鎭鄜延加檢
校太尉雄武軍留後召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泰
州潞州太原召爲安南行營經略招討使兼荆湖廣南
宣撫使坐貶屛處十年哲宗立起知潞州進廣州觀察
使知河中辭歸洛提舉崇福宮卒贈雄武軍節度使宋史

龔先生中元

龔中元字會叟吳人登天聖五年第主杭州仁和簿范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文正爲帥改容禮之曰公器業清修他日必爲令器謹
勿因人以進先生敬服其訓中吳紀聞

運判周先生師厚 詳見士劉諸儒學案

朱先生保

朱保南都人范文正公與其父相善其父且病公視之
謂公曰某常遘異人得變水銀爲白金術吾子幼不足
傳今以傳君遂以其方幷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
嘗啓封後先生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先生登第乃以
所封藥幷其術還之范文正言行拾遺事錄

文忠講友

宣簡田先生況

田況字元均其先冀州人晉亂祖沒于契丹父延齡景
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鷙教子甚嚴累官至太子率府率
先生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舉進士甲科歷遷祕書省
著作佐郎舉賢良方正及遷右正言遂知制誥嘗面奏
事論及政體帝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邊守故常先生退
而著論上之其略曰名者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
抑又聖賢之道曰名教忠誼之訓曰名節羣臣諸儒所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以專輔朝廷紀綱人倫之大本也有奏議二十卷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宣簡贈太子太傅范忠宣公爲神道碑銘云與富文忠公少相友善夫人卽文忠公女弟也范公爲樞密使而文忠公實爲上相同時道行位冠百僚搢紳不以爲二公榮而相賀以爲天下福也可以知二公之交矣

儒林公議

張知白清儉好學居相位如在布素時其心逸如也及病革上幸其家夫人惡衣以見及臨知白寢所見其敝
氈縗被帳縗質素嗟美久之亟命輦帳具服物以賜後
之柳清白者皆以知白爲師丁謂貪權怙寵斂蓄無厭

南遷日籍沒其貲奇賂異翫陳鬻于市死之日家益困
諸子相繼天朝廷以其第賜太后弟景宗後之言侈敗
者皆以謂爲誠議者曰夫物儉則常足常足則樂而得
美名禍咎遠矣侈則常不足常不足則憂而得訾惡禍
亦遠矣世有舍樂美而寧趨憂訾者信乎爲惑也矣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詳華陽學案

劉先生槩

梓材謹案先生師陳
安國而先當鄭公

段先生希元

魏先生升平 附子宜 合傳

段希元魏升平河南人富韓公與之同場屋相善至和
間韓公當國立一舉三十年推恩之法二人俱該此恩
希元官至太子中舍致仕轉殿中丞升平官至大理寺
丞升平卒韓公念之不忘招其子宜與子孫講學英宗
即位宜已遷左相故用韓公爲樞密相韓公薨宜亦老
猶居門下至崇寧間立試門客法宜不爲新學始求去
居汝南先生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 東坡後集

梓材謹案先生墓誌東坡代張文定爲之云余于
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于鄉日從公游是先
生固文定舊游也
雲濠謹案王華陽誌先生墓言其初名公庭夢神

康靖趙先生槩

趙槩字叔平其先河朔人徙于宋之虞城先生七歲而
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筠戚綸黃宗
旦皆稱其文詞必顯于時而其器識宏遠則皆自以爲
不及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通判海州累官觀文殿
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
年猶以讀書著文憂國愛民爲事集古今諫諍爲諫林
一百二十卷奏之上甚喜賜詔曰大夫請老而去者皆
以聲迹不至朝廷爲高得卿所奏書知有志愛君之士

雖退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座右以時省閱元豐
六年卒年八十八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範以戒子孫
纖悉必具平生與人賓無所怨怒始歐陽兗公躓爲知
制誥人意先生不能平及兗公坐累對詔獄人莫敢爲
言先生獨抗章言其無罪爲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
天下法爲人報仇兗公以故得全先生既老兗公亦退
居汝南先生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日 東坡後集

梓材謹案先生墓誌東坡代張文定爲之云余于
公爲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于鄉日從公游是先
生固文定舊游也
雲濠謹案王華陽誌先生墓言其初名公庭夢神

梓材謹案盱江爲先生墓表及乃其同學友盱江門人錄以爲學于盱江非也

附錄

徐敦立却掃編曰趙康靖公既休致居鄉里宴居之室空器中人莫喻其意所親問之曰吾平日與一善念則投一黃豆與一惡念則投一黑豆用以自警始則黑多于黃中則黃多于黑近者二念俱忘亦不復投矣

盱江講友

鄧先生立

鄧立字公儀南城人舉進士年三十二卒先生生數歲善記誦長而學成事父母孝謹撫其弟愛而有法服義疾惡厭浮屠說不使汙其門見事不可雖在親戚多引繩墨彈直李泰伯自始學善之志合道一云盱江文集

進士傅先生代言

傅代言字口口與盱江生同鄉長同學心純行潔而外不亢激見人善如若已有之若臣僕聞人過弗敢言其在己則改不待頭好學有辭以進士試兩舉不利歸而疾卒年

韓氏門人

補

徽猷趙無姤先生君錫

梓材謹案先生事父良規至孝絕類徐仲車故朱子周禮三德說云孝德以知逆惡趙無姤徐仲車之徒是已

雲濠謹案宋史列傳言先生初稱東坡之賢遇賈易刻東坡題詩怒詬即為言其負恩惟逆宜宣仁后以爲全無執守也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詳蘇氏蜀學略

王先生荀龍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詳蘇氏蜀學略

王先生嚴叟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黎先生淳　附兄洵

黎淳梓材案邵氏讀書志作黎錞　字希聲渠江人幼務學既冠與仲兄洵遊京師當時儒宗石守道孫明復皆美其才韓忠獻召置門下譽望益顯第慶曆六年進士調利州節度推官累遷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歐陽文忠吳長文薦為學官得國子監直講是時太學生凡千數諸博士講解先自撰口義升座徐讀而退無復辨析旨要先生獨不然置經于前按文釋義聽者樂聞其說咸宗向之凡秋知古今議論根幣經史明白是非雖先達父友皆竦然屈服不敢以齒少遇之嘗一舉進士誤為有司所絀守雅蜀眉簡四郡皆先德後刑務存治體不汲汲簿書

反笑曰是豈足以盡吾才耶師魯勉以應制舉于是所記益廣所學益深師魯每歎曰吾道之克傳吾門之所寄在此兒也不幸年二十五而卒韓安陽集

附錄

邵氏聞見錄曰尹師魯以貶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韓魏公聞于朝命官魏公至北京薦爲屬教育之如子弟朴少年有才所爲或過舉魏公掛師魯之像哭之烏乎魏公者可以謂之君子矣

通判張先生唐卿

張唐卿字希元青州人景祐元年賜第一人及第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陝府事未數月治聲四出四年春丁父憂去職先生天性純孝自訃至晝夜號慟不絕聲踰月得疾嘔血而卒年二十八先生幼聰悟喜讀書不與諸兒相喜狎及長耽經史殆忘寢食與石守道游最相知守道嘗有書遺之曰他日主吾道者希元也韓安陽集

王端子野幼弟力學勤官十餘年未出州縣子野當遷官拜章乞召試遂賜進士出身蘇子美文集

待制家學

王先生端

王元字舜咨待制質之從子任爲郊社齋郎棄以朝請郎知澤州事會歲旱躬禱于桑林既還即雨而犯暑得疾遂卒初龍清豐即求筮庠開局著蓋家屠二十年不外

附錄

按材誌案隆平集亦作張唐卿宋史誤孫唐卿其云少有學行年十七以書謁韓魏公公器之與黃庠楊寘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爲舉首有名一時自得稱韓氏門人也

遲或勞之則曰吾以華髮奉親膝樂甚去此九遷不顯也其侍親疾鑒夜不解帶有家集十卷雞肋集

待制門人

龍學祖先生無擇詳見泰山學案

石氏門人

正獻杜先生衍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鴈操篤學擢第補揚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知乾州聽訟明敏屢決疑獄人以爲神簿書出納推析毫髮至爲條目使吏不奸及其施于民者

則簡而易行未滿歲以鴈移風翔一邦之民爭于境上一曰此吾公也被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衆官知天雄軍爲治謹密不以威刑督下吏民咸憚其清整仁宗親政召爲御史中丞先生言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坐而論道者今止隻日對前殿何以鑒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獻替又論常平法請量州郡遠近戶口多寡嚴賞罰課官吏出納無虧增損有宜州郡毋錢願出官帑以助之還工部侍郎知永興軍召還權知開封府還近聞其名莫敢干以私拜同知樞密

郎公語錄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僞

又曰今之在上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

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于中可也不然無益于事徒取禍爾

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愼者衆必譖己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

假游于其間默而行之無媿于心可也

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于監司人尙不信及爲三司副使累于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尙端慤他日植立當爲鄉曲之望謹勿少枉爲時所上下也

附錄

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退而思之不曉其意來日復見問其故祁公徐曰無他親公志節欲立名節夫欲立名節者非有生事使無顧

念妻孥之憂則不可于是器資深服其言噫中世士大夫以仕宦爲家不治生事者十常六七位朝廷任言責者雖有可言之資往往退顧無所錯爲妻子計鉗口結舌者多矣間有不恤此者言出身貶妻孥流離困餓無以償其口于四方至使流俗指之以爲戒可不悲哉觀祁公之言乃知前輩思深慮遠後進之士不可不知也

項平甫曰杜祁公斷獄雖明敏而致毅愈精又曰杜祁公爲人深廉自克勤靜纖謹而有法至致其大節偉如也

臨終作遺疏千餘言其略云勿以久安忽邊防之戒勿以既富輕國用之原又請早建儲副以安天下心

歐陽公祭之曰嗚呼進不知富貴之爲樂退不忘天下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杜正獻公詩因念古聖賢名爲千古垂何嘗廣居室儉爲後人師亞聖樂簞食寢邱無立錐文終防勢移景戚恥家爲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陳正獻公詩遺汝子孫清白在不須廣屋大渠渠二賢相之清風可以媿木妖之習

黃東發曰杜正獻公治京師權要不敢干居審官銓吏不得與爲宰相封還內降至人主藉以杜私謁而戒門生小吏乃使無露圭角惟默而行之無媿于心此意豈淺丈夫可識哉方議大舉伐夏雖韓公亦不疑獨公以爲必不可契丹與夏戰河外雖范公亦以兵從獨公以爲必不來可謂有大過人之識公清苦自律而均給下僚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輕與人獨重正獻呂先生公著詳范呂諸儒學案

忠烈文先生彥博詳見元祐黨案

獻肅韓先生絳附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杜氏講友

文正范先生仲淹詳上睢陽所傳

侍郎郎先生簡

郎簡字口口錢唐人官侍郎屢屑謂能東與杜祁公極相厚善先生長祁公十餘年祁公以兄事之既老謝與居里中築別館徑山下善服食得養生之術卽徑山澗旁種菖蒲數畝歲採以自餌山中人目之菖蒲田時祁公亦以老就第居朱先生數以書招祁公同處不果往然書問與詩往來無虛月范文正公知錢唐亦重其爲人會皇祐大饑明堂恤請召祁公爲三老以任參政布及先生爲五更不報先生猶後祁公三四年卒幾九十

雖無甚顯績然能善其身終始祁公未嘗輕與人獨重先生爲契友亦必有以取矣嚴下放言

何氏門人

武襄狄先生青見上高平門人

周氏家學

著作周先生喻

周喻字彥博道州人博士堯卿子幼而敏慧讀書作文章浸浸有立既冠則能從進士舉有司以冠諸生會以博士憂去執喪哀戚甚家至貧奉母養諸弟謹備而葬

禮振達鄉里稱之既免喪益務廣學刻苦自強其于五經春秋爲最深蓄而爲說其接交朋口儀貌嚴整就之則溫然有容講論討切條理次序人皆畏而愛之稱爲先生長者皇祐五年以進士登科調鼎州司理參軍梁改著作佐郎知新淦縣事卒年四十生三子先生與諸弟居友愛教飭備至至其子就學則未嘗有所問黃夫人問之曰視吾所以爲諸弟則所教者多矣誠者以爲善教有文集十卷藏于家劉彭城集

鄧敏家學

宗丞王先生瑾嘗見鄧氏局學略

鄧敏門人

文僖馮先生京 見平文忠門人

文公王先生佖別見元絳學案補遺

魯氏家學

魯先生有開

魯有開字元翰參政宗道從子也好禮學通左氏春秋用參政蔭知卓城縣嘗被劾解官益勵行爲縣閭閻其名不敢入境知崐山縣興廢墮弛慨民田數千頃當鄰公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南康軍代還愍學行新法王荊公問江南如何曰新法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衢州召爲膳部郎中官至中大夫卒 宋史

杜氏續傳

杜先生杞

杜杞字偉長世爲金陵人北遷開封先生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累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拜天章閣待制知慶州卒杜氏自其祖禮部侍郎鎬以博學爲世儒宗故其子孫皆守儒學而多聞人先生尤博學強記其爲文章多論當世利害甚辨有文集十卷奏議集十二卷其居官以精敏明辨所至有聲歐陽文忠集

梓材謹案陳平集以先生爲尚郎鎬之子蓋誤又以先生之子紹爲勉亦誤蓋未知其世以五行爲名穷月取其相生耳

博士家學

文安王伯崇先生堯臣

王堯臣字伯崇趙天府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兼端明殿大學士加承旨奉

牧使皇祐三年樞密副使若訥元年參知政事上知除樞密使爲當制胡宿所抑止進吏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左僕射謚文安先生典內外制十餘年文詞溫潤得王言體有文集五十卷垂絕遺奏勸上留擇宗室之賢者爲輔云　姓譜

祥材謹案歐陽子誌先生墓言其爲人純質雖貴顯不忘儉約與其弟純恒相友愛世稱孝弟錄之附錄

寵副使判官不可用者十五人吏薦用才且賢者期年百後率如其言爲三司推官本末一爲條目轉耗鮮成厚積爲副樞六年愚倖悉從裁抑賴上深知免禍云　宋史四明餘書約園刊本

好水川失利韓琦降知秦州范仲淹以擅答元昊書降知邠州公言二人者皆思義可任不當置之散地又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　詳見元祐黨案

邵氏聞見錄曰熙寧開上書言秦州陽田萬餘頃賦民耕之歲可得穀三萬石因籍所賦者爲弓箭手並邊有積年滯鈔不用用之以邊西貨而糴于邊州官于古渭若置市易務因之可以開河湟復故土斷匈奴右臂宰相力行其議知秦州事李師中極言其不可乃命開封府推官王莞往同內侍押班李若愚按其實莞臣還奏

文莊家學

文節門人

侍讀劉公是先生敞

舍人劉公非先生攽　並詳廬陵學案

學士門人

文定張樂全先生方平　詳上高平門人

長恩張先生堯封　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文莊家學

朝散晁先生仲衍

晁仲衍字子長文莊之子資識敏悟方總角時已自如成人召試西掖賜進士第授召試禁林充祕閣校理先生既久官中郤乞補于外乃抗疏得懷守州俗素樸不喜儒先生一日視學宮闃然若無人焉者因歎曰郡去京師不遠幸得漸風化之厚而學墮不觀是豈不足教耶乃移書抵諸生躬自教敕朝夕使聞絃誦由是翕然鄉風就除京東提點刑獄累階朝散大夫先生爲人端粹性嗜學未嘗一日去書故博識無不該貫著文集二十卷爲沭陽雜說一卷其言切于規諭又唐白傅所撰事類集傳詩寖舛乃參致經史所刊是正之仍據舊目補曾慥新別爲三十卷曰事類後集又爲兩晉文類五十卷又觀司馬遷班固范蔚宗所論其中或有可疑者因摘其失折衷其義作史論三卷家居毘于寒素域疾比劇中閫不亂謂其子端彥曰夫脩短窮達不有命耶言訖而逝王年譜集

文莊門人

文莊夏子喬竦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資性明敏好學自經史百官陰陽律曆外至佛老之書無不通曉爲文章典雅藻麗舉賢良方正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累遷禮部郎中左遷職方員外郎知黃州徙鄧州又徙襄州屢歲饑大發公廩不足又勸率州大姓使出粟得二萬斛用全活者四十餘萬人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徙壽安洪三州子喬才術過人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當太后臨朝嘗上疏乞與修眞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左

右之遂起復知制誥歷遷諫議大夫爲樞密副使知制誥事中改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史成進兵部尋進尚書左丞太后崩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潁州青州徙應天府寶元初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徙忠武軍節度使知涇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數請解兵柄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之會已至國門言者論不

已請不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諫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早決諫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蔽矣章累上卽日詔歸鎭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寶政殿學士復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大臣和則政事修諫前在關中與執中論議不合不可使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

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鎭加兼侍中慶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謚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謚文正不可改謚文莊子喬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多識古文學奇字至夜以指畫屬文集一百卷性貪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 宋史

附錄

幼學于姚鉉使爲水賦限以萬字子喬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則多

晏氏門人

晏文宋先生祁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文忠富先生弼 詳上高平門人

宣懿楊先生察 附弟寘

楊察字隱甫合肥人舉進士累官至戶部侍郎充三司使先生敏于爲文其爲制誥若不用意久稿成皆雅練

有體遇事明決勤于吏職卒贈禮部尚書謚宣懿弟寘字審賢舉進士第一通判潁州以母憂不赴毀瘠而卒時人傷之姓譜

孔氏家學

孔先生宗翰

孔宗翰道輔之子官刑部侍郎元祐中上元旦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爲戲先生奏唐文宗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先生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

嘉四明郡書 約園刊本

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歎服滹水燕談錄

孔先生傳

孔傳原名若古字世文道輔孫博極羣書尤精易學操行介潔不爲利誘勢怵米建炎中隨宗子端友南渡居于衢紹興二年知邵州鋤強扶貧民咸畏服移知陝州以平鼎澧寇功進秩改撫州會建昌卒闕先生單車馳至諭以禍福一軍帖然進續白氏六帖文樞要記書送祕省晚號杉溪有杉溪集及孔子編年東家雜記等書

嘉四明郡書 約園刊本

會萃古今典範爲五禮書又請攷正祀典遷禮部員外郎孔宗翰請尊奉孔子祠先生因上五議欲專其祠饗優其田祿蠲其廟幹司其法則訓其子孫朝廷多從之累轉起居郎請擇經行之儒補諸縣教官凡學者攷其志業不由教官蔭不得與貢二年升太學拜中書舍人兼國子祭酒言太學諸生有誘進之法獨教官未嘗旌別似非嚴師勸士之道未踰年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而卒年五十七宋史

附錄

陳后山序其詩曰夫子之詩仁不至于不怨義不至于多怨豈惟才焉又天下之有德者也

侍郎顧夷仲岐 詳見黎陽學案

忠宣家學

補縣尉范先生正平

雲濠謹案駐西臺祭范子夷文云忠宣之道吾道是明子夷爲子夙有賢聲我事忠宣義陽之城于夷一見而蓋俱傾義雖友生恩若弟兄若西臺及忠宣之門而先生又爲西望門人者

附錄

其後宰相徐處仁問公之爲人于王簡仲弓仲弓作卓

行一篇以對大略謂公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宰相子有聲擧不朋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利誘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扈漏而無媿云

范先生正民

范正民字子政父祖皆名世士黃溍翁書其文集後曰子政余不及友也於余親友間其人又得其言皆可傳後尚其所與游則司馬溫公愛之問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留父方使者剝虐椎髓取于民以自爲功子政以以即事忽衂賣鍼而買醉豈所謂達行順行莫測者歟諡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而已

忠宣門人

補朝請李姑溪先生之儀

雲濠謹案先生與蘇黃門子由書云久不獲脩記師門雖窮在途然綱借餘光不忘自振又與龔侍郎深之書云瞻望門牆僅隔一水然聲問不乏而歲時殷勤所當展盡于師仰者不應疏簡如是又與彭學士醇云久別致席仰詠不能已五書有久不承師誨云云彭學士當卽器資尚書是先生嘗遊三先生之門矣

姑溪居士集

惡圓喜方乃士之常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因以辨用則圓有

時而爲重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權而自達于規矩之外韋深道硯銘

處已莫辭三徑陋讀書須及五車多成吾宅相非吾志直欲吾門備四科 趙虞氏外孫扇

附錄

姑溪自贊曰嵩目以游于世纖心以踐其志有時端委以卽事忽衂賣鍼而買醉豈所謂達行順行莫測者歟謚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而已

畢先生仲游 詳見元祐黨案

儀臧獨拾遺父民賦十九雖蚤世可以不朽矣黃豫章集

文昭曾先生肇 詳見廬陵學案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劉先生顯

劉顯字晦升忠宣門人忠宣捐館許下服中光祿卒子弟閉戶未嘗出或至所居宅後門見賣豆者買食之先生子民則偶見歸告先生卽以衆抵某云顯昨暮問公家子弟有在門首嬉遊者丞相墳土未乾未應爾爾顯門下生有所知不敢不告某慚謝先生諸子皆被責辱范氏過庭錄

縣令司馬先生宏 詳見滹水學案

文忠家學

富先生紹庭

富紹庭文忠子性靖重能守家法建中靖國初除河北東路轉運副使與王介甫同在政路能使介甫有所畏憚至爲無使齊年知之語其正可知矣翰墨自應傳遠況家間乎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詳蘇氏蜀學略

富先生直柔

富直柔文忠孫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召賜同進士建炎中爲御史中丞多所建明累遷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姓譜

文忠門人

文簡馮先生京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舉進士自鄉試至廷對俱策名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富鄭公弼先生婦翁也及拜翰林學士知開封府韓魏公爲相先生數月不一見之魏公謂其傲以語鄭公鄭公使往見之先生謂魏公曰公爲宰相而京不妄詣公者乃所以重公也豈曰傲哉論王荆公爲政更張被謫後以太子少卿致仕卒謚文簡 姓譜

附錄

雲濠謹案王丞相珪爲王懿敏弟墓誌云余與參知政事馮公當世少從公游

周益公跋馮文簡與朱諤右丞家書曰按熙寧間馮公與王介甫同在政路能使介甫有所畏憚至爲無使齊年知之語其正可知矣翰墨自應傳遠況家間乎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田先生棐

雲濠謹案先生富文忠門下士也官大卿時文忠初入相謂之曰爲我問鄧魏夫可出當以自聘起

之不即命爲處士以遂隱
居之志云云見言行錄

集賢趙先生崇道

趙崇道字子淵封邱人幼警拔自立力學能文屢舉進
士不利始從父任補將作監主簿監舒州鹽酒稅汝州
稻田務召試學士院得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官同
知太常禮院出知宣州改太常丞先生爲政知所先後
下車首興學校招廣生員起市橋屋取資以充其用又
選良師以講勸之人人樂于爲善又自博士四遷爲尚
書祠部郎中知蔡州卒年七十三 韓安陽集

雲濠謹案先生早出富韓公門下見孫氏聞見錄

文定家學

寺丞張先生昪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文定門人

文公蘇老泉先生洵 詳蘇氏蜀學略

王先生鞏 詳見蘇氏蜀學略

常先生珙父禧

常珙字君璧成都人父禧好事喜儒善擇師友以教子
先生性頗悟好周官戴氏禮凡先儒注釋異同微顯錯

出互見悉能通之尤精于名數制度以至圭幣冠服車
符樂舞牢鼎齋尊之類用于禮者其規範之巨狹容色
之丹黝先後之序繁簡之差皆能條別指數聽其言如
視諸圖作爲聲律曲折中度慶曆六年南宮試進士孫
文懿夢得與張少保安道實司文柄以獨日祀祊爲題
其辭章詳贍華潤考爲第一二公子是勉之以遠到士
人始知其力學而文既擢第調合州軍事推官歷知公
安三泉縣通判忻州漢遂二州移知資州梁州邛州卒
年六十一 呂押德集

盱江家學

李先生參魯

李參魯盱江之子盱江以詩喻之曰孔門有高第曾子
以孝著求諸聖人言何曰參也魯才敏誰不願顧恐難
荷負苟無德將之何資于父母又曰計慮勿尚巧合義
乃可處持重尚寡過摧剛庶無懼內以保家族外以揚
名譽高山在所仰今人豈殊古參魯爲汝名其字曰孝
孺 盱江文集

知州李先生山甫

李山甫字明叟避高魯王諱以字行更字公晦盱江之族子也少學于盱江登皇祐元年第官至西京作坊使知澧州號龍溪釣叟盱江門人錄

盱江門人

補

書記孫介夫先生立節

雲濠謹案贛州府志言先生桂州臨春秋三傳例論

縣尉傅先生野

傅野字亨甫南城人學于盱江兼有立操與陳次公俱爲門人稱首熙寧中鄉以高材薦滯閩賜粟帛充貢學

教授歷明州定海尉歸隱于沙溪之東嚴有文集名通稿盱江門人錄

梓材謹案先生嘗編蔡伯後集六卷見直齋書錄解題

附錄

述常語曰孟子誠學孔子者也其有背而違之者常語討之甚明揚斯韓賢人也其所以推尊孟子皆著于其書二子之尊孟處常語亦尊之矣所繆者教諸侯以叛天子以爲非孔子之志也又以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爲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不作邪

縣令傅甘圃先生翼

傅翼字翼之南城人學于盱江文行俱高熙寧六年乙科終永豐令號甘圃有甘圃集盱江門人錄

陳先生漢公

陳漢公字伯英顯川人少從盱江遊俊健有智數應進士舉不舉放失繩墨眾非之終克自反于親勤于家儉于人恭摩垢出光清議始變年四十卒弟次公次山皆有學行盱江文集

陳先生次公

進士陳先生次山合傳

陳次公字漢傑雲濠案江西通志字仲父葉氏四朝聞見錄以其名爲次翁南城人與兄漢公弟次山俱學于盱江先生稟茂才異等不中歸隱谷口舊書與盱江往還者二十年盱江臨終執其手託以遺文次山登皇祐五年第盱江門人錄

附錄

盱江嘗以詩美次公有之子出蓋萊行梁且精之句次公述常語曰常語之作其不獲已傷昔之人以其言爲今之害故今之儒者往往由此言而破六經常語可

叛天子今之人又以其言叛六經故曰天下無孟子則可不可以無六經無王道則可不可以無天子是有大功于名教非苟言焉

陳文陳先生君平

陳君平建昌人初以童子學于盱江齒少而智老居今而好古既冠游京師用進士入廣文館升于禮部試下第歸而卒年二十四病日革尚不舍藥或導以博弈解愁憂則曰我爲此亦不樂拳拳文字閒以卽死盱江文集

通判陳有爲先生光道

宋元學案補遺卷三

陳先生光遠合傳

陳光道字公亮南城人與兄光遠俱學于盱江先生剛果廉辨多智數登嘉祐四年第仕至撫州通判號有爲子光遠登元豐八年第盱江門人錄

進士廖先生平

廖平南劒人父夷清徙居南城先生十二歲而孤能自立學于盱江登治平二年第盱江門人錄

縣令陳先生汝器

陳汝器字適用南城人學于盱江能詩元祐中爲廬陵宰山谷亟稱之盱江門人錄

進士黃先生曦

黃曦字潤卿南城人學于盱江文章典麗會南豐亟稱之元符三年乙科盱江門人錄

余先生疇若

余疇若字堯輔南城人學于盱江歷層二年大理寺丞周燮知南豐聞其賢請主學事盱江以詩送之盱江門人錄

陳先生璵

陳璵字天貺南城人學于盱江由諸生右晚自肆山水

號谷口耕叟盱江門人錄

陳先生公燮

陳公燮初字思道以避嘗舊諱請改焉李盱江命之曰中道而爲之序稱其自閩來學志厲而材美庶乎其有成焉盱江文集

進士鄧先生佑甫

遊逸鄧和靖先生仲甫合傳

鄧佑甫建昌人登熙寧三年第與兄潤甫弟仲甫俱學于盱江仲甫高尚不仕元祐中舉遺逸賜號和靖先生

安惠鄧聖求潤甫

鄧潤甫字溫伯以字行別字聖求建昌人李盱江高第也舉進士眞宗時知諫院嘗極諫中人將兵及禁民耕墾前代陵寢宮端明殿學士盛有文名哲宗初進尚書左丞卒謚安惠 姓譜

賈氏家學

賈先生士彥

賈士彥字升之襄人御史中丞昭禮部侍郎昭之子以

蔭補祕書省正字三遷爲大理評事始禮部疾革自爲奏論時政得失而卒不及其私天子哀之詔祿其嗣子先生授籍遷而推以與叔父辭免喪起監鄧州酒務梁改京西南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司農召爲主簿未領以疾卒先生性博覽好學問強記無所疑于物其與人交柔易人也至于操事論則凜然雖強者爲之下云 長興

郭氏家學

郭兼山先生忠孝 詳兼山學案

宋氏家學

宋先生億

宋億貫之之子貫之自序易訓曰予既以補注易奏御而男億請餘義凡百餘篇因以易訓名之謙言不敢以傳世特教其子而已 經義考

杜氏門人

校理蘇先生舜欽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僖長家學

杜先生炤

杜炤字自明待制杞之子以父任累官祕書省校書郎轉奉郎先生少與王雱友相得雱甚自其父荊公更祖宗法尚新經天下士翕然歸之先生時調官京師足未嘗跡相府聲聞亦不復與雱接好古能文尤長于詩崇寧四年卒于京師 姓譜

杜先生圮

杜圮字受言炤次子以父任官至朝請大夫提舉江南西路茶鹽常平事事母以孝聞築室邵武自儀兵徙居之先生常師事時相紹興間以祠官家居者十六年嘗

戒子孫曰仕宦當循取舍汝等勉之所著有磁砆集十
二卷 姓譜

杜先生鐸

杜鐸字文振把沃子官至右迪直郎兩宰劇邑所去人
思之贈中大夫所著有文集先生爲人清介自勵爲時
所敬與韓南澗友善及卒爲作墓銘 姓譜

雲濠謹案南澗甲乙稿載先生墓誌稱其少聲禮
義而天資孝友祝祝就學問爲人忠信不欺居官
以廉稱事
介然有立云

晁氏續傳

縣令晁先生端寨

晁端寨字大受文莊之孫號寂默居士爲文捷敏早有
名譽弟進士歷知堯山縣其爲令與邑子講習經藝翁
然宗仰之然不樂仕進晚尤自放于酒所著雜文數千
言極古今得失之辨郊島不能逮也 姓譜

附錄

濟北裘其墓曰寂默云者蓋以此自名而來嘗以此
語人補之曰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道之不明也言
之不行也以夫小成榮華者隱之也寂默而道與言顯

矣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居士曰吾琴故未嘗
鼓吾何虧其族人之知居士與其交游而厚者則皆相
勸號之以寂默其實居士嘗有志于時不遇而爲此也

祕監晁先生端彥

晁端彥字美叔寂默居士之弟景迂生以道之父也與
韋子厚生同乙亥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
呼紹聖初子厚入相先生見其施設大與在金山時所
言背因進竭力諫之子厚怒黜爲歐守先生謂所親曰
三同今百不同矣歷祕書少監開府儀同三司文章字

法朝野宗尚 姓譜

晁先生端仁別見古靈四先生學案補遺

晁先生端友

晁端友字君成文元弟迪之曾孫事親孝恭人不間于
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不虛異可親其有所不爲可畏
生二十五年乃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三年然後得著
作佐郎四十七以卒少時以文謁宋景文公景文稱愛
之晚獨好詩蘇子瞻論其詩曰清厚深靜如其爲人杜
孝錫狀曰與君成者無不盡哀皆知名長者也 黃氏日抄 集

晁無咎與魯在求撰先君墓誌書曰嘗道呂梁洶不通留閱月補之問津無虛日客商來者必從之曰吾舟下徐無難乎一人曰不可補之有慍色一人曰可補之愉然而喜先君笑之曰夫行者之于道路不中休不却行而已問則遜焉既問之又從而喜慍之惑已甚矣若欲修身之欲速者乎亦猶是也作問津說以示補之

待制晁景迂先生說之 詳景迂學案

大中晁先生詠之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知州晁先生補之 詳見蘇氏門學略

晁氏洪先生沖之 別見盧陵學案補遺

朝散晁先生載之

晁補之字伯羽文莊曰孫登進士黃魯直嘗薦之于蘇子瞻先生晁伯羽謹厚守文元家法從遊多長者後官封郎歷廣昌令先生宦情素薄臨事不苟守正不撓爲時所稱 姓譜

晏氏續傳

晏先生溥

晏溥字慧開丞相元獻公之孫叔原之子豪傑不羈之士也好古文遼于猶學作晏氏鼎彝譜一卷載所親見三代鼎彝及器款靖康初官河北散家財募兵扞賊與妻王牒趙氏戎服率義士力戰而死 搢紳史

縣丞晏先生防 詳見荊公新學略

侍郎晏先生敦復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長道門人

陳后山先生師道 詳見盧陵學案

高平私淑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詳蘇氏蜀學略

知州秦先生復 別見梁陽學案補遺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詳武夷學案

莊敏汪先生藻 附兄沈

汪藻字明遠浮梁人曾祖仲寶祖叔傑父進修三世皆

以詩書訓子弟先生穎異幼從伯兄沆學博覽羣書
尤長于春秋登紹興八年進士第主新喻簿改吉州教
授選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安分無求視同舍郎數遷
殊不介意喻對論立國二道曰文與武宜令帥臣監司
聚所部大小使臣智謀深遠可備鎮防武藝超絕可帥
主管者在內則侍從臺諫各薦所知務得其實實則精
不必求多多則泛毋問小疵毋拘常制高宗嘉納即詔
內外薦武臣可擢先生監察御史尋進殿中侍御史
申言選將帥爲兵備遷侍御史中丞遣大將成閔提禁

旅五萬屯荆襄而先生遂爲宜諭使入對拜參知政事
請皇彻極鉉意恢復命督視荆襄軍馬李顯忠師潰先
生道乞奉祠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言者隨攻之
落職台州居住復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乾道元年召
知樞密院使遂升樞密使上嘗密訪人才先生舉所知
百餘人第其才器復于上引疾以觀文殿學士再領洞
霄二子繼其志且存規約先生幼師李梧梧司法李沒
得起知鄂州兼管內安撫使移知寧國府改福州兼本
路安撫使得末疾再請祠得遂告老卒年六十有三有
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辭章備重如其爲人本朝言

文武兼資可爲後世法推范文正公以爲首先生以文
正嘗守鄱陽帥慕其爲人故出處本末大略近文正云

忠定趙先生汝愚詳見玉山學案

劉靜春先生清之詳清江學案

孫先生椿年別見水心學案補遺

朝奉孫先生逢辰附子鏞鉉

孫逢辰字會之吉之龍泉人兄弟三人稱三傑長吏部
侍郎達吉號賢侍從次進年筆力高古止南安軍士猶

未上轉朝奉郎卒年四十七子鏞爲徑事郎靖州軍事
判官與其季鉉俱能世其家先生資性高明博觀載籍
善爲文辭待交游誠信輕財重義遇歲歉出粟爲之倡
常慕范文正公置義莊贍宗族買田北鄉以歲入給貧
者伏臘吉凶貸市藥療病買棺送死衣寒食飢旁及鄉
黨二子繼其志且存規約先生幼師李梧梧司法李沒
得事女夫有歸極力濟之平生善述有養晦嚴稿三十

附錄

淳熙中茶寇轉掠江西先生以贛縣丞督餉乃隨所至遠爲鄉里所尊擢政和五年上舍高第除陳州教授調監尉氏稅非其好也遷宣教郎睦親廣親南北宅大教授歷提點福建路刑獄丐祠卒年六十二積官至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先生同產三人長崧伯高季侍郎舉季高也先生事伯高如父而季高又以先生之所以事伯高者事焉伯高少贓達不以世務經心其父早世母夫人嫠居而貧先生于內外幹蠱之責與其妻分任之而遂伯高于閒適以寬母憂及伯高疾癘藥必親嘗飲食必親饋以終其身　汪浮溪集

附傳

胡先生景裕

胡景裕湘潭人進士好問博學惇信義舊與高平范公之父相識京邑范避地至潭行裝垂罄先生亦困居乃以千錢爲贈曰某雖貧里中有所貸公今流落途窮少助行色范謝其意而却之　過庭錄

李氏門人

稱徵君韋獨樂先生許

風先生從之數年盡得其學由是操修益進賢于人益

陳先生琦

陳琦字元老四明人嘗慕忠獻韓公之忠于國而其德在生人也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故人游藝則因以元老字之晁无咎請字曰伯比雞肋集

忠定趙先生汝愚　詳見玉山學案

子夷門人

劉先生蒿　附見松

劉蒿字仲高吳興人熙寧御史述之曾孫也少以文學名端方厚重不妄交游范忠宣之子正平凜然有二父

附錄

黃浩翁爲先生學說曰許而字邦任不甚中理輒奉字曰深道古人有大功于世者深于道者也不深于道而能追配古人未之有也自許以深于道古人之學也

游廣平遍華深道寄倣軒詩曰早賦閒身老故鄉青松成徑菊成行擡頭獨坐心道念坦腹高吟興欲狂獲下却愿嗤甲乙離根遥想對羲皇乘風破浪門前客試問浮家泛宅忙

許謙紫呂紫徽亦有寄倣軒詩曰自嗟踽踽復踽踽獨倚門安能仰四方日送歸鴻心自違門堪羅雀掃車不題深道甘

崔日知長家徒四壁博仍緣侯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君且去君肯陪伯客話羲皇與此大略相同

約園刊本

又崔氏獨樂堂詩曰林下徜徉得至游高情不與世情謀衰和叱馭曰迺永獲鶴尊盟山更幽踽踽涼涼遶自晒休休莫莫復何求應門穉子非無意客至蕭蕭已百憂

周竹坡先生紫芝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少居陵陽山南兩以鄉貢赴禮部下第家貧井日而炊里人嗤之不顧嗜學益苦年六十一始以廷對第三人出身歷右司員外郎出知興國軍爲政簡靜不擾而事亦治秩滿奉祠歸入廬山終焉

姓譜

雲濠謹案安徽通志載先生自號竹坡居士所著有太倉稊米集竹坡詩話初秦檜竊柄先生不肯附和檜嫉其詩頗厚遇焉後和御製詩云已通灌玉親祠事更有何人敢告猷檜怒其謗己出之

毛詩講義自序

孔子聖人明乎詩之道者也子夏子貢則學乎孔子而明乎詩之戞者也孟子則與孔子同道而明乎詩之志者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意在憫旱魃爲虐而已果黎民之無遺也哉非略其辭以求其志則未有不以辭害志者故曰惟孟子爲能知詩之志也

志是爲得之觀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之詩則知詩人之忠宣私淑

張先生紆

張紆字公飾零陵人紹興戊寅弋陽方耕道廣漢張敬夫酌餞東平劉子駒于永之東山置酒于僧寺之西軒時先生預焉喟然歎曰噫嘻此范公忠宣之故居也公

居此時其始年十三四某之先人學爲公客故某亦得
侍公云　雜肋集　加前輯文集

趙氏家學

趙先生潾　前見王張諸儒學案補遺

孫氏門人

孫教授朗　墓中先生墓

忠義　仲謹築金華徵獻略忠義傳以先生爲金華人
事極明孝間應入行舉又載先生于來臣傳則仍
非婺人也

臨民績傳

范氏續傳

范先生公偁

范公偁字口口文正玄孫著有過庭錄一卷其書多述
祖德皆紹興丁卯戊辰聞之其父故命曰過庭語不
溢美猶有淳實之風　四庫書目提要

清憲范先生之梁

范之梁字叔剛文正五世孫舉進士歷刑禮二部尚書
太宇詹事事君奉親一以文正爲法知止堂盈耳山
林之志　清憲姓譜

范先生文英

范文英字彥材文正八世孫幼孤力學強識絕人元至
大間任郊社齋郎屢
舉進士不第　鄞縣志　姓譜　慶元府志

楊先生簡之

楊簡之佚其名住城人以其外祖父居任郊社齋郎屢

元聞騰署廣信書院山長改獨峯書院再改安定書院
聘以將仕佐郎平江路學教授致仕以祖視當主奉大
宗祠祀事申明先矩教養具備又請于朝即祠
建學改爲文正書院姑蘇志

山長范先生子方

范子方吳人夏立卿送之堂教云江南喬木幾家存魏
公猶多賢子孫根株久淺詩書澤萌枿長承雨露恩美
化山長尤秀出屬其令儀如玉溫觀光帝都富述作傳
經親聞加討論一官不厭客稟冷暫爾定省違朝昏側
身得漢度林簷照眼井絡逢人村東風吹衣晝襲襲北
斗橫屋夜暾暾公侯復始自今日浩蕩恩波白獸尊正思

高平續傳

張先生宗湜 附從父鎬

張宗湜字持甫金壇人官從政郎先是大參文簡公以
其所居之地曰希墟環而居者皆其族地尤牙相入墟
其過也終身不廣置田宅延賓徧召從兄亡弟及曰不
爾是家猶白屋也故能雖未立而我慨然已高山一
世其後有以范文正公事爲言者率以從官未暇比先
生倦游而歸不謀于人不告于家即捐所置義與良田
四百畝別而爲之其叔父太府寺丞鎬嘗病其居之僻
聞見之隘建學立師以訓其族之子弟名曰申義書院
先生續而成之義莊前立復爲舟以濟涉行道歌舞之
云劉漫堂集

承務詹靜勝先生庭堅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縣尉謝先生敷經 別見上蔡學案補遺

安撫趙先生希瀞

趙希瀞字無垢西安人燕懿王八世孫少苦學強記登
嘉定丁丑第歷永豐尉部武軍司戶興國軍司理官至
福建安撫除右文殿修撰卒年五十八性孝友倣文正
范公遺意貢田爲義莊命僧出納以贍族病中書
規納之末戒子孫謹守勿墜其持身清苦服用樸素飲
膳非薄門無苞苴室無粉黛劉後村集

朝請王先生必大 附兄必學必讓

王必大尤溪人性至孝紹定初除漳州通判累官至朝
請大夫尚濮安懿王女事父母一飯必躬親與其兄必

學必讓極友愛管倣文正公例以郊外田五百餘畝創義莊以贍族人冠婚喪葬之費又設義塾延師以訓族里子弟子四人皆登進士 姓譜

陳先生德高

陳德高東陽人築范文正公之讓割腴田千畝立義莊以贍宗族又設義學以教里中之子弟族人婚嘗死葬皆力助過遇困阨貧不能立者補金予之不令人知有貧而營壘于先生者如其請畀之積其入之數及原直則舉而還之陸放翁撰義莊記 兩浙名賢錄

直閣金先生文剛 詳見西山眞氏學案

麋先生拿

麋拿字仲昭吳人金紫錯之曾孫師旦之孫也以父恩入仕歷知建昌軍所至有賢名差兼權右司時丁大全已陰奪政柄先生守正不阿于都門惟法是視後知吉州兼提舉江西路常平茶鹽事年至以人物爲己任以民命國脈爲己憂濟家以殷而興宗族睦貧者餽之孽幼者立之師女未嫁者長育之至遣嫁大略倣效范文正法買田六百三十餘畝曰厚本莊建祠祀其

應本仁字本立鄞人以家世爲宋臣義不仕元隱居城南博學好禮常慕范文正公爲人建義莊五百餘間割腴田五百餘畝收其歲入以濟人困乏及婚嫁喪葬之不能舉者又即其中爲義塾延名師以訓宗族鄉黨之子弟供膳服用悉有常制時其出納定爲條約使後裔世守之翰林學士黃溍紀其事于石 鄞縣志

黃先生眞元

黃眞元一名友仁黟人講學力行念祖宗澤不忍沒效范文正法買田六百三十餘畝曰厚本莊建祠祀其之孽幼者立之師女未嫁者長育之至遣嫁大略倣范文正義莊云 黃東發文集

先人延致師訓其子弟規式凡目具有條理尙書注
澤民記之 舒頔記

司戶黃先生裳

黃裳字元佐浦江人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感而捐常
稔田二百畝儲租以濟疏族鄰里之急者名之曰希范
晚第進士調三衢司戶 元史 分省人物志

韓先生元善

韓元善字大雅汴梁之太康人由國子監生積分中程
授福陽縣新州判官歷召拜中書左丞同知經筵事先生

性純正明達政體敏歷諳吏治才羽翼廟謨論議之際秉義陳法不偪鄉上官國
是所在倚之以綸重皆以謁告侍親居家效范文正公
遺規置田百畝爲義莊以周貧族至正交鈔初行賜近
臣各三百錠先生復以證田六百畝爲義塾延名士以
教族人子弟云 元史

盛先生昌

盛昌字松夫元城人幼聰敏好學善記誦及弱冠游學
四方德業大進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鉅州判
官累遷大都路總管府推官改同知保定路事陞
中順大夫同知大興府事 梓材謹案陸子方有
挽陸義齋詩二首

陸氏同調

朱先生申

朱申字南伯長壽鎮人幼性敏悟天才脫穎伯叔父咸奇之既壯問學大進文思泉湧憲使陸公招致館下誨諸生主賓相得甚歡偕入京師歸復侵疆職業修舉確齋荀公忍齋申屠公廉按淮東西二公中原名儒不妄許可咸薦其才可掌胄監不報秩滿授將仕佐郎慶元路鄞縣簿屠居官以廉能稱調司獄丁內艱服闋補浦江簿丁外艱再調縉雲簿命下卒年五十有九著作數百篇號淡圃集 臨東類稿

麋氏門人

黃先生震 詳東發學案

韓氏續傳

隱君韓先生奕

韓奕字公望其先安陽人忠獻十一世孫南渡徙昜先生潛心理學尤精醫道洪武初累薦不起著有韓山人集 姓譜

後學鄞王梓材
後學慈谿馮雲濠同輯

廬陵學案補遺

廬陵先緒

崇公歐陽先生覩

歐陽覩字仲賓廬陵人文忠公修之父也少孤力學舉進士歷泗綿二州推官先生天性仁孝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後以文忠貴贈崇國公姓譜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歐陽公瀧岡阡表曰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

廬陵師承

胥先生偃

胥偃字安道世爲潤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先生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稚兒女子撫一敗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歐陽公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先生于漢陽先生一見奇之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于諸公之間後遂妻以女歐陽文忠外集

門錄

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爲文曰吳生必得名天下其家初有田數十頃先生既貴遂以予族人

胥與謝絳試中書大臣有私屬者先生不發視其緘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牘而焚之曰發而書之不亦傷刻薄乎（事見隆平集）

胥氏同調

胥先生絳

制誥謝先生絳

謝絳字希深寶客壽之子年十五超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舉進士中甲科知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可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憂服除遷太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清州父老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傳推災異所以爲天譴

告之意極陳時所闕失無所諱與修眞宗國史遷祠部員外郎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先生處士號再遷兵部員外郎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議者言李照新定樂不可用下其議議者久不決先生爲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照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若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先生署官至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寶元二年卒年四十有五先生爲人嘉然自修平居溫溫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博傳經據古切中時病爲政無所不達修國子學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舉而中第者十八九河南人聞其喪皆出涕諸生畫像于學而祠之知鄧州以水大興學舍未就而卒始食其廩者四十餘人及其喪爲之制服文忠

集濠謹案王臨川狀其行云公以文章獻朝廷藏于家凡八十卷其葬也歐陽公銘其墓尤歎其不諱用不極其材云

附錄

天聖初言號令數變則厭惓利害偏聽則惑聰清者務

于必行守者思于不一願賜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密院然後施行因進聖治箴曰紹聖啟臣內戒慎令誓變梅聖俞和希深遊府學詩曰東府尊儒日中州進學初牲牢奠商後興籍講泰除大法存無外墓英樂自如時塾遊聖宋來爲折輾車

劉氏先緒

劉先生式

宋史翼案補遺　卷四　四　明嘉靖間刊本

劉式字叔度揚江人明春秋公穀之學舉宣三司都磨勘司海化中特命諭三韓酋長歸化官至刑部郎中子立本立言立之立禮立德俱有名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靜春先生清之五世祖所謂靜之言勘工部尚書也宋子貞劉氏墓誌銘春之仕太宗朝佐邦計者十餘年既死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仓夫人陳氏指以語誌了曰此乃父所謂墾荒者也海陵胡先生聞以文章器業爲其後諸子及孫比三世果皆以文章顯于時聞云

附錄

淳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方事取幽州嘉其誠去就厚答其使因欲結其心斷敵肩臂使叔度往諭指王

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辨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心服先達高麗大旱及使者授館澍雨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盧謹自陳國小齒下願執弟子禮叔度不許然所賂遺甚厚叔度亦爲之納遣朝封上天子善之

以賜之非其人雖宰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爲榮 並家傳

劉先生立言

劉立言字禹昌臨江人磨勘之子少孤知自立學問舉進士天禧二年及第爲福州懷安尉歷都官職方郎中丞爲兩浙轉運使魏庠知歙州特舊國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先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抬魏庠可畏也卒爲之罷庠徙知壽州諸豪敛手莫敢犯其法先生于壽內外之異不汲汲于進取 西疇文集

劉先生立之 附弟立禮

劉立之字斯立磨勘甲子生客郎中有賢名實生集賢舍人兄弟先生第立禮祕書監實倜儻識大體靜春之父即其曾孫也 朱子文集

羅皆爲知者所薦爲人沈敏少言笑與人頎合而喜膺士士由之薦者多爲聞人天章閣待制杜杞田瑜是也

附錄

當權績溪績溪在深山中民好訟多事而無學者公思之爲立小學請師于旁縣及公去有讀書者其後有舉進士者

曾氏先緒

曾先生致堯

曾致堯字正臣南豐人少知名江南富李氏時不就鄉里之舉李氏亡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及第累遷祕書丞爲兩浙轉運使魏庠知歙州特舊國恩多不法吏莫敢近先生劾其狀以聞太宗驚曰是敢抬魏庠可畏也卒爲之罷庠徙知壽州諸豪敛手莫敢犯其法先生于壽尤有惠愛既去過他州壽人猶有追之者遷戶部郎中卒年六十有六遺戒無以佛汙我家人如其言 歐陽文忠集

雲濠謹案王荊公誌先生墓云所著仙鳧羽翼三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西陲要紀十卷爲臣要紀十卷直言集五卷文集十卷宋史本傳言其性剛率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云

博士曾先生易占

曾易占字不疑南豐人贈諫議大夫致堯之子少以蔭
補太廟齋郎累遷太子中允太常丞博士知如皋玉山
二縣知信州錢仙芝者有所丐于玉山不與卽誣之仙
芝坐誣抵罪而先生亦卒先生博士歸不仕者十二年卒
子六人雖舉牟宰布舉先生始以文章有名及試于事
又愈以有名如皋歲大飢固請于州而越海以糴所活
數萬人又作孔子廟諷縣人興于學既仕不合卽自放
爲文章十餘萬言而時議十卷尤行于世王臨
川集

補

文忠歐陽永叔先生修

雲濠謹案先生明嘉靖九年從祀

文忠詩說

孟子去詩世近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序文意多
同故後時異說爲詩害者嘗賴序文以爲證
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也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
或句刪其字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
而此小雅唐棣之詩也夫子謂其以室爲遠害于兄弟
之義故篇刪其章也衣錦尚絅文之著也邶鄘風君子
偕老之詩也君子謂其盛飾之過恐其流而不返故章
刪其句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此小雅節
南山之詩也夫子以能之一字爲意之害故句刪其字
先儒辨唯鳩者甚眾皆不離于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
摯而有別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
氏轉釋摯爲至謂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
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也哉關雎辨

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甚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
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爲度也詩曰剛
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次日外景金水內景蓋
鑒之于物納景在內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詩人謂
衛之仁人其心匪鑒不能善惡皆納是以見嫉于羣小
而獨不遇也柏舟
其卒章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
皆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
如此爾恆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天保

后稷之生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從高辛祠于郊祿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爲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閒水上平此不近人情者也其傳商頌亦言高辛氏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爲異其後生后稷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至如鄭說是無人道以生子與天自感于人而生之在于人理皆必無事可謂誣天也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

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于如此生民

作起也荒奄也彼太王也謂天起高山太王奄有之太王起于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太王自豳往遵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戒子孫保之也毛鄭之說多非天作

芭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畝畝者畝畝

害義者背

芭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畝畝者畝畝

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其言采芑猶今人云拾芥也毛鄭于此篤車服物名訓詁尤多其學博矣獨于采芑之義失之

采芑

風生于文王而雅頌維于武王之閒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

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于聖人之心矣定風雅頌解

吳元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時康王以後之詩孰競不顯成康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以後之詩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論時世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毛詩本義十六卷提要云是書凡爲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歐陽修語豈得謂其于六經無羽翼于聖門無功乎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說見于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其有此書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于公然公之言曰後之學者因迹先世之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假手于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備于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公作是書本出于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之學者或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魯齊之流乃排

宋二論豳魯序三間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于卷末歐陽公文章名一世而經術亦復湛深王公從祀孔子廟廡論公撰崇文總目志記嘉靖時御定世宗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豈得謂其于六經無羽翼于聖門無功乎一清對以修之論說見于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其有此書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俱廢推原所始實發于公然公之言曰後之學者因迹先世之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假手于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備于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公作是書本出于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之學者或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魯齊之流乃排

疑及聖經使周南召南俱遭刪削則變風變雅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于公矣文忠語要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異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仲尼之業垂之六經其道閎博君人治物百王之用微是無以爲法妙論精言不以多爲貴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言而盡乃溯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源

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

鬼谷子馳說諸侯必因其喜怒哀樂而捭闔之故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則不可得而說也蘇秦張儀得其學而爲縱橫

士大夫不明民族與爲獸無異

梓材謹案此語袁清容跋宋元章書引之

歐公試卷

藏棺于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當用靜所以應
動善者不賞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
性近者得之易也

悖林謹案此文忠書以教权弼讀晁畢西
叢集惟此君子句作雖學則可至五字

文忠文集

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殺損讓拜俛伏興之
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梁以來始以其當
時所行傅于周官五禮之名各立一家之學唐初卽用
隋禮至太宗時中書令房玄齡等因隋之禮增以天子

上陵朝廟養老大射講武讀時令納皇后皇太子入學
太常行陵合朔陳兵大社等爲吉禮大十一篇賓禮四
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是爲貞觀
禮高宗又詔太尉長孫無忌等增之爲一百三十卷是

曲臺新禮三十卷又採元和以來王公士民昏祭喪葬
之禮爲續曲臺禮三十卷

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由三代而下
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
冠冕以爲服尊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
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
聘問懽忻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眾興事以爲師田學
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由于禮
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于居

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閒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
此所謂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
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遞秦變
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
車服器一切用秦舊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
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臻其時俗稍卽以損益大抵
安于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
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禮樂具有名物而藏
于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
豈有異于人哉財必取于民官必養于祿禁暴必以兵
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
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
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
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
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後而于今之務眾矣所
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
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弊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
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
屈而上益勞兵強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
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
禍患常積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伶官傳論上五代史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
新唐書禮樂志論

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
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
立法以制之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
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
今四海之內非有亂也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
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
無一閒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
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眾
土地之產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

尊天下不寧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 本論上

小人之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
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
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
事國則同心而共濟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
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 朋黨論

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于苟得不辱
于苟隨而惟義之所處其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
也故爲士者當貴名節以自重其身

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
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今
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人誰信之 以上論包
拯除三司使

士不忘身不爲患言不逆耳不爲諫 論杜韓范富
出于天性之謂親因于人情之謂禮禮雖以禮制事因時
適宜而親必主于恩禮不忘其本此古今不易之常道
請議濮王典禮

前世英君未有不以崇儒學爲先務方今取士之失

忠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 詩賦論補缺

今之學者莫不慕占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于
文字閒者皆可悲也 送徐無黨南歸序

今鄭之詩次比考于舊文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于
周北鄙合于衛檜魏衛晉曹鄭陳此變風之先後也周
召北鄙衛王鄭齊魏唐秦此孔子未刪詩之
前孳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北鄙衛王鄭齊魏唐秦
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後而國之大
小與其作詩之時皆失其次說之莫能究焉 詩圖說序

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政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
教學之法本于人性磨揉遷革使趨于善其勉于人勤
其入于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于
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以上吉州新學記
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
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
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
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
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

莫若何其謬論者歟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
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如是
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
也故孟子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
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彊言者也答吳充秀才書
附錄
公少時從里閭借書讀或鈔之未畢而已成誦矣行狀

略爲簡則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爲苛急耳
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識者以爲知言遺事
公平生少有所好獨好收畜古文圖書三代以來金石
刻爲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爲多晚年自
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琴一張
棋一局常置酒一壺吾老其閒是爲六一行狀
公于經術務究大本所發明簡易明白論詩曰察其美
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因其矢
傳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學者得其本而通其

末斯善矣得其本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不求異于
諸儒嘗曰先儒于經不能無失而所得者固多矣盡其
說而理有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非好爲異論也其于
詩易多所發明爲詩本義所改百餘篇其餘則曰毛鄭
之說是矣復云乎
被召撰唐書又自撰五代史其爲紀一用春秋法于唐
禮樂志明前世禮樂之本出于一而後世禮樂爲空名
五行志不盡事應破漢儒災異附會之說其論著類此
五代史辭約而事備及正前史之失爲尤多行狀

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儷儻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于世館之門下神道碑

公在翰林仁宗一日乘明見御閣舂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辭也乃悉取宮中所帖聞之見其篇篇有意歎曰舉筆不忘規諫眞侍從之臣也

公在翰林日建言識緯之書淺俗誣怪悖經妨道凡諸書及傳疏所引請一切削去之以無誤後學仁宗命國子學官取諸經正義所引識緯之說逐旋寫錄奏上時

執政者不甚主之竟不行

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口辨如傾聽之可變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輩止生疏爲人證脈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不見治迹不求聲譽以寬簡而公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驚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自極其工于是文風一變時人競爲模範自漢司馬遷沒幾

千年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燄相薄莫較高下何其盛哉所治經術務究大本嘗以先儒于經術所得多矣而不能無失唯其說或有未通公始爲辨正不過求聖人之意以立異論嘉祐初權知貢舉時舉者務爲險怪之語號太學體公一切黜去取其平澹造理者即預奏名初雖怨譁紛紜而文格終以復古者公之力也

蘇魏公哀之曰道繼三千子文高二百年朝廷得王作經術有師傳筆削書纔就殫綸志未宣平生思穎事候不知兵當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忽啓新阡

王荊公祭之曰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術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見于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于中者浩如江河之渟蓄其發于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

蘇文忠祭之曰公之生于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若子有所悖而無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于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

又序公文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習以老莊收拾以佛仁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又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于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當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偶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以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

王得臣麈史曰歐陽文忠公啓李翊論性書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或因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文忠雖有是說然大約慎所習與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揚之說皆爲不悖此其略也臨岐計都自用韋胡予曰性學者之所當先聖人之欲言善知永叔口口後世

之論者其在此書矣

或問韓子歐陽子何人也楊龜山曰聖人之徒也何以知之曰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能言距楊墨者也韓子歐陽子能言距釋老者也能言距楊墨者爲聖人之徒能言距釋老者非聖人之徒乎然則或謂二子未知道也信乎曰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義禮樂之道乎抑亦未知清淨寂滅虛空空無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得爲聖人之徒不知乎後二子焉得爲非聖人之徒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　三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晁景迂文忠晁贊曰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國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欺皆賢任是經論厥似聞其百世

黃浩翁跋劉侍讀帖曰劉侍讀君敬文忠公門人也而此帖云文忠公文字畔經術背聖人意流俗亦多信然

周不知文忠公著文立論及平生所施設無一不與經術合也至近世俗子亦多謗東坡師縱橫說而不考其行事與縱橫合耶其亦異也蓋數十年前已有如此等語今人又百倍于劉此予不得不辨也

李濟南師友法言曰歐陽公五代史最得春秋之法鑑文忠公學春秋于胡瑗孫復故褒貶謹嚴雖司馬子長無以復加

王夢得避暑錄話曰王荊公初未識歐陽文忠公曾子固力薦之公願得遊其門而荊公終不肯自通至和中爲鄞牧判官文忠還朝始見知遂有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荊公猶以爲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倘能窺孟子此身安敢望韓公自期以孟子處公以韓愈公亦不以爲嫌及在政府薦可以爲宰相者三人同一劄子呂司空晦叔司馬溫公與荊公也呂中公本嫉公爲范文正黨滁州之謫實有力溫公議濮廟不同力排公而佐呂獻可荊公又以經術自任而不從公然公于晦叔則忘其嫌隙于溫公則忘其議論于荊公則忘其學術不如是安薦三公之爲宰相耶世不知文忠公著文立論及平生所施設無一不與經術合高公能薦人而服其能知人苟一毫有蔽于中雖欲薦之亦不能知也

周益清波雜志曰爲學三多士皆知其說孫聿老嘗論益于歐陽公公曰此無他惟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

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書出必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見之孫書于座右
李忠定跋歐公書曰文忠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室藏其蹟豈非以名節可貴故耶
胡邦衡序逍遥公易解曰孔子既沒易道微矣自漢魏迄今學易者不知幾人歐陽子獨稱王弼何也余嘗考東坡橫渠伊川學以求其說又嘗聞龜山文定紫巖寂照了翁漢上諸老先生聲欬然後知歐陽子之學盡本

于弼弼不解繫辭止解大衍四十有九歐陽子亦謂繫辭龐雜七八九六無老少乾坤無定策且曰易無王弼其論于異端之說乎
王梅溪贊曰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于言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文亦無實之文亦無
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楊誠齋沙溪六一先生祠堂記曰大抵賢人君子沒而知沒而見祠此賢人君子之盛也獨先生之幸也乎古者鄉先生沒則祭于社非尊夫鄉先生也尊鄉先生所以儀後之人也若先生者天下後世之師也寧惟廬陵之鄉先生也天下師之而廬陵不祠之可乎
朱子讀唐志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之術繇張范繇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于言惟其無本而不能一出于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閒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

足論韓愈氏出始駕其陋慨然號于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于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撫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有會焉于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蕃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于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于詔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

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爲一等而猶不及于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詘不已出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于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閒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于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于倒置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萎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于韓氏而其曰治出于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則疑若幾于道

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于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語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

又答汪尚書曰司馬歐陽之學其于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

有所未盡耳

又答周益公書曰歐公之學雖于道體猶有欠闕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閒而泝其波流以求聖賢之意則于易于詩于周禮于春秋皆嘗反覆窮究以訂先儒之謬而本論三篇推明性善之說以爲息邪距詖之本其賢于當世之欲爲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虛信惑妖妄者又遠甚其于史記諱書惡惡如唐六臣傳之屬又能深究國家所以興廢興存亡之幾而爲天下後世深切著

明之永鑒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說雖或出于遊戲翰墨之餘然亦隨事多所發明而詞氣藹然寬平深厚精切的當眞韓公所謂仁義之人者恐未可謂其全不學道而直以燕許楊劉之等期之也

又自鹿書堂策問曰本朝儒學最盛自歐陽氏王氏蘇氏皆以其學行于朝廷而胡氏程氏亦以其學傳之學者然王蘇本出于歐陽而其未有大不同者胡氏孫氏亦不相容于當時而程氏尤不合于王與蘇也是其于孔子之道孰得孰失豈亦無有可論者耶

又語類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安定泰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趨通變使民不倦爲人所譏此皆程門之論

又因言歐陽永叔本義而曰理該大本復明于世固自文文山跋歐陽公與子綿衣帖曰東坡跋歐陽公與其姪通理書云凡人勉強于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眞僞今觀此帖綿衣之外一語不及其私以此見前

亦自好此是運數將開理義漸欲復明于世故也蘇明允說歐陽之文處形容得極好近見其奏議文字如回謝等劄子皆說得盡誠如老蘇所言便如詩本義中辨樸攻媿曰由漢以至本朝千餘年間號爲通經者不過毛鄭處文辭舒緩而其說直到底不可移易徑述毛鄭莫詳于孔穎達之疏不敢以一語違忤二家自不相侔者皆曲爲說以通之韓文公大儒也其上書所引詩詩者我猶規規然守其說惟歐陽公本義之作始有以開百世之惑曾不輕議二家之短長而能指其

本然以深持詩人之意其後王文公蘇文定公伊川程先生各著其說更相發明愈益昭著其實自歐陽氏發之

林艾齋學記曰和靜曰歐公文字一時宗師只爲不見道故有憾于晁文元又曰作小詞語不擇爲人所藉賦通變使民不倦爲人所譏此皆程門之論

韋心事未有不可對人言者

黃東發曰歐陽公起十歲孤童得韓文公遺文六卷于李氏弊簏酷好而疾趨之能使古文粲然復興蘇文忠公繼生是時公實奬掖而與之俱歐陽公之模寫事情使人宛然如見蘇公之開陳治道使人惻然動心皆前無古人然蘇公以公繼韓文公上達孔孟謂即孔子之所謂斯文此則其一門之授受所見然耳求義理者必于伊洛言文章者必于歐蘇我朝諸儒輩出學者惟其所之特不必指此爲彼爾

又曰歐陽公之爲五代史既分國爲之傳又傳死節又傳死事又傳一行其汲汲于賢人君子如淘金于沙搜擇無所不至其存心亦甚厚其用心亦甚勤矣

又曰歐陽公論春秋謂學者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隱公非攝趙盾非弒許世子止非不嘗藥亂之者三子也趙隱公止獲麟皆因舊史而修之義不在此也卓哉之見讀春秋者可以三隅反矣

又讀東坡文集曰謂六一翁均五物爲一歐陽子不免寓情于物然亦人之情蘇子瞻之以齊物之說則莊老之學未必歐陽命名之本心也

又讀晦翁文集曰考歐陽公事蹟其學道三十年所得者平日無怨惡耳其二保州軍變富公出爲宣撫欲殺其已招安不殺者二千餘人公力爭且云某至鎮州必不受命二千人賴以免其三妖尼喚二牛皆能稱前世姓名公言聰明聖知皆不能自知其前世而有罪爲牛者乃知之乎又晚年守青州日論執請苗一事更六人越百年惟洪景盧作四朝史傳乃盡言之士之制行不苟合于當時而有待于後世者豈不難哉故公之言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

劉滌讓諫疏直筆雷聲霜松金節盤退瀕水清風

又書疑自序曰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姚牧庵送暢純甫序曰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寓情于物然亦人之情蘇子瞻之以齊物之說則莊老

道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達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于行後豈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

虞道園序劉桂隱存稿曰昔者廬陵歐陽公秉粹美之質生熙洽之朝涵淳茹和作爲文章上接孟韓發揮一代之盛英華釀郁前後千百年人與世相期未有如此隻字可采者必加稱揚又盡錄之別爲一冊名曰文林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謂歐陽永叔致仕乞居潁終其身不歸廬陵前人議者不一洪文敏二筆駁之尤詳云

王氏先緒

王先生曰

王曰侯官人深父兄弟之父也自舉進士時已能力學自立以經術游于江淮之南爲學者所歸累官以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荆南府爲侍御史卒年六十三王臨川集

于氏先緒

留守于先生房父嵩

于房浦江人父嵩有學行尤長于文辭會五季之亂抗志不仕以布衣終先生爲文有父風而精愬過之遠邇學徒咸從之游嘉祐四年進士官至尚書屯田員外郎

羽翼六經而載之于萬世至于本論等篇比之韓愈之原道夫復何愧而世之淺者每目之爲文人夫文以載道道因文而乃藉雖經天緯地者亦謂之文而顧可少之哉

劉彝山人講曰歐陽永叔爲一代文宗于後進有片言隻字可采者必加稱揚又盡錄之別爲一冊名曰文林

通判應天府南京留守司諸子世封正封浦陽人物記

廬陵講友

孫泰山先生復 詳泰山學案

石徂徠先生介 詳見泰山學案

補 舍人尹河南先生洙 附兄源

雲濠謹案直齋書錄解題于穆參軍集言先生兄弟從之學古文尹傳其春秋學

河南敦學議

今太學生徒博士授經發明章句究極義訓亦志于祿仕而已及其與郡國所貢士並校其術顧所得經義訖不一施反不若閭里誦習者則師道之不行宜矣若俾肄業太學者異其科試惟以明經爲上第則承學之士孰不從事于師氏故議者欲郡設學校誠甚高論然天下業經以萬數而傳師學者百不一二不澄其源雖嘗之無益也又卿大夫家階賞典得仕者其年及程止校以章句爲中格悉用補吏非志學者不能自勉故門選益衰世德罕嗣廢學故也周官師氏掌教國子蓋公卿大夫子也今祭酒實其任謂由門調者宜籍于師氏策以經義始得補吏優其高第勗其未至則學者益勸仕

者能世其家矣

附錄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不忍發見顏色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鼎鑊不可變也

范文正公忠亮讜直言無回避左右不便因言文正離閒大臣貶知饒州余靖上疏論救以朋黨坐貶尹師魯上言靖與仲淹交淺臣于仲淹義兼師友當從坐貶監郢州稅歐陽文忠貽書貳司諫高若訥不能辨其非辜若訥大怒緘奏其書降授夷陵令時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歌之

初集賢院上疏曰天命者人君所以垂信于天下異時民間朝廷降一命令皆竦觀之今則不然相與竊語以爲不久當更既而信如此命令自輕于下也命令輕則朝廷不尊矣又聞羣臣有獻忠謀者陛下始更聽焉後復一人沮之則意移矣忠言者以信之不能終頗自詘其謀以爲無益此命令數更之弊也

歐陽文忠終先生文曰方其奔竄逐困扼艱屯舉世

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
忻用捨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
爲訣隱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
通于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乎心胸
梅聖俞哭之曰謫死古來有無如君甚冤文章不世用
器業欲誰論野鳥哭王傅招詞些屈原平生洛陽友零
落幾人存
富鄭公哭先生詞曰嗚呼人皆貴君賢悴焉人皆富君
貧窶焉人皆老君賢夭焉吾知君爲深是三者舉非君
之志不吾焉哭哭必義始君作文世重淫麗諸家舛殊
大道破碎漫漶詞不立根柢號嘯朋爭相教甚上
翔公卿下與書制君子厭時了不爲意獨倡古道以救
其敝時俊化之識文之詣今則亡矣使斯文不能救其
源而極其致吾是以哭之始君爲學遭世乖離掠取章
句屬爲文詞經有仁義曾非所治史有褒貶亦弗以思
又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
直謂臨國家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
嗜以師魯爲愜爾
范文正序河南集曰師魯少有高識不逐時輩從穆伯
長遊力爲古文而師魯深于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

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方聳慕焉遽得歐陽永叔從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變其深有功于道歟

孫之翰曰洙謂平生好善之心過于嫉惡甫謂信然

邵子觀物外篇曰某人受春秋于尹師魯師魯受于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貶是貶也由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賊不明此西師所以久無功而狄武襄目擊其弊反其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邵氏聞見錄曰歐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則歐公于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故修神宗正史歐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洙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

林駉古今源學記曰范文正公祭尹師魯文云爲學之初時文方麗子師何人獨有古意眾莫子知子特弗移是非乃定英俊乃隨聖朝之文與唐等夷繫子之功多士所推而歐公誌師魯卻不及此意何也

黃震曰尹公論郭后事四賢之一也其後始終西師五六歲效謀居多議訓士兵代戍卒以減邊費此國家至計豈特西師宜然然而從事西師者屈鬱莫公爲甚涇原宜援也夏竦以專罪之落水城不當築也鄭戩以沮格罪之孫用借俸錢已還無欠也劉湜承時宰意鞫獄以盜賊幾殺之嗚呼豈特公之不幸人各爲說賞罪不明此西師所以久無功而狄武襄目擊其弊反其政以用之所能一舉平嶺南也若公文行節義則自有韓范歐陽公公論在紛紛者何能疵

黃晉卿跋范文正公與先生帖曰尹公自謂與范公義兼師友而其言談挈及于性命至尹公處死生之變尤人所難能非知道者不足以與于此蓋是時風俗醇厚士大夫多不言而躬行未至立名字以相高此宋三百年極盛之時也

忠文范景仁先生鎮 詳范呂諸儒學案

州判姚先生闢

姚闢字子張口口人瞻離博學授項城令通州判所至有聲點去詞華究心經術歐陽文忠王荊公皆與交遊

著有太常因革禮一百卷姓譜
梓材謹案晁氏讀書志九學論後云姚子張非禮官之學也邱葵謂先生又案經義考姚氏子張中庸說佚朱氏云子張未詳其名晁以道輯中庸傳所取十三家之說子張與焉其于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一節子張疑之不知其即先生也

補
員外梅先生堯臣

雲濠謹案郭祥正青山集哭梅直講詩有云篇篇彼許可當友不當師原注子嘗以師禮見堅俞子當也

校理蘇先生舜欽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宛陵集

聖人于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邇來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人事極諛諂引古稱辨雄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藝充簪韓子華昆季寒燈不照遠光止一室明小人不慮遠義止目前榮燈既無久焰人亦無久情誰言結明月明月豈長盈寓言吾聞聖賢心不限親與疏義殊目前乖道同異代俱堯舜及周孔千載邈一途盜跖詆孔氏弟子將黨歟蹠自驅其眾日念殺不辜河濱捧土人海畔逐臭夫塞川豈量力同趣卽爾徒爾既不自過反以此爲矜異同

始是遭就裏少年唯買誼其開蜀客乃王褒書經有意尊儒術推擇方知待士高歸付子孫傳百世深堂聞挂亦蕭騷

酥子瞻上梅直講書曰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悔公者從之遊而與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

歐陽公誌其墓曰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生甘類原憲死不學陶朱但樂詩書在未憂鐘鼎無恥隨波上下難免鬼覬覦陋巷曲肱者終朝還似愚貧其衣乃儒服其說乃蠻夷天生物一本今爾二本爲爾忍不葬親委以飽狐狸吾心則孟子不聽爾矣雖盜儒西方有鳥鼠生死同穴居物理固不測孰言飛走殊雄雌豈相匹飲啄豈相須一爲枝上鳴一爲葬下趨苟合而異鄉世道當何如詠懷

附錄

先生賜書誥經二字詩曰選來金殿盡英豪帝筆親承

窮詩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
司馬溫公題其詩曰我得聖俞詩於身亦何有名字託
文編他年知不朽我得聖俞詩於身果何如留爲子孫
寶勝有千金珠
文文山祭之曰視我廬陵夫子歐陽彰韓瘏鼠孕蘇育
黃公于其門以詩名世祐韓豐芳肩蘇挹秩故醉翁于
公之德則曰衣冠儒者也于公之詩則曰英華而雅者
也翁既與韓而終始公亦與翁而上下公仕于何如點上

竹生遇昭陵官同郇谷使詩遂窮人則三百篇之作者
稱道之其推進者甚眾而與江鄰幾最善嘗曰鄭幾和
將其身之俱不淑
劉性序宛陵先生年譜曰宋嘉祐二年詔修取士法務
求平贍典要之文文忠公知貢舉而先生爲試官于是
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橫渠張氏河南程氏
皆出乎其門不惟文章復乎古作而道學之傳上承孔
孟然則謂文忠公與先生之功非耶

江先生休復

江休復字鄰幾陳留人仕爲監山尉累遷刑部郎中修
起居注爲人外簡曠而內行甚飭其文章醇雅尤善于
詩書善隸書與人交久而彌篤著唐宜鑑春秋世論及
其文集若干卷 姓譜
梓材謹案曾文定隆平集言其強學博覽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感悟上意

附錄

歐陽公誌其墓曰君于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
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
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
劉貢父爲原父行狀曰公與人交不求其備得一善則
稱道之其推進者甚眾而與江鄰幾最善嘗曰鄭幾和
而不流柔而不犯當求之古人既籍陶潛之倫也及鄰
幾死哭之慟曰惟君知我時歐陽永叔爲誌墓石公爲
書之以致口焉

呂先生夏卿

呂夏卿字縉叔晉江人舉進士爲江寧尉修唐書成直
祕閣同知禮院英宗世室史館檢討知制誥出知潁州
長于史貫穿唐事于新唐書最爲有功 姓譜

附錄

蘇魏公序呂公文集曰縉叔起遠方邑尉入爲編修

唐書上方覽觀前王以李朝舊史參錯不倫思欲刊正爲一代信史預筆削之任者皆一時高選而文忠景文二公實專典領積十七年而書成前後官屬十餘人或徙或遷出處不常惟穡叔與尚書范公景文內閣宋公次道自發凡訖于絶筆又集天下碑刻類爲唐文傳信考歷代氏譜族志爲古今系表一書獨出穡叔一手可謂勤且博矣

蔡先生高

蔡高字君山仙遊人君謨之弟景祐中舉進士初爲長

谿縣尉後爲太康主簿時歐陽永叔與君謨皆爲館閣校勘居京師先生數往來其兄家嘗語永叔曰天子以六科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爲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爲學及卒君謨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爲條目其所改更于先生之稿十得其五六云

歐陽文忠集

張先生汝士

張汝士字堯夫襄邑人官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明道二年卒年三十有七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河南吏屬皆當時賢材知名士先生其一也爲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謹心于獄訟守尹爰薦其材先生工書喜爲詩閒則從歐陽子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無不服其德其卒也尹師魯誌之曰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不余愧也

文忠文集

張先生谷闕

謝令是先生景初見下謝氏家學

朝議黎先生錞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張先生先

張先字子野博州人與歐陽文忠友爲孝章皇后戚里之姻官止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年四十八卒文忠誌其墓云好學自力善筆札

文忠文集

李先生公佐父堯輔

李公佐隨州人與歐陽公相善父堯輔字彥夫好學多積書歐陽公嘗遣其家得白黎集六卷讀之嘗撰李氏東園記稱先生好學有行鄉里推之子益友也

姓譜

忠襄余先生靖

余靖字安道曲江人少以文學稱天聖初登進士第歷官右正言與歐陽修王素蔡襄爲四諫官時論重之累官集賢院學士至工部尚書卒謚忠襄 姓譜

杭州通家塾東湖書院藏先生所著詩文奏議三史刊疑
陸氏經典釋文攷證校勘武溪集行世武溪蓋先生別字

余忠襄語

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月臨卯酉則水漲午則潮平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乎日用于百姓而不知其仁澤及于萬世而不爲其永口誦目嘗不加損益所以遵而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

海豐縣
儒學記

附錄

范希文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先生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尙其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爲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疏漢皇史王歎聞嘗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人落職監筠州酒稅尹師魯歐陽公亦以希文故相繼貶逐

天地之間東西爲緯南北爲經故子午卯酉爲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爲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爲陽中子爲陰中也

余襄公文

夫素王之道猶天地之大日月之明江海之浸陰陽之變日用于百姓而不知其仁澤及于萬世而不爲其永口誦目嘗不加損益所以遵而奉之者教之所存焉耳

海豐縣
儒學記

子嘗陽之始午者陽之極月爲陰屬故其氣交激而至此耶朱子答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

奉使契丹入辭書所奏事于勿答用一字爲目上顧兒

先生緣是益知名

之問其所書者何公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

黃東發曰余襄公諫貶范文正公諫修開寶寺舍利塔陳用張堯佐提點開封府事皆臣下所難出使契丹折其助討叛人之請西北二邊以寧始經制儂賊事賊平撫綏瀕海蕭然其後交趾寇邕州公復移檄而定南方之寧又多其力論諫如此其凜凜也功烈如此其彰彰也布衣時不幸孽于忍忌者之手不得已易名取解以仕可以此玷公萬一耶

文肅吳先生奎

吳奎字長文北海人生而聰敏好學始授經纔祖母李氏因其篤志而強教之年十六業成州郡舉以充貢明年遂中第授清江縣主簿不赴年二十始調古田縣主簿歷除館閣書武舉軍師度判官事始爲小吏晝則治公事夜輒讀書自六藝諸子史無有正僞無不觀覽嘗不可致太平惟長文獨語所知曰安石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果如所言別錄

附錄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有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

戚朋友之貧乏者劉彭城集

其作劉先生襄墓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廖先生倓

廖倓衡山人天禧進士其先世以能詩知名于湖南先生好古能文章德行聞于鄉里一時賢士皆與之游歐陽文忠集

洪範傳

案洪範揭人事之常前古之達道也伏犧而前不可得而知伏犧而下至于堯舜未有不法天以理天下者洪範者固千古之儀法也豈禹方受之于天哉若洪範之書出于洛而神龜負之以授于禹則是洪範者果非人之所能察也自禹而上果未之聞于世也若果非人之所能察而世果未之聞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事不聞于堯舜而上也今驗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稽疑庶徵福極之義自伏犧而下未有放居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爲察察于人有所能容監主簿累遷爲尚書都官員外郎通判湖州海州少孤能自奮勵力學開工爲文章又講長廉潔慕善而不自

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修潔宜任御史朝廷方竭用之以爲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卒年三十有九聞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元豐類稿

附錄

朱子曰廖氏論洪範大段關河圖洛書以此見知于歐陽公嘗歐公有無祥瑞之論歐公只見五代有僞作祥瑞故併與古而不信河圖洛書之事論語曰有此說而歐公不信并不信此而云繫辭亦不是信且如今世間有石頭上出月者人取爲石斛又有一等石上分明有如桔樹者亦不足怪也河圖洛書亦何足怪

方先生端 附于輦

方端求嘉人以文行爲歐陽公所器重子聲字聖時生未期而孤力學篤行敝衣糲食處之裕如自號迂愚翁大觀初詔舉行誼都以聖時應選固辭不就浙江舊通志

胥氏家學

胥先生元衡

胥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翰林學士偃之子以蔭爲將作

謝氏家學

謝今是先生景初

謝先生景溫 合傳

謝景初字師厚知制誥絳之長子以祖蔭爲太廟齋郎中進士甲科遷大理評事知餘姚縣累官屯田郎中會改官制遷朝散大夫以卒少奇俊七歲能屬文十三從

師受禮遇其議講解無滯十六遊京師翰林學士胥偃一見異之許妻以女朝廷始建北京作魏諸以獻李邯鄲深稱重之知餘姚爲塘岸以禦潮漲之患民得安居時王介甫宰明之鄞縣韓玉汝宰杭之錢塘其弟師直景溫宰越之會稽皆以四邑爲沃處士孫侔爲文以紀之通判海州毀淫祠三百餘所成都路提點刑獄爲怨者所誣坐免先生退邁里中杜門讀書未嘗以譴謫爲戚築室郊外時游息其中每歎曰詎知昨非而今是乎昨是而今非乎因自號今是翁爲堂曰三

疾曰我亦古之遺民也馮當世守成都邀知樞密院訟其寃通判襄州多以病臥家大水州城幾沒先生歎曰民如此我何病乎力疾以出築隄捍水城卒獲完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詳練本朝典故尤喜爲詩吳文獻杜正獻范文正皆器待之與歐陽文忠劉原甫尤相善士人多從學先生教人以明義理爲本而重尚氣質不妄許與故特立寡合與兄弟深相友愛有文集五十卷范忠宣集

謝先生景平

雲濠謹案師直景溫官至刑部尚書

謝先生景回合傳

謝景平字師宰知制誥絳之子初以祖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既而中進士第僉書崇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累官至祕書丞年三十三卒王荊公誌其墓稱其文學政事言語能自達于一時其于道德之意性命之理則求之而不至聞矣而不疑可謂賢已季弟景回字師復幼好學有大志年十九所爲文辭已可傳載遽卒于漢東

王臨川集

盧陵家學

補太理歐陽先生發

附錄

安定掌太學號大儒以法度檢束士其徒少能從之時文忠已貴君年十有五師事安定恂恂惟謹

爲殿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襄疑未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爲言事在杜佑通典甚詳襄卽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否同異折中爲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卽薦君刊脩君爲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

張文潛誌其墓曰其學不務爲鈔掠應目前必刮剖根本見終始論次使族分部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其與人不苟合論事是非非過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意用是亦不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卒能知君者

歐陽先生奕

歐陽奕字仲純文忠次子胡文恭瑗性倜儻文章豪放尤長于詩多至于三百篇文忠以其質敏書以勵其學得年纔三十四位不及美顯興寧末鄭俠得罪凡通問者皆獲譴先生獨傾資送之其大節如此周益公

至正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補直閣歐陽先生棐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堯曆三卷台朔圖一卷歷代年表十卷三十國年紀七卷九朝史略三卷食貨策五卷集古總目二十卷裒錄二卷先生亡後其家集所自爲之文亦二十卷見呂淨德所作傳

附錄

嘗稱曰文不可以不學古而後爲也要能以古人語而道己意則可與言文矣

歐陽先生懋

歐陽懋字德孺自號靜退居士文忠之孫季默之子也官徽猷閣待制王舍人銖銘其墓云忠厚之質孝友之性皆稟于自然不勞追琢其爲文古律雖殊體製不一各極其妙而家法燦然時推能世其家者

至正四明續書 約園刊本

櫟攻媿集

廬陵門人

補祕閣焦先生千之

附錄

劉原父送之序曰君子慎所學惟至于自得而已耳焦生既學于歐陽公因北游京師京師賢智之所聚也伎能之所試也變化之所出也生其務自得毋枉道憂天下之憂以翹于人人將謂生宋墨也孰與勿學吾亟得見焦生于歐陽公之門美生之志足以造于道而不流于俗于其行也贈之以言

劉貢父送先生序曰焦君伯彊介直好學數應進士舉至禮部輒罷去時人皆歎息謂之遺逸不亦宜乎

周益公題跋曰歐陽文忠公贈焦伯強詩云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又云皎皎寒泉冰其清正如此

補侍讀劉公是先生敞

雲濠謹案貢父爲先生行狀云舅氏王源叔以書招公來太學公答不可則先生兄弟固王氏門人也

公是弟子說
天下之道莫大乎學莫貴乎學夫學者匹夫也而居聖人之業可不謂大乎匹夫也而言王者之事可不謂貴乎
教人以道云乎豈曰教人以文云乎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今之所謂作者筆墨焉爾
簡牘焉爾
舜作九招九招者九名也予識其三焉祈徵角之謂也魯一變至于道春秋變魯之實也

儒者之原仁義也樂工之本律呂也本律呂者眾而知律呂者寡原仁義者眾而通仁義者寡律呂之所以亂淫聲亂之仁義之所以毀小道毀之淫聲出乎律呂而非所以正律呂也小道生乎仁義而非所以明仁義也
善治聲者擇乎律呂善治道者擇乎仁義
書所以紀遠而書未必盡信也信有理言所以交近而言未必盡聽也聽有理故信理者不惑于書聽理者不惑于言不惑于書可以爲師不惑于言可以爲友
教民以學爲將行之也試人以言爲將用之也是故學

以新其耳也一制度法令以新其俗也非所謂無爲也德之親民甚于子孫子孫天性也服有時而殺廟有時而遷至于德或累十世民悲思享嘗之詩曰豈弟君子胡不萬年
所謂命者道而已矣生死貴賤貧富道之制也君子以爲命所謂天者人而已矣人歸之則爲天子人之制也非已制也君子以爲天知道者其知命也知人者其知天也
或曰人有言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伯禽封于魯三

年而報政周公嗚然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齊乎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乎民則歸之信有諸乎曰否此非周公之語致功兼幷者欲速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古之人豈不欲簡易哉又惡欲速速非所以簡易也簡易者未嘗速也民之爲道信而後可使富而後可教安而後可保此所以爲達也三年之爲亟矣齊先魯亡何魯之北面哉孔子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於道

性者受之天也道者受之人也受之天者已雖欲易之不能易也受之人者人雖欲易之不能易也魚不可使去淵鳥不可使去林天也出處語默顯隱之不齊人也

有所受之矣

人胥知行之由足不知行之由目人胥知視之由目不知視之由心人胥知生之由食不知生之由道三者異類而同義如使人之行者莫如足也則瞽者爲有所不行也如使人之視者莫如目也則念者爲有所不見也如使人之生者莫如食也則不義之食爲有所不生也生之依道視之依心行之依目此天理之自然者也知行之待目而不知生之待道則外其生于道矣夫外其生于道者生而不以道者猶行而不用目其不陷于坑谷者幸而已矣

或問君子矯乎曰惟君子爲能矯君子之矯以爲義也小人之矯以爲利也君子窮而益堅小人達而亦偽莫善乎性人之學求盡其性也學而不能盡其性有之矣未有不學而能盡其性者也

孔子之教人也猶揖也豆區釜鍾因其能容放乎足而止

或問鄉飲酒之禮劉子曰所尚三德也年也爵也俎豆之事則人知之矣敢問三者兼乎曰然如何曰謀賓介于先生尚德也旅酬以齒老者異秩尚年也大夫爲僕坐于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

天子之玉全上公龍侯伯瓚子男將貳者取純焉賤者取駁焉夫學亦猶是也全而純者玉也次龍也次瓚也次將也石爲下

聖人行而當理非求當也自當也言而中律非求中也自中也

知性者不可惑以善惡知道者不可動以富貴知命者不可貳以生死

凡學志爲本道次之文次之無其志爲其道不立無其道爲其文不傳

無強重任強重任非其力必廢其任無欲重名欲重名非其實必毀其名

三王之禮相變者皆其可得而變者猶若也夏足鼓商楹鼓周縣鼓謂之鼓之變可也以爲變鼓矣則吾未之見

仁義禮智信五者霸王之器也變之而仁利之而義嚴之而禮謀之而智示之而信不待嚴智不待謀信不待示之謂王王者率民以利禮不待嚴智不待謀信不待示之謂王王者率民以性者也霸者動民以情者也性者莫自知其然情者如畏不可及王者百年而立百年而備百年而裕百年而衰百年而跲有過之矣霸者十年而立十年而備十年而裕十年而衰十年而跲有不及矣

春秋之誅也先意而後事其賞也先事而後意有其善無其功君子不賞也賞之弗信有其惡無其志君子不誅也誅之不服先意而後事是以刑不濫賞不僭王道之盛也

楊慥問曰仲尼稱顏淵不遷怒何也劉子曰中庸而已矣衆人之怒也出怒于怒故怒也是遷也顏子之怒也出怒不怒出怒不怒怒出于不怒者也怒出于不怒者有遷之者乎楊子曰有人也喜之不喜怒之不怒若是可謂中庸乎曰未也是其于智也達于道也偏偏則不偏是其過之者也然則喜之而喜怒之而怒喜怒不失其類則可謂中庸乎曰未也是其于名也察于情也節猶未免乎徇也是之謂不及然則奈何曰因于物緣于理彼其可喜也而喜之彼其可怒也而怒之物之制也理之有也而泊然無所于係是中庸矣

八音不同物而同聲同聲乃和賢能不同術而同治同治乃平

忘情者自以爲達悖情者自以爲難直情者自以爲眞三者異趣而同亂

學不可行者君子弗取也言不可用者君子弗詢也智不求隱辯不求給名不求難行不求異

夫賢者爲人所能爲而已矣人所不能爲賢者不爲也
君子恥過而改之小人恥過而遂之君子欲善而自反
小人欲善而自欺
矜小名以售大僞飾小廉以釣大利者惟鉅孱爾
道固仁義禮智之名仁義禮智弗任焉安用道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公是先生弟子記四卷提要云其書多攻王氏新學而亦兼焉鍼砭元祐諸賢之意蓋自是三黨交訌而公是獨蕭然于門戶之外故其言和平至于稱老子之無爲則爲安石之新法發孟子之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爲安石之自命聖人發其說稍激則有爲言之者也又王守仁謂無善無惡者性之體有善有惡者意之用明人斷斷辨正稱爲衛道今觀是書乃知王安

石先有是說公是已辭而闢之是其發明正學又在程朱之前其或謂仁義禮智不若道之全一條謂道固仁義禮智之名仁義禮智弗在焉安用道亦頗杜後來狂禪之弊所見甚正徒以獨抱遺經滄于聲譽未與伊洛諸人傾意周旋故講學家視爲異黨抑之不稱耳實則元豐熙寧閒卓然一醇儒也

原父經說

小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數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此言可用者家三人至二人正竭作其羨于四時之田而以教之戰也伍兩卒旅師軍家一人爲正兵六鄉六遂通十有五

萬人爲十二軍而羨卒在外都鄙之兵又在外大司馬則總其軍律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以追胥馳驟之而隊伍罔差操縱之而進退用命爲其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彊可獲矣由教之者眾而用之者寡也聖人之精密蓋如此

騶虞采蘩采蘋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儔豈夫于刪詩已亡與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巢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此直謂朝聘時圭璋璧琮琥璜皆玉也執璧琮琥璜則與帛錦繡黼同升所謂有藉有藉無藉則裼裼者禮差輕尚文也執圭璋則特達所謂無藉無藉則襲襲者禮方敬尚質也裼襲繫于有藉無藉不繫于有繅無繅又繅非藉藉者薦也繅者組也

左氏拘于赴告公羊牽于讖緯穀梁窘于日月

黃鍾子位北方當一陽生之月故水數一林鍾未位南方當二陰生之月故火數二林鍾上生太蔟寅位東方當三陽生之月故木數三太蔟下生南呂酉位西方當四陰生之月故金數四南呂上生姑洗辰位

東南當五陽生之月故士數五此皆自然之數也

說者皆曰成王康周公故賜魯以天子禮樂吾未知其然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始由平王以下乎

原父擬禮

公養賢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

又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臣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 以上公食大夫義

人苟可悅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爲簡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遨于辱也所以使人愼其交而毋遨于禍也

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

贊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贊圭諸侯玉卿羔大夫雁士雉鄙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象而有禮焉雁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贊也者致斯志者也

士相見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可苟合也苟而合惟小人無恥者能之

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達也不可疏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贊主人三辭贊者以致尊嚴也 以上士相見義

古者大夫七十而致事君曰是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君雖留之臣曰不可貪人之榮不可愚人之朝不可塞人之路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強焉義也毋辭其爵毋除其祿毋去其宗毋絕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事之義也是之謂上下有禮故古之爲臣者不四十不祿不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事古之仕者爲道

也非爲食也爲君也非爲己也爲國也非爲家也是以時進則進時退則退致仕義

七經小傳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溫故而知新

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好惡故能定好惡

宰予晝寢晝居于內則閒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寢當讀爲內寢之寢

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此言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也

春秋權衡

魯隱公以前盡未嘗舞八佾于羣公之廟今立仲子廟又當下羣公疑于所舞故問眾仲也眾仲不知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因天子八佾遂兼稱諸侯六佾致僭諸公之禮也此春秋所以書其初也

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辭命祭公逆后于紀使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非也詩云匪棘其欲聿追來孝聖人豈有私天下之心哉觀兵孟津者所以憚紂也欲其畏威悔過反善自修也如紂遂能改者武王亦北面事之而已矣然則進所以警其可畏退其

以待其可改及其終不改然後取之此篇稱紂

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足以知武王之退非

示弱而襲之明矣尚書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七經小傳三卷提要云吳曾能改齋漫錄晁公武讀書志大旨均不滿子劉氏朱子語類乃云七經小傳甚好今觀其書往往穿鑿與介甫同然考所著弟子記排斥介甫不一而足實與新學介然異趣且介甫剛愎亦非肯步趨于劉氏者謂劉之說經開南宋臆斷之弊劉不得辭謂介甫之學由于劉則網鈔之疑矣且略其扈詞採其粹語疏通剔抉精鑿者多又何可以

未流之失併

廖其書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權衡十七卷提要云陳氏書錄解題曰原父始爲權衡以平三家之得失然後集衆說斷以己意而爲之傳傳所不盡者見之意林然則傳之作在意林前此書又在傳前劉氏春秋之學此其根柢矣自序謂權衡始出世無有能讀者又謂非達學與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其自命甚高葉石林作春秋傳于諸家義疏多所排斥尤詆孫泰山尊王發微謂其不深于禮學故其言多自悟有甚于經者雖概以禮論當時之過而不能盡禮之制尤爲膚淺惟于劉氏則推其淵源之正蓋原父邃于禮故是書進退諸說往往依經立義不似孫氏之意爲斷制此亦說貴徵實之一驗也又著錄春秋傳十五卷提要云論其大致得經意者爲多蓋北宋以來出新意解春秋者自泰山與原父始泰山沿啖趙之餘波幾于盡廢三傳原父則不盡從傳亦不盡廢傳故所訓釋爲遠勝于泰山焉

春秋傳

傳曰元始也正正也君卽位必以正始言之加王爲大受命也何言乎大受命王者受命于天諸侯受命于君易爲先言春而後言王王者法天也公何以不言卽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欲讓國也隱元年春王正月

其曰來使人也其曰輸有挾也平不言來輸來輸未得平平也然則何以不曰鄭人來輸祊言平則祊見言祊則平不見隱六年鄭人來輸平

其言朝何王者之制諸侯歲相聞殷相聘世相朝其兼

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郜大鼎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

大閱之禮虞人萊野百步一表以旗致民選車徒命旗物辨鼓鐸會器械三鼓而行三鼓而趨三鼓而走不用命者殺無赦置旌以爲左右和車徒欲和表貉獲禽不越遂不面傷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爲農甚矣桓六年秋八月壬午大閱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存公也何謂存公三朝之節也古者有侯服有甸服有男服有采服有衞服侯服一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衞服

五歲一見嘗采服也桓非受命之君也三不朝矣其曰
王存公也桓十年春
王正月
乙亥嘗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時爲大順次之體次
之宜次之稱次之桓十四年
秋乙亥嘗
求車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桓十五
年天王
使家父
來求車
同盟者何殷同之禮也古者諸侯之于天子春見曰朝
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
盟之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
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
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
方琥北方璜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
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傅擯天子乘龍載大旆
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諸侯
既皆聽命因相與盟于下方伯臨之以顯昭明同盟之
禮也桓非受命之伯也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
蓋自是始伯也莊十六年
同盟于幽
天子之柄斲之鶩之加密石焉諸侯斲之鄭之大夫斲

之王斲本刻柄非禮也莊二十四年
刻桓公桷
覲用幣何以書譏何譏爾孤執皂卿執羔大夫執雁士
執雉婦人執棗腶脩用幣非禮也桓十五年
戊寅大夫宗
婦覿用幣
此何以書譏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
臺以候四時去國而築臺是樂而已矣莊三十一年
春築臺于郎
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殷畝而稅也古者十一而藉什
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
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宣十五年
初稅畝
賦者何俎實也祭肉也腥曰賦熟曰膰賦膰以親兄弟

之國受賦禮也歸賦非禮也蓋牽而致之也定十四年
天王使石
尚來
歸賦
狩非其時書此其時也何以書爲獲麟譏也狩非其地
書此其地也何以書爲獲麟譏也何譏乎獲麟麟之爲
物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是故孔子曰吾道窮
矣哀十四年
西狩獲麟
春秋意林
人之生也困而不學者多矣知學之爲益其性知道之
爲得于學或進取焉或有所不爲焉是可與共學者也

有常矣而未及乎中行也未及乎中行則未可與適道
適道者必中行者也不踐迹亦不入于室是可與適道
者也善人矣而未及乎大成也未及乎大成則未可與
立可與立者必大成者也不憂不懼君子之成名矣是
可與立者也而有不仁焉則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仁人
之所施也
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
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大從惡也
所謂欲速者遺本者也所謂小利者計末者也

雲濠謹案四庫又著錄春秋意林二卷提要云原父既苦志研求運意深曲又好雕琢其詞使在可解不可解之間然考葉石林春秋傳稱不知經者以其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于穿鑿然熟讀深思其聞正名分別嫌疑大義微言灼然得聖人之意者亦頗不少文體之邵存而不論可矣又永樂大典本春秋傳說例一卷提要云是編比事以發論乃其傳文褒貶之大旨又稱原父說春秋頗出新意而文體則多摹公穀諸書皆然是編尤爲簡古云

諸侯之雩主星辰山川天子之雩主上帝魯用天子之禮故曰大雩也雩得雨則書旱矣書不雨者旱而不害物也或歷時而書不雨或逾時而書不雨見所害也 雩例

春秋記災不記火火者人所爲也災者天所爲也天所爲故大之而記之人所爲則被其焚者火之性耳是何足記也宣十六年宣榭災左氏以爲火非是災例

災穀粱以爲火亦非是昭九年陳

盟會皆君之禮也故微者之盟之會不志乎春秋春秋之所志者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乎 原註惡曹之俱微其實非微者微者不志由大夫之間稱人耳北杏之會五國人似俱微者其實非微者故貶稱人耳 盟始于此故貶 文○盟會例

會而後盟則書會公與諸侯遇志也外遇不志也其志者以我有事接之也所以謂外遇不志者遇者小事小事不志 遇例

諸侯朝用夷禮者名之朝而旅見者累數之禮不足者則不言朝也 原註介葛盧 夷狄之君雖來而朝猶不曰朝非以其不能朝也蓋曰不足以朝錄也 來朝例

春秋傳說例

卽位則書正月未卽位則不書正月 原註定無正月是也繼正則書卽位繼故則不書卽位 原註莊閔僖 受命則書王不受命則不書王 原註桓無王○公卽位例

君遣再命大夫必以君使爲文由大夫尊故正其名也
自一命而下微矣君不嫌使微者故不待稱君使也師
師則不言君使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使有常文
自內出者皆曰如自外來者皆曰使內不言如外不言
使是謂專之原註臧孫辰乞糴于齊其自所歸或曰來者來
然後歸也原註鄭伯使宛來歸祊或曰歸者歸而不來也原註齊人歸公
孫敖之喪
○使來例
春田曰菟因以振旅夏田曰苗因以茇舍秋田曰獮因
以治兵冬田曰狩因以大閱不得其地則書之不得其
時也莊公治兵亦不得其

時則書之桓公大閱不得其時也莊公治兵亦不得其
時也大菟者大比也菟狩
例
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
卑師少稱人所謂尊者三命再命卿也所謂眾者大國
三軍次國二軍也師行
例
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其言鄙者鄙遠之也猶曰我
不受其責爾其不言鄙者我豈無過也哉過斯受之焉
侵伐
例
諸侯有相納之道諸言納者納之是也其納不正雖與

師旅不得與納之名衛侯朔齊侯昭是也
降者其意也降之者不得已也降者猶得其國家者也
降之者雖得其國家不列于諸侯矣遷者亦然降
例
國君以仁義爲守以禮樂爲教以政刑爲法以賢智爲
輔雖有強暴孰能亡之是以春秋諸侯之奔者莫曰人
逐之而曰自亡也故諸言奔者將必治其罪則正言其
名正言其名有所不通是以諱所尊則曰居原註天諱
所親則曰孫諱所賢則曰大去大去者將遂于位之意
也
例

歸者善辭也有易辭焉入者惡辭也有難辭焉爲易辭
而先見所惡突歸于鄭是也爲易辭而先見所善蔡季
自陳歸于蔡是也已嘗爲諸侯南面稱孤矣出而復者
則曰復歸復歸者其可復也衛侯行曹伯襄是也其不
可復雖復其位亦不言其復也衛侯朔侯鄭曹伯負
芻是也自某者某爲之主也在諸侯則先所自原註衛侯鄭自
楚在京師則先所歸原註曹伯歸自京師歸而名者皆在所誅也
歸入
例
以歸者囚服者也國君去南而之位而囚服苟免是以

賤之而名也以歸例

師行使出其反也或曰還或曰復復者事未畢也言中道而復還者事已畢也反而至之辭事畢與未畢按文可見然而聖人別而異之者義將有所施也歸父受命而聘晉聘者既反聞君之喪必復命于殯乃可謂終事矣歸父聘而反聞君之喪至樫而奔于事爲未終當曰復自晉不得云還自晉也仲尼爲人之疑于歸父之未終事故曰還言歸父之家還矣不可入入則殺殺則增君之惡其出也賢于入故以終事之辭免歸父也土句

侵齊至穀而還未終事也仲尼愚人之不知義以士句爲未終事也故加之終事之辭所以免賢者也言是乃實終事矣還復例

諸侯卒名之正也惟天子不名也諸侯卒則赴赴則必及其名以書子策所以繼世序位也其不名者彼不以名來僭天子之尊故因其事以見其僭也徐使容駒弔于邾季姬杞叔姬是也其行潔其志貞雖均之于葬春秋不聽則奪其葬成君也不書葬不二君也原註有子與無子同之○雲濠案吳氏云此條亦有缺文

○卒葬例

內女嫁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記其卒記其卒則必記其葬所以申人情也然而夫婦之道王教之本聖人所至愼其行淫其志僻雖欲申人情春秋不聽則奪其葬鄫季姬杞叔姬是也其行潔其志貞雖均之于葬春秋嘉之則載其謹采其姬是也此所以正人倫之大統也

內女嫁于諸侯則書其卒或未嘗嫁而亦書其卒何也曰許嫁矣許嫁矣則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然則葬于女氏也葬于女氏則尊未全尊未全故略其國而沒其葬也（丙女卒葬例）

春秋之書世子以著其正也故鄭忽稱世子蔡友稱世子衛蒯聵稱世子是皆失位者也得罪者也春秋不以其失位而奪其號不以其得罪而削其名原其所以失者在所不當絕故存之也（世子例）

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戰于鞌四之何也（原註據凡師但書元帥　四軍非禮也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伐邾三之何也三軍非禮也季孫斯仲孫何忌侵衛命于天子元侯之卿二卿命于天子小國三卿一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贊元侯（原註明諸侯之卿不得立軍但教衛士衛士之數不足軍也魯次國也一軍多矣（原註緣教衛士之禮故一軍雖爲多然尚可也　一軍非禮也原註經稱作三軍明未作三軍之時已有二三軍之實歸父之至檉訓後世矣詳其地所以賢之也（大夫奔例）

公孫壽之自鄭是也此兩人皆有罪不得不奔然而不以已之得罪而廢君臣之禮不怨天不尤人者也可以入者以惡入也歸者以善歸也加復者其位已絕矣求自復者也記其位絕與未絕者大夫雖有故去國君不掃其宗廟也不蠲其宗族也不收其田里也出入詔于國爵祿列于朝此之謂有禮君有禮矣然而臣猶敢行稱亂此臣之罪也如掃其宗廟蠲其宗族收其田里則君實涼德矣是以按春秋之文而察之華亥向寧之罪大欒盈之罪小此所以見也元咺之奔晉其位亦絕矣故其反也曰復然咺非有甲兵之勢非有簒逆之謀也求歸而已矣故不得言復入也（大夫歸入例）

稱國殺而名大夫者罪累上也稱人殺而名大夫者罪由眾殺之也（原註）

夫罪也稱人而不名大夫者大夫無罪由君殺之也（原註）

宋人殺其大夫稱國而不名大夫者大夫無罪由君殺之也（原註）

曹殺其大夫稱人殺而不以大夫道者非其大夫也（原註晉人殺欒盈稱君殺者世子母弟也非殺大夫而稱公子者稱人

則爲有罪稱國則爲無罪原註陳人殺其公子禦寇酋弟○殺大夫例

大夫無遂事諸言遂者皆生事也所以知大夫無遂事者設大夫出境君命兩事則必兩書之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是也所以謂大夫無遂事者凡遂事必因物造謀而弗宿計也或遂而不可春秋因其可而與之因其不可而刺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其地所以明在境外此遂而可者也季孫宿敎台遂入鄆台在境內而擅命此遂而不可者也遂例

弗者詭辭也不者直辭也弗不例

公是奏疏

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邪臣常易進而難退願參伍觀之毋使當親者疏當疏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稷安矣論邪正

公是文集

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致矣論天久不雨

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其取民也任其宜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士潘起辭不爲師書

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是以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董仲舒江公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于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牖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妨大道此偏

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亦必不能觀之矣春秋權衡序

智無小也學而已矣官無小也敏而已矣知學不病知敏不匱送從父弟毅序

子之學也將學乎利乎將學乎道乎將學乎利乎將道與利兼存之乎其毋乃貌爲道而情爲利乎送王生序

王者不作聖人之道衰于是乎有朱墨之學以救攻止鬬有蘇張之學以排患折難有孫吳之學以強國勝兵以神惑民則天地之道得矣然則上下不位乎陰陽不

論

安乎幽明不別乎所謂重黎絕地天通者此也重黎絕地天通

先王治天下有不勞而民自爲正者治之至也不勞而民自爲正者其惟師乎天地生之父母養之而師教之然後內可以事親外可以事君大可以治民小可以治身矣故師者非他也所以使人知事親之道事君之義治民之術治身之法者也師以賢得民論

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民而教之也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

送焦千之序

陽始于子終于戌置乾于子戌之閒者此陽之終始也陰始于未終于酉置坤于未酉之閒者此陰之終始也何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衍者積也天地之數始于一積于十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故衍天之參則爲三十衍地之兩則爲二十所以參天兩地而不一天兩地者一不可用也故乾積三抻積二而不積一

一者乾坤所不用是以其用四十有九以上易本論

天地者名也清濁者體也陰陽者氣也是雖人物而有上下之異然其治乃反在人人者天地之心也　人道治則天地適其位清濁安其常陰陽辨其序人道不治則上下交亂矣其名雖不變其體雖不雜其氣雖不改然其政擾矣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民之官以序天地蓋惡擾也凡親上者本乎天者也親下者本乎地者也是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毋以民亂神毋

公貴也親者其私貴也至于富則無貴也帝王論

人道之大端非忠則不足以相懷故先王之爲禮必本于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敬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之以敬敬也者禮之體也然而不文則敬不昭故先王等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未有敬而不因于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敬不文能成其忠者也

道者所以格物而非格于物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于曆而改律呂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徽號緣于色而改樂舞緣于事而改及夫以性爲內以情爲外以功而改官職緣于事而改及夫以性爲內以情爲外以名爲制以禮爲體此所謂道德之本也不可改也以上三代同道論

士之不朽者三所以本者一也德能服人則不朽功能濟時則不朽言能貽世則不朽雖然本之者德而已矣不朽論

德者仁義忠信之謂也內著于其外達則其功也窮則以升爺也盡亦反其本而已矣患盜論

其言也故德者本也功與言者末也

古者卿大夫士之子不貳業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大學教之以詩書之訓禮樂之方正其位辨其節誓其衣服明其辭讓業成而志定矣雖未就吏而不累有司焉雖未執事而化民之端見焉至于試以事授以位命以爵仕者世祿論

古者惟軍實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爲不善之辜也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士大夫賞罰論

王者之于天下言敗而不言敵蠻貊之于中國言入而不言勝中國之于蠻貊言勝而不言戰三者在春秋矣

大本也治兵論

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衣食不足盜之源政賦不均盜之源教化不修盜之源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益賤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爺也盡亦反其本而已矣患盜論

夫聖王所甚畏而甚敬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故爲迂闊而塗民耳目

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陵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而奚救奚不畏哉救曰論

玉之爲物也人知其寶也有相倍蓰者有相十百者有相千萬者則豈一玉哉人之性何以異于是雖有萬鎰之玉不剖不見寶不琢不見用人之學何以異于是

性者仁義也情者禮樂也人未有不尊其尊者親親之謂仁尊尊之謂義故性者仁義也親其親驩然樂矣尊其尊肅然恭矣肅然恭者禮之本也驩然樂者樂之原也故情者禮樂也以上論性

善爲政者使人自養而非養人也使人自治而非治人也爲政

善爲政者毋以小妨大毋以名毀義毋以術害道毋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爲之貶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爲之其惟舜卓陶乎明舜

古者求士先退讓敦樸者欲以勵世矯俗也士之應世求者亦儇巧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心俗長敦厚之風若不得已而應聘効力則謂然中立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雜說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惻惻得而後和人猶以爲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爲非非吾言之畏惟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實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于物其爲石不爲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同有激而在山取曰水哉水哉畏言箴

名乎貴階利乎窩梯汝不入閑而入汝疑疑汝斯怒怒汝斯沮汝不見耶而忘戒懼戒也有道汝毋謟隨隨也傷直毀也適宜非也害勇毀將由有道汝毋謟隨隨也傷直毀也適宜非也害勇毀將由之作患吾不能修如毀而益明吾復何尤道非不章又以書紳惟無忘毀以率吾眞毀箴

誰能守爾直胡多言之恤能潔而勇將保汝于吉凡毀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本永樂大典公是集五十四卷提要言其談經雖好與先儒立異而淹通典籍具由心得究非南宋諸家游談無根者比故其文湛深經術具有本原云阮亭居易錄引避暑錄云劉原父集百七十五卷又云原貢二劉先生公是公非集內府亦闕如可歎也

附錄

是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眾亦予其恬退讓不失始利而得名益高讓端無窮或四五讓至七八下

至布衣福州陳烈等初除吏亦讓賜之粟帛亦讓公以爲此皆挾僞求名要上迷眾其風不可長乃建言諸讓官或一讓或再讓或不得讓宜一以故事舊典爲準

梅聖俞和其詩曰安得采虛名師道欲吾廣雖然存術業曾不計少長孔孟久已亡富貴得亦儻後生不聞義前聖懼爲黨退之嘗獨傳力振功不賞舌吻張洪鐘小大扣必響近世復泯滅務覺多忽恍今子誠有志方駕已展枉自慙儻道淺所得可下上正如種青松而欲託朽壤與刑皆可尋聖言皆可仰幸與增我過此語固不爽

爽

司馬溫公哭仲邃父詩曰天下才無幾夫君獨患多高文桑列宿英辯瀉長河榮宦成朝夢浮生度尺波舊僚空執酒相與淚滂沱

弟貢父狀其行曰自兩漢之後豪傑之士所爲文章雖皆以理爲主偏局所見致遠則不通又其論五經皆欲明王道而惑于曲說駁雜舊亂不能自解聖人之道不明及公爲之正褒貶別仁智舉中庸明天命條達理遂交貫旁暢愈深愈遠未嘗一蹶焉嘗論曰荀子不知性揚子不知命韓子不知道荀子言人性惡則善無所起揚子畏死而投閣韓子汲汲求用于時以不得出王公大人之門爲已屈是三子其盛者也而其蔽至是況其下者乎至說春秋其所發明尤多論宋襄公事或以爲文王之戰不過或以譏不能鼓僵殺敵公以爲文王之事亦當內治其國家外信于諸侯何嘗不治不信而強爭既爭而輕棄己民其猶足謂之仁且智乎凡公之言大約反其本正己而物正者也書公子季友卒三傳皆以爲賢公以謂季友之賢因其有事而著之今卒而書

季者蓋自是世季氏也公之論春秋如此自前世鉅儒宿學皆所不至概舉二者可以類知焉

又序公是先生集曰傳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先生之言執有知之者誠言可知也先生爲常存矣是故有志聖人者訊其通貫窮諸子者觀其辨濟用當世者尚其辭莫不有爲師之道焉合而觀之若韶濩武象之天覆地載也離而聽之若琴瑟磬管之迭奏靜心要眇歸于平心氣感神明而已矣

晁子止曰權衡論三傳之失意林敘其解經之旨劉氏

傳其所解經也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
人所未言
朱子曰劉原父七經向見其初成之本後未得也計此
亦是劉公少時作不然則亦以其多而不能精耶
又序呂氏家塾讀詩記曰至于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
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出己意有所發明
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
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于齊魯韓氏之傳而
學者已知詩之不專門名家矣見于毛鄭矣

又語類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
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劉原父深于春秋然議郭后祔廟
引春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致者不宜致也且古者不
二嫡當許其號而不許其禮張洞非之曰按左氏哀姜
之惡所不忍道而二傳有非嫡之辭敞議非是然則稽
經議禮難矣哉
梓材謹案宋張洞有二其一字明遠任邱人爲劉
子翬孫明復門人此則祥符人字仲通晁无咎雜
肋集有傳歐陽公與書五通
周益公跋之見益公文集

貢父經說
丈夫之冠猶婦人之嫁醮用酒庶子也于醮婦醴之庶
婦醮之皆聖人分別適庶異其儀

選舉之患不在創法之未善而在有司之弗貢不患試言之非要而患聽者之弗察國家求賢異材之人則使公卿薦舉求文學經術之士則使郡縣推擇此雖三代取士何以過此然取士之法本未嘗失而有司之聽或不能盡今以有司不能盡而變法法雖變而不擇人付之雖法如三代終無益也

教育之法所以治性也性修則智明智明則應物不惑不惑則盛德之士也自兩漢以來學者未嘗不以利祿爲心夫可誘以利祿而勉強爲善則德性離矣是故造士不及三代者此也以上直學奏議

不好善者無他故息與驕云耳忌者畏人勝己故聞一善言曰予所知也見一善行曰予所能也驕者不能下人曰是人我曷足嚴之乎是事我曷足問之乎若是則賢能之士必深引遠去而不肯者進矣天下雖大亡可立須況國家乎好善優于天下論

所貴于處士者爲其知道也知道者不以己徇物不以外傷內是故雖貧賤不改其樂雖富貴不移其志處士論

君子之道得于人必反諸其身違于天必復諸其心故禍福之至曰己有以致之是以上無怨而下無尤也李將軍追咎殺降者以使己不封能自訟矣書李廣傳後

附錄

曾南豐祭之曰強學博敏超絕一世擢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詞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盈廷不知有問于子歸如得師直質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崇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揜

補文定曾南豐先生翠

梓材謹案先生之謚曰文定見宋潛溪所作曾學士文集序又案黃文獻公跋南豐曾公謚文定議云曾公官止四品因鄉郡之請而賜謚其議于太常復于考功者用近制也

雲濠謹案周益公題跋云南豐先生早從歐陽文忠余襄公游素爲王文公所激而與蘇文忠公友是其師友可概見矣

曾南豐語

古者學士之于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禁其指咳之儀書非特能隸筆而已而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特能布策而

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且視聽言動有其容衣冠飲食有其度在輿有鸞和之聲行步有佩玉之音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于耳目動于四體達于其心者養之如此其詳且密也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求其放心而伐其邪氣于以成文武之材而道德之實不難矣禮者其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于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于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于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爲法遠矣故設其器制其物爲其數立

其文以待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後世不知其如此而或至于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于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節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于上而未有加之于民者也故其禮本在于養人之性而其用在于言動視聽之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慮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

元豐類稿

先王之道爲眾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于中國天下學

洪範傳

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于民福言攸好德則致

者知折衷于聖人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揚雄氏或可耳劉向之徒皆不免乎爲眾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新序目錄序

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于反身二南之業本于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于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列女傳目錄序

唐虞爲二典者所記豈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

方是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以上南齋書目錄序

林少穎曰曾舍人此言可謂善觀二典矣

書曰思曰賚賚作聖盡思者所以致其知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明之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意好之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正心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萬物不能累故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誠矣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能化矣則民物之有待于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而吾之用與天地參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眾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道之極也樂書目錄序

梓材謹案明之而不能好之未可也四句一作有知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以誠心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亦未可也故加之以至意樂之亦樂集有問答見木鐘學案

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厭變其法以宜之其要在乎養民之性防民之欲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固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禮閣新儀目錄序

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孔孟之時去周已遠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好爲異論哉亦將使天下之主

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戰國之游士邪說害正放而絶之其可乎然而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于天下後世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以戒則明則此書固不可得而廢也戰國策目錄序

至治之極敎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固無二也自敎發之法廢先王之澤熄學者人人異見而諸子各自爲家豈其固相反哉不當于理故不能一也王子直文集序

敘事莫如書其在易與爻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上范資政書

足下不先之以敎化而遽欲責善于人不待之于久而遽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已之用力也愈煩而人之違已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厲之行而爲吏者又非素擇之材也一旦率然梗化遂欲遵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爲無害也哉則謗怒之來誠無怪其如此也與王介甫書

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充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爲孟子

義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盡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耶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耶 墨池記

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者夫豈遠哉生于心而已矣極天下之理于性之在我者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虛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矣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于是有法 墨三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戒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齊其心也虛其心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齊其心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修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 清心亭記

言道德者務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于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蹈然溺于所習

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修至于漸摩之久則果于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篤于所學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以上 筠州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于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文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于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于其心則用之于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廉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于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

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于敎也其動于視聽四支者必使其要于終勵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使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敎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閒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樸茂之質而無敎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　四明絳雪園刊本

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敎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宜黃縣學記

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爲始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平天下而要其所以爲始者致其知也正其本者在得之于心而已得之于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

以上熙寧轉對疏

王伯厚曰二程子以前告君未有及此者

聖賢篤于學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多及其得之則于言也在知其要于德也在知其奧能至于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筌蹄而已所謂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于言也能知其要未有于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于孔子之所謂學也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周之德盛于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纘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移滄州過闕上殿劄子

韓持國爲神道碑曰自唐衰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于雅其後公與王荆公介甫相繼而出爲學者所宗于是大宋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侔盛矣

王子發序其文曰先生之學雖老不衰用未極其學朱子曰某未冠時讀南豐之文愛其詞嚴而理正居常誦習以爲人之爲言必當如此乃爲非苟作者而于王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爲何如者竊有惑焉

又曰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大集曾子固說得勝如他人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南豐序齊書曰蕭子顯之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繪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愚謂子顯以齊宗室仕于梁而作齊史虛美隱惡其能直筆乎

黃東發曰南豐與荆公俱以文學名當世最相好且相發之豈公與荆公抱負亦略相似特遇于世者不同耶

又曰南豐比荆公則能多論前本朝政要又責詰荆公不能受人之言使南豐得政當有可觀南豐之文多精覈而荆公之文多澹靜荆公之文多佛語而南豐之文多闕佛此又二公之不同者

吳臨川曰南豐先生之學在孟學不傳之後程學未顯之前而其言眞詳切實體用兼該閒有漢唐諸儒不得而間者

虞道園記新建文定祠堂曰南豐之學在孟氏既沒千五百年之後求聖賢之道言帝王之成法于六經之中沛然而有餘淵然而莫測赫然爲時儒宗其文章深追古作而君子猶以特爲其一事云耳

宋潛溪曰南豐信口所談無非三代禮樂

李西涯曰文定公論學則自持心養性至于服器動作之間無有弗悉論治則自道德風俗之大極于錢穀獄訟百凡之細無有弗備皆合于古帝王之道與治

補縣令王先生同梓材謹案晁景迂題先生書傳後有送王漢周帝衣之友曰曾子固常舜南其名宦已題而忘年汲汲求友深甫于布衣中者曰劉原甫王介甫是五人者皆歐陽公客也

深甫文集

今之州掾縣佐似士師而不似抱關擊柝也三臨賦序

項平甫曰此言可以爲從事者之箴

人生一世誰能獨俠但當明其不可息之說而勉我之倦則所遇無險易而安矣答曾子固書

承尚留谷陽米鹽屑屑固妨詩書之樂然閒在里巷又無累則幾于道德之歸矣答王補之書

項平甫曰此言可以爲厭事者之箴

豈能獨脫于米鹽即吾輩所學要之物來順應而心官自若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人生秉命而游于百年歷觀古今所逢無治亂所託無出處禍福之來無不有命或者乃欲以區區之力勝之故有邀福而福愈去避禍而禍愈來蓋自然之禍福常伏于萬物之間逆理而得之故于人謀爲可憾也何則義誠于己而命定于天故也答容季書

項平甫曰此言可以爲任智者之箴

顧恃不可見之德而不謹于可見之行吾恐于志未白而效者已成俗矣謹微賦序

夫嫌疑者豈有其實然我以爲嫌疑之謂也我以爲嫌疑則人必有嫌疑者矣然而世多忽焉而不戒者何也恃其情不至于是也情不至于是而迹至于是有人焉伺閒蹤跡而議之則癸說而可解歟其亦受之而已矣嫌戒說

項平甫曰此言可以爲任情者之箴

彼駟能行駿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纔聞耳萬里遠矣駟不及舌賦

行有遲聞耳甚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逢艱不可控留一出語口死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避

附錄

南豐序其文曰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德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于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于心行之于己其動止語默必考于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

晁氏客語曰弗損所以益之深甫云弗過必有以防之

謂弗過爲防非也家人嗃嗃父子嘻嘻先儒謂嘻嘻笑不嚴故失家節踈甫云重剛之卦自無嘻笑之理嘻嘻吁嗟皆難意也

補

教授徐先生無黨

附錄

梅聖俞送之歸婺州詩曰吳蠶吐柔絲越女織美紈機杼固已勤刀尺誠獨難裁縫失分寸長短爲損殘嘗聞仲山甫能補帝衮完衮完民衣足天下無苦寒徐徵信都學樂嘉宜棄冠彼賓山甫徒爾亦非綵宛東歸道自雲線謹案孫鴻慶爲先生墓誌稱其平生所爲文章甚多未遑銓次其子衷尚類之爲三十五卷曰奏議論語指歸十卷曰奏議集十卷曰文集十五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自少時篤學力文博記善說進對上前亹亹有緒故屢見稱奬居家教訓子弟講論道義嘗至夜分善與人交不爲炎涼改觀

尤喜興奬名教誘掖後進雪都素少士人未知學爲之擇秀民以誨導之勉以進取其後成就弟子若郭峻之徒相繼以登科第邑人懷德至祠而報之

吳先生顯道

吳顯道江左名士也早從歐陽文忠公游爲其弟子王士授太平州司理再調知雩都縣決事明敏熙寧中推監察御史裏行呂惠卿怙權任私先生面奏其罪又奏其弟升卿考校國子阿私章五上帝并其黨黜之賜五品服曰旌卿讜直加集賢院校理後出爲淮南轉運使東坡稱其事君傾盡悃款持心不倚云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爲歐陽公門下生公在蔡屬乞致仕先生因聞言曰公德望爲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公曰修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蚤退以全晚節豈可更俟臨逐乎見倦游錄

論語指歸十卷曰奏議集十卷曰文集十五卷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荊公自丞相府請歸鍾陵獨喜爲詩又出新意集古人句以資一時朋從燕笑之適而以屬先生者凡十餘解荊公與曾魯公有連二公相繼當國時太學生陳于等疏言吳某學成行篤願得爲國子師俾學者有所矜式荊公終以親嫌寢其書不報于是江淮閒又爭欲以爲師不遠千里執經帳下學生常數十百人所至輒以詩書禮易開悟後學磨礲成就以爲士君子之器甚衆而仕不充其志官承議郎以卒 鴻慶居士集

王先生復

王復口口人同知名進士十人游謝希深歐陽永叔之門先生與王尚恭爲稱首時科舉法寬秋試西都府園醮慶希深監試永叔梅聖俞爲試官先生欲往請懷州解永叔曰王尚恭作解元矣先生不行則又曰解元非王復不可蓋諸生文賦平日已次第之矣其公如此邵氏聞見錄

龍學孫莘老先生覺 詳見安定學案

朝議王先生尚恭

王先生尚喆合傳

王尚恭字安之其先京兆萬年人後家于梁州至其父始家河南先生少力學與弟尚喆遊庠序喜親賢士大夫歐陽公書其父誌曰二子學于子校藝嘗爲諸生先而稱先生尤爲謹飭溫溫有儒者儀法景祐元年兒弟同登進士科先生調慶成軍判官知解縣范文正公在政府先生上書文正是其言知許州陽武縣包孝肅公爲略環慶辟掌機宜深相任信移知陽武縣包孝肅公爲尹愛其才明白善作佐郎九遷太常少卿謝事改朝議大夫封太原縣開國子天性愷悌居官有風力歸鄉里其像而賦詩者凡十二人先生居第四且命先生書其詩于石筆力精健元豐七年卒年七十八 范忠宣集

于先生世封 附弟正封門人方蒙

于世封浦江人南京留守房諸子也舉進士能暗記六經三史弟正封亦舉進士尤以博洽自負每兄弟論辨旁引曲證各歷誦全文一字不遺人號爲雙璧初先生善屬文頃刻數千言縱橫變通無不如意自以爲所向無敵及同正封見歐陽永叔永叔不然之先生慚永叔

因授以爲文之道先生之學于是益進晚乃著易書詩傳四十卷正封著春秋三傳是非說二十卷有方蒙者嘗受學于先生輯其家三世能文者七人號七星集浦陽人物記

隱君章先生公量

章公量字寬夫口口人少好學元祐閒從歐陽文忠公曾南豐游隱居讀書崇寧閒王珪薦之不起姓譜

常先生秩

常秩字夷甫汝陰人以經術著稱士論歸重熙寧初詔郡以禮敦遣始詣闕神宗問曰先朝累命何爲不起對曰先帝堯臣之愚故得安閭巷今陛下趣逸故不敢不來數求去不許累官至館文閣待制兼侍讀姓譜

梓材謹案廬陵之卒也初謚曰文先生謂其有定策功請加以忠乃謚文忠綱鑑以先生爲廬陵門人故爾

附錄

劉公是雜錄曰秩初未爲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校郡中戶籍正其等秩貲薄在第七眾人遽請曰常秀才廉貧願寬其等永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弟有德非庸眾人也永叔爲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說其爲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于朝廷賜以粟麥束帛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侔聞朝廷賜之如秩侔受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講其意予以謂秩尚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周之亦可受矣尚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

補文穆蔣穎叔之奇

別附

梓材謹案穎叔爲侍郎堂弟之子侍郎將卒口占後事命疏于牘嘗見胡文恭公所作侍郎神道碑雲濠謹案呂海德送蔣熙州詩云昔登蔣公門忽忽五十載于今見猶子省記似前代原注慶曆中事公希曾侍郎守成都某蒙賴數載今觀熙州之爲人彊裕滿敏蓋得其家法云熙州卽穎叔也

文肅留于宣布見下南豐家學

公是講友

楊先生愷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司勳張先生颺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南豐講友

李先生丕

李丕字子京初名直卿海州人寓南康游曾南豐父子開年七十有一以卒先生家故寒學爲士自先生始出舉進士中其科得主楚之淮陰簿累遷尚書職方郎中復爲尚書比部郎中（元豐類稿）

博士家學

曾先生肇

曾肇字叔茂子固之兄也有智識能辨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歡愉憂悲疾病行役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其文章尤宏贍瑰麗可喜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于廷得疾歸卒江州（元豐類稿）

曾先生鞏

曾鞏字子固兄肇之子自少勵志力學問知道理之道以來其內言行出入常擇義而動

沈括夢溪筆談曰歐陽文忠好推轂後學王向少時爲三班奉職幹當滁州一鎮時文忠守滁州有書生爲舉子不行束脩自往謁之學子閉門不接書生訟于向向判其牒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既已自屈弟子學不少高蓋二物以收威望所辭而造獄書生不直向判徑持牒以見歐公公一閱大稱其才遂爲之延譽奬成卒爲聞人

深父學侶

王公默先生向

王向字子直深父弟爲文長于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弟冏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于縣主簿（宋史）

附錄

南豐序子直文集曰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

又誌容季墓曰容季孝悌純篤尤能刻意學問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了了爲名日與其兄講磨庶幾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入常擇義而動

廬陵私淑

程事見景迂先生說之詳景迂學案

劉龍圖先生弁

劉弁字偉明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至嘉州峨眉縣改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以疾卒于官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劇則瑕類卓詭不凡有龍圖集三十卷周益公遂爲一代儒宗繼之者先生也其相推重如此云宋史

序其文謂廬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初其神有以會于寂然不動之際則宜若可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于不勝其多而言者遂至于不勝其眾則將以寓道而使之有明或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有言而道不隱有言而道不隱未若言而與道兩傳而無所隱論語講義自序

自序

楊天惠先生天惠

楊同光先生天惠

楊天惠鄞縣人幼聲敏嘗取韓愈歐陽修文集縱觀作歌詩十數篇老師宿儒相傳驚歎元豐中進士徽宗時上書言宮禁事甚剴切後入黨籍有文集傳于世姓譜

梓材謹案寶慶四明志譜言楊氏自灤川徙鄞實祖唐盈川令炯又言先生爲盈川十一世孫始家于鄞以儒學稱自號同光居士元符末應詔上書入崇寧黨籍云

文康葛先生勝仲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杭州司理參軍林希薦試學官及詞科俱第一歷官禮部員外

郎權國子司業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公嘗裒集爲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先生續之增爲三百卷詔藏太常及建春宮以先生兼諭德爲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湖州鄧州罷歸建炎中復知湖州紹興元年丙祠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謚文康宋史

葛文康語

魯昭公如晉自郊勞至贈賄無失禮女叔齊曰是儀也不可謂之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趙簡子見子太叔問揖遜周旋之禮焉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夫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民之所以生也二子可謂知禮之本末矣然制度文爲雖禮之末捨此則安上治民之意無以寓則所謂禮之文者豈可不載述以詔後哉

附錄

嘗與王補書曰天下無事則宰相安宰相生事則天下危

先生執喪如成人奉母極謹身率妻子約衣悀食操井臼以養無懈時聞遇親疾輒憂恐纏火結帶晨夕侍不去疾平乃已親沒先生哀毀骨立奄十成墓廬其旁三年遂菜食終身先生氣體夷粹侃侃似不能言然其中端挺不倚平生惟好書無他嗜有易解十卷書解七卷老子道德經解二卷三教合轍論一卷蔬食譜一卷歌詩雜文十卷以爲立身揚名莫如孝作孝行圖守節高蹈莫如隱作高隱圖善惡之應猶影響作陰德雜證圖各爲之論述傳于其徒時設八行科將薦諸朝會病卒

其友人楊匯曰自古賢者沒其易名請謚曰樂善先生
而東蜀楊天惠誄以文之曰弱無固壯無專老無在死
無餘此元次山所以喪柴芝者某于先生亦云 同光文集

葛氏學侶

王先生日休

王日休字虛中舒人誨誘後學最爲諄切嘗撰易解春
秋解春秋名義養賢錄模楷書行于世 姓譜

附錄

葛立方曰虛中治春秋學爲四傳辨失左氏正鑑紹興

初嘗抱其書質于先人文康公文康深許之濡削遒之
曰遠類康成發公羊之墨守下卑元凱爲左氏之忠臣
梓材謹案宋史藝文志載先生春秋孫復解辨失
一卷又春秋公羊辨失一卷春秋左氏辨失一卷
春秋穀梁辨失一卷春秋名義一卷郎中奧書目
所謂春秋明例一卷孫復解三傳辨失四卷也其
曰四傳辨失以三傳并孫解數之耳

尹氏家學

尹先生朴 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判官尹先生構

尹構字嗣復師魯第三子也初以翰林諸公薦名臣之

後特恩補太廟齋郎年未應調韓魏公奏爲相州安陽
縣主簿復辟監倉草場秩滿調泗州觀察判官未行卒
于許昌之長葛縣年三十有一先生天資英爽讀書一
覽輒不忘未冠已與老成長者游爲文章下筆即成不
加點竄善談論有時揚搉古今一坐皆傾聽英宗初即
位魏公以顧命元勳求解機務上不之許魏公未敢堅
去先生上書于魏公曰功成身退乃天之道公今眷眷
君臣之契不忍決去而久持大權讒嫉者眾將有媒孽
之巧伺隙而進一旦禍機潛發令名不終則公將噬臍
悔何及也魏公嗟賞之曰眞有父風後魏公得請外鎮

盡用其言云 范忠宣集

尹氏門人

諫議張先生景憲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梅氏門人

文忠蘇東坡先生軾

文定蘇潁濱先生轍 並詳蘇氏蜀學略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詳上廬陵門人

縣令歐陽先生闢

歐陽先生簡 合傳

歐陽關字晦夫靈川人至和間與弟簡同學詩于梅聖俞之門元祐六年先生舉進士任富州石康令時蘇東坡南遷與之交遊乞休歸居無完壁一椽志

附錄

聖俞送歐陽秀才遊江西曰客心如萌芽忽與春風動又隨落花飛去作江西夢我家無梧桐安可久留鳳凰巢在桂林烏哺不得共無忘桂枝榮舉酒一以送

余氏門人

文定曾南豐先生鞏 詳上廬陵門人

今是門人

文節黃浩翁先生庭堅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焦氏門人

潘先生約

潘約字簡夫永嘉人周益公跋焦伯強與先生帖云余哀文忠公集于書簡得公與伯強帖凡十有六意愛之厚期待之遠情見乎詞觀伯強遺簡夫十六帖淵源蓋有自矣簡夫後爲伯強壻周益公集

劉氏家學

齋郎劉先生定國

劉定國字伯子原父長子幼能誦書敏于記覽原父平生好經書爲春秋學尤深遂嘗曰是兒當盡傳吾學性專一端靜未嘗有子弟過而勤學刻苦不舍晝夜外無嗜好不幸短命十八歲而卒以祖蔭爲郊社齋郎後補肇禮彭城集

劉氏門人

、學士楊先生綰

楊綰字公南綿竹人少奇警讀書五行俱下名聞西州登進士第神宗時知諫院改兼侍讀先生以諫官不得其言則去不拜後累官翰林學士 姓譜

梓材謹案范太史祖禹誌其墓云治經濟尤長于易傳揚雄雄傳侯芭自易都事略云紹聖五年進士第二人終天章閣待制東御史中丞

附錄

豬柏三年獻書意詩肯春秋辨要十卷閏十二月命爲集賢校理玉海

陳師道司楊內翰綰云莊遵以易傳揚雄雄傳侯芭自

芭而下世不絕傳至沛周郟傳樂安任奉古奉古傳
廣凱凱傳繪所著索蘊乃其學也
徐敦立郟墉編曰楊侍讀繪熙寧閒知南京有惠政予
及見故老有能道當時事者云春秋勸農時必微服屏
騎從至田野中民莫知其太守也有獻漿水者欣然而
舉之以是多知民閒疾苦之實亦以見前輩爲政平易
如此也
晁子止曰書九意楊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子
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

臺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之書獨無其法耶故作斷堯處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
周書費誓秦誓意凡九篇

楊先生異

楊異雲濛案一作翼口口人公是先生嘗謂之曰鼓舞鏗鏘吾
不知其異于樂也然而知鼓舞鏗鏘而不知其義者是
制氏之樂也折旋俯仰吾不知其異于禮也然而知折
旋俯仰而不知其理者是徐氏之禮也簡牘筆墨吾不
知其異于道也然而知簡牘筆墨而不知其道者是世
俗之儒也故君子務窮公是弟子記

南豐家學

補文昭曾曲阜先生肇

雲濛謹案先生爲范忠宣墓誌云某晚遊公門學知厚甚云是忠宣爲先生受知師也

附錄

公在邇英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同出
黃帝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侍讀溫益進
言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若堯舜同出則舜娶堯女爲娶
從祖姑公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質于上前
益語塞

臺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時有陳大中至正之論者以元祐紹聖均爲有失魯公
稱上命命公推此意爲詔諭天下公見上言陛下欲建
皇極以消朋黨須先分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
廢開說甚至
兄布與韓忠彥並相公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
善類翊正道以杜惸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
人吉士繼迹去朝所進以爲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
日事惸卞者一旦人主意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祐
人于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于要路異時惸卞者縱未

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不可不深慮而不能從
三省議更科舉公謂取士以行不專以言如使經明行
修之士而不由鄉里之選又無考察之實則所謂取其
行者亦徒虛文而已今宜稍倣古昔官人之法而學者
尊經術惇行義人人篤于自修則人材不盛風俗不美
未之有也
公積公帑之錢大興學校親加訓導養成人材爲多
諫官陳瓘以言及東朝與政事被謫公適奉使還家即
奏兩宮竭意營救蓋公所以處上母子之閒有人所難

言者
楊文靖公爲神道碑曰公天資仁厚而剛大之氣見于
顏面望之若不可犯即之溫然可親眞成德君子也其
文之粹也克承其家學有兩漢之風其立朝端嚴不以
言語辭色假借人而愼重爲得大臣之體
樓攻媿曰文昭當元祐盛際徽皇初政再爲詞臣氣節
議論尤挺特卓偉名儒如上蔡龜山俱謂端嚴有大臣
之風其後亦最盛
程允夫跋朱魯叔所藏曾鄴陸三公帖曰祐陵卽位之
三年改元建中靖國悉收召元祐舊人布列中外將與
之復慶曆嘉祐之治德意甚美俄爲丞相當國復以紹
述事啓上意凡元祐起廢之人浸不用時文黨禍遂牢
不可解靖康之亂實基于此洵當讀其書而悲之今觀
公所與朱公帖有云別紙丁寧豈惟益友忠告之益亦
出于憂國懇懇之誠衰拙于此豈能恝然但再三則瀆
終至無補豈朱公遺公書時猶以諫止其兄事望之耶
所謂憂國懇懇者誠仁人君子用心哉
黃東發曰曾氏兄弟以文鳴世南豐尤著今觀南豐挺

立無所附在朝之日淺而居外庸之日多治齊治越治
閩皆有顯績寬期守信委任責成往往不勞而治可以
爲世法文昭歷十一州惠利亦多而立朝之績尤顯方
徽廟初切蘭上聽保護善類立大中至正之論隱然有
社稷功元祐士大夫再謫而公乞與之俱矣然則曾氏
兄弟豈徒以文鳴者哉
袁清容題文昭詩曰文昭文肅當貧苦時皆舍人撫字
迄見有成至于制誥則殆青過于藍尙書省記實公所
作後評文者謂當爲萬世法器資善陽彭公與公同臺

熙豐改更乃若有不同者幸以內相謝事卒爲全人後作史者宜深考焉

文肅曾子宣布

曾布字子宣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于兄鞏同登第調宣州司戶參軍懷仁令熙寧二年徙開封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爲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曰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舉貴吏課敘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授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驟見拔用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三司使韓魏公上疏詆論新法之害神宗頗悟子宣遂爲安石條析而解之愈固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子宣論判官呂嘉言市易措克之害惠卿以爲阻新法安石怒黜知饒州潭州廣州桂州秦州改歷陳蔡慶州元豐末復翰林學士遷戶部尚書元祐初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歷貝定河陽及青濱二州紹聖初徙江寧過京留爲翰林學士遷承旨改侍讀拜同知樞密院

附錄

朱子書曾帖後曰建中紀號調停兩黨實曾丞相之策其後元祐諸人頗攻其短故國論之中變非子宣本謀也但薰猶同器決無久遠芬馥之理

曾子翊先生宰

曾宰字子翊子固之弟嘉祐六年進士及第少力學六藝百子史氏記鍾律地理傳注箋疏史篇文字目覽口誦手鈔日常數千言于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通至于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解名釋象聲音訓詁纖悉委曲旁

羅無不極其說其爲文馳騁反復能傳其學爲人質直
孝弟抑畏小心其學行如此然位不過主簿年止于四
十七卒于湘潭元豐類稿

文昭同調

呂先生南公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于書無所不讀于文不肯綴緝
陳言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意益
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嘗謂
觀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無志于立

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爲之元祐立十科
薦士曾文昭公疏稱其讀書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
志希古人甚充師表科一時廷臣亦多稱之議欲命以
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于世宋史

南豐門人

補

通判李先生撰

梓材謹案龜山誌先生墓言其刻意勵行務多識
以畜德熙寧六年登進士第朔方士鮮知學公爲
瀘州河閒教授始得名儒
爲師士向風翕然一變云

補

正字陳后山先生師道

雲濠謹案復齋漫錄云子瞻子由門下客最知名
者黃魯直張文潛晁无咎秦少游世謂之四學士
至若陳無己文行雖高以晚出東坡門故不及四
人之著是先生亦及蘇氏之門矣又案郭青山集
陳師道口判詩
祠爲陳夫子

后山文集

言不違志行不違言古之道也願聞二三子之志以觀
德焉

昔孔子之教先詩禮而成于樂而周官國子聽于司樂
何其先後之戾耶

士有志同而行異又有志異而行同故君子論其本也

古之取士以行後之取士以言舉之以行則患其飾智
而競利試之以言則又患其不能行也然則何試而可
乎以上策問

士之相見如女之從人有願見之心而無自行之義必
有紹介爲之前焉所以別嫌而謹微也故曰介以厚其
別名以舉事詞以導名名者先王所以定名分也名正
則詞不悖分定則名不犯故曰詞以正其名言不足以
盡意名不可以過情又爲之贊以成其終故授受焉介
以通名儐以將命勤亦至矣然因人而後達也禮莫重

于自盡故祭主于盥婚主于迎賓主于贊故曰贊以敬其情誠發于心而喻于身達于容色故又有儀焉詞以三請贊以三獻三揖而升三拜而出禮煩則瀆簡則野三者禮之中也故曰儀以致其敬（上林秀州書）

學始于身而成于性欲善其身而不明于善所謂徒善者也徒善者非善之正也是故學者所以明善也學外也思內也學以佐行思以佐學古之制也若其自得則在子矣（答江端禮書）

蓋士方相從時莫知其樂及相別亦未爲難至其離居窮獨默默自守然後知相從之樂相別之難也（上蘇公書）

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弊必至于自褻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答李端叔書）

夫以一人之譽而收之不疑可謂勇矣至其棄之必以一人之毀此列禦寇季將軍之所懼也（答李端叔書）

夫才者德之用也德成于心而後才爲用才足于身而後物爲用（顏長道詩序）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宋陳湘亞之詩一卷僅二十五首有顏復長道序司馬文正公文忠文定二蘇公孫莘老徐仲車及長樂林希陳留張徽南薌陵錢世雄眉山李廌皆跋其後又嘉定丙子眉山任希夷題詩云如彼流泉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后山得法因鹽鐵不減唐時杜審言亞之師仲師道之祖也又案后山爲長道詩序稱爲彭城顏夫子又云元豐四年邑子陳師道西游京師遂見夫子于北門則顏氏後山師道也

夫祭之以報以反本也是故食則祭先飯飲則祭先酒耕則祭先穡桑則祭先蠶畜則祭先牧祭奠於樂祭龍於祉祭爨於灶祭泉陶於理祭周公孔子於學蓋自三代以來共之然學祀周公非也治始於伏羲更虞夏商至周而大備行始於伊尹更夷齊柳下惠至孔子而大成蓋治成於周公行成於孔子故學者主焉（徐州學記）

古之于仁義有四焉由之者道也無爲而無不爲舜禹是也爲之者善也好仁而若不仁湯武是也假之者爲人者也不善其身而善其政五霸是也修之者爲道者也故曰同心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七十子是也漢之于仁義非善其身也善其政而已非明于己也有見于古而已其不迨于五霸者所謂政者未盡善及所謂義者未盡明也其假之者而不至乎（取子論）

附錄

先生次韻答學者曰太阿無前鋒不缺鉛刀不堪供一

切至柔繞指剛則折善而藏之光奪月

先生爲趙挺之僦壻素惡其人適與郊祀行禮寒甚衣無綿婁親假于挺之家卻不肯服遂以寒疾死

徐敦立卻掃編曰陳無己世家彭城後生從其游者常十數人所居近城有隙地林木閒則諸生徜徉林下或愀然而歸徑登榻引被自覆呻吟久之矍然而興取筆疾書則一詩成矣因揭之壁閒坐臥哦咏有窶易至數十日乃定有終不如意者則棄去之故平生所爲至多而見于集中者纔數百篇

又曰魏昌世言無己平生惡人節書以爲苟能盡記不忘固善不然徒廢日力而已夜與諸生會宿思一事必明燭繙閱得之乃已或以爲可待旦者無已曰不然人情樂因循一放過則不復省矣故其學甚博而精尤好經術非如唐之諸子作詩之外他無所知也

王雙溪與杜仲高書曰后山論詩其說曰王介甫以工部工拙新陳奇常無厚欲見之終不可得傅欽之薦公者也以其負懷金欲餽之竟不敢出口先生之高行若此而世獨稱其詩何耶豈世之知公者淺耶抑詩亦賢者之累耶

張先生彥博附子仲偉

張彥博字文叔汝陽人慶曆中爲撫州司法參軍終袁州判官嘗從曾南豐問道理學爲文章其子仲偉集其遺文四十卷南豐爲之序元豐類稿梓材謹案王荊公誌先生墓言其少力學尤知史書不憚折節以交賢士大夫而喜趨人之急教兄之孤子至于登第撫三女悉得所歸云

朱先生軾

朱軾字器之南豐人從曾子固學性寬平輕財急義悉以祖業讓弟獨取故居曰此先人廬不可失也明一統志

雲豪謹案葛姓統譜載先生仕爲房州司戶

附錄

嘗與鄉薦家貧教學于里中歲暮得束脩與其子歸至中途忽見田夫械繫悲慘問其故曰欠青苗錢限滿無償官司鞭撻已極行且死先生憫之盡以束脩依數爲納官其人得釋楊園近錄

宋元學案補遺　卷四　豆堂　明嘉靖刊本　約園刊本

劉先生彝

劉彝字伯聲東明人張文叔內弟也文叔與之從南豐游先生爲人質厚沈深與人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拔其薦于誼如此數以進士薦于鄉晚乃得試將作監主簿元豐類稿

張先生持附張舜陳惇

張持字久中初名伯虎曲江人慶曆三年入太學後二年過臨川出其文章因學南豐言古今治亂是非之理至于爲心持身得失之際于其義南豐不能損益先生喜氣節重交遊其所允稱者廣漢張舜以爲年少可進以學者甫陽陳惇謚其學多責發之而于惇以師友自處云元豐類稿

王先生伯起別見荊公新學略補遺

章先生公量見上廬陵門人

忠惠翟先生汝文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登進士第以親老不調者十年摺議禮局編修官召對徽宗嘉之除祕書郎三館士建議東封先生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之侈心非所願也責監衡州稅久之召除著作郎歷除中書舍人言者謂其從蘇軾黃庭堅遊不可嘗贊書之任出知襄州商州唐州罷未幾起知陳州召拜中書舍人外制興雅一時稱之命同修哲宗國史遷給事中出守宣州召爲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密州欽宗卽位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使紹興元年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讀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右司諫方孟卿奏先生與長官立異豈能共濟國事罷去以卒先是先生在密秦檜爲郡文學先生

薦其才故檜引用之然其性剛不爲檜屈先生風度翹
楚好古博雅精于篆籀有文集行于世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卒門人私謚忠惠故其集曰忠惠集南宋文範作者考楩其立朝剛直當從蘇軾黃庭堅曾鞏遊文有熙寧元祐風是先生得爲三家門人也

司勳張先生大亨

張大亨□□人官司勳李姑溪上宰執書稱其舊學曾子固爲文章整潔有程度而不妄形容蓋一時之秀也

姑溪居士集

邢和叔恕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王氏家學

王先生銍

王銍字性之汝陰人高宗南渡時爲浙西幕僚作守備策千言上之時帥後悉驗焉建炎中爲樞密院編修官著有續清夜錄默記雪溪集

安徽通志

雲濠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言先生爲曾紆婿嘗撰七朝國史

吳氏家學

吳先生憖

吳憖字德毅顯道中子少詳敏已能誦父書至夜學

無一語及私者人歎其忠性嗜書每挾之與俱遭喪亂失故屋并其本業亡之永嘗介意獨以書復完爲喜有梁溪集百卷讀之知得于聖人之學深也子五人康祖知饒州永平監寧祖左朝奉大夫致仕益祖東平府刑曹掾及祖主管台州崇道觀慶祖承務郎又俱力學申申孝謹篤于名教汪浮溪集

待制蔣璟坡先生璨

蔣璨字宣卿義興人生十三歲而孤鞠于世父魏公之奇讀書卓犖書操筆爲文章句卓越不凡魏公喜而賦詩曰握洼之駒必汗血青雲之幹飽霜雪器直蓋如此奏補承務郎歷遷右朝散郎知撫州擢尚書比部員外郎知通州累轉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知臨安府改兩淮轉運副使俄徙江西所過屬州暴骨朽骸狼藉道路先生視而太息曰朝廷有掩骼之令州縣吏無一人推行者乃募道釋流分受錢米每斂數百軀則穿一大坎瘞之用富韓公故事號叢冢云移淮南路兼提點刑獄居數月請祠得台州崇道觀賜服三品轉右中大夫乃卽函亭之西山水勝處築室居焉魏公文章精粹典麗一

時士大夫傳誦而先生于羣從中獨能傳其學尤工于詩東坡先生魏公所善也故先生耆東坡詩文自幼壯遂老連牓累笥至不能容乃營一堂儲之號景坡云詔起爲淮南轉運副使擢戶部侍郎除集賢殿修撰知平江府進敷文閣待制右大中大夫卒贈右正議大夫有詩文三十卷年七十五鴻慶居士集

公默門人

任先生意

陽先生思台傳

任意陽思皆公默先生弟子也公默先生自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服行役先生舍潁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過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此也先生豈薄潁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于世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王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

殘張羅大網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爲完人豈敢自忘
冀用于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子
譽之不至予毀曰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
陰天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人明怨故未見疑不幸
去我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
德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
輩弟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不樂也
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
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閒不容毫髮又以公議
不聽先生雖去絶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彊舌不
語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
得可覩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于彼陽醫陰非反背
復憎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緣飾百端德敗行
破自非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
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
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

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
行已視世人所不速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詞鋒
起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
而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于不容此策之最
下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
用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于世
也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
先生不可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

生宋史

謹案任意陽思疑尤是公默有先生之流出於寓言非果有其人爲公默弟子也公默自傳學解嘲耳謄軒先生既列之因仍其舊

龍雲門人

洪先生朋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諫議洪駒父芻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祕書洪先生炎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洪先生羽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胡先生登臣

胡登臣字正平廬陵人弱冠從諸兄遊賢關講學祭酒

皆賢之親且老丐歸覲未幾復游宦鍾陵時著作劉弇
官尚席門甚高獨進洪氏弟兄先生後至大見奬許遂
與齊名連丁怙恃憂服除應試禮部親交強之行則曰
學以干祿爲親屈今雖得祿不洎矣一邱一壑吾將老
焉人莫不健其決既脫世網益觀書勵子姓如東濵使
必趨孝弟繩檢以故悉力學自勉先生性至孝事長嚴
學雖博不閎佛書曰西來大語要教人善耳吾心與佛
契何至著文字相雅好客把酒賦詩閒談及圖史頊然疾
讀一字不差子份

楊氏家學

楊先生伯嚞

楊伯嚞鄜人同光居士子遊太學十年不成受世賞四
十二年以迪功郎年勞陞從政郎以卒鄉人以其道不
行于時而自樂終其身共以靖安先生易其名氏

楊先生祖識

楊祖識伯嚞子家成都登第後不樂仕栖遲州縣閒沈
介汪應辰鎮蜀聞其名辟置幕府自是持節與藩蜀士
論世不稱其官稱其德謚曰樂行先生

楊氏門人

房先生彪

梓材謹案游畏齋爲先生謚議云故知遂寧府潼
川楊公卒蜀之士君子交相弔哭皆失聲門人相
與私謚曰樂行先生又云先生諱祖識世孫其字
也又言桂以諸生出先生之門是畏齋固先生高
第也

房彪字季文成都人同光假館子其家先生從之學文
最開敏有精識再試學官皆異等後三年訪同光于鄜
文益工行益峻絜又二年從于城府之客舍則勝言傚
傚遠人同光曰子何自得此先生曰彪以師書而友謙
問之原父原父曰前一日季文死矣同光

之二子皆大士也請介以交于先生居有閒二子不來

葛氏家學

侍郎葛先生立方

葛立方字常之舊有歸愚集十卷謚文康勝仲之子謚
文定郯之父也

郭氏家學

郭先生邦

雲濠謹案先生官吏部侍郎見孫鴻慶丹陽集序

郭邦蜀人父絳以至孝有聲鄉里先生貢上庠中第宦終部刺史秦相檜與先生有庠序舊絕弗與通歷相三郡家食十八年晚號亦樂居士（氏族譜）

鄭氏先緒

鄭先生安正

鄭安正菁田人耕老父築書堂率弟子講學其中一時名士多從之游（福建通志）

江氏續傳

江先生端禮（詳見安定學案）

張氏續傳

張先生訢

張訢毘陵人直講旦之孫嘗知光澤縣與邑之隱君子李昌謀作社倉而請朱晦翁記之云張侯自其先君子而學于安定先生之門則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遺經以痛哭矣及其用孫遂傳紫業以施有政宜其志慮之及此而能委心求易以底于成也（朱子文集）

文昭家學

曾先生縡

曾縡字元禮南豐人文昭暮子也警敏力學問爲詞章坐竊家子不得至京師著七志鷗島老酒二賦以自見文昭見而奇之年三十餘始舉進士中其科調主虞城鄧縣簿選知萬郵軍移永期年遭母憂歸吳中至毗陵卒年四十一官止奉議郎子五人其季爲協先生晴書得一書必手鈔口誦非得其甚解不已于春秋之學尤長汪洋溪集

文肅家學

寶文曾先生紆

曾紆字公袞南豐人丞相文肅布之第四子也母曰魯國大人魏氏少穎悟時文肅守邊不暇朝夕晬專以魯國爲師年十三伯父南豐先生授以韓愈詩文學益進文肅任爲承務郎除太僕寺主簿文肅免相言者指其嘗夜過韓僕公家議復瑤華事且受父客金當國者用呂嘉問尹京興詔獄鍛鍊半年無所得自中竄永年入元祐纂脩會校移和州復承奉郎監潭州南嶽廟歷知撫州除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又除司農少卿改福建提點刑獄進直寶文閣除知信州尋移衢州未之官卒年

六十有三先生才高而識明博極書史始以通知古今
禑贊左右爲家賢子弟中以文章翰墨風流醞藉爲時
勝流晚以精明強力見事風生爲國能吏云汪浮溪集
雲濠讀案孫鴻慶集有曾公卷文集序卷即袞古字通用
南豐續傳
通判曾先生恋
曾恋字仲常南豐之孫補太學內舍累官通判溫州需
次于越建炎中金人陷越被執先生辭氣不屈金人殺
之姓譜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氏家學
補尚書李先生彌大
梓材謹案先生爲筠溪之兄攻媿序筠溪文集云
兄尚書彌大弟太史彌正俱負重望學案于通判
傳以先生次彌遜
蓋仍宋史之誤
雲濠謹案筠溪書尚書兄墨跡後云此予季兄尚
書公末後語也余少學于兄其後相繼登進士第
又相繼貶相代爲南宮舍人則先生信爲筠溪之兄且以爲師矣
黃先生預
黃預字幾先龍溪人登第調汝州教授以薦除太學正
時舍法行先生篤意訓導特轉兩官出知桐廬縣有惠
政入爲監察御史以直言忤蔡京貶陝之宜祿尋起爲
廣東倉未行復貶宜祿著有書解行世姓譜
晁先生沖之
晁以道先生沖之字叔用一字用道文莊公宗慤之曾孫也少有
附錄
以大臣薦召對除校書郎累試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及
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寇李忠定綱定策城守命爲

才聘受知于陳后山呂居仁江西詩派圖二十五人先生卒焉紹聖初落黨中籍超然家于具茨之下厥廬不廳有具茨集姓譜

雲濠謹案具茨集過陳舸己墓詩二首前詩云我亦嘗參諸弟子往來徙步拜公墳後詩云以我懷公意知公待我情五年三過客九歲一門生知先生嘗及后山之門也

附錄

景迂生答朱子雲書曰至于學易尤不可遽說之從弟沖之頗有才思臨川京師欲來傳易告之云吾弟初未嘗爲小王易尚未可言京氏易況于商瞿子木之學耶

請以三年爲期老兄歸自四明吾弟熟乎王氏京氏之淺深然後及之未晚也譬如不由門庭而乃入堂奧深則深矣其如門外之事何古之學者豈不有次第哉

喻汝礪序具茨先生詩曰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絶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鼂從多在黨中叔用于是躍然遁形逝而去之宅幽阜蔭茂林于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也盛朝廷諸公謀欲起之迺復任心獨往高揖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于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燔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污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于後世者果于詩乎顧其胸中必有含章內輿而深于道者矣

魏先生衍

魏衍字昌世彭城人從陳無己游最久蓋高第也以學行見重于鄉里自以不能爲王氏學因不事舉業家貧甚未嘗以爲戚惟以經籍自娛爲文章操筆立成名所居之處曰曲肱軒自號曲肱居士政和閒徐太宰處仁守徐招館書館俾教立兄弟從其學時年五十餘矣見異書猶手自鈔寫故其家雖貧而藏書亦數千卷建炎初死于亂

掃編

主簿寇先生國寶

寇國寶徐州人舉進士任吳縣主簿久從陳無己學姓譜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引新安志言彭門寇國寶孝廷珪下至游谷十三人製器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因爲書牡詩十三篇各于詩下書墨工姓名而品實之蓋亦國寶兄弟行嗜古而好事者也

何先生頡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周先生子雍

周子雍汝陰人學詩于陳無已容齋四筆

黃先生充實

黃充實字□□□□人
梓材謹案后山集有和黃生春盡游南山詩全集作黃充實又和黃充實榴花又寄黃充詩

田先生從先
梓材謹案后山集有答田生詩

朱氏家學

朱先生京

朱先生彥　合傳

朱先生褒　合傳

墓　四明鈔書　約園刊本

朱先生褒　合傳

朱京字□□器之之子博學淹貫登進士甲科官至國子司業弟彥累官刑部侍郎褒爲屯田員外郎褒知韶州皆有時名姓譜

雪溪家學

王先生廉清

王廉清字仲信鋐長子秦嬗倫其父勢移書郡將欲取其先世藏書且餌以官先生拒之曰願守此書以死不願官也嬗不能奪而止姓譜

王先生明清

王明清字仲言鋐次子慶元閒寓居嘉禾官至朝奉郎泰州倅有史才所著有揮麈錄玉照新志姓譜

胡氏家學

通判胡先生份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樂行門人

游艮齋先生桂

游桂字元發廣安人隆興癸未進士歷官至制置司機宜著有艮齋經學十二卷直齋書錄解題

墓　四明鈔書　約園刊本

艮齋經學

古之人所謂匹夫匹婦皆有孝弟之行非皆生而知之亦由父兄長者教之使有方也欲其長毋詐欺也則自其幼而常視毋誣矣欲其長而知事長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也則自其幼而使之堪忍勞苦給役便易矣欲其長而視聽之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正方不傾聽矣欲其長而扶持供養也則自其幼而教之提攜奉手之禮矣欲其長而解事尊者屏氣也則自其幼而教之對長者掩口之禮矣凡此不獨自其幼而教之也父兄長者

又以已身而先之焉常視毋誑則先以己之無誑示之也辟咡詔之則先以己之辟咡教之也古之教人者苟欲教人先正其身至于教子則尤其所嚴謹者也

人之所患在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于正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惰偷曰倨慢曰輕易側聽淫視傾邪者也怠荒及立而跛冠而免絻而袒髽而褻惰偷者也噭應敏疑而毬輕易者也遊而倨坐而箕寢而伏放縱倨傲者也此五者禮之所禁也君子持身永論其他獨于視聽遊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而自克焉

斯過半矣

多能者常失于傲而爲善者常失于尚有得焉而止今也居之以讓加之以不怠謂之君子宜矣

古之爲天下者以家道爲之天子有其宗族以保天下諸侯有其宗族以保國卿大夫士有其宗族以保其家故其禮皆以崇族之存亡爲之輕重也若爵祿無列于朝則君無恩于己矣出入無詔于國則宗族無恩于己矣若此者當變猶不遂變也於其興起爲卿大夫之日然後從新國之法焉皆所以重其本之道也以上曲禮

出公雖大惡而子路學于孔子之門有古義焉子路之失失于執古義而不知變也

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愧死者有所憾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愧若異其衣冠之類死有所憾若死而不弔之類使人勸勉愧恥不麗于過惡其爲道尊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內外交修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人寡過而德易以成曾子之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已以律人愛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以上檀弓

附錄

吳鼒宋賢贊曰三禮正傳濬淵樂絕經學有稱曰星昭揭猗我文皇治教超越用輔休明大加采列歸愚家學

文定葛先生邲

葛邲字楚輔其先居丹陽後徙吳興世以儒學名家大

父文康公至先生三世掌詞命先生少聲敏葉石林夢得陳簡齋與義一見稱爲國器登進士第蕭之敏薦其才除國子博士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除刑部尚書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專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惟恐其不聞之未期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隆興寧宗卽位疏言今日之事莫先于修身齊家結人心定規模判紹興府簡楮期會錢穀刑獄必親或謂大臣均佚有體先生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爲也嘗曰士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

判福州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謚文定配虞光宗廟廷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宋史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文定南渡賢相有文集詞業不知傳于世否

盧陵穎傳

李先生椿年 附門人吳說之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詳見慶元黨案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著作劉先生夙 詳見艾軒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詳龍川學案

補機宜鄭先生耕老

附錄

幼孤母林氏有尊行切切課君從三兄學

教授明州學明州自金人侵蕩士之學學之地陋弗理君爲講說科舉之外若更營學區取田以供鄉飲費

召見引太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道理最大知道理最大則必不以私意失公中孝宗悅

葉水心志其墓曰君學爲用而不求用可以教而不教顏淵舍之則藏曾晳曰異三子者之撰聖賢之遺意庶幾乎

文忠周平園先生必大 詳見慶元黨案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著作劉先生夙 詳見艾軒學案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詳龍川學案

劉氏續傳

劉先生滌別見滹江學案補遺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寺簿劉靜春先生清之並詳滹江學案

劉先生近容詳見滹洲諸儒學案

文昭續傳

士曾先生悟

曾悟字蒙伯學士肇之孫宣和二年進士靖康間爲亳州士曹金人破亳州被執抗辭慢罵眾刃劘之姓譜

曾先生愷

曾愷字口口文昭公之孫也

曾先生炎 父協

曾炎字南仲文昭公之曾孫也居湖之德清父協知永州贈正奉大夫考古著書有雲莊集先生幼警悟能言即知讀書正奉語之曰吾家由密學二公至而祖雖皆取科第然師友淵源非止利祿而已汝當志其遠且大者因銘其書室曰求已以勉之先生益自刻勵從名儒授毛鄭詩入太學賜進士調徽州教授篤意教養更新學宮課試精審有自旁郡執經席下者奉二親就養與其弟俱先生立三樂齋以見志再爲溫州教授凡經指授皆爲時名人累官至權刑部侍郎開禧三年卒年七十一蓋先生歷仕中外倦翔久之始登朝既不得其職而去杜門卻掃自號覺翁晚年意象簡默所造益深由少至老好學不倦有覺庵集與邑政總類藏于家攻媿集

子翊續傳

隱君曾艇齋先生季貍詳見紫微學案

文靖續傳

曾先生造

曾造字口口南豐人文靖公玄孫知翁源縣謂爲政當先養而後教之於是籍在官之田與民之廢產幾四百畝故需其入聚邑子弟之秀者而教之立職長嚴課試創學宮置祭器文風翕然丕變淳熙十六年調知樂昌縣以化民成俗爲急務遷學于城東籍官田之入以養士士以日盛于是樂昌文化媲美中州邑人士相與祠于

學 廣東黃志

隱其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元史

梓材謹案虞道園序桂隱存稿述劉性粹中之書曰我鄉先生劉桂翁氏有學有行文章追古作者而年亦七十有四矣屹然山立其書滿家而遠方無盡知之者又述先生之言曰弱冠時猶及接故宋之遺老既內附猶用力于已廢不用之賦論視儕輩無已及者及國家以進士取人未能忘情于斯世乃益究乎名物度數之故註箋訓釋之辭以從當時之所爲而志大言高不爲有司議察又十年乃爲古學而用意于歐陽子書四方之求文者隨而應之不知其沛然而無窮也可以知其概矣詳見魯齋學案

文公姚牧庵先生起巖父範附弟如石

文穆張華峯先生章邱人五季避地禹城父範四川張起巖字夢臣其先

行省儒學副提舉先生幼從其父學年弱冠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中延祐乙卯進士首選除同知登州事歷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上官多不合詔修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先生熟于金源典故宋儒道學源委尤多究心史官有露才自是者每立言未當先生據理窺定深厚醇雅理致自足史成時年六十有五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文穆先生面如紫瓊美髯方頤而眉目清揚可觀望而知爲雅量君子及其臨政決議意所背鄉屹若泰山不可回奪或時面折人面頸發赤不少恕廟堂憚之識者謂其外和中剛不受人籠絡如歐陽修姓孝友少處窮約下帷教授躬致米百里外以養父母撫弟如石教之宦學無不備至舉親族弗克葬者二十餘喪且置田以給其祭凡獲俸賜必與故人貧客共之卒之日廩無餘粟家無餘財先生博學有文善篆隸有華峯漫稿華峯類稿金陵集各若干卷藏于家元史

桂隱講友

州判劉申齋先生岳申

劉岳申字高仲吉水人仕爲遂陽儒學副提舉以太和州判致仕其文詞簡約峻潔甚爲吳草廬虞道園所推重遺近學者稱申齋先生人物志

梓材謹案元史儒學劉桂翁傳言龍觀復友先生皆與桂翁齊名

附錄

李雲陽序先生文集曰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深遠闊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古今事變人品高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辭約而盡簡而明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決不肯廁一穴語贅一字以自同衆人

與人交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身者此先生之交之大略也

二劉學侶

郭先生彥章

郭彥章吉水人與劉桂隱劉申齋講學有詩名其題廬陵義士絕句云淮海風回吹血腥青原不改舊時名中朝將相論功賞不及江南一白丁爲時傳誦吉安府志

周先生霆震

周霆震字亨遠安福人以先世居石門田西故又號石門田子杜門授經專意古文辭尤爲桂隱申齋二劉所賞識晚遭至正之亂東西奔走詩多哀愁之音洪武初卒門人私謚清節先生廬陵晏璧輯其遺稿曰石初集張瑩爲之序元詩小序

梅氏續傳

梅先生師哲附見蕭同諸儒學案補遺

宛陵續傳

張先生師魯

張師魯字叔與世爲宛陵人著宛陵先生年譜宛陵集附錄

劉氏之餘

隱君劉水窗先生友益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申齋門人

山長康莊山先生震別見草廬學案補遺

解先生開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蕭先生洵

蕭洵吉水人芳洲先生雷龍之孫也鄉先生劉岳申高第弟子博通羣經以善古文辭名世入明應詔起爲虞部主事宋文憲集

梓材謹案李雲陽集作蕭陶字德瑜申齋之文多至千餘篇遭世亂澌失過半先生日夜招撫編校云

李先生祁

李祁字一初世居茶陵濟南張文穆豐成揭文安在禁苑極言元統初科目之盛得士之眾而及先生之才美既得官江南後典學校于江浙而聲稱尤著嘗佐州婺源危太朴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申齋先生集序自言嘗侍教于先生先生極知予則先生固及申齋之門矣又案先生元統癸酉進士第二人所著雲陽集劉楚爲哀辭稱前承務郎浙江等處儒學副提舉雲陽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古靈四先生學案補遺

古靈先緒

陳先生則之

陳先生襄 合傳

陳則之福唐人古靈伯父好古力學以文稱鄉黨聞號爲處士擊諸孤隱居古靈村知其弟襄質美趣使事學卒有成主歸化簿卽古靈之父也後古靈知制誥時奏問以爲人故有五常之道乾坤有四德以配五常元者

其孫良夫郊社齋郎古靈集附錄

安定同調

補忠文陳古靈先生襄

中庸講義

中庸者治性之書祖述聖人理性之學最爲詳備使學者求之足以知道德誠明之本中者性之德也庸者性之用也常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莫非善也至中至正以爲民極也其不善者非性也人之欲也中之用有五仁義禮知信是也循是五者而行則可以爲萬世常久不易之道故曰中庸

人生而靜情欲未發其中湛然則有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遜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不欺之心信也惟是五者不待學而後能故曰天之所命是性也與天地同出于道道者先天地而有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道有變化故有氣也形也性也三者並立而五材各具焉氣升而上以爲天故有五星之明形降而下以爲地故有五行之質性命于其兩間以爲人故有五常之道乾坤有四德以配五常元者

在氣爲春在形爲木在性爲仁亨者在氣爲夏在形爲火在性爲禮利者在氣爲秋在形爲金在性爲義貞者在氣爲冬在形爲水在性爲信乾坤不言智而獨命之人故易曰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也又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以氣言之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以形言之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性言之也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蓋取乎此也則是人之性與天地同出於道而神于萬物凡有血氣心知之類統爲之主上自聖人生而知之其次學而知之及其至一

也高明博大悠久不息與天地並立可不尊乎

凡人之性未接于物莫非善也接于物而情生則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形焉故情有善有不善以性行情情則善矣乾卦曰利貞性情是也以情盜性情則惡矣記曰人化物者滅天理而窮人欲是也如此則莫非不善也故循之謂道離之非道也

人之性無以異于聖人之性聖人之性誠而不動明而不惑故情僞莫能遷焉衆人之性不勝其情欲動乎內物交乎外不能以自反其道遂亡此所以異也夫殺一

不辜人莫不惻然有所不忍此天下之心同仁也有是心而爲不仁者彼有以害之也行一不義人莫不憤然有所不爲此天下之心同義也有是心而爲不義者彼有以賊之也尊君而卑臣隆父而殺子此天下之心同禮也有是心而爲無禮者彼有以惑之也是是而非非好善而惡惡此天下之心同智也有是心而爲不智者彼有以蔽之也內以欺諸己外以欺諸人則作焉此天下之心同信也有是心而爲不信者彼有以遷之也故有之者性也失之者情也不正其情無以反其性如此者必待學而後明修而後復

凡人之情皆可以致中和然而不能者以私欲害之也惟聖人能致之故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道以正爲中以利爲和而萬物生焉聖人之道以性爲中以情爲和而萬民遂焉故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施而亭地順而成皆不失其位矣天地且位而況于事物乎

道之不行有三過與不及言乎其才一也或出或入非聖人之正言乎其術二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有其位而無其教言乎其時三也孔子之才與術盡乎羣聖人之

道當周之衰歷聘列國上無明天子下無賢諸侯能尊用之因而歎曰何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蓋傷聖王之不作天下無復宗予者故曰吾道窮矣此云道之不行意在是歟

附錄

始十餘歲每爲文辭教者多自以爲不及知縣沈君過其父至公之書室見其一榻凝塵枕席皆不治因告其父曰公之子器度甚遠宜善視之而其父亦自謂是子必能大吾門

仙居爲縣僻陋民不知敎公于正葴因耆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使門人管師復讀于庭且諭之曰吾秩滿卽去爾有子弟亟遣就學于是耆老相與感泣歎嗟從之翕然每過社稷孔子廟必下而趨邑人自是有所矜式學者興起

梓材謹案宋子嘗以古靈先生教民之文散諭百姓見北溪敎述又案先生文集有和鄭閎中仙居三詩其一云我愛仙居好臨民必以誠薄書無日暇獄訟積年生百疾永箴補千銅待準平嗟子不如古斯道未能宏其二云我愛仙居好隆儒妙大方諸生今講藝童子俾升堂買地興民學駟車下黨庠三年邑未化官滿意彷徨其三云我愛仙居好公餘日在勞憂民極反覆責已未周詳法律行及義責已未周詳法律行

隨手詩書坐滿箱老來須向學多病喜平康

出知常州郡庠下容不足以容師生公勤于經始成以不日其規摹氣象遂爲諸郡庠序之冠公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毗陵學者盛于二浙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云讀述古贊章可想見當時人才之盛而元祐更化首相溫公申公眾正盈朝不外所薦諸君子使宰相爲國用人公忠如此古云器使何以加茲

移陳州之學舍隘甚自范文正公有意闢之數十年矣公一朝以官舍廣之親入學與諸生講中庸州人始不務學至是踴躍自舊公嘗釋奠學中州人各遣童稚觀禮公一以善言循之誘之莫不感勵

呂氏家塾記曰富丞相當國之日引陳述古爲上客述古所以告富公者盡仁義也有不悅富公者造爲五鬼之號而述古在其一夫流言待無知者而傳至習者則止矣以富公之賢其門豈無善士以述古之賢而肯爲公爲人寬厚長者而臨事有不可犯之色勇于爲義其

朱子語類論安定規模雖少疏然卻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蓋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也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爲王氏所壞閒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于王氏蓋亦是有氣數曰然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荀卿爲蘭陵令縣在漢屬東海郡今沂州承縣誠齋延陵懷古有蘭陵令一章蓋誤以南蘭陵爲楚之蘭陵也古靈詩亦誤

雲濠案謹案謝出三箋于此條古靈云安定弟子然于學案序錄以古靈四先生爲安定泰山之流亞未嘗以古靈爲胡門安定弟子或是安定同調之誤

黃東發曰公生平歷州縣孜孜以教育人材講求萬民利害爲念失官錢不辨而出己俸償之固篤厚人也爭新法不聽遂辭知制誥不就盡與溫公辭樞密副使同此一心又守道不回者也執法不行權貴人寺觀名額似雖小事所議尤高

梓材謹案先生與陸學士書云天下士儒惟吉泉福建與化諸郡爲盛又云嘗閱州之進士有禁黃庭堅秦觀黃庭堅字魯直秦觀字少游皆善講說而黃庭堅尤有行檢舒有志學因子貧窮又云陳從古蓋長者若崔慶臣郭堰陳說者皆有才行文學可使爲之長又云呂鎮許酋何適何遹柯述柯迪皆隽遇有詞學蔣作事近古有節概適述迪皆有志于古而勇于道一學之字若盡得此十數人者同居而和相觀以道鄉郡之士必皆興于學矣

古靈講友

補 蔡酒鄭閎中先生穆

附錄

古靈集友人鄭穆病起感懷詩曰五老村中會隱時投簪遂約共追隨恐仙桃結實遲伊洛即是十年期自諳海燕歸巢早祇恐仙桃結實遲伊洛即是十年期自諳海燕歸巢早祇恐山禽報客知如君未忍拋簪去買取青山寄嶺陲

補 直講陳季甫先生烈

附錄

古靈懷友人陳烈詩曰思君苦節直艱難四十窮經草野間文爲周衰能力救禮遭秦厄欲重刪時無正記非楊墨天與名材繼孔顏吾主聘賢方仄席好將書幣起東山

晁氏客語曰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間一家點燈

七蓋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蓋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蓋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與龍燈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陳烈讀求其放心而悟曰我心不曾收如何記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然後讀書遂一覽無遺原註前賢之讀書如此

梓材謹案此本宋子語類沈僩所錄

補助教周公開先生希孟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春秋總例十二卷鄭氏通志以爲周希聖撰蓋傳爲之訛

知州徐先生常

徐常字彥和建安人文學該貫與陳義爲友嘗登第歷州縣所至有聲知吉州奸民猾胥畏如神明與東坡兄弟遊從甚久又每慕二宋爲人嘗有詩云事業要須師二宋文章端是學三蘇東坡嘗稱天下奇男子姓譜

古靈學侶

學士顧先生臨詳見安定學案

古靈同調

縣令楊先生昭述

楊昭述字宗魯口口人性醇雅而長于議論遠近之人爭遣子弟師之陳古靈主浦城簿以鄉先生待之嘉祐奏名出身授池州石埭尉始至選秀民進而教之邑人于是相率趨學以楊夫子稱後刺史見先生曰得非所謂楊夫子者歟遂薦之任滿調雷州海康令踰年以疾卒姓譜

知州石先生牧之

石牧之字聖咨新昌人慶曆二年進士試校書郎移天台令時王荊公安石知鄞陳古靈襄知仙居號江東三賢後知溫州紹興府志

雲濠謹案先生有易解宋氏經義考云佚又案趙清獻公集有溫守石牧之以詩見寄次韻之作

附錄

增廣天台縣學擇鄉先生居師授之任以延俊造縣事閒則親爲講說遠近向慕負笈而至者若王景山余京方援伍原輩同時出冀下後皆爲聞人陳公嘗爲文以紀其事

梓材謹案台州府志載先生皇祐五年令興建學校振作人材綽有政聲古靈爲作天台縣令題名記

少時嘗讀所爲歌詩于范文正公公謂其孤雁晚望二
篇有古人風後以時政十事上韓魏公如錢幣鹽法之
類皆見施行

助敎黃謦隅先生晞 詳見士劉諸儒學案

司空蘇先生頌 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學士孫先生洙

孫洙字巨源口口人錫之子舉進士應制科上策論五
十篇指陳治體分辨得失韓魏公讀之太息曰今之賈
誼也神宗稱其學術行義擢翰林學士文詞典麗有西

漢風姓譜

運使李先生師中

李師中字誠之楚邱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舉進士
歷知濟兗二州有政績累官河東轉運使在官不貲威
罰務以信服人以言時政得失坐貶終於南京奉祠先
生落落有奇節不容于時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
多事矣先生曰包公何能爲王安石眼多白他日亂天
下者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 姓譜

運使林先生旦

林旦字士明福清人太常博士槩之子舉進士爲監察

御史裏行累遷殿中侍御史甫涖職卽上疏言蔡確章惇旣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折邪謀遂論呂惠卿鄧綰乞投散地以謝天下官終河東轉運使子庸陷元符黨籍姓譜

牌材謹案明文海郭氏萬程所述福清儒林傳云字次仲爲義山令以文學爲政熙寧中擢御史比書言王安石聽李定不服生母盜竊之經旨何以儀型天下云

龍圖孫先生路

孫路字口口開封人第進士累官兵部尙書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夏人入寇有捍禦功司馬溫公將棄河

湟問于先生先生挾地圖示溫公曰熙之北已接夏境若捐以予敵一道危矣溫公幡然曰賴訪君不然幾誤國事姓譜

朝請晁先生端仁

晁端仁字嘉民贈工部侍郎迪之曾孫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再從鄉書皆舉首時英宗諒陰罷臨軒遂由別試第二掇巍科初調常州司理參軍前守陳襄大興學爲

東南冠至是先生以掾攝縣學食事而士從之講授常數百人胡壽光縣主簿帥湖獻趙公未入境卽以學宮隘

之歷金部郎中改主客郎中知徐州改襄州蔡州皆未行乞致仕卒自佐著作九遷爲朝請大夫有易論十卷文集十卷而于易尤致志其說七日來復八月有凶義特妙少與范諤夫俱學許昌又與李郭直相從毗陵皆學善黃魯直尤厚之雞肋集

附錄

晁景迂序汝南主客文集曰公釋褐以甲科爲常州司理參軍時知州事陳公襄四先生之一也肇興學校躬

橫經爲諸生開講勤甚而王平甫以布衣專主說書有諸生數百人公有職事在學校諸生從公有問見服膺無異辭嗟夫公少仕以文學著也如此遽公三年免喪之後始有新學而先王之經亦以新台之公自傷焉

霍漢英李公弼者豪英不特爲東南之秀也且以頭角又曰公于一世交遊鮮得泛焉而親焉者以有德歸范彝叟而心向之餘則寧輕富貴而不忘諸言以軒輊一座若無人焉者雖謂公以他人並范也公之不愧屋漏有愧者果足以知之乎惟知公于士則然矣而于屋漏有愧者果足以知之乎惟知公于士涅滑源委涅如不可蕩漾然後知公之文先潍後棨云

又九學論曰鐵峽之富倍于三館少不鞅掌王事而既老無嗜好兀兀晝夜槁目禿指人以爲勞而已獨淫樂晚生得以問奇字好事者從而貪異聞然不可責以正鵠之功者倚相之學也掌賓客是已

縣令鄭先生至道

鄭至道口口人元祐二年以雄州防禦推官知天台縣事爲政寬簡事務教化作諭民書七篇邑人悅服秩滿扳戀不忍其行有松關留鄭故名因家于台今廣龍鄭乃其裔也台州府志

諭民書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故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所以爲厚德之報也昔周文王事父王季每雞初鳴則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左右曰今日安否如何左右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則左右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凡食上必自視寒暖食下問所膳然後退其後武王亦如此事文王不敢有加焉然則不孝其親而欲子孫事我以孝豈可得也漢石奮爲上大夫老歸于家其子石建爲郎中令已老每五日一歸省入諸子之舍問侍者取其親中衣身自洗濯復與侍者不敢令其親知之夫貴者之事親猶如此況于賤乎舊王祥性至孝繼母不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忽有雙鯉躍出其孝誠所感如此雖然此言其能養父母者也孝之道又不止于能養而已故孟子曰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鬬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禮記亦云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乎孝經曰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如此則所謂孝者又貴乎修身謹行不辱其親非獨養口體而已今爾百姓父母在則私分異財離居各食從妻

子之歡忘天性之愛且禮曰父母在不有私財又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子不宜其妻父母曰彼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沒身不衰然則私貨財順妻子豈爲孝乎 孝父母

兄弟者同受形于父母一氣所生骨肉之至親者也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言死喪則相恤也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患難則相救也昔衛宣公有子二人曰伋曰壽伋被謗宣公遣往齊使盜待于路欲殺之壽知以告伋使勿去伋曰棄父之命不可壽遂先行爲盜所殺伋後至曰壽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故詩人作二子乘舟之詩思之也晉王祥王覽異母兄弟也母朱氏待祥不慈祥被楚撻覽年數歲輒涕泣抱持之朱氏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俱又嘗使祥妻覽妻亦往其之朱氏愚之乃止又嘗使人以毒酒殺祥覽知之與祥爭酒飲朱氏遂奪之自後朱氏與祥饌覽必先嘗之夫異母兄弟猶如此況同母乎南唐江州陳氏七代同居族人數百口每食

鋪廣幅以次就坐又大百餘頭共食一槽一犬不到餘犬爲之不食禽獸猶如此況於兄弟乎今爾百姓不明禮義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同吳越居雖同室迹猶路人以至計分毫之利而棄絕至恩信妻子之言而結爲死怨豈知兄弟之義哉後漢薛包好學篤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嗚呼兄弟叔姪之不和皆因爭財之不平使能少慕薛包之風豈復有爭也哉愛兄

親者身之所自出祖者又身之所自出則愛吾身與吾親者不可以不事祖推尊祖之心順而下之則宗族者皆祖之遺體可不敬乎睦族者尊祖之義也古者聖人等人情之輕重立爲五服以別親疏以定上下上以治祖禰下以治子孫旁以治兄弟歲時之間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使之生則有恩以相接死則有服以相哀然後宗族之義重今爾百姓多逆人理不知族屬苟有忿怨不能自勝則執持棒杖恣相毆擊豈擇尊長

也力足以勝之斯殿之矣我富而族貧則耕田佃地荷車負擔之役皆其族人豈擇尊長也財足以養之斯役之矣此皆風俗薄惡人倫之深害也 睦宗族

古者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如此則百姓之情歡欣交通而和睦之道蓋矣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蓋爲此也禮記言居鄉之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見父之執不使之進不敢進不使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其子道路則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所任輕則併之重則分之以至斑白者不負戴于道路則古人所以待鄉黨之老者又如此也鄉飲酒之禮于歲十二月率鄉黨之民會聚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少者立老者食以厚少者食以薄所以示民以孝悌之道也其古者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厚其別也夫婚姻者之禮皆主人設几筵于家廟而受之所以敬婚姻也豈知古人所以交鄉里之意哉 恤鄉里

男女有別然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然後父子有親婚姻者禮之本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先祖下以繼後世可不謹乎是以婚姻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五者之禮皆主人設几筵于家廟而受之所以敬婚姻也古者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所以厚其別也夫婦則質于鬼神明則證以鄉黨然後行婚姻之禮則男女不可以苟合也如此及婚禮既成男子親迎受之于

母也毋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教以爲婦之道也既而出于大門男先率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蓋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男先而女從則從人之義也質明婦執棗栗腶脩以見舅姑戒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酳代也古人于婚禮之義如此今擧百姓婚姻之際多不詳審閨閫之間恩義甚薄男夫之家視娶妻如買雞豚爲婦人者視夫家如過傳舍偶然而合忽爾而離浮言誘

詈之風久而愈熾誠可哀也重婚姻

孔氏曰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以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損益也創大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倚廬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人生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莫不知愛其類今鳥獸失其羣匹越月踰時反其故鄉則翔回鳴號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智于人故人于其親也至死不窮將由夫邪准之人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鳥獸之不若也將由夫修飾之君子則三年之喪若

駟馬過隙之易然而從之是無窮也故先王爲之中制止于三年使足以成文理則去之矣然則何以畢年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間者莫不更始焉故以畢也九月以下則漸殺之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畢九月以爲間小功緦麻以爲殺上取法于天下取法於地中取法于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于容體者也斬衰之哭若往而不返齊衰之哭若往而返大功之哭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日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父母之喪居廬寢苫枕塊不脫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編蒲而寢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斬衰布三升齊衰布四升五升六升大功

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總麻十五升
此哀之發于衣服者也聖人情制為五服其等
降如此今爾百姓親族死問以服紀年月皆言不知以
此觀之則死時不為服服而不終其制者亦多矣其去
禽獸豈遠哉 正喪服

古者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取
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於技巧則可以
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此四者皆百姓之
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若能其一則仰以

事父母俯以畜妻子而終身之事畢矣不能此四者則
謂之浮浪遊手之民浮浪遊手之民衣食之源無所從
出若不為盜賊即私販禁物一旦身被拘執戕于刑禁
小則鞭撻肌膚大則編配絞斬破蕩家產離棄骨肉方
此之時欲為四民之業而何可得也 重本業

邱氏鄭東山先生珠

鄭珠字敬生侯官人景祐間擢三禮科仕至虞部郎中
致仕號東山先生初赴舉時陳古靈送之以詩其末仕
時已見重于士林卒祠于學 姓譜

力行之謂學析要之謂講學之弗圖講之弗明講之弗
先學之維艱吾謂講學之相資也 講春秋疏
大舜孔子聖人也孟子曾參大賢人也為人子者服聖
賢之義則正矣乃棄其言而不由甘心于殘忍會牢畜
犬豕之不若也非以法禁卒不可遏 駁傷議
州郡之有學所以勵賢才而進德業必有師友顧訓導

之方為之治經術習文章講道義以稱厥職設非其人
而冒居之學不用成民罔攸信 論郷老諸生文
往也莫追來也莫知往何弗恥來何弗思恥勿憚改思
然後規日規月改雖過奚為 過箴
雞鳴為善舜蹠之徒善之不足德乃有餘根深則茂途
遠而趨汝之克念其庶幾乎 息箴
弗修何交弗擇何求既修既擇從是而由吾善不勸時
爾之仇吾惡不掩時爾之休 擇交箴
靡曼之色貴蠹而德哇淫之音貴雷而心蛙蝒之美衣

敝何恥瑕玕之羞簞食何慙嘖嘖簀
舜善孜孜文心翼翼伊昔聖人靡念罔克謹如之何曰
攸好德若虞顯蹟以守爾極謹簀
有足兮動涉坦夷有心兮何由險巇足非有虛兮心役
之爲用心如足兮蠻貊行之步簀

附錄

公爲文章清遒粹美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爲人書仁
宗尤愛稱之御製元昊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
學士摸搨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曰此待詔職也

蘇子容曰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
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

曾敏行獨醒雜志曰蔡端明事母至孝嘗步行遇一嫗
貌甚龍鍾聞其年曰百單二矣端明再拜曰願吾母之
壽如嫗後果符其言

黃東發曰蔡端明作四賢一不肖詩作三諫官詩才名
表表亦因以預增置四諫之一權倖畏欽褌益爲多唐
介論文潞公龍公獨論其忠呂景初等論梁丞相龍公
不草其制其升也或推之其墜也或拔之公又諫官之

陳袞古靈弟古靈寄之以詩云作詩寄予袞寫我心之
幽比閒堂上安讀書可優游前者得兄書言汝有蔡侯
蔡侯賞君子小善固所收知汝言可否果聞書相酬蔡
侯謂吾策言語何餒疣吾言至草略聞說畏可羞昨又
得汝書墜汝誠拙謀言自己可進會知易春秋人不患
無位患己德不修古人亦有言富貴可求又云爲吾
告兄長選試在今秋汝姑事恬尙不忘在軻邱古靈文集

中散陳先生紹夫

陳紹夫古靈子官右中散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賜

紫金魚袋元祐初爲明州船場秩滿陳瑩中大諫被召太學博士時尋醫四明以詩送之云迺翁德望如邱山北斗以南誰可班熙寧天子自拔擢報君常以人所難忠誠時時落諫疏史臣編緝不敢刪當年十語九不用直聲聞隨公議選三十三公半台輔經筵薦鼇猶未乾雖然年位俱不極卻得千載聲名完薦賢之家門必大來者繩繩知可觀如君謹潔蹈規矩勇於爲義心桓桓有兒已覺門戶穩慶源裔裔何時殫 古靈集附錄

知州陳先生字

陳字字伯變侍讀襄諸孫也自宜興徙常熟以父澤爲莆田尉得劇賊格當寘賞先生愀然曰吾其可藉人命爲自進之階卒辭之歷知房州隆興中知富陽卒年六十一先生孝友廉潔常自謂先世以清白遺子孫豈惟富不可求亦所不願也 姑蘇志

古靈門人

補 張先生公謂

雲溪謹案劉執中爲古靈祠堂記云河陽里背運置酒村破蕩產業者世以爲病公命浙東從之學者張公謂以百金佃田兩夫募農師引沃水灌爲稻種以補殺此其耕種收刈也必躬泡之而其往來皆用盛樂招集其民但觀稼穡之法酒材既足民胥效之痞齒之池遂爲膏腴溫造故迹復生杭稄矣據此則先生浙人也

補 待制章先生衡

雲溪謹案先生爲表民族子字子平易字公甫而表民爲之序梓材謹案古靈送章衡秀才序云子平年于縣學生家居毗陵祖母既老一日贄書于門告歸寧親義不可留云云是先生之先已以浦城人寓毗陵矣

附錄

古靈嘗與書曰嘗謂子平年少才俊有大人之具今者不獲已寄身無人之鄉恐其獨居無朋不能大有長益莫若移來此郡居鼇育以求成就其志諸生之不可捨者皆挈而同來可也

補 龍圖傅先生楫

梓材謹案汪浮溪爲先生墓誌云公少壯重如成人甫七歲從鄉先生學已能痛自刻厲闔門孫覺陳襄有學行擢衣從之襄門人有許安世江衍之流皆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敢獨稱公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擢治平四年進士第又曰公長禮學自神宗時議祠北郊至是有詔復議議者多持兩可公獨援經據古損其車服儀衛賞賚之類使悉得其中上之後卒施行如公議又曰公于孔孟之學精思而力探之不臻其極不止又曰有文集三十五卷藏于家簡古而精深世以爲法

補 州判陳先生貽範

梓材謹案先生字伯模臨海人治平四年進士通判處州葉水心文集引陳貫齋之言有曰吾鄉太邱長實從婺徙台貽範貽序書名神宗朝云後世序台學淵源以先生與二徐羅適爲首云

霍先生漢英

李先生公弼

都官許先生安世 並見荊公新學畧補遺

江先生衍

梓材謹案先生與許先生安世皆古靈門人見汪洋溪所撰傅龍圖楫墓誌

縣令余先生京

余京不知何許人官松陽令王荊公嘗答其書曰某行不足以配古之君子智不足以應今時之變竊食簿縣而無勢于天下非可以道德爲謀功名之合也今足下貶損手筆告之所存文辭博大義尤玄廓守而充之以可以盡其致得乎仕歸而爲其親之榮不得乎仕歸而爲其親之安求有不足者云 古靈文集

章氏學侶

徐先生融

徐融字子明口口人古靈嘗答其啟言其有親在堂足于直者某之困於蒙昧久矣足下既誨之以朋友之義無先于直者人之惡而發人之匿使之無過焉是朋友之說亦在直之而已矣

阮先生鴻

徐先生淇合傳

楊先生侗合傳

阮鴻徐淇楊侗諸秀才古靈皆答其書 古靈文集

梓材謹案古靈集中標目稱秀才者如與陳祇秀才書與章衡秀才書又送嘗師常秀才序送章衡秀才序皆係及門之士則此三先生皆在答問之列矣余先生京放此

學士葉敬禮祖洽 別見士劉諸傳學案補遺

章氏學侶

徐先生融

徐融字子明口口人古靈嘗答其啟言其有親在堂足可以盡其致得乎仕歸而爲其親之榮不得乎仕歸而爲其親之安求有不足者云 古靈文集

梓材謹案古靈與章子平書有云子明亦非久人間物先生爲子平學侶而有志于明世者故古靈答解如此

伯模學侶

進判陳先生貽序

陳貽序字叔奭治平元年進士性剛介有才學以詩名爲東坡南豐所知官終湖南運判所著有天台集臨海志

伯模講友

潘先生思孟

潘思孟字幾道臨海人治平間與陳伯模爲友以道義自高鄉人多師之羅提刑適行部造其門命僕扶之納四拜家有某亭提刑爲賦詩台州府志

季甫門人

博士林先生無咎附子俁

林無咎逸其名長溪人自幼童知好學刻意鑽礪忘寒暑饑渴時太守蔡襄大開學校鄉先生陳季慈起處士爲學官士類咸集先生往從焉季慈每中夜聞其誦書策扈藁弟子必以先生爲言且相器重元豐初爲太學生十年聲名日彰司業朱服嘗其莊重有常處以職事曰勉之爲餘子矜式元祐六年登進士第授瑞安尉未赴丁內外艱服除調臨江軍司法參軍再調邵武軍司戶參軍皆非學官移松溪令封授晉江永甌寧令改宣

教郎知歸安縣爲歸安甚暇且教且治之檣宗子博士除通判安肅軍得次京師聞大將開邊亟買舟還鄉築室于故園與親舊賓客舉酒相樂論者高之卒年七十

一先生鈞貫經術善屬文後輩從學者皆有軌則有文集若干卷子仰嗜學能文似其父劉若溪集

公閘門人

補

教授劉先生庶夫

附錄

公性純孝居喪盡禮蓋年未弱冠而所以慎終大事者

誠心爲文羽翼詩書根柢仁義著有經訓雅言

補奉議潘先生履

附錄

君居鄉里以經教授聚徒常百餘人後進皆師尊之斬水民有以花爲獻者君一嗅而還之曰受賜多矣其廉潔類是

江州賦盛縣鴻逵茶太守問君瑞昌歲可售若干君曰四斤耳守竟詰其說君曰縣小民貧米鹽猶不足而暇及茶乎獨縣僚四人人一斤可矣

石氏門人

葉先生經

葉經石聖咨門人聖咨有遺書一編疏五十餘事處理家政至于廐斂之具喪葬之節賓客之禮子孫之戒纖悉無遺者先生敘其始末爲往生錄蘇魏公集

進士王儒志先生開祖 詳見士劉諫儒學案

余先生京 見上古靈門人

晁氏家學

晁先生謙之

晁謙之汝南主客季子年十有三歲竊有志焉如人適嗜好而勤收拾無遠遁惟恐主客一字留落也乃得主客詩若干雜文論表章若干卷以待後之攬者 晁京迂集

晁氏門人

霍先生漢英

李先生公弼 並見荊公新學畧補遺

蔡氏家學

蔡元長京

蔡元度卞 並詳荊公新學畧

龍圖蔡先生佃 附弟細紳

蔡佃仙遊人忠惠之孫崇寧二年廷試第一宰相京舊通譜牒請降第二官至直龍圖閣及從元祐諸公遊恥附宗袞常遠絕之弟徽猷待制細左中大夫贈特進紳並從受業時號三蔡紳字伸遵政和二年與待制相繼登科累知滁州徐州和州再求祠以歸久之爲浙東安撫司參謀官遇大禮官伯氏二孫報秩育之德人益賢之 周益公集

朝請蔡先生樞

蔡樞字子庶忠惠之孫政和進士歷官西京提舉學司主管文字御史常安民在黨籍人多疏之先生獨事以師禮終朝請大夫姓譜

蔡氏門人

運判方先生宙

方宙字子正□□人官河東運判君謨之壻京認君謨爲兄及當國召先生爲農丞語不合僅七日去國劉後村跋陳了翁鄭介夫所與帖云惟其爲京所薄所以爲了翁介夫所厚也烏虖子正亦賢矣哉劉後村集

伯模家學

陳先生師純

陳先生師聖合傳

陳師純師聖伯模子俱中八行台州府志

管氏家學

管先生時可

管時可字□□龍泉人樞密師仁之從子也以明經飭行爲鄉里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眾嘗有欲薦之朝者謝而不許竟不仕以卒鄉人皆以先生稱之後贈承事郎李安簡光其壙也朱子文集

管氏門人

隱君林塘奧先生石

雲濠謹案樓攻媿跋林氏所藏趙清獻公父子詩云清獻次子景仁伴泳嘉從公遊天台雁蕩蓋堂林先生隱居樂道與公父子遊

叔龔家學

陳先生克

陳克字子高奉議叔龔之子博學能詩薦爲刪定官呂尚書祉帥建康辟致爲屬後祉參督府謀議復從爲淮西之行建炎間鄧璟之變先生奮勇出戰兵敗就擒賊叱令屈膝先生曰吾爲宋臣學忠信之道寧爲珠碎不爲瓦全賊怒積薪焚之先生罵不絕口聲如震雷賊懼羅拜舉酒酹曰公忠臣也吾輩無知誤公命爾軍民聞先生死號慟如喪所親

公南門人

張先生勸

湛先生存台傳

行爲鄉里所宗遠近受業之士甚眾嘗有欲薦之朝者

林先生洵合傳

蔡先生彰合傳

張勸湛存長樂人林洵南安人蔡彰温陵人皆劉公南門人也公南之沒勸狀其行存為之述洵為之銘而彰又銘其為温陵教授之功實 鄭西塘集

潘氏家學

潘先生大臨

潘大臨字郊老故閩人後家黃州少學為人不能合其鄉人恨不悅之獨與當世名士遊往往屈輩與之交張

文潛[illegible]其[illegible]張柯山集

[illegible]次潘誌先生父昌言墓云

[illegible]長大臨次某皆力學有文

陳氏續傳

清毅陳先生堪

陳堪字子商侯官人古靈曾孫先生寓居崇德以清節稱官至資政殿大學士謚清毅有讀通鑑隨筆藏于家至元間裔其里曰清節至元嘉禾志

知州陳先生奕

陳奕福州人古靈先生曾孫由刪定官出守臨江治績居最時節嶺南職思其憂詔郡東西橋廢久不治民涉且病先生首復其東橋鬯髮不擾閩官族流落無依倚廣恩官之制刱安仁宅以居之又得廢寺絕戶之田歲入二千斛以口數均給嫁娶喪葬斂助有差凡護櫬出嶺者亦量遠近賜之 廣東莫志

吏部陳先生夢庚

陳夢庚字景長閩縣人少以文名擢甲科教授潮州歷除宮教大府寺丞就職兼莊文府教授對班首疏皆當時諱聞者言宮丁大全甚惡之遷司封郎郎劾去大全

敗前惡者皆召先生曰吾倦矣其老林泉四詩祠廩為詩示其子以銅臭不如書香積善人勝官呼為訓官至中奉大夫閩縣開國男先生學問有源委取舍義利明初號竹溪晚以隱名堂劉後村誌其墓有云義江古靈閩之夫子五傳至禾義山金紫禾生良臣理曹公祖宗仁太中是為公父母也顧人考諸林氏二季齊名謂之昆弟中外兩家有文有道少長稟廡所詣者與庸齋都事門人

李先生光 詳見元城學案

林氏家學

林先生晞顏

林先生晞孟 並見荊公新學畧補遺

林先生崧孫 附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蔡氏續傳

京兆蔡先生戡

蔡戡字定夫忠惠四世孫也居道陵調溧陽尉登乾道丙戌甲科寧宗朝爲京兆尹歲滂羅艱亟爲請賑民賴以活韓侂胄當國乃請老有定齋集行于世 姓譜

古靈續傳

知州李先生兼 附見陳襄諸儒學案補遺

文公朱晦翁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縣令林先生岳

林岳四明人嘉泰間以通直郎知仙居縣歆慕前哲凡庠序堂廡門觀悉新之周益公記之曰夫教人必以聖人爲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乎 周益公集

鄭氏續傳

提舉彭先生仲剛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卷五

四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閩學之先

文莊楊先生徽之

楊徽之字仲猷浦城人純厚清介尚名教周顯德間舉進士累官右拾遺見太祖爲人望所歸上書言之太宗見其書稱爲周室忠臣官至翰林侍讀學士卒贈兵部尚書有集二十卷姓譜

梓材謹案隨平集云景祐二年詔以徽之先帝官僚特贈太子太師謚文莊

附錄

世尚武力父澄始業儒先生少好學同邑有江文蔚善賦江爲善詩皆延置客館未暮遂與齊名閩廬山學舍盛卽往肄業

與石熙載李穆賈黃中爲文義之友多識典故

太宗留意儒雅日閱羣書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采前代文章類爲千卷文苑英華謂公遂于風什專俾編詩爲一百八十卷

建隆初監方城商稅因故人出使訪問謠俗先生爲言海內寧一宜崇儒術以厚風教太祖疑以訓黜爲天興令

性介特人罕能入其意者雖親子弟不肯奏以爲官平生獨奏外孫宋綬族人自誠其疏族也紀聞　溱水紀聞

出知許州入判史館加修撰兼判昭文館集賢院因次對上言方今取士多以文辭罕聞經術望詔太學增博士員選通經專門之學擢以本官分教學子用廣風化太宗深嘉納之謂輔臣曰楊某儒雅之士操履無玷寘之館殿得其宜矣

嘗戒學者當務三多謂述看讀持論尤難屬文須詞理副不然同乎案檢無足觀也

眞西山記文莊書堂曰當公之去國也一遷而楚再徙而秦又再遷而蜀山川益夥遠風物益淒涼昔之詞人墨客悲傷顚頓若不可以生者也而公嘉陽諸詠皆翛然自得亡秋毫隕穫意胸中所存其亦遠矣入侍禁中新承聖睠至摘其詩篇語筆之御屏中詞章翰墨同時豈乏其人而公獨得此者非重其詩重其節也

楊氏講友

僕射石先生墓載

石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周顯德中登進士第太宗初領泰寧軍節度使辟掌書記尹開封薦推官即位累加進擢至樞密使以疾求解機務除左僕射卒年五十五贈侍中先生有文行立朝無顧避嘗稱薦善人有長者之

有司謚曰元懿上悲慟累日顧謂侍臣曰熙載事君之心可謂純正無宅適當委用奄忽至此深可惜也

李先生穆 詳見百源學案補遺

參政賈先生黯中

賈黯中字嫗民滄州人漢乾祐初年六歲中神童選十六進士甲科建隆開判太常禮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上淳化二年參知政事四年罷除禮部侍郎兼祕書監加禮部侍郎又知貢舉凡三掌貢士頗致譏議然所得士如蘇易簡王禹偁胡旦李宗諤翟馬其在翰林嘗召詢時政對曰坐事貶先生素與厚善遂出爲保大軍節度行軍司馬踰年召還爲衛尉卿俄復拜爲禮部侍郎修國史至道

初爲翰林學士承旨二年遷戶部侍郎眞宗卽位改吏
部侍郎命知開封府咸平四年拜禮部尙書景德二年
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尙書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再上
表辭以兵部尙書致仕時先生繼母尙無恙上東封先
生扈輿辭于北苑召對久之進吏部尙書大中祥符三
年丁內艱五年卒年七十七贈左僕射先生善談謔不
拘小節贍濟親族撫卹孤窮世稱其雍睦聚書數萬卷
圖畫亦多奇古者嘗類故事千餘門號建章集賢編
集遺落者多續綴之後進之有文藝者必極意稱奬時

彥多宗之如胡旦田錫皆出其門下陳彭年舉進士輕
俊喜嘲謗先生惡其爲人鮦落之彭年憾焉後居近侍
爲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爲先生設也會有司譖先生
爲文憲內出密奏言其素無檢操遂改文安有集百卷

文正李先生昉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漢乾祐舉進士爲祕書郎周
世宗擢爲主客員外郎歷翰林學士宋初加中書舍人
建隆三年罷爲給事中四年出爲彰武軍行軍司馬居

致事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鐙乾元樓召先生賜坐於
側酌御尊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因顧侍臣曰李昉事
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
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
先生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爲
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
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既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時
吏部尙書宋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
五郢州刺史魏丕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李運年八

十水部郎中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皆僧贊寧年七十八議將集會蜀寇而罷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薄辭取怨之道也有文集五十卷宋史

附錄

太宗一日謂宰輔曰朕何如唐太宗眾人皆曰陛下堯舜也何太宗可比文正獨無言徐前曰樂天詩云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八百來歸獄太宗曰朕不如也

司馬溫公家範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惟故李相昉家于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其裔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之餉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爭寶習爭取以爲楷法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宋史

郎先生性簡靜風神雅秀恬于榮利前後三求掌西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土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吟咏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巖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又判太府卒年六十九先生善書札行草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分亦妙人爭寶習爭取以爲楷法手寫郭忠恕汗簡集以獻皆科斗文字有詔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宋史

漁學之先

主簿劉先生元亨

郎中李殿夫先生建中

石氏同調

劉元亨字子嘉南康人篤性好學開寶中入廬山白鹿洞進修學業及江南廢國學官例選赴闕時諸生百餘人以學行老宿咸師之後還鄉道過廬陵郡官薦之登咸平三年進士授德平簿廉明正大民甚德之姓譜

劉氏同調

周先生述

周述字□□□人太平興國中知江州上言白鹿洞學徒數百乞賜印本九經使習業之詔從其請命國子監驛送至洞白鹿洞志

明先生起

明起白鹿洞主太平興國六年以爲蔡州褒信主簿旌儒學榮鄉校也宋會要

楊氏家學

文公楊先生億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七歲善屬文太宗召見試賦喜朝廷貞忠節終身立聖朝之句除正字後賜進士兩爲翰林學士先生性耿介尚名節文格下詩下筆立成有顧秉謙宋白之遊終不能得

楊文公家訓

童稚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爲主日記故事不拘古今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假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附錄

十一歲詔授祕書省正字有進修不已砥礪彌堅越景絕塵一日千里之句既謝卽求歸鄉里

喪父服除從祖徽之知許州往依焉徽之閒與語歎其學問該博曰興吾門者在汝矣

眞宗常謂王旦億詞學無比後學多取法則如劉筠宋綬晏殊而下比比相繼文章有正元元和風俗自億始也旦曰後進皆師慕億惟李宗諤久與之遊終不能得

梓材謹案眞西山記楊文莊公書堂記云從孫文公少依公以學既皆以文章名天下浦城人物之盛自二公始

雲濠謹案王阮亭居易錄載楊大年武夷新集二十卷詩五卷雜文十五卷云大年以西崑體擅名宋初其詩在同時錢劉諸公之上殿絕少文皆駢儷大抵五季以來風氣如此而石守道作怪說三篇刺之張皇其詞亦過矣

其躋甲盡李昉詞體弱不宗尚經典故也

公每欲作文與門人賓客博飲投壺奕棋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命門人傳錄門人疲于應命頃刻之際成數千言眞一代之文豪也歸田錄

公凡爲文所用故事常令諸生子弟檢討出處每改用小片紙錄之既成則微黏所錄而藏之時人謂之衲被焉

公以直道獨立時有挾邪說以進者面戲公曰君子知之小人不知也公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上家塾記

微知韋知柔知剛公應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上家塾記

公爲執政所忌母病謁告不俟朝旨徑歸韓城與弟偉居廬舍不調公有啓謝朝中親友曰介推母子願歸縣上之田伯夷弟兄甘受首陽之餓後除知汝州而希旨言事者攻之不已公又有啓與親友曰已擠溝壑猶下石而未休方周瘼黎尚賙弓而相射青箱雜記

范文正薨其畫像曰公以命世之才其位不充故天下知公之文而未知公之道也昔王文正公居宰府僅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蔡公當國眞宗有澶淵之幸而能左右天子如山不動卻戎狄保宗社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公與三君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其正可知矣

晁景迂九學論曰宮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封植足以顧問讋誥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册不自口而流布遠邇邦人喜稱其姓字而後進擬爲龍門者從宮之學也楊文公是已

黃東發曰楊文公一代文豪性剛簡合素薄王欽若丁謂聖眷雖渥卒以譖行然玉皇加尊號亦求陪預何耶文公同調

承旨劉先生筠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登進士第補館陶縣令代還詔楊億試選人校勘太清樓書籍先生中選第一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常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又命之草制復留謂不奉詔乃更命晏殊爲之以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即位復翰林學士知棣州復入翰林加承

旨再知滁州乃營家墓自爲誌銘刻之卒年六十一自
景德以來居文翰之任惟先生與楊億齊名號爲楊劉
先生三典貢舉以策論升降天下自先生始其爲人不
苟合所著有七集隆平集

文定石先生中立

石中立字表臣洛陽人侍中熙載之子年三歲喪父朝
廷錄遺以爲供奉官改光祿寺丞家富于財悉推與諸
父久之除直集賢院與楊億劉筠陳越李宗諤相厚善
凡校祕書更先生手者悉爲善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

士加承旨兼龍圖學士景祐四年參知政事明年罷爲
戶部侍郎慶曆四年自吏部侍郎除太子少傅致仕遷
少師卒年七十八謚文定隆平集

元獻晏先生殊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司諫錢先生熙

錢熙字太雅泉州南安人父居讓陳洪進署清溪令先
生幼穎悟及長博覽羣籍善屬文洪進嘉其才以弟之
子妻之將署以府職辭不就著楚雁賦以見志尋復辟
爲巡官專掌牋奏洪進歸朝先生不敍舊職舉進士雍
熙初攜文謁宰相李昉昉深加賞重爲延譽於朝令子
宗諤與之遊明年登甲科補度州觀察推官代還寇準
掌吏部選薦試中書遷殿中丞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
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之卽以本官直史館淳化中削
職通判朗州俄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眞宗卽位遷右
司諫李宗諤楊億素厚善先生乃與梁灝趙況趙安仁
同表請復其舊職不報尋通判杭州徙越州先生負氣
好學善談笑精筆札猶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悱成疾咸
平三年卒年四十八嘗擬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措

刑論爲識者所許有集十卷宋史

正言陳先生越

陳越字損之開封尉氏人少好學尤精歷代史善屬文
辭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解褐將作監累遷著作佐
郎直史館掌鼓司登聞院預修册府元龜與陳從易劉
筠尤爲勤職遷太常丞郡牧判官祀汾陰擢爲左正言
先生耿介任氣喜嫉切朋友放曠孟酒閉家徒壁立不
以屑意大中祥符五年卒年四十無子母老人皆傷之
其兄咸嘗舉進士未第楊億杜鎬陳彭年列奏爲言冀

宗慤之及册府元龜奏御特賜咸同三傳出身宋史

楊氏門人

宣獻宋先生綬父皐

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父皐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先生幼聰警額有奇骨爲外祖楊徽之所器愛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之其母亦知書每躬自訓教以故博通經史百家文章爲一時所尚初徽之卒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眞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聽於祕閣讀書大中祥符元年復試學士院爲集賢校

理與父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累官翰林學士遷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讀學士拜參知政事後以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召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卒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先生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家藏書萬餘卷親自校讎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

楊文公稱其文沈壯淳麗曰吾殆不及也初郊祀攝太僕卿上所撰鹵簿圖十卷宋史

附錄

與父同在館閣每賜書必得二本世以爲榮

喜藏異書皆親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落葉一面掃一面生故一書三四校猶有脫誤

諫議田先生錫父試

田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衰徙家於蜀父懿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於家嘗命先生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爲期二十年可以從政矣先生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羣書東游長安與昌黎韓丕復居廬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平興國三年太宗親策天下進士擢第一人除將作監丞通

判宣城郡歷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卒年六十先生自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藉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下車建孔子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梓材案一本作教民興學表請人給紙劄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國自是睦人舉孝秀登縉紳者比比焉出海陵之初以皇文示夔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誡眞宗嘉其意厚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白舉先生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

下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于治體者上資
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先
生奉事兩朝用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奉疏凡
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
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贈工部侍郎後以
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
平集行於世范文正集

梓材謹案隆平集載先生云楊徽之在戢眉宋白在玉津延譽之遂有聲稱是先生之于楊宋皆爲受知師焉

咸平集

聖人之道布在方策六經言高旨遠非講求討論不可測其淵深御覽序

人或有過爾欲相規過且未改中已生疑疑不一途滋漫多歧懲忿召怒何莫由斯經淺誇生怒深禍隨是以君子愼于樞機樞機之理總乎愼言規人之過其言猶兵革不試而置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寘宗卽位先生因對言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以經史子集爲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經歲而畢

惟天之默三辰燦然惟地之默萬物生焉爲人君子之默百行昭宣苟無昭昭之名赫赫之德德未爲人之式欲訥而言欲寡而詞孰謂爾無包藏孰以爾爲秉持夫事有節而理有機機赴節會一言眾昭所謂時然後言敢忘聖人之規守默箴

附錄

公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公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上說益重之

蘇文忠序其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聖于咸平可謂天下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錯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寘宗卽位先生因對言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不若以經史子集爲御覽三百六十卷日覽一卷經歲而畢

又取經史切要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御座側則治亂興亡之鑒常不忘矣

司馬溫公題神道碑陰曰其臺銘乃故參知政事范文正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所苟今其銘曰嗚呼公之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他人竭其仰慕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其有過於此乎余於范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果何如人哉

陳直齋書錄解題曰端平初南充游侶景仁爲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直翁考功黃朴誠甫議謚曰獻翼云

石氏家學

文定石先生中立 見上文公同調

賈氏門人

承旨蘇先生易簡

蘇易簡字太簡銅山人少聰悟好學太平興國五年年貝外郎二年與賈黃中同知貢舉三年充翰林學士初先生充貢宋白掌貢部至是裁七年先生幼時隨父河南賈黃中來使嘗教之屬辭及是悉爲同列淳化二年同知京朝官考課遷中書舍人充承旨他日先生直禁中以水試敍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敍器耶對曰然江南徐鍇所作也命取試之先生奏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丕基則天下幸甚遂知審官院改知審刑院俄掌吏部選遷給事中參知政事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卒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當先生參知政事上召其母薛氏入禁中賜冠帔命坐問曰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教以詩書上顧左右曰眞孟母也先生性嗜酒初入謝日飲已微醉餘日多沈湎上嘗戒約深切且草書勸酒二章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及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所著文房四譜續翰林志及文集二十卷藏於祕閣宋史

文安門人

祕監胡先生旦

胡旦字周父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所度僧十減六七先生曰彼無田疇可歸將聚而爲盜悉縱爲兵歷知海州踰年召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獻河平頌先是盧多遜貶趙普罷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太宗怒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起爲左補闕累遷司封員外郎又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既被劾特釋之徙絳州詔復工部員外郎仕居襄州再遷祕書監卒先生喜讀書旣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唐乘家傳三百餘卷斷大硯方五六尺刻而塗之曰胡旦修漢春秋硯宋史

附錄

晁景迂靖康初上殿劄子曰臣竊以國家受命市不改肆遷都曷然文明之化一日而治于四海其號令卽先王之詩書也其制度卽先王之禮樂也所謂人文化成天下者古未之或有若其得人之盛文章則王禹偁楊億劉筠晏殊歐陽修蘇軾經術則胡旦王洙李建中高弁孫復石介史學則趙師民孫之翰王洙劉攽劉恕小學則徐鉉郭忠恕李建中賈昌朝曆數則孫思恭劉羲叟蔚然名家矣

朱漢上曰周易先儒數十篇之次其說不一獨胡旦爲不失其旨

晁公武曰演聖通德論六十卷其所得易十二卷書七卷詩十卷禮記十六卷而春秋論別行天聖中嘗獻于朝博辨精詳學者宗焉

諫議田先生錫見上楊氏門人

承旨蘇先生易簡見上賈氏門人

學士王先生禹偁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文恭胡先生宿詳見濂溪學案

諫議李先生宗諤見下李氏家學

胡氏同調

尚書王先生軒別見荊公新學略補遺

李氏家學

諫議李先生宗諤　附弟宗諒

李宗諤字昌武饒陽人文正第三子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獨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明年獻文自薦遷祕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眞宗卽位拜起居舍人預重修太祖實錄遷知制誥判集賢院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歷拜右諫議大夫嘗侍玉宸殿上謂曰聞卿至孝宗族頗多長幼雍睦朕嗣守二聖基業亦如卿之保守門戶也卒年四十九帝甚悼之先生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與弟宗諒友愛尤至勤接士類工隸書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三十卷嘗預修續通典大中祥符封禪汾陰記諸路圖經又作家傳談錄並行於世宋史洛學之先

七十餘未嘗識戈兵康寧福已大滿靜道自生遐與神仙期不犯龍孽驚讀易夢周公大得天地情養志學浮邱久練日月精講存金石性歎作鸞鳳聲陰德不形言一一在幽明何當換金骨五雲朝玉京有客寧且狂少小愛功名非謂鐘鼎重非謂簞瓢輕素聞前哲道欲向聖朝行風塵三十六未作萬人英乃聞頭角者五神長戰爭禍福有倚伏富貴多虧盈金門不乏傑白雲宜退耕入閒有嵩華棲之比蓬瀛芝田眷靄靄玉溪書錚錚峯巒多秀色杉柱一何清月壑認瑤池花嚴列錦城朱

隱君張先生恕

張恕嵩陽人有道之士也胡文恭集

附錄

范文正贈張先生詩曰應是少微星又云嚴君平浩歌

弦冉冉奏金醴遲遲傾相勸綺季徒顏玉信縱橫此樂不尊常何苦事浮榮願師先覺者遠遠濯吾纓

聘君楊東野先生璞

楊璞字契立新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野遁民雲濠案萬姓統譜作東里野民嘗入嵩山窮絕處搆思爲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淳化中召對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還故郡作歸耕賦以見志眞宗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宋史

附錄

晁景迂集楊朴先生畫贊曰東里多才晚有夫子蹇驢逍遥不見畢李

王簿萬遷立先生適

萬適字縱之宛邱人自號遯立子六七歲即爲詩及長喜學問精于道德經與高冕及韓丕雲濛秦韓先生交遊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著述爲務有狂簡集百卷雅言三卷志苑三卷雍熙詩二百首經籍摘科討論計四十卷淳化中丕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所至以公正稱年高目昏讀書不輟有文集三十卷藏于家

隆平集

雲濛謹案劉忠肅爲先生神道碑云上世始居雲中太師既終祝夫人謂公曰學必求良師友乃相與如宋又如鄭得韓丕劉錫楊璞使公與遊而卜居焉梓材謹案畢西臺集有文簡行狀云公在朝廷惟呂端王祐相引重與寇準王旦楊億及少所從游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年乃公門下士也公既力薦寇準爲相準深德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皆爲名臣惟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又言公爲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舉校書及後爲宰相宮中因事猶以校書名之云又案西臺代陳知默爲其父行狀稱祝夫人載先生入居澶州以澶州人無可與子游者聞鄭多長者即徙鄭得楊璞疎利用王嘏韓丕王延之劉錫韋文化七人與先生游先生遂成人則先生所與游者不止楊韓劉三

出即一篇成矣宋史

東野講友

文簡畢先生士安

畢士安字舜舉雲濛案先生一字仁叟代州人徙居鄭州乾德四年登進士第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眞宗尹京先生爲開封府判官即位命擢知府復入翰林爲學士又爲侍讀學士景德初參知政事踰月拜相二年卒于位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先生端重有識度善談論

人而已

附錄

端拱中詔王府官各上所爲文帝問近臣曰文吾旣知之其行孰優皆以公對帝喜曰是也以本官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大臣以張洎言帝曰洎視士安詞義踐歷固不減但履行遠在其下耳

景德中與寇萊公準並爲相萊公好使氣用先生重德以鎭之

先生以名節自厲天下稱其淸其亡也上謂萊公曰士

先生以名節自厲天下稱其淸其亡也上謂萊公曰士夫賜金紫知河陽濮州先生起寒素以沖澹自處不奔競于名宦太宗甚素重之淳化二年召入爲翰林學士以遲鈍不敏于用罷職充集賢修撰知均州就遷給事中工部侍郎徙金州召還充史館修撰又出知滁州就加禮部大中祥符二年卒先生純厚畏愼似不能言者歷典州郡雖不優于吏事能以淸介自持時稱其長者

安君子人也飭躬愼行有古人風賜其家白金五千兩

黃東發曰眞宗以契丹故謀相文簡薦萊公遂共議幸澶淵事定擇邊守定法制致太平公有力焉

萬氏講友

諫議高先生冕

高冕字子莊廣鄉人高錫兄子 雲濠案隱逸傳作族子 周穎德中詣闕上書稱旨授將仕郎守右補闕宋初由膳部郎都官員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熙二年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宋史

劉氏師承

補侍御高先生弁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

山文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
偁禹偁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知
廣濟軍又知陝州卒先生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
及孟子嘗言仁義有帝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迪賈同
陸參朱頤伊淳相友善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宋史

雲濠謹案石徂徠贈李常李堂詩有云堂堂高
夫子立言首荀揚稱之曰夫子其尊之也至矣

望歲篇

高子以民爲饑而望歲或曰吾聞之君子之治民也不
患貧而患不安是故九年洪水無害堯之爲聖七載大
旱無傷湯之爲明也對曰堯湯水旱不可以遇于今之
世也遇于今之世則離也古之人一夫不耕則必受其
饑一婦不織則必受其寒三年耕者有一年之儲斂之
于饒而民不以爲暴施之于不足而官有錢穀士農工
商各安其業以相資生事有不當民務者皆禁而不行
今則不然耕織之民以力不足或入于工商髡褐竿夫
天下無數皆農所爲也而未之禁工商之民乘法淩遲
或雜于士也入于農者萬無一焉是則耕織之民日耗
而甘食鮮衣者日漫耕織之民日耗則田荒而粟枯矣
田荒而粟枯則雖勤而利薄矣甘食鮮衣者日寖則分
爭之不足則其斂于民也無時以荒田枯粟給無時之
斂雖急猶將無獲也其有官守者其名出于士也其實
在工商也執人之法劫民之財不恤其有亡曰富國家
者我也我能剝削以悅于上是非商也哉畏人之威奪
人之力不恤其老疾幼弱曰勤王事者我也我能曲巧
以盡民力是非工也哉及其取賞也苟未如意則非其
上曰我功倍矣我勞多矣而賞不至雖有禹稷周召何
以得盡心也嗚呼水誠害矣而可爲罔罟以漁旱誠災
也而可爲阱濩以獵盜聚焉豺狼寇盜不殺人民不足
之求中有剝削曲巧之政下有豺狼寇盜之害民何所
措其手足是故古之凶歲民無菜色今之有年不免饑
寒矣聚斂之吏可聞而不可見見之必有悅人之心可
誅而不可賞賞之必有亂天下之志何言之外無私乎
民似清也是可悅也內以取君之心其貪無狀也是可

亂也彼窮民而實府庫者猶刎頸血以灌其腹腹未滿則離也

劉氏續傳

孫先生冕 附子琛

孫冕字口口新淦人與王欽若同郡欽若在相位先生久次館職不調晚得蘇州即謝事去祥符中常乞白鹿洞以爲歸老之地詔許之未至而卒子琛承先志卽其地緣爲皇祐中增置學館以教其子弟及四方來學者

湖湘之先

知州朱先生洞

朱洞口口人開寶中知潭州始掀嶽麓書院陳止齋言自朱守作書院五十六載之間致化大治學者振振雅馴行藝修好庶幾於古爲吏者 湖南通志

侍郎陶先生嵓

陶嵓字舜咨祁陽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性耿介以儒學自名官太常博士尚書職方員外郎知端州余襄公

餼食馬官比部郎中 白鹿洞志

靖過端訪諸父老言爲硯所苦前後刺史不求硯舊惟包拯及先生二人而已歷官四十年五爲郡守卒贈刑部侍郎 湖南通志

國簿周先生式

周式湘陰人以行誼著爲嶽麓書院山長大中祥符閒召拜國子主簿招留講諸王宮固辭賜對改鞍馬內府書還山教授 湖南通志

雲濠謹案朱子文集言先生宋初爲嶽麓書院山長教授數百人第太中祥符改元宋興已五十三年張南軒重修書院記云潭州嶽麓書院閒嘗九年知州朱洞之所作也後四十有五年李允則來爲請於朝得賜書藏焉又言山長周式祥符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主簿使歸教授始詔因舊名仍增給中祕書於是書院之請聞天下云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論語集解孟子解辨誤十卷見宋志深寧尚書云又有續辨誤一卷附其後

鄧先生咸

鄧咸湘陰人天禧閒游學於邑南訓誨弟子湘楚之士如江夏馮京安州鄭獬胥從之遊楚紀

文公家學

楊先生偉

楊偉字子奇文公弟幼學於文公天禧元年獻頌召試

學士院賜進士及第歷爲翰林學士至中舍人卒贈尚書禮部侍郎宋史

文公門人

待制王先生質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尚書張先生洎

張洎字楚望滿城人始以孤童從楊文公遊京師以進士中甲科歷官刑部郎中直史館致仕乃宅吳其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彭城劉邠甫倣銘于墓雲巢編

附錄

當是時楊文公以文章名一世于公鄉里外姻也因起從之游游楊氏之門者常數十百人而公以才見稱劉公沆誌其墓曰公爲人溫恕仁讓在朝廷恂恂無所競稱爲博厚長者至臨急變勇銳堅決以身蹈不測處之不疑其治軍旅應變甚策能任大事雖衙將無以校得失百姓賴以安邑所謂仁者必有勇耶

文端鄭先生戩附兄載

鄭戩字天休吳縣人少孤穎特骨法峻異伯氏載吳士落不爲諸儒章句通訓詁大義莫不造聖賢之韞屬文雅麗學者嚮慕焉從淮海遊京師時楊文公號稱辭宗篤于獎進先生以縫衣謁前見賞英峙延置門下歎愛其文謂爲入室擢甲科釋褐太常寺奉禮郎歷遷太常丞踰年除三司戶部判官賜緋衣佩魚受詔注祥符御製三朝寶訓遷直史館景祐初同修起居注改太常博士繼爲開封府發解官及考校御試進士與宋子京請修三韻是正音訓改判鹽鐵句院爲聘契丹使首還以正言知制誥賜紫莫綬時西墅之選極一時名勝層構落成聯章數詩上親用旋簡法書紫微閣三字以揭詞掖且旌名臣領判國子監謂敎化根本先京師而後諸夏乃選明經義誦說有法者以訓導閭學復乞田以給之又請立學州郡以廣育才同知禮部貢舉多拔名聾務略小疵翕然稱爲得人累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改樞密副使旋以本官資政殿學士知杭州除給事中移幷州未行改鄆州鄆齊等九州安撫使移長安兼本路兵馬都部署規中入覲從容言羌寇連誅陝服困宜救有司計科調緩急差爲三等軍興急須自

加法他可緩以期會非急者一切可罷以明恩施上深
然之至雍復表西人瘡痍宜在寬卹又奏罷括糴之法
誘邊人譬衆以平糴價除陝西四路緣邊兵馬都部署
兼經略安撫招討使遷禮部侍郎受命上道老小叩馬
至轅不得前因夜半馳去衆復詣闕上書願留詔還治
長安養持威重都中適旱踐境間雨衆皆曰此涇州雨
隨鄭公來也除戶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兼并
代澤潞麟府鳳石沿邊道經略安撫使兵馬都部署除
吏部侍郎未幾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仍判并州事

卒年六十二士大夫多爲流涕先生嘗讀兵書至謀攻
篇善用兵者用人之兵而非戰也因歎曰上兵伐謀制要
在謹勝敵每檄諸將常以堅重待敵終能制戎揚安邊
境者由此策也撰著文章凡五集曰制誥原武紫溪長
安木頭縣五十卷攻詩出于餘力尤極清麗胡文
寶滾謹案歐陽公歸田錄楊文公嘗戒其門人爲
文宜遵premise語既而公因作表云伏維陛下德邁九
皇門人鄭戩遵誨于公曰未審何時得賣生菜于
是公爲之大笑而易之此雖小說亦可爲先生及
楊門之證

文和李先生遵勗

黃孝先浦城人官太常博士楊文公之甥尤深于詩蘇
常博黃先生孝先

文忠公所爲一唱三歎者也以進士入官所至輒平反疑獄卒官博州貧不能歸卜葬陳之宛邱尚書左丞浦宗孟誌其墓子孫遂家宛邱後贈銀青光祿大夫 周益公集

知州仲畏之簡

仲簡字畏之江都人以貢備書楊億門下億教以詩賦遂舉進士累官工部郎中奉使陝西多任喜怒出爲河東轉運使歷知廣州以能守城徙知荆南既而言者論之遂落職又知鈞州徙洪州卒 宋史

附傳

太常周先生啓明

周啓明字昭回其先金陵人後占籍處州初以書詢楊文公億億攜以示同列大見歎賞自是知名四舉進士皆第 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子弟百餘人不復有仕進意里人稱爲處士轉運使陳堯佐表其行義于朝賜粟帛仁宗即位除試助教就加廣給久之特遷祕書省祕書郎改太常丞卒先生篤學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之有古律詩賦牋

啓雜文千六百餘篇 宋史

劉氏門人

職方辛先生有終

辛有終字成之長社人少學進士試禮部不捷姊夫翰林承旨中山劉公筠留鎮門下推任子恩薦之力辭與其季有章由是人益奇其遠操中山一代文宗門人賓客皆當時之豪傅士居其閒相與講學切劘浸漬遂至于大成以景祐元年擢第補汝州團練推官累轉祕書丞太常博士由尚書員外郎六遷至職方郎中知鄂州

儀同師承

助教傅先生瑾

傅瑾字公寶汝陰人任蔡州助教力學強記尤邃于字韻奉先克孝與鄰喜施嘗教李端愿以尚名節養器識爲先著有字林補遺十二卷音韻管見三卷聞見錄十卷端愿爲銘其墓 姓譜

文定門人

景肅趙先生昌言

趙昌言字幼謨孝義人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于場屋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辨又觀其父名擢實甲科歷知制誥預修文苑英華累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罷知鳳翔府徙澶渭延三州眞宗卽位遷兵部侍郎加工部尚書尋官景德初拜刑部侍郎遷戶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莆先生喜推奬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先生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先生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

後皆爲賢相宋史

雲濠謹案蘇魏公爲石文定神道碑云志欲成就人物表甥故參知政事趙公昌言少將二親依公家躬爲教誨授書學文至長立遂以文顯是先生石氏門人也

宋氏家學

龍圖宋先生敏求

宋敏求字次道宣獻子賜進士及第爲館閣校勘王堯臣修唐書以先生習唐事奏爲編修官持祖母喪詔令居家修書卒喪同知太常禮院累除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元豐二年卒年六十一特贈禮

附錄

放絕載禩不傳公徵集所聞續武宣總朝實錄總一百四十八卷又撰東京記三卷長安河南志各二十卷閻門儀制十三卷集例三十卷集五卷百家詩選二十卷復尒雅唐人詩歌見于石者則貲刻叢章三十卷尒詢司馬溫疏語學者罕通其義訓悉取音義索隱正義王元感陳伯宜別註將倣顏師古兩漢爲集註及被詔修百官表續本朝會要刪定九域志皆未克就云其著作之多如是

公生十年而承家學搞辭據古早有過人者自經傳載籍師儒所傳靡不旁通而浹洽而于唐世及本朝尤爲練達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百家之略錄悉能推本其源流而言其歸趣雅爲丞相宋元憲公所知以辟洛陽每訪以故實太師歐陽文忠公領禮儀修唐史以公嘗同僚手書咨事自謂淺陋依鴻博之助至于廟堂典故學者疑義莫不從而質之而後決

其爲修撰言館開四部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

賭尋衆本委近臣重複交正然後取歷代錄至唐錄所載第爲數等擇其差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祕書得以完善也

其論貢舉請州郡置學官專職教導三歲科舉取士士三分以二分待餉曰校試如舊式一分依元年勅上州郡論薦監司審覆而奏名太學則主判保薦並赴御試中格者附榜如此取之數路則羣材不遺矣

晁景迂九學論曰世官氏族早宦于朝明習漢家典故而生通歷代治革其爲人溫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議不爲勢屈言不求眾合雖死不易職若無可好而惡之者不敢貶人君之所厚百工之所仰者禮官之學也

宋諫議是已

晁无咎序宋剛叔續歲時雜詠曰宋氏自宣獻公益大德行文章語世族者必先之家故藏書其多與四庫等而宣獻公之子常山公次道能世宣獻之學好書滋不倦博聞強志爲時顯人與客語聖聖下上數千載閒在其齒牙也

宋先生敏修

宋敏修龍圖敏求幼弟官都官龍圖與之文章學問互相閒發云蘇魏公集

宋先生剛叔

宋剛叔宣獻之孫尤篤志於學不愧其先人雞肋集

縣令宋先生駒詳見水心學案

蘇氏家學

郎中蘇先生耆

蘇耆字國志大令易簡子大令薨恩授通直郎祕書省正字未冠謁王文正旦文正器之以息女歸既冠舉進

士論所素志辭焉後一年賜及第轉大理評事遷丞出
知湖之烏程以文正當國凡五載未嘗求代遷累轉尙
書祠部員外郎知明州郡有湖號廣德古鍾水以溉旱
唐季壞漏不補披爲田先生復而浚之防四百里自是
境無凶年歷遷工部郎卒年四十九初能言大令特愛
之始令誦詩必自題之于案上踰時占數十百篇未終
不食八歲侍宮穉下據案吟詠不廢編而置於褚中大
令密取視之駭其辭致前撫首而命以名又用是以字
之明年罹大令喪至性過人號慟不絕聲行路爲之哀

傷先生雅好觀書經史稗說手鈔者數千卷無不盡詳
所著計錄三篇開談錄五卷次翰林志續文庫四譜并
文集二十卷並藏于家 蘇學士集

員外蘇先生舜元

校理蘇先生舜欽 並見范源學案補遺

胡氏門人

鄒先生羽

鄒羽胡旦門人旦與之爲漢春秋問答一卷 鄭氏通志

諫議門人

少卿賈先生昌齡

賈昌齡字延年開封人少孤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
林李宗諤有望於朝名籍之士多出其門先生依之有
年以文行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
爲涇梁尉宰蜀之江源縣時天下學校未興先生修本
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羣居焉先生旦暮往勸
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歷拜太常少卿直昭文
館就鎭南海卒先生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
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爲啓手足之日門中
索然君子謂先生之踐言矣 范文正集

張氏門人

文懿張先生士遜

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幼即穎特受經于張揆先生
恕見其學向根本行中儀矩歎謂之曰子天機如法未
易可涯後與濟北戴國忠盧陵歐陽慶學于鄭城淳化
初賜第解中鄉鄉簿累除祕書省著作佐郎祕書丞歷
拜樞密副使三遷戶部吏部侍郎尙書左丞拜禮部尙
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刑部兵部尙書升冠宰席薨

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復以
夏官尚書升序上衮封鄧國公拜太傅致仕進封鄧國
公服官政五十餘載內修孝悌以廣親親外崇禮樂以
接天下久幽不改常操三入而無喜色皇祐元年卒年
八十六歲贈太師兼中書令謚文懿胡文
雲濠謹案先生所著有春
昉錄事等十集見隆平集
文懿學侶

郎中戴先生國忠

戴國忠光化人慶曆中進士歐陽兗公稱其忠信篤于
朋友孝悌孚于宗族禮義達于鄉里終屯田郎中姓
縣令歐先生處譜

歐處字貽孫乾德人以同三禮出身累官彭州推官知
永春縣爲人忠信孝弟居官廉貧宗族之孤幼者皆養
於家與同邑太傅張士遜屯田郎中戴國忠雖位有崇
卑而鄉人稱之無異及卒歐陽兗公爲表其墓姓譜

梓材謹案胡文恭公狀張中令行簡以先生爲廬
陵歐陽慶而兗公表先生之墓止云姓歐氏未言
其同所自出墓志有云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
日不同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
而愛
親之

田氏門人

郎中宋先生惟幹

宋惟幹咸平人嘗得太玄古本于昭應知滑臺取宋惠
陸績范望三家訓解別爲之註仍作太玄宗旨兩篇附
于後其學蓋師濟東田詰司馬溫公所謂小宋者也晁氏
讀書
志

梓材謹案先生名一作維翰詞馬溫公太玄經集
註序云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爲玄作解詁又云宋
興都官郎中直昭文館宋維翰通爲玄註又云其
直云宋者仲子也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宋史隱逸
种明遠傳云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
言其材行詔使召之是先生亦种氏同調

太玄譚旨

揚子欲贊明易道乃大譚思渾天而作太玄蓋玄生于
一而極于三天地人各有九重三而變故有二十七部
天取其一地取其二人取其三自下相重三位成列各
口其數成方州部家之道也因而革之推而盪之故謂
之三表升降于六十四卦其成于八十一家由是廣其
三材統成九位行陰陽進退之氣窮日星經緯之機有
九州以統二十七部有二十七部以統八十一家自家
至州統之于伯是以三材備而萬物生乃以三材配屬

于一家乃以三家配屬于一州乃以三州配屬于一方乃以三方配屬于一歲莫不推之以衍度佐之以五行首以準卦贊以類爻表以會象玄以明易運則通通則久久則極極則變變也者周而復始之謂也觀夫易象設位自下而生玄道位分自北而運運則能覆生則能載覆載交泰兩儀象成動變在中吉凶休咎見乎外也故知觀玄者知易道之至深觀易者知玄道之至大玄則易也易則玄也玄則上行乎天地之氣易則下通乎天地之神其用自中乎推六十四卦陰陽之度數律曆之紀綱九九大運之終始也詳夫聖人觀象于天觀法于地知天之氣五日一移七日一節地之氣五日一應七日一易進退有度出入有時所以拱默而經緯乎天下莫不其防也在乎微其杜也在乎漸二分二至履霜堅冰戒懼之至也所謂太玄之作其知幾乎若乃天道左行日月右迎天象昭列經緯時成陰陽相交晦魄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下達地氣右動山澤相通陰陽相交晦魄相感陰陽氣盛感而上通天地氣交水火相薄雷風相盪剛柔相摩寒暑生焉變

化行焉四時成焉萬物立焉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變也者各有所歸天地以之乎相承彰往察來鉤微盡變如谷從響無有幽遲非覃思之至精孰能與于此乎

許先生衮

許衮字公儀燕人雍熙中拜太子右贊善大夫判蘇州時江南之地始歸朝廷循政如琴先生善理之就進殿中丞姓譜

附錄

移倅弋陽郡復官西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

宋氏同調

節推陳先生漸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郭先生元亨

郭元亨口口人嘗有太玄經疏十八卷其序云昔揚雄作玄傳之侯芭後獨有張衡桓譚張華見而稱歎吳郡鄒伯岐求本不能得宋衷爲訓解陸績爲註解范叔明

王涯亦註之皆未明白元亨在蜀自淳化末迄于祥符八年凡三十年撰成今疏云見氏讀書志

梓材謹案先生自序又云太虛潤色于君平文獻通考經籍志作太玄潤色于君平李巽巖稱先生自謂得師于蜀而不著其師之名氏蜀人蓋多玄學疑嚴揚所傳固自不絕但潛伏退避非遇其人鮮有顯者耳

主簿許先生洞

許洞字淵天吳縣人太子洗馬仲容之子精左氏傳咸平三年進士釋褐雄武軍推官景德二年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召試改烏江主簿宋史

附錄

召見延和殿令撰蓍得斷首具言斷首準易之夬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帝悅長編

雲濛謹案范文正書瓌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云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閻某官張公薀之所建也又云公生二子長曰揆次曰揆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可以知先生之世學矣

章先生詧 附子禊

章詧字隱之雙流人少孤鞠于兄嫂以所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篇明用蓍索道之法

知以數寓道之用三墓九據始終之變蜀守勝堂楊察張方平何鄒趙抃咸以逸民薦一賜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沖退先生益以道自裕嘗訪里人范百祿百祿因從叩太玄先生爲解述大旨再復摛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抑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子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正是惡足以

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應
行義敦遒世有隱德來
史
梓材謹案東坡言先生本閬人
選于蜀者數世遂爲成都人
附錄
呂海德狀其行曰未冠治經術往來成都求師質問大
義鄉先生任維翰著稡中古皆通經善講解悉從之游
得其要旨妙論階之以踐古人之閫故其志修其行懋
與人言古今人事物理之變所謂榮而難至者皆探抉
箋奧務得其極而後已尤好揚子雲太玄經知玄以數

爲道之用三碁九據始終之變著發隱三儔講疏四十
五卷太玄圖卦氣圖各一雖前世陸績宋衷王涯瞿通
太玄學者殆有不及也
雲濠謹案淨德嘗有贻草來
見綿綿未歇絕異與後代
首力卑難道潛其思又云畧閒是書百日就澀悉
再拜求觀之先生訓我有大略端粗可言毫釐
未云性庸才下道悠遠策發未進吁可悲願從
諸生北面請庶幾一釋終身疑其重之也至矣泰山學案
提刑吳先生祕詳見泰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先
畢氏家學
詩書玄學云孝
斯環中先生悟達
司農畢先生世長
梓材謹案西臺爲起居畢公行狀稱先
卿年九十與故相杜衍兵部侍郎王洙
朱貫居所謂南
京五老是也
畢氏門人
學士王先生禹偁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文僖陳永年彭年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泰山同調
補
評事王熙道先生建中

附錄
石徂徠寄明復熙道詩曰昔日到汶上熙道始相見知
道在熙道一見不敢慢尊之如韓孟與道作蕩翰今春
來南都明復去京輦未識心相通斫憶恨未展明道無
羈縛我有守官限南走三百里訪我殊不倦劇談露胸
臆胸臆無畔岸高文見事業事業盈編簡一一皇綸略
縱橫小管晏磊磊王相才上下包周漢二賢信命也實
爲有道見天使扶斯文淳風應可追我綴二賢末材鶩
魏款段

雲濠謹案徂徠集有與士建中秀才書又與士熙道書又代鄆州通判官李屯田薦士建中表時蓋

先生三十六歲

劉忠肅手記曰予初登第過濮州兵部郎中士公倅郡士公東州大儒也予見之甚從容士公曰汶上有何生事對曰無有士公曰不可君有兒女當思所以養之君今得科第官則有事事則有法官守豈可以常保一不以理去亦復狼狽矣又有大者常見仕者既老而眷眷於祿當去不去或當官見義不敢爲以避禍患自中人以下則然豈人情皆願悅詬恥哉多出於退無地也使回顧有所歸無妻孥寒餓之累其心當綽綽焉進退輕矣進退無所累則臨大利害必有可觀者如君固不可量然此不可不知予初得第方就仕思其言不入也其後閱世故見其言爲可信知前輩思慮深議論有根本也

補　主簿劉子望先生顏

劉子望文

夫子曰舜好問好察邇言謂近言而善者察而行之蓋得其情實適於理致不必奇遠然後聽從此古之帝王

求其論說之本意也　輔弼名對序

梓材謹案呂淨德誌劉樞密希道墓云考諱某博學知道爲世大儒有器業可大用不幸仕齟齬終青州觀察推官門人考其德義謚曰明道先生累贈銀青光祿大夫蔡文忠公齊其友也而號曰明道是宋有兩明道矣

助教麻先生仲英

麻仲英臨淄人工部侍郎夢希孫七歲能詩以親之祿不及養不復肯仕博學有行鄉里推服雖凶年盜不入家富韓二公守青州致書幣薦其行義召爲國子助教東方學者咸尊師之　姓譜

高氏門人

縣令劉先生潛

劉潛字仲方定陶人少卓逸有大志好爲古文以進士起家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石曼卿飲聞母暴疾亟歸母死先生一慟遂絕其妻復撫先生大號而死時人傷之曰子死於孝妻死於義宋史

中允石先生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幽州人其祖始舉族自契丹來卜居南京之宋城先生應進士累舉不中第賜三班奉職恥不

就張文節知白素奇之謂曰母老且擇祿耶先生不得已而就後以右班殿直換太常寺太祝累遷祕閣校理積官至中允卒年四十八歲先生賓元閒嘗上書言天下不誠戰鬬三十餘年請爲二邊備不報及後元昊反上思其言故命使河東凡得兵數十萬還賜五品服時邊將遂欲以鄉兵捍賊先生笑曰此得吾籍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亂而潰矣今雖未暇教襲其故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又常請募人說喻厮羅及回鶻舉兵攻元昊上亦嘉納之先生喜劇飲頗自放若世務不能攖者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曲當工於詩有集行於世隆平集

梓材謹案孔氏談苑載先生遇事作石中立字曼卿考孔氏之父名延之殆以家諱而改先生之名耶

墨濠謹案先生舊字安仁石徂徠集有讀石安仁學士詩

花此語形容得浩然之氣

郎中王先生達

王達字仲達濮陽人幼學於母史氏聰穎絕人長爲高侍御弁壻學於侍御天禧三年進士爲廣濟軍司理參事累官改湖北路轉運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先生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州稅閘其至移病不出先生要諭之曰前事君職也於人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官其子及知徐州時山東大饑先生所活數萬人收遺骸爲十二冢葬之亦數萬又知荼州遷尚書兵部郎中其爲人志意廣博尤篤於好善

附錄

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

明道曰石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

職奚聖人班班歟奔者不禁是天下無禮也復讐爲義是天下無君也無禮無君大亂之道率天下而爲亂者果周公之心乎倘於六國焚於秦出諸季世其存者寡矣聖人不作孰從取正哉

天不能以禍福告人以善惡告之而已善則以之不善則以亡使天下覩斯擇焉故曰告也

聖人藏用於言表而使後世達者自得之

毋苟安而學也志求諸道毋苟幸而名也志輔諸教毋苟祿而仕也志安諸民君子志斯三者則可立於身而

孝於親也

孝莫大乎格親之非罪莫大乎成親之惡

君子處則其心安出則其道尊無他不欺而已矣

而惠賜之又以語見存之意幸甚幸甚

程沙隨曰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於易文聖人之言固難知也謂不類非也

補丁經行先生昌期

梓材謹案陳止齋志潯司理墓云往時吾鄉尚名德賢門地士大夫不苟爲婚友永嘉如葦堂先生張子充氏經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安如唐陳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數

補助教楊大隱先生適

梓材謹案寶峯學案陳祕監文昭傳稱先生爲高士言其巢在南山歲久圮爲田祕監正其塋域植

附錄

陳古靈答先生啓曰夫天子在位不當有豪傑之士尚在山野心常戹焉如足下者固某所夙夜欲致誠盡禮惟恐求而不得者

王荊公答先生書曰某愚不量力而惟古人之學求友於天下久矣聞世之文章者輒求而不置蓋取友不敢須臾忽也其意豈止於文章也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是則固將取以爲友焉故閒足下之名亦欲得足下之文章以觀不圖不遺

而惠賜之又以語見存之意幸甚幸甚

程沙隨曰陸希聲深病爻辭之不類輒欲去取歐陽公童子問王景山儒志亦疑於易文聖人之言固難知也謂不類非也

補丁經行先生昌期

梓材謹案陳止齋志潯司理墓云往時吾鄉尚名德賢門地士大夫不苟爲婚友永嘉如葦堂先生張子充氏經行先生丁某父氏瑞安如唐陳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數

補助教楊大隱先生適

梓材謹案寶峯學案陳祕監文昭傳稱先生爲高士言其巢在南山歲久圮爲田祕監正其塋域植

附錄

史眞隱大隱楊先生贊曰道契皇王德參天地俯仰觀察出處一致三聘及時疾驅遠避齊魯大臣公無其二

楊慈湖縣學立大隱楊先生祠文曰欽惟杜先生祠文曰欽惟道心無古今無深淺堯舜此心禹湯文武此心周公孔子此心天下萬世同此心惟放逸失之祇敬不違先生有之故文正范公禮敬之今茲建祠先生清明何所不照知百世祀之

王厚齋曰明自唐爲州文風寥寥宋慶曆中始詔州縣立學山林特起之士卓然爲鄉師表或授業鄉校或講道閭塾本之以孝弟忠信維之以禮義廉恥守古訓而不鑿修天爵而無競養成英材純明篤厚父兄師友詔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梓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致琢磨百年文獻益盛以大五先生之功也

柳待制跋范文正與先生帖曰文正公之守越在落職守饒徙潤之後時楊公隱慈谿大隱山中閉公泊郡款門納謁是將進夫雍水之規而非欲要其區區解榻之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敎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

附錄

王荊公慈谿縣學記曰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爲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梓又得宜爲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於法限於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敎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

史眞隱慈谿杜先生贊曰猗歟高節抱道弗違下視流俗矧梯脂羣荆國之清卬其元徵九原可作非公誰歸

黃南山先賢慈谿杜先生贊曰先生有道不求人知耕漁養親德行可師鄞慈建學荊公起之二邑文風大盛於斯

補處士王鄞江先生致

梓材謹案鄞江墓誌云上聞其德行召拜校書郎命至則先生不起謝山以爲依託荊公之作惟荊公集弔先生詩作悼王處士云處士生涯水一瓢行年七十更蕭條故以處士標之

附錄

史眞隱甬水王先生贊曰生負大才棲於甬水雖有聲名且無生理陋巷簞瓢王公知已百世聞風莫不興起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荊公傷杜醇曰隱約不外求耕桑有妻子藜杖牧雞豚鳶筒釣魴鯉弔王致曰老妻稻下收遺粟稚子松間拾墮樵二人四明鄉先生也固窮守道如此今人知者鮮矣利欲滔滔靦恥寥寥孰能景慕前賢哉

黃南山先賢鄞江王先生贊曰天佑先生富道而貧妻收遺粟子拾墮薪遯世憂民介甫稱仁左楊右杜鼎峙吾鄉

謝山箋曰四明慶曆五先生荊公令鄞時皆所尊禮

其講學在濂洛未起之先亦泰山安定徂徠之流亞也

補正議樓西湖先生郁

西湖遺文

六經道大而難知惟春秋聖人之志在焉自孔子沒莫不有傳名於傳者五家用於世纔三而止爾其後傳出學散源迷而派分蓋公羊之學後有胡毋子都董仲舒治其說信勤矣嘗爲武帝擧對於篇又自著書以傳於後其徵言至要蓋深於春秋者也然聖人之旨在經經之失傳傳之失學故漢諸儒多病專門之見谷務高師之言至窮智畢學或不出聖人大中之道使周公孔子之志旣晦而隱焉董生之書視諸儒尤博極閎深者也古傳稱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今其書十卷又總名繁露其是非請俟賢者辨之董子春秋繁露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先生祖以選爲縣錄事有隱德及人父某尤積善以古學爲鄉人所尊

王荊公與先生書曰足下學行篤美信於士友窮居海

瀕自樂於曠空之內此某所仰止也

史眞隱西湖櫻先生贊曰翁臨西蜀一化南閭公以是教作成吾鄉遑今士子傳學彬彬收功貽厥世有顯人

戴剡源曰吾鄉奉化經學淵源可考者起樓先生文叔文叔與慈谿杜先生醇一時俱爲鄞令王荆公所尊禮文叔終慶曆中其門人弟子散布東南而私淑於奉化者趙敬授芘民舒文靖公元質荆公爲政以經義設科取士奉化士開封遠文叔之徒多不屑仕至渡江久之乃稍以經進而毛氏詩最盛

黃南山先賢正議樓先生贊曰仁乎正議簿韜曩空春風鄉校時雨名公晚遺祿養邇爾雲鴻本支百世子孫其逢

員外丁先生賛臣

丁賛臣宋元珍晉陵人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歷知剡縣端州又知諸暨縣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爲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先生居杭學爲教授以其素所學訓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乃自諸暨召居祕閣治平四年卒年五十有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歐陽文忠集

梓材謹案王臨川誌先生墓云有文集四十卷

附錄

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

爲峽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

楊王同調

馮先生制

馮制字公初慈溪人康定閒大饑民至相啖食家有穀數千斛悉貸之賴以全者百餘家舍東有古陂縣長牟經偉鄉先生王致楊適畊之民數奪其潴水先生諭民穿古渠引潮以溉無復奪水之擾二先生劃田爲壽先生曰吾哀二先生窮耳豈望報耶居常撫族子弟誨之使學務中規矩未幾先生子弟相繼第進士

成化四明志

古靈同調

補　光祿章袞民先生望之

章氏道文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爲變化者一氣也天地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壅而精神有遺百病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奉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豢人精神豁耳目廣聰明器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哉登州新建納川亭記

四明故書約園刊本

衡平而得輕重物得輕重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所由出也亭曰止亭

助教黃公開先生畸

梓材謹案黃氏日鈔以經明爲仁宗時蜀人似非建安人

聲隔于

生而不知學與不生同學而不知道與不學同知而不能行與不知同知而能行者尚矣封禪之禮無益於今皇天生財以畀吾民今焉其財以奉天是猶劃吾之肉以啗其口不亦痛乎

或曰學久而後明可乎曰學无久久則非學也是以聖人貴乎敏而立者也

顏子奚以貧曰不貧猗頓奚以富曰不富以其不貧故所以貧以其不富故所以富

學非師而功益勞友非人而過益滋是以古之君子從師而後言顧交而後行故其失鮮矣今則亡无責人以如已无譽己以如人則其進也弗可止矣以上生學篇

腐薪不可以撻兵瀆泥不可以膠物猶釋老不可以持天下也

四明故書約園刊本

進身貴乎適時遇物貴乎達誠在約不以爲驕吾聞於古而思於今以上進身篇

或問扶蘇立則如之何曰千里之旱一雨或能扶其將枯綿年之病丸藥或能救其少死然而秦之勢亦已去矣

君子在幽約而不困任寬綽而不充小之邇掃大之於天下無不任也

顏子能柔而能剛子路能剛而能屈何謂也曰仁而不

達衆也學而不倦勇也立而不倚剛也義而後伏屈也

孔子亡二賢教不效也

可以發身而未可以濟世可以濟世未可以經遠君子

如欲經遠在繹思而已矣以上揚名篇

百官謬濫非無賢也賞罰之筒差其的耳風化遺滯非

無時也命令之宣昧其人耳

使夫子之有餘蘊者蓋子淵之命也或曰奚爲餘蘊曰

性與天道而世不聞焉

聞人疑而改者上也聞人非而改者中也聞人怒而改

者下也以上虎豹篇

文中子之道不傳於世傳之者諸子訛言而已矣仁者篇

或問成人曰修爾三至曰惠不在大以赴人之急爲至言不在勝以破時之蔽爲至行不在亢以鎮時之俗爲至何謂五反曰時未至則反之於命衆未蓄則反之於德俗未附則反之於信名未充則反之於道功未著則反之於力交成篇

或問韓非莊生何如人也曰古之譁人也終日求遁德而智巧人焉終日求眞純而浮僞入焉戰克篇

附錄

年少時以有道稱於閭中泉南陳侯靖福唐陳侯絳在郡日以禮延請躬率諸生試聽講義

好讀書客遊京師數十年不歸家貧謁索以爲生衣不敝體得錢輒買書所費殆數百緡

石守道爲直講聞其名使諸生如古禮執羔雁東帛就里中聘之以補學職固辭不就故歐陽永叔哭徂徠先生詩云羔羊聘黃晞睎驚走鄰家是也並涑水紀聞

又著揚庭新論十篇其指陳當世之務有若言禮樂述

作之所由則太常卿論是也言郡國武備之廢置則九州刺史論是矣

廣陵王令上先生詩曰夫子儒門傑心誠行亦醇五金精粹美椒桂性芬辛一入隨邦計咸期利國賓生民待儒效天意屬人倫蜀犬爭驚日鄒人不識麟窮途千古淚白髮四方塵弊世誰思救仁賢自合振愛狙徒食費好鵠浪軒馴不結臨川網偷安措火薪忠言雖苦逆悟識貴因循漆軌書三上清時死九濱不思防蟻壞徒欲備龍鱗當道豺狼恆升堂大馬嘗旱餘雲不雨命窶器塡塵耳雷霆震客觀日月新羣編重斷絕文席互酬詢爲變全歸道陳糧絕更貧賤生無自幸俗鑿弗容親盆覆徒經日龜埋不復人短詩徒自訟已伏下斯民

雲濠謹案廣陵先有寄碧澗先生詩

薛忠獻祭先生文曰先生以學自富以道自貴身居草茅之如是乎

梅聖俞哀國子黃助教詩曰儒者務欲博誦說窮冬秋衣襦未及解含珠以見求閩稱黃夫子嘗恐學不流有精粹美椒桂性芬辛一入隨邦計咸期利國賓生民待儒效天意屬人倫蜀犬爭驚日鄒人不識麟窮途千古淚白髮四方塵弊世誰思救仁賢自合振愛狙徒食費好鵠浪軒馴不結臨川網偷安措火薪忠言雖苦逆悟識貴因循漆軌書三上清時死九濱不思防蟻壞徒欲備龍鱗當道豺狼恆升堂大馬嘗旱餘雲不雨命窶器塡塵耳雷霆震客觀日月新羣編重斷絕文席互酬詢爲變全歸道陳糧絕更貧賤生無自幸俗鑿弗容親盆覆徒經日龜埋不復人短詩徒自訟已伏下斯民

藏身獨抱遺經老來爲後進陳手提三聖出口壑九師埋塵耳雷霆震客觀日月新羣編重斷絕文席互酬詢爲變全歸道陳糧絕更貧賤生無自幸俗鑿弗容親盆覆徒經日龜埋不復人短詩徒自訟已伏下斯民

蘇魏公記鋒陽先生祠堂曰先生之學無所不通尤潛心春秋易也其說以左氏凡例爲得聖人之微鄭康成象數極天地之蘊學者校其攻擊終莫能窮與窾丞相武寧章公以鄉人召置門下權利所趨非所樂也時我先人方在臺省聞其風下榻以招之先生忻然相就既一授館凡歷期某日與之遊切劘論難愈久不窮後十餘年某復自朝廷先生猶居陋巷晏如也

程伊川曰某年二十時着春秋黃鋒陽問某如何看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刖傳之眞僞來名暴天下公卿大夫知先生之賢薦先生之晚老得一命遽然而亡嗚呼豈天之於人既使其學與道之不窮也則其身也固不可得其不窮耶不然何屯梗沮屈

黃東發曰聲隅子者黃晞效揚子法言而文則衍然其識有過於雄者然其言性謂形變則性性變則神神變則情則其謬戾又自昔言性者之所未有也惜其未與於濂洛之門

吳淵穎讀聲隅子曰瑣微論之妙欵慨之深五代干戈際千年鄒魯心

宋潛溪諸子辨曰聲隅子造文效揚雄王通二氏而造理不能違其謂張良得聖人之安蕭何得聖人之變劉向得聖人之力者似不可哉然自五季以來士習極陋

而文亦隨之入宋殆將百年而猶未大振聲隅獨知辭賦戾乎治具聲偶甚乎倡優確然立論以成一家言眞豪傑士哉

黃義成先生問

黃問字公裕莆田人通經有名創義齋以來多士立爲五規曰修身謹行立志抗節潛心經術留意世務限日收功既歿皇甫泌謚曰義成逸士

姓譜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原本作側今從朱子文集改正

字虔中建陽人性純一熙寧中舉邑之石壁山游定夫施鍊明葉祖洽皆從之游後爲將作監簿與族子汝舟

號二先生

姓譜

梓材謹案胡致堂誌江直教之墓云大父諱測以儒學爲鄉先生晚從侍恩授將作監主簿贈太中大夫朱文公誌江清卿之墓云曾大父諱測以學行教鄉黨云與斐然集合

邱富沙先生程

邱程字憲古建陽人號富沙嘗有詩曰易理分明在畫中又曰不知畫意空箋注何異丹青在畫中其學傳之

鄭東卿程沙隨說

章氏學侶

朝議狄先生遵禮 謝兄遵度

狄遵禮字子安湘潭人唐大臣梁公之苗裔避五代亂始去太原占籍湘潭兄遵度字元規名士也故先生學問淵源追前輩有所聞則行之少以父任試祕書省校書郎歷知安吉鄞縣至尚書駕部郎中改朝議大夫致仕卒年七十有六在鄞縣縣中號無訟乃築亭觀延閩監簿江先生汝舟合傳

江測雲濠案萬姓統譜原本作側今從朱子文集改正

字虔中建陽人性純一熙寧中舉邑之石壁山游定夫施鍊明葉祖洽皆從之游後爲將作監簿與族子汝舟

人嘗望之表民與講學上
予論哥則先生也黃豫章
梓材謹案宋史狄
於學每讀書意有所
也少舉進士一后於
縣主簿居數月棄去
發明元嗜杜甫
詩有集二十
卷
兒祿舊先生云
高宗宇子容建德人擢天
婦連知漳臺二州平生喜
富幾萬卷儲以自隨雖遠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十三 四明馬氏 約園刊本
置之能歸里中或勸其營
在此將安之乎所居唯故
遊曰其家之有無一切不
也已舊進治安策二十五
丹陽尊禮章望之江陰劉
解或表薦其履行學者以
蠹曰景祐中予初涉場屋
某曰此該洽士爾宜從之
云蘇魏公集

附錄

補

先生博極群書聲問四馳就學者日衆雖邊陲遠人皆
願受業諸侯交以書幣迎致有善其禮命者亦往往應
之
官之所至必爲之治學舍興絃誦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十四 四明馬氏 約園刊本
程明道誌其墓曰先生發強壯屬勇於有爲而平易仁
恕中懷洞然至輕財樂義安貧守約急人之急憂人之
憂謀其道不謀其利忠於君不顧其身古人所難能者
先生安而行之蓋出於自然非勉強所及
蜀學之先

補

中允宇文止止先生之邵

梓材謹案費袞氏族譜作之紹號止止先生母
范公鎮也賦詩敬之司馬光亦敬之程公珦後守
漢州其子顯願從之遊是
二程子固先生學侶也

附錄

司馬溫公寄題宇文中允所居詩曰孤宦行直道棲棲良可悲誰能拂衣去不待掛冠期經史乃吾友雲山爲己知世間苛紫黑付兩佳兒

程伊川爲太中論宇文中允興漢州學書曰編閭執事竭文高行爲時所推仕不合則奉身而退不爲榮利屈其志歸安田開道義爲鄉里重豈特今人之難能古人所難能也愚謂執事非甘於退處而樂於自善也蓋道既不偶去就之義不得不然在執事之心謂無一日忘天下不以行道適世爲意也謂閒賢人君子未得其位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遠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己及人之心則一也

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

量登治平四年進士第授什邡縣主簿改中書省著作佐郎監江鎮茶場以憂去服除轉運使苗時中奏以鶯句文字改永興軍通判朝奉郎請老而歸十年乃卒年六十先生爲焯道之鄉先生人所愛敬少時貧甚富家子弟留於州學召一儒生講春秋先生造講席而儒生揮之歸杜門讀春秋一月乃從儒生質疑儒生嘆不能答先生因爲諸生講之皆得聞所未聞其於文無所不工

魏鶴山序止止先生集曰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居則遠於中州也其仕則鄰於羌戎也

附錄

黃浩翁誌南園遁翁墓曰問復之之賢曰復之學問文章爲後進師表襲善貶惡人畏愛之激濁揚清常傾一坐鄉人之爲不善者必悔曰豈可使復之聞之

鄉舉陶南園先生及

學及字成叟戎州人事父母孝敬有古人所難遠於經術善以所長開導人子弟以爲師保能以財發其義四方遊士以爲依歸先生天資魁梧性重遲不兒戲長而刻意問學治春秋三傳於聖人之意有所發明不以世不尚而奪其業元祐初乃舉進士至禮部有司罷之而不憾也年四十逢紹南園曰吾期終於此遯於人而全於天不亦可乎則自號南園遯翁數年卒王復之哭之曰天奪我成叟吾其安與歸集

字文學侶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詳明道學案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詳伊川學案

口口口口

梁先生佐

梁佐雁水人三世無爵位而先生以詩文教授鄉里爲

一時學者所宗凡經講授文辭煜然陵魏科登瞻仕多爲世顯人太師清原郡王何執中則尤顯而名世者也

鴻慮居士集

主簿孫樂安先生時

孫時字季中晉陵人號樂安先生以文學行義爲一州之望里父兄遣子弟受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學自詩書易禮春秋三傳百家箋疏之書無不讀自幼遊老悲歡疾病寢食行役之閒晝求當去手而力深于詩莫窮通結反覆上下解名釋義論美刺非章通句達自名一家以故學者皆受詩政和三年試上舍賜出身授將仕郎應天府穀熟主簿郡徙廣濟軍定陶主簿權教授軍學代還改從政郎授宣教郎致仕卒于家

鴻慮居士集

陶氏家學

知州陶先生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岳子少孤慷慨有氣節儀幹偉然刻苦好學經傳無所不讀尤喜兵家書從諸生科舉不能投世俗所好去而安貧事母以經術教授鄉里若無意於世者屢薦中提點刑獄楊畋以禮奉將致先生幕

下以功補衡州司戶參軍歷官以康州團練使知邕州時城劉紀所棄廣源地爲順州擇守者皆憚行乃以屬先生城成而先生病一夕大星隕於庭先生曰吾死於職得其所矣無一語及其私卒年六十四先生資性莊重篤學能文尤長於詩有文集十八卷劉忠肅文集

梓材謹案黃豫章誌先生墓亦言其少時困窮無地自致迺聚晚學子弟講授六經以奉母夫人甘旨蓋元豐三年歸豫章撰志而未克葬至十年歸豫章撰志而忠肅復爲志耳

陶氏門人

李先生忠輔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李忠輔字道舉零陵人少時已卓然克篤術業於是濂陽陶岳方爲州大儒先生以其文辭上謁陶大稱賞以其子妻之皇祐元年秋州薦於春官不合遂南歸既老緣恩格釋褐調鐔津尉累遷賀州推官知陽朔縣事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二啓手足時神色和易戒諸子力學爲文章纖靡浮麗嫣然婦人小兒嘻笑之聲不與其功業稱甚矣淫辭之溺人也神宗聖訓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學虞信爲文衛瓘之先

朝奉譚先生章

鄧氏家學

主簿鄧先生珙

鄧玘咸從子爲豐城主簿嘗夜歸閨庫子曹從合家聚

附錄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鄭毅夫謂唐太宗功業雄卓然所守約而已文集二十卷號湘南集蓋輯編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御願申韶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必能有益治道神宗初拜翰林學士以不奉新法出知青州姓譜

諱章字煥之其先衡陽人四世祖徙家洞庭過長沙昭潭而愛之因家焉先生隱居昭潭六十餘年專以求志爲事修之身而家齊家齊而人化其德平居讀書大而六經小而諸子百家與夫天文地理星曆山經釋老氏之學無不周覽而求其義之所歸歷代治亂興廢之所由人材善惡忠邪之所判祖宗以來因革龍行之所紀恐貫穿商榷壓倒羣儒是方數百里間有識者敎之使學有材者養之使成不能仰事俯畜者振之使給所施之博至不可勝計以親老不可遠遊盡以所得之

學付其子弟子世勣爲尙書禮部侍郎數以書勉其忠義世勣當僞僞時力起之不從至幽憤而死朝廷嘉之贈延康殿學士訃聞歎曰吾子得死所矣不勝父子之情者一己之私也爲國盡節死者天下之分也吾安得捨此取彼哉乃喜溢欣然不復戚戚於懷後延康之歿十有八年年八十六無疾而卒以子恩累封至右朝奉大夫賜緋衣銀魚汪浮溪集

張氏家學

同勉張先生諷

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聲色雖子弟有過未始言子弟皆化其德有文集十卷其上論朝政疏啓及論西方用兵書牘慶曆先生後書又十卷藏于家雲巢編

沈括達察之曰公所蘊蓄于文章粲粲成篇當在朝廷爲國光輝乃獨惓惓公孰不容孰政信讒七年不遷出守二鎮民方安政乃易使權馳數千里誰適我願於彼劒川蜀羌已騷兵敗將死爲之憂煎奉詔于救六月感暑半塗而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乃在於天不得於此必得於彼何後何先

通判張先生誨

張誨字傳師梓材案劉公是集有張誨字解父尚書屯田員外郎案補遺卷六

先生年始數歲已能治其家號孝文謹厚不預人事以其餘力讀書夜不休不寐初補太廟齋郎調杭州新城主簿其父捐館哀毀骨立終喪試判入高等授寧海軍觀察推官奉母之官時伯兄隱道仲兄樞言以才德著名數往來錢塘兄弟雖睦人不能旨其優劣母卒泣血三年服除調成德軍節度推官累遷太子中舍擢通判邢州及還與隱直卒于蜀而其喪始歸兄弟友愛尤篤悲痛不已治丹行矣暴得疾卒于舟中年五十四皇

李氏家學

直定李先生端懿

儀同李先生端愿合傳

李端懿字元伯文和子性和厚喜問學頗通陰陽醫學星經地理之學七歲授加京副使侍眞宗東宮尤所親愛七遷涪州防禦使爲鄆牧副使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歷知澶州卒謚直定再贈兼侍中能自刻厲聞善士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與之遊甚得名譽弟

端愿字公謹授加京副使四遷爲恩州團練使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帝以疾拱默公謹求對進曰陛下當朗攬權綱以倚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神宗即位遣使就其家錄取異時章奏賜詔褒之以太子少保致仕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元祐六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常博家學

通議黃先生好謙附子宰

黃好謙宛邱人常博孝先子官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夫與二弟同登科通婚姻蘇公謂孝友曾閔者子宰

官承事郎崇寧星變應詔上封事極論左右蒙蔽宰相蔡京切齒劾以誣罔不道逮誣御史獄長流海島紹興初特贈直祕閣累贈右金紫光祿大夫周益公集

朝請黃先生子游別見范許諸儒學案補遺

趙氏門人

文正王先生旦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文安續傳

進士宋先生班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文懿家學

待制張先生友直

張友直字清卿晚更字益之文懿公之長子也少有學尚尤修志介以蔭補太廟齋郎充祕閣校理明道初特賜進士出身遷祕書郎累除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越州卒精小學有文集十卷胡文定集

文懿門人

文懿敏王先生素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士氏家學

孝子士先生衮

士氏家學

知孝其母跬步不去側年十五未嘗出門巷既長以孝聞兄早世無嗣先生謹事寡嫂尤愛其弟自以既孤惟一弟視之如傷寧身不擇利害惟弟之聽詔舉入行鄉老與鄉人以先生當舉草具其事先生亟止之初母病寒厥醫不能識先生痛恨遂學爲方頃之稍以其術視人鄉閭賴焉劉學易集

劉氏家學

補知州劉先生庠

附錄

呂淨德誌其墓曰公剛方直諒學造本統通古今治亂安危之變積深而蓄厚親逢晉朋被遇隆眷發爲愛君憂國之誠推爲澤民恤物之利賢者事業蓋無愧負惟履忤權貴不忍一俯己徇台悠悠四方遂至終老此可悲也太皇太后爲宗社萬世計保祐嗣皇裁決大政圖倚舊德共底治安而公不及見焉此重可悲也

士氏私淑

直講石徂徠先生介詳見泰山學案

仲方門人

侍郎張先生掞

張掞字文裕歷城人幼篤孝父病割股以療舉進士知益都縣當瞽賦租置里胥弗用而民皆以時入石徂徠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爲天下法丁內艱時隆寒徒跣舉柩叩首流血與兄揆梓材案歷城屬青州先生之兄揆蓋卽宋氏同調之侍讀揆也廬墓左累官戶部侍郎致仕熙寧七年卒年八十先生忠篤誠懇旣老益康寧少從劉潛學冠遊及其死率里人葬之置田贍其孥事兄如父理家必諮而行爲鄉黨矜式

宋史

王氏門人

孝子戴先生士先

戴士先永嘉人嘗事儒志以聞道其父卒乞銘於儒志曰居喪者人子之所自盡自盡則能當大事先生賜之銘則士先也庶幾爲人子無悔儒志以孝稱之

儒志編附錄

鄞江家學

補 銀青王桃源先生說

舒嬾堂誌其墓曰先生敦靜和易退然似不能語與人交雖久近莫得而親疏又未嘗言利於鄉里朋友窮閭陋屋妻子相對自眾人觀之若不可以一朝居也而先生敝袍糲食頹然卒歲不知富貴利達與夫阨窮貧賤之可以擇而處也嗚呼先生可謂賢者矣昔者顏氏子不遷怒不貳過夫子止以爲好學至於簞食瓢飲在陋巷不改其樂乃獨稱以爲賢然則賢者之所爲固不在此而在彼歟先生之窮甚矣人固莫不知而哀之然則能知先生之所以能窮者乎

宋史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史眞隱桃源王先生贊曰公修隱德約慶桃源文肩李杜行踵淵綿敎育千里執經滿門天之報施煌煌後昆宋潛溪題王氏桃源圖後曰古者賢子孫之於其先思其所嗜所樂及其居處令敬止桃源裔孫思之不可見而寓諸圖畫猶可也而奚以人之詠歌語言爲哉先生道德著當時名稱聞於後世固不待人之言縱言者足以不朽於先生亦無所益而況不若先生者乎

梓材謹案宋文憲公之傾心於先生也至矣先生後人之不忘先生亦深矣先生卒於元豐八年八月六日葬于年七十有六明年三月三日葬于鄞之桃源鄉清泉里元豐八年乙丑次年爲元祐元年

而與王分道光十九年已亥凡七百有餘年而其墓竟爲販商江氏所發并毀其誌與其夫人之誌殊可痛恨然自此而先生之爲道學雖婦人稚子亦知之矣

啓書院宸翰昭宣媲美四賢鄉祠赫赫麗流後昆君子之澤

補縣令王望春先生該

附錄

王弼公答其書曰某不思其力之不任也而惟孔子之學操行之不得取正於孔子爲前而已宦爲吏非志也竊自比古之爲貧者不知可不可耶今之吏不可以語古拘於法限於勢又不得久以不見信於民民源源然日入於惡借令孔子在與之百里尚恐不得行其志於民故凡某之施設亦苟然而已未嘗不自愧也足下乃從而譽之豈其聽之不詳也

又曰如見譽則過其實甚矣吾者欺足下也其尤顯白不可欺者縣之獄至或歷累月而無一日之空屬民治以苟自免以得罰以十數安在乎民之無訟而服役之不辭哉

史眞隱望春王先生贊曰使者入境金橘是求公責以義彼寘懷嘉晚使作邑投劾歸休鄧城彭澤千載同流

謝山句餘土音望春先生居詩屬曆兩純儒篤生佳子弟清風滿鷺湖百世生蹇企學道在愛人一宮非小試龍民吾所憐珍味吾所棄垂垂黃金橘不登奉進笥歸來老望春清風彩袖肆賦詩良自佳得紙苦不易蕭蕭柿林中足我徧題字斯人騎鶴去流風貽後嗣可憐提舉君身後無餘積太府亦自佳少年立名氏可惜爲婦翁廢湖分餘畴原注云按望春先生鄧江先生之姪桃源先生之子

生之弟也

補提舉王先生勳

附錄

知長興有治聲高宗以廣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修潔者爲之樞密沈與求參政陳與義俱以爲薦

補太府王先生正己

王正己舊名愼言以避孝宗嫌名改焉字伯仁父舊字正之提舉之子也與王信州游相與遁今考古務爲有用以任子主豐城簿歷除祕閣修撰江東提刑以末疾

求翁卒紹興三十二年有旨稱其不畏強禦節槩可稱蓋其資不凡而自力於學多識前言往行曉暢事理所守一定不可回奪云（樓攻媿集）

鄞江門人

補　運判周先生師厚（梓材謹案先生娶范文正公女生鄞江先生鍔故鄞江以忠宣爲舅氏延祐志云舊志言舅氏范額太史非是）

樓氏家學

助教樓先生昉（附子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二

樓昉字夢弼正議之季子也簡學晚不衰以特奏名補和州助教子昇字元應能世其家讀書敏而勤百氏之言無不該貫句讀音訓考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校讐學者取法焉小學尤精手以古字寫春秋左氏傳禮記莊子以課其子贈於榮利舉進士不遇遂不爲場屋文而學問益高性孝悌正議好蓄書手澤盈篋兵火倉猝元應尤以爲憂其妻張氏捐金募人負藏焉（樓攻媿集）

（梓材謹案攻媿于元應侍教累年故知字學見攻媿所作謝承議墓誌）

樓氏門人

補　朝奉袁公濟先生燮（梓材謹案眞西山狀袁絜齋行實言先生博極羣書袁氏世學源流於此又案樓攻媿跋先生與東坡同官事迹云正議教授四明一時名公皆在席下秋賦之年舒試於鄉袁試於開羅試於丹邱三人皆在魁選舒以舜琴歌南風袁以易更三聖賦名於時而袁之著述傳世者有韻類題選百卷後學賴之）

補　銀青周鄞江先生鍔

附錄

史眞隱湖西周先生贊曰宦遊寡偶不如投閑言之孔易行則維艱公平勇退雙鬢未斑槀月頹風誰復追攀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三

補　越公史八行先生詔

謝山句餘土音史越公奉母堂詩大田山下路蘭葉偏荫陂烈考原純孝孤兒敢不才白華眞有種苦塊豈卿哀一綫酌名德孤根振死灰薪傳由正議徽命謝天臺八行科何補終身慕未衰北堂遊樂青孤女廣裁培訟以觀型化風因錫類開招魂憐五世篇慶在中台他日崇家譜哀非雅素來

補　中丞舒懶堂圜

雲濠謹案慈谿縣志載懶堂云治平二年試禮部第一人調臨海尉民有使酒逐其後母者信道命執之不服即自起斷其首投劾去留詩云一鋒不斷奸兇首千古馬知將相才王介甫當國聞而異之御史中丞以論事坐廢崇寧初知南康軍辰溪蠻叛蔡京使知荊南以開邊功進龍圖待制卒贈直學士又云信道博聞強記以詞翰見稱尤長於聲律嘗知制誥直學士院措詞渾厚時以爲有兩漢遺風所著元豐聖訓三卷見宋史藝文志梓材謹案懶堂以慈谿人居鄞之月湖其從孫烈受業於沈簽判見劉李諸儒學案

史氏同調

文學崔八行先生貢

崔貢字廷碩仁和人端重有識內行淳備大觀中詔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行郡邑以貢應授密州文學卒鄉人尊曰八行先生

兩浙名賢錄

樓氏學侶

隱君王先生弈 附子建中

王奕字謀道奉化人質敏學博詞章卓有西漢風隱居自娛講論經史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守令知其賢率鄉之子弟受學爲卒後祠于學參政樓鑰狀其行中丞舒亶誌其墓梓材案舒中丞與樓參政不同時考攻媿集亦無先生行狀稱元祐鄉先生子建中字師正以八行純備舉於有司不就州縣造門強起之以疾辭奉化縣志

丁氏門人

尚書胡先生宗愈 詳見廬陵學案

知州吳先生天常

吳天常字希全洛陽人少貧不治生產以氣節自許力學間自少知名里中而舅建寧節王正倫器之以正倫死事恩爲郊社齋郎歷知辰州立學校勸以讀書人皆服從以病告卜居蘄州金沙溪上家藏書萬卷有詩集三卷奏議三卷紹聖四年卒年六十有一少嘗從丁寶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臣學貲臣異其才薦於歐陽文忠文忠稱焉柯山集

附傳

少卿江先生緯

江緯字彥文常山人元符三年以太學生上封事哲宗召對稱旨賜進士及第先生精於經學口授諸生能發前儒所未發之旨從子少齊少虞僕皆從授業若負笈而至者則汪藻程俱李處巽趙子崧等七人擢科顯仕時人指爲文中虎遂扁講學之所曰七賢堂紹興間任太常少卿以言事忤時乞身歸老卒兩浙名賢錄

黃氏門人

王廣陵先生令

王令字逢原揚州人落拓不檢未爲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比顏回也劉公是雜錄

梓材謹案臨川文集有與舅氏司錄議王逢原姻事書蓋別公之妻與先生之妻兄弟也先生年止二十八歲又案先生與人詩無稱先生者惟於聲隅兩稱先生其上聲隅詩首曰夫子儒門傑是先生常及黃氏之門矣又集中有留孫莘老教授書又有納拜書則先生於孫氏亦自居弟子之列以爲孫氏學侶可也

孟子講義自序

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之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而不存者固多矣有如仁有如性有如命皆一時之罕問問而習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爲孔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略矣世之傳論語者亦多矣少而讀之壯而不知其義老而忘之終不察其何用故世通以此書爲習而未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則其於五經之學可知矣今嘗自孔子之後考古之書合於論語者獨得孟子以其言信其人與孔子不異惜古人之學是書者稀矣自戰國荀卿劉漢揚雄隋末王通皆有書以配孟子稱於世而荀卿之非孟子與不知而不言於書王通蓋未嘗道也夫不知而非之與不知而不言其爲雖殊要皆不知孟子者也就三家之中獨揚雄以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其言雖不多見然亦足以發雄之知言也彼孟子之所爲直與聖人者並信夫二子亦何預之哉昔韓愈有言曰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雖

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雖愈斯言則然今其書具存而可考其他亦與孟子不合然則愈之視楊墨以排釋老此愈之得於孟子者也至於性命之際出處致身之大要則愈之與孟子異者固多矣故王通力學而不知道荀卿言道而不知要韓愈立言而不及德獨雄其庶乎令於孟氏尊顯學焉猶病其未能故於所疑皆闕之今其所言皆令所已信者然亦不敢自以謂必與孟氏合諸君盡去其不肖而加擇焉夫道豈難能哉顧其力行何如

耳苟聽之於耳以存於心用會於行事則古之好學皆
然也不然亦何爲出入於口耳之間徒以爲煩耶孔子
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學者可不
勉乎

廣陵文集

不爲常生特見挺出芝則神矣靈幹不阿眾葉類附不
孤有靈兮 藏芝賦

其立自樹而不倚其長絕眾而不離恬無盛衰以慰四
時竹賦

食人之粟飽復何爲當人之賜罪亦何辭有以我爲是
兮豈無以我爲非已兮已兮我何以勝人之言兮 辭粟操

樂吾行之舒舒忘茲世之汲汲睇萬里以自蕩豈寧俯
以效拾我思古人 答焦千之書

上而憶萬世下而憶萬世其源吾心是也推吾心以通
萬物之心一心也是則性者萬物之源乎 性說

人之不可不知命者知其命之自我者也命之自我者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富貴我命之也是命在我者也天
下無道以身殉道雖窮無死而不回亦我命之也是命
在我者也夫人生之有死人之終也死雖有長短一歸
於終爾故曰死生非爲命唯其死生之者爲命貴賤貧
富非爲命唯其貴賤貧富之者爲命若是則死生有義
我不敢苟死生亦義之云也我所以命之云也故事父
有道事父不敢不死事父之義云也我之事父之命云
也事君有道事君不可不死事君之義云也我之事君
之命云也如是則子得其子之命臣得其臣之命旁推
而遠及之無適而不得命君子謂之知命昔者孔子嘗
言命矣在囹之卦曰君子致命遂志夫囹爲賤用之也
有言而不信君子尙何命以動哉故君子致而遂志耳
使如人各有命則雖死何可致耶弱子瑕嘗謂牟路曰
孔子主我衛卿可得孔子曰有命然則命者謂我有義
命之也不可主佞人以求卿其傷顏子則曰不幸短命
伯牛則曰亡之命矣夫亦謂二子之死不能盡其
所以自命之耳孟子又云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桎梏
死者非正命也夫然之謂知命 正命說

非禮之聲非義之動皆是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之又未之見也以其非禮非義而止之又未之見也今有學

聖人之道而行聖人之義者皆曰迂以其迂而止者皆是也以其迂而止之者又皆是也是何勇於彼而怨乎適此也止之者爲愛人耶豈樂人之爲非禮義而懼人之爲聖人也耶迂說

夫人所以能自明而誠者己非生知則出於教導之明而修習之至也如其無師則天下之士雖有強力向進之人且何自明而誠也師說

急人之知柱己之爲急人之好柱己之道世不己好世不己知必爲不移守道不隨吁亦幾希敬

宋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未嘗從師爲辭章間雄偉老成

聖人滿執中謹厚人也一日先生過之執中以先生所爲爲非先生因自悔更閉門讀書久之所得益以閎深

既而徙高郵太守郡必延請主學

初宇鍾美建安黃幸以其遺道之深字之曰邁原

荊公誌其墓曰予始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泛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進而不至也於

是慨然歎以爲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

邵必奏狀曰揚州布衣王令文學德行俱出人右奉寡姊如嚴父教孤甥如愛子寒飢困窮不改其守求之士人未見其比

主簿陸先生憲元

陸憲元字道祖口口人其母吳氏賢而常親教之未數歲通羣書年十七至京師從黃聲隅治易春秋聲隅畏其才不敢以弟子處之其爲文落筆數千言辭理典奧難讀有自名一家之意後稍習爲聲律其辭務於精麗

約園刊本 宋元四明叢書

明白而歸之閒暇學者多宗之嘉祐二年賜進士爲陳州司戶參軍調祥符主簿卒年四十 陳古靈集

范先生遷

張先生舜 台傳

范遷張舜並聲隅門人 蘇魏公集

廣陵學侶

周先生伯玉

周伯玉字元龜高郵人至和二年高郵之學成後三月

而王逢原至請字而逢原爲之序 廣陵文集

杜先生漸

杜漸字子長山東人少嗜學性澄淡不苟語笑平居循循若不自足王逢原與之交且三年不甚見其喜怒一日探字於逢原作漸說以字之 廣陵文集

整隅私淑

提刑羅赤城先生適 詳見安定學案

義成家學

黃先生庭俞

黃先生庭俞 合傳

黃庭俞莆田人義成逸士子幼少強學游居寢食以書自隨著書二百卷刺六經失傳正史氏不當名論世合變其說汪洋使學者酌厭飫自趨其歸劉仲原父在揚州得所著書以爲似兩漢儒者已而試開封府進士居第一既點於禮部鄭獬滕甫王珪許安世交章論薦迺得召試舍人院除撫州司戶參軍國子監直講以憂去除權太常寺主簿兼禮院檢詳文字禮祠客膳四部主簿陳古靈薦之於朝曰君命雖蒙收用未當其能除眞州軍事推官知金堂縣事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勘卒年五十有五先生事親持喪與兄善俞居貧賤鄉州師用其禮而歸仁焉對諸生講勸未嘗視日蚤莫爲勉容 黃孫章外集

江氏家學

朝奉江先生立

江立太中大夫測之子 雲溪案先生嘗中進士第見裴然集江全叔墓誌 官左朝奉郎以吏治循良受知於司馬文正公宣教郎琦其子也 朱子文集

教授江先生琦 詳見武夷學案

江氏門人

文爾游光平先生酢 詳廬山學案

施先生昇明

施昇明

學士葉敦禮祖洽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紹聖中歷知洪州曾子宣布用事以吏部侍郎召改寶文閣待制知青州未赴子宣引爲吏部侍郎子宣罷出知定州且好大言於上徽宗怒

其躁妄降集賢修撰提舉沖祐觀自是不復用久之知
洪州改亳州加徽猷閣直學士政和末卒宋史

雲濠謹案敦禮爲陳古靈行狀自言舉進士於閩
封公爲考官及公移陳州嘗在幕府朝夕相與處
受公之教云云是葉氏嘗及
古靈之門惜其有玷師學也

邱氏門人

鄭合沙先生東卿

鄭東卿字少梅雲濠案一作少楳三山人自稱合沙漁父著周
易疑難圖解二十五卷以六十四卦爲圖外及六位皇
極先天卦氣等圖各附以論說末有繫辭解自言其學

百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出于富沙邱寔古以爲易理皆在于畫中於是日畫一
卦周而復始久而後有所入直齋書錄解題

易卦疑難圖自序

醫卜算曆之嘗黃老丹竈之說經傳子史凡與易相涉
者皆博觀之不泥於文字而一探其意旨以求於吾之
卦畫則始之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
心心外則無理理外則無心心理混融與象數體用冥
而爲一言乎天地之大蚊蝱之細皆不出於吾心之內
焉聖人豈欺我哉

附錄

陳宏緒曰周易圖三卷中一卷則宋儒鄭少梅之卦圖
也少梅名東卿此作少枚錄者之誤耳馬廷鸞極喜少
梅論易謂其無朱子發之瑣碎無戴師愈之矯僞讀之
時有會心少梅圖有五行卦氣之說此書亦有之或即
錄其原本而爲之附益耳

侯氏家學

侯先生世與

侯世與二程子之中表弟也嘗云某年十五六時明道

百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先生與某講孟子至勿正心勿忘勿助長處云二哥以
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
因舉禪語爲況云事則不無擬心則差某當時言下有
省程氏遺書

郭氏家學

助教郭先生友直

郭友直字伯龍蜀人善與人交又喜藏書書至萬餘卷
謄寫校對盡爲佳本先生無不讀人間之者先生無不
知所以人多與之遊景祐中被薦至尚書省不第遂歸

不復就舉於成都學舍聚生徒常數百人治平詔求遺書先生所上凡千餘卷盡祕府之未有者熙寧四年朝廷以先生最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所著毛詩統論二十卷歷代治亂樂書十三卷文丹淵集

北郭郭先生友聞

郭友聞希朴季子善經學鄉人號曰北郭先生氏族譜

梁氏門人

正獻何先生執中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熙寧進士歷官吏部尚書大觀

閒特進尚書左僕射會正官名改太宰進少傅秩加少師進榮國公宣和閒追封涪源郡王謚正獻御書碑亮元儒潛藩舊德太宰正獻何公墓括蒼彙紀

樂安門人

寶文李先生謨

李謨字茂嘉無錫人少孤事母孝貧無以爲養始感憤讀書日誦千言下筆語出驚人從樂安先生受詩與孫覿爲同舍生以崇寧五年解進士褐調通州司理參軍歷知慶元府改河北府建炎元年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官至大中大夫直寶文閣致仕鴻慶居士集

孫先生適

孫適口口人左從事郎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與李謨孫覿同時受業于樂安先生鴻慶居士集

尚書孫仲益覿

孫覿字仲益晉陵人大觀三年進士政和四年制科代高麗謝賜燕樂表牋冠人口官至戶部尚書年八十有九可謂耆寓而其平生出處不足道也著有鴻慶集四十二卷嘗提舉鴻慶宮故以名集直齋書錄解題

鄭氏門人

司農王鳳亭先生得臣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忠愍譚先生必

譚必字子思樂昌人六歲通經應童子舉日誦萬言稱旨特免文解厚賜銀帛以賁路費時江西鄭公獬未第開門授徒先生裹糧從之數年學業日進課肆勤苦因而聲明性嗜學士流遠近聞其名鼓篋紛至相與講論不輟久之目少愈年已四十再應鄉舉慶曆六年中賈黯榜進士調邕州推官交阯破邕城歿於王事明景泰

開邑人給事中白瑩請加表揚謚忠愍配享張文獻祠
仍廟祀邕州廣東通志

譚氏家學

知州譚先生申

譚申長沙人登政和五年進士張邦昌以爲屯田郎中
力拒之紹興四年知筠州事旱禱于郊頃之大雨歲饑
民不能輸先生請罷徵監司督益急坐降秩後致仕歸
民感其仁立祠祀之楚紀

梓材謹案汪浮溪爲朝奉墓誌云弟升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百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延康譚先生世勣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
行先生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而異變無不易之論也
詔其書不親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祕書省正字累進少
府監擢中書舍人爲當路所嫉以徽猷閣待制知婺州
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綱靖副執政
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誣迎欽聖
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
當以王安石配得旨施行進給事中兼侍讀改禮部侍
郎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皆稱疾臥不
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

宋史

雲濠謹案諸書皆以先生爲延康殿學士宋傳伯端明豈初贈延康後贈端明耶湖南通志云謚端潔未知何據

侍郎譚先生中立

譚中立長沙人世勣族人中童子科仕至吏部侍郎文
章治行爲世所推長沙縣志

譚先生知禮詳見武夷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百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別見五峯學案補遺

譚先生儀

司勳門人

沈先生遘

沈遘字睿達錢塘人諫議遘之弟也少雋拔不羣及長
泛覽經史尤好左邱明班固書下筆模擬輒近似之趣
操尚俯仕爲將作監主簿累監明州市舶司遷太常寺
奉禮郎市舶廢改監杭州軍資庫會秀州華亭闕令承
濟機擬是事尊官徙永州更赦徙池州卒年五十四其
除舟喪至都下爲王氏父子見器是時荆公當國更新

法度而先生議論復不合以是見疏諵等陵築室于齋
山之上名之曰雲巢居山未久人化其德蓄有雲巢編
二十卷雲巢編附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張司勳之壻其祭司勳文有昔在愚寧登公之門今二十年云云

畢氏續傳

郎中畢先生仲游詳見元祐黨案

祕書畢先生仲愈附詳元祐黨案

桃源門人

進士吳先生矜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爲桃源夫人李氏墓誌云嘗受學於先生是先生固桃源門人也

中丞舒懶堂亶詳上樓氏門人

汪氏家學

補直閣汪先生思溫

雲濠謹案先生字汝直登政和二年進士郡志載先生與弟思齊並命除吏部員外郎出守三衢時相秦桧嘗以故人屬薦舉先生拒之不受會營政府擠欲附異其制先生堅持不可檜怒罷去食祠祿凡十有八年終直顯謨閣

附錄

四明士俗事善而樂施一時寓公寄客困乏不能自存死而無以斂葬者公爲首倡士大夫應之翕然故四方遊士皆以爲歸

東部汪先生思齊

汪思齊汝直弟建炎初上錄潛藩之舊擢吏部郎汝直自營一室號友恭與先生相戒爲早退閒居對牀聽雨之約堂成而先生逝矣汝直因而不改云鴻慶居士集

梓材謹案先生官吏部與兄少卿思溫譽館於同邑姜氏見後姜敎授傳其以少卿爲觀文殿大學士先生爲端明殿大學士者非也

周氏家學

宋元學案補遺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監嶽周先生冲附子楫從子楩

周冲中大夫鍔之長子也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憂患之餘又更建炎兵燬慕叔父錄之節不復仕進優遊終身子楫字伯濟從子楩並從濟南劉壽夫游伯濟幼學凜如成人既冠一舉不售卽棄舉子業一意於學諸父既亡事伯濟如同氣榜所居曰怡怡堂以著友愛之篤云樓攻媿集

八行家學

史先生木

史木八行之子有學行建炎閒金兵猝至率姑姊母妻五族暨鄰保航海得完者踰二千人良叔殉忠其孫也

寧波府志

史先生漸

史先生涓

忠宣史滄洲先生彌堅　並詳慈湖學案

楊杜私淑

隱君劉無閒先生繼寬

劉繼寬字致明慈谿人隱居不仕建炎閒担明州五先生之典型以淑世其學本乎太極西銘嘗著紙錢說救觸網蝶辨發明原始反終之義崇正闢邪功與韓昌黎相上下學者稱爲無閒先生劉氏得世多聞人其源自

慈谿縣志

江少虞字虞仲常山人少卿緯之從子政和進士調天台學官歷建饒吉三州守治狀皆第一　姓譜

寶類苑四十卷

左朝請大夫權發遣吉州軍事江少虞撰謂此書蓋合宋人載錄傳記數十家薈萃成之宋人說部之宏備而有裨於史者

江先生少齊

江少齊

州倅江先生漢

江漢字朝宗常山人博學能文倅婺州時秦檜爲郡博士掌牋表先生每指摘竄定後至行在高宗欲用之適檜爲相以祠祿遣歸

衢州府志

司農江先生躋

江躋字元壽常山人舉進士爲殿中侍御史在朝論事以正心誠意爲本紹興初率全臺攻丞相朱勝非更五六疏忤旨一時俱罷後高宗思之賜手詔以司農卿召未及用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姓譜

少卿門人

學士汪浮溪先生藻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幼穎異入太學中進士第調婺州觀察推官改宣州教授稍遷江西提舉學士司幹當公事尋除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再遷著作佐郎時相王黼與之同舍素不咸出通判宣州提點江州太平觀投閑凡八年欽宗即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再遷太常少卿起居舍人高宗踐阼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先生多論奏宰相黃潛善惡遂假他事免爲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觀明年復召爲中書舍人遂直學士院累拜翰林學士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以郡人顏經投匪貶秩停官起知撫州御史張致遠又論之子祠六年修撰范沖言曰曆國之大典比詔汪藻纂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至宣和乙巳凡六百六十五卷壁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徙宣州言者論其嘗爲蔡京王黼之客奪其職居永州二十四年卒秦檜死復職二十八年詔贈端明殿學士先生通顯三十年無居廬以居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尤善讀春秋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所爲制詞人多傳誦宋史

浮溪文集

自王氏之學興學者偃然以經術自高曰吾知經矣天下之學復有過此者乎彼文章一技耳何爲者哉使此嘗有秋毫自得於聖人之門其誰不服膺斂衽奈何朝夕佔畢者類皆拾取前人唾咳唾之餘熟爛繁雜喋喋諄諄無一字可喜者亦何異斥八珍不御而以饘腐之粟強人曰此養生之本也其不爲人出而哇之也亦幸而已耳又數年以來伊川之學行謂讀書作文爲妨道皆絕而不爲今有人於此終日不食其腹枵然捫以示人曰吾將輕舉矣豈可信乎二先生者天下之宗師也其文章過人萬萬議之者非狂則愚然陵夷至此者其徒學之之過也 簽奧知錄書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言先生自號龍溪氏日鈔讀浮溪文謂其文明徹高爽歐蘇之外邈焉寡儔類難屈從之際戴陳指斥尤多痛快殆有烈大夫之氣至其行實詞則痛誣李綱草麻制則力褒秦檜平日議論則鄙經學而尊詞章詞章隨習滅沒人才一至此甚云云

梓材又案先生序張吳園春秋指南自稱門人是嘗問業張氏矣雲濠謹案宋徽通志以先生爲發源人寓居饒州著有浮溪集六十卷青唐錄三卷又宋鴻慶居士集先生墓誌知其文又有浮溪後集若干卷商夷謀夏錄三卷古今雅俗字四十四篇

左氏傳春秋屈氏作離騷始以文自成爲一家而稍與經分漢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相如枚乘王褒以文章著者也當是時已不能合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流連光景之文哉其去經也遠矣 鮑吏部集序

而爲一況陵夷至於後世流別而爲六七靡靡然入於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武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閒也彼亂臣賊子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聖人之言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思千里凡耳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咏歌者必寓之於理亂得失之跡而意有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理亂得失之跡而意有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追貫穿百家網羅舊聞推原天人道德之旨古今興壞之理參稽政事之臧否以折衷諸儒之同異成一家之言 孫鴻慶序其文曰公生平無所好至讀古聖賢書屬而爲詞章如陷土炭嘈昌歌而爲一病瘖瘂千古心摹手追貫穿百家網羅舊聞推原天人道德之旨古今興壞之理亂得失之跡而意有適者必寓之於此登高望遠屬思千里凡耳之所接雜然觸於中而發於咏歌者必寓之於此崎嶇兵亂潛深伏隩悲歌慷慨酣醉亡聊而不平有動於心者亦必寓之於此技與道俱習與空會文從字順體質渾然不見刻畫如千石之鐘萬石之簴叩之輒應愈叩而愈無窮何其盛也

待制程北山先生俱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尚書左丞鄧潤甫恩補蘇州吳江主簿監舒州太湖茶場坐上書論事罷歸起知泗州臨淮縣累遷將作監丞近臣以譔述薦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

書兵家族譜方言地志星經曆法佛老之眾說與夫萬里海外蠻夷異域荒怪之序錄靡不記覽其爲辭章明於道德達於世務指事析理引物託諭馳騁古今貫穿經傳該備眾體蓋數十萬言自成一家

附錄

博學強記自六經百家太史氏之籍先儒箋疏傳註之

俟報而歸建炎中爲太常少卿知秀州金兵南渡據淮安諭降先生率官屬兼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之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祕書省召爲少監奏修日曆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先生據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言者論其前棄秀州城罷爲提舉太平觀久之除徽猷閣待制晚病風痺秦檜薦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實錄院修撰使免朝參先生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其在掖垣命令下有不安於心者必反覆言之不少畏避其爲文典雅閎奥爲世所稱宋史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以先生爲信安人蓋衢州唐爲信安郡也所著有北山小集四十卷

漢儒授經圖自序

古者尊師而重道自天子達於庶人故孔安國授經昭后死爲之服桓榮傳明帝於東宮及即尊位幸其第至里門下車擁經而前蓋其嚴如此漢興諸儒以經誼專門教授故學者必有所受源流派別皆可推考歷東漢之盛亦云盛矣予臥病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者竊有感焉且以一經章句授諸生如王通行道於河汾之閒韓愈抗顏於元和之際故從之學者其於行己成務作爲文章皆足以名世而垂後如魏徵王珪李翺皇甫湜之徒是也陋哉夏侯勝之言也曰士病經術不明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夫所貴於學者豈專爲是哉而勝以利誘諸生何也西漢之俗固已尚通達而急進取矣又使士專爲利而學學而仕仕而顯則不過容悅患失而已如張禹以經爲帝師位丞相而被佞臣之目後世議者謂西漢之亡以張禹谷永因災異之對枉公議以阿王氏二人者皆成帝所取決關漢存亡之機者也然則懷姦徇利豈其志本在青紫故耶後世君子志於青紫者眾求師務學者篤學者亦無師承此予所以常恨生之晚也方祖宗隆盛之時如孫明復胡翼之以經術楊文公歐陽文忠以學問文章爲一時宗師學者有所折衷而問業焉王荊公出以經義授東南學者及得君行政於天下靡然宗之元祐閒蘇子瞻以文章主英俊之盟亦云盛矣予臥病里中讀西漢儒林傳觀其師弟子授受之嚴所謂源流派別皆可推考者竊有感焉且浮屠氏自釋迦文佛傳心法與夫講解之宗至於今將

二千年而源派譜牒如數一二下至醫巫卜祝百工之技莫不有所師如吾儒師承之道乃今哉爲所謂學官師弟子如適相遇於塗耳盖可歎也則其事業之不竟語言之不工名節之不立無足怪者因以漢儒授經爲圖以想見漢興之風範云

李先生處業

李處業

知州趙先生子盡

趙子盡字叔問少警敏強記工書翰宣和初充詳定九

域圖志編修官建炎四年遷尚書左司員外郎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爲十七卷復眷分祀高禖禮除權禮部侍郎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累求補外知秀州姓譜

梓材謹案兩浙名賢錄宋賢獻先生云太祖六世孫燕王後也大觀元年宗子進士第一南渡來居信安山中又言其守秀潤已而奉祠家居寨司馬德操之爲人作崇蘭園於城南與程俱諸人唱酬其閒俱稱其剛而不亢通而不流文敏以粹茶籀卓犖皆力追古人所著有崇蘭集云

浮溪講友

知州江先生惇提

江惇提字安中蘭溪人少沈厚秀整閉門讀書不關世事游太學以俊偉稱大觀三年擢進士第調湖州司法參軍累除知處州遷朝奉郎未行卒年六十汪學士藻誌其墓曰崇寧初余入太學爲諸生始識安中望其容粹然而溫聽其言款然而誠與之談經超然得其指歸及其議論反覆確然莫可回奪也余於是定交焉自此閒數年必一相從見於發源於會稽而發源爲最久云

附錄

葉石林哭趙叔問詩曰劉氏磐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

知軍胡先生伸

胡伸字彥時婺源人入太學與汪藻齊名登第試學官教授潁川崇寧中爲太學正累遷國子司業後知無爲軍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有尚書解義經義考云佚

北山講友

州倅賀慶湖先生鑄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長七尺面鐵色眉目聳拔喜談當

世事可否不少假借博學強記工語言初娶宗女隸籍右選監太原工作歷倅太平州食宮祠祿退居吳下務以道士者有術優遊崇養成其自得之實而不使其少累於外物故士多見夫道之大全而進止行遁無所於

遯云廣陵文集附錄

合沙門人

劉發廣陵門人爲廣陵先生傳有曰方先生之盛時所

劉先生發

廣陵門人

邵蒙谷先生整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潘先生冠英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馮厚齋云鄭少梅著周易疑難圖解其學傳之潘冠英

通直林先生周卿

自號慶湖遺老有慶湖遺老二十卷宋史

附錄

初仕監太原工作有貴人子適同事驕倨不相下方回微廉得其盜工作物若干一日屏侍吏閉之密室以杖數曰來若某時盜某物爲某州某時盜某物入於家然乎貴人子惶駭謝有之方回曰能從吾治免白發即起自租其膺杖數十下貴人子即頭祈哀即大笑釋去

林周卿字少望福州人少從合沙先生鄭少梅學通易大旨所交遊皆名勝安貧守義擇師教子而外無他念年八十六而卒以子封通直郎黃勉齋集

梁氏家學

參軍梁先生固 見下何氏門人

梁先生汝嘉

梁汝嘉字仲謀政和中奏補登仕郎建炎初知武進縣時金人大沛高宗南渡至常州守倅俱遁獨先生浚築防守就除通判提舉浙西常平會駐蹕臨安由轉運判

官知臨安府遷戶部侍郎移蹕建康除隨軍轉運使屬鄧以行歷守平江明溫台婺宣鼎諸郡皆有政聲進權戶部尚書終寶文閣學士右通議大夫致仕追贈少師

鄧繹雲郡公家居鄉郡學捐地基以創齋廬初在戶部時朝議以國用不足欲拘刷郡縣養士餘糧以助軍需先生奏言學校者風化之源不可一日廢也昔漢光武中興投戈講藝今國家軍旅艱難留神學校甚盛德也然學校之設必有以爲養士之資欲乞申敕有司凡贍學錢糧不得輒更拘刷上可其奏 括蒼彙紀

何氏門人

參軍梁先生固

梁固字達夫麗水人佐之子少時已能傳其父學東書游四方聞一善士徒步千里從之嘗一試禮部不合既而悔曰吾豈不得已于此而令達官貴人弄翰墨以窮其所不知耶遂不復有進取意太師何執中有女穎悟過人讀書通訓詁知大義字畫有楷法太師愛賢之爲擇所從曰里中之賢無踰達夫者遂歸之太師執政奏登仕郎授吏部架閣官俄改惠民局久之去爲汝州司

法參軍陞從事郎卒年四十九何氏葬居士十年安貧守義日夜課諸子以學長子汝嘉鴻慶居士集

鴻慶門人

鄒先生宗譽

鄒宗譽字次魏臨川人侍御餘之孫始從孫仲益游自六經百代諸子之書與太史公所記無不讀文辭古雅渾厚嘗隨計一試禮部卒齟齬而不合云鴻慶居士集

司法劉先生鎮父珪

劉鎮永嘉人父珪字伯玉讀書不求甚解而強記過人

賦士農工商四詩以衛名教而著父子兄弟夫婦君臣之所當爲者一日朝廷下詔令飭州縣毀淫祠則請詔欣諷累數月不去口晚多作詩不爲空言先生中進士第官右迪功郎洪州司法參軍嘗從孫仲益游廬陵居士集

攸直門人

文節魏碧溪先生杞 詳見龜山學案

教授姜先生潚

姜潚字口口自開封徙鄞初姜氏之富甲於京師而嘗延名師以立家塾先生兄贈宣奉大夫浩記覽多聞教

子弟尤力先生始登科於紹興十二年終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汪少卿思溫吏部思誠齊兄弟嘗館於其家及寓浙來鄞以少卿爲歸先生消魏文節杞與少卿二子同在家塾少卿訓飭如一云 攻媿集

袁氏家學

朝奉袁先生坰

袁坰 雲濛案原本作梱茲從絜齋集改正字卿遠鄞人光祿之孫而絜齋先生之祖也贈朝奉郎與子通議大夫文皆以篤厚醇

梓材謹案絜齋爲先祖墓表言先生每事創綏獨於教子甚急隆於師範禮敬甚備日餘之珍膳而問其顏色欣戚則以自愧或有不怡必研究所以然者其受室也聘幣酒肴之屬一取辦焉師威其誠爲之盡力云

通議袁逸叟先生文

袁文字質甫光祿曾孫朝議灼之孫也少小聰警父承事坰爲擇賢師既冠單思經學尤深於書政質非一師梓材謹案先生與通守同師金彥博李大辯莫冠卿又受教於吳化鵬久久通貫得古聖賢意甫踰壯歲厭舉子業而讀書益勤一書精熟始更他書凡閒未嘗有一書得前輩讀書法者有名賢碎事餘三十卷又嘗獲開閉評於方言聲韻字書之學尤精榜所居小齋曰臥雪自號逸叟子五人絜齋燮其次子也

袁章字叔平正獻公燮之叔父也與兄文師事鄉先生金彥博既冠並學於李大辯莫冠卿梓材謹案莫先生紹興十五年進士官教授自秦丞相柄朝諱言程氏學士以雕琢靡麗相高先生介於其閒人所不嗜日嘖嘖之時見稱爲模學登乾

道五年進士仕至常德通守嘗以德行經學師表後進里中俊秀多從之遊正獻幼亦受學焉其教授和州淮俗安於故習知學者鮮庠序雖設視爲遊戲之地羣焉而食既食而出以爲常先生曰士豈有不可教者每旦入招諸生勉以進修毋自棄暴訓之以禮義之大經聖賢之旨趣陶染灌熏善端既開又束以規矩出入必時課試如式所以防其放逸者具有目條有來見者不以早暮寒暑從容延接隨叩而鳴如一家中父子兄弟款密無閒時以爲眞能任職云自少至老未嘗廢書書字之册謂之書過閒人一善亦手識之謂之日志袁濟集

必楷筆古人格言日日對之以自警勵小有差失必載

附傳

李先生大辯

梓材謹案先生字若訥豐取老子大辯若訥之義也爲吾郡鄉先生樓攻媿兄弟載主簿日宣皆其弟子見攻媿集及袁絜齋集絜齋從父章與絜齋父文亦並學於先生

劉氏家學

劉頤庵先生應時

劉應時字貢佐號頤庵無錫先生次子也性敏嗜讀書工詩長於選體而視富貴爲身外之物高尚不求仕進陸放翁稱其詩多獨得之妙楊誠齋謂有三百遺旨（慈谿縣志）

宣幹劉先生叔向

劉叔向字□□號滋蘭頤庵應時之子也習二戴禮登慶元己未乙科與計偕者接踵由是戴禮遂爲劉氏家學程士龍云先生官至宣幹

朝請劉先生厚南 詳見慈湖學案

浮溪門人

樓氏續傳

縣尉樓先生鑰

知州樓先生錫並見李氏門人

李氏門人

通議袁逸叟先生文

通守袁先生韋並見袁氏家學

縣尉樓先生鍚

知州樓先生錫合傳

樓鍚樓鍚皆鄞人攻媿先生之兄也攻媿少時與二兄同學於鄉先生李若訥鍚字昭聲自力於學官績溪縣尉鍚字予善一字申伯累官知嚴州爲政平靜人謂良二千石攻媿集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宣獻樓攻媿先生鑰詳見邱劉諸儒學案

鮑先生德光

鮑先生俊德合傳

鮑德光奉化人與弟俊德受業於李先生若訥之門俊德字曰新一字明叔少篤學幾忘寒飢與樓攻媿友善攻媿集

袁覺鄞人逸叟文之長子絜齋之兄也鄉貢進士篤學守正後學多從之遊絜齋集

雲濠謹案先生著袁氏家塾讀書記二十三卷大略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或述己意於後陳直齋云尚直瀟又言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當是絜齋之族蓋未悉其系而云然也

梓材謹案袁溉容述祖德詩云於赫少師受學族祖習釋典謨正獻同字自註云諱覺有書解行於世正獻亦師之所云

少師即越公韶也

舍人楊先生邦弼詳見震澤學案

楊先生與立

楊先生驤

楊先生道夫並詳滄洲諸儒學案

監鎮楊先生謙之別見存齋晦靜息庵學案補遺

通守家學

主簿袁先生方附子治

袁方字誠之常德通守韋之從弟也師事鄉先生鄭屯田鍔沈簽判銖又從通守講學服膺經訓尤精於詩以特科補雍州文學調丹陽主簿以祠請監潭州南嶽廟諸子皆篤志而仲子治擢儒科爲文林郎絜齋集

鄉貢袁先生覺

學錄袁先生溥

袁溥字巨濟正獻之再從兄也從叔父常德通守遊與正獻共學於鄉校正獻一日起差晏先生呵之曰何苦是昏怠耶服膺聖哲之言潛心禮義之學久而益明乃作易說詩指意論語箚窺孟子記郡博士知其賢延爲學錄以爲倡率諸人皆起敬焉絜齋學集

正獻袁絜齋先生燮 詳絜齋學案補遺

縣丞袁先生橒 附見獄麓諸儒學案補遺

通守門人

主簿戴先生日宣 附師胡仲皐

戴日宣字德甫鄞人自少嗜學求嘗一日廢書師事鄉先生李若訥胡仲皐復請益於袁通守章以觀過名其齋有意於吏已之學累舉特恩授迪功郎台州仙居縣主簿絜齋集

胡先生處約

胡處約字詳之奉化人袁通守章授徒於豐山先生寘從之學通守不妄許可而稱先生爲佳士絜齋集鄉貢門人

太師袁彥淳詔 詳見絜齋學案

王氏續傳

鄉舉王先生淵

王淵字如淵永嘉人景山九世孫通詩書三經洪武三年舉進士以疾告歸先生性急直毅然以作興後學爲已任貧而來學者輒以衣糧資給之所著有詩書題斷蓮塘稿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後學鄞 王梓材
慈溪馮雲濠同輯

涑水學案補遺上

涑水先緒

待制司馬先生池

司馬池字和中自言晉安平獻王孚後征東大將軍陽葬安邑瀾泂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爲縣人先生少喪父家資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中第授永寧主簿歷知鳳翔府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

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累更戶部度支鹽鐵副使歲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擢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徙同州又徙杭州先生性質易不飾廚傳劇非所長以是降知虢州徙知晉州卒溫公光其次子也朱史

附錄

常袞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脉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爲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遂號慟而歸

盛度謫守光州先生爲光山令大內火詔諸州市竹木州期以三日畢輸先生以土不產轉市鄰郡非三日可得度怒甚既而光山爲諸邑先先生於民有信而民不俟于懲督也以上隆平集

溫公曰先儒多怪左邱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爲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爲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爲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稿因爲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邱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

厚遒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邱明作此重複之書何爲耶

溫公訓儉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過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棗柿之類殽止于脯醢菜羹器用蓛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七大夫家酒非內法果殽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客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

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頹弊如此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太中司馬先生旦

司馬旦字伯康待制長子溫公之兄也清直敏強雖小事必審思度不中不釋以父任爲祕書省校書郎歷知梁山軍安州先生治郡有大體所施設取于適理便事再監鳳翔太平宮以熙寧八年致仕歷官十七遷至太中大夫元祐二年卒年八十二先生澹薄無欲奉養苟完人不見其貴與溫公尤友愛終始人無閒言溫公居

洛先生居夏縣皆有園沼勝概溫公歲一往省先生先生亦閒至洛視溫公凡溫公平時所與論天下事先生有助焉及溫公被門下侍郎召固辭不拜先生引大義語之曰生平誦堯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時可而違非進退之正也溫公幡然就位方是時天下懼溫公之終不出及聞此皆欣然稱之曰長者之言也先生與人交以信義喜周其急生于丙午與文潞公程公珦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云宋史

附錄

溫公葬論曰葬者藏也孝子不忍其親之暴露故斂而藏之斯送不必厚厚者有損無益古人論之詳矣今人葬不厚于古而拘于陰陽禁忌則甚焉古者雖卜宅卜日蓋先謀人事之便然後質諸蓍龜庶無後艱耳無常地無常日也今之葬書乃相山川岡欹之形勢考歲時月日之支干以爲子孫貴賤貧富壽夭賢愚皆繫焉非此地非此日不可葬也舉世惑而信之于是葬親者往往久而不葬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倚廬哀親之未有所歸也既葬然後漸有變除今之人背禮違法未葬而

除喪從官四方貪稻衣錦飲酒作樂其心安乎人之貴賤貧富壽夭繫于天賢愚繫于人固無關預于葬就使皆如葬師之言爲人子者方當哀窮之際何忍不顧其親之暴露乃欲自營福利耶昔者吾諸祖之葬也家甚貧不能具棺槨自太尉而下始有棺槨將葬太尉公族人皆曰葬者家之大事柰何不詢陰陽此必不可吾兄伯康無如之何乃曰詢于陰陽則可矣安得負葬師而詢之族人曰近村有張生者負師也數縣皆用之兄乃召張生許以錢二萬張生野夫也世爲葬師爲野人葬

所得不過千錢聞之大喜兄曰汝能用吾言吾俾汝葬不用吾言將求他師張生曰唯命是聽于是兄自以己意處歲月時日及壙之淺深廣狹道路所從出皆取便於事者使張生以葬書緣飾之曰大吉以示族人皆悅無違異者今吾兄年七十九以列卿致仕吾年六十六忝備侍從宗族之從仕者二十有三人視他人之謹用葬書未必勝吾家也前年吾妻死棺成而斂裝辦而行壙成而葬未嘗以一言詢陰陽家迄今亦無他故吾嘗疾陰陽家立邪說以惑眾爲世患於喪家尤甚頃爲諫官嘗奏乞禁天下葬書當時執政莫以爲意今著茲論庶俾後之子孫葬必以時欲知葬書之不足信視吾家欲知葬具之不必厚視吾祖

傅氏先緒

監稅傅先生珏 曾祖思進祖凝父世隆

傅珏字寶臣其先大名內黃人世爲富家曾祖思進始詣書爲儒祖凝贈虞部員外郎父世隆以春秋三傳登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邛州事始家于鄞先生少通尚書用蔭補三班借職至右班殿直歷監澶州濟州博州酒稅爲人慷慨方嚴家之子弟雖甚愛之不命坐不敢坐王沂公爲諸生家居未與人接先生即以公輔器之

縣令傅先生立

傅立字伯禮須城人右班殿直珏之子慶曆二年以五舉進士得同三禮出身主管城簿歷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昭德縣事卒先生以文行有聲於鄉起佐管城所爲問義理如何不肯有所顧計剛毅有守其仁心尤至曾祖祖父三世皆以經學舉至先生始爲進士而其子亦皆爲進士堯俞尤以才德爲世名人王臨川集

古靈同調

補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雲濠謹案先生咸淳三年從祀孔廟元皇慶三年復祀

溫公迂書

譬之種木收愈遠利愈大使狹道以求容利止其身豈能及後世哉自序略

慈溪黃氏曰愚恐更當參以不記功之說天地不易日月無變道何爲獨變哉厭常而喜新求愈

勤而愈遠爾譬之鐘鼓不叩自鳴孰不謂怪

天雨道滯蹊狹而高車不量力久妨眾進能無覆乎 飯車

童子至驩爭橫芥而相傷天下之利大於橫芥者多矣

恃其驩而不知戒能無傷乎 拾遺

受恩而不負者爲子必孝爲臣必忠負恩

果餌刻鏤足以自食官失

溫公語要

禮紀綱是也夫辨貴賤序親疏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燊然有倫

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眾人射之其中者多也

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爲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也

梓材謹案此條晁景迂中庸傳引之以解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也

古者兵出民間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治家故處則富足出則精銳今既賦斂農之粟帛以贍正軍又籍農民之身以爲兵是一家併任二家之事也如此民之財力豈得不屈豈非名與古同而實異乎

梓材謹案以上諸條劉氏刪本移引之

此禮之大經也

某自幼誦諸經直取其見前可用者而從之前賢高奇之論皆如面牆

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

上行下效謂之風薰蒸漸漬謂之化淪胥裘靡謂之流眾心安定謂之俗及風化已失流俗已成則雖有辨智弗能諭也強毅不能制也重賞不能勸也嚴刑不能止也自非聖人得位而臨之積百年之功莫之能變也

梓材謹案此條晁景迂倣清引之

隻字必惜眞之本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

梓材謹案此條劉蕺山人譜引之

溫公薦賢劄子

井州孟縣主簿鄭揚庭自少及長研精易道讀諸書所得成易測六卷不泥陰陽不涉怪妄專用人事指明六爻求之等倫誠難多得嘉祐六年薦 盩厔加惟異

梓材謹案鄭氏名夬揚庭其字始以其字行耶

井州鄉貢進士劉廙撰成邊議十卷援據古今指陳得

失用意甚勤論理頗多嘉祐六年薦乞略加甄奬

大理評事趙彥若孝友溫良謹潔正直博聞強記難進易退

國子監直講李覯好學有文脩身慎行

祕閣校理孟恂清純愷悌始終如一以上三人皇祐八年官提舉皇子伴讀

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舉言職不畏強禦再經謫降執節不回

侍御史呂景初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恥臨義不疑

以上二人熙寧元年舉諫官

龍圖閣直學士陳薦事陛下于藩邸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

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贍曉達事務勁直敢言

職方員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

集賢校理趙彥若師民之子強學懿行不減于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以上四人熙寧二年皆舉諫官

脩己恬于進取以上三人元祐元年舉充館閣

鄆州處士王大臨通經術善講說安仁樂義譽高鄉曲貧不易志老不變節元祐元年薦望召致京師置之學官

梓材謹案以上先生所薦者十五人重舉者一人

治平三年命撰通志先生舉翁源縣令劉恕將作監主簿趙君錫皆有史學特差同脩元豐八年與呂正獻公同舉伊川程子言其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望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又劉摯公忠剛正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傅堯俞清高安恬范純仁臨事明敏唐淑問行己有恥范祖禹溫良端厚六人使處臺諫或侍講禁必有裨益以上薦者八人與前後者二人又屬薦龐元英見朱子題跋

溫公禮說

禮之爲用大矣用之于身則動靜有法而百行備焉用之于家則內外有別而九族睦焉用之于鄉則長幼有倫而俗化美焉用之于國則君臣有教而政治成焉用之于天下則諸侯順服而紀綱正焉豈直九席之上戶庭之閒得之而不亂哉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誼後世帝王不能篤于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讜正至于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盛舉而裴秀傅玄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將順其美惜哉

溫公書儀

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于人其禮可不重與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飲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遨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賢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駑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古禮雖稍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遵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冠儀

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日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若能無媿乎婚儀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于家長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

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于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于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于他所又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于左女坐于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閒無事則侍于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于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于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于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于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予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女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于父兄宗族

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于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過尊長于塗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

凡受女婿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于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溫謹者子

能食飼之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則嚴訶禁之

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事及庭鈴下蒼頭洒掃中庭女僕洒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

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宴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博觀羣書

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妄亂其志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洒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洒掃中庭女僕洒掃堂室設倚卓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奮少過者責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閒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以上居家雜儀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中升數久矣裘莒劉時有織此布以供喪用者布之不論升數升數又異蓋當

岳書儀五服皆用布衣裳上下異制度略相同然則唐
五代之際士大夫之喪服猶如古禮也近世俗多忌諱
自子爲父母婦爲舅姑妻爲夫妾爲君之外莫肯服布
有服之者必爲尊長所不容衆人所譏諸此無如何也
今且于父母舅姑夫君之服麤存古制度庶幾有好禮
者猶能行之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父
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
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中月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
食肉飲酒者漢昌邑王弁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
光數其罪廢之晉阮籍貴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
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于帝曰公
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于公座宜
擯四夷無令污染華夏宋廬陵王義眞居武帝愛使左
右買魚肉珍羞于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
膳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
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

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
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酢置竹筒中
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
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
食蒸肫何代無賢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
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飲
酒食肉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
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
斂親朋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
則以樂導輀車而號哭隨之亦有乘喪飲酒以娛尸及殯葬
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凡居父母之喪者大
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
復初必當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
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
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絰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
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以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于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愼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

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

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以上喪儀)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洋洋而廓然又顧丁屠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居喪雜儀)

樟材議案四庫全書著錄朱生書儀

凡表奏公文私書家書書式一卷(婚儀)

二卷喪儀六卷朱子語錄載胡叔器問四先生禮(冠儀一卷)

朱子謂二程與橫渠多古禮溫公則大抵本俗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分好又與察元定書曰祭儀只是子溫公書儀內少增損之云云則朱子固甚重此書後朱子所修祭儀爲人竊去其稿不傳則此書爲

溫公家範

詩稱文王之德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聖人正家以正天下者也降及後世愛自卿士以至匹夫亦有家行隆美可爲人法者今采集以爲家範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義而皆在于凶德雖得之君子不貴也故欲愛其身而兼其宗族烏在其能愛身也

孔子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善爲家者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矣夫怨之所生生于自私及有厚薄也

昔者聖人遺子孫以德以禮賢人遺子孫以廉以儉舜自側微積德至于爲帝子孫保之享國百世而不絕周自后稷公劉至太王王季文王積德累功至于武王而有天下其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言豐德澤明禮法以遺後世而安固之也故能子孫承統八百餘年其支庶猶爲天下之顯諸侯世而不絕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惡但重子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肌膚爾嘗以疾病爲喻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又宜思勸督訓者豈願苛虐于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爲人母者不患不慈患子知愛而不知教也古人有言曰慈母敗子愛而不教使淪子不肖陷于大惡入于刑辟歸于亂亡非他人敗之也母敗之也自古及今若是者多矣不可悉數

爲子者不敢自高貴故在禮三賜不及車馬不敢以富貴加于父兄

或曰親有危難則如之何亦愛身而不救乎曰非謂其然也孝子奉父母之遺體平居一毫不敢傷也及其徇義雖赴湯火無所辭況救親于危難乎古以死徇其親者多矣

或曰子孝矣而父母不愛如之何曰貴已而已

葬者人子之大事死者以奄忽爲安宅兆而未葬猶行而未歸也是以孝子雖愛親留之不敢久也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誠由禮物有厚薄奔

赴有遠近不如是不能集也國家詔令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盡以待同位外姻之會葬者適時之宜更爲申制也禮未葬不變服啜粥居倚廬寢苫枕塊既虞而後有所變蓋孝子之心以爲親未獲所安也已不敢卽安也

書曰辟不辟忝厥祖詩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然則爲人而怠于德是忘其祖也豈不重哉

禮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聖人緣情制禮非引而進之也

夫兄弟至親一體而分同氣異息詩云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云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言兄弟同休戚不可與他人議之也若已之兄弟且不能愛何況他人已不愛人人誰愛己人皆莫之愛而思難不至者未之有也詩云毋獨斯畏此之謂也兄弟手足也今有人斷其左足以益右手庸何利乎庇一身兩口爭食相齕遂相殺也爭利而相害何異于此乎

夫婦之道天地之大義風化之本原也可不重歟易長下兌上咸彖曰止而說男下女故娶女吉也巽下震上恒

皆美其無妒忌之行文母十子眾妾百斯男此周之所以興也詩人美之然則婦人之美無如不妒矣

葛覃美后妃恭儉節用服浣濯之衣然則婦人固以儉約爲美不以侈麗爲美也

晏子稱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案瀚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家範十卷提要云首載周易家人卦辭及節錄大學孝經堯典詩思齊篇語以爲全書之序其後自治家至乳母凡十九篇皆雜採史事可爲法則者亦間有溫公所論說與朱子小學義例差異而用意略同其節目備具簡而有要似較小學更切于日用且大旨歸于義理亦不似顏氏家訓徒揣摩于人情世故之間朱子嘗論周禮師氏云至德以爲道本明道先生以之

敏德以爲行本司馬溫公以之覩于是編猶可見一代偉人修己型家之梗概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七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陳水學案補遺 下

溫公易說

君子樂與人同小人樂與人異君子同其道小人同其利

近同人

緣

水之流也習而不止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坎大象

心苟傾焉則物以其類應之故喜則不見其所可怒怒則不見其所可喜愛則不見其所可惡惡則不見其所可愛咸九四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溫公易說六卷提要言其大旨在闢明人事不主空虛玄妙之談

溫公讀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雲之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尙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固存此

言則固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
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
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迺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
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
知以謂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
登喬山者必踐於峽嵁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
從事於玄以漸而進于易庶幾乎其可跋而望也于是
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迺研精
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闚其梗概

然後喟然置書歎曰嗚呼揚子眞大儒者耶孔子既沒
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
乎觀玄之書昭則極于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
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
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
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蔑以易此矣
考之于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于當今而玄非不行
窮之于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
渴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概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

舉焉

陳了翁報楊中立游定夫論康節先天學曰司馬文
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一言及先天學其著

家範于家人一卦而進取王弼之說今之說易者方且厭常出奇離日用而鑿太空也又或謂文正擬先天之學豈足以語二公弛張之意乎

又曰康節云物理之學不可强通强通則失理而入于迷矣皇極之書不可以强通者也失理之主捨仁義而迷小道背來物而役私情如是而取皇極者文正爲非與康節異心也蓋伏羲文王之易一而不一文正康節之學同而不同皇王之異闔闢之義殊易之所以爲異者未嘗二也所謂伏羲之八卦文王

之八卦未嘗異未嘗同也曰一曰二曰異曰同者皆求易之情爾○日星氣候之說未及深考然以爻當暮既出於繫辭而曆象二語又載於堯典月令所紀皆節候也烏火虛昴可辨分至辰弗集房則失閏可知春秋日食之數後世曆象十得七八已號精密是故離坎之上下乾坤之南北在六經者恐皆可考不獨易也孔子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歲不能自成也當有成歲之法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者成歲之法也治曆明

時乃先王莫大之政以胤征考之可以見矣王省惟歲而成歲之法付之有司有司失職必誅無赦非如他罪之可宥也夫何聖而不然哉賴此以授民時也致不欽乎然而聖人之文經天緯地經出於上而緯在有司上揆下守民時所賴皆不可以不欽也○稽覽配合之說一本于緯曆法之所取而有司之所當習也康節云洛下閎但知曆法唯揚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易之在先天者非曆理乎文正讀太玄說曰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概之以六經之書而不悖借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非別爲書而與易競也又曰夫畋者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易網也玄弋也何害不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又曰孔子既歿知聖人之道者非揚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以擬況其餘乎璀淺陋初不知玄嘗輕議其書而妄評其是非自聞康節之言始索子雲子曆理之內及觀文正之論然後知太玄不可不學而冥冥然未有入路尚苦其字之難識況欲遽測其祕與乎文正自謂求

之積年乃得觀之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稱得闕其
梗概然後喟然置書歎子雲爲眞大儒矣凡文正之
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十百而說一二其于玄也
不觀不到則其言不若是矣

溫公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一曰陰一
玄畫有三曰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
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
四分之極于八十一者也

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玄以一二三錯于方州部家
爲八十一首

凡家每首輒變三首而復初如三中三周三礥之類
是也部三首一變九首而復初如三中三閑三上之
類是也州九首一變二十七首而復初如三中三羨
三從之類是也方二十七首一變八十一首而復初
如三中三更三減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
如故曰自然之道也

易每卦有六爻合爲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
爲七百二十九贊

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
部家也以三生者三分陽氣以爲三重極爲九贊是
爲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參摹
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者謂玄首也又曰旁則參摹
九據極于七百二十九者謂玄贊也首猶卦也贊猶
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
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故易卦六爻爻皆有辭玄
首四重而別爲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
行不相因者也

易卦氣起中孚陰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
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分凡得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
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
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爲一日一贊爲晝一贊爲夜
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踦贏二贊成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贏一贊大

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爲次序
而變其名稱故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礦閒者屯也
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放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
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相逢曆以紀歲百穀
時雍皆謂是也
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蒙酋冥
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于易爲貞直東方也于易
爲元蒙南方也于易爲亨酋西方也于易爲利冥者
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酋相勑出冥入冥

新故更代玄首起冬至故分貞以爲罔冥罔者冬至
以後其者大雪以前也
易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
八合爲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有四
玄揲之以三
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三揲之幷餘于扐一
扐之後而數其餘七爲一八爲二九爲三
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二三謂之三摹
皆蓋卦首之數也

易有彖玄有首
彖者卦辭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
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
測所以解贊也
易有文言玄有文
文解五德幷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
易有繫辭玄有攡掔棿圖告
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
易有說卦玄有數
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
易有序卦玄有衝
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
易有雜卦玄有錯
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
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于太極兩儀三才四時
五行而歸于道德仁誼禮也
溫公太玄曆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　中章牛初冬至

元楊初婺女八度小寒
訾嗜初危十六度立春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曰驚蟄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十八度
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
五度
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
六甲盡
踦贏四十分十六秒
贏當二十分八秒
漢曆以八十一爲日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以日法乘之得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益以四分日之一二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以二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餘一十七分少以三十二乘分八乘少通分內子爲五百五十二又除之得二十三秒

每氣得一十二百三十二分二十三秒以三十二爲秒母

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每贊得四十分十六秒

求氣所入贊法置冬至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首者以贊分秒去之餘若干分秒算外命之得小寒所入首贊分秒求次氣置前氣所餘分秒益以一氣分秒如前法求之秒數少散分爲三十二

求星置其宿度數倍之以首去之所餘算外卽日所躔

宿之贊又倍次宿度數以益之去如前法

置玄首去中首減一而九之其半加一命之自率牛則所得之星也范叔明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言太玄曆者亦襲陵許翰所傳云溫公手錄不著何人作考張氏萱內閣書目總舉司馬氏讀玄說玄太虛曆則亦溫公作也

潛虛 林竹溪錄語

元始也 至 好學智之始也

竹溪曰此數語佳

慎于舉趾 至 機正其矢

竹溪曰謹矢意也荀子尚書已有此意

衆聚也 至 聖賢聚而國

竹溪曰此數語比彖其詞甚佳

三百毒之聚 至 惟物之蠱

竹溪曰朕者毒之甚者也衆毒之中必推其甚者以爲主喻小人之黨其主者必桀詰其爲世害必矣蠱敗也

五菟絲之葬附草絕根

竹溪曰葬多也附之草豈能生喻所附匪人必不久也

六人傑而黠獸猛而殫梓材案此文今本爲衰之二變

竹溪曰傑無爪牙也獸雖猛而必盡人有道則愈善柔四蜚石之落抗之以幕

竹溪曰強弩不穿魯縞卽是此意喻柔可制剛也

六蒲梁柳轂傾棷脫輻

竹溪曰梁敗則棷傾轂敗則輻脫以弱力勝重任無不敗者

剛三日瞋耳塞 至 螻蟻之食

竹溪曰言恃力者必敗太剛則折卽此意

雍六鹽梅不適羹羮不食

竹溪曰相與以和則事可濟調羹而醎酸不適人誰食之

昧晦也　至與時偕行

竹溪曰得此三句比彖也頗有味

初取足于己不知外美

竹溪曰彼禍懷玉卽是此意

四冥行失足或導之燭

竹溪曰時弱之人能得所輔則可自安

五無相之蓍闇戶而處

竹溪曰不明而無助能退而自存則可免禍

上偶人守金眾盜攸侵

竹溪曰愚暗而處高位必爲人所奪也

昭三察窮秋毫物駭而逃

竹溪曰太察無徒卽是此意

五循牆不踰秉燭而跌

竹溪曰知畏者可自保恃明者必罹害

容上樛木之垂甘匏之纍梓材案今本作甘瓠

竹溪曰用樛木詩意

言二人不我知饋金而疑

竹溪曰此乃未信而諫人必見疑之意

慮三澄源正本執天之鍵

竹溪曰下一句佳然執神之機乃韓語也

聆二苦言刺耳惟身之利梓材案此文今本爲聆之四變

竹溪曰言苦口者利于行亦前人語

覿初粉澤之暉至明者識微

竹溪曰暉華也外雖粉澤中藏機穽明者則知之

懌初匪怒之遒至拔刃難收

竹溪曰道勁也言怒之來必以理察旣發則不可悔

矣下四字佳

三快心一朝至鳥鳶之求

竹溪曰招悔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卽此意下八字設喻卻佳

六忍之少時福祿無期

竹溪曰觸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卽此意也

得四稀腹鼈鼈爲人益膏

竹溪曰小人貪得不自享此八字甚佳

湛三醉飽之惛至盜倚其門

竹溪曰以貪爲樂不能爲曲突徙薪之慮禍將至矣

四酒食衎衎至繩墨不遠

竹溪曰用抑詩意下四字卻佳

六家有韶濩外忘其慕

竹溪曰金朱樂也外顏氏樂也內卽此意也

莽四兎跳而踢至弧張肘縮

竹溪曰兎先踢而後跳烏先伏而後飛欲張弧者必縮其肘能退則能進也三句俱佳

六驁馬之疲至觳羽雖飛墜于薄鄣梓材案雖飛今本作騶蟲

竹溪曰不量力以求進必至自敝

上日沒而征至遇淖逢兵梓材案今本作遇棹

竹溪曰不知時而貪進必遇禍也淖用左氏晉事

卻初一葉于盬至我心傷悲

竹溪曰一片花飛減卻春卽此意也

二納履而顧心留迹去

竹溪曰納履將行也顧者欲留也僞爲退而心實戀

戀此二句佳

三唾面不辱至或擠諸谷

竹溪曰忍辱無恥不知自退受禍必多

四雲蓋于江至車稅于宇

竹溪曰見雲藏舟聞雷止車知幾知退也

六膳珍不御至勿須其飫

竹溪曰飫飽也致食而去不求自飽此不戀榮華自知早退者之喻

上龍登于雲至下人式瞻

竹溪曰龍在雲中而卷其尾相去也則人望而羨之人能知退則世皆貴之矣

庸六井汚而久蟲羣其口

竹溪曰井久不潔則飛蟲覆其上如羣然也

蠢五鑿凍樹穫勞而無得

竹溪曰凍地豈宜種徒勞動而無功卽耕石田之意

六樹穀于雨拔草于暑

竹溪曰言及時也此八字佳

訒二養虺從蝗匪仁之方

竹溪曰蝗虺當去而養之縱之不知仁者也

恍四父子乖離至既不在辜

竹溪曰父子至親纔有離開雖旦心亦疑之況他人乎上八字佳

六小信之必至君子不由

竹溪曰信不近義非信也扈生之信則失誼矣

夏四掣牛之狂服畝遵塲

竹溪曰牛雖狂苟能掣之可使服田此以禮制心之喻

徒初出門擇術至之晉而粵

竹溪曰千里失于跬步即是此意有眾而不能用必失之矣

六斐如煌如至四海王如

竹溪曰下五如字模倣易之突如焚如也

暱三竹枯不拔蚿死不蹴

竹溪曰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蓋子建已用之言人必親親也

四條亡枿存或斧之根

竹溪曰詩云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此云條已亡其枿僅存又斧其根意卻稍異

三一身三首蟻所醜

竹溪曰此比彖辭言人必有所主也

三二主劉牢之犯此戒矣八字極工

四登邱而俛至百祿簡簡

竹溪曰登邱而俛居高能自卑也置郤而遠雖相親而不睚以合也

六顏戴其勞至或傳之刀　梓材案今本作顏載

竹溪曰顏戴其勞有矜色也以揚其高自夸功也或傳之刀必見殺也

林君也三人無主不能其庭

竹溪曰益賊之人亦必有爲首者此八字甚佳

禋五兩粟之角至上帝是享

竹溪曰大寒索裘與此異矣

餘終也天過其度至聖賢無餘則光澤不遠矣

泯初蜩鴞子林祿衣製義

竹溪曰小能致大不可忽也

六田劻而覛望遠而晞原註劻傀也音劇晞訝几切

竹溪曰力小任重欲罷不能嗟何及矣

竹溪曰此數語有味

齊眾星拱極至必不可易

竹溪曰上八字佳元餘齊無變只有此數語

梓材謹案竹溪又云五十五行除元餘齊無變之外五十二行每行七變其三百六十四變有七變皆有詞者有七變皆無詞者有一行一變者二變者三四變者總而計之其一百七十六今所摘者六十七而已其六蓋比象之辭

附潛虛說

朱子書張氏所刻潛虛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嘗示予以潛虛別本則其所闕之文尚多問之云溫公晚著

此書未竟而喪故所傳止此盡嘗以其手稾屬景迂晁公補之而晁謝不敢也因從炳文借得寫本藏之近得泉州季思侍郎所刻則首尾完具無一字之闕讀至剛行遂釋然曰此臞本也本書所有句皆協韻如易彖文彖元首贊測其今有而昔無者行變倘協而解獨不韻此盡不知也字處末則上字爲韻之例爾又考炳文之書命圖之闕紐而記占四十二字注六字又足以見占法之變焉今本顧亦無之故其所附論說徒知以吉凶臧否平爲所遇之占而不知其所占者之又有所待而然也今復得鄉人張氏印本乃泉本之所自出于是始出舊藏授學者使以相參凡非溫公之舊者悉朱識以別之凡行之全者七補者二十有六變百八十有八解二百一十有二又補命圖九凡例記占之闕大小七十有四字而記其所聞於炳文者如此使覽者有以考焉

辭有闕者蓋未成也

陸放翁跋潛虛曰學者必通易乃能以其緒餘通玄玄既通矣又以其餘及虛非可以一旦驟得也劉君談虛如此則其于易與玄可知矣司馬丞相乃謂己學不足知易故先致力于玄蓋謙云耳王深寧困學紀聞曰潛虛心學也以元爲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之心乎愚于虛亦云虛之元卽乾坤之元卽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春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熊天慵曰潛虛之言曰萬物皆祖于虛虛生于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故潛虛有氣圖其次體圖又其次性圖又其次名圖又其次行圖又其次命圖其目凡六而張氏或言八圖

者行圖中有變圖解圖也潛虛主河圖所謂原委即
天一地六之水所謂癸即地二天七之火所謂本
末即天三地八之木所謂廿即地四天九之金所
謂基冢即天五地十之土一與六合一得五成六二
與七合二得五成七三與八合三得五成八四與九
合四得五成九五與十合五得五成十皆稟中宮戊
己之功此潛虛五十五行所以齊行獨居中也潛虛
之畫即如今人布算之籌潛虛之行即如周易之卦
行有七變即如卦有六爻變有解辭即如爻有小象
變動之處則不過曰潛虛者虛其半而已是豈足以

然周易以八乘八則為六十四卦潛虛以十乘十宜
為百行而止五十五行茲所以潛虛也五十五者天
地自然之數以氣圖觀之原一癸二本三廿四基五
委六汝七末八刃九冢十湊合成五十五數以體圖
觀之一元之下從左體逆推二等止于二三等止于
三四等止于四五等止于五六等止于六七等止于
七八等止于八九等止于九十等止于十亦自然為
五十五數最是性圖先列十純十純既決其次降一
其次降二其次降三其次降四至五配而性脩始于

知潛虛哉

又曰周易之蓍五十虛一而用四十九潛虛之蓍七
十五虛五而用七十周易以四揲之潛虛以十揲其
名而以七揲其變周易揲蓍平分之後先取右一蓍
掛于左手之左右皆揲十有八變而成卦潛虛揲蓍
平分之後取左一蓍掛于右初揲左則虛右次揲右
則虛左此亦虛半之意至于定名之餘斂蓍復揲取
陰取陽此又于虛半之中兩開其端故其法曰五行
相乘得二十五又以三才乘之得七十五言蓍數所

由定也

方桐江讀潛虛疑跋曰揚雄太玄八十一首一首九贊以配乎天之三百六十六晝夜其中首起于冬至司馬公潛虛五十二名一名七變始于元終于餘各一變以配乎天之三百六十日其法亦始于冬至子雲自謂以玄準易而張敦實又以虛爲準玄同有所未喻夫易自一奇一耦而爲兩儀自一陰一陽加奇耦而爲四象自老陰老陽少陰少陽又加奇耦而爲八卦又加奇耦以至于六十四卦一卦六爻爲三百八十四爻其所以占吉凶悔吝有千變萬化不可窮之妙而其實不過一陰一陽而已陰四卦二十四爻分配四季二十四氣而以復卦七日來復爲六日七分之說以三百六十爻分配一年聖人作易本不如是之拘也皆出於漢儒傅會之說予雲之玄準之曆法則若可觀矣以之準易則一首爲四日半占得某日之贊或某夜之贊以定吉凶則臆固未必果驗徒有其辭頗若瑰瑋可喜耳司馬公之虛一名七變一變爲一日其吉凶臧否恐亦無驗而所取謂法五行爲宮商角徵羽加變宮變徵爲一名七贊者此杜撰一也齊爲中無位元爲始餘爲終皆一變不占它五十二名之初亦皆不占不知此何所據此杜撰二也五十二名各一變外三名無一位兩皆一變實五十五名以性動情事德家國政功業自柔至隆五名而分一字以元裒散餘齊五名爲形之運總十一字以括之雖若每五名皆配五行合天地五十五之數然其實意義不通倫序無理此杜撰三也且其五十五名之所以立唯柔剛容言等字不事深僻其他故爲改更以示難解如喜怒哀樂則易曰繇辭炳焉以情告也動靜則易曰前卦受藪如仁義禮智則易曰訓宣詰戾如夫婦子父則易曰特偶續考如師眾君臣則易曰范徒林隸則又皆杜撰之淺近自謂文以艱深若足以惑人者其不爲子雲之牀下牀吾不信也且易之占乘承應否內外正悔或得全卦或得一爻天子庶人若貴與賤隨所得而義無窮不占而玩亦足進德若玄與虛徒能巧取名數擬配歲紀以爲美觀而于占則甚濶于義理則拘而不通學者勿惑焉可

也文公謂潛虛非司馬公全書好事者僭成之云
宋體仁潛虛易說曰天地之數陽奇陰耦陽不獨立
也必以陰對待故一必二三必四小數極于四凡一
二三四生數也大數極于九凡七八九六成數也至
五則變居數上而天地之數備矣至十則復爲一三
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鬼神之用也天數五
一三五七九陽奇之數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陰耦
之數也奇與耦相得一必有二也奇與耦相合一生
水而六成之也以五生數合五成數故小衍之則成
無雌有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
孰能與於此是以聖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
天命
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之也荀子以爲
性惡其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大體
也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
故揚子以爲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于身中之
謂也顧人擇而修之何如耳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
也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
揚子之言以爲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一來復姤之道也一進一退否泰之機也又若損之
懲忿窒欲益之遷善改過鳴謙則吉鳴豫則凶天時
人事之理蓋以加焉雖然久于斯道者其惟恆乎至
若吉凶禍福消長存亡之幾以此知來以此藏往亦
曰誠而已矣
溫公傳家集
子罕言命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是
則天道精微非聖人莫能知夫天道曾冥恍惚若有若
無雖有端兆示人而不可盡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

情與道一體也始死而悲者道當然也久而寢哀者亦道當然也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他皆順人情而爲之也 情辯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猶扞也禦也能扞禦外物然後能知至道矣鄭氏以格爲來或者猶未盡古人之意乎 致知在格物論

賢者才與德之謂才者存諸天德者存諸人智愚勇怯非始生之生也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爲太極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于中不離于中所以定命也是故調六律

才也愚不可強智怯不可強頊四者有常分而不可移故曰存諸天善惡逆順德也人苟棄惡而取善變逆而就順孰禦之哉故曰存諸人雖然自非上聖必有偏也厚于才者或薄于德豐于德者或殺于才鈞之不能兩全寧捨才而取德然則德者掌也才者指也掌亡則指不可用矣 才德論

君子從學貴于博求道貴于要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則難安微則難明精之所以明其微也一之所以安其危也要在執中而已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是中和一物也養之爲中故始死而不悲是豺狼也悲而傷生是忘親也豺狼不可忘親亦不可是以聖人制服日遠日輕有時而除之若此者非他皆順人情而爲之也 情辯

豈惟聖賢所其由哉天地之所以生成萬物靡不由之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和論

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生者乃生存之生非始生之生也中者天地之所以立也在易爲太極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聖人制動作禮義威儀之則所以教民不離于中不離于中所以定命也是故調六律

五聲八音七始以形容其心制吉凶賓軍嘉禮以軌物其德使當時及後世之人聽其樂則洋洋乎其心和循其禮則肅肅然其體正大夫士朝夕出入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閒以收其放心檢其慢志此禮樂之所以爲用也 答范景仁書

夫養生用中和猶割雞用牛刀所益誠微然生非中和亦不可養也譬如用勺水滌一器器仁見而責之曰水所以浮天載地生育萬物汝何得用之滌器如此則可乎不可乎又云孟軻養浩然之氣言榮辱禍福不能動

其心非除病之謂也夫志氣之帥也苟不以中和養其志氣能浩然乎苟氣不浩然則榮辱禍福交攻之終日戚戚隕穫充詘能無病乎嚮者所蒙教誨何敢忘之但嘗熟讀中庸以代紮閒病原熟讀樂記以代考工記律曆志原幾有得于桑榆啓發其端皆自益友之賜也與范

范忠文答曰示諭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在天爲中和在人爲中和天不中和則病人人不中不和則病天此所謂天人相與之道也孔子大聖不能救

周之衰孟子養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不能救戰國諸侯之亂何則無位也若夫閭巷之閒數十百家同一日時無貧富貴賤賢不肖或病或死此所謂天病人也天病人者人病天也豈一人之身所致哉有位者之職也君實體孔孟之道者家居而欲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難矣哉

前獻樂議已拒之今獻中和之論又不售若墨翟守千仞之城以待勍敵使某何自而入焉夫聚財異于用兵用兵則貴必勝聚財則貴多得今某屢有所獻皆不克

納借使某服其不勝然于景仁亦何得哉與景仁再論中和書

忠文答曰以律生尺黃帝之法也以尺生律蔡邕及魏以來諸儒之誤也邕又謂銅律爲銅龠君實以邕及魏晉以來諸儒之誤見貶某報以黃帝之法豈非直而忠告者耶至若人有生而中和者有生而暴戾者生而中和得禮樂以輔導之則爲賢爲聖以至于神而不可知生而暴戾得禮樂以教訓之則爲善良爲賢才矣不得禮樂則遂爲惡人不可悛革者也至于天地位萬物育要須見在位設施之如何二說皆未可置必是非定乃已

來諭以中和作樂及養生之議未可置必是非有定乃止此議上有先聖下有來哲是非必有所定若但以筆舌相攻則某與景仁借令有老彭壽是非何時而定耶是以置之昨在鄉里作絕四及致知在格物二論輒敢錄呈有不合于理處更告景仁攻難庶得求其是而從之勿以前不受教遂棄之也與范景仁第八書

近歲公卿大夫務爲高奇之說流及新進後生口傳耳剽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

數已謂周官爲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
鄭爲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
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精義且
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人發口秉
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入于老莊以此欺惑考官
獵取名利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論風俗劄子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
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
倘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

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蛇虺之頰踐虎狼之尾以致
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
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甲屠蠙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卓乎其不可及也保身說
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之爲言微也言當
戒懼萬事之微也夫水之微也捧土可塞及其盛也漂
木石沒邱陵火之微也勺水可滅及其盛也焦都邑燔
山林故治之于微則用力簡而功多治之于盛則用力
多而功算是故聖帝明王皆銷患于未萌弭禍于未形
天下陰被其澤而莫知其所以然也夫宴安怠惰擊荒
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
附耳屏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逆之源假借威
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玩未覩其
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重規微
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
時長者加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
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服垢弊以矯俗干名
但順吾性而已以上訓儉

誠實以啓人之信我樂易以使人之親我虛己以聽人
之教我慕己以處人之敬我自簡以杜人之議我自反
以息人之罪我容忍以容人之欺我勤儉以補人之侵
我警悟以脫人之陷我戮發以破人之暱我遜言以免
人之卑我危行以銷人之鄙我靜定以處人之擾我從
容以待人之迫我游藝以備人之棄我厲操以去人之
污我直道以伸人之屈我動徹以解人之疑我量力以
濟人之求我盡心以報人之任我弊端必須勿始于我
凡事無但知私于我聖賢每存心于無我天下之事盡

其在我箴

讀書知禮之人不可慢他高年有德之人不可輕他有恩有義之人不可忘他無父無君之人不可饒他忠言逆耳之人不可疑他過後反覆之人不可託他富貴暴發直之人不可欺他時運未來之人不可欺他不識高低之人不可保他不達時務之人不可依他輕諾寡信之人不可準他花言巧語之人不可聽他好評陰私之人不可近他恃刀撒潑之人不可惹他飲酒不正之人不可請他來歷不明之人不可留他貧窮性急之人須要慰他顛倒落難之人須要扶他

余何游乎余將游聖人之門仁人之里非聖不師非仁不友可乎未可不若遊眾人之場閱善而遷觀過而改

友箴

凡人君之要道在于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而已爵祿者天下之爵祿非以厚人君之所喜也刑罰者天下之刑罰非以快人君之所怒也是故古者爵人于朝與士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明不敢以己之私心蓋天下之公議也

治心

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爲者敗之不如自然無爲

聰明壯勇之謂才忠信孝友之謂行正直中和之謂德深遠高大之謂道四言銘

其系述曰孔子稱才難夫才者所受于天非人所能強也故推十合一曰士千人曰俊萬人曰傑出于其類拔乎其萃此其所以難也聞言易悟曰聰睹事易辨曰明敢爲不懼曰勇強力不屈曰健有是四者才而不懃德行以殺身又奚足以驕人哉君子則不然有其才必思美其行以成之盡心于人曰忠不欺于己曰信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夫孝友百行之先而後于忠信何也苟孝友而不忠信則非孝友矣能是四者行則美矣未及于德也正直爲正正曲爲直適宜爲中交泰爲和正直非中和不行中和非正直不立若寒暑之相濟陰陽之相成也夫察目睫者不能見百步瞻百步者

亦不能見目睫均是德也執其近小而遺其遠大守其卑淺而忘其高深是猶不免爲小人焉故君子好學不厭自強不息推之使遠廓之使大鑿之使高研之使深發于心形于身裕于家施于國格于上下被于四表雖堯舜周孔莫不本于是矣嗚呼捨是而云道者皆不足學也

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于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常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久矣皆流入于釋老者也夫

聖人之道始于正心修身齊家治國至于安萬邦和黎民格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于至誠而後功業被于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僞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之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盧玄長而魯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于西方不可行于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

於中國獨不泥于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于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貴虛無而賤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談論恣情欲以至九鼎覆沒釋迦稱前生之因果棄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導者非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于聖人者也補傳評文中子

雖有天下甚多之物苟有以待之無不各獲其處也多而至於失其處者非多罪也無以待之則十百而亂有以待之則千萬若一今夫字書之於天下可以爲多矣

然而從其有聲也而待之以集韻天下之字以聲相從者無不得也從其有形也而待之以類篇天下之字以形相從者無不得也既已盡之以其聲矣而又究之以其形而字書之變曲盡類篇序

夫投壺細事遊戲之類而聖人取之以爲禮用諸鄉黨用諸邦國其故何哉鄭康成曰投壺射之細也古者君子射以觀德爲其心平禮正端一審固然後能中故也蓋投壺亦猶是矣未審度於此而取中於彼仁道存焉疑畏則疏惰慢則失義方象焉左右前卻過分則差中

爲舊得十失二成功盡棄戒愼明爲是故投壺可以治心可以修身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何以言之夫投壺者不使之過不使之不及所以爲中也不使之偏頗流散所以爲正也中正道之根柢也聖人作禮樂修刑政立教化垂典謨凡所施設不啻萬端要在納民心於平正而已然難得而倘者無若人之心也自非大賢守道敦固則放勳愼移無不至求諸少選且不可得是故聖人廣爲之術以求之投壺與其一焉觀夫臨壺發矢之際性無巧密莫不聳然恭謹志存中正雖不能久可以修身之道歟兢兢業業愼修如始豈非爲國之道歟君子之爲之也確然不動其心儼然不改其容未得之而不憾既得之而不驕小人之爲之也俯身引臂挾巧取奇苟得而無愧豈非觀人之道歟由是言之聖人取以爲禮宜矣　投壺新格自序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傳家集入十卷提要稱其大儒名臣固不以詞章爲重然卽以文論其氣象亦包括諸家凌跨一代卽其文類西漢語殆不誣又稱其所作疑孟今載集中元自斑斑湛淵靜語謂爲王荊公而微考孟子之表章爲經實自荊公始或意見相激務與相反亦事理所有疑斑必有所受之亦可存以備一說也

進資治通鑑表

伏念臣性識愚僿學術荒疏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于前史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戰國以來文字繁多而布戓之士讀之不徧況于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嘗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取關國家興衰繫民生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麤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智之性敦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

猷發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踴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于崇文院置局許借龍圖天章閣三館祕閣書籍賜以御府筆墨緡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咨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遺棄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衛兩朝知待如此其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違今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穴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

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乃聽以書局自隨紿之祿
秩不責職業臣既無他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
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採小說簡牘盈積浩如
煙海抉摭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
三百六十二年修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
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異同
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
局迨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閒抵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
固無所逃重念臣違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

四明謝氏 約園刊本

區之心朝夕瞻慕何嘗不在陛下左右顧以塵黷無施
而可是以專事鉛槧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岳臣
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爲
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于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妄作之
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閒之燕時賜省覽監前世之興
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懋稽古之
盛德臨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咸蒙其福則臣雖委
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梓材謹案溫公傳家集前有進通志表謝賜資治
通鑑序表四篇書目著錄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
卷提要稱其體裁宏富體大思精爲前古之所
未有而名物訓詁浩博奧衍亦非淺學所能通又
錄資治通鑑考異三十卷提要云晉陳壽作三國
志裴松之注之詳列諸書銷互之文折衷以歸一
是其例最善而修史之家未有自撰一書明所以
去取之故者有之自溫公始其後李燾續通鑑長
編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皆依其成規雖散附
各條之下爲例小殊而考引得失則一也又錄資
治通鑑目錄三十卷提要稱其體全仿年表用史
記漢書舊例其標明卷數使知某事在某年某年
在某卷兼用目錄之體則溫公之創例通鑑爲紀
志傳之總會此書又通鑑之總會矣至五星沒犯
之類見于各史天文志者通鑑例不備書皆具列
上方亦足補本書所未及再錄解題稱其悉本舊
文無所刪潤而目錄無首尾晚著通鑑舉要曆八
十卷其要在晁說之以道家紹興初謝克家任伯
得而上之今其本不傳讀書志又別載通鑑節文
六十卷亦稱溫公所自鈔今亦不傳惟此書以附

四明謝氏 約園刊本

通鑑得存尚足爲全書之綱領云又內府藏本通
鑑釋例一卷皆溫公修通鑑時所定凡例後附與
范祖禹論修書帖二通提要稱溫公曾孫伋跋語
稱三十六例而今本止分十二類蓋并各類中細
目計之也又錄稽古錄二十卷提要云是書上溯
伏羲下訖英宗治平之末而爲書不過二十卷視
其語論於歷代興衰治亂之故反覆開陳靡不洞
中得失洵有國有家之炯鑒考有陳於治道者甚深
故雖非治學之派朱子亦不能不置之矣
雲濠謹案王応麟玉海藝文略有溫公司馬文正貴治
通鑑手稿冒見一册皆極端楷又都元敬纂網珊
鈔一卷字近古拙蓋尾端釐如一

溫公薦賢錄

鄭先生揚庭 別見泰山學案補遺

劉先生靡
趙先生彥若 詳見元祐黨案
李先生寔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孟先生恂
呂先生誨 詳下涑水同調
呂先生景
陳先生薦 見下涑水同調
蘇先生軾 詳見蘇氏蜀學略
王先生元規
孫先生準
劉先生安世 詳見元城學案
范先生祖禹 詳華陽學案
張先生舜民 詳見呂范諸儒學案

傅先生堯俞 詳見元祐黨案
范先生純仁 詳見高平學案
唐先生淑問 見下唐氏家學
龐先生元英 見下涑水同調

附錄

至和元年十二月殿中丞直祕閣上古文孝經指解表曰聖人之德莫加于孝猶江河之有源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祕閣所傳古文孝經先秦舊書傳注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妄以所聞爲指解一卷

詔送祕閣

公嘗言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家塾記

邇英進讀通鑑三葉舉上更命讀一葉半讀至蘇秦約六國從事上曰蘇秦張儀捨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臣所以存其事于書者欲見當時風俗專以辨說相高人君委國而聽之此所謂利口覆邦家者也上曰卿進讀每存規諫光曰非敢然也欲陳善閉邪之本意耳日錄

公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

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就耶

溫公之任崇福春夏多在洛秋冬在夏縣每日與本縣從學者十餘人講史用一大竹筒筒上貯竹籤上書學生姓名講後一日卽拈籤令講講不通則公微數責之公每五日作一煖講一杯一飯一麵一肉一菜而已

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墳所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墳止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云欲獻薄禮乃用瓦盆盛粟米飯瓦罐盛菜羹眞飯土盞吸土鉶也公享之如太牢旣畢復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爲諸生講書村人不獨錢行願得賢人均出處始知深意在蒼生范忠宣祭之曰夷齊之淸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有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爲文章有書秩秩寶圭大裘望之肅然冬陽夏冰赴者爭先仁英兩朝煌煌厥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范蜀公銘其墓曰天生斯民乃作之君君不獨治爰畀之臣有忠有邪有正有傾天意若曰待時而生皇皇我宋神器之重卜年萬億海內一統而熙寧初姦小淫縱以朋以比以閉以壅乃于黎民誕爲愚弄人不聊生天下訩訩險陂悛猾唱和雷同謂天不足畏謂衆不足從

雲濠確室王阮亭居易錄又云北宋名臣如韓忠獻范文正司馬文正呂申公元祐諸家皆正獻諸家父子祖孫相繼鼎盛惟司馬文正公之後寥落不振公無子以范子康爲嗣最賢元祐間方欲大用而

謂祖宗不足法而敢爲誕謾不恭赫赫神宗洞察于中乃竄乃仆遠佞投凶誅鉏盡毒方復任公奄棄萬國未克厥終二聖繼承謀謨輔佐乃曰斯時非公不可召公洛京虛心至誠公至京師朝訪夕諮公既在位中外咸喜信在言前拭目以觀日視萬機勤勞百爲蠹瘼夔國夢寐以之曾未期月援溺振渴事無巨細悉究本末利興害除黨信罰必曰賢不肖若別白黑蒼哲俊乂野迄稽名實相稱天胡不仁喪吾良輔無遺元惡大慝去之不疑無有遠邇風從響應載考載

嗚呼公乎而不留乎山嶽可拔也公之意氣堅不可奪也江漢可竭也公之正論浚不可遏也嗚呼公乎時既得矣道亦行矣志亦伸矣而壽至于斯哀哉

蘇文忠銘忠靖粹德之碑曰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至右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一馬二童萬人瞻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

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羈不搏羽毛舉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子異職公子徵館公之思神考是懷天予萬年四夷來同薦于清廟祔考之功

劉道原書資治通鑑外紀後曰治平三年公以學士爲英宗皇帝侍講受詔修歷代君臣事迹起戰國訖五代號曰通志既上賞錫有加公曰臣之學不如臣之才才不如臣之力臣之力盡於此書矣臣不敢以他辭讓請于公曰公之智不始于此書成願聞其說何也公曰周平王以來事包春秋孔子之經不可損益曰吾不如丘明不始于獲麟之筆曰經不可續也述乃知賢人著書多避聖人

也如是僭者可以止矣

范華陽記溫公布衾銘曰公于物澹泊所好惟于德義若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曰其直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圖書盈滿凡經日靜坐泊如也又以圄木爲警枕小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纔倦勤禮出于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公與仁夫爲心交以直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足

晁景迂九學論曰其大如楩楠豫章而自然其紳若璽
豆籩簠而口含學無不通而不可以一藝名且莫知其
所以學其言則詩書之英而動則禮義之繩用則惠澤
九州不用則聲教閭里者大儒之學也溫公是已

又送王性之序曰予前日爲我言曰孰不知有資治通
鑑哉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有何耶予于時坐
不得安席而欲起以拜子也予早遊溫公之門與公之
子康公休綯交義篤公休嘗相告曰資治通鑑之成嘗
藍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自三國歷七朝而隋

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
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
之庶幾有益于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辜所志也其
在正史外而有以博約之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悦袁宏
南北朝則崔鴻十六國晉秋蕭方等三十國晉秋李延
壽書雖無表志而可觀太清記亦時有足採者建康實
錄猶檜而下無譏焉爾也唐以來稗官野史蠭夫百家
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幸多存而不敢少
忽也要是柳芳盧曆最爲可喜嗚呼孰敢以佻心易談

戴子因子能獨識于幕境而輒以厥初之所聞爲子謝
也

晁氏客語曰溫公以揚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
如地善如五穀惡如稂莠地豈只容生穀而不生莠耶
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張橫浦序劉元城雖言集曰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
廉恥孝友文章爲天下學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趨
則大有不同其一以正道其一以術進介甫所學者申
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

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
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瓘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
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

邵氏聞見後錄曰予見溫公親書一帖云光年五六歲
弄青胡桃女兄欲爲脫其皮不得女兄去一婢子以湯
脫之女兄復來問脫胡桃皮者光曰自脫也先公適見
訶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光自是不敢謾語又云幼時患
記誦不如人輩居牀習厭兄弟既成誦游息矣獨下帷

絶編迨能倍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
身不忘也
程北山題溫公帖石刻曰文正溫公之清節直道內相
高平公之懿行碩學蓋朝廷之舊龜縉紳之標表也事
在國史譽在天下然其造次之閒理言遺事士夫莫不
實而傳之衢州學舍得溫公貽高平公帖摹而刻之石
置諸公堂之壁使學者出入觀省以想見醇儒碩德遺
風餘烈之無窮與夫著書立言之不苟如此
劉屏山溫公隸書銘曰公硯已瘞忘公墨潛池

潛來湘梁假其餘聲所藏如此矧公眞筆劒戟交倚挂
之高堂淨慮盡死我觀公書識公胸次天地輸誠風霜
鷹鸇吐而發之茲其餘事公之立朝營營仇敵不剿其
剛不披其殖障海一簣排風孤翮始嘗繼斥卒伸其直
世衰道圮喏喏唯唯有筆如椽微公莫使我銘其尾吁
嗟已矣
劉子翬曰溫公作通鑑首以名分爲主曰禮莫大于分
分莫大于名又曰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衞辭邑而請繁
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帷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衞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 至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列司馬溫公與後來講學諸家持論迥異考朱子
於紹熙五年冬築竹林精舍率諸生行舍菜之禮
於先聖先師以周程邵張司馬延平七先生從祀
集中載其祝文云云則朱子序列學統本自有溫
公後來門戶日分講學者乃拼而去之節
親受業於朱子故猶不敢忘爲高論也
又跋文正薦賢帖曰文正薦賢之公心讀之正皆其盛
德之支流餘裔固不待贊說而人知其可師矣若乃一
時諸賢所以受知于公而獲名薦牘者則恐覽者未能
深觀而內省發憤而思齊也如龐之英之居喪以禮蓋
一事會履書焉則公之意可見而此書之存其于世敎
豈小補哉惜其元蠹以後不及登載而彼爲黨籍者亦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 至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足以補此書之闕而集其大成矣

又語類曰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又曰溫公思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朋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卻如何捨命爭

又曰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又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蕃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

又曰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便爲智強毅便是勇

張南軒題文正薦士編曰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九百有六奏其間多公所親錄而其外題曰舉賢才亦公言類曰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

又曰溫公思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朋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卻如何捨命爭

又曰通鑑文字有自改易者仍皆不用漢書上古字皆以今字代之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

又曰稽古錄一書可備講筵官僚進讀小兒讀六經了令接續讀去亦好末後一表其言如蕃龜一一皆驗宋莒公歷年通譜與此書相似但不如溫公之有法也

又曰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先生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便爲智強毅便是勇

張南軒題文正薦士編曰起至和之元盡熙寧十年九

之稍遲其稽以便民小人比而怨公遂納善士于朋黨而指公爲魁傑追斥崖上刻名堅石播之外朝士皆燬廬滅迹同族廢錮當是時天象錯戾碑首撲裂其後女謁貶公太師未嘗不敬感慨淚落也

眞入中國海內橫流余讀實錄至靖康元年二月壬寅陛放翁跋居家雜儀曰王性之言熙寧初有相士集于相藍之燒朱院俄有一人未至問之則王元澤也時荊公方有召命眾人問舍人不堅辭否元澤言大人亦不敢不來然未有一居處眾言居處固不難得元澤曰不事事可爲子弟法也

項氏家說曰司馬文正公書曰光視地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孫明復春秋總論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孟子所謂五霸者伯也李泰伯常語司馬公迂闊皆用此說通鑑謂王霸無異道先儒非之愚按五伯見左成二年杜氏註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以霸爲伯可也而非孟子則過矣

又曰更無柳絮隨風舞惟有葵花向日傾可以見司馬公之心

又曰胡文定公曰宰相時來則爲不可控勒已有余謂宰相非久居之地也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元祐司馬公是也夸者死樞紹興之奸紹定之史是也

又曰鄭餘慶採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後周劉岳等增損其書司馬公書儀本于此

黃東發曰三代後功業頻豪傑士智力所就耳至誠動物眞倫順效獨溫公一人微溫公人心我猶禍不止夷狄中興事未可知晦庵名臣首行錄次公於安石後其剏之復歟

又論東坡粹德碑曰溫公之得人心生榮死哀自堯舜三代之佐皆無其比者何哉嗚呼事誠有因變而彰者矣王安石行新法天下苦之公以爭新法不便辭樞副不拜退居洛十五年人心戚其我變而張其身之退者爲何如一旦二聖臨御順民心之所欲相而相之凡天下之所苦于安石者一洗而蠲人心之戴於久壅而快

於一遂者爲何如望之十五年之久慰之一旦之頃而
俄斃背于三月之遠人心之伸於久鬱而驚其忽逝者
又爲何如嗚呼溫公之得人心蓋有因事變而彰者矣
堯舜三代之佐始終與天下相忘于無事帝力且不知
其有沈相臣乎蘇子不此之言而歸之天要其歸皆天
也其論高矣公之事裴晉公于安石欺神廟之日而伸於
二聖更新法之初蘇子不特歸重二聖之進用而尤歸
重神廟之深知尤高論哉
洪慶範曰司馬溫公無所嗜好獨蓄墨數百觔或以爲
宋潛溪記九賢遺像曰溫國公司馬子色黃貌癯目峻
準直須疏而微長半白在耳下者亦半垂耳輪闊微向
面幅巾深衣大帶加絇方履黑質白絢繶純綦前微下
而張拱指露袪外有至誠一德不以富貴動其心之意
薛敬軒曰程子言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
堯夫司馬君實蓋所學純乎仁義禮智之道則不雜或
出乎異端術數世俗之學則雜矣 文淵閣書錄
劉戢山人譜曰司馬溫公新第成一日步行見牆外暗
埋竹簽問之曰此非人行之地將防盜也公曰吾儕中
所有幾何而須設防且盜亦人也命去之君子以善服
人不如以善養人養人至于盜賊使之改過真是一具
大洪鑪也
梓材謹案先生實先二程表章學庸四庫書目提
要云舊錄解題載司馬氏有大學廣義一卷中庸
廣義一卷已在二程以前均不自溶閻諸儒始爲
表章特其論說之詳自二程始定著四書之名則
自朱子
始耳
梓材又案四庫全書提要於皇祐新樂圖記云大
抵阮逸胡瑗以爲黃鐘之管積八百一十分容一
千二百黍又以九章圜田算法計之黃鐘管每長
一分積九分容十三黍三分黍之一空徑三分四

釐六毫圜十分三釐八毫圜徑用徑三圜九古率
而改圜九分爲九方分則邊就之術也司馬溫公
曰古律已亡非黍無以見度非度無以見律律不
生於度與黍將何從生非調太古以來必生於度
也特以近世古律不存故返從度法求之耳其論
最明又四庫著錄先生切韻指掌圖二卷又著錄
類篇四十五卷提要言舊本題司馬光撰嘉定癸
亥蓋南一作溫公切韻指掌圖序亦稱溫公嘗被
命修集類篇古文奇字蒐獵殆盡然書後有附記
曰寶元三年十一月翰林院學士丁度等奏今修
集韻添字倣多與顧野王玉篇不相參協欲乞委
修韻官將新韻添入刖爲類篇與集韻相副施行
時修韻官獨有史館檢討王洙在職詔洙修纂久
之洙卒嘉祐二年九月以翰林學士胡宿代之三
年四月龍奭乞光祿卿直祕閣掌再錫大理寺丞
張次立同加校正六年九月宿遷檢密副使又以
翰林學士范鎮出鎮陳州又以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代之時已成書繕

寫未畢至四年十二月上之然則溫公於是書特
緒寫奏進而已傳爲溫公修非其實也書凡十五
卷每卷各分上中下故稱四十五卷末一卷爲
目錄用說文解字例也凡分部五百四十四云

陳水學侶

補祕書劉道原先生恕

通鑑外紀自序

歷代國史其流出于春秋劉歆敘七略王儉撰七志史
記以下皆附春秋荀勗分四部史記舊事入丙部阮孝
緒七錄記傳錄史傳由是經與史分

梓材謹案先生又書資治通鑑外記後云恕自
初舉進士試於禮部爲司馬公門生侍於大儒得

約園刊本 四明叢書

聞餘論是先生固及溫公之門
而溫公未嘗以弟子畜之也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通鑑外紀十卷目錄五
卷提要云金履祥作通鑑前編誤其好奇然外紀
於上古之事可信者大書其異同舛誤以及荒遠
茫昧者或分注或細書未嘗不具有別裁目錄於
其和以後據史記年表編年其和以前皆爲之疑
年不標歲陽歲陰之名並不縷列其數亦特爲審
愼云四庫又錄其子義仲所裒通鑑疑問提要云
通鑑帝魏朱子修綱目改帝蜀講學家以爲中興
大義上繼春秋今觀是書則道原嘗以蜀氏東晉
擬紹正統與溫公力爭而不從是不但習鑿齒劉
知幾先有此說即修通鑑
時亦未嘗無人議及矣

附錄

詣晏丞相殊問以事反覆詰難丞相不能對先生在鉅
鹿時召至府亟待之使講春秋丞相親帥官屬往聽
尤不信浮屠說以爲必無是事曰人如居逆旅一物不
可乏去則棄之矣豈得齋以自隨哉

溫公序先生十國紀年曰方介甫用事呼吸成禍福凡
有施置舉天下莫能奪高論之士始異而終附之面譽
而背毀之口是而心非之比屑是也道原獨奮厲不顧
直指其事是曰是非曰非或面刺介甫至變色如鐵或
稠人廣坐介甫之人滿側道原公議其得失無所隱惡
之者側目愛之者寒心至掩耳起避之而道原反不以
窮而終不悔此誠人之所難也昔申根以妄欲不得爲
剛微生高乞醯不得爲直如道原者可以爲剛直之士
矣

又曰道原家貧至無以給旨甘一毫不妄取于人其自
洛陽南歸也時已十月無衾具先以衣穢一二事及舊
貂褥贖之周辭而與之行及潁州悉封而返之于光而
不受于他人可知矣

黃浩翁誌其墓曰道原與王荊公善而忤荊公與陳鄜

公善而忤鄙公所爭言國家之大計與大臣之節故仕不合以濱于死而不悔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己疾惡太甚不邮怨怒事上方餉御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壁確不移求備于人不恤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藻不擩人過惡立事違宿好更茹瘝事不揣己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嫌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己無規矩

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誠貴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闊剛談而不辨慎密而漏言尙風義而握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強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傾諂而徙黨欲速而遲鈍闇識而強料事非法家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隱諱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往未嘗不悔宅門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觀其言自攻其短不舍秋毫可謂君子之學矣以道原之博學強識而其蔽猶若是亦足以知學者之難也夫學也陷而入于蔽患自知不明也自知明而不能改病必有所在故并著之使後學者得以覽觀焉

晁景迂與劉壯輿書曰魯直所作先丈誌文不見振微攄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爲不得意于此作也先丈于學無不窺而精明知要以邁往不羣之識辨先秦以來舉世積習之迷可謂有功于孔氏之門矣且以三事論之如六經無皇帝之目易宮室等三事孔子闕疑而稱後世聖人何其偉耶使學者皆知出此則釋氏不足闢祓

楚甸反對互徙之徒自當羞死矣若魯直而在固當以此爭之

又九學論曰博極羣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爲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褒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玉峯斬斬不可涸濁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

又劉氏藏書記曰都官劉公凝之卓行絕識不待老而歸休廬山之下其避子孫者撫他物盡惟圖書而已其子道原少而日誦萬言既長苦心篤志無所嗜好晝夜

以讀書爲娛至于不慕榮利忘去寒暑司馬溫公稱其精博宋文道稱其該贍范醇夫稱其密緻則其所藏復蘊崇而不計旹歟且嘗憤疾南方士人家不藏書矣則于是蓋特加意焉者也

黃東發曰公該洽剛毅溫公平生所信倚王介甫深愛之爭新法遂絕介甫笑公耽史而不窮經然介甫窮經之效視公耽史竟何如耶

臺先生亨

臺亨元豐閒人與司馬溫公著閩閩之書者五人先生其一也姓譜

梓材謹案溫公爲劉太序傳禮云是書不足刻余頗慕君子樂道人之善請書若兄弟及周丈槃蘇丈慶臺亨所爲以傳於世庶幾使爲善者不以隱微而自懈焉文云此五人與余同縣故余得而知之蓋溫公所著閩閩之人耳非與著閩之書也溫公於先生云元豐中朝廷修景靈宮調天下通工詣京師事畢有詔試其優者留翰林授官餘有臺亨者名第一以父老固辭歸養於田里是先生本蘇師也

學錄王先生大臨父惟德

王大臨鄆州人也父惟德字輔之以孝友聞嘗著禮說二十卷司馬溫公誌其墓先生通經有行誼溫公典州學特愛重之元祐元年薦于朝特除太學錄而先生已卒溫公傳家集

涑水同調

補中丞呂獻可先生誨

附錄

邵康節代書寄南陽太守呂諫議曰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沈音問不相通林閒談笑須歸我天下安危直繫公萬乘几前當辭謁百花洲上略從容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釣翁

司馬溫公爲范景仁傳曰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

又序獻可章奏集曰獻可以直道自立始終無缺而官止于諫議大夫年止五十八彼不以其道得者或位極將相壽及胡耆從愚者視之則可爲憤邑從賢者視之以此況彼所得所失孰爲多少耶

晁景迂爲獻可畫贊曰君子曷貴貴其知微四海艾安公曰優爲天下無事庸人撓之雖古人語由公信斯後

千百世公言莫遵公像朝夕以慰我思

邵氏聞見錄曰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曰臣無福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逆順診察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卒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肢寢成風痺遂難行步非祇憚跋涉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爲之奈何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卹其如九族之託畏以爲憂是思納祿以偷生不俟引年而還政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病也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黃東發曰當神宗倚王安石求治方新法猶未行諸賢事公又一一力爭可謂骨鯁臣矣哲宗登極拾遺補過交薦四海延訪公獨首論其必誤蒼生言雖不用而去其後猶忍死扈溫公再致元祐之盛公雖不及坐廊廟隱然有社稷之功矣

補獻朔傳先生堯俞

傳獻簡語

而不揩摘人細故蔡確既貶乞置其餘議論和平又視時而不同以法從名流貶黜陽倉葦場迎拜州掾甚恭寒暑坐倉不少懈傳曰君子時中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于傳公見之

補淵靖孫先生固

附錄

葉夢得避暑錄話曰孫樞密人物方重氣貌純古亦以至誠厚德名天下熙寧閒神宗以東宮舊僚託心腹每事必密詢之雖數有顧論而終不自暴於外言一定不

復易雖一日數返守一辭不爲多言秉政於元豐元祐
間未嘗不爲士大夫所推尊而卒不見驚世駭俗之事
其名四子長曰朴次曰雍曰野曰蘧可見其志也

補
蘧簡趙先生贈

蘧簡道文

且貴難于君謂之恭吾君不能謂之賊彼曷獨不欲舉
縣官與堯舜三代之隆乎夫人之辭行技能號爲搜索
而冀朝廷矣才具器識號爲量度而縻爵位矣斯豈他
術哉視必得賢者而後任之有司爾眞賢實廉不次求

索則有司之明也上之察也王人大姦赫然誅殛亦有
司之明也上之察也豈他術哉上如不察有司不賢雖
區區于秩次事事于律令顧益資其窺測者豈有補耶
但古用此治今用此亦治不能用則皆末如之何也又
安在權不權使今得一伊尹太公而賞之天下非乎不
也得一雖兜共工而罰之天下非乎不也若賞伯夷而
問盜跖罰竊而諸饗饗惡可

附錄

晁景迂序蘧簡春秋曰蘧簡趙公沒身于春秋著春秋

經解十卷約而喻簡而達顧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病
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于經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
公穀又不合則求之啖趙陸氏而遠獨及于董仲舒近
在本朝諸儒則獨與孫明復辨未著之前有名世大儒
爲矯枉之論曰隱非讓眉止實弒先生歎曰予豈溺于
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察微何隱雖非賢君而讓國
之志不可誣也眉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弒而加弒以
篤爲人臣爲人子者萬世之忠孝眾人之疑可也孰謂
君子而疑諸早以濮議名重于天下其後論新法閣居

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溫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
樞務不究所蘊而薨于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
存焉爾也

太僕劉先生航 別見元城學案補遺

度支李先生植 別見元祐黨案補遺

直閣王先生益柔

王益柔河南人文康公曙之子少力學爲文日數千言
抗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神宗朝累官龍圖閣直學士知
蔡揚亳州江寧遷天府司馬光爲資治通鑑獨能閱之

終篇其好學類此姓譜

隱君章沖退先生謇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隱君吳先生耿

吳耿先生者建陽人也通六經大義客關中後還建陽北山司馬溫公作詩送之曰儒服若煙海幾人潛聖心難才誠自苦賤學況于今夫子獨神解明時何陸沈大冀無和味至樂寡知音磬碬貂裘敝飄蕭鶴髮侵遊秦不得意思越動長吟飯米難求玉經襲益少金拂衣謝賓友縱橫指雲岑積葉迷幽逕荒藤絡舊林澗猿驚重至野老喜相尋山色猶當戶絃聲不變琴人生貴適意何必慕華簪溫公傳家集

梓材謹案溫公既稱吳耿先生又稱夫子所以重之者至矣又溫公於安定橫渠皆稱先生考傳家集酬胡侍講先生見寄又有張子厚先生哀辭又蘇門先生詩蓋謝弔夫也又溫公嘗云頃爲諸生常受經於錢丈學賦於張丈今乃忝同爲侍臣錢張二先生不知其名又答張砥先生書蓋張著春秋傳乞廢三傳而行其書而公不見答云

質齋唐先生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沒于漳州家故貧州人賻之泣謝不受天聖八年第進士爲武陵尉累召爲監察御史裏行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張堯佐以恩澤一日除宣徽節度景雲羣牧四使先生言不可因引唐天寶所以致禍敗者乃與諫官等七人極論殿上卒奪其景雲宣徽兩使未幾詰佐復爲宣徽使知河陽先生獨力爭之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先生言是當責執政遂劾罷相附會堯佐諫官明比事及宮掖因請采公議別擇用大臣其言堅直帝亟召二府示以疏先生面質宰相曰自惟有是事乎君前禮毋得隱者樞密副使麾之下殿猶爭益切遂貶荊州別駕明年改英州怡然南去絕口不爲人道後復殿中侍御史知復州未至召充言事御史帝遣中使齎告身就賜乘驛赴朝皆遣內侍隨之制出人情驚愕明日罷宰相黜諫官先生異禮也入見帝曰知卿守節謫官以來無私書至公卿開先生頓首謝退就職言事無所避如故出知揚州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請還宮言路時潞國文公再當國亦言唐某頃爲御史所言皆中臣病而責太重願如中復言召之遷工部員外郎江東轉運使徙淮南江浙荊湖都大制置發運使入爲三司度支副使拜天章

閣待制轉禮部郎中去知洪州瀛州治平元年召爲御史中丞前後三在言職名節切無所回忌明年知太原府河東經略使先生雖居外意未嘗不在朝廷于是攄議起言者多得罪先生愛形于色密疏請還臺諫宥之謫者神宗卽位召拜三司鹽鐵副使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生自以進由直道感慨知遇益致所以事君之義純誠盡公多所獻替二年卒贈禮部尚書謚曰質肅先生端勁之質出于天資立朝風格凜然遇事立斷初無留思而遷于學問有文集若干卷奏議二十卷邊防利害五卷

劉忠肅集附錄

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其爲學務窮聖賢大原不以辭律自羈束也墓誌

王荊公與公同爲參政議論未嘗少合荊公好馮道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于上前語及此事公曰道爲相場四姓事十主此得爲純臣乎荊公曰公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荊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湘山野錄

晁以道曰唐介貶嶺南將行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于便殿

資政陳先生薦

陳薦字彥升沙河人舉進士爲華陽尉從韓魏公在定州幕府魏公每稱其廉於進勇於退嫌疑閒毫髮不處

累官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進資政殿大學士

姓譜

朝散龐先生元英

龐元英舉州武城人莊敏籍之子朝散大夫宋史

雲濠謹案先生字懋賢著有文昌雜錄七卷王阮亭稱此書爲說部之佳者第以其名作文英謀也四庫書目收入雜家類

主簿林先生脩

林脩南海人輕財好施元祐初調官京師授寶雞縣主簿時司馬溫公書儀及居家雜儀未刊行先生手錄以歸守爲家法廣州黃志

臣也公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荊公爲之變色筆錄

補諫議司馬先生康

附錄

晁氏客語曰溫公在洛應用文字皆出公手一日謂公休曰此子弟職豈可不習公休辭不能純夫曰請試爲之當爲改竄一再誤是已可用公喜曰未有如此子好學也

又曰公休之卒純夫哭之慟挽詩云鮑叔深知我顏淵實喪予

黃東發曰三代後功名士未必知道德道德士未必就功名功名從道德中來者溫公也顧猶不喜孟子識者疑焉愚嘗求其故孟子勸時君行王道以救世隨其資稟如誘小兒多方順適使之悅聽如色可使好如勇可使之及民此孔子之所謂使好明堂無毀其要皆歸于誘之而已

可與權者而公也平生誠實一語不妄視議論之出于親出則稟于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字蟲祐二年告歸過家偏爲之序皆附其名以寓訓焉

權者宜非其所樂與諫議孝友爲實本無異于公而獨祖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君子修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于道愚者富于貨爾爾其勉于智溫公之閎矣善繼善述諫議有焉

補縣令司馬先生宏

梓材謹案范忠宣行狀第三女嫁奉議郎司馬宏故其爲司馬公詩序云宏予之子壻也

附錄

范忠宣望日示康廣宏詩曰滿晨三綠袍羅拜北堂高積善因先烈遺光及爾曹勿矜從事早當念起家勞修立皆由已何人可佩刀

司馬先生京 附弟亮稟元育艮富齊方爽袞章奕裔

司馬京及其羣弟亮稟元育艮富齊方爽袞章奕裔皆溫公從子也溫公爲之字序云余兄子十四人大抵未

字皇祐二年告歸過家偏爲之序皆附其名以寓訓焉京字元宗孟子曰天爵修而人爵從之爾如大其德乎然後宗有所元矣亮字信之孔子稱去食去兵而信不可去信者行之本也稟字從之從順也君子在家則稟于親出則稟于君無所不用其順焉夫順者天之所助也元字茂善元者善之長也勉善不已能無長乎育字

蘇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況其遍者乎艮字希祖詩云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君子修德以爲祖也可不勉乎富字希道智者富于道愚者富于貨爾爾其勉于智

乎齋宇居德齋中也孔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居德以中笑適而不利哉方宇思之方道也孔子曰道不遠人苟思之精行之勤則道何遠之有哉爽宇成德爽明也明敏辯智人之才也中和正直人之德也天與之才必資人德以成之與其才勝德不若德勝才故願爾勉于德而已矣袞宇補之君子之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異日爾仕于朝當以仲山甫爲法乎章宇晦之君子之道闇然則欲道之章者其惟晦乎奕宇襲美詩云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奕世之美將待爾而襲之可不勉歟裔宇承之爾于昆弟中爲最幼承祖之美者捨爾尚誰任哉嗚呼朝夕不離于口耳名字而已爾曹苟能言其名求其義閱其字念其道庶幾吾宗其猶不爲人後乎溫公傳家集

補忠潔司馬先生朴

雲溪謹案元遺山中州集南冠五人先生爲首言其以奉使見留居于祁陽授以官託疾不拜遨遊王公之門以壽終云

附錄

其孫振自序曰吾祖尚書靖康間奉使辭氣激烈雖不能遏方張之勢而亦足以起其敬畏之心及扈從北狩不以利動不以死懼高宗加謚忠潔著之國史吾祖大節無遺憾矣若孝父武子一心本朝遼遷屢戮後韓太監紀其詳王尚書希呂書其略雖未能載諸史册而節義之名庶幾不至磨滅云

朱子玉山講義曰又知縣大夫當代名家自其先正溫國文正公以盛德大業爲百世師所著資治通鑑等書尤有補于學者至忠潔公扈從北狩固守臣法不污僞命又以忠義聞于當世諸君蓋亦讀其書而聞其風矣

王希呂序略曰昔我先正溫國文正公逮事四朝惟忠惟孝忠潔公繼之今通國又繼之皆以忠義憤發效死異域忠孝之節其萃于司馬氏乎

陳水門人

補學官尹先生材

邵康節代簡謝尹處初先生曰樂國久容人避乖非寓

何以狀清懷則予豈敢窺高躅天險能升不能階

梓材謹案康節稱爲先生則先生殆與康節遊而非受業於其門者矣

修撰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龍圖張先生耒 詳見蘇氏蜀學略

尚書邢和叔恕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道原家學

補 宣教劉漫浪先生義仲

雲濠謹案宋史稱先生於書無所不讀不妄取與魏鶴山送初堂書目後云廬山劉壯輿號稱多書然未久輒失之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引內閣藏書目錄載三劉文集謂中允渙祕丞恕檢討義仲也則先生之家學遠矣

梓材又案四庫書目著錄天一閣藏本通鑑問疑一卷此書蓋先生哀錄其父與溫公往還論難之詞未附先生與范淳父書一篇稱其父在書局止類事迹勒成長編其是非予奪所剏而義仲不及見君實備知凡例中是非予奪所以然之故所舉凡八事復載得淳父答書具爲剖析乃探悔其詰難之誤且自言恐復有小訛故言小道窒道如己之所云者或載之使後世有考焉提要稱其能顯先人之善而又不自諱其所失尤足見凍水之徒猶有先儒質直之遺也

附錄

晁景迂劉氏藏書記曰道原之子義仲壯輿人視其適往不臺而自處悼悼循約唯恐前修之辱也從仕四方妻子不免饑寒而毅然唯是之求索甚于人之饑渴而赴飲食者則其所得不特補其家之未足而且有以振發國中之沈鬱也既已踵成其父十國史舊論著春秋矣而方且爲周易之學則其藏書豈特充牣篋笥而誇緗帙如愚賈潤屋以金珠耶

又爲作九學論曰其學一曲而不可破其辭不曉括而不可惡不師古人不友當世而自信甚堅執之不貳者處士之學也學不根柢而辭有枝葉雖涉其淺而測其深雖猶其瘠而灰其肥以書畫論古人以鼎彝爲好古以簡策相誇矜人多喜其可愛而恕其所宜責泛泛然不可入孔氏之門者子弟之學也嗚呼勉之哉

徐敦立御搨編曰劉道原以史學自名義仲世其家學嘗摘歐陽公五代史之訛誤爲糾繆以示東坡東坡曰往歲歐陽公著此書初成王荊公謂余曰歐陽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國志何也子盍爲之乎余固辭不敢當夫爲史者網羅數千百年之事以成一書其間豈能無小得失耶余所以不敢當荊公之託者正畏如公之徒

掇拾其後耳

劉先生和仲

劉和仲道原次子有軼材作詩清異刻厲欲自成家爲文慕石徂徠蚤卒宋史

梓材謹案晁景迂爲長子墓表云方其未病時予偶與論近世人物曰首而不遷者或告諸人波天不得壽者又將誰責如吾家微之光道溪之繪道王文正家慥予顧原武小邢廬山劉和仲皆奇才也吾兒輒愀然不懌曰是數人者何恨往往兒稱于東坡諸公則先生之爲軼才可知矣

傅氏家學

忠肅傅先生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 八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傅察字公時濟源人獻簡從子端重有特操爲文溫麗舉進士蔡京欲妻以女先生拒之初調青州司法參軍宣和中以吏部員外郎使金不屈死贈徽猷閣待制謚忠肅姓譜

附錄

公生而秀穎異於他兒十歲不戲弄誦書問學晨夕不解

公思孝得于天資刻意好學自少至壯未嘗一日厭初遊場屋同舍或出入飲博客至公獨在初未爲異從至數其短帝以爲邀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

勝之家學

中散王先生愼言

大夫王先生愼行

大夫王先生愼弼並見百源學案補遺

唐氏家學

知州唐先生淑問

唐淑問字士憲江陵人質肅公介子也舉進士官至殿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擢監察御史滕甫爲中丞先生歷

遷知眞州姓譜

修撰唐先生義問詳見元祐黨案

州屬唐淡翁先生既

唐既孚潛亨號眞淡翁隱者也少舉進士有能賦聲已而用其伯父廕肅公之薦仕州縣一日不合意莞然笑曰道其在是乎拂衣以歸遂閉關于漢水之上殆二十年其後集論語眷秋者分爲二卷合四十四篇且以六典治邦國之義名之曰邦典（劉道卿輯集）

唐先生慈

書錄解題

唐慈眞淡翁之子也翁與之問答而爲春秋邦典云直齋

陳水私淑

宜興史先生炤 附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文定胡先生安國 詳武夷學案

思簡趙得全先生鼎 詳趙張諸儒學案

石渠許忠宅先生翰 詳呂許諸儒學案

祇候楊畤翁先生 □

楊萇字萇洪慶人自號畤翁博極羣書尤精韻學古篇字一覽如素習崇寧初嘗召試中書進換文階擢三衞會大臣當國欲用爲臺諫排斥所不快者先生笑謝不顧也明日有旨還服東頭供奉官進閤門祇候始見疏斥於是出平生所著切韻學與學者其之仁宗詔翰林學士丁度李淑增葺韻學自許慎而下凡數十家總爲類篇集韻而以賈昌朝王洙爲之屬治平四年司馬溫公繼纂其口嘗成上之有詔頒爲先生又即其書科別戶分著爲十條爲圖四十四推四聲于母相生之法正五方言語不合之訛清濁重輕形聲開合梵學興而有華梵一之殊吳音用而有南北之辨解名釋義纖悉具備離爲上下二篇名曰切韻類例（鴻慶居士集）

侍郎王先生普

王普字伯照閩縣人禮樂律曆莫不精深登進士第官至侍郎朱子評福州前輩明禮者三人先生爲最劉潛次之任文薦又次之（道南源委）

陳石士師送鄧鹿耕擢鹿港同知序曰朱子言福州王伯照劉昭信任希純三人皆以明禮稱而伯照之書尤精確可見諸用萩原能爲吾訪得之乎

梓材謹案閻書言先生宣和元年釋褐宋志載先生深衣制度一卷程登庸深衣冀自序云深衣成書司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馬時有異同蓋即謂先生深衣制度惜朱氏經義考已言其書佚矣雲濠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言先生官太常博士著有官曆刻漏圖一卷蓮花漏圖一卷趙張諸儒學案詳見

忠文王梅溪先生十朋

遠敏沈先生樞

沈樞字持要安吉人舉進士調彭澤丞用葉義問薦賜對首論君子小人之辨高宗嘉之除監察御史坐不附楊邦彥獲譴端州尋起溫州守

姓譜

梓材謹案先生一作德清人紹興間進士官至太子詹事光祿卿謚憲敏著有通鑑總類二十卷四庫全書目著錄永樂大典本續資治通鑑長編五百二十卷提要稱其原目無存所分千餘卷之次第已不可考又言其作此書經四十載乃成自賓錄正史官府文書以暨家錄野紀無不遍相稽審質驗異同雖採摭浩博或不免虛實並存疑信互見未必一一皆衷於至當然其進狀自稱寧失之繁毋失之略蓋廣蒐博錄以待後之作者其淹貫詳贍固讀史者考證之林也又四庫存目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八卷舊本題先生經進提要謂當時麻沙坊本託名以售欺者是也

季口口人爲信州使君天資純孝篤學好古尊敬古文孝經又爲詳說不惟發明夫子之旨又以文正公之解隨文演暢用意甚勤辭亦詳備紹興五年八月進其書求幾中書舍人陳傅良又爲之繳進

知州季先生口

附錄

危太朴曰司馬文正言壁藏之時去聖未遠作古文孝經指解范太史季信州袁正獻公近世導江張氏皆宗司馬氏而不從顏芝本惟朱文公及會稽俞氏臨川吳氏兩存之

補文簡李巽巖先生謙

梓材謹案先生爲詩譜三卷宋志入經部詩類蓋亦爲歐陽子詩譜補闕之學者四庫全書存目錄先生說文解字五音韻譜十卷提要引程史云一字子異號巽巖又案文獻通考作謚文定又言初徐鍇作說文韻譜十卷音訓簡略讎便檢閱而已非改許慎本書也憲乃取說文而顛倒之云

附錄

先生天資穎異博覽經傳獨不喜王安石學甫冠已著兩漢鑑追念靖康變故著反正議十四篇人皆奇之第進士調成都府華陽縣主簿未上講書本縣龍鶴山命曰巽巖有記云子異子三卜居乃得此山向東南西北其位爲巽爲乾蓋處已非乾則無以立應物非巽則

無以行易六十四卦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起乎履止乎巽此講學之序也語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夫人各有所立善惡分焉惟能講可與適道知所適而無以自立則莫能久其學惟能復可與適道域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故取諸常恆久于其道域損之或益之至於困而不改若井未始隨邑而遷則所以自立者成矣雖然吉凶禍福機發迭起有不可知將合于道其惟權乎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學而至于巽乃可與權此聖賢事業也年方二十四其志趣學問如此神道

葉水心序巽巖集曰李氏續通鑑春秋之後財有此書蜀自三蘇死公文于兒弟後起兼方合流以就家學綜練古今名實之際有補于世天下傳以繼蘇氏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劉洪曰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李文簡以為至論

閻邱先生襄

閻邱襄字元吉臨湘人少力學讀書數過終身不忘好畜書九嗜司馬氏通鑑淳熙十一年卒湖南通志

提舉余先生童

余童字端蒙樂平人紹興進士為吉水令攝知信陽軍因圖信陽山川以獻且奏三關為荊楚之蔽信陽又三關之蔽失信陽則三關不足恃儻使三關信陽相為掎角上覽圖甚善擢知歙州除江西提舉卒平生嗜書乃擬玄進虛為疏書江西人物志

尚大仲宇道長安陽人父佐均博學工文官國子監司

附錄

攖攻媿取蘊書曰蘊書以八起數或問蘊字何義余考說文解字二字部亟字注敏疾也從人口又二二天地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也去更反徐鍇通釋曰承天之時因地之利口謀之手執之時乎時不可失疾也會意氣至切集韻於去聲七志正引上文而又於入聲二十四職出此字亟蒿蓋注亦引上文而云或作蒿蓋余君既擬太玄潛虛以爲書謂此字實備三才故用之亦務用奇字故又加艸第未知蓋字止用集韻爲據雖復別見他書其下又加木則未之見有當考去更乃本音也要當從去聲爲正

文學孫先生椿年　別見水心學案補遺

思定趙先生汝愚　詳見五山學案

文公朱晦菴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郎中張觀物先生行成　詳張祝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仲隆

張仲隆口口人爲營邱令慷慨有氣節常以古人功名事業自期許嘗答崇安之光化精舍暇日新一室于門右不置餘物獨取資治通鑑數十帙列其中焚香對之日盡數卷室之前軒直以通鑑榜之而屬朱元晦記之

朱子文集

檢詳張先生敦實

張教實婺源人著有潛虛發微論一卷　文獻通考

梓材謹案先生官檢詳見樓攻媿題張德深辨虛語

張德深先生漢

張漢字德深慈溪人子密從叔祖也兄弟讀書躬耕先生邃于易玄新安張檢詳爲令時示以潛虛一見卽言其大義歸閱數日著辨虛一卷凡十餘篇兼綜易玄二書易曰卦玄曰首虛曰名卦有爻首有贊名有變二體四位十等之象八物五行與生成之數乾中元之所以始一三五之所以虛與夫揲法占法皆若異而實同又辨氣體性名行命與書虛之得此幾無餘蘊其學眞有淵源辨名之末謂齊處大中之內斟酌造化其斗之任乎張敦實發論乃曰處大中之內在天其北極之任乎

輕一言已失其旨櫻攻魏集

承務孫雪齋先生介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戴先生宇附子幸孫汝明曾孫濛

戴宇奉化人性寬恵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年故平決鬬訟與譬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子幸貧而極孝讓生三子次汝明字叔晦僕舊有至性叔晦子濛字默叟試一不中即罷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劇源戴剡先生表元其子也劇源集

知州劉先生清之詳清江學案補遺

王氏同調

布衣劉先生濛

劉濛字昭信福州人著易解五卷有曰見險而止爲儒見險而不止爲訟能通其變爲隨不能通其變爲蠱終

胡先生次和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山谷謫居涪州先生往謁之山谷勉其教子讀書後先生兄弟創義齋延賢師以教子弟及諸生隆興初有登第者廣州黃志

林師仲字質夫修之孫及其從弟遜遠皆好學循禮黃

林先生師仲

林氏家學

林先生遜合傳

林遜字復之林遠字思之居母喪一遵禮制侍郎胡銓作墓誌說以貽之廣州黃志

陸氏家學

諫議門人

范先生仲彪別見華陽學案補遺

張氏門人

右丞呂先生好問

縣令呂先生切問並詳滎陽學案

劉氏門人道原再傳

劉氏門人

州倅陳星灣先生葆別見陳鄒諸儒學案補遺

補修職陸庸齋先生九皐

附錄

象山志先生墓曰番陽許氏爲書院桐嶺延師其開以處鄉之學者又自槀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於外亦嘗來從余游因得侍公函丈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槀之員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之公爲一出倡嶺學者變而樂義理之言厥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之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衆

李氏家學

著作李先生廈

賢良李先生塾 合傳

李廈字仲信文簡公讓長子也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文簡素謂唐三百年不媿此科者惟劉去華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揭帥張燧欲應詔不偶而止其文見公遡以書勉之文簡答以當修此學不必從此舉既不克躬試于是命先生及次子塾習焉及壯尚書應長應薦先生文行可應詔故有是命先生既中制科爲秘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修撰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縉紳榮之近臣復舉塾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見劉云

附錄

王深寧曰李仲信爲南北史世說朱文公謂南北史凡通鑑所不取者皆小說也

梓材謹案雁湖爲周益公行狀云仲兄著作季兄賢良皆從公遊蒙待以國士是二先生皆平園門人又案益公爲文簡神道碑云七子謙早天廈終奉議郎坐亡壁亟今爲朝請郎監任承務郎坐亦亡壁亟皆登科第今爲朝請郎監任承務郎通承議郎奉議郎著作承務郎坐亦亡壁亟務郎賢良蓋自謙數之則著作爲仲賢良爲季舍謙而言則著作爲長賢良其次也

李氏門人

謝先生疇

謝疇字元錫潼川人從李仁甫遊著春秋古經十二篇仁甫爲之序稱其治春秋極有功李文簡文集

檢詳門人

待制司馬先生伋 見下司馬槱傳

德深家學

文清張壽口先生虙 附見巖湖學案補遺

學諭戴先生杰

戴杰帥初伯祖世多儒科端平初爲崇學諭篤厚爲時輩所尊滑容居士集

司馬縝傳

待制司馬先生伋

司馬伋字季思溫公之從曾孫紹興兩國講和金使來問汝家復能川司馬溫公子孫否朝廷始訪溫公之後之在江南者得先生使奉公祀先生欲昌其家學凡言

書出于司馬溫公者必錢梓而行之 通鑑標文辯誤序

蜀藩謹案朱子序資治通鑑舉要曆後云清源郡舊刻溫國文正公之書有文集及資治通鑑舉要歷皆八十卷又云淳熙壬寅公之曾孫龍圖閣待制伋來領郡事始至而視諸故府則文集已漫滅不可讀乃用家本刻焉是先生之移之別板次及舉要之書命工藏本刻焉是先生錢梓溫公書之證

梓材謹案慶攻媿跋張德深辨虛言張儉詳爲察院以張氏潛虛發微授先生

司馬先生述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司戶司馬先生子己

司馬子己溫公七世孫篤居戎州談通理學不事科舉以淌白世其家召補嘉定司戶參軍 姓譜

監鎮司馬先生夢求

司馬夢求敘州人溫公之後也景定三年舉進士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地勢險固爲舟車之會特水都統程文亮逆戰而降先生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宋史忠義傳

涑水續傳

文恭羅此菴先生點 詳見衆山學案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詳見南軒學案

忠肅彭止堂先生龜年 詳見嶽麓諸儒學案

知軍邵先生驥

邵驥字德稱蘭溪人乾道二年進士累擢善化令攝衡山安化皆稱治知開化縣旱歉振卹有方朱文公以常平使者行縣至喜而舉之遷大理寺丞輪對進劄言十篇改知大宗正丞以疾出知南安軍先生嗜學至老彌篤在南安日掾司馬公通鑑所不載者爲書號南北車鑒 魏鶴山集

推官邊先生恢 別見槐堂諸儒學案補遺

知州郭肖舟先生叔詡父汾
郭叔詡字幼才廣都人唐汾陽王之後也父汾號沖寂
居士以孝友文學聞於鄉以先生爲朝散後慶元元年
賜進士累辟知巴州致仕卒年七十九自號肖舟老人
築室藏書萬卷有雜著八十卷肖舟詩稿二十卷理學
語類三十卷續通鑑長編增添綱目二十卷溫公通鑑
評三卷（魏鶴山集）詳見絜齋學案

正肅袁蒙齋先生甫

提幹何先生逵

何逵東陽人嘉定進士年四十餘即喪明終日燕坐觀
心靜久而明覺方寸間空洞無物生平意氣渙然冰釋
乃云四十以前不醫而醫四十以後醫而不醫向使身
非病廢爲微官作使營營逐逐忽焉以死何能至此作
家訓十餘條大概以司馬公家訓朱子小學爲綱而覽
問答史自左馬班范至涑水治鑑蜀李長編皆手校口
誦傍注羣疑已見不足則書紙背謹楷如一凡雞鳴丙
夜始就枕雖病猶以某册某卷脫誤某字未塗改爲恨
又云忍過事地喜朱潛溪王子充胡仲申皆爲之跋以
子孝然盡贈惠國公（金華徵獻略）

處士陳先生龜朋

陳龜朋字錫公永福人其曾祖姑嫁倫魁蘭國梁女適
鄉先生方案先生館之于塾帥里之經生舉子數百人
師焉治禮記改賦後稍厭科舉經自注疏至諸儒難疑
問答史自左馬班范至涑水治鑑蜀李長編皆手校口
誦傍注羣疑已見不足則書紙背謹楷如一凡雞鳴丙
夜始就枕雖病猶以某册某卷脫誤某字未塗改爲恨

劉後村集

教授程先生掌（詳見鶴山學案）

架閣劉先生時舉

劉時舉里貫無考嘗仕通直郎戶部架閣國史實錄院檢討兼編修官史局之父喪去位詔以右丞相起復時先生爲廣學生與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上疏力爭禮議各一首皆近道之言夢然登淳祐四年進士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太傅東陽縣志

何氏家學

內舍何先生夢申

太傅何先生夢然合傳

何夢申東陽人逢子內舍生與弟夢然治周禮所作周禮義各一首皆近道之言夢然登淳祐四年進士第累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贈太傅東陽縣志

馬學之餘

羅融齋先生士友

羅士友字兼善一字晉卿自號融齋廬陵人每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床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甚寒暑以爲常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自以爲名言文文山集

掌教吳默堂先生霞舉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朝奉胡梅磵先生三省詳見深寧學案

郡王完顏先生承暉

完顏承暉字維明其先出自景祖之裔性純一既長志在行其所學封廣平郡王貞祐二年以都元帥行省事

于中都左丞彖多副之委以軍事已則鎮以德量總大
綱而已既而援兵不至糧運既竭慨然約彖多以同死
社稷而彖多有異志議竊欲委城而南則面賣之經歷
官完顏師姑左丞腹心也數其罪立斬之即起謁家廟
遂與左右引飲神色自若頃之飲藥而死自以託肺肝
之親以劉向抑王氏爲忠以李世勣誅武氏爲不忠又
師司馬光而友蘇軾云 通鑑攷異 文集

密公完顏先生璹 附師朱巨觀任君謨

完顏璹字子瑜金宗室越王之長子少日學詩于朱巨
觀學書于任君謨明昌以來諸王法禁嚴諸公子皆不
得與外間交通故先生得窮日力于書讀通鑑至三十
餘過是非成敗道之如目前越王薨後稍得出游文士
輩亦時至其門所居有樗軒又有如庵自號樗軒老人
其詩號如庵小稿圍城中以疾卒時年六十一 中州集

文獻耶律先生履

耶律履字履道遼太祖長子東丹王突欲之七世孫也
早孤養于族父興平軍節度使德元五歲時嘗夏夜露
臥見天際浮雲往來忽謂乳母言此殆臥看青天行日

就令有之戲笑之閒亦何須深責豈得并其人而廢之
世徒知軾之詩文爲不可及臣觀其論天下事實經濟
之良材攷之古人陸贄而下未見其比陛下無信小說
傳聞而忽賢臣之言明日錄軾奏議上之詔國學監刊
行俄以疾求解世宗憫其勞授潁州刺史尋召爲翰林
待制同修國史章宗卽位歷拜參知政事兼修國史進
尙書右丞年六十一卒賜謚曰文獻積官正議大夫漆
水郡開國公先生晚稱忌言居士有文數百篇論者獨
推其揲蓍說蓋不階師授而獨得之者元遺山集

附許魯齋讀文獻公揲蓍說

盧君校定耶律公揲蓍說曲折艱深辭意隱晦及探
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宛
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爲自說乃以八
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爲不同已甚可怪況四齊八
齊之後尤不能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合其率而
不知質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
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遵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
以爲然也審矣爲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云

爲乾而靜者八千 謂卦大抵靜者最多而一爻變者
爲最 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變者
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皆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八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坤與六子同
爲坤而靜者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 爻以老動而陰性本
靜故在坤而變者極
少
爲震爲坎爲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而震之兌離
坎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三千二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三十而震之坎艮之
震艮之震坎者皆一千三百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爲巽爲離爲兌者皆一百九十有二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一本無此數卻有八

卦靜變之數計一十六萬一
千一百四十四凡二十八字

爲巽爲離爲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之乾者皆一千六百而巽之艮坎離之

艮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二十

二爻變而之坤者皆四千二十二而巽之離兌離

之巽兌艮之離巽者皆九百六十

三爻皆變而爲震爲艮爲坎者皆五百七十有六

右三變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三

百四明叢書 紡圖刊本

爻俱變爲最少蔡氏曰一奇一耦對待者陰陽之體

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

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

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

分二掛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偶者二而老陽得八

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

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不取彼者誠以陰陽

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

得失可見

忠武史先生天澤

史天澤大興人武仙之變其兄都元帥天倪被害以先

生紹其職復取眞定授萬戶歷爲中書右丞相至元改

元加光祿大夫三年皇子燕王領中書省兼樞密使以

先生爲左丞相兼樞密副使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平

章軍國重事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謚曰忠武先生平生

喜資治通鑑每公務之暇卽取讀之有不解則以問人

必解而後已雖公務遑遑亦恆以數册自隨每舉一事

輒能推究始終折衷是非雖老師宿儒有不及者王鹿庵集

百五四明叢書 紡圖刊本

文正賈先生居貞

賈居貞字仲明獲鹿人生于鄭州年十五奉母孫踰河

依舅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世祖卽位以爲中書

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歷官

中奉湖北宣慰使授參知政事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

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于學先聲至

江西民有迎訴千里外者年六十三卒于豫章其事母

曲極孝敬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橐駝負書以行

從討叛王度漠有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于

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至其舍贈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姚牧庵集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同知馬先生潤

馬潤字仲澤其先居天山因父忠貤以兵馬官爲馬氏先生以文墨入官累知光州改漳州路同知卒年五十九其守光州取官粟之羨者廣弟子員以食光久爲用武地司馬丞相生于光先生歲率諸生以祠民始知爲儒以自重始龕當塗時居儀眞幾十年母張氏語家世官簿微譬之乃復仕所爲詩曰樵隱集若干卷韋布踵門降席倒屣傾家治具輟所得俸高下賢否以奉而其教子嗇刻不肯置長子祖常　清容居士集

教授張導江先生逕

文懿許白雲先生謙　並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潘節齋先生柴

潘柴字伯誠婺源人學長于史嘗著通鑑總論反覆數千言括盡古今興亡大要學者稱節齋先生　徽州府志

吾先生機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布衣邵九經先生光祖

邵光祖字宏道其先河南人康節十世孫時從父官遊吳遂家焉性夷易非聖賢之書不讀有得遂以教人吳中學者稱爲九經師卒葬鄧尉山　姓譜

附錄

張景春曰宏道博通好古研精經傳窮六書之旨張士誠據吳授湖州學正不赴遂以布衣終其身

梓材謹案江南通志載先生講習垂三十年通三經所著有尚書集義經義考云未見四庫書目著錄本永樂大典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二卷附檢例一卷檢例爲先生所補正提要言溫公書以三十六字母科別清濁爲二十圖首獨韻次開合韻每類之中又以四等字多寡爲次舊有檢例一卷邵氏以爲全背圖旨斷非公作因自撰爲檢圖之例附於其後考溫公自序實因集韻而成是圖邵氏乃云廣韻凡二萬五千三百字其中有切韻者三千八百九十文正取其三千一百三十定爲二十圖餘七百六十字應檢而不在圖者則以在圖同母同旨之字備用而求其音則是據廣韻也然邵氏據溫公之圖以作例則其例仍與圖合所注七百六十字之代字及字母亦足補原圖所未備公例既佚即代以邵氏之例亦無不可矣

經歷鄭先生泳　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耶律家學

文正耶律先生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文獻公履之子先生以明昌元年生文獻通術數尤邃太玄私謂所親曰吾年六十而得此子吾家千里駒也他日必成偉器且當爲異國用因取左氏之楚雖有材晉實用之以爲名字生三歲而孤母楊氏誨育備至稍長知力學年十七書無所不讀爲文有作者氣章宗特賜就試中甲科考滿授同知開州事入元太祖處之左右以備咨詢靈武下諸將爭子女財幣先生獨取書數部大黃兩駝而已既而軍士病疫唯得大黃可愈所活幾萬人太宗卽位定册立儀禮時時上深以爲然授中書省印俾領其事事無巨細一以委之初汴京未下索取孔子五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元措令收拾散亡禮樂人等及取名儒梁陟等數輩于燕京置編修所平陽置經籍所以開文治卒年五十五先生天姿英邁雖案牘滿前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平生篤于好學嘗戒諸子曰公務雖多晝則屬官夜則屬私亦可學也其學務爲該洽凡星歷醫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定文獻所著乙未元曆行于世

元文類

雲濠謹案元史先生本傳載先生之卒皇后哀悼贈賵甚厚至順元年贈經國議制宣亮佐運功臣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湛然居士集

堯分仲叔春秋謹候于四方舜在璇衡毋暮肅齋于七政所以欽承天象敬授民時典謨實六籍之大經首書其事堯舜爲五帝之盛主先務厥猷皎如日星紀之方册由此言之有國家者律曆之書莫不先也是以三代而下若昔大猷遵而舉之星曆之官代有其人漢唐以來其書大備經元創法無慮百家其氣候之早晏朔望之疾徐二曜之盈衰五星之伏見疏密無定先後不同蓋建立郡國而各殊或涉歷歲年之浸遠不得不差也既差則必當遷就使合焉耳進西征庚午元曆表

蓋道者易知易行非掀天拆地翻海移山之詭誕也所以難信難行者舉世好乎異罔執厥中舉世求乎難弗行厥易致使異端邪說亂雅奪朱而人莫能辨悲夫辨邪論序

子聞之君子之處貧賤富貴也憂樂相半未嘗獨憂樂

也夫君子之學道也非已爲也吾君堯舜之君吾民堯舜之民此其志使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君子恥諸是故君子之得志也位足以行道財足以博施不亦樂乎持盈守謙愼終如始若朽索之馭六馬不亦憂乎其貧賤也卷而懷之獨潔一己無多財之禍絶高位之危此其樂也嗟流俗之未化悲聖道之將頹舉世寥寥無知我者此其憂也貧樂庵記

梓材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湛然居士集十四卷提要云耶律或作移剌蓋譯語之譌焦竑經籍志以爲兩人非也考僧行秀所作集序稱其年二十七受顯訣於萬松盡棄宿學其耽玩佛經蓋出於素

宋元學案補遺　卷八　百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智平水王鄰則曰按元裕之中州集載右相文獻公詩文稱趙閑閑爲吾道主盟李屏山爲中州豪傑知晉卿學問淵源有自來矣故傍通詣極而要以儒者爲歸云云今觀其書語皆本色惟意所如不以研鍊爲工雖時時出入內典而大旨必歸於風教鄰之所云殆爲能得其眞矣又案集中第八卷第十三卷十四卷所載書序碑記自署湛然居士漆水移剌楚材晉卿云

附錄

其思親有感詩曰遊子棲遲久不歸積年溫凊闕慈闈龔中昆仲親書帖篋內萱堂手製衣黃犬不來愁耿耿白雲空望思依依欲憑鱗羽傳安信綠水西流雁北飛又曰骨肉星分天一涯萱堂何處憶孤兒排愁正賴無

李子徵序之曰文章者公之餘事也公之德業天下其知之固不待文而顯也

耶律門人

員外元遺山先生好問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史氏家學

平章史裕齋先生格

史格字晉明太尉元于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戶虎符歷拜中書左右丞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至元二十八年卒年五十八性友愛嘗施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

日裕齋城牧庵集

石丞史先生松

史先生木

廉訪史先生杞

史先生煇並見泰山學案補遺

馬氏家學

文貞馬石田先生祖常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戴氏續傳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詳見深寧學案

湛然家學

文忠耶律先生鑄

耶律雪齋字成仲文正子幼聰敏善屬文尤工騎射文正薨嗣領中書省事時年二十三憲宗崩額哷布格叛先生棄子挺身自朔方來歸世祖嘉其忠拜中書左丞相坐不免職郎罷免徙居山後卒年六十五至順元年贈上柱國懿寧王謚文忠元史

皇朝文獻通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十四 經籍考 詩類 湛然居士集 十二卷 元耶律鑄撰 鑄字成仲 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 父楚材 事太祖太宗定宗 為中書令 鑄以蔭入仕 歷官至中書左丞相 事蹟具元史本傳 是集前有至元二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上都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和林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雲中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西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東平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七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八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九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二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三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四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五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六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七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八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一百九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二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三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四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五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六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七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八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二百九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二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三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四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五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六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七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八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三百九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二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三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四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五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六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七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八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四百九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二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三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四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五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六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七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八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五百九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三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四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五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六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七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八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二十九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三十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三十一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又有至元六百三十二年自序 稱其詩多在燕京時作

湛然門人

宗先生仲亨

宗仲亨官中省都事最爲湛然門下之舊收錄湛然餘稿又增補雜文舉其全帙付之湛然門下士高沖霄李邦瑞協力前修以示學者湛然居士集序

李先生邦瑞

李邦瑞字昌國以字行臨潼人世農家幼嗜學讀書通大義嘗被掠逃至太原爲金將小史從守閿漫山寨國王木華黎攻下諸城堡金將走遂率眾歸元復居太原風酹月弔英魂直當立事書麟閣何必題詩寄雁門又

高先生沖霄

高沖霄湛然之徒也嘗和其詩云十里東風渭水春臨云翠華南渡濟蒼生垂老將觀德化成昨夜行宮傳好語秦川草木也折榮

湛然居士集

梓材謹案高沖霄疑即高鳴字雄飛眞定人少以文字知名河東元裕之上書薦之不報諸王旭烈兀聞其賢薦爲彰德路總管世祖即位召爲翰林學士兼太常少卿立御史臺爲侍御史迄吏部尚書卒贈湛然詩蓋友於西秦者則與彰德無與矣

劉先生德眞

劉德眞湛然門人湛然送之征蜀云門弟遼陽劉德眞剛直木訥近乎仁憐君靈有才學術師我精通天地人今日從軍征兩劒他時擁肺入三秦三辰測驗須吾子

附錄

湛然居士和其韻曰隴右奇才冠士林萬言良策起予

創作天朝寶曆新湛然居士集

劉先生復亨

劉復亨字誠之湛然門人湛然送之征蜀云誠之識我二十年不讀經書不學禪誤爾儒冠好投筆逼人勳業可加鞭浣花溪畔春如畫濯錦江邊酒似川壯歲從軍眞樂事鄧侯遺躅勉爭先湛然居士集

李九山先生微

李微字子微東城人歸潛志

雲溪謹案先生序湛然居士文集云歙東城人也幸齒於門下士之末云云自稱九山屠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隱君陳希夷先生摶

陳摶字圖南賜號希夷先生姓譜

陳摶字圖南賜號希夷先生姓譜
雲濠謹案朱子與方伯謨書有云記得籍溪先生曾寫得陳希夷先生墓表云是呂洞賓所撰又案

白驢欲入汴中途聞太祖登極大笑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太宗時召見于延英殿賜號希夷先生

先生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

龍圖序

且夫龍馬始負圖出於羲皇之代在太古之先也今存已合之位或疑之況更陳其未合之數耶然則何以知之咎曰于仲尼三陳九卦之義探其旨所以知之也九卦謂損謙復恆損益困井巽之九卦也況夫天之垂象的如貫珠少有差則不成次序矣故自一至于盈萬皆累累然如絲之于避也且若龍圖本合則聖人不得見其象所以天意先未合而形其象聖人觀象而明其用是龍圖者天散而之數爲造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此謂去其六亦見二十四以一歲三百六旬周于二十四氣也故陰陽進退皆用二十四後既合也天一居上爲道之宗地六居下爲氣之本一六上下衡載之中運四十九化之用也天三幹地二地四爲之用此謂去其一見四象九爲乾元之用也九幹五行幾數四十是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也三若在陽則成卦體是无中正不爲用也二與四在陽則爲孤陰四二是也在陰則爲寡陽七九是也三皆不處之若避之也

崇龕陳摶序

胡一桂曰案龍圖序希夷正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則

劉牧以四十五數爲圖託言于希夷者蓋亦妄矣

附錄

上令引至中書宰相宋琪問修養之道先生曰不知也今上言皆究治亂之大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君臣協心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煉無大于此隆平集

太宗問曰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先生對曰堯舜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即今之堯舜也

先生遯跡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劒戟扶危主閑見笙歌聒醉人擡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

先生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盧江許堅堅授范諤昌此一枝傳于南方也世但以爲舉神仙術善人倫風鑒而已非知圖南者也以上易學辨惑

韓魏公題希夷先生眞堂曰伊昔天眞被謫書亦教人境得仙居開門翠靄三峯近合眼紅塵萬事疏髮鬆舊容蟬已蛻徘徊高隱室猶虛何時鯖伴赤松子穩駕雲車

邵康節觀陳希夷先生眞及墨跡詩曰未見希夷眞未見希夷跡止聞希夷名希夷心不識及見希夷跡又見希夷眞始知今與古天下長有人希夷眞可觀希夷墨可傳希夷心一片不可得而言

又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聞見錄

朱子曰先天圖傳自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

又曰此圖只是精微不起于康節希夷以前已有只是祕而不傳

又曰康節易數出于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

鄭漁仲先天後天辨曰先天得于伏羲歷數千載更文王周公孔子不以語人而其圖獨傳于陳希夷先生何也蓋未有此易先有此象未有此數先有此理昔者伏

義作易其示諸人蓋特以象云耳而理與數皆不傳焉非祕之也聖人以爲天地之數後世必有圖象而發明之者不可以一人之見遽盡其蘊也是以文王作卦辭以明理周公孔子作爻象大傳之辭以明理而大衍五十之數參天兩地之數五行生成之數亦緐是而閒見也而理與數之學興自理數之學興而伏羲六十四卦見其畫未見其象于是希夷陳先生始發之以示斯世其曰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此十六字邵康節得之于陳希夷將啟手足之日又爲圖以上繫必以先天之易爲之首而下繫又序十三卦之制作于其後者此也

梓材謹案希夷卒于端拱二年己丑康節之父天叟方四歲後此二十一年而康節始生鄭說殊誤

黃東發曰希夷陳先生周世宗閒黃白不對而對以蒼生爲念宋琪等問修發道不對而對以合德爲治歷五季閒革命輒驚豎太祖登極則驚喜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嗚呼先生雖隱豈忘世獨善者哉

郝陵川周易外傳自序曰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爲已任于是華山陳摶肇開宗統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羲文周孔之業推演意言象數之本至侍講程頤大變傳注爲易作傳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今二百餘年矣

雪思齊曰宋初陳圖南始創意推明象數自謂因玩索孔子三陳九卦之義得其遺旨新有書述特稱龍圖離合變通圖餘二十貫穿易理

錢義方周易圖說序曰自漢孟喜本易緯稽覽圖推易離坎震兌各生一方餘六十卦每卦主六日七分此易有圖之始也寥寥千載易學絕響宋之陳摶心領神悟始本吾聖人易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及天地定位等說爲橫圖大小四圖傳之穆李以及邵于而又本帝出乎震之說爲後天圓圖因大橫圖之卦爲否泰反類方圖于是易之有圖始大明于天下

袁清容曰太極圖的確自陳希夷傳上下二空圈乃成人成化之說

朱竹垞經義考曰按元公之學文公謂其妙具于太極一圖于是學者推演其說云此闡千聖不傳之祕

然陳圖南無極圖曾刊石華山業先元公而抉其祕矣南渡偏安文公特未之見爾

附傳

博士王先生昭素

王昭素酸棗人篤學有志行爲鄉里所稱聚徒教授嘗著易論二十三篇太祖召至賜坐令講易因訪以民閒事深見嘉奬拜國子博士致仕姓譜梓材謹案釋文瑩玉壺清話載先生學古純直行高于世李穆首師之逮爲學士薦于朝云

附錄

雲溪文稿

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方正之言鑑諸己或未之潤數行而逝年六十贈工部尚書姓譜

侍郎种雲溪先生放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七歲能文與母隱終南山以講習爲業從學者眾太宗召之不起賜錢養母母卒復賜錢帛助喪召授左司諫辱乞歸山後數召至詢問據經以對頗多裨益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徙居嵩山祥符八年一日晚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所作文稿焚

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于道者悉讀之然後知皇王大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尊自戰國由漢唐而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不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慾樂遊雲霞空荒閒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句奇偶之學于于時不叛斥聖道怪前世明教正道之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尚四顧何待也著蒙書

陳氏門人

亦從王晁之論

取此三句增入正文謂後人妄有上下經之辯吳仁傑

十二篇大抵務黜邪反正義礙叉係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揚子雲隋則王仲淹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先仲淹次則蛻之文樵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叢書皆句句明白剔蠹窒固無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德仁義之用退士傳

山扃寂寂梧陰晝碧窮居退夫耿然不懌精神沮而徜徉冠履陋而踧踖類沈酣而未醒豈執迷而莫析固貽譏于獨善尙多言而自釋鯨鵬雖大無風波而何益胡粵萬里捨舟車而奚適在聖賢雖有志於下民孰能無

位而立辟況予才不逮于往哲名器敢期于苟得在得喪不忘十明聖顚沛必思于正直終庶弁以自守惡鵝冠以假飾進不忘而嘻嘻退不怨而戚戚故孟軻有言雖有鎡基不如逢乎有年顏氏幾聖樂在陋巷亦將育乎令德茲窮通之自信匪古今之可尤顧縮位而擇肉兮予誠自羞寧守道而食芹兮中心日休予將息萬競消百憂養浩氣于邃茅之下飲清源于淵默之流俛鸞鵠兮雲霓之表終鳥浪衆讒之啾啾端居賦

大盈卑百瀆自成浮天滯崇邱下累塊竟爲蔽日深王

者在謙小夙惟堯禹心拜言尊賢仁愼德棄珠金自滿九族散匪驕百善尋炳茲夏商墾滅國因兮淫諭蒙詩

附錄

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一日令灑埽庭除曰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名聞天下曰放以道義來宦祿非所問希夷曰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閒見錄

淳化中詔起之其母恚曰常教汝勿講學今爲人所知盡焚其筆硯轉居窮寂上亦不强致而命京兆府時存問之

其學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幃帳

其在朝廷有所啓奏必據經義時無知者或譏其循默眞宗乃以放議十三篇示輔臣曰放爲朕言事甚眾但外廷不知耳其奏常焚稿故也以上陸稼書讀朱隨筆

文武議制義議敎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認議征賦議邪正

尹和靖過种明遜故居詩曰少年妄想弊經綸老去空餘此一身面似關髏形似雪卻來巖谷繼前塵

黃東發曰希夷象學傳之种放放隱者也以骨相當貴致顯官晚節驕侈已不謹希夷之戒放傳許堅堅傳范諤昌學益微矣

雲濠謹案王深父書先生事云初養其毋隱終南山講經書著嗣禹表孟子文秦蜀諸生多從之游隆平集云著嗣禹說表孟子上下二篇又宋先生所著又有蒙書十卷

參軍穆先生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賜進士第累官潁州文學參軍徙蔡州先生性正直剛介寡合自五代文敝宋初柳開始爲古文其後復尚聲偶先生獨以古文稱嘗傳數學于李挺之姓譜

梓材謹案晁景迂爲傳易堂記云至有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徵君放明逸明逸授汝陽穆參軍修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常從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據此先生易學又得之种明逸君明逸徵君受之希夷先生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合是卽宋史所本

參軍遺文

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何者行夫道者雖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于上也何慊也何令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本於善稱焉守夫名者亦固有窮達云耳而皆反乎是也達于上也何慊也何貶君子乎其在上則無所成乎君而加乎人其在下則無所悅乎親而修乎身窮也達也皆離于善稱焉故曰行道者有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矧窮達又各繫其時遇豈古人道有負于人耶

附錄

幼嗜學不事章句眞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先生預選

答喬適書

蘇子美哀先生文序曰先生自廢來讀書益勤爲文章益根柢于道然恥以文干有位以故困甚張文節守亳

毫之士豪者作佛廟文節使以騎召先生作記記成竟不留士名士以白金五斤遺之曰枉先生之文願以此爲壽又使周旋者曰士所以遺者乞載名于石圖不朽耳既而亟召士讓之投金庭下遂俶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嘗語人曰寧區區餬口爲旅人不爲匪人辱吾文也

祖龍學序河南穆公集曰大凡有作莫不要諸聖賢而立言合諸仁義以爲賢平時所見于簡策者殆踰數十萬言時人得之且愛且學

雲濠謹案先生宋史本傳云慶曆中祖無擇訪得所著詩書序記論等數十首集三卷

黃東發曰希奭數學傳之穆伯長伯長豪士不禮丁謂雖登第老益貧以古文爲天下倡

忠定張乖崖先生詠

張詠字復之鄧城人太宗時進士兩知益州威惠及民民皆信服歷遷吏部尚書知陳州卒贈左僕射謚忠定

先生剛方自任爲治尚嚴猛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眾

崖不利物有文集十卷姓譜

梓行謹案先生嘗學于希夷見劉靜修記太極圖後

張忠定語

五常所以正天地之功六籍所以扶天地之塞萬古而下其誰異諸

臨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能行二也當行必果決三也

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凡百不用智則臨大事之際寧有智來

勸學篇

大化不自言委之在英才玄門非有閉苦學當自開世上百代名莫逭塞如灰晨雞固自勉男子胡爲哉胸中一片地無使容纖埃海鷗尚可狎人世何嫌猜勤愼君于職顏閔如瓊瑰刻薄小人事斯聖直可哀放蕩功不遂滿盈身亦災將心雖內疾禍福本無媒

乖崖文集

與蘇易簡書

知人之心易爲義款人之急易以惠

附錄

公嘗訪陳摶一見公厚遇之顧謂弟子曰此人于名利澹然無悃達必爲公卿不達則爲帝王師

益不貢士幾二十年學校頹廢公察郡人張及李畋張
逵者皆有學行爲鄉里所服遂延聘加禮篤勉就舉後
三人登科歷美官于是兩川學者知勸文風益振
公問李畋曰百姓果信我否對曰侍郎威惠及民民皆
信服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秀才只此
一箇信五年方得成
謂李畋曰子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百公事
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
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又曰子異日爲政信及于民然後教之言及于義然後
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
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李畋苦痞既瘳請謁公曰子于病中曾得移心法否對
曰未也公曰人能于病中移其心如對君父畏之愼之
靜久自愈
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昭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
爲何人耶故其言曰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
公不言己能斯可以事君矣

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乎世若公者少歟
李巽巖湖北漕司乖崖堂記曰寇平仲王子明皆復之
同年皆賢者平仲相眞宗攘卻夷狄天下至今受其賜
而復之顧澶淵一擲我不能爲使復之當平仲之任其
處此必有道矣玉清昭應宮之役子明不能强諫奉天
書行事每有愧色復之獨抗疏乞斬丁謂以謝天下子
明病革眞宗擬相復之則復之亡矣使復之無恙丁謂
何敢肆其奸欺周懷英雷允恭亦安從始禍復之嘗饑
平仲不舉無術或謂復之大過而平仲獨心服焉末路

低徊還乘鈞軸訖與禍會覩復之學術寧不少愧哉復之本不欲仕希夷謂當拯民于水火不宜輒自肥遯復之乃仕攘袂纓冠誠非得已凡所與交多方外佚人視乘軒冕猶棄敝屣耳其至大至剛以直之氣一生未始少屈至今凜然也

項平甫曰張乖崖鎮蜀當遨遊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

黃東發曰張忠定公剛大多智數方面材無比者李順王均亂後前後兩鎮蜀易嚴爲寬蜀人畏愛入骨髓使還謂王文正旦太平宰相卒以此不遇豈命也夫然乞斬丁謂王欽若一疏至今光燄煜煜斗牛間天書迎合事千萬世賴之雪恥矣

賈先生德昇

賈德昇陳圖南弟子端拱二年圖南豫言其卒命之鑿石室于張超谷室成而逝（隆平集）

种氏學侶

李先生溉

李溉口口人种放以河圖洛書傳之（朱子發說）雲濠謹案經義考引漢上之說云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則并洛書傳之

李氏卦氣圖

坎初六冬至九二小寒六三大寒六四立春九五雨水上六驚蟄中孚主蚯蚓結鹿解在冬至小寒之間（漢上易）

附錄

楊時喬曰溉得易圖于种放放得之陳希夷希夷諸圖皆易說卦所言者此圖與之不同想溉所自作無關于易之大義然亦依傍易說可以節取

許先生堅

許堅字介石廬山人布裘道者也朱子發曰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又廬山隱者李潛序麻衣道者正易心法言得之廬山一異人或曰卽堅也（廬山志）

梓材謹案楊龜山誌許德占墓云惟許氏之先曰堅者有卓行浮沈廬阜九華之間初不知其何許人也是先生並非廬山士著矣

穆氏同調

鄭金斗先生倏

鄭倏蜀人自號金斗先生名其文金斗集歐陽公辨尹

師魯誌曰著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修鄭條暨及有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困學紀聞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云宋古文始於柳開穆修鄭條二人柳穆今有集人多知之條蘇州人天聖八年王拱辰榜第三甲進士咸平三年陳堯咨榜進士及第進士爲之子也兄修景祐三年王整榜進士及第見姑蘇科第表

知州柳補亡先生開附趙生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幼警悟豪勇及就學講說能究經旨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官至如京使知忻州徙滄州未至卒年五十四五代學者少尚義理自趙生者得韓愈文數十篇未達乃攟以示先生先生一見遂知爲文之趣自是屢辭必法韓柳初名肩愈蓋慕之也舊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先生垂絕語門人張景曰吾十年舊一書可行于世景爲名之曰默書辭說稍隱讀難遽曉先生尚氣自任不顧小節太宗除殿中侍御史命使河北上方擇文臣有武略者即授先生崇儀使知寧遠軍徙全瓊邠代諸州隆平集

梓材謹案晁景迂爲李挺之傳云師河南穆伯長又云挺之書尤生前稱許蓋仲塗之文也又案宋史文苑先生本傳云骎冠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隆平集肩愈當是肖愈之異

梓材又案趙生天水人老儒也見張景所撰先生行狀

柳氏家戒

皇考治家孝且嚴朔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即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讐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能出一語爲不孝事開釁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雲濠謹案仲塗之父承翰字繼儒嘗拜監察御史累贈至祕書少監年二十一學詩于隱者孟若水從方侯生授字學爲文章仲塗誌其墓稱太祖召上殿言曰聞爾治家嚴而平如朕治天下也居官處食井水外無一有取吏犯必責不貸公事不枉而速嚴立庖坐人過促走若觀神明鄉當不爲不善不厚妻子不疏弟姪不私續不妄求朕知爾久也又云閭後奉歸大名府縣開記先君常與諸叔聚話指汝弟兒語曰吾湯陰時征蜀帝欲與公屬命汝母伯王公爲招討副使告行曰帝欲大官公召吾不往報曰男兒當自立不能學人因婦家覓富貴也同吾事帝耆半爲王侯其後番番相傾朝爲賤人夕爲貴臣面垢未除頂冠裁焉門朱未乾屍血流焉初暱比比漸異索索以陷以削逐之以離滅之以夷因小致家及大累圖吾苟與斯輩同安有渠得今日見眼前連車不如教子讀書彎弓騎馬功成無價彈絲吹竹身衣罔覆累基奕奕舉口莫食杯酒是味不賊

而巍在家了了出門皎皎養兒勝虎猶患不武多學處習少宦諳事爲官納貨莫大此禍侮文弄法天誅鬼殺以私害公反必躬吾豈徒言哉汝等勉之少監之言行如是宜仲途又述之以爲家戒閨則仲途之弟也又仲途爲季父承遠墓誌云耳病無所聞五七歲卽牢先生教讀書畫字又爲從叔戶曹承陟墓誌云廣順中詩者韋鼎來自衡山從之遊得其言爲從兒節推閎肩回墓誌云年十七授書易膠東胡生通諭之其仲女爲張景之妻柳氏之家學淵源可類見如此

河東先生集

人之不幸由乎天身之不幸由乎己己之者甚乎天之者也苟有外其貌而內其情于儒何幸哉上大名府王祐學士書

道也者總名之謂也眾人則教矣賢人則學矣聖人則

通矣秉燭以居暗見不遒于一步捨而視于月之光遯可分遠不可窮及乎日出之朝宇宙之間無不洞然矣眾人燭也賢人月也聖人日也上王學士第三書

六經之辨其文兼其政遂其用節于人其功扶于時答臧丙第二書

夫子之于經書在易則贊焉在詩書則刪焉在禮樂則定焉在春秋則約史而修焉在經則因參也而語焉非夫子特然而爲也在語則弟子記其言記焉亦非夫子自作也聖人不以好廣于辭而爲事也在乎化天下傳來世用道德而已若以辭廣而爲事也則百子之紛然競起異說皆可先于夫子矣昌黎集後序

柳子五箴并序

柳子志近于古人異于時俗之所聞見欲明其道也人皆忽焉作晦箴柳子每作事慮其不思而有所以失作思箴柳子言居者以居于世也病乎人有同其事而異其心也同者卽與居之異者卽與去之作居箴柳子病淺無淵大之德使人目而見之輕而習之卒成小人也君子之棄耳作淺箴柳子好直人有過者以直言攻之使易其不善而格于善眾不克從反謂狂野懼以直得

辱作直箴

道之明有時而明道之晦有時而晦維晦維明與世謙盈明不可苟晦不可捨苟之則妄作平口捨之則患生其下故聖人有云用行捨藏者惟我與汝也晦箴

動靜以順思而爲正苟若不思汝所以病汝謹其心庶事咸欽田之與處必思其故默之與語勿使于誤機思于密所發不失行思于修惟汝之休道思于勤維德之郷思執其志思端其容思而思久君子之風思箴

不我之徒何所與居小人爲誠同利異謀異謀之大彼相賊害雖與父兄亦僞其情能人其面能獸其心汝若是也我愧乃梁不與汝處不與汝語居厳

山之幾松柏不茂焉水之淺蛟龍不生焉世之淺忠良不輔焉人之淺道德不存焉淺之若是我所以棄淺厳

夫子有言直近于仁以直化眾先直其身排斥昏佞是非歸眞直而不剛汝奚以云小人不知反以爲狂黨言成市嫁患其眞於乎小人予心其傷得直而直斯直孔碩直之在曲斯直反辱爲直之義我有厥理直厳

附錄

自爲東郊野夫傳曰野夫性渾然樸而不滯淳而不昧柔知其進剛識其退推之以前不難其行揖之于後不忍其勇來者雖仇而不拒去者雖親而不追大抵取人之長棄人之短利不能誘禍不能懼晦乎若無心茫乎若無身不以天地之大獨爲大不以日月之明獨爲明風雷不疾其變嶽瀆不險其固人莫之識也與其交者無可否無疑忌賢愚貴賤視其有分久與之往還益見探厚或持其無賴之心者謂其眞若鄙愚人也卽事以

耻之復有以一得便再以其二三而謀從計其利雖後己或自敗野夫與始亦無釁異竟不言之然終未有能出其度內者

或曰子居貧賤而務施仁義司馬氏之所譏也野夫對曰吁哉君子計之急豈謀己乎當貧賤而能施諸仁義斯所難也當富貴而將施之卽孰不爲能乎且司馬氏盡異其君子者耳所以著書而多離于夫子之旨焉或退處士而進奸雄或先黃老而後六經蓋例若此也吾所恥耳

乾德戊辰中遂著東郊書百篇大以機謫爲上功將餘半一旦悉出焚之曰先師所不許者也吾本習經耳反雜家流乎

凡所與往還者悉歸其指詔亦以爲軻雄之徒也捧書請益者咸云韓之下二百年今有子矣野夫每報之曰不敢避是願盡力焉或曰子無害其謙之光乎對曰當仁而不讓者正其此矣

又爲補亡先生傳曰先生旣著野史後大探六經之旨己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爲文中子王仲淹齊其述作

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大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大使古今由於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

先生始盡心於詩書以精其與每當卷歎曰嗚呼吾以是識先師之大者也不曰亡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聖人之言復加何如耳尤於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亡篇以補之凡傳有義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出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

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揮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夫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眞達於經者也所以於補亡不繆矣

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澗有聚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先生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聚氏懼留一吏爲質率其酋

四人與一吏偕來先生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先生卽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

命知代州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先生謂其從子曰吾視昴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卽求換郡徙忻州刺史

性倜儻重義在大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辭貌稍異先生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祜

爲義將馬之間所費曰二十萬足矣先生卽罄所有得
白金百餘兩錢數萬遺之
嘗謂張景曰吾于書止愛堯舜典禹貢洪範斯四篇非
孔子不能著之餘則立言者可跂及矣詩之大雅頌易
之爻象其探賾餘不爲深也
程洛水全州賜名清湘書院記曰案公以開寶六年登
進士第張公作行狀乃咸平三年而公序韓公集有曰
予讀先生之文年十七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固已得
韓集去穆公修時已數十年矣歐陽公修蘇公軾更出其

後而歐公略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
范公仲淹作尹公洙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
仲塗起而磨之時人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于用廢而
弗學者久之師魯與伯長歐陽永叔從而振由是天下
之文一變而古謂范公此序則韓之道始發于公而尹
公穆公歐陽公皆繼公之緒無疑也夫如是則洗西崑
之陋而上承六藝之統使我宋文體陶甄大醇公之功
實在諸儒之先初公刺史全州也作堂湖山退邇來學
親爲指授迨今全人師慕如新前牧守監司援白鹿故

事乞名書院無慮十數寶慶改元程侯棆典州事顯述
顚末復請于朝名以清湘書院
張氏講友
隱君傅先生霖
傅霖青州人少與張乖崖同學先生隱不仕乖崖既顯
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及乖崖知陳州乃來謁閽吏白傅
霖請見乖崖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尙不得爲友
汝何人敢名之乖崖聞曰昔何隱今何出先生曰子將
去來報子爾翌日別去後一月乖崖卒

附錄
林和靖寄傅霖詩曰葛蔓煙枯束六經高廉渾與昔賢
停黃牙稚子跨牛瘦白眼山人識劍形寒睡草旁林酒
壯曉思河曲雨槎腥傳聞曾說平生事不要清朝夢武
丁
柳氏講友
員外高先生錫
高錫字天福良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漢乾祐
中舉進士周蔡州防禦推官宋初棄官歸京師詣匭上

疏請禁兵器疏入不報建隆五年又以書干宰相范質質奏用爲著作佐郎遷監察御史拜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貶萊州司馬改均州別駕移陳州太平興國八年卒宋史

侍郎梁先生周翰

梁周翰字元褒管城人幼好學十歲能屬詞周廣順二年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不當佐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宋初質溥仍爲相引爲祕書郎直史館時左拾遺高錫上封議武成王廟配享七十二賢內王僧辨以不令終恐非全德尋詔尚書張昭資儀與錫重銓定功業終始無瑕者方得預焉先生上言昉自唐室崇祀太公原其用意蓋以天下雖大不可去兵域中有爭未能無戰資其佑民之道立乎爲武之宗凱張國威遂進王號貞元之際祀典益修因以歷代武臣陪饗廟貌如文宣釋奠之制有弟子列取則先生揣意爲之頗有倫貫明年授給事中與宋白等列俱龍學士大中祥符元年遷工部侍郎踰年被疾卒年八十一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宋史

修撰范先生杲　附李埛郭昱

討論亦云折衷今若求其考類別立撼否以羔袖之小瘢忌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遺僅有可存深惟事貴得中

范杲字師回宋城人宰相質從孫少孤質視如己子刻志于學與姑嫉李均汾陽郭昱齊名爲文深僻難曉後生多慕效之以藝補太廟齋郎再遷國子四門博士嘗攝文詞陶穀竇儀咸大稱賞稍遷著作佐郎出爲許鄧二州從事坐事免太平興國初遷著作郎直史館歷右拾遺左補闕雍熙二年同知貢舉俄上書自言其才比東方朔求顯用以觀其效太宗壯之擢知制誥改工部郎中罷知制誥移知壽州上言家世史館願秉直筆成國朝大典召爲史館修撰改右諫議大夫知濠州復召爲史館修撰改卒年五十六其性虛誕與人交好面譽背非惟與柳開善與相引重始終無閒不善治生家益貧端坐終日不知計所出人皆笑之宋史

梓材謹案宋史文苑鄭起傳附載郭昱云好爲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恥赴常選獻書於趙普自比巢由詔署襄州觀察推官雍熙中卒則其人未足多也

附錄

柳仲塗補亡先生傳曰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爲非可與伍惟范杲有復古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別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辭文之繁者故賦削繁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紀文以其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吾道故賦指南末以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永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生見之曰范杲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文也則世無范矣是言矣

梓材謹案程氏隆平集柳仲塗傳云時范杲好古學開與齋名謂之柳范

王氏家學

隱君王先生仁著

王仁著昭素子亦有隱德宋史

王氏門人

參政李先生穆

李先生肅合傳

李穆字孟雍開封人與弟肅皆中進士第累擢知制誥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平興國八年參知政事雍熙元年卒于位年五十七贈工部尚書太祖曰非斯人不幸朕之不幸也先生端謹自持言行無玷文學操履爲上

所知太祖嘗遣使江南諭朝旨李煜辭以疾先生曰朝與否惟自處之朝廷繁富兵甲精銳恐不易當爾太祖謂其所諭要切肅字恭叔仕至左衛上將軍時以爲有知人之鑑隆平集

雲濠謹案隆平集于隱逸王醜棗傳云自李穆而下有聞于時者皆其門人也

附錄

王昭素頗有人倫鑑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

梓材謹案涑水紀聞錄先生行狀云幼沈謹溫厚好學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往師之昭素喜其開敏謂人曰觀李生才能氣度他日必爲卿相昭素先生著易論三十三篇祕不傳人至是盡以授之由是知名與此可互觀

性至孝母病累年惡暑而畏風公身自扶持起居能適其志或通夕不寐未嘗有倦惰之色母卒哀毀過人朝命起復固辭不得已視事然終不飲酒食肉未終喪而卒

李先生惲

李惲口口人王昭素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先生皆常師事焉宋史種氏家學

種先生世衡附子詁

種世衡字仲平洛陽人康定元年戎犯延安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固口口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之董役口口口朝廷署故寬州爲青澗城先生知城事慶曆二年范希文按環州易先生理環周行境內入屬羌聚落撫以恩意如

青澗卒先生季父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先生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起拜左司諫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先生用工部蔭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知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歷監京兆軍資庫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鄜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先生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先生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莅官能摘姦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其像而享事之長子詁文雅純篤志不仕有明逸之風范文正文集

附錄

初至吉溯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輕重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竟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

思襄种先生師道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种氏門人

參軍穆伯長先生修　見上陳氏門人

侍丞高安素先生懌　附張堯詩勃

高懌字文悅高祖季典唐末徙荆南之地子孫因家焉

先生少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聞种放隱終南山先生亦築室豹林谷放見而奇之與張堯梓材案宋史作許勃號南山三友詔舉沈倫韋潛寇準薦不起景祐中朝廷錄國初侯王後先生抗其弟忻得一官范雍京兆延學召先生授諸生經從之者數百人康定中杜衍請賜以處士號上特除大理評事固辭上嘉其守改賜安素處士文彥博又薦其經行先嘗賜良田五頃矣至是復賜第一區既又除光祿寺丞懇辭不拜卒年七十一有少微諸宮集續東皐子兵源掛冠錄烟霞志凡數十卷先生喜讀書爲文有法而詩清淡有古風論唐以來至宋衣冠民族人物皆見其本末考之載籍不謬云隆平集

梓材謹案宋史本傳言先生從种氏受業种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則先生固种氏弟子也

附錄

蘇子美送安素處士詩曰皇天稔巨慝兇虐稽顯戮廟算忽小醜王師數傾覆劒泰民嘗暴斂慘慘生意蹙賊氣愈張王鋒銳不可觸帷幄監前敗降心問白屋尺詔下

中天公平塞章牘簿慮盡頗牧勇決過賈誼先生胸臆大經術內自足逸韻脫滓塵素節抱冰玉獨恥論兵戰因時射君祿不唯吾志乖亦使王道局放懷但文史散髮自溪谷近臣上薦書天子渴高躅束帛三及門不免至京轂萬鍾非所好大議戛鈞軸孤鸞入紫煙網罟安可束天風萬里口沉灑朝滿腹更期下翔集以爲蒼生福

又詔獄中懷盡田高先生曰自嗟疏野性不曉世塗艱仰首羨飛鳥冥心思故山剛來投密網誰復爲鞿顏寄

語高安素今思日往還

范文正寄安素高處士詩曰東隱南陽昧日新幕中文雅盡嘉賓滿軒明月清譚夜共憶詩書萬卷人

文定李先生迪

李迪字復古鄆城人少從柳仲塗學爲古文仲塗曰公輔器也舉進士第一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同平章事當章獻太后臨朝時正色危言時稱賢相以太子太傅致仕卒謚文定

姓譜

李文定語

附錄

公爲舉子時從种明逸學將試京師攜明逸書見柳仲塗以文卷爲贄與謁俱入久之仲塗出曰讀君之文須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此也

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

致仕有兵書十五卷文集十卷

姓譜

文惠陳知餘先生堯佐 附見堯叟弟堯咨

陳堯佐字希元閩州人端拱元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景祐四年與王隨同相次年諫官論政事錯謬以宰相非其人遂與王隨同請罷並除使相先生判定州康定元年以太子太師致仕居鄭州四年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後事皆預備自誌其墓曰有宋頴川生堯佐號知餘子壽年八十二不爲夭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于父母棲體之域

矣有文集三十卷又有潮陽編野廬編遣興策愚邱集

初爲開封府推官以言事貶通判潮州潮俗鄙陋始至爲修宣聖廟作韓吏部祠堂人始知學有張氏子年十六爲其母浣衣惡溪爲鱷魚所噬先生慕韓吏部投文惡溪囚捕獲以文戮之于市先生工爲二韻詩人多傳之性儉約不事浮侈未第時同父省華及伯季訪華山陳摶摶謂之曰三子皆將相然中子伯季所不逮也卒如其言兄堯叟字唐夫有材略多智術事親至孝端拱二年登進士甲科累加平章事樞密使兼羣牧使出爲

右僕射卒贈侍中謚文忠有文集三十卷弟堯咨字東嘉謨善射咸平三年登進士甲科累進武信軍節度使卒贈太尉謚康肅著治本十六篇諸宮上下編隆平集

文惠遺文

親仁可以自託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馳必驅若隱几以召憑几而呼則仁賢斯遯厮役來趨嗚呼賢旣遯身卽孤凡銘

附錄

先生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先生竊聽已成誦初肄業錦歷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故事知制誥者先試其文餘天子以公文學天下所知不復命試自國初以來不試知制誥者惟楊億及公二人而已神道碑

隱君劉先生孟節

劉孟節諱先人少師种放篤古好學隱于青州之南冶歐治子鑄劍之地寓韓公爲築室以居嘗賦詩餞之曰先生已歸隱山東人物空范文正公文潞公欲薦之朝先生懇辭不就姓譜

知州薛先生田

薛田河東縣人少師种放與魏野友善進士起家累知延同二州卒先生性和厚初以幹敏數爲大臣所稱姓譜

張先生荷

張荷壽光人師事种放與呉育魏野楊朴宋濬爲友性高潔爲文奇口著過非九篇放謂隋唐以來之士罕能及之有詩文三卷姓譜

從事范先生諤昌見下許氏門人

呉先生遁

吳遁字雲交爲兒童時不逐嬉戲而心樂于善生于隴西其地僻界西戎生民尙佛與鬼日覩其父兄習尙書惟浮屠之學于是化爲浮屠氏而從其法焉然資識穎寤于其教獨能抉指端緒窺窮疵隙又旁觀列聖之書則羞前之爲而自歎曰吾流何異夫井底蛙耳于是褫去浮屠之服而加冠巾從縉紳之列而問學焉或有非而告之曷自敗其道而反能屈吾列乎乃聞而疑以告種放放作敗諭以進之

宋 朱 鑑

張氏講友

隱君魏草堂先生野

魏野字仲先陝縣人居東郊彈琴賦詩號草堂居士眞宗召之辭疾不至嘗以詩贊王魏公且云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伴赤松遊又驚與寇萊公準詩好在上天辭富貴歸來平地作神仙及準貶悔不用先生之言

雲濠謹案宋史本傳言先生與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著草堂集十卷天禧三年卒年六十

梓材謹案先生又有絕塵東觀集十卷知益州辭田爲之序云余與之交越三十年云

附錄

眞宗西祀有言陝州魏野河中李濬皆隱居求志上特召之皆稱疾不起天禧四年二人者繼逝各追贈著作郎仍賜其家粟帛隆平集

縣令楊先生璞別見士劍請儒學案補遺

魏氏同調

李先生濬

李濬洛陽人父瑩字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州張鐸辟爲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爲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

賣授右贊善大夫卒初贊善禱河祠而生先生故名濬字河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妙王晉公祐典河中深加禮待往來中條山中不親產業罕著文眞宗紀汾陰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遭丙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使存問卒年六十三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爲魏草堂中表兄天禧三年先生卒六日而草堂亦卒

隱君林和靖先生逋附從子肴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刻志爲學性恬淡好古弗趨

榮利善行書喜爲詩多奇句不存稿或勸錄先生曰吾
方晦迹安用名世仁宗時卒賜謚和靖先生賻以衆帛
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履城市先生不娶無子教兄子宥
登進士姓譜
附錄
和靖景祐初尙無恙范文正公過其廬贈詩曰巢由不
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
賞如此雜記
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修竹亦扶疏茂陵
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
梅冢陵序和靖詩集曰天聖中聞錢塘西湖之上有林
君嘗新有聲若高峯瀑泉望之可愛即之愈清挹之甘
潔而不厭也是時余因適會稽還訪于雪中其談道孔
孟也其語近世之文韓孟也其順物玩情爲之詩則平
澹逸美詠之令人忘百事也其辭主乎靜正不主乎刺
譏然後知其趣向博遠寄適于詩爾
吳蘭雪題林和靖墓詩曰遺稿曾無封禪文鶴歸何處
但孤墳清風千載梅花其說著梅花定說君

聚珍倣宋版印

聚珍倣宋版印

蔡忠惠經林逋舊居詩曰修竹無多宅一廬先生曾此
隱西湖詩言不喜書封禪亦有遺書補世無又曰山色
凝嵐水色清山雲長與水雲平先生來擧持竿手釣得
人閒元俗名
晁无咎跋先生爲士書後曰林君遭太平可以仕豈其
天性自疏莫可尸祝不在枯槁伏藏也其推挽後來欲
其聞達則反復致志加恐不及賢哉
黃東發曰魏野隱陝之東郊林逋隱杭之西湖皆于希
夷學無預而以詩名世野之贊王旦詩議以封祀禮畢
逋之臨終詩自喜無封禪書愚謂野與逋非詩人也超
然高識之士也可以一洗种放終南之羞矣
王魯齋爲林和靖作像贊曰野人雲臥孤山蒼蒼梅林
逸興香滿詩囊湖遊竹戶猿鶴倘佯寒泉秋菊千載耿
光
隱君曹先生汝弼
曹汝弼字夢得休寧人高蹈不仕與林逋魏野齊名號
松蘿山人江南通志
林氏學侶

處士邢先生昺

邢昺處士范文正送之南遊云落落崆峒一大儒四方心逸憶江湖東南賴有林君復萬里清風去不孤范文正集

穆氏門人

補殿丞李先生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雲濠案邵氏聞見錄云李成之子挺之東方大儒也倜儻不羣師事穆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先生承順如事父兄登科任孟州司戶先生性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先生但別于近郊眾或讓之先生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先生沿檄往省之忠獻始稱歎遂受知焉又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先生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耳先生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先生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先生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

附錄

友人尹師魯以書薦于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邃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泗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可達世務使少用于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其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振荷道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

康節曰吾少日嘗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嘗有詩曰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非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是非

項氏家說曰李挺之反對法其實卽生卦法也故世之言卦變者皆自挺之出其法以乾父坤母爲二卦不反對又以乾坤三爻生六卦亦不反對頤爻大過一也小過爻中孚二也坎爻離三也又以乾爻一陰生六卦反對姤反夬同人反大有履反小畜凡六也坤爻一陽生六卦反對復反剝師反比謙反豫凡六也又以乾爻二陰生十二卦反對遯反大壯訟反姤无妄反大畜睽反家人兌反巽革反鼎凡十二也坤爻二陽生十二卦反對臨反觀明夷反晉升反蹇反解艮反震蒙反屯凡十二也又以乾爻三陰生十二卦否反泰恒反咸豐反旅歸妹反漸節反渙既濟反未濟凡十二也又坤爻三陽生十二卦泰反否損反益賁反噬嗑蠱反隨井反困未濟反既濟凡十二也三陰三陽數內否泰既濟未濟四卦相重止各十卦爾六十四卦雖皆自乾坤來而乾坤之爻不出于三故推卦變者因乾坤初爻爲復姤而以爲一陰一陽者皆自復姤來再爻爲臨遯而以爲二陰二陽者皆自臨遯來三爻爲否泰而以爲三陰三陽者皆自否泰來蓋乾坤之變自此六卦始則繼此而變

顯

知州尹河內先生源

尹源字子漸河南人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先生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遷殿直舉進士爲奉禮郎累遷太常博士罷知衡城河陽新鄭三縣通判涇州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趙元昊寇定川鄜葛懷敏敗涇原兵救之先生是時通判慶州遣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文正韓忠獻薦其才召試學士院先生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

客謂余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爲大曰無過爲大客曰過之爲言失中之謂也爲臣有是則悖于事而害于治君子善于無過而于以爲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不以爲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臣爲不忠者未有不外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爲宰相爲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爾專則罪也外則爲郡爲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革視民之疾不敢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去曰吾知奉法爾違乃辭也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爲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爲無過苟不能經辨之使內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守其任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圖下之議若此者不惟時君以爲過天下之人亦以爲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于愛君奸臣本于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

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爲己利故忠臣之過小而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爲過也孔光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玄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曰捨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附錄

歐陽公誌其墓曰于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摧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性不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

邵伯溫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聞之先公曰挺之與尹于漸貌相類又相友善挺之死于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嗚呼二人者乃所謂朋友歟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云著有尹子漸集八卷待制惇彥明其孫也

舍人尹先生洙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蘇先生舜元

蘇舜元字才翁銅山人參知進士易簡之孫子美之兄也先生爲人精悍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官

至尚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宋史梓材謹案宋史文苑穆伯長傳言其獨以古文稱蘇舜欽兄弟多從之游是先生亦穆氏之徒也

校理蘇先生舜欽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先生與穆伯長好爲古文歌詩一時豪傑多從之游初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尋舉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范文正公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先生娶宰相杜祁公女祁公時與范富二

公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先生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多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祁公事下開封府劾治于是先生與巽俱坐自鎰除名先生既放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持國維責以世居京師而去離都下隔絕親交先生報書自言超然遠舉羈泊于江湖之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又云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

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妻杜氏有賢行宋史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第云與穆修修爲古文歌詩然考李挺之傳云時蘇舜欽輩亦從修學易則先生本穆氏學易弟子非特與爲詩文已也阮亭居易錄云蘇子美與梅聖俞齊名永叔稱之曰蘇梅且云子美筆力豪放以超邁橫絕爲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閒澹爲意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

蘇學士集

夫士之學經術知道義非所以貿易爵祿之來無有以應之耳道勝而位喪于道何傷而不樂耶世有知道而居位者尙或爲眾牽蹶不得盡施其所學憂道之削處心甚危內負于己外媿于人畏時刑而懼鬼誅何所樂

哉然賢者必欲推己之樂以樂眾故雖焦苦其身而不
舍爵位者非己所樂也苟去其位則道日益舒宜其安
而無悶也是施于眾則勞而足于己則易亦物理之常
勢周公大聖智也尚皇皇不暇食使其退居環堵之中
鼓琴詠歌以味先聖之道何憂懼之可入也乃知古者
至治之世有其道而不見用獨居默默樂以終身蓋亦
多矣 答馬永書

夫道無古今但時有用舍有志之士不計時之用舍必
趨至極之地以學探求聖賢之意而亦其所行本原既

五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明則將養其誠心而泯去異端也當其未知于人用于
世則修之益勤守之益堅內自貴珍而有待也蓋先能
寘身名爵祿于慮外然後乃能及此故君子雖被賊害
頭沛其身不更所守豈慮外之物足顧哉 答李銳書

日月可惜功名易騖處雖爲難退亦未易 答杜公瞻

榮復卦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
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復者反本之謂天地以
本爲心凡動息則靜靜非對動者也語息則默默非對
語者也然則天地雖大富有萬物雷動風行運化萬變
寂然至無是其本也故動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見矣子
討其意而繫惑焉夫復也者以一陽始生而得名焉陽
之始生則有孕育萬物之意故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者是由陽生而見之也當羣陰隕剝極盡之際陰氣張
王漠然無有生生之兆則天地之心何見焉及夫剛長
天行陽氣下震初九之爻布而造物之意萌則天地之
心雖微而已顯矣若謂以本爲心寂然至無是其本則
變化之功何有焉彖曰剛反動而順行又曰朋來又曰

西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行又曰剛長也安得謂寂然至無耶安得謂動息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蓋雷者陽物也動物也今既名下地
中則是有陽動之象也輔嗣昧舉卦之體乃以寂然至
無爲復斯失之矣夫復者剛陽始萌陰物衰謝初包化
生之心潛而未運唯聖人知其太始而言之耳蓋神之
所爲至精至變非聖人孰能見之然而地雖以生萬物
爲心而萬物莫見其爲心之用是冥然無有經營之迹
也故繫辭云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此
之謂也及乎雷奮雨潤句達甲坼其仁則著矣心則散

而莫見矣是則蘊而妙用者之謂心行而成功者之謂
仁在聖人則爲幾深及乎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則
深與幾何有焉象曰后不省方者是先王察見天地造
物之心而法象之不親煩務不專以沈謀研慮將以鼓
舞天下之民以行乎事業也若云靜其動止其行至于
無事則失之遠矣又云冬至陰之復夏至陽之復何冬
夏陰陽之不辨邪復辨

蘇氏葵疏

古者斷決滯訟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後陰霾
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火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洩
于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櫨觀萬疊數刻而盡非
慢于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
躬罪己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察輔弼
及左右無裨國體者罷之竊弄威權者去之念政刑之
失收翫褻之論庶幾所以變災爲祐 玉清昭應宮災詔登聞鼓院疏

臣聞唯誠可以應天唯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
民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
弊亂也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爲陛下行之豈言事迂闊

無所取不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
衆不可槩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二曰擇賢

河東地震詔置流

龍學祖先生無擇 詳見黎山學案

希夷續傳

屯田周先生涇

周涇饒州人號綵衣翁袁清容書綵衣堂楊谷公記後
云陰陽性命易老相表裏先天無極其圖具在悉傳于
希夷陳先生先儒言之矣綵衣翁乃得而師之見于郡

志趙清獻美周屯田致政綵衣詩皆爲老人所作湯文
清謚詩而美之 清容居士集

附錄

趙清獻寄題致政周屯田如詔亭詩曰誥出義方語亭
更如詔名爲郎拜天寵有子擅家聲健羨鄉評美光輝
野史榮綵衣官亦重門外擁雙旌

穆氏私淑

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 詳濂溪學案

康節先緒

補隱君邵伊川先生古 父德新

邵古字天叟世爲燕人父德新讀書爲儒者早卒先生生衡漳十一歲而孤能事母孝力貧且養長益好學必求義理之盡解二十年而終母喪于衛天聖中嘗登蘇門山顧謂其子雍曰若聞孫登之爲人乎吾所尚也遂卜隱居于山下異時堯夫侍親往來洛陽見山川水竹之勝人情舒暇始得閒曠之地架屋竹間水流其門浩然其趣也因自號伊川丈人忽一日得小疾遽旬浹飲水不食謂其家曰吾今七十九矣逢時太平而康而壽又曰康節之父天叟定律呂聲音以正天下音及古今文謂天有陰陽地有剛柔律有闔闢呂有唱和一陰一陽交而日月星辰備焉一剛一柔交而金木水火備焉一闔一闢交而平上去入備焉一唱一和交而開發收閉備焉律咸呂而聲生焉呂應律而音生焉觀物之書本于此謂闔闢者律天清濁者呂地先開後閉者春也純開者夏也先開後閉者秋也冬則閉而無聲東爲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衡凡冬聲也

康節師承

任先生口

捐館謂康節曰吾平生不害物不妄言自度無罪卽死以肉祭勿做佛事飢吾教無令吾死婦人手汝兄弟候吾就小殮方令家之人哭勿叫號俾我失路聞見錄

王氏困學紀聞曰上蔡爲堯夫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公從隱者老淨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國政邵子仕雖不耦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之文今不傳僅載于張栻書文恭集後

合三十篇宋文鑑

雲濠謹案先生著有周易解五卷見晁氏讀書志

祥甫謹案邵康節行狀署云父以明經教鄉里及先生之長退老於家先生雖貧養之終身致其樂宋史康節本傳云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云徙衡漳未知何本

附錄

任先生者汾州人李挺之授康節以大學康節益自克厲寫周易一部貼屋壁閒日誦數十徧聞先生有易學又往質之聞見錄

張氏先緒

諫議張先生師德父去華

張師德字尚賢河南人父去華建隆三年舉進士第一先生大中祥符間復居第一時以爲榮累擢知制誥諫議大夫知汝州卒年四十九先生孝謹有家法守道不同執政不悅在西掖者九年有集十卷隆平集

忠定門人

學士錢先生易

錢易字希白父惟演嗣吳越王俶爲大將所廢而立其弟俶歸宋易從悉補官先生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俊特罷之再舉進士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景德中舉賢良方正科入等除祕書丞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對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久之判三司磨勘司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爲翰林學士僅直未滿卒先生才贍敏過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有金鬬灘洲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云宋史

雲溪謹案辟疆園宋文選載張乖崖云門生錢易誌其墓則先生乖崖門人也

李谷子先生畋

李畋字渭父華陽人以學行爲鄉里所稱初蜀士不樂仕宦知州張詠敦勉就舉先生遂登第累官知榮州自號谷子所著歌詩雜文及谷子總百卷忠定語錄三卷卒年八十七姓譜

附錄

晁公武曰畋蜀人張詠客也與范鎮友善熙寧中致仕歸編該聞錄

雲溪謹案先生嘗著孔子弟子傳贊六十卷見四川總志

谷子講友

隱君何先生中

何中青城人任道晦處無意官祿以聚書爲能以賦詩爲樂蜀之諸儒李畋渭父戈淵仲顏皆與之友于四人

光祿敏其季也呂淨德集

谷子同調

殿丞張先生及

張及成都人知臨邛縣太守欲引水疚舟遭吏于縣決堰水時農事方興先生曰涸民田以事嬉遊可乎令可去水不可導守斂容謝之姓譜

梓材謹案武功官師志亦有張及舉進士爲殿中丞祥符八年出爲武功令有政績喜文學嘗慕姚武功之爲人刻其縣居諸詩四十餘首于石云又案先生歷官御史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 四 明嘉書 約園刊本

張先生逵

張逵成都人與同邑張及同郡李畋同舉進士皆有時名先生歷官職方一統志

雲濠謹案宋景文爲代祠部墓誌云稍長從龍西李畋授經清河張逵爲文章龍西清河皆其舊望也

許氏門人

從事范先生諤昌

范諤昌建溪人天禧中毘陵從事著易證墜簡一卷其書酷類郭京易舉正自謂其學出于溫浦李處約李得於廬山許堅郡齋讀書志

附錄

晁景迂傳易堂記曰有廬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于种徵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聱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于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後深不倫矣

王氏困學紀聞曰范諤昌易證墜簡震衆辭脫不喪七卦四字程子取之漸上九疑陸字誤胡安定取之

謝山箋曰范諤昌宋初隱士劉牧之易本于諤昌諤昌之易得于种放

梓材謹案易證墜簡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云序言任曦毘陵因事退閒蓋嘗失官也又言得于溫浦李處約李得於廬山許堅其上卷如郭京舉正下卷辨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繫辭又重定其次序又有補注一篇辨乃可謂之繫辭又重定其次序又有補注一篇辨周孔述作與諸儒異爲乾坤二傳末有四辭曷刻圖一篇又謂世或言劉牧之學出种放未知信否晁以之學亦出种放未知信否晁以道邵子文朱子發皆云爾是謝山所據者也

雷思齋曰諤昌著大易源流稱龍馬負圖出河羲皇窮天人之際重定五行生成之數定地上八卦之體故老

子自西周傳授孔子遡易之源天一正北地二正南天三正東地四正西天五正中央地六配子天七配午地八配卯天九配酉地十配申寄于未乃天地之數五十有五矣

柳氏門人

文定李先生迪 見上种氏門人

侍御高先生弁 詳見士劉諸儒學案

縣令張先生景 附門人葛稱

張景字晦之公安人鬻卯能言長嗜學尤力貧不治產

往從柳仲塗一見歎甚悉出家書異之屬辭益有法度

仲塗每曰今日在朝廷絜襲嘉猷誰踰晦之者卽厚遣

使如京師時富春孫俟沛國朱嚴成紀李庶幾號爲蕞

英先生弊衣與游名稱藉藉蓋不容口計偕名在第四

調主館陶簿坐貶繼爲房襄二州文學參軍先生中廢

不用則大聲思古今爲洪範王霸二書常病浮層氏怪

迂誕荒因事見文爲紀傳數十篇而辨析之改知昭信

縣卒年四十九平生文章門人葛稱集爲二十五通宋文文集

塗惜其難得也作名系一篇貽之云開始慕韓愈氏爲文名曰曰仲

文章名爲屢愈後乃釋然悟其非也改之人于道罕得

高本進士柳仲塗之徒也學慕韓愈氏爲文名曰曰仲

進士高先生本

同日而爲者必有先後耳先者知之告于後者古人之

道也知而不告之非君子也非古人之道也河東先生文集

焦先生邕

焦邕口口人柳仲塗爲之字說云邕和其至也以世上之爲大賢人之德歟太史胡繼周樂焉生之好學慨然異夫時之得進者名生曰邕至道三年來自京師邕文章外通誦六經諸史百氏之言請字于開開因字云世和世和邕之義也河東先生文集

李先生憲

李憲柳仲塗送之序云世論韓文者有愛之名無誠用之實故談談古道各各不相推讓自作氣意大貿于人未知于己眞何如也嗚呼曰是而心非之我所以不取也李生所謂不得喜于衆者蓋眞好于韓文者也非曰是而心非之者也河東先生文集

宋先生嚴

宋嚴鄭州人從柳仲塗學文河東先生文集

馬先生應昌

馬應昌口口人柳仲塗送之序云其文近于古雖不能全似于我求之于衆亦不易得也又云苟能不以外物易今日之心實我之徒也河東先生文集

任先生唐徵

任唐徵口口人柳仲塗爲之字說云邕和其至也以世上之爲大賢人之德歟太史胡繼周樂焉生之好學慨然不患于世曰我患于道也道苟貿不獨我身之困矣我天地之人民亦困矣河東先生文集

高先生銑

口先生子野合傳

口先生叔達合傳

口先生季雅合傳

高銑渤海人柳仲塗送之赴舉子野叔達季雅從河東先生文集

李氏家學

李先生惟簡

李惟簡參知政事穆之子多材藝不樂仕進眞宗時召拜太子中允致仕姓譜

文定家學

縣令李先生敏之

李敏之字仲通濮州人與程明道友文定公迪其世父

也始用陰補郊社齋郎調瑞金主簿遷衛尉寺丞宰江
寧之上元先生端厚仁恕見于孩提之時兼居終日泊
然而無情容居貧守約好古力學尤精于春秋詩易卒
年三十明道文集

文定門人

直講孫泰山先生復詳泰山學案

楊氏家學

中散楊先生忱

楊忱字明叔華陰人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春秋不

守先儒傳注資他經以佐其說超屬踔越世儒莫能及
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積官至朝奉郎通判河中府事
出監蘄州酒稅卒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
徵言十卷通例二十卷王臨川集

評事楊先生愃

楊愃侍讀偕之子贈中散大夫忱之弟官大理評事中
散與之俱以經術文章名振一時蘇魏公集

待制楊先生景略

楊景略字康功中散子四歲用祖蔭守將作監主簿十
文忠尤奇愛之治平二年擢進士第累徙開封府推官
就遷判官提點兩浙刑獄居官勤劾不爲苟簡法式未

便卽建明于朝嘗言太學有歲月之限遠方寒士或以
貧或以親不能趨期者請州里學官如太學法以便利
舉移河北東路歷拜尚書右司郎中遷起居郎擢中書
舍人換龍圖閣待制知揚州移蘇州復徙維揚卒年四
十七先生尤喜讀書平居佔畢之外無他玩好常以讎
校得失爲樂事所藏書萬餘卷晚尤繕寫不輟又集周
秦以來金石刻文至七十卷文集十五卷西掖草二卷
奏議三卷執政年表一卷高句麗叢鈔十二卷少林居
士聞見錄十卷蘇魏公集

提舉楊先生景芬

楊景芬字祖德洛陽人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從孫也少
治春秋未嘗爲人言遇事發其論議聲聲不可窮以侍
讀任爲試校書郎調定陶主簿改大理丞七遷至朝奉
大夫提舉京東保馬保甲皆有能聲卒年六十一尤爲
文潞公呂申公所知雞肋集

文惠家學

節推陳先生漸

陳漸字鴻漸堯佐從子少以文學知名于蜀淳化中與其父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太宗擢以第輒辭不就願擢其父許之至咸平初始仕爲天水縣尉時學者罕通揚雄太玄經先生獨好之著書十五篇號演玄奏之召試學士院授儀州軍事推官復調隴西防禦推官免歸不復有仕進意鄙中學者多從之游後召至京師授潁州長史改遷耀州節度推官卒有文集十五卷自號金龜子宋史

魏氏家學

隱君魏清逸先生閑

魏閑字雲夫陝州人野之子少喜爲詩學鼓琴不樂仕進遵父志皇祐二年仁宗祀明堂詔求遺逸辈來年耆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昭遘薦其再世有高節上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姓譜

附錄

范文正訪陝郊魏疏處士詩曰賢哉先處士天書召不起雲夫嗣孤風復爲隱君子有石礪其齒有泉洗其耳下瞰紅塵路榮辱無窮已孜孜朝市人同在風波裏大爲高士笑誓不拾青紫我亦寵辱泯所幸無慍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面豈稱長城倚來訪臥雲人而請益諸已得無長者言佩之玉非美司馬溫公誌其墓曰嗚呼今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爲奇譎以盜聲名萬一冀幸欲欺愚俗取美官或交遊有位依其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于過咎有如君者凡幾溫公傳家集

魏氏門人

馮先生亞

馮亞字希顏陝人學詩于處士魏野偏得其道潘逍遙深重之未四十而卒溫公傳家集

林氏門人

司法葉先生曙附子昌言昌齡

葉曙字杲卿錢塘人凡三試開封府進士考官牽以高

等處之試用嘗試御前恩授鄭州長史後司法桂州參軍卒年五十九方先生之在桂有閩人吳謐死象州武化縣令謐妻挈二女欲歸閩至桂而其妻又死時本道轉運使杜杞哀吳無所歸欲妻先生二子先生曰爲子娶婦豈藝利之取而舍孤窮耶從之人以爲義師事郡人林先生和靖和靖篇輒爲嘗時二絶先生盡得其妙早以經術自任晚傳其學于二子二子者昌言祕書丞昌齡尚書屯田員外郎同年取進士第皆有學行政術知名士林聞次子先登朝始用祀明堂恩贈先生光祿

寺丞累至太子中允張祠部集

梓材謹案范文正公寄贈林處士詩云幾姪聲裾盛諸生禮樂循朝廷惟應鸑鷟鄉黨不傷鷦可以見林氏人門之美矣

林氏私淑

憲成李先生諸別見高平學案補遺

李氏門人

補

康節邵堯夫先生雍

雲濠謹案先生咸淳三年從祀孔廟國朝雍正二年改稱先賢

觀物內篇

夫人也者晝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飛走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寰于萬物不亦宜乎

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

皇帝王霸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方術者春秋之用也

仲尼修經周平王之時書終于晉文侯詩列爲王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盡于未濟卦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

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
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謂之庶謂之萬雖曰萬
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
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之四府者乎
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
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
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
孔子也斯亦未爲之過矣

玉海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晷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
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晝變飛走木草之情晝夜變飛走木
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
木

觀物外篇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
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
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
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玉海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法其倣于此乎蓋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
羲文因之而造易揲蓍紋之而作範也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爲
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也五十者蓍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故五
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
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
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六十四也五十者去四
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基故存

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皆四八也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五與四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于陰陰上交于陽四象生矣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艮離坎長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漫多也坎艮陰漫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于復陰始于姤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后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

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于內者應于外變于外者應于內變于下者應于上變于上者應于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于辰水生于土火潛於石飛者樸木走者依羣心肺之相聯肝腎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者故最貴於萬物也

神統于心氣統于腎形統于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

三才之道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剋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

天晝夜常見日見于晝月見于夜而半不見星半見于夜貴賤之等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爲變則利貞爲應以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

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爲變則亨應之利爲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離坎終于既未濟

坤統三女于西南乾統三男于東北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初與上同然上元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

四之近君也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
凡事爲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于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于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仁配天地謂之仁惟仁者眞可謂之仁矣
卓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之然也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斂實事而善惡形乎其中矣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陽動于中開不容疑復之義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雖處矣必至于隳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道不可見其近

智數或能施于一朝盡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
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道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于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復次剔明治生于亂平婾次夫明亂生于治乎時哉時哉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學以人事爲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王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斂實事而善

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于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

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惟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脩身人也至于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遇不遇天也得失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經綸天地之謂才違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于三王極於五霸絶於秦萬世治亂之迹亦無以逃此矣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易始于三皇書始于二帝詩始于三王春秋始于五霸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于有意成于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于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于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己也

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伊川擊壤集

同道道亦得先天天弗違窮理以盡性放言而遣辭視外方知簡聽餘始識希太羹無以和元酒莫能漓觀棋大吟

開闢而來世教敷其間雄者就眞儒修身有道名先覺

何代無人達輿區煥若丹青經史義明如日月聖人途鯫生涵泳雖云久天下英才敢厚誣答人語名教

百慮謀猶拙一言迷自開世間無大事天下有雄才惟恐人難得寧憂道未恢忘心都去盡何復病塵埃悟人一言吟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爲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淩答人書意

無位立事難逢時建功易求全自有毀舉大須略細去

瑕憲傷恩存惡憂害義徒有仁者心殊無仁者意答人書言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修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誠明吟

當默任言言是垢當言任默默爲塵當言當默都無任塵垢何由輪到身言默吟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沈吟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鈞水課持生殺柄著棋閒動戰爭心一杯美酒聊康濟林下時時時或自斟何事吟等三城富相公

朱文公曰千鈞弩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謾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須百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謹勿恃無傷爭先路徑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孰若病前能自防仁者吟

清風與咏未全衰豈謂天心便棄遺長具齋莊緣讀易每慚疏散爲吟詩人閒好景皆輸眼世上閒愁不到眉清風短吟

生長太平無事日又還身老太平時

綠木求魚固不能緣魚求炙恐能行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辭時辦大艘答淮南憲張司封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謝荒蕪欲爲天下屠龍手答人書言

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疏
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 閒行吟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于世上
自無冰炭到胸中炎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花雨後紅
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安樂窩中自貽
談笑萌事端酒食開戰場倚欲之一發利害之相戕 書皇極經世後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至靈
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人鬼
吟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
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
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
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蒼蒼吟寄李審言

老年軀體樂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閒偃仰
四支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源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裀

誰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濟自家身林下 吟
善惡無他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不害爲君子
迷復終歸作小人良藥有功方利病白圭無玷始稱珍
欲成令器須追琢過失如何不就新 誡子吟
自古大聖人猶以爲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能至求
之不勝難得之至容易千人萬人心一人之心是 自古吟
安樂窩中好打乖自知元沒出人才老年多病不服藥
少日壯心都已灰庭草劃除終未盡檻花攜舉尚難開
輕風吹動半醒酒此樂眞從天外來 自和打乖吟
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來墨妙多攜卷天與詩豪剩借春盤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鄉人

又曰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徑未回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占西窗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乖人
呂樂陽和打乖吟曰先生不是閉關人高趣逍遙洗世塵得志須爲天下雨放懷聊占洛陽春家無甔石

宴常滿論口鎚銖意始新任使終身臥安樂一毫何
戴養天眞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屋暗室
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
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正在淵天意
吟
安樂窩中春欲歸忽賦送春詩雖然春老難牽復
卻有夏初能就移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謹勿至離披
人能知得此般事焉有閒愁到兩眉安樂窩
中吟
經綸事業須才者變理工夫有巨臣安樂窩中閒偃仰
吟
安知不是打乖人謝伯淳
察院

宋元學案補遺 卷九 八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人能了自家身千萬人中有一人雖用知如未知說
在乎行與不行分該通始謂才由勤教子
善惡一何相去遠也由資性也由勤教子
吟
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
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奈何天地閒自在獨堯夫自在
吟
當時人自比于天皇王帝伯中原主父子君臣萬世權
洵不出圖吾已矣修經意思豈徒然仲尼
吟
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修無學何異所學
吟
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忘修整思省
吟

天學修心人學修身身安心樂乃見天人天之與人相
去不遠不知者多知之者鮮身主于人心主于天心既
不樂身何能安 天人 吟
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餉死者得其葬 太平
吟
用九見羣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
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爲二十四如何
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乾坤 吟
天地如盖軫翼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
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當可識一十
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
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皇極經世 一元 吟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房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涼靜
裏乾坤大閒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仙鄉 吟
可行可止存諸己或是或非繫在人
吉凶悔吝在乎動剛毅木訥近于仁 以上智友人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
子貴愼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意未萌于
心
會有四不赴時有四不出 公會生會處會醵會 大寒大暑大風大雨無貴亦
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閈閒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
年幸逢太平日 四事 吟
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崇愁何求名少日投宣聖
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斷緣緣愈重徼求去病病還多
長江一片常如練幸自無風又起波 學佛 吟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權動
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則火用全水體
一物原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于我
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人于心上起經綸
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 觀物 吟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易 吟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
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
大哉贊易修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贈禮孔子 吟
知盡人情與天意合而言之安有二能推己心達人心
天下何憂不能治 天人 吟

貧于邱園東帛戔戔義既在前利在其閒舍爾靈龜觀我朶頤義既失之利何能爲尙義必讓君子道長尙利必爭小人道行義利 吟

瞽鯀有子堯舜無嗣餘慶餘殃何故如是 以上善惡吟

堯舜無子瞽鯀有嗣福善禍淫何故如是

不爲十分人不責十分事既爲十分人須責十分是責己 吟

月明星自稀日出月亦微既有少正卯豈無孔仲尼日月 吟

堯水九年湯旱七載調燮之功此時安在

九年洪水七年大旱非堯與湯民死過半 以上水旱吟

松柏入冬青方能見歲寒聲須風裏聽色更雪中看歲寒 吟

清而不和隘而多鄙和而不清慢而鮮禮既和且清義無定體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清和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爲貧因探月窟方知物

未蹯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

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觀物吟

或問文公曰邵子詩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蹯天根莫只是陰陽否

識人先生贊曰手探月窟足蹯天根莫只是陰陽否

文公曰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

人陰生物手探足蹯只是姤在上復在下耳別無意

義

梓材謹案朱楓林有三十六宮圖說載滄洲諸儒學案下卷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給人足時和歲豐筋骸康健里閈過從君子飲酒其樂無窮 君子飲酒吟

亂多于治害多于利悲多于喜惡多于美一陰一陽奈

何如此

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出入之謂神神無方而易無體藏諸用而顯諸仁

火能勝水火不勝水其火遂滅水能從火水不從火其水不熱夫能制妻夫不制妻其夫遂絕妻能從夫妻不從夫其妻必孽 以上治亂吟

耳無妄聽目無妄視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予何人哉敢不希慕 無妄吟

人善不趨己惡不除謂之知道不亦難乎 善惡吟

窮不能悉達不能舒謂之知道不亦難乎窮吟達
人言爲信日月爲明止戈爲武羔美爲羹解字吟
成性存存用志不分又何思乎不到古人成性吟
天道遠人道邇盡人情合天理天人吟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君子尙德小人尙力尙德樹恩尙力樹敵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禍賔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生樂善善作君子好學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君子思與
與多喜好求多憂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絕君子與義吟
小人思壞思與召辟思壞召怪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
見義必爲不見則已盡力而動力盡而止見義吟
先天天弗違後天奉天時弗違無時虧奉天有時疲天吟
未知道義尋人爲師既知道義人來爲資尋師未易爲資實難指南鄉道非去非還師人則恥人師則喜喜恥皆非我獨無是好爲人師與恥無異師資吟

天地有常理日月有常明四時有常序鬼神有常靈聖人有常德小人無常情有常吟
以聖責人固未完備以人望人自有餘地責人無難受責非易其殆庶幾猶望顏子庶幾吟
千萬年之人千萬年之事千萬年之情千萬年之理唯學之所能坐而爛觀爾觀性吟
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淫塵垢用水洗邪淫非能淋必欲去心垢須彈無絃琴洗心吟
畫筆善狀物長于運思萬物無遁形詩史筆善記事長于炫其文文勝則質喪徒慳口云詩
畫善狀物長于運丹誠丹誠入秀句萬物無遁情詩畫史善記事長于道其眞眞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詩史吟
史筆善記事長于直其事事直則文省文省則約史善記事長于文其事事文則繁事繁則褻繁褻則厭厭則不觀觀者病史筆善記事直筆善狀物狀物與記事二者各得一詩史善記意詩畫善狀情狀情與記意二者皆能精史畫吟
心親于身身親于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治身焉能治人治心吟
小人斯須君子長久斯須傾邪長久忠厚忠厚吟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

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冬至吟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
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冬至吟
朱文公曰至哉言乎學者宜盡心焉此是怵惕惻隱
方動而未發于外之時
陽行一陰行二二主天二主地天行六地行四四主形
六主氣陰陽吟
時難得而易失心雖悔而何追不知老之已至不知志
與願違得失吟

堯夫非是愛吟詩雖老精神未耗時水竹清閒先據了
鶯花富貴又兼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
彼有許多閒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

程明道曰眞風流人豪也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固有命焉剛不信
是無天也果能欺才高正被聰明使身貴方爲利害移
無計奈何春又老堯夫試筆時以至死生皆處了
堯夫非是愛吟詩是堯夫自得吟龍門道中
自餘榮辱可知之適居堂上行堂上或在水濵言水濵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止省心兼省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志時好話說時常愈疾
善人逢處每忘機此心是物難爲動其志唯天然後知
詩是堯夫分付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已把樂爲心專業
更將安作道樞機未來心上休思念既入手中須指揮
迎刃何煩多顧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忖度時先見固能無後悔
至誠方始有先知已之欲處人須欲心可欺時天可欺
只被世人難易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朱文公曰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
六七年閒繹渠詩玩侮一世只是一個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感向生平卷舒在我有成算
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
侯門晃說深如海三十年前掉臂行自得吟龍門道中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晃眞腴胸中美物肯自衒
天下英雄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心耳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直從太宇收功後始信人間大丈夫先天吟
金仁山曰言意之間亦可以見天地此堯夫之所以
獨得而不容已於吟也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晃物理主敬得天眞心
淨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斲喪者能作太平人萬物吟
羲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桓文尙可循事既不同時又異
也由天道也由人天人吟

梓材謹案康節詩云大得卻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又云既有非常樂須防不測憂劉氏明本釋取之

雲濠謹案康節有詩曰心頭說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是眞

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年紀合挽排重寒盛暑多閉戶輕暖初涼時出街風月煎催親筆硯鶯花引惹傍鐏罍問君何故能如此祇被才能養不才 安樂窩中打乖吟

一歲之事愼在春一日之事愼在晨一生之事愼在少一端之事愼在新 觀事吟

漁樵問答

九先 四明薛書 約園刊本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存目錄漁樵對問一卷提要云舊本題宋邵子撰晁公武讀書志又作張子韶安上集中亦載之三人時代相接未詳孰是也

宋元學案補遺卷九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百源學案補遺下

附朱子經世說

皇極經世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

皇極經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昊遂襲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

來

問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是如何曰此是邵

一 四明薛書 約園刊本

子皇極經世中說今不可知他只以數推得是如此他說寅上生物是到寅上方有人物也有三元十二會三十運十二世十二萬六百九十年爲一元歲月日時元會運世皆自十一而三十自三十而十二至堯時會已在巳午之間今則及未至戌上說閉物到那裏則不復有人物矣

邵之學只把元會運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

邵之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

問經世書水火土石石是金否曰他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皇極經世一元統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是十二與三十迭爲用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

俞邦翰曰邵子經世凡古今治迹只憑一定之卦以推步動植事物則隨時取聲音數以求卦而占測也

陳了翁報楊中立游定夫論康節先天學書曰先天圖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自餘惡足言又云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此一節直解圖意如逆之四時之化也然則先天之學以心爲本其在經世

而爲寒寒之窮也變而爲暑則是自變而自通者也窮自變通自復何賴于聖人乎孔子贊易而非與易競孟子用易而語不及焉此所謂賢者識其大者其去聖人之用也不爲遠矣

又曰觀物云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重未然之防是之謂易之大綱而其論孔子所以三才之道者則曰行無轍迹至妙至妙在一動一靜之間而已矣闡先天之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雖在康節之書而書亦不足以盡其奧也

又曰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蓋先天之學本乎伏羲

又曰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巽而右兌在東離爲陽與起震終艮之序則離上而坎下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位固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亦不同也乾坤屯蒙之序孔子作序卦以教天下其辭其義可謂而習也乾履大有大壯之序文王不言其義後之學者何所據而習之雖無可據之義而悟之在心心聲不足以發其奧心畫不足以形其妙墮于言語文字而先天之易隱矣

附朱子先天圖說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 五 四 四明馆書 約圖刊本

問邵詩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之云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答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生人陰生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

或誦其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看工夫先生問如何是一事無對曰出于自然不用安排先生默然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卻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柔自一而四剛善剛惡柔善柔惡遂加其一以爲五行而遂自及于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乾坤爲太極與太極圖不同如何曰他自據意思說卽不曾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合披橫圖在中閒塞卻待取出于外他邊生者卽是陰根陽陽根陰這個有對從中出都無對

先天圖一日有一個恁地道理一月有一個恁地道理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個道理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二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去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圓圖之義

問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事萬化生乎心何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底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先天圖可見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畫東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自是西邊來西邊陽畫皆自是東邊來姤在西是東邊五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問程子所謂易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盡他只據理而言都不曾去問他

物之情哉

方桐江先天易吟三十首曰不識第一畫羲皇運腕樓攻媿曰易之傳尚矣至本朝而後有先天後天之

初憑空說儀象枉著汗牛書　舜禹昔禪位曾將易
問著那知重八卦已自伏羲時　高下乾坤位東西
日月門正身當午位一點認心源　太極元無物羣
生性命根一奇仍一耦萬象滿乾坤　四象寫老少
兩儀書耦奇四從兩上判惟一邵翁知　八卦各爲
八枝從幹上橫厥初有何物萬物一根生　鍾律及
星曆軍師兼井田方圓兩圖在萬古立鼇天　從來
二生四誰謂二生三迷路求玄牝精微未許探　首
言天地易次語贊羲皇繫傳誰精玩先看第一章

子半至午半南方旋北方往來分逆順治亂判陰陽
有畫無言語斯文豈易知人心對天一更向畫前
窺　天地有定位地天陽泰三更于通氣處細認澤
山咸　乾坤坎離位元會運世篇三百六十歲才似
獨妙先天學猶惟擊壤翁返觀心是易萬化出胸中
雲濠謹案桐江續集又有後天易吟三十首大衍易吟四十首
一周年　瀛登唐治日奎聚宋興年子午復南北一
聲啼杜鵑　圓象天儀轉方伴地里分獨超形器外
寂感一靈君　河圖天地數五與十居中所拱中一
郝陵川先天圖說曰按乾之文言曰大人者與天地
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
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天之文昉乎
此仲尼以之贊大人也先生之學大人之學也以爲能

造天地者太極能先天地者此心也盡心窮理與道不違默執左契無往不合我亦一太極亦能造一天地于是謂畫前有易而以先天名圖先天卽太極也故濂溪先生則圖太極先生則圖先天其原則皆本于河圖昔者宓犧氏當制作之時將造書契以代結繩開斯文之統作易以明道而目太極以爲萬世用則必假物以示象于是因河圖而畫卦仲尼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言雖無圖亦當制作也故伊川見賣兎者謂此兎亦可作八卦宓犧見河圖而畫卦孔子點誌孔子則並稱河圖洛書聖人則之不別爲八卦九疇然後河圖之數凡五十五洛書之數凡四十五而河圖十位洛書九位不知其何以畫三卦八重而爲六錯綜爲六十四若以位言則去九與十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合矣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之序然不知其所以爲卦所以爲畫雖爲推衍湊定不免牽合不能合矣畫三卦八之所以然若以生成之數而言則一六爲水二七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祇成五行而無八卦亦無三畫若以五十爲衍母一九爲衍數則揲蓍求卦之法非按圖畫卦之本數蓍策擬卦之數故謂之衍謂之象謂之

感麟而作春秋取神物之至著者以發端爾故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數既具理在其中而當其可雖有河圖而弗畫也後乎宓犧豈無聖人不當其可復有河圖亦弗畫也當其可而圖出焉則宓犧所不得辭是以畫之以爲大經大法之始雖曰後天其實先天也然不知何以爲圖何以爲畫按大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而不言其何者爲圖何者爲書何以爲則書顧命謂天球河圖在東序則河圖乃一圖卦之本數蓍策擬卦之數故謂之衍謂之象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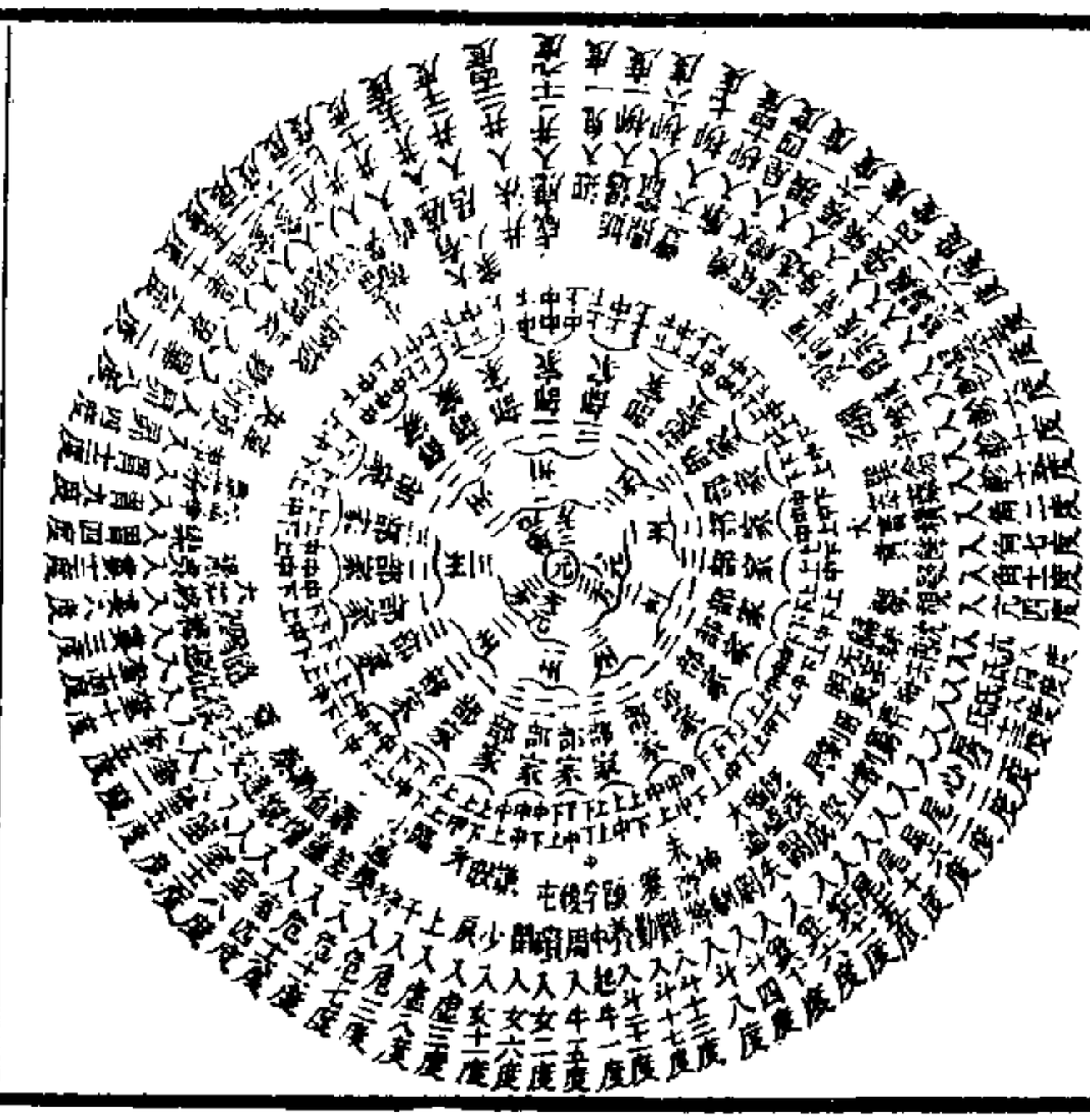
參天兩地而擬數衍則推之象則放之擬則比之也著策出于卦畫非卦畫出于著策也夫神生數數生象象生畫畫生卦而後著贊神蘊象象成數數成大成故卦畫非點誌之章合河圖之象固有之宓犧因而畫之也按大傳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圖則圖像之耳易之爲畫象河圖之像也夫道有一即有二二者一之耦也至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皆本然之一二至十而終之耳至于百千萬億皆是也

故有靜即有動有陰即有陽有奇即有耦死爲生根實爲虛形地爲天體月爲日魄莫不兩兩對待以成變化而後生生不窮所以爲易也故大傳謂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即河圖本然天地相錯初無點誌亦無文字祇如是耳

梓材謹案陵川蓋心觀會首爲一圖圖其中而爲白黑于外者十重從而推演入卦次序諸圖其說之首段如是云

又先天圖贊曰大物全體渾淪厥初天地萬物本然一圖匝密充周自爲規模停穩娶帖極盡無餘兩兩生生並爲根株當爲書契曆數有在匹馬隻輪上天之載觀象起本不假神怪太極兩儀更相禪代因而爲數倍而爲卦奇則有耦理不獨生一則有二鬼神以行影不離形響不應聲不作不爲自然而成無慮無營本眞則誠死生兩原穿徹一窾動端有幾月窟騰曜變乃不測天門龍跳神定無方在神則妙君看關門雷風噫氣山川出雲變動錯糅萬物糾紛數爲之位道爲之君重以合兩錯綜旋轉意言象數由此以見卦交以背畫交以變應違則惡理契則善本自震出孰使乾戰自犧而文體用具宅仲尼探賾扣其兩端不復爲圖祇以文觀衆折山擢喪其本原刻舟求劒聽日擊盤惟無名公創圖弗說獨造羲皇撐蹙裂月鞭出龍馬再爲區別奇耦重復先天一訣顚倒爰里翻覆乾坤分陰分陽接續葦編自震右轉由巽

左旋一本乎中皆先乎天不假刓削自然而圓不離
陰陽皆本兩蓋坎伏于蒙離轉爲革陰陽之精互藏
其宅復長剝削姤遇夬決陰陽相根盛衰以別分陰
分陽用柔爲剛倒乾爲坤旋長爲藏天地反覆不失
其常八卦相錯煥乎其章不假裁截自然而方自下
而上不紊其序由左而右不失其故縱入橫出緯錯
碁布神樞鬼紐消息散聚地中有天闔闢一戶自奇
台耦以方契圓再造一易自爲二篇祇是河圖更無
一言道以象示神以方傳退藏於密直在書前內聖
外王雜而不越範圍化幾經界心法層層相呀宛宛
互發一本萬殊四面入達都無轍迹但見黑白造天
人際復地天通渾沌破碎太虛玲瓏卻從有限推出
無窮惟有數書纔留幾重天地萬物盡在其中東堂
西樸毀爲一閣醉裏跳丸笑傲安樂忽把地維掛向
大角箕山雲沈洛陽花落吁嗟先生萬古絕學



太玄準易圖

梓材謹案此據石刻漢上易卦圖中太玄準易圖
戾入虛三度作四度羨入危十一度作十二度銳入室十二度作十三度衰入壁五度作六度徯入奎五度作六度進入奎十四度作十五度作十四度更入昴八度作九度斷入畢二度作三度殺入畢六度作七度親入參六度作七度盛入井十五度作十六度居廓入柳十四度作十五度視入張一度作二度庸入張十度作十一度減入翼十度作十一度滅入翼十三度作十五度噬入軫一度作三度爲入軫十度作十一度積入角二度作三度疑入角十一度作十二度沈入亢亢入度作九度晦入氐十三度作十五度昆度作七度去入氐八度作三度劇入箕十度作十一度將入斗四度作三度斂入斗十三度作十二度勤入斗十七度作十八度衰入斗二十一度作二十二度

太玄準易圖序

夫玄之于易猶地之于天也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元氣轉而爲三統在元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爲九州九州轉而爲二十七部二十七部轉而爲八十一首首有九贊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有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既各有統矣然周天度未見其所司也于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爲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退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爲表裏之用故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于易猶地之于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然後晝贊首位爻象候卦氣卦宮分度數次諸內復會于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于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牛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後復會于太初之上元者玄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于太極之上元者

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康節語要

自然者天也

道滿天下何物不有

先天之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不誠不可以得道先天圖者環中也

爲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窮之而後可知也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詩曰口頭說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是眞

用公正則主用智力則霸

邪正之由斃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也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

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

康節戒子孫說

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非愚而何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非聖而何敎而善非賢而何敎而後善非賢而何敎亦謂也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習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讐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不信也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洛陽憶古賦

其一曰大哉德之爲大也能潤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後化之于人化也者效之也自人而效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所爲乎

其二曰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于身然後教之于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人者也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之疾苦

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
其三曰壯哉力之爲大也能致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
箱銳鋒鏑峻金湯嚴法令于烈火蕭兵刑于秋霜竦民
聽于上下憯夷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
其四曰時若傷之于隨失之于寬始則廢事久而生姦
既利不能勝害故冗得以疾賢是必薄其賦斂欲民不
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民不殘而民愈殘蓋致之之
道失其本矣
其五曰時若任之以明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闕闕
既上下以交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
犯而民愈犯厚其賦斂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
道失其末矣
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耗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
能無蓋有備而無患口口口口口口不得中者加以寬
猛失政重輕逸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況有水旱兵
革者焉所謂本末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
之謂也

梓材謹案此賦中所陳六事也錄之鄧氏聞見錄云康節經世之學蓋如此

附錄

康節受業李挺之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表
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康節卒
以易名世
嘗謂伯溫曰吾早歲徒步游學至有所立艱哉程伯淳
正叔雖爲名士本出貴家其成就易矣
年六十始爲隱者服曰病且老不復能爲從事矣
詔三下答鄉人不起之意曰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因
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
舜爲眞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何
用苦開陳
六十三歲吟曰行年六十有三歲齒髮雖衰志未衰恥
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爲愁聞刮骨聲音切閒
見吹毛智數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
答傅欽之曰欽之謂我曰詩欲多吟不如少吟詩欲少
吟不如不吟我謂欽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
吟亦不必吟芝蘭在室不能無臭金石振地不能無聲
惡則哀之哀而不傷善則樂之樂而不淫

自作眞贊曰松桂操行鸞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
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閑往閑來九譜太極
病亟吟曰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
太平世答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無
所愧

先生自序伊川擊壤集曰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
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況
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于前曾未入
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

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閒情累都忘去爾所未
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
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

張橫渠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曰先生高臥洛
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侶又
春風

明道和康節同程郎中父子月陂上閒步詩曰先生相
與賞西街小子親攜几杖來行處每容參劇論坐隅還
許瀝餘懷檻前流水心同樂林外青山眼重開時泰心
閒兩難得直須乘興數追陪
邵子文曰明道敬禮康節如此故康節之葬伯溫獨
請誌其墓焉

張嶠狀其行曰先生少事北海李之才挺之挺之聞道
于汝陽穆修伯長伯長以上雖有其傳未之詳也

又曰其于書無所不讀諸子百家之學皆究其本原而
釋老技術之說一無所惑晚尤喜爲詩平易而造于理
有擊壤集二十卷自爲之序

程明道誌其墓曰先生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有大志既

學力慕高遠謂先王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
邵玩心高明觀于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
物之變然後頹然其順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
蓬蒿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
于家未嘗强以語人而就問者日衆鄉里化之遠近尊
之士人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而必至先生之廬先生
德器粹然望之可知其賢然清明坦易不事表襮不設
防畛正而不諒通而不污接人無貴賤親疏之閒燕笑
終日不取甚異于人也

又曰先生之學得之于李挺之挺之得之于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其所自得者多

又曰自七十子學于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而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況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人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

程子曰堯夫放曠

又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

又曰堯夫有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又曰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不止風月言皆有理又曰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若莊周大抵寓言要入他放蕩之場堯夫卻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著裏何必如此

又曰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來直是無端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個意思千古未經人道來

又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爲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邵子云

司馬溫公哀邵堯夫先生辭曰菽藿一簞樂高衆三故寬蒲輪不能起蘧廬有餘安高節去圭角久要敦歲寒今朝郊外客誰免涕汍瀾

其二曰慕德閩風久論交傾蓋新何須千面舊不待一言親講道切磋直忘懷笑語眞重言蒙賤跡賁佩服感書紳原注先生嘗以子爲腳踏實地之人

晁景迂王氏雙松堂記曰自慶曆來康節先生邵堯夫貧居天津之南獨明先聖之道不老不釋卓然振于古之絕學頗苦志著書而精深難窺矣天子嘗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公卿大夫樂從之遊而莫能名器既死

而名益高

又傳易堂記曰惟康節先生天資旣卓越不羣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

又記康節先生論議後曰叔弼丈曰世傳先生數學如何說之復言曰先生傳先天之數雖揚雄張衡關子明所不及然亦吾先生易中一事也叔弼丈歎曰先生之易埓能悉備如是蓋爲我道之說之辭不敏且不幸不及先生之門而爲京氏易十餘年後遇先生門人洛陽

楊醫寶略能發先生易之梗概久之乃有所入則知先生起卦以四是謂夏時以六是爲坤乾以六是謂周易先生使夏商之易不亡而周易乾坤之變始終不窮猶丈人之作論議也叔弼復謝曰吾之丈于是乎陋矣

邵子文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至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

子之心乎

又曰康節先生于書無所不讀以六經爲本蓋得聖人之深意平生不爲訓解之學嘗曰經意自明苦人不知耳屋下蓋屋牀下安牀滋惑矣所謂陳言生活者也故有詩曰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可了以老子爲知易之體以孟子爲知易之用論文中子謂佛爲西方之聖人不以爲過于佛老之學口未嘗言知之而不言也故有詩曰不佞禪伯不談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其所著皇極經世書以元會運世之數推之千歲之日可

坐致也以太極爲堂奧以乾坤爲門戶包括六經陰陽
剛柔行乎其間消息盈虛相爲盛衰皇王帝伯相爲治
亂其肯爲訓解之學也哉

尹和靖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
數知未來事卻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贊云先生之學
志在經綸最爲得之

邢和叔序伊川擊壤集序後曰先生之學以先天地爲
宗以皇極經世爲業揭而爲圖萃而成書其論世尙友
乃直以堯舜之事而爲之師其發爲文章蓋特先生之
遺餘至其形于詠歌聲而成詩者則又其文章之餘皆
德人之言撰于中而著于外故其所據者近而所託者
遠爲體小而推類大其始感發于性情之間乃若自幸
生天下無事饑而食寒而衣不知帝力之何有于我陶
然有以自樂而其極乃歸于身爲堯舜之民而寄意于
唐虞之際此先生所以自名其集曰擊壤也

鄭少梅先天圖注自序曰東卿自學易以來讀易家文
字百有餘家所可取者古先天圖揚雄太玄經關子明
洞極經魏伯陽參同契邵堯夫皇極經世書而已惜乎
雄之太玄子明之洞極倣易爲書泥于文字後世忽之
以爲屋上加屋頭上安頭也伯陽之參同意在煆鍊而
入于術于聖人之道尤爲異端也堯夫毅然擺去文字
小術而著書天下又不顧之但以爲曆律之用難矣哉
四家之學皆兆于先天圖先天圖其易之源乎
周益公跋向子諲家康節戒子孫文曰康節先生心聲
正大可以銘盤心書適勁可以貫準蒯林公寶藏以示
子孫厥有旨哉
又跋向氏康節手寫陶靖節詩曰康節先生蘊先天經
世之學顧獨手鈔靖節詩集是豈專取詞章哉蓋慕其
朱子曰熹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它說那太極
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人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
識得揚子太玄一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
只這個他卻識只是以三爲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
得一個蘿底道理後人便都無人識
又曰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爲之首一
以生三爲三方三生九爲九州九生二十七爲二十七

部九九乘之斯爲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四所以準六
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九所以準八十四爻無非三
數推之廣節之數用是加倍之法
又曰康節詩儘好看問舊見無垢引心贊之廓然心鏡
大無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卽天天卽性莫于微處
起經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
內翰子發作也如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
起經綸多少平易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
本是一個而消息盈虛便生陰陽事事物物皆係地

又曰康節之學本于明理
又曰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
而卓然自信無所汙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
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閒矣
又語類曰康節嘗于百源深山中闢書齋獨處王勝之
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養得至靜之極能
包括宇宙終始古今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
顚乎其順浩乎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去道遠矣
其知康節者未矣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
草是詩看他詩只說樂有自私自利意思所以明道有
要之不可治天下之說
又曰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
說此意極好學者嘗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又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卻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邵子
忽自于壞壞序內說出幾句云性者道之形體也心者
性之郛郭也身者心之區宇也物者身之舟車也此說
極好較之橫渠心統性情尤密
又曰近來有作釣臺記謂嚴公非說激素隱者昔邵康

節作安樂窩中打乖詩明道先生和之曰先生不是打
乖人而康節又復之有安知不是打乖人之句此言有
味也使嚴公而可作當爲此發一大笑云
又爲先生像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輾氫歷覽
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靜裏乾坤
金仁山曰天根二句用先生詩先天圖乾在上一陰
生爲姤所謂月窟也坤在下一陽生爲復所謂天根
也末二句亦先生詩
或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朱子曰便是他有些

子這個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常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程子謂其不雜以今觀之亦恐未然

王雙溪曰邵氏之學長於古易夫文王之演易不專爲占筮用也靜而正心誠意動而開物成務易皆具焉惟以占筮論之則古人如管輅郭璞閎覿之徒足以盡易之道矣不特邵氏能之也

王景文曰孔子見起證而知其末故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孟子見進證而知其極故曰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邵氏見困證而知其窮故曰苟有命世之人雖民如夷狄之變而帝道可舉惜時無百年之世世無百年之人時難人難不其然乎

蔡西山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于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脈絡通貫然後有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

又曰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于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月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魏鶴山曰邵氏子嘗以康節墓石屬筆于明道先生久而未得其說步于庭中忽躍然曰吾得之矣蓋夫之學可謂安且成矣乃書之遂以安且成三字終一篇之大指論康節者多矣未有親切的確如斯言者也

又曰先天之學秦漢而後惟魏伯陽闕見此義至華山陳處士圖南始發其祕一再傳而爲邵子建圖著書以示人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皆生于心嗚呼眾人以易觀易而滯于易邵子以易觀心而得乎心滯于易則象數文字然耳得乎心則天地萬物與我一本也

馬碧梧跋黃君觀物外篇詳說曰何啻千年與萬年歲寒松柏獨依然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蓋

先生所自賦者若此張子堅所授謂非先生遺書不可
也先儒謂聖人作易爲數知義爲數不知數雖善無所
統余獨于黃君書有感焉朱文公謂康節之學稍近莊
老余嘗疑其書時有取于老莊之遺今君于此書扶道
貶異雖先生所援引不敢苟徇焉朱文公又謂康節
以十爲河圖九爲洛書余又疑其書未嘗及此書謂九
十之說其實特在乎歷紀州井無以他說攙入亂其正
意深哉

王梁寧困學紀聞曰東坡欲去莊子盜跖漁父篇而邵
子觀物外篇謂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
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
謝山箋曰邵子之說高于坡公

黃東發曰先生洞觀天地萬物之變超然獨樂于其間
然其言曰新法固嚴能覺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
而去何益此可爲變世者明訓也郭林宗生亂世而皇
皇先生治世而熙熙其爲超然之趣則同

朱一齋序六經圖曰若易則伏羲先天四圖邵子終日
言而不離乎是其爲理也微矣文王後天方位雖不與
先天同然先天純乎天理後天各以人事體用一源顯
微無間其有功于天下後世一也易圖之外益之以揚

子之太玄司馬之潛虛邵子之皇極經世使學者可以一覽而得其大概好學之士果能兼此六圖而並觀之譬諸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何患學之不進哉

馬平泉曰余聞堯夫之學數也三十年不施枕勤苦且久故特精然內聖外王詎在是乎蕭嘗欲以授二程而不願也堯夫云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匹夫爲卿相以至學高天下亦如無有也非先生其孰能之每觀春秋乘小車遊洛城中一段風趣使後月入太微曰宮中當有喪而張貴妃薨四月日蝕客

人心醉時雍於變後安得有此氣象耶世動謂業脩謗興道高毀乘似此則又何說人幸勿輕以此言相抵塞自薄以薄人也余嘗遊百門泉展拜先生像入門遙望見之輒欣欣不自禁不復能著一語嗚呼斯所謂天民歟

著作劉先生義叟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人歐陽公使河東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先生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曆及脩唐史令專脩律曆天文五行志官至著作佐郎初李挺之辟署澤州

簽判先生從受曆法世稱先生歷法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所未喻者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宋史

附錄

嘗以春秋洪範災異休咎著書數十篇斥古人所强合者其占日月星辰無或不驗皇祐五年日蝕心是時朝廷制樂鐘聲大鬱而不發又陝西錢法大弊先生曰此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也上將感心腹之疾乎其

星出于昴曰契丹主且死矣其言無差

黃豫章別集曰劉仲更以多聞強識得近世不傳之學爲大儒歐陽文忠公宋景文公所稱賞唐書天文地理律曆五行志皆其所定諸公但仰成而已

晁景迂書劉仲更春秋災異後曰志苦危言凜雪霜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詩圖牒蓋死當年顧野王

陳先生安民

陳安民字子恵河陽人郭兼山忠孝自言得先天卦變于先生云其書出李挺之直齋書錄解題

梓材謹案漢上易卦圖上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圖一篇與反對圖爲九篇康節之子伯溫傳之於河陽陳四丈陳傳之於挺之挺之原注於陳四丈云志其名蓋卽先生也

附錄

楊時喬曰楊甲六經圖謂之才卦圖傳之邵子邵子傳之河陽陳氏是圖不獨八卦能生六十四卦又旁通相生得此然後易之彖辭可知其所從來所謂象學也

康節講友

文正司馬溫水先生光 詳溫水學案

中丞呂先生誨 詳見溫水學案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 三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並詳范呂諸儒學案

少卿張先生師錫

張師錫襄邑人侍郎去華子官殿中丞宋史

附錄

邵氏聞見錄曰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可謂善謔矣

龍圖李先生復圭

李復圭字審言徐州豐人知滑州司馬溫公賦詩餞之

龍圖李先生中師

李中師字君錫開封人舉進士陳執中薦爲集賢校理提點開封府境界境多盜立賞格嚴吏分捕盡得之進秩辭不受乃擢度支判官爲淮南轉運使兩浙饑移淮粟振贍僚屬勿與先生曰朝廷視民淮浙等爾卒與之徙河東入爲度支副使拜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知澶州河南府召權三司使龍圖閣直學士復爲河南前此大臣居守委事掾幕吏習弛緩先生一以嚴整齊之號爲治辦然用法刻深煩碎無大體召爲羣牧使權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 三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發遣開封府卒年六十一 宋史

梓材謹案伊川擊壤集目錄有龍圖奉別堯夫詩序言承見留數刻潰梅酒磨沈水飲別聊書代謝云

附錄

邵氏聞見錄曰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會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應聲曰幾乎敗壺坐客以爲的對可謂善謔矣

龍圖李先生復圭

李復圭字審言徐州豐人知滑州司馬溫公賦詩餞之

素英浮玉液一色混瑤觴

商自知能潔白誰念獨芬芳豈爲瓊無點還驚雪有香

龍圖王先生益柔 別見溫水學案補遺

抵州官與郡官夜會宴有牙兵奪銀匠鐵鎚殺人者一府皆驚先生命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按其擅殺仁宗曰復聿帥材也除知慶州邵堯夫嘗稱其臨事有斷頗以才見忌于時歷湖北兩浙淮南河東陝西成都六轉運使浙民以給衙前役多破產先生悉罷遣歸農令出錢助屯召人承募民便之瀕海人賴蛤沙地以生豪家盡受稅于官而占爲己有先生奏蠲其稅分以予

民姓譜

附錄

諫議劉先生元瑜

劉元瑜字君玉口口人知渭州猺人數爲寇使州人楊謂入海山說酋長四百餘人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爲民凡千二百戶

姓譜

附錄

康節新居成呈劉君玉殿院曰履道坊：竹徑修綠楊陰裏水分流衆賢買得澄心景獨我居爲養志秋若比來報重陽過如待君來泛巨觥

陳門誠已僧尚陪顏巷亦堪憂無端風雨雖狂暴不信能陵沈隱侯

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云康節先公慶曆閒過洛餉于水北楊氏愛其山川風俗之美始有小築之意至皇祐元年自衛州共城奉大父伊川丈人遷居焉門生懷州武陟知縣侯紹曾助其行初寓天宮寺之學院劉諫議元瑜字君玉呂諫議獻可靜居張少卿師錫及其子職方君景伯狀元師德之

子諫議君貺憲王諫議公柔字勝之子中散兄弟
張縣令謂字師柔及其子南國張大丞師雄及諸
子劉龍圖之子禮監几字伯壽修撰忱字明復李
侍講寔字景眞吳少卿執中王學士起字仲孺李
侍講肯字仲象子顧字端伯姚郎中竦字用輔交
遊最密或稱門生爲買宅于履道坊西天慶觀東
此詩所由作也又言王宣徽尹洛就天宮寺天津
橋南爲屋三十間請康節遷居之富韓公命其客
孟約買對宅一圖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熙寧初行
買宅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司馬溫公而下集
錢買之康節有詩謝王宣徽後又以詩謝溫公諸
公云又案擊壤集有留題水北楊郎中園亭二首
卽所謂水北楊氏也

縣令張先生謂

張謂字師柔口口人官陝令康節和其石柱村詩云君
爲陝縣令我買康公孫始祖有遺烈託君訪其存夫君
有詩來題云石柱村石柱之始立于古無所根就勒分
陝銘惟唐人之言旣歷多年所首尾無完文難以從考
正將焉求其源我思讀書算知識無過人經書詩傳外
不能破羣昏從長卿公羊宜自陝而分從君陳畢命宜
成周而云二舊兼取之于義似或尊分政東西郊可以
陝洛論此說如近之庶幾綏紛紜甘棠之蔽芾石柱之
清新當時之盛事予不得而親二南之正化二公之清
風棄經而任傳儒者固不遵

作詩以明之馳此庸報君其卒也康節亦以詩哭之擊壤集

梓材謹案分陝之說近時崔東壁考信錄謂陝以東陝以西之陝卽武王定鼎於郟鄏之郟字形左右互換耳其實一字也可謂力破羣疑不謂此難已自康節發之

太博李先生寔

李寔字景眞口口人官太博康節寄之以詩云花開靜
榻閑眠處竹下明窗獨坐時著甚語言名字泰林閒自
有羣禽知擊壤集

雲濠謹案擊壤集又有延禧坊李太博之園池詩官至侍講見邵氏聞見錄

祕丞吳先生執中

吳執中洛中人官中散大夫少年登科皇祐初已作祕書丞不樂仕進覓休致居洛杜門人不識其面獨與康節相善聞見錄

李先生肯

李肯字仲蒙河南人胡致堂稱其詩說最善其言曰敘物以言情謂之賦情盡物者也索物以託情謂之比情附物者也觸物以起情謂之興物動情者也故物有剛柔緩急榮悴得失之不齊則詩人之情性亦各有所寓

非先辨乎物則不足以攷情性情性可攷然後可以明禮義而觀乎詩矣胡致堂集

梓材謹案攷堂集祇稱其字仲蒙葉石林避暑錄話云李育字仲蒙吳人馮當世榜第四人登第能爲詩性高簡故官不甚顯亦少知之者是卽先生也但以爲吳人或以吳人而占籍開封故亦爲河南人邵氏聞見錄又作李育字仲象以蒙傳寫之譌耳亦官侍講

郎中姚先生勗

姚勗字輔周口口人官郎中康節訪于月陂西園詩云相憶不可過西街來訪時交橫過溝水隙曲繞蔬畦樹偃低頭避筍高換手持朋遊相得甚何樂更如之其爲

開封府推官也致書康節先生自愛恐不容久居林下矣康節以詩代書答之云世態其如與願違必須言進是無知遍將底事閑思處不若西街極論時設有奇才能動世柰何雙鬢已如絲天邊新月從來細不爲人閒愛畫眉 擊壤集

諫議張先生景憲

張景憲字定國梓材案范忠宣爲河南人以父師德任行狀云字正國爲淮南轉運副使屬官不法者多被舉刺累遷河東都轉使終知同州居官不畏强禦自負所守于人少可許

毋卒一夕鬚髮盡白 姓譜

附錄

龍圖尹公師魯負天下重名愛公之才兩以女配之公既游師魯門益好春秋學與朋友論辨古今至忠義名節之際必嘅然歎息常欲身行之故歷官所至無不稱治

家居有法度嘗戒諸子曰汝曹立身行己當以孝悌忠信爲先苟不由禮義而進雖富且貴亦吾所恥矣

職方張先生鼒伯

張景伯字元伯師錫子官職方嘉祐元年歲除康節和其詩云文正四十六老去恥無才殘臘方迴律新春又起灰非唯息利祿況復外形骸白髮已過半光陰任自催其卒也又以詩哭之云近年老輩頻凋落使我心中又惻然又云昔日與君論少長今日與君爭後先 擊壤集

祕監劉先生幾父燁

劉幾字伯壽河南人父燁登進士第爲龍圖閣直學士權開封府明肅太后朝獨召對后曰知卿名族十數世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對曰不敢后數問之度

不可免因陛對爲風眩仆而出乞出知河南府再召懇
避不行求爲留司御史臺以卒及先生登科嘗因陛對
奏仁宗不進家譜事上稱歎久之聞見錄

雲濠謹案聞見錄載洛中耆英會言祕書監劉几與趙丙馮行己皆年七十五時蓋元豐五年去康定之卒六年矣

修撰劉先生忱

劉忱字明復龍圖燁第四子爲監司郡守有聲聞見錄

附錄

司馬溫公答劉太博書曰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

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
孳孳不忘忠藎如此光任於朝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
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
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

中散王先生愼言

王愼言字不疑河南人文康孫幼而篤孝以事親爲事
家庭老而不懈視萬鍾
蔑如也先生學無所不覽而尤深于史幼能詩以風騷
自任文康特器之少蔭補將作監主簿累改司農少卿

飾交遊聞見錄

梓材謹案聞見錄後卷數則節交遊最密者有王勝之子中散兄弟即此二先生也又記洛中耆英會十三人楚建中與朝散大夫王愼言皆年七十二云

大中陳先生繹

陳繹字和叔洛陽人慶曆初再舉別試第一早共賢士
大夫游已名聞于時自此益大顯明年擢乙科調梁山
軍判官累拜左諫議大夫改大中大夫龍圖閣待制知
江寧府左遷中大夫知建昌軍復爲大中移密州卒年
六十八先生文格清峻尤長于論事嘗被詔脩宰相拜

罷錄撰東西府記及其他所著十數萬言諸子編集爲三十卷蘇魏公集

梓材謹案先生爲邵天叟墓銘云余與堯夫游知堯夫者從而知其先君亦隱君子也是先生固亦康節之友也

祕監同調

都官錢先生藻 從父良

錢藻字去私金堂人先世皆用儒學倡于蜀以春秋名其家先生七年而孤其世父良絕器之教養若己子性淳篤言笑啫學既冠文章道誼鴻麗通博翕然聞

兩蜀閒中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累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先生盡料邑人子弟之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中嵩列天下山水最佳絕處巒嶺澗谷幽深奧邃祕監劉几與先生爲泉石之交閒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廢事遷祕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公事歷改都官員外郎卒年五十三先生事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以聞上且曰臣伯良有大恩于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文丹淵集

尹氏家學

學官尹先生材 詳見漊水學案

薌公尹和靖先生焞 詳和靖學案

蘇氏門人

判官朱先生處仁

朱處仁字表臣營邱人少從蘇子美遊長又同登進士第泗州判官監楚州酒稅 蘇學士集

章先生傳

章傳蘇子美之徒也子美嘗答以詩云廢官族吳門迹

與世俗掃構亭滄浪閒築室喬樹杪窮經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飽不圖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閭章其氏傳名字傳道清晨閒扣子門疏爽見姿表大篇隨自出爛熳風力老安敢當所褒讀之欲驚倒開軒延與語指亦有深到半生踢京塵識子恨不早扶疏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玉府中何故委衰草秋風還故鄉無或難枯槁貴富烏足論令名當自保蘇學士集

錢氏家學

司諫錢先生彥遠

錢彥遠字子高希白子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進士第通判明州遷太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召爲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諫院先生性豪邁其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與弟明逸從子藻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史稱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明逸字子永由殿中丞策制轉太常博士爲呂夷簡所知擢右正言希章得象陳執中意首劾范富二公皆爲之罷杜祁公亦免相及爲翰林學士御史論其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人

卒諡脩懿其人不足取也

附錄

擢尚書祠部員外郎知潤州上疏言宜念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旱蝗民乏食先生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擅先生不爲屈

判司農寺因諸路奏大水先生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有下謀上之徵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詣門者上善其奏特賜五品服

公自以逢辰遇知已之主居得言之地夙夜推念知無去爲閭儒顯人

調滑水主簿卽去官還鄉里蜀之才子弟舉從之踵相逮坐席常滿蘊之爲示書精興教辭賦法度得其道者

祕書馮先生口 附師任玠子如晦處晦用晦
馮口字口口蜀之普州人未冠求師于成都是時任玠
溫如李畋潤卿皆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先生執業門
下亟爲其高第歸僻居靜處討究羣策經深史隱鉤撏
蕆詣教諸子事業悉有端次慶曆中其子中都外郎如
晦用其法一舉中進士嘉祐初以子官授大理評事致
仕三遷爲祕書丞賜緋衣銀魚于如晦次處晦用晦幷
舉進士有父行聞其朋流 文丹淵集
張氏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三三

員外代廬一先生淵 見上李氏門人
何氏家學
光祿何先生敞 附子大章大臨
何敏字希顏中季子簡懿莊重克承厥家貧而能力生
以養親奉視富而能好善以訓其子孫以子登朝封大
理寺丞遷光祿寺丞子大章大臨皆飭行不墜先訓大
章皇祐四年中進士第五遷太常博士通判瀛州大臨
字才叔少讀書知名教或告以釋氏之說當虔敬禁奉
去韓魏公誌其墓稱爲有道君子謂余妻雖彙之姊
寧極尤相厚善每一過從則閉關談道率踰旬不忍別
然其相友也以賢而不以親云 韓安陽集
乃享令報則曰廣慈心即佛不妄語即經若乃禍福之

附錄

司馬溫公諫水紀聞曰崔公孺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直喜面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則曰公居陶谷之地宜法造化爲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之物故置蛇于澮澤置虎于山林公今乃置之通衢使爲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象之講友

直講孔鄩極先生畋

孔畋字鄩極孔子四十六世孫也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聽先生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于先生爲恥屢薦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守臣以先生應詔賜之米帛嘉祐三年近臣多言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爲不肯屈除守祕書省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以爲言乃召以爲國子監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以知汝州龍縣事先生又辭辭未聽而先生卒于家年六十七贈太常丞先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于世王臨川集

百源家學

補布衣邵先生睦

雲濠謹案康節擊壤集傷弟詩有云兒既名雍弟名睦弟兄雍睦情何足居常出入留一人奉親教子如其欲又一首云不知何日能銷盡三十二年雍睦心蓋其年三十二也傳作三十三則據聞見錄爾

補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梓材謹案宋史先生本傳云康節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則謂先生爲溫公與韓呂二程門人可也又先生子博書先生聞見錄序後云先君子嘗曰吾自爲童子奉康節公几杖于左右多聞天下之士故自富文忠公司馬文正公呂正叔之云

邵氏聞見錄

伯溫始生康節有詩云我今行年四十七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于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伯溫以經明行修命官見呂忠公于東府公語及康節

咨歎久之謂伯溫曰科名特入仕之門高下勿以爲意立身行道不可不勉伯溫起謝焉

伯溫除喪往拜富韓公公惻然曰先生高尚勸之學修養復曰不能學胡走亂走也問伯溫年幾何娶未伯溫對年二十四未娶公曰晚娶甚善可以保養血氣專意學問伯溫自此得出入公門下

康節先公遺訓曰汝固當爲善亦須量力以爲之若不量力雖善亦不當爲也又嘗曰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必招悔吝也伯

溫佩之終身不敢忘

康節先公既捐館二程先生于伯溫有不孤之意所以教栽甚厚宗丞先生謂伯溫曰人之爲學忌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先人徹廬隱後無門由傍舍委曲以出某不便之因鑿壁爲門侍講先生見之曰前人規劃必有理不可改作某亟塞之侍講謂周全口曰邵君雖小事亦相信勇于爲善者也某初入仕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立案而後決或出于私怒比具案亦散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愼之恐

經世纂圖

經世天地始終之數圖

一乾一元之元　日之日　乾之乾
二夬十二元之會　日之月　乾之兌
三大有三百六十元之運　日之星　乾之離
四大壯四千三百二十元之世　日之辰　乾之震
五小畜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元之歲　日之石　乾之巽
六需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元之月　日之土　乾之坎
七大畜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元之日　日之火　乾之艮
八泰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元之辰　日之水　乾之坤
二履十二會之元　月之日　兌之乾
二兌一百四十四會之會　月之月　兌之兌
三睽四千三百二十會之運　月之星　兌之離

二四歸妹五萬一千八百四十會之世　月之辰　兌之震
二五中孚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會之歲　月之石　兌之巽
二六節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會之月　月之土　兌之坎
二七損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之日　月之火　兌之艮
二八臨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會之辰　月之水　兌之坤

三一同人三百六十運之元　星之日　離之乾
三二革四千三百二十運之會　星之月　離之兌
三三離一十二萬九千六百運之運　星之星　離之離
三四豐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運之世　星之辰　離之震
三五家人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之歲　星之石　離之巽
三六既濟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運之月　星之土　離之坎
三七賁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運之日　星之火　離之艮

四一无妄四千三百二十世之元　辰之日　震之乾
四二隨五萬一千八百四十世之會　辰之月　震之兌
四三噬嗑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之運　辰之星　震之離
四四震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世之世　辰之辰　震之震
四五益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世之歲　辰之石　震之巽
四六屯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世之月　辰之土　震之坎
四七頤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二百九十二萬世之日　辰之火　震之艮
四八復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世之辰　辰之水　震之坤
五一姤一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之元　巽之日　巽之乾

五大過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歲之會　石之月
巽之兌
五鼎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歲之運　石之星　巽之離
五恆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歲之世　石之辰　巽之震
五巽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歲之歲　石之石　巽之巽
五井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歲之月　石之土　巽之坎
五蠱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二十萬歲之日　石之火　巽之艮
五升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歲之辰　石之水　巽之坤
五師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月之元　土之土　坎之坎
六訟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月之元　土之日　坎之乾
六困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月之會　土之月　坎之兌
六未濟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月之運　土之星　坎之離
六解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月之世　土之辰　坎之震
六渙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月之歲　土之石　坎之巽
六坎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月之月　土之土　坎之坎
六蒙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土之日　坎之艮
六師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萬月之辰　土之水　坎之坤
七遯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日之元　火之火　艮之乾
七咸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日之會　火之月　艮之兌
七旅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日之運　火之星　艮之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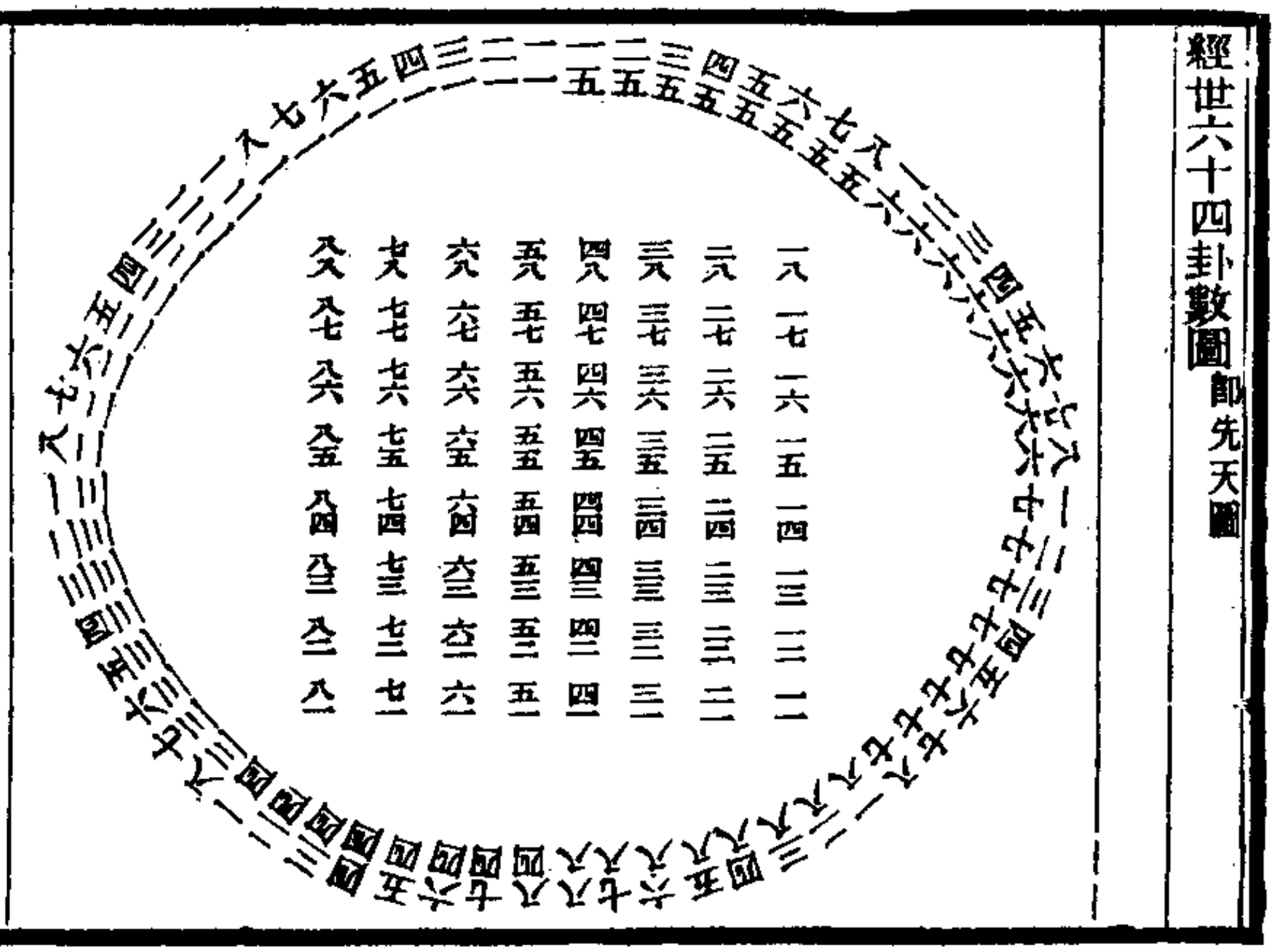
七四小過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日之世
火之辰　艮之震
七五漸六萬四百六十六萬一千七百六十萬日之歲
火之石　艮之巽
七六蹇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萬
日之月　火之土　艮之坎
七七艮二百一十七萬六千七百八十二萬三千三百六
十萬日之日　火之火　艮之艮
七八謙二千六百一十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三百二
十萬辰之辰　水之水　坤之坤
八二萃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辰之會　水
之月　坤之兌
八一百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辰之元　水之日
坤之乾
八三晉二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辰之運　水
之星　坤之離
八四豫二萬四千一百八十六萬四千七百四萬辰之世
水之辰　坤之震
八五觀七十二萬五千五百九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萬
辰之歲　水之石　坤之巽
八六比八百七十萬七千一百二十九萬三千四百四十
辰之月　水之土　坤之坎
八七剝二千六百十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八萬三百二十
萬辰之日　水之火　坤之艮
八八坤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
千八百四十萬辰之辰　水之水　坤之坤

三而十之爲三十
以日經日爲元之元其數一日之數一故也以日經星
月爲元之會其數十二月之數十二故也以日經星
爲元之運其數三百六十星之數三百六十故也以
日經辰爲元之世其數四千三百二十辰之數四千
三百二十故也
黃瑞節曰經世天地始終之數以十二三十反覆
乘之也元之元一元之會十二是以十二乘一也
元之運三百六十是以三十乘十二也元之世四

千三百二十是以十二乘三百六十也會之元以下放此經世之元會運世歲月日辰卽易之乾兌離震巽坎艮坤也元之元卽乾之乾元之會卽乾之兌元之運卽乾之離元之世卽乾之震元之歲卽乾之巽元之月卽乾之坎元之日卽乾之艮元之辰卽乾之坤會之元以下放此

奇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經世六十四卦數圖 卽先天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八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三八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三二 三一
四八 四七 四六 四五 四四 四三 四二 四一
五八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四 五三 五二 五一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七八 七七 七六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二 七一
八八 八七 八六 八五 八四 八三 八二 八一

六五

乾之數一兌之數二離之數三震之數四巽之數五
坎之數六艮之數七坤之數八交相重而爲六十四
焉乾兌離震在天爲陽在地爲剛在天則居東南在
地則居西北巽坎艮坤在天爲陰在地爲柔在天則
居西北在地則居東南陰陽相錯天文也剛柔相交
地理也

經世一元消長之數圖 期數

元 會 運 世

日甲 月子一星三十辰三百年一萬二千六百 復三十

月丑二星六十辰七百年二萬一千六百 臨三十

月寅三星九十辰一千八百年三萬二千四百 泰三十 陽星之日七十六

月卯四星一百二十辰二千四百年四萬三千二百 大壯三十

月辰五星一百五十辰三千年五萬四千 夬三十

月巳六星一百八十辰三千六百年六萬四千八百 乾三十 陽星之數一百八十辰三千一百五十七

月午七星二百一十辰四千二百年七萬五千六百 姤三十 陰星之數一百八十辰三千一百五十七

月未八星二百四十辰四千八百年八萬六千四百 遯三十

月申九星二百七十辰五千四百年九萬七千二百 否三十

月酉十星三百辰六千年十萬八千 觀三十

月戌十一星三百三十辰六千六百年十一萬八千八百 剝三十 陽星之數三百十五

月亥十二星三百六十辰七千二百年十二萬九千六百 坤三十

日爲元元之數一月爲會會之數十二星爲運運之數三百六十辰爲世世之數四千三百二十則是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二十世一世三十年則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是爲一元之數一元在大化之中猶一年也自元之元至辰之元自元之辰至辰之辰而後數窮矣窮則變變則生生生而不窮也經世但舉一元之數舉一隅而已引而伸之則窮天地之數可知矣日甲

日之數一歲一周月子至月亥之數十二歲十二周也星三百六十隨天而轉日一周歲三百六十周也一日十二辰積一歲之辰則歲四千三百二十辰也自子至巳作息自午至亥作消作息則陽進而陰退作消則陰進而陽退開物於月之寅星之巳七十有六閉物于月之戌星之戌三百一十有五日至巳之終當辰之二千一百六十爲陽極陰陽之餘空各六月至亥之終當辰之四千三百二十爲陰極陰陽之

餘空各六凡二十有四以當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焉除四正卦凡六四正卦凡六二十四三百八十四去其二十有四則所存者三百六十也四正卦謂乾坤坎離居四方之正位反覆推明故謂之四正經世一元之運數舉成數焉消息盈虛之法在其間矣所以藏諸用也唐堯起于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揚雄亦謂法

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曆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黃瑞節曰一元消長圖蓋以本書約之也今詳本書曰甲一位爲一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一元之總數也其所以得一元之數者由十二會積之也甲子一會爲一會該一萬八百年至月亥十二位爲十二會該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屬上曰甲統之也其所以得十二會之數者由三十運積之也星甲一位爲一運該三百六十年至辰亥十二位爲十二世積之也辰子一位爲一世該三十年至辰亥十二位爲三百六十年屬上星甲統之也其所以得三十運之數者由十二世積之也辰子一位爲一世該三十年至辰亥十二位爲三百六十年屬上星甲統之蓋由世積而爲運運積而爲會會積而爲歲也邵子此數何從而知其始何從而知其終耶善乎西山先生之言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之因以得之也故曰堯得天地之中數斯言何謂也蓋堯之時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半以上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爲六萬四千八百年之方來是以爲中數也堯而後可遡而推矣

經世四象體用之數圖 萬物之數

日日聲平聞　水水音開清

多貢千刁婁　古黑安夫卜東

宮心●●●　乃走思■■■

日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水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百

音一百五十二是爲平　十二是調開音清聲開音清聲

聲闢音平聲闢音一千　一千八

六十四

日日聲平之一闢　水水音開之一清

開音清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平聲高古字和
和律　一聲至十聲　唱呂

一之二　二音至十二音　一聲多字唱
一之二　一聲至十聲　一聲貢字唱

一之三　三音至十二音　二聲千字唱
一之三　一聲至十聲　三聲安字和

七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之四　四音至十二音　四聲芳字唱
一之四　一聲至十聲　一聲美字和

一之五　五音至十二音　五聲妻字唱
一之五　一聲至十聲　四聲為字唱

一之六　六音至十二音　六聲宮字唱
一之六　一聲至十聲　一聲東字和

一之七　七音至十二音　七聲心字唱
一之七　一聲至十聲　一聲乃字和

一之八　八音至十二音　八聲至字和
一之八　一聲至十聲　一聲走字和

一之九　九音至十二音　九聲思字和
一之九　一聲至十聲　一聲至十聲

一之十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十　一聲至十聲

一之十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之十一　一聲至十聲

之十二　一聲至十聲

日月聲平翕　水火音開濁

禾光元毛衰　口黃口父步兒

龍○●●●　內自寺■■■

日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火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百一十二是謂開音濁聲闢

聲翕音聲翕音一千六十四　音濁聲一千八

日月聲平之二翕　水火音開之二濁

開音濁　二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平聲翕
和律　二之一　一聲至十聲　唱呂

二之二　二音黃字和　二之二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光字唱

七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之三　三音口字和　二之三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禾字唱

二之四　四音父字和　二之四　一音至十二音　四聲毛字唱

二之五　五音步字和　二之五　一音至十二音　五聲衰字唱

二之六　六音見字和　二之六　一音至十二音　六聲龍字唱

二之七　七音內字和　二之七　一音至十二音　七聲○字唱

二之八　八音自字和　二之八　一音至十二音

二之九　九音寺字和　二之九　一音至十二音

二之十　二音至十二音

二之十　二聲至十聲

二之十一

二之十三

日星聲平關　水火音開清

開丁臣牛○　坤五母武普土

魚男●●●　老卓口■■■

日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土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百一十二是謂開音清聲開

聲關音平聲關音一千　音清聲一千八

六十四

日星聲平之三關　水土音開之三清

開音清和律　三之一　一音地字和　平聲關唱呂　三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一聲開字唱

三之二　二音五字和

三之三　三音母字和

三之四　四音武字和

三之五　五音普字和

三之六　六音步字和

三之七　七音老字和

三之八　八音哉字和

三之九　九音日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三之十二

日辰聲平翕　水石音開濁

回兄君○龜　口吾目文旁同

烏○●●●　鹿曹口■■■

日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水石音九上和天之用聲一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平　百一十二是謂開音濁聲開

聲翕音平聲翕音一千　音濁聲一千八

六十四

日辰聲平之四翕　水石音開之四濁

開音濁和律　四之一　一音字十二音一聲回字唱　平聲翕唱呂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一聲開字唱

四之二　二音吾字和

四之三　三音目字和

四之四　四音文字和

四之五　五音鼈字和

四之六　六音同字和

四之七　七音鹿字和

四之八　八音烏字和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八 八音贊字和

四之九 九音曰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四之十二

月日聲上闢 火水音發清

可兩典早子 甲花亞法百丹

孔審●●● 嫻哉三山莊卓

月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水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一百一十二是謂發音清聲

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 發音清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六十四

月日聲上之一闢 火水音發之一清

發音清和律 一之一 一音甲字和 上聲闢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唱曰 一之一 一聲可字唱

一之二 二音花字和 一之二 二聲兩字唱

一之三 三音亞字和 一之三 三聲典字唱

一之四 四音法字和 一之四 四聲早字唱

一之五 五音曰字和 一之五 五聲子字唱

一之六 六音丹字和 一之六 六聲孔字唱

一之七 七音嫻字和 一之七 七聲審字唱

一之八 八音哉字和 一之八

一之九 九音三字和 一之九

一之十 十音山字和 一之十

一之十一 十音非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聖字和

月月聲上翕 火火音發濁

火廣犬寶○ 口華爻凡白大

甬○●●● 南在口士召宅

月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火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

音一音五十二是謂上 一百一十二是謂發音濁聲

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 發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六十四

月月聲上之二翕 火火音發之二濁

發音濁和律 二之一 一音口字和 上聲翕 二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唱曰 二之一 一聲火字唱

二之二 二音華字和 二之二 二聲廣字唱

二之三 三音爻字和 二之三 三聲犬字唱

二之四 四音凡字和
二之五 五音臼字和
二之六 六音天字和
二之七 七音南字和
二之八 八音在字和
二之九 九音口字和
二之十 十音七字和
二之十一 十音宕字和
二之十二 十二音宅字和

月星聲上闢 火土音發清
宰井引斗○ 巧瓦屑晚扑貧
鼠坎●●●● 治染口口乂拆
月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音十二和天之用聲一百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一十二是謂發音清聲發音
聲闢音上聲闢音一千 清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六十四

月星聲上之三闢 火土音發之三清
發音清 上聲闢 二之一 音巧字和
和德 三之一 雜羊聲 上聲闢 三之一 音玉十二音
唱出 三之一 一聲宰字唱○

二之四 四聲賢字唱
二之五 五聲○字唱
二之六 六聲甬字唱
二之七 七聲○字唱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十

三之二 二音五字和
三之三 三音扇字和
三之四 四音晚字和
三之五 五音扑字和
三之六 六音貧字和
三之七 七音冷字和
三之八 八音尖字和
三之九 九音日字和
三之十 十音口字和
三之十一 十音又字和
三之十二 十二音拆字和

月辰聲上翕 火石音發濁
每永允○水 口牙兒萬排覃
虎○●●●● 舉才口口崇茶
月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火石音十二和天之用聲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上 一百一十二是謂發音濁聲
聲翕音上聲翕音一千 發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六十四

二之一 二聲井字唱
二之二 二聲引字唱
二之三 三聲斗字唱
二之四 四聲○字唱
二之五 五聲○字唱
二之六 六聲甬字唱
二之七 七聲坎字唱
二之八 八聲鼠字唱
二之九 九聲日字唱
二之十 十聲七字唱

月辰聲上之四翕　火石音發之四濁

發音濁和律　四之一　一音口字和　上聲翕呂　四之一　一音至十一音一聲每字唱

四之二　二音多字和　四之二　二聲京字唱

四之三　三音見字和　四之三　三聲九字唱

四之四　四音萬字和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音排字和　四之五　五聲水字唱

四之六　六音聞字和　四之六　六聲虎字唱

四之七　七音擎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才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十音口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十一音聞字和

四之十二　十二音發字和

星日聲去闢　土水音收濁

个向旦孝回　九香乙口丙帝

眾禁●●●●　女足星手震申

星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水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濁聲

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　收音清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六十四

星日聲去之一闢　土水音收之一清

收音清和律　一之一　一音九字和　去聲闢唱呂　一之一　一音至十一音

一之二　二音香字和　一之二　一聲向字唱

一之三　三音乙字和　一之三　一聲旦字唱

一之四　四音口字和　一之四　一聲孝字唱

一之五　五音丙字和　一之五　一聲四字唱

一之六　六音帝字和　一之六　一聲眾字唱

一之七　七音姿字和　一之七　一聲禁字唱

一之八　八音足字和　一之八

一之九　九音星字和　一之九

一之十　十音羊字和　一之十

一之十一　十一音寬字和

一之十二　十二音中字和

星月聲去翕　土火音收濁

化況半報帥　近雄王口葡第

用○●●●　年匠象石口直

星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火音土二上和天之用聲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濁聲
聲翕音去聲翕音一千　收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六十四

星月聲去之二翕　土火音收之二濁
收音濁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去聲翕　二之一　一音近字和
和律　一聲至十聲　唱呂　一聲化字唱
二之二　二音雄字和　二之二　二聲況字唱
二之三　三音王字和　二之三　三聲半字唱
二之四　四音口字和　二之四　四聲報字唱

二之五　五音荷字和　二之五　五聲帥字唱
二之六　六音象字和　二之六　六聲用字唱
二之七　七音年字和　二之七　七聲○字唱
二之八　八音匠字和　二之八　八聲○字唱
二之九　九音象字和　二之九　九聲○字唱
二之十　十音石字和　二之十　十聲○字唱
二之十一　十音口字和
二之十二　十音通字和
星星聲去闢　土土音收濁

愛亘艮奏○　巨仰美口品天
去貝●●●　呂七口耳赤丑
星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土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去　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濁聲
聲闢音去聲闢音一千　收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六十四

星星聲去之三闢　土土音收之三清
收音清　三之一　一字丘字和　去聲闢　三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和律　一聲至十聲　唱呂　一聲愛字唱
三之二　二音仰字和　三之二　二聲亘字唱

三之三　三音美字和　三之三　三聲艮字唱
三之四　四音口字和　三之四　四聲奏字唱
三之五　五音品字和　三之五　五聲○字唱
三之六　六音天字和　三之六　六聲去字唱
三之七　七音呂字和　三之七　七聲貝字唱
三之八　八音七字和　三之八
三之九　九音口字和　三之九
三之十　十音耳字和　三之十
三之十一　十音赤字和

三之十三十三音丑字和

星辰聲去翕　土石音收濁

退塋巽○貴　乾月眉口平田

免○●●●　離金口二辰星

星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土石音十二上和天之用聲

音一百一十二是謂收音濁聲

聲翕音去聲翕音一千　收音濁聲一千三百四十四

六十四

星辰聲去之四翕　土石音收之四濁

收音濁　四之一　一音乾字和　去聲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和律　一聲至十聲　唱呂　一聲退字唱

四之二　二音月字和　四之二　二音聲字唱

四之三　三音屑字和　四之三　三聲巽字唱

四之四　四音口字和　四之四　四聲○字唱

四之五　五音平字和　四之五　五聲貴字唱

四之六　六音田字和　四之六　六聲堯字唱

四之七　七音離字和　四之七　七聲○字唱

四之八　八音金字和　四之八

四之九　九音口字和　四之九

四之十　十音二字和　四之十

四之十一　十音晨字和

四之十二　十音星字和

辰日聲入闢　石水音閉清

舌○○岳白　癸血一飛必■

○○●●●　■■■■■■■■

辰日聲七下唱地之用　石水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百一十二是謂閉音清聲閉

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　音清聲五百六十

六十四

辰日聲入之一闢　石水音閉之一清

閉音清　一之一　一音癸字和　入聲闢　一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和律　一聲至十聲　唱呂　一聲舌字唱

一之二　二音血字和　一之二　二聲○字唱

一之三　三音一字和　一之三　三聲○字唱

一之四　四音飛字和　一之四　四聲舌字唱

一之五　五音必字和　一之五　五聲白字唱

一之六　一之六　六聲○字唱

一之七　一之七　七聲○字唱

一之八
一之九
一之十
一之十一
一之十二

辰月聲入翕　石火音閉濁

八〇〇霍骨　揆賢寅吠鼻

辰月聲七下唱地之用　石火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百一十二是謂閉音濁聲閉

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　音濁聲五百六十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十四

辰月聲入之二翕　石火音閉之二濁

閉音濁和律　二之一　一音揆字和　入聲翕　一聲至十聲　唱呂

二之二　二音賢字和

二之二　二聲○字唱

二之三　三音寅字和

二之三　三聲○字唱

二之四　四音吠字和

二之四　四聲霞字唱

二之五　五音鼻字和

二之五　五聲骨字唱

二之六
二之七
二之八
二之九
二之十
二之十一
二之十二

辰星聲入闢　石土音閉清

〇〇〇六德　弁口米尾匹

〇〇●●●

辰星聲七下唱地之用　石土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

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百一十二是謂閉音清聲閉

聲闢音入聲闢音一千　音清聲五百六十

六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八十五

辰星聲入之三闢　石土音閉之三清

閉音清和律　三之一　一音弁字和　入聲闢　一聲至十聲　唱呂

三之二　二音口字和

三之二　二聲○字唱

三之三　三音米字和

三之三　三聲○字唱

三之四 四音尾字和
三之五 五音巴字和
三之六
三之七
三之八
三之九
三之十
三之十一

辰辰聲入翕　石石音閉濁
○○○玉北　蚌聱民末瓶
○妄●●●●

辰辰聲七下唱地之用　石石音五上和天之用聲一音一百五十二是謂入　百二十二是謂閉音濁聲閉聲翕音入聲翕音一千　音濁聲五百六十
六十四

辰辰聲入之四翕　石石音閉之四濁
閉音濁　四之一　一音蚌字和　入聲翕
和律　四之一　一聲至十聲　唱呂　四之一　一音至十二音
一聲○字唱

三之四 四聲六字唱
三之五 五聲德字唱
三之六 六聲○字唱
三之七 七聲○字唱
三之八
三之九
三之十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之二 二音覃字和
四之三 三音民字和
四之四 四音未字和
四之五 五音瓶字和
四之六
四之七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四之二 二聲○字唱
四之三 三聲○字唱
四之四 四聲玉字唱
四之五 五聲北字唱
四之六 六聲○字唱
四之七 七聲芙字唱
四之八
四之九
四之十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之十一
四之十二

太陽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之數十少陽之數十太剛之數十少剛之數凡四十太陰之數十二少陰之數十二太柔之數十二少陰之數十二太柔之數十二少陰太柔少柔之數凡四十有八以四因四十得一百六十以四因四十八得一百九十二以一百六十因一百九十二得三萬七百二十是謂動植之全數一百六十內去太陰少陰太柔少柔之體數四十八得

一百一十二一百九十二內去太陽少陽太剛少剛
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動植之用數以一
百一十二唱一百五十二得一萬七千二十四以一
萬七千二十四唱一萬七千二十四得二萬八千九
百八十一萬六千五百七十六是謂動植之通數梓材
案此條下半截已見正編聲音論又鍾氏過祝氏
子涇上官氏萬里彭氏長庚之說皆是圖之說也
黃瑞節曰邵子之書伯溫略發其微至祝氏而其
說詳其用異蔡氏蓋由博而約之也右四象體用
圖取本書纂括爲凡例今以本書詳之日月星辰

四象爲聲日月星辰又自相加水火土石四象爲
音水火土石又自相加亦如八卦相加爲六十四
也其爲圖凡三十二平上去入各聲爲四圖共一
十六圖聲之文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
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
之惇悚然

附錄

章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于先生不能卒業也子

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
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謂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
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用
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

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

晁景迂舉先生自代狀曰伯溫束髮謹父庭之訓皓首推王度之恭況乃早客司馬光之門能教子弟以禮法若使晚與中興之偉績必復士夫之廉隅晁氏客語曰揚雄不識聖人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唯聖人乎邵伯溫以此修爲事入道之門也若同聖人之徒則可若以爲聖人則從容中道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爲何人耶

檢詳邵公濟博

邵博字公濟伯溫子也著有聞見後錄三十卷蓋續其父伯溫書第伯溫盛推二程公濟乃排程氏而宗蘇軾且詆趙鼎宗洛學之謬有乖邵子之家法 梓材謹案公濟官檢詳見李方舟集 四庫書目提要

聞見後錄

孔子贊周公贊召公不贊太公

孔子答羣弟子問孝不過一二言至曾子則特爲著經又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其告曾子猶曰吾道一以貫之蓋顏淵死孔子之所付授者曾子一人耳

程伊川以口爲贊者非也伊川之門人以司馬文正公不知先天之學者亦非也 梓材謹案公濟景迂文雖自稱從表姪稱景迂爲四丈然其文云昔我先君公之所尊我在童子登公之門覽其少作許以知言似亦嘗親炙者矣

附錄

築室犍爲之西山告家廟文曰少時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願大夫士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居焉大父學通天人足以前知矣宣和國亂先人載家使蜀免焉 困學紀聞

謁武侯廟文云公昔高臥隱然一龍鬼蜮亂世其誰可從惟明將軍漢氏之宗相挽以起意氣所同將持尺箠盡逐姦雄天未悔禍世豈能容惟史臣壽姦言非公惟大夫周誤國非忠廟食故里蓋此南充置公左右不堪僕童我實鄙之築公之宮春秋之法敢不恭俾千萬年仰其高風 困學紀聞

王滌南議論辨惑曰邵氏聞見後錄云顏子得位爲堯

舜孟子得位爲湯武此繆論也聖賢事業易地則皆然
何嘗有決擇之意彼徒見顏子窮居陋巷默無所爲而
孟子游說諸侯急于救世遂敢臆度而爲是斬絕之論
豈知顏孟者哉

康節門人

祕閣王先生安國 詳見荆公新學畧

尚書邢和叔恕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僕射章子厚惇 詳見元祐黨案補遺

陳氏門人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詳上邵氏家學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 詳兼山學案

李氏家學

校書李先生簡 詳劉李諸儒學案

范氏所傳

集賢王先生哲

王哲太原人爲兵部郎中集賢校理著周易衍註四卷
周易綱旨二十篇名卦在第二謂伏羲作八卦則八卦
之名伏羲所制也因而重之則六十四卦蓋亦然也或
假其象或舉其義或以一言而定或以二字而成隨義
象名之也蔡攸上其書末有脫誤一篇大率稽述郭京
范諤昌之說間出己意斷以去取胡一桂說

梓材謹案先生所著又有春秋通義等書四庫全書著錄春秋皇綱論五卷提要云是書皆發明夫子筆削之旨而考辨三傳及啖助趙匡之得失其言多明白平易無穿鑿附會之習在宋人春秋解中可謂不失大義又案四庫有春秋通義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提要云考宋史藝文志塞遵晶王哲家安國邱葵皆有春秋通義其書均佚不傳此本編端冠以小序後以特筆二字爲標題蓋通義中之一種不知四家中爲誰氏之書耳

春秋皇綱論

若專爲誅亂臣賊子使知懼則尊賢旌善之旨闕矣孔子

修春秋篇

梓材謹案四庫提要云足破孫泰山等有貶無褒之說

左氏善覽舊史兼該眾說得春秋之事迹然於經外自成一書故有貪惑異說采掇過當至於聖人微旨頗亦疏略而大抵有本末蓋出一人之所撰述也公穀之學本於議論擇取諸儒之說繫於經文故雖不能詳其事迹而於聖人微旨多所究尋然失於曲辭贅義鄙淺叢雜蓋出於眾儒之所講說也

左氏好以一時言貌之恭情與卜筮巫醫之事推定禍福靡不有驗此其蔽也固當裁取其文以通經義如玉之有瑕但棄瑕而用玉不可並棄其玉也二傳亦然以上傳釋同異篇　梓材謹案四庫提要云亦足破泰山等盡廢三傳之說

附錄

至和中官太常博士撰春秋通義十二卷據三傳注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闕者用己意釋之又異義十二卷皇綱論五卷二十三篇玉海

九四四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酸棗縝傳

王先生莘　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附傳

張葆光先生弼

張弼字舜元與化軍人性恬淡好學尤刻意于易凡三十年釋然領悟窮日不已久而益信推明爲書根象數原義理得與已同患之實用雖與前此談易者異同而于爻象之詞一字皆有所本是以上極道德性命之理下及昆蟲草木之微禮樂典章法度可指吉凶悔吝動靜先知有漢晉易家所不到者紹聖間大臣上所著書敕賜葆光處士復以薦授福州司戶參軍充泉州教授未赴官而卒有易解行于世福建續志　梓材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仙遊人精于易推明象數出乎自得隱居不仕賜號葆光處士兩淮名賢錄以先生爲稟與人蓋萬公澗

葆光易說

大傳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此正論五體

四千九十六卦凡七十三萬七千二百八十策

九五　四明叢書　續圖刊本

李徵之曰變卦之數與焦贛易林合八卦設而萬物之象備孔子陳之于說卦者蓋明其例非至于此也見于易者說卦有所不陳陳于說卦者易有所不盡此可議其意矣

附錄

市居讀易一目睛突出乃用蕉葉熨眼且熨且讀超然有得見黃冕仲黃曰如師卦初長子帥師二弟子輿尸三在師中吉極分曉先生曰作如此說宜其易也乃削簡盈箱布算縱橫所謂八陣圖五花陣諸法無一不出

于此晁仲駭服

董眞卿曰徠光處士周易解義十卷黃裳襲原皆序之稱其明于象數古今之說未能當意默誦繫辭二十年一日釋然而悟得大例幾百條毛伯玉謂其專主輔嗣然亦主卦變如朱子發

雲濠謹案晁氏公武謂先生云其學易頗宗鄭氏

張氏學侶

待制王先生昇

王昇字君儀巖州人居烏龍山布衣疏食無書不讀爲其後果然人問其說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於王母之文也此亦小數偶中爾若遂以君儀爲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子文門人

補司馬先生植

附錄

湖婺二州學官龍歸山中每旦筮卦以卜一歲事豫言災祥其驗甚多宣和乙巳以待制領宮祠方舟

附錄

林少穎曰王君儀說易大抵論象謂易無非象者如乾初爻潛龍勿用蓋初爻是震故爲龍二爻是坎龍在水下所以爲潛龍二爻見龍在田此爻變爲離有見龍象三爻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爻變兌有夕意四爻或躍在淵亦如初爻而震爲足故躍上九亢龍此爻變夫澤在天上所以爲亢

陳鵠耆舊續聞曰古人年長而爲學者多矣但看用功多廣耳近時司馬子立年踰二十不甚知書人多以爲懦弱後更激厲苦學不舍晝夜從伊川張思叔諸人講求大義數年之間洛中人士翕然稱之向之笑之者皆出其下此學之不可以已也

百源私淑

鄭合沙先生東卿別見上劉諸儒學案補遺

臨翠陳先生易

陳易字體常興化人崇寧初舉遺逸又舉八行辭不赴

興化縣志

梓材謹案先生著有易解先天圖說

文定朱漢上先生震詳漢上學案

隱君郭白雲先生雍詳艮齋山學案

牛氏家學

補

牛先生思純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趙元輔所編象數鉤深圖其述古今易學傳授邵雍傳之司馬光光傳之牛師德師德傳子思純謂其父子相傳則似矣謂溫公傳之康節未知所本

附傳

王簿戴玉谿先生師愈

戴師愈字孔文號玉谿子昱子人博學強記攄慮山古今人物著列傳十三卷又作麻衣易後登隆興進士授湘陰主簿江西通志

正易心法

上經三十卦共得十八

下經三十四卦共得十八

乾䷀ 坤䷁ 屯䷂ 蒙䷃ 需䷄ 訟䷅ 師䷆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謙䷎ 豫䷏ 隨䷐ 蠱䷑ 臨䷒ 觀䷓ 噬嗑䷔ 賁䷕ 剝䷖ 復䷗ 无妄䷘ 大畜䷙ 頤䷚ 大過䷛ 坎䷜ 離䷝ 咸䷞ 恒䷟ 遯䷠ 大壯䷡ 晉䷢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損䷨ 益䷩ 夬䷪ 姤䷫ 萃䷬ 升䷭ 井䷮ 革䷯ 鼎䷰ 震䷲ 艮䷳ 漸䷴ 歸妹䷵ 豐䷶ 旅䷷ 巽䷸ 兌䷹ 渙䷺ 節䷻ 中孚䷼ 小過䷽ 既濟䷾ 未濟䷿

羲皇易道包括萬象須知落處方有實用

六畫之設非是臆意陰陽運動血氣流行

卦象示人本無文字使人消息吉凶默會

易道不傳乃有周孔周孔孤行易道復晦

六十四卦無窮妙義盡在畫中合爲自然

消息卦盡無止於辭辭外見意方審易道
天地萬物理有未明觀於卦脈理則昭然
經卦重卦或離或合縱橫設施理無不在
乾坤錯雜乃生六子六子則是乾坤破體
粵乾與坤卽是陰陽圓融和粹平氣之名
至於六子卽是陰陽偏陂反側不平之名
健順動入陷麗止說非特乾坤六子訓釋
坎兌二水明須識破坎潤兌說理自不同
鑽木鑿井人之坎離天地坎離識取自然

八卦不止天地雷氣一身一物便是八卦
卦有反對最爲關鍵反體旣深對體尤妙
六十四卦皆有取象其爲名義無不反對
諸卦名義須究端的名義不正易道懸絕
一卦之中凡具八卦有正有伏有互有參
六十四卦惟乾與坤本之自然是名眞體
六子重卦乾坤雜氣悉是假合無有定實
卦義未審須求變復不惟辭合義實通明
古今傳易舛訛爲多履者八體最爲害義
凡物之數有進有退進以此數退以此數
凡具於形便具五數五數旣具十數乃成
大衍七七其一不用凡得一數理自不動
策數六八卦定數卦數占卦之理自然
五行之數須究落處應數倍數亦明特時
卦位生數運以成數生成之數感應之道
一變爲七七變爲九卽卦口妄宜究其實
名易之義非訓變易陰陽根本有在於是
見道彌滿九流可入當知活法要須自悟

世俗學解浸漬舊聞失其本始易道淺狹

附錄

朱子曰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骨法一事遂爲南康軍戴師愈者僞造正易心法之書以託之也

朱子語類浩問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關子明易如何先生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僞書問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己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戴主簿作某知南康時尙見此人已垂老卻也讀書博記一日訪之見他案上有冊子問是甚文字答云是某有見鈔錄因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提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下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渠家借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言語相應逐卦將來牽合取象畫所圖字需卦畫共食之象坎卦中一畫作卓兩陰爻作飲其乾三爻作三箇人向而食之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竟寫與伯恭伯恭轉問蔣翁時壽翁知太平謂如此戴主簿亦是明易人卻作書託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又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黃東發謂晦庵文集曰書麻衣心易後先生指其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下而墜皆無理之妄談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乃術家之小數謂破體煉之乃成全體乃爐火之末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老之幻語蓋湘陰主簿戴師愈所著而託名麻衣

百源續傳

補王先生湜

王先生說

先天圖傳自希夷前此則莫知其所自來也

孫先生份

孫份著有周易先天流衍圖十二卷程敦厚序宋史梓材謹案胡庭芳云紹興中撰

知州林先生師說

林師說字箕仲仙遊人以進士累遷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建昌軍移節江州改漳州先生不喜爲新經偏旁之

學晚而學易取晉宋以來京房郭璞關子明易包諸家之說而折衷以伊川康節之書林艾軒集

朝奉程抄隱先生迥詳見龜山學案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詳南軒學案

善士林先生碩

林碩字與祖四明善士也梓材案先生爲開禧二年卒時戶曉之孫年七十四力學而不見于用躬行于家里閭敬之其卒見楊敬仲誌其壙袁和叔狀其行樓大防又爲之銘稱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云金史

乖崖私淑

治中閻先生詠

閻詠高唐人氣質豪邁嘗慕張忠定公之爲人終河南治中姓譜

邵學之餘

司戶司馬先生子己別見涑水學案補遺

資政厲先生文翁別見木鷄學案補遺

稅先生與權詳見鶴山學案

隱君夏自然先生希賢詳見惠湖學案

陳先生自新

陳先生有輝

陳有旃永嘉人潛心易學眞西山送之詩云深山讀易如康節自言談玄似子雲肯學時流誇末技卻于聖處

陳自新字貢父福寧人通五經精易本傳義而推衍以
皇極經世從遊者甚眾著有起興集等書行世道南源委
康敏黃壽雲先生超然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傳先生子淵
傳子淵與林竹溪爲友著有靜觀小稿竹溪跋之云太
極一圖所主者靜夫子言詩曰可以觀子淵學聖門而
宗濂洛者意以是名之又云柳月梧風先天翁擊壤詩
也伊川嘗以非風非月美之而翁之自敘則因閒觀時
因靜照物因物寓言因言成詩子淵之靜其得于康節
照物者子淵之詩其得于康節觀時者

蘇先生澤
蘇澤潮士也著先天太極圖論劉後村跋云經莫粹于
易夫子五十而學如先天太極之義前有濂洛皇極經
世書通書易傳後有朱陸鵝湖往復之論至矣盡矣以
董龍泉之精詣陳龍川之豪雋猶不添一字注腳君乃
著論以翼先儒能通其難通者足以見君之英妙不可
及矣劉後村集
隱君俞石澗先生琰詳見晦翁學案
麻先生九疇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教授洪泳齋先生淵
洪淵豐城人宋鄉貢進士入元以儒學教授致仕自號
泳齋翁年八十一而卒著有瑣中集十卷先生天資敏
邁晚耽邵子易學揭先天方圓圖于屋壁扁曰瑣中文
集正
嚴先生養晦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縣令左隱齋先生繼樗
左繼樗字芳遠涇縣人博學明經仕元任安慶路教授

嘗讀康節擊壤集歎曰人不見此書則人不通大改錢
塘令固辭不獲乃赴官未旬日即移疾歸築精舍曰隱
齋終日危坐手持大易性理諸編推究性命之學嘗語
其子曰顏子不改其樂何樂也孟子言養浩然之氣何
氣也學者多稱述之江南通志
文靖劉靜修先生因詳靜修學案
教授薛庸齋先生玄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浮邱陳先生紹叔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文清袁清容先生桷詳見深寧學案

參軍史先生徽孫

史徽孫字猷父鄞縣人忠定元孫試吏爲諸暨主簿調揚州司理參軍晚讀陶靖節詩語近意遠仿邵子觀物爲詩數十篇久更困約益以理自得 清容居士集

鄧先生淳翁

鄧淳翁邵武人著春秋集傳袁清容序之曰自唐以來合三傳始各以其長自見然而求于外者必謹于內純明粹精非自外至焉者耳先王之典禮舊章具于傳記悉心以推之闇而日彰墜而復完則禮者春秋之標準

也淳翁慨不行于今特立己任纂而爲編復因胡氏七家而增廣之余嘗謂審乎人情酌乎事變非春秋其誰準感而通其下之用其與是相並始于春秋而終于易者邵子之學也淳翁學首于是必有其本敢因以訂諸 清容居士集

劉先生有定 別見九峯學案補遺

提舉張先生理 詳見草廬學案

周先生子固

周子固口口人邑故夫寄之以詩云汝南先生予所欽

暮年築室大江濱妙傳邵子先天學獨得濂溪太極心

金鼎夫容長候火雪巢風月自鳴琴期君乞與青囊術

草閣梅花重一臨 呂敬夫集

處士陳存心先生師可

陳師可字伯大自號存心老人宋末父居官常州武進縣奔牛鎮宋亡而元遂爲武進人不數歲能通孝經論孟大義居平坐蒲石軒觀盆池小魚洋洋自得曰魚之樂猶吾之樂也或小飲微醉歌安樂窩先生之詩擊節歎賞晚年家居爲童子師無賢愚貴賤但內拜則進而

致之東脯之禮不計其孰有而孰無也 謝鑑巢稿

梓材謹案謝子蘭龜巢稿有奉陪陳伯大先輩及遊師呂張伯啟朱月江金滿夫兄弟登金牛臺詩又代黃仲器作陳存心先生輓詞

提舉朱先生本

朱本字致其豐城人元福州路儒學提舉明初以賢良召至京固辭安置和州後放歸卒著有皇極經世解 黃氏千頃堂書目

朱灣山先生隱老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隱君江草窗先生萊甫

江萊甫宇芳卿歙縣人居恆雅好讀易用蓍夫語自號爲草窗先生太史虞公賢而薦之朝詔有司辟舉先生堅以疾辭不應因密致書太史曰祁皇際中天之運尚容洗耳者流赤帝握太紫之符不屈茆茨之侶士各有志無容相强朝士知不可奪遂聽之終身不仕明太祖定鼎首嘉其妻葉氏之節而旌其廬寔以高其風云歙縣志

隱君趙東山先生汸詳見草廬學案

忠貞卓先生敬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高氏門人

張古人先生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誚目曰張古人後客嵛山從高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貧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鄰里有爲先生種瓜者及熟讓先生先生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絕初天興間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

康氏門人

尚書夾谷先生之奇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文康閻靜軒先生復

閻復字子靜東平人幼從贈翰林學士康公康大器之始仕東平行臺書記御史臺掾至元八年入翰林自應

舉至侍讀皆兼會同二十三年陞翰林學士改集賢學士大德四年拜翰林學士承旨而知制誥修國史皆視其職以進其補外職則僉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浙西道廉訪使以敦本崇化爲先務先生受知成宗爲深嘗問其所師承皇慶元年卒年七十七其所爲文號靜軒集內外制集若干卷贈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永國公謚文康清容居士集

雲濠謹案元史先生本傳言先生弱冠入東平學時嚴實領東平行臺招諸生肄進士業延元好問校試其文預選者四人先生爲首徐琰李謙孟琪次之

靜軒同調

文獻曹先生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先生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每夜讀書常達曙不寢父憂其致疾止之輒以衣蔽窗默觀之始以鎮江路儒學正考滿游京師翰林承旨閻復于四方士少許可及見先生出所爲文示之先生輒指其疵復大奇之因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即論史院僚屬非材請較試取其優者用之累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清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

國子司業二年拜監察御史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召修遼金宋三史調祕書丞會國子監諸生相率爲閧復命爲司業先生召諸生立堂下黜其首爲閧者五人罰而降齋者七十人勤者升惰者黜于是更相勉勵超陞兵部侍郎及丁內憂扶櫬南歸甫禫朝廷行內外通調法選郡縣守令起先生河間路總管所轄景州廣川鎭漢董仲舒之里也河間尊福鄉博士毛萇舊居也皆請建書院設山長員召拜禮部尚書遷國子祭酒俄復爲禮部尚書知貢舉升集賢侍講學士遷國子祭酒尋出爲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以老病不允力疾成行十七年召拜國子祭酒時臥疾聞命卽起至朝邑疾復作十日卒于旅舍年六十七謚獻肅元史

邵氏續傳

布衣邵先生彌遠曾祖德隆祖思聰父天驥

邵彌遠字子猷雲間人自號雪溪有譜爲康節十世孫也自其高祖避兵火渡江至華亭遂家焉曾大父德隆大父思聰皆儒業教子以經術父天驥以易經中宋待補先生通文經博涉羣子史絕志仕宦嘗慕漢東平王蒼以爲善最樂又喜唐張公藝忍字爲家法迺緝經傳言善與忍字者爲百善百忍圖州里多傳之爲勸東維子集

邵九經先生光祖 閼

濂溪學案補遺上

濂溪先緒

補縣令周先生輔成

周輔成字口口道州人濂溪先生之父也世居營道之

濂溪登大中祥符八年進士歷官多善政終于桂陽令

累贈諫議大夫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明萬曆二十三年從祀啓聖祠國朝雍正二年復祀

濂溪師承

補鄭先生向

鄭向字公明衡山人大中祥符進士官龍圖閣學士周子其甥也教育之成大儒嘗撰五代開皇紀三十卷又

起居注故事三卷一統志

梓材謹案潘氏爲周子墓誌言龍圖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又言龍圖名子皆用惇字因以惇名君是周子之名本作惇也

梓材又案湖南通志引楚記云鄭平向子天禧三年進士授郴州茶場坐免久之召授監潭州南嶽廟學士知成都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濂溪以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介夫長心還有所傳授否先生曰也須有氏夫餘杭人官至龍圖閣學士知成都熙寧三年卒子濂溪幾五歲不得以濂溪爲壻說壻溫公涑水紀聞載之攷宋史列傳陸說字介年五十九濂溪以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介夫長陸參無陸說濂溪年譜景祐二年聚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蓋本潘氏所撰墓誌銘正作陸參則朱秘書省校書郎出知陽山縣有善政補道州推官內艱起復調永州判官監衡州銀治歐陽公志墓稱其自信不疑知命不惑故得失不累其心喜慍不見于色若可見先生之家學然志云父某道州軍事判官而先生以龍圖學士知杭州卒具見宋史則平非其子明矣

陸先生參

陸參口口少好學淳謹獨與母居鄰家失火母急呼不應蹴之墮牀下良久東帶火將至曰大人猶若呼參未束帶故不敢應及長舉進士及第嘗爲縣令有劫盜聚甚急先生愍之呼謂曰汝迫于饑寒爲是耳非性不善也命緩其縛一夕逸之吏急以告命捕之歎曰我仁惻緩汝汝乃忍負參如此脫復捕得胡顏見參又有訟田者判其狀尾而授之曰汝不見虞芮之事乎訟者齎以示所司皆不能解復以見先生先生又判其後曰嗟乎一縣之人曾無深于詩者人皆以爲笑蔡文忠公以爲有淳古之風薦之朝廷官員外郎遷史館檢討著蒙

書十卷涑水紀聞

梓材謹案朱子語錄董銖問周子之學是自得于心還有所傳授否先生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說壻溫公涑水紀聞載之攷宋史列傳陸說字介夫餘杭人官至龍圖閣學士知成都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濂溪以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介夫長子濂溪幾五歲不得以濂溪爲壻說壻溫公涑水紀聞有陸參無陸說濂溪年譜景祐二年娶陸氏職方郎中參之女蓋本潘氏所撰墓誌銘正作陸參則朱

子語錄所云係
傳寫之誤矣

清獻先緒

縣尉趙先生湘

趙湘字叔靈南陽人淳化中貢進士未試而春官已題
其譽句于郎堂之壁俄中第調廬江尉閱期卒于官著
有南陽集宋景文爲之序宋景文集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本永樂大典釐爲南陽集六
卷提要言其先自京兆徙家於越至先生始家於
衢遂爲西安人即熙寧名臣貢政殿大學士趙抃
之祖東坡爲清獻作碑稱其官廬州廬江尉其後
追贈司徒則以
孫貴推恩者也

南陽集

尊與志養之大者也甘與旨養之細者也君子務其大
小人知其細養
說

名之貴貴乎道道由人不由名道貴則名著道賤則名
汨是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名
說

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由是明之之
謂道由是行之之謂教教所以存天下也

教者本乎道道本乎性情性本乎心以上
原教

天生烝民本異乎鳥獸飲食衣服居處之事其實別矣
然而飲食衣服居處有若鳥獸者其心則仁人也飲食
衣服居處有若聖賢者其身則鳥獸也古之人有巢于
木處于穴毛于茹血于飲皮于衣服在鳥獸之間而不
爲鳥獸者後世聖人懼其混也爲之宮室爲之飲食爲
之甥絲將欲使人知其身其心果與禽獸異耸何飲食
衣服居處之且異而其心愈不仁夫如是則古之巢穴
有仁人者也今之宮室有鳥獸者也巢穴雖近于鳥獸
而其心遠矣宮室雖遠于鳥獸而其心近矣嗚呼巢穴
之間人獸易知也狀斯別矣宮室之閒人獸難知也狀
斯同矣聖人雖欲其不混也如之何室
管

高平講友

補元公周濂溪先生敦頤

雲濠謹案先生淳祐七年從祀元至順二
年封道國公國朝雍正二年改稱先賢
梓材謹案朱漢上易傳具述源流云
太極圖傳周敦頤是先生爲穆氏弟子故胡五峯
陸象山皆從朱說然穆氏卒於明道元年時先生
年止十四蓋非親相授受特私淑而傳之猶橫渠
之於先生未嘗如二程子之受學而郡陵川亦以
先生一傳而得二程張某也又案先生爲彭推官
詩序自言慶曆初爲洪州分寧縣主簿被外臺檄
承乏袁州虞溪鎮市征之局局雖事袁之進士多
來講學於公齋是先生及門多袁士惜其名莫考
度性善跋是序云濂溪初仕時年踰弱冠從而請

學者已如此求足
見問道之甚早也

周子通書

朱子通書解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于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即圖之陽動也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即圖之陰靜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成之者人物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

陰之屬也誠之立也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于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于己性之成也此于圖已爲五行之性矣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于其中亦猶是也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以上誠上第一

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

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實理自然故易人僞奪之故難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僞不能奪之矣

克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于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以上誠下第二

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卽太極也

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于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道之得于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卽五行之性也

性者獨得于天安者本全于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强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以上誠幾德第三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以上聖第四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于身而無所待于外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無得于道則其用不和矣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以上愼動第五

中卽禮正卽智

天德在我何貫如之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言爲之則是而歎學者自失其幾也以上道第六

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剛柔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中也者和也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所以爲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于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于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以上師第七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以上幸第八

睿通也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于凶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睿也知幾其神乎聖也以上思第九

希望也字本作晞

伊尹顏淵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以上志學第十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

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化以上順一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

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眾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以上治第十二
禮陰也樂陽也
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于慢者以上禮樂第十三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務實第十四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善無不學故惡有眾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

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以上愛敬第十五
有形則滯于一偏神則不離于形而不囿于形矣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於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此即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攷以上動靜第十六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即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所以節其和之流也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

淡者理之發和者聲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
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
之而後見其本于莊正齊肅之意爾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
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
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于輕生敗倫愁怨故增
悲而至于賊若棄父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
而已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强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眞
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
此

此章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
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
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謂能疑爲明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
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
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言性也卽五行之
理也
萬一各正大小有定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
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
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
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
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
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卽周子之教程子每令
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
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處之一則能化而齊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
而化也齊齊于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法以裁物者發

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于物欲鮮克
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于身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以上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
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見義由師友有之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以上師友下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于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反之在于人力而力之
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
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以上勢第二十七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爲車者必飾其輪轅
爲文者必善其辭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
而人不用則猶爲虛飾而無益于實況不載物之車
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爲乎

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此飾輪轅飾
也

强之不從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此猶車不載物而徒
美其飾也

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
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
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
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
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
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
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于德而已矣以
上文辭第二十八

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聖人之道有不待
言而顯者

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
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

爲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愈人知
而名也薄亦甚矣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九耳
然于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
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以上聖蘊第二十九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
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

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志
蹇理也降下也蠱水名汾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
嫁二女于舜將以試舜而授天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
不善之動息于外則善心之生于內者無不實矣
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
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以上家人睽復
无妄第三十二
意同上章欲人眞知道德之重而不溺于文辭之陋
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
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
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
吉凶悔吝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擬議第三十五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卽果斷之謂也刑第三十六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孔子下第三十九

三節雜引蒙卦象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于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汩再三也亂濆也不決不告也蓋汩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爲愈也

時中者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而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汩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引艮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于不見之地也止于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爲一有爲之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一矣

以上蒙艮第四十

又朱子通書後記

朱子通書後記曰此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之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

又朱子語錄

太極圖若無通書卻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後明

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卻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分者便是

問誠無爲幾善惡一段看此與太極圖相表裏曰然

周子一書都說這道理

問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便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梓材謹案朱子與東萊先生輯近思錄於周子書首太極圖說而以通書次之姚江黃氏於太極圖說有微辭故以通書先之云

王魯齋曰嘗謂周子通書正是上接中庸中庸是終之以誠通書是首之以誠通書首三章卽是中庸末後三句如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此章卽天地之化育也如曰誠五常之本百行之原卽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如曰德愛曰仁以下卽立天下之大本也豈謂太極圖是天命之謂性以上道理通書是續中庸以後道理向來與朋友論頤疑中庸序上說二程不說周子者非有他也蓋中庸書許多年墮沒至程子方表章出來故說其所顯之由是以不及周子其實通書是續中庸者此正是聖學絕續交接處向所謂要知統緒之正者此也

後學鄞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濂溪學案補遺下

太極圖

朱子太極圖解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而爲之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雜乎陰陽而爲之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稚故次火金陰稚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乎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

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焉則人○于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愼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乎是乎在矣然形》之爲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

又太極圖說注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于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于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于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朕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眞以理言无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

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于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于動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爲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于陰神發于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爲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之于靜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于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眞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

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處著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處著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

見故有三才之別而于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閒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于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于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又注後記

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圖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爲惟程子爲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于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答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

以明遠于學者日用最爲親切非若此書詳于性命之原而略于進爲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于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蓋于周子程子亦云

又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于陽成于陰本于靜流于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于陰靜復根于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眞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又答胡廣仲書曰程子所謂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即周子所謂互爲其根也程子所謂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者即周子所謂分陰分陽也兩句相須其義始備故二夫子皆兩言之未嘗偏有所廢也

又記濂溪傳曰戊申六月在玉山邂逅洪景盧內翰借得所脩國史中有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于是始得立傳作史者于此爲有功矣然此說本諸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今傳所載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爲二字也

又太極通書後序曰蓋先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寯藻云）使者見其之云）傳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書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

又曰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曰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公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此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于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于此圖哉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于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云云耳

又再定太極通書後序曰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种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自注云接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

說意合窮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于先生然後得之于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于道始爲此圖以發其祕爾

又語錄曰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爲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爲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

太極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

是已定之理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而五即推至于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

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信

問太極圖自太極以至萬物化生只是一個圈子何嘗有異曰人物本同氣稟有異故不同

又語類曰孔子只說忠信篤敬孟子又趙進一著知惻隱求放心之類至周子說太極大段分明指出矣若看得太極分明則諸見天下道理皆自此出」

張南軒序太極圖說曰二程先生道學之傳發于濂溪周子而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蓋以手授二程

先生者或曰濂溪傳太極圖于穆脩脩之學出于陳摶豈其然乎此非諸子所得而知也其言約其義微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通書之說大抵皆發明此意故其首章曰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夫曰聖人之本誠之源者蓋深明萬化之一源也以見聖人之精蘊此即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無聲無臭者也至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則是本體之流行發見者故曰誠斯立焉其篇云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四時運行

萬物終始混兮闢兮其無窮兮道學之傳實在乎此」又後序曰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考之當自可見學者誠能從事于敬眞積力久則夫動靜之機將深有感于隱微之間而是圖之妙可以默得于胸中不然縱使辨說之詳猶爲無益也先生誠通誠復之論其至矣乎聖人與天地同用通而復復而通中庸以喜怒哀樂未發已發言之又就人身上推尋至于見得大本達道處同是此理此理就人身上推尋若不于未發已發處看卽何緣知之蓋就天地之本源與人物上推來不得不異此所以于動而生陽難爲以喜怒哀樂已發言之在天地只是理也今欲作兩節看竊恐差了復卦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心先儒以爲靜見天地之心伊川先生以爲動乃見此恐便是動而生陽之理然于復卦發出此一段示人又于初爻以顏子不遠復爲之此只要示人無間斷之意人與天理一也就此理上皆收攝來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皆其度內爾

朱氏經義考曰南軒張氏謂太極圖乃濂溪自得之妙盡以手授二程先生者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慶曆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珦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逵薦移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覿面然則從何地手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釋其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入于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遊事明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錄其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猶孔子問禮于老子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郯子云然蓋與受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子稱

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及元公必直呼其字
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
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頤夫既以學
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朱
子表程正則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
更焉孰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則下哉此皆事之
可疑者也

梓材謹案竹垞以程子果師周子不當稱茂叔未
史不以爲然又據明道行狀以其出入老釋爲未
嘗受業之證謝山周程學統論又辨
之則竹垞未爲定論也姑識以備考

度周卿跋太極圖說曰正始讀晦庵先生所釋太極
圖說莫得其義然時時覽而思之不敢廢其後十有
餘年讀之既久然後始知所謂上之一圈者太極本
然之妙也及其動靜既分陰陽既形而其所謂上之
一圈者常在乎其中蓋本然之妙未始相離也至于
陰陽變合而生五行水火木金土各具一圈者所謂
分而言之一物一太極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
而金復會于一圈者所謂合而言之五行一太極也
萬物生于五行五行生于陰陽陰陽生于太極其理
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
行四氣舉是四者以該之兩儀生四象之義也其下
之一圈爲乾男坤女者所謂男女一太極也又其下
之一圈爲萬物化生者所謂萬物一太極也以見太
極之妙流行于天地之間者無乎不在而無物不然
也然太極本然之妙初無方所之可名無聲臭之可
議學者之求之其將何以求之哉亦求之此心而已
矣學者誠能自識其心反而求之日用之間則將有
可得而言者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
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于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
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于是而
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者不可見已發者可
聞而未發者不可聞舉者于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
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
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入極亦庶乎可立
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于所謂無極云者眞以爲
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先生嘗語正曰
萬物生于五行五行生于陰陽陰陽生于太極其理
至此而極正當時聞之心中釋然若有以見夫理之

所以然名之所以立者先生又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何也此程子所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乎其間者此天地人物之始禮家所謂感生之道也又曰生天生地成鬼成帝卽太極動靜生陰陽之義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一言一行之合于道者亦無不察況聖門之要旨哉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仁者靜孔安國云無欲故靜原注與太極圖說同

王魯齋曰太極何爲而有圖也子周子慮是理湮微于後世而圖也然則亦有傳歟愚不得而知也嘗聞在昔漢上朱公表進易說謂此圖傳自陳摶摶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周子五峯胡先生嘗非之故朱子張子截斷其說以爲周子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後學遂以爲果無所自出于心通自得之妙則亦非所以知周子也自伏羲之畫八卦也仰觀俯察近取遠取其用心如此之廣也得河圖而後成程子曰果無河圖八卦亦須盡取愚謂太極圖亦猶是也夫太極二字不見于堯舜禹湯文武之書不出于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口而創見于夫子之大傳謂易有太極之由是而生兩儀此紀先天圖自然之法象也先天圖雖亡數千年之後而猶有傳此圖者正以夫子有此數語也周子慮學者于有字上求太極而滯于形器故曰無極而太極學者又以無極二字不見子吾儒之書而見子道家者流以爲果傳于陳摶也于是銳然出力而排之殊不知夫子之所謂有謂有此至極之理周子之所謂無謂無此太極之形周子本欲釋後學有字之疑而不知反啓後學無字之惑周子固嘗慮後世疑其無也而太極淪于空虛故曰無極之眞眞者實也又爲通書相爲表裏而開端于一誠誠者亦實也必互相參考見太極雖無形而理甚實夫子發太極之言以推伏羲之圖之妙周子圖太極之妙以推夫子之言之旨周子豈無所爲而圖者此周子之不得已也不然自秦漢以來何曾有一學者由師傳默契道體者也然自太極以下既以動靜生陰陽矣又曰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又何其言之太費

也夫子止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辭甚簡矣惟其夫子之言甚簡而周子不得而不詳夫子之言藏陰陽于太極之下兩儀者非可便指爲陰陽也蓋兩儀者言陰陽之配也夫子之言易非指易書而言也謂陰陽交易之中有至極之理存焉與一陰一陽之謂道正相發也周子之圖自太極之動而下中間包含許多道理必感應遇合融結凝聚次第工夫方能分陰分陽而兩儀立天地無直截變化之理非周子此圖孰得而知之若曰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而下朱子解剝以及毫釐愚何贅爲朱子嘗合兩圖而互言之曰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斯言盡之矣蓋先天圖自兩儀說向四象八卦上以吉凶教人生大業太極圖自兩儀說向五行上生人物添一圖說以仁義教人生大業此合下規模不同其所同者是說得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二句造化詳盡故于末云大哉易也斯其至矣蓋結在此句上其通書四十章不過教人全此太極而已

黃東發曰無極而太極以下詳太極之理此圖之訓釋也惟人也得其秀以下言人極之所以立此所以書圖之本意也蓋周子之圖太極本以推人極之原而周子之言無極又以指太極之理辨析其精微正將以歸宿于其人而豈談空之謂哉象山陸氏嘗以無極之字大易所未有而老莊嘗有之遂疑其非周子之眞今觀圖之第二圖陰陽互根之中有圈而虛者卽易有太極之體也其上之一圈卽挈取第二圖中之圈而虛者表而出之以明太極之不雜乎陰陽單言太極之本體也單出本體于其上初無形質故曰無極而太極所謂無極者實卽陰陽互根之太極未嘗于太極之上別爲一圈名無極也恐不必以他書偶有無極二字而疑之惟洞見太極之理以自求無俾于人極之立此則周子所望于學者耳

方桐江周子無極辨曰無極而太極聖賢嘗有是言乎曰有之易繫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是也周子以無極而太極一句蓋此一句是也太極本無極聖人嘗

有是言乎曰有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周子以太極本無極盡此二句是也無極而太極卽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上者之謂道太極本無極卽是形而上者之謂道太極本無極卽是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也周子以且無形者理也而理必先于事物之有有與無相爲用而無與有不相離此儒者之實學也謂之無形而有理故曰無極而太極謂之有理而無形故曰太極本無極太極者萬事萬物之根柢而所謂太極者不可以形求心爲太極道不可以形求也道爲太極道不可以形求心爲太極心不可以形求卽子周子之言一也周子之言渾全無

鑄明白無疵以私意偏見觀之者妄爲詆訐非也罪非也

雲濠謹案桐江又有老子無極辨莊子無極辨蓋以無極二字見于老子者一見于莊子者四也曾宏齋云無極辨三乃因徐省元有梅巖講義謂周子無極之說而作又謂莊子言無極者四緖道其一云

許魯齋曰天下皆有對惟一理無對便是太極也

郝陵川太極圖說曰易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卽此說夫大傳之言固自有次第雖未爲圖而圖已具乎其中矣●易有太極卽此也○是生兩儀卽此也◎陰靜陽動兩儀生四象卽此也○四象生八卦卽此也○坤道成女乾道成男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卽此也○牲牷茂叔乃爲此圈圖指明其次第以太極本無極爲天地人物五行根柢以動陽靜陰爲太極妙用分陰分陽爲太極體段陰陽既分則兩儀立兩儀立則二氣五行行乎其中而八卦成列太極之跡著矣乾統三男坤統三女善惡分而吉凶定太極之功用無窮而人道立矣是以死生化萬物吉凶生萬事而太極之大業成故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爲圖之太旨也

又曰無極而太極者包本末貫隱顯一體用極始終而爲言也屈信消長之幾氣形象數之繼命性心跡之原天地人物之理造化之樞紐鬼神之情狀道德之體統無不在焉其曰無極而太極猶曰莫能極盡而莫不極盡焉爾故極者極盡無餘之稱也其上則盤薄無顚而不可窮其下則匯蓄無底而不可測其

外則周通遍滿而不可出其內則旋繞嚴密而不可
入渾淪圓轉而無上下內外開廓布置而皆上下內
外含宏天地人物包括鬼神造化混然一大活物旁
行而不流無所往而未嘗去居其所而變動無窮焉
聖人無以指名故名之曰太極易之全體大用皆在
夫是矣故孔子謂易有太極邵康節謂蓍前有易則
太極者易之所固有也庖犧所以畫其故文王所以
演其故周公所以效其故孔子所以說其故周茂叔
所以圖其故也不畫不演不效不說不圖太極自若

也而無所損畫之演之效之說之圖之太極亦自若
也而無所益聖人將明易道必指其故以為法于是
畫演效說圖之爾學者將求其故必自圖以求說自
說以求效自效以求演自演以求畫稽諸天地考諸
萬物本諸聖人反諸吾身混然一太極皆無所固有
而後可以言易矣

又曰此圖既本于易大傳而其說皆掇拾大傳之要
區以為言以明易之大義大傳謂生生之謂易故每
節皆以生言動而生陰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而生水

火木金土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窮于其末始言生死以為結以一生字貫天地萬物
則生者太極之本原也非生則天地萬物皆莫得而
見也故讀其說但見生意一篇塞于天地溢于肝臆
一太極混含流轉無一息之或死而發育萬物造起
天地生生不窮數圖幾字範圍法象自太極內推出
動靜自動靜內推出陰陽自陰陽內推出五行并陰
陽五行推出人物自萬物內復推出人自人內推出
聖人其次又推出君子小人末乃自始終上推出死

生合而為之易以盡易之道仲尼以來無此作也可
謂幾聖之學矣初宓犧氏畫易八卦而不及五行箕
子作洪範九疇而不及八卦至仲尼贊易說卦之本
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五行
在其間而其數不備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
有合其數備而不舉為行蓋八卦成列則五行不復
見矣故八卦可以備五行五行不能兼八卦八卦備
三才之道五行則備二氣而已是以五行僅為洪範
之一法而八卦則具易之全體所以言卦而不言行

也洪範本于人故以皇極言易本于道故以太極言故易能兼洪範而洪範不能兼易是以此圖上推無極下窮變化中備三才陰陽五行八卦人物各分四段太極者二氣之本陰陽者二氣之儀五行合二氣之變乾坤男女備八卦之索八卦備二氣五行人物之道精粗巨細無不具胎而合之爲一太極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于此

宋體仁太極圖贊曰道原于天無極太極陽奇陰耦聖用作易惟子周子厥圖是究象帝之先無聲無臭三材既立人稟獨秀有物有則厥脩在懋萬理一貫惟心之靈乘彝好德罔或不承仁焉生物隨類賦形稟異欲蔽克復惟誠天高地下嶽峙川流希賢作繪

不識大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

又書門扉詩曰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閱從方便

乾坤在此間

梓材謹案濂溪風雅載此詩云出南軒語錄

孔長源邵州學記曰周君好學博通言論政事皆本之六經考之孟子

呂元鈞送先生詩序曰春陵周茂叔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學博讀易春秋探其原其文簡潔有制其政撫而不柔與人交平居若泛愛及其判忠諛抑憂思雖賢者之

濂溪文集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恥也且患世多巧也喜而賦之曰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

清躬絕拙賦

力亦莫之其禹

趙清獻題濂溪書堂曰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斯旨開出處濂溪派清深遠城市潔淨去塵壒毫髮難遁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闕軒窗勝絕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自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自枕藉一室不爲陋有尊足以奠有魚足以鮪飲啄其樂眞靜正于俗邁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德游詠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諸貞

雲濠謹案清獻集又有同周周國博遊馬祖山詩又次韻周國博見贈詩

蘇東坡茂叔先生濂溪詩曰世俗眩名實至人疑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溪水名與先生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地彭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先生豈我輩造化乃其徒應同柳州柳廳使愚溪愚

孔文仲祭先生曰公年甚壯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

謝無逸志潘延之墓曰荆公子固在江南二公議論或有疑而未決必曰姑置是待他日茂叔來訂之

呂柴微童蒙訓曰正獻在侍從聞茂叔名力薦之自常調除轉運判官茂叔以謝正獻公云在薄宦有四方之遊于高賢無一日之雅

胡濟庵道州濂溪祠記曰嘗閱韓子曰誠者不欺之名程子曰誠者理之實不誠無物言無實也其說始于易成于禮考之曲禮鬼神以誠考之檀弓愼終以誠考之特牲昏禮以誠考之月令王師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誠考之祭統禮事以誠考之樂記禮經以誠考之學記教學以事親以誠考之大學治天下國家以誠九者一不誠焉皆欺矣大哉誠乎誠非難也至誠之誠難也夫婦之愚反身可以爲誠及其至也雖堯舜之誠有所卹猶以爲僞堯舜豈僞也哉故曰至誠之誠難也禮至誠有五能盡性也能化也前知如神也無息也知天地之化育也是皆實理之極不欺于人故能盡性不欺于物故能化物不欺于神故能如神不欺于己故能無息不欺于天地故能知天地之化育通書之作蓋期學者至于是焉耳其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盡性也云動則變變則化者能化也云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如神

也云君子乾乾于誠者無息也云乾坤交感化生萬物者知天地之化育也知此五者則知禮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禮之所謂誠則知易之所謂誠矣易禮通書其致一也或曰通書序乾損益動云不息于誠序家人睽復无妄云无妄則誠是卦皆誠也而漢書又以爲易乾言誠誠者天下之道也然則通書非乎曰否子獨不見夫一六之說乎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見誠則明明則誠誠明合而道可見古之人蓋以誠配一也言誠而止于天猶知一而不知六也按誠說乾元誠之

源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夫乾四德爲誠坤屯隨无妄革亦四德也不得爲誠乎元亨誠之通大有蠱升鼎非誠之通乎利貞誠之復蒙同人大畜離咸恆遯大壯明夷家人蹇姜漸兌渙中孚小過既濟非誠之復乎推此則易非止乾爲誠也明矣獨乾言誠者論本之道耳故曰乾元誠之源其旨微哉

朱元晦案補遺 卷十二 三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莫不洞然而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于當時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于三代之前非天所畀其孰能與于此

又隆興祠堂記曰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秦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合天地萬物之理而一名之耳以其放傳于陳摶此殆其學之一師歟非其至者也希夷先

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爲一物哉其爲陰陽五行變化之體者固此理也其爲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于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于斯世也

又答汪尙書曰蒙喻及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

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祕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大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之所當脩爲者由秦漢以來蓋未有臻于斯也

又爲石子重作南劍州尤溪縣傳心閣銘曰惟民之生厥有彝性情動物遷以壞厥命惟聖有作純乎天心脩

道立教以覺來今孰謂道遠始卒其陳俾爾由學而聖可成鄒魯云邈異端日滋臣首章句倀倀何之惟子周子崛起千載獨探其源以識其大立象盡意闡幽明微聖學有傳不曰在玆惟二程子實嗣其徽既自得之又光大之有渾其全則無不總有析其精則無不中曰體曰用著察不遺曰隱曰顯莫間其幾於皇聖心如日有融於赫心傳來者所宗有屹斯閣尤溪之濱翼翼三子綸事孔明儼然其秋溫然其春揭名傳心詔爾後人咨爾後人來拜于前起敬起慕永思其傳于味其言于考

彝倫爲教而不知天敘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絕學之後其爲體于爾躬以會其歸爾之體矣循其至而爾之至矣道豈異而傳心之名千古不磨洛爾後人無替厥初葉水心曰聖遠言湮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器而不知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刻滅彝倫非教也乃獨探本原闡發幽祕二程子見而知之朱子又問而一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離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爲善惡不知剛柔不一于善柔不一于惡也知陰陽之爲動靜不知陰不一于靜陽不一于動也聞聖學之戶庭祛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玆乎

又爲昌黎濂溪二先生祠記曰自湯誥論降衷詩人賦物則人知性之出于天而未知其爲善也繼善成性見于繫易性無不善述于七篇人知性之善而未知所以

蔡季通曰濂溪之學精慤深密無餘藴矣

善也周子因繫聖之已言而推其所未言者于圖發無極二五之妙于書闡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爲太極今知吾身有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爲乾元今知吾身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則有百善循源而流不假人力道之全體煥然益明者周子之功也

魏鶴山請謚奏曰周敦頤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賾建圖著書闡發幽祕卽斯人日用常行之際示學者窮理盡性之歸使誦其遺言者始得以曉然于洙泗之正傳而知世之所謂學者非滯于俗師則淪于異端

雖三人于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于本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蓋有不足學者于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

關誠爲不小

臧格議謚曰先生所得之奧不俟師傳匪由智索神交心契固已得其本統不然嗜溪流之紺寒愛庭草之交翠體夫子之無言窮顏淵之所樂是果何味而獨嘯嚬之耶故能發先聖之所未發覺斯人之所未覺使高遠空民死于瘴爲之絆轡而後行鄉人倭吏惟恐奔走馬蹄腳之或後而黏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

容其巧詭經僻說何所肆其誣功用豈不偉哉

柴南溪題濂溪先生書堂曰有生同宇宙所欠好江山因至春陵市留居廬阜間斯文傳墜緒太極妙循環希聖誠何事懷哉伊與顏（原註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學先生教人親切之語也後學宜盡心焉）

蔡久軒廣東憲司濂溪先生祠記曰夫子之學體用一源顯微無閒上下與天地同流此豈淺近者所能窺而其見之行事則謹刑一節尤爲深切著明夫明刑以弼五教至政以教祇德自古聖人輕重毫髮必致其謹者

是固陽舒陰慘仁柔義剛以輔教化之不及而好生之心流行不息同胞同體視之如傷于以全人性之天則子無極太極之本體亦豈有閒哉夫子辨分寧不決之獄爭南安非辜之囚所至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至于祥刑廣東則仁流益遠矣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此夫子之秋肅夫子之春生也深溪萬仞民死于石爲之減視而著令黃茆張空民死于瘴爲之絆轡而後行鄉人倭吏惟恐奔走馬蹄腳之或後而黏胥惡少則凜凜然如快刀健斧之將

加仁之充廣形著如是夫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周元公生于道州二程子生于明道元年周子所以續斯道之緒也

又曰止齋謂本朝名節自范文正公議論文章自歐陽子道學自周子三君子皆萃于東南殆有天意

黃東發曰周子道文口賦口便風俗源之意大林寺詩云天風拂巾袂縹緲覺身輕有蕭然出塵之意養心亭說充廣孟子之說以極于聖釋菜祝詞推明聖德之久以同乎天愛蓮說又所以使人知天下至富至貴可

愛可求者無加于道德而并視軒冕塵視珠玉者也

又回靖安張知縣書曰前輩道尊德盛爲世所宗仰恬于仕進者則有道號如濂溪則追記其舊地也如明道則其身後門人所以尊其師也如伊川則門人不敢指其師而以其地稱之也如六一居士則致仕後自戲之言也如東坡涪翁則罪謫中自託于蕭散者也

柴瞻岵謁濂溪故居詩曰迢迢嶺水縈紆知是元公此結廬老屋至今圖太極古碑猶在勒遥書落花啼鳥春無意窗草池蓮景自如閒立釣遊磯上石光風霽月滿庭除

劉靜脩曰太極圖朱子發謂周子得于穆伯長而胡仁仲因之陸子靜亦因之其實穆死于明道元年周子時年十四爾或又謂周子與胡宿郡古同事潤州一浮屠傳其易書此又淺薄不根之說也

吳草廬跋常氏易學圖曰郡周授受之次頗與常所聞異予所據者郡子文所記陳授穆穆授李李受穆親授于陳而非轉授于种也种亦得陳學之一支傳于南方劉牧仍其緒或以周子與牧同出此一支者非也周子之學乃其自得而無所師授至謂穆傳聖賢于載不傳之子發進易傳表蓋踵訛而失其實何也周在南穆在北足跡不相及也何由相授受哉

王華川廬山經行記曰世謂先生傳聖賢統豈有取于佛氏之徒而願從之遊甚者謂先生之學受于壽巖佛此又厚誣吾先哲者也

宋潛溪記宋九賢遺象曰濂溪周子顏玉潔額以下漸廣至頤而微收然頤下豐腴脩目末微聳須疏朗微長頰上稍有髯三山帽後有帶紫衣襞袖緣以皁白內服

緣如之白裳無緣烏赤色袖而立清明高遠不可測其

端倪

又龍門子曰周子通書四十章本號易通自孟子沒孔子之學不傳千載之下獨周子得之以授二程氏遂大白于天下其書文雖高簡體實淵懿誠可上繼孟氏非餘子比也然莫知其師傳之所自其殆不階師授超然獨覺于千古之上者歟

馬平泉曰周子每令學者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當時引而不發嗣後諸儒亦未有明言之者余嘗伏而思之既曰處定非揑空曰事定非逸獲竊以爲所謂處者仁也其事則孔子之發憤顏子之不惰也然未敢遽以爲是比見曹月川謂孔子安仁故樂在其中顏子不違仁故不改其樂不覺神開意喻灑然大快于懷孔門求仁周子尋樂其事一也夫仁者天地之生意活潑潑地不仁則必死哀莫大焉

濂溪講友

補

太中程先生珦

雲濠謹案先生封永平伯明嘉靖九年從祀崇聖祠國朝雍正二年復祀梓材謹案邵氏聞見錄云程宗正先生伯淳侍講先生正叔康節先公以兄事其父太中公二先生皆從康節遊是程子父子兄弟皆與邵子交聞見錄又言文潞公又爲同甲會司馬郎中旦程太中珦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宋史道學傳云累轉太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

附錄

黃陂尉任滿又不能調閒居安貧以待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復赴調還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氷澌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眾皆服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有未便者獨公一人

平生居家不以私事笞扑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于私也終不從

自領崇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常默坐人問靜坐既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也嘗從二子遊諱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亦非好也

惟謹其姊之夫死公迎姊以歸教養其子同子已子既而姊之女又寡公懼姊之悲傷又取甥女歸養之時宦并之狀奇怪駭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眾皆服

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囂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又曰氣候如當日山川似舊時獨來還獨往此意有誰知

康節思程氏父子兄弟因以寄之曰年年時節近中秋佳水佳山爛漫遊此際歸期爲君促伊川不得久遲留

附錄

邵伊川先生古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女荼胡先生宿

梓材謹案先生爲蔣侍郎堂神道碑自言早依門牆則蔣氏門人也

公每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當脩身俟時毋爲造物者所嗤燕談

黃東發曰胡文恭公篤孝謹默人也論致仕當使人自言論樂當用舊律論貢舉當用舊制方羣臣議更法開邊公一一力爭議論率歸于忠厚而必不肯草楊懷敏之制必欲加包拯三司吏之罪則其發也不可回尤精陰陽之學云

補知州傅先生耆

附錄

朱子跋度正家藏伊川先生帖後曰傅君周旋周程師弟子間知所主友而伊川先生手刺謁謝爲禮亦恭則其人之賢不問可知

度周卿曰正爲遂寧戶掾友人王君世屋數數爲正言城西傅君光迺祖大夫公嘉祐初實見濂溪周先生于合陽求教先生手書家人退遇等說贈之其後程太中公知漢州大夫公時爲邑西川又得交伊川兄弟聞手又曰濂溪先生攝邵州事以改定同人說寄傅伯壽名在元符黨籍成復書云蒙寄同人說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口口宜乎使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

補懿恪王先生拱辰

附錄

兼判國子監請開錫慶院以廣學宮因請車駕視學蘇子美監進奏院鬻故牘得緡錢數千夜召朋友宴集客或爲傲歌有醉臥北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爲奴云者公彈劾之遂坐黜

于書無所不觀博雜涵茹而折衷千孔氏平生奏章皆自爲之至老不以屬人並行狀

補提刑孔先生延之

雲濠謹案廬山志載薛所習孔聖祠碑記略云先是唐末文德元年四十代孫孔績登進士任吉州推官五代亂遂家吉州之新淦及宋孔元任欽州推官元子文仲武仲平仲俱登進士平仲官至尚書適歸吉州道經廬阜得與周元公遊遂卜居黃龍山麓請旨建祠于龍溪廟之南當是時稱孔氏三仲見周必大記據此則先生又名元或因長源而謁平仲未爲尚書其與元公遊殆從元公遊耳梓材謹案朱子記邵州學濂溪祠迎東陽潘熹之書云郡學故有濂溪先生祠蓋治平四年先生以零陵通守來攝郡事而遷其學且屬其友孔公延之記而刻焉據此則與濂溪友者實先生非其季子平仲也

附錄

幼孤自感厲耆耕讀書隴上夜燃松明繼之學藝大成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也諸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爲盛云

曾茶山永州倅拙堂記曰余聞豫章黃魯直之論濂溪其自爲謀誠拙矣二程先生一世師表而問學淵源實自濂溪出工于道乃如是當世名卿大夫如清獻趙公

東坡先生余外氏孔公父子皆推尊之惟其實也

潘先生興嗣

潘興嗣字延之號清逸口口人周子之友也周子築書堂于廬山之麓因語先生曰可仕可止古人無所必束髮爲學將有以設施可澤于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于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

道學言行外錄

梓材謹案金仁山孟子集註攷證于潘興嗣云清遐嘗從濂溪遊曾子固亦在事見謝溪堂文集清逸墓誌所謂從遊亦止與游酬子固亦有所未悉

孟子說

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師道詩

師道久不振小儒咸自私破崖求圭角務出己新奇口側去聖遠六經秦火隳不有傳授學涉幾安所爲漢儒守一經學者如雲隨承習雖未盡模法有根基薦紳立朝廷開口應萬機附對皆據經金石確不移熟爛見本末較然非可欺吾願下學官各立一經師務盡道德業

周子全書

梓材謹案周子年譜謂其在合士之從學者甚眾而尤稱張某云云

濂溪同調

補
清獻趙先生抃

趙清獻語

易之吉凶詩之美刺禮之汙隆樂之治亂春秋之口先代得失存亡無不紀述今經筵侍講講吉不講凶講治不講亂侍讀者讀得不讀失讀存不讀亡非所以廣聰明也

座右銘

依本分原註無煩惱　莫妄想常快活　爭先徑路機關惡爭于趨利用心

必惡近後語言滋味長謙退自守情味甚佳　爽口味多須作疾偏勝之味

疾疹隨作　快心事過必爲殃　一時快意盛怒中勿答人簡　既形紙筆溢

語難收　無事于心無心于事　兩者皆無即得解脫聞諸惡言如風

勸學詩

古人名教自詩書淺俗頹風好力扶口誦聖賢皆進士身爲仁義始眞儒任從客笑原思病莫管時譏孟子迂通要設施窮要樂不須隨世問榮枯示江原諸生

桐江爲守愧顓蒙來喜衣冠好士風勸學重思唐吏部教人多謝漢文翁濟時事業期深得落筆詞章貴不空

道有未充須自立莫將榮悴汨于中勉郡學諸生

學欲精勤志欲專魯門高弟美淵騫文章行業初由己富貴榮華只自天一簣爲山先聖戒寸陰輕壁古人賢沂公岸序親模範今日諸生爲勉旃青州勸學

學初心勿動華紛須念文翁昔日勤事業直教名不朽聲猷堪畏世無聞平居鄉黨終傳道得位朝廷必致君爲語諸生期遠到天衢亭處有青雲勸成都府學諸生

附錄

范忠文公爲諫官公爲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荊公數毀

范公且曰陛下問趙抃卽知其爲人他日神宗以問公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旣退荊公謂公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公曰不敢以私害公

王荊公初參政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公同參政事獨折之曰君言失矣如梁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荊公默然

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于是米商輻

輳米假反賤民無飢死者

清獻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薪者不知其數

韓魏公嘗稱趙公眞世人標表

蘇文忠爲神道碑銘曰其在官守不專于寬時出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于直爲國愛人掩其疵疾蓋東郭順子之清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于全乎

晁氏客語曰趙清獻不高聲女潞公未得力田乖崖食師旣知所以薦用意力辭得免又從請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先生來輒排閤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荊公當國驛召詣京屯田郎中致仕優游數年而卒宋史

張景通先生遵

張遵青城人號景通先生趙清獻在蜀題其書堂云志士博古今名賢口誦聖通則施所有致君冀時政窮斯處巖野信道樂天命富貴貧賤閒烏與一息競先生于蜀奇不爲席珍聘學易到深處研幾劇精神書屋數百株寒松夾幽徑竹森灑觀泉逗潺湲聽小人多謗訾先生自醇正其徒知所入入賢不入佞憂弊以文採敵邪以道勝先生終其爲彼俗徒詬病及過嶺回寄先生示

清獻講友

俞先生汝尙

俞汝尙字退翁烏程人少時讀書于郭南之崑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于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濟于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爲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熙寧初簽書劒南西川判官趙清獻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先生師旣知所以薦用意力辭得免又從請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先生來輒排閤徑入相對清談竟暮王荊公當國驛召詣京屯田郎中致仕優游數年而卒宋史

邑下同人云二年官役愧能名賢得斯人幸合并幾度
孝廉交郡辟一生文行出鄉評君廬阜水江頭遠我馬
青泥嶺頂行西首胡爲書以贈欲持同邑寄諸生又入
蜀先寄先生云踰年青祉得徘徊一日皇華下詔催蜀
道五千駟驛去秦關百二拂雲開不同參政初時入也
似尚書兩度來到日先生應笑我白鬚猶自走塵埃參
政謂呂公餘慶尚書謂張公乖崖

濂溪家學

補 郎中周先生壽 趙清獻集

補 待制周先生燾 合傳

周壽周燾濂溪二子皆好學承家求黃涪翁作濂溪詩

思誠潛德 黃豫章集

雲濠謹案史氏山谷外集詩註言濂溪二子壽字元老後改元翁燾字通老後改次元山谷在太和元翁任吉州司法至元豐五年于黃裳榜登第次元亦于元祐三年李常寧榜登第云

梓材謹案山谷跋元翁所撰龍眠居士大悲贊云元翁純粹動金石其言語文章發明妙慧非爲作使之合蓋其中心純粹而先光耳宋詩紀事載次元爲兩浙轉運使時東坡知杭州相與唱酬甚歡是二先生固蘇黃學侶也

濂溪門人

郎中孔先生平仲 詳下孔氏家學

縣尉倪千乘先生天隱 詳見安定學案

胡氏家學

知州胡先生宗炎

胡宗炎字彥聖文恭宿之子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爲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綞吏議輒尼不行先生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卽追止從之哲宗崩遼使來弔祭先生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先生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見豐還升爲卿初文恭使遼遼人重之其後先生壻鄧忠臣迓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文恭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潁昌府歷密州而卒先生善爲詩藻思清婉歐陽兗公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兗公賞咏不已以爲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宋史

孔氏家學

補 舍人孔先生文仲

附錄

公世儒者少稟義訓知自刻苦經史傳註百氏子集外
至于天文律曆算數之書無不識于心而誦于口其議
論洽洽講解精辨諸宿老生往往不能出其右
蘇魏公誌其墓曰凡所言多切直拂時人爲危懼而上
常察其諫意多爲容納又言朝廷起處士侍經筵所以
崇進道義也而希附者衆致興討論使人不安其分浸
不可長又執政罷不以大故宜全進退之體以散官領
州恩禮非稱王氏經義今格不用而其親鄰有專守其
說者不宜置之朝右以蔽惑後進熙寧用事之臣有主
新法而撓民事者謫逐日淺未宜內徙有權鹽利而酷
刑罰者請命案實以正其罪上皆施行如其言由是論
之居位雖不久而其志得行固不爲少于士望雖未厭
而于公志亦無歉然也

補待制孔先生武仲

五福論

貴者所以嚴天下之分也五福者聖人所以與天下之
民共也均其勢亢其等使天下之民皆貴可乎哉此貴
所以不錫于民也

補郎中孔先生平仲

梓材謹案先生有題濂溪書堂詩又案阮亭居易
錄引內閣藏書目錄載三孔清江文集四十卷謂
孔文仲武仲平仲也又言宋牧仲寄三孔文集云
經父以范蜀公薦對策九千餘言力排安石觸其
怒罷歸葺父誌王氏學穀父以不行新法爲董必
所劾安置英州皆元祐君子也史稱文仲集五十
卷武仲集百餘卷平仲有續世說珩璜新論諸書
今三孔集通僅五卷又云三公以氣節重當世不
甚工詩經父制科策首嚴王鞫義利之辨剴切似
劉賁其論李訓義不顧難忠不避死而惜其情鋭
而氣狹志大而謀淺足破羣黨拍肩之論常父論
唐憲宗相皇甫鎛逐裴度蓋爲安石惠卿輩而發
蝗說謂新法之害鼠說謂熙豐用事之人雖說謂
王呂之不終魯雞以喻安石蜀雞以喻惠卿也穀
父文僅表啓無可觀蓋
佳處不傳多矣惜哉

潘氏家學

潘先生淳別見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清獻家學

趙先生屼附子雲

趙屼字景仁清獻子由蔭登第累擢監察御史以父老
請外提舉兩浙常平元祐中復爲御史所言皆切時務
改都官員外郎出提點京東刑獄元符中歷鴻臚太僕
少卿卒初清獻廬母墓三年縣榜其里曰孝弟處士孫
侔爲作孝子傳及先生執父喪而甘露降墓木先生卒

子雲又以毀死人稱其世孝宋史

梓材謹案湖南通志載先生其先蘭谿人熙寧五年提舉兩浙常平奉父扑遊衡山遂家焉是先生又爲衡山人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趙巘云扑之子篤行君子也元豐中爲溫倅清獻來遂名其堂曰戲綵東坡送以詩云風流牛刺史清絕枝書郎峴蓋巘之僞文卽先生爾

校書趙先生巘

趙巘字景山龍圖扑之子龍圖友愛羣弟多攜之官每退食卽便舍相與磨講道誼爲文章而先生常入諸父行謹謹就業未始略遨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

髮兒姪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嘿愈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瑗授諸經鉤探擿抉造詣深穩纂譔辭語精簡渾重胡獨常稱之同舍生三十人先生最少動有儀法眾以先生不敢燕惰屢所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爲益州路轉運使用荐授以太廟齋郎嘉祐中鎖試嘉慶院復得奏名第六中第御前調憲州司理參軍不之官龍圖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廷以先生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杭州之作記其他政事雖不傳此亦可見其一端矣其歿也於潛縣事監西京糧料院假局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

潘慈明字伯龍純孝鄉人紹興進士仕至祕書丞荊湖南路轉運其知江州日嘗建濂溪周先生祠堂朱子爲文忠張橫浦先生九成詳橫浦學案

祕丞潘先生慈明

解易解疑獄集子鴻舉字南賓亦以文名豫章書

牛先生思純詳見百源學案

隱君劉無閡先生繼寬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遺敎子孫以古禮送終鄉人傳以爲法姓譜

進士潘先生文饒 附從子樸

潘文饒字明則永嘉人與弟文孝文禮先後登紹興第先生學本濂洛尤爲多士所宗從子樸字德久以父任補右職召試爲閤門舍人授福建兵馬鈐轄喜爲詩下筆立成永嘉言唐詩自樸始有轉庵集 溫州府志

吏部許先生忻 詳范許諸儒學案

周氏續傳

周瑛溪先生口

梓材謹案瑛溪蓋濂溪之後人其略見朱子所答何叔京書又朱子答呂季克書曰承示及瑛叟之

書粗釋所疑此公舊亦聞之平父伯崇皆與之相識然不聞其爲濂溪家子弟也其所著書乃如此若原說者則可謂青出于藍矣

周先生直卿

周直卿濂溪曾孫朱子守南康郡以愛蓮說之墨本爲贈又言濂溪拙賦近歲耕者得之溪上之田閒已斷裂尙可讀也 朱子文集

周先生輿嗣

周輿嗣濂溪從弟意之曾孫有志力學教子以紹祖風

濂溪志

周先生子亮

周子亮號梅叟元公族孫也弭節廣東首訪濂溪舊祠亟命汎埽舊宇而謁至焉嘗以御史經筵召不至改外臺云 蔡氏九儒書

梓材謹案淳祐七年蔡久軒自江東提刑歸抵家三館名公分韻送別先生得氣字時爲祕書

傅氏續傳

傅先生光

傅光字用之大夫公耆之後也家藏先正韓范諸公手

蹟甚富 度周卿說

潘氏續傳

潘先生口

梓材謹案清逸之後不知其名朱子答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瑛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攷之豈其父嘗見瑛而瑛溪者卽濂溪之子元翁兄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請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于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

趙氏續傳

趙先生遵

趙遵諱抃獻公族孫也溫謹好學能業其家朱子文集

濂溪續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　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文肅章先生穎　詳見玉山學案

教授劉孝敬先生靖之　詳見清江學案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　詳見南軒學案

知州周先生舜元

周舜元口口人乾道庚寅知韶州事熙寧中濂溪嘗爲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而治于韶先生仰止遺烈始作祠堂于州學講堂之東序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朱子文集

黃先生宜

黃宜字邃之天台人淳熙二年進士歷官至敷文閣待制卒贈太子少師謚憲學務實踐喜推士類在朝多建明力排和議不爲權勢所屈時朱文公爲常平使行部至台屬其賑恤躬行阡陌計口給餼全活甚衆常推明濂洛之學訓迪後進喪祭一用古禮鄉人化之爲文務理致典裁有詩二十卷掖垣制草二卷讀書手鈔二卷喪禮二卷藥書十卷台州府志

盛先生璉

孫先生義合傳

盛溫如名璉以字行豐城人淳熙中領鄉薦授奉節郎著有太極圖解一卷同邑孫義字伯隆著太極圖說一卷經義考

知州潘先生慤

潘慤字無愧東陽人權知邵州朱晦翁安撫湖南與周益公聯章薦之稱其以學問持身以儒雅飾吏不鄙夷其民首以敎化爲務崇尚學校脩建先賢祠宇民有鬬訟諭之以理事至敏于決遣由是庭訟日簡郡圃屢空湖北猺寇犯邊處置得宜民用安堵至于移屯置寨爲民防患無所不用其至云朱子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守邵建希濂堂宋子爲之書額見一統志而湖南舊志則以爲傅伯崧知邵州法前守周濂溪之治作希濂堂及希濂說以見志蓋誤以先生事屬之也又案金華府志以先生爲蘭溪

人以祖任補官仕至中大夫直祕閣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兼知廣州以終

附錄

楊誠齋記希濂堂曰余謝病免歸故人邵陽使君潘侯
移書請曰邵故濂溪先生舊治也治平四年先生以
永州治中來攝若穡壁記不書爰諏故老皆無在者肅
欲求其學道愛人之遺風以爲師範焉而不可得獨潘
公與嗣謂其爲治精密嚴恕隱然有當于吾心乃卽怡
之西偏因屋之廢者闢而爲堂命曰希濂聽訟于斯退
食遊息于斯晦庵先生聞之喜曰精密嚴恕四者未有
大書三字扁之堂上惟先生精徵之意徵潘公疇能發
之徵晦翁疇能領之徵先生疇能記之余賀侯曰甚善
然難言也苛似精譎似密刻似嚴弛似恕皆非也去其
似而非者則得其精徵者矣抑侯請大之先生不云乎
矣玩索精徵氣度超然若不屑于世者姓譜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侯也希濂希其四也盍充其四
以上達其三乎尤其四達其三希之大也希其四而已
矣大云乎哉

義先生太初

義太初字仲遠營道人先以詞賦名壽舍去宗濂溪之
學登淳熙進士性行端方周平園朱晦庵皆與之遊表
其能歷知高瓊二州俱有聲一統志
侍郎詹先生儀之詳見廬陵諸儒學案
侍郎度先生正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蔡先生淵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李先生明復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文靖魏鶴山先生了翁詳鶴山學案
張墨莊先生洤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教授姚先生宏中
姚宏中字安道海陽人登嘉定進士調靖江教授自師
友講學外絕無他交歸端居一室惟日溫舊學性狷介
不苟隨從鄉前輩遊得濂洛諸大儒書讀之曰道在是
矣玩索精徵氣度超然若不屑于世者姓譜
朝奉陳先生光祖詳見西山蔡氏學案

楊諫字克明平陽人屢舉不第遂棄去舉子業專志聖賢之學其居室左書周子志伊學顏篇右書張思叔座右銘謂正家必自內始作新婦戒由家而族作楊氏族譜由族而鄉作廬江鄉約又作發蒙備用以教童子澧州舊志

楊先生允荂

楊允荂字謙仲長沙人嘉熙間官道州教授尋遷國子博士景定三年權知道州鼎新濂溪書院請賜御額又立小學于濂溪故宅之右求周氏族譜載以上者得二十餘人選族長主其教月給錢糧課嚴效速凡異姓子弟願就學者亦聽焉擢提點廣東刑獄去州人立祠肖像祀之湖南通志

李竹湖先生韶

李韶字元善口口人彌遜之曾孫也嘉定四年與其兄同舉進士調南雄州教授又調處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不與袁正獻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正獻以此更敬先生以廉勤薦屢改太學博士匄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嚴獨異顧之改知道州葺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十一年卒年七十五先生忠厚純謹平粹簡澹不溺于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云宋史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二 六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梓材謹案先生自號竹湖見王臞軒寄呈漳守李侍郎元善詩原注又臞軒祭趙東巖文云董睢陽之宗盟屬舶臺之兼攝視琛貨如敝屣獨皎然如玉雪加以眞西山之高與夫李竹湖之潔三清萃于一時賢者之師而不肖者心折亦可知其槩矣又案先生爲司業琪猶子司業作春秋王霸列國世紀編先生爲之補續其未成司業別載武夷學案補遺

葉先生介

葉介休寧人槩其文甲乙槩者六十四卷詩劉後村評之後村跋其文卷曰君學本周張以予觀之周子所著一圖張子二銘而已君他日觀窗前之春草撤座上之虎文深養而謹出之則六十四卷之中必有所去取矣

從者益眾淳祐十年試轉運司入別院授江陵府教授之官首講孟子曰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此凡民也士無一日而不脩士不當以壯幼論師友言行去其偏黨據會立要學者深德之創鄉射齋申飭武備立凡例以脩郡乘馬光祖帥荊湖援夔路俾爲屬主贊畫開慶二年馬帥沿江復佐江東兼長明道書院淳公嗣人監察御史面對言不世之大功易立至微之本心難保敬畢稍殊影響絕異累進擢吏部侍郎卒易字藏用薦主管官誥院卒兄弟孝友無聞言

溫州府志

少保楊平舟先生棟父汝明

楊棟青神人父工部尚書汝明爲成都推官不受吳曦

林先生祫附弟易

林祫字藏英永嘉人與弟易同登淳祐第教授靜江府以周程諸書爲學者講說又置乳洞莊以資貢士歷除

絕詢諸池陽得五世孫僎孫以主奉集二程遺語若干卷後以馬命爲新金陵志景定間以史館檢閱入對賈似道怒之言者急擊去外補通判饒州咸淳四年通判寧國府湘帥汪立信奏辟通判潭州兼參議官江文忠

公以國子監簿進擬似道亟命御史李珏褫劾德祐元年復官是歲似道兵敗走維揚起守寧國江西以瑞缺守辟知瑞州將治兵爲固圍計與帥議不合劾去元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眉山程尚書公許嘗語曰君理義則濂溪章表似平園以溪園自號爲宜云清容居士集

知州許先生子良

許子良字肖說東陽人嘉熙間舉進士年已五十餘矣調餘姚簿未上用宰相喬行簡薦歷大學博士請外出知饒州改知台州

附錄

方秋崖薦之曰臣究觀其人蚤登諸老之門頗臻作者之域文固非其所歉也而淵源師友猶有典刑濂洛以來遺書之在者無不習也其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學瘖然一老若不勝衣而剖決如流不回不奪義理之篤固如此其詩所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政

知州徐先生拱別見梁齋學案補遺

陳先生紹叔

陳紹叔字克甫莆田人終日危坐一室俯讀仰思嘗爲學者講論璣衡遂揉木爲儀象以示之既而鑄銅倣古制又別制器象天體虛其中而鑿之上刻周天度數而以細螺填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名使夜視之與天象合圜四尺五寸有奇名曰小天至于河圖洛書太極通書律曆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卷題曰浮邱集稱浮邱先生道南源委

承務李竹隱先生用

李用東莞人少孤事母孝棄舉業究周程之學著論語解以薦授校書郎不就姓譜

雲濠謹案陳氏璉表先生之墓云李忠簡公昴英嘗以其著論語解進于朝授校書郎不就尋遷承務郎以雄其高理宗御書竹隱精舍賜之

附錄

杜門潛心理學非親友昏祭不出如是者將三十年而踐履日熟士之從學者館無虛日自號竹隱人稱曰竹隱先生

所著論語解究明伊洛奧旨以遡洙泗之源訓詁明白便于講誦學者傳習之

宋先生仲錫

宋仲錫口口人知邵州始至謁周濂溪祠慨其傾圮不治乃撤而大之祀先賢于東西序以侑邵故有躍龍橋橫亘三十丈歷五郡守成而輒毀先生慨民病涉撙節羨流形名曰鑿露凡百二十卷他作亦百二十卷壯而少府用度銳意成之提刑高斯得爲之記恥堂存稿

何北山先生基　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饒雙峯先生魯　詳雙峯學案

蘇先生澤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賀先生道成

賀道成著濂溪師友錄三十三卷宋史

教授陳先生元大　附子後山

陳元大字孔碩口口人先生遠接洙泗之傳尚友于濂洛間建諸君子任溫州儒學教授著四書講義行于世宋末避于吳常熟愛其風俗山水之美遂居焉子後山亦以道學鳴姓譜

宋先生中　詳見麗澤諸儒學案

縣尉孫香醉先生福翁

孫福翁字叔和慈溪人年十餘歲通九流應科舉不偶退而編三皇五帝而下迄于五代名曰野史纂無極太極以來至于時政名曰墨兵錄天地事物之變及乎品彙流形名曰鑿露凡百二十卷他作亦百二十卷壯而抱劒遊四方上督視史公籌邊十策調以歸州巴東尉笑而去之歸而讀佛氏所謂大藏經又悉加之纂注夢遊香醉山自號香醉山人大悟生死法其自誌如此咸淳八年卒年七十二　東發文集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平舟家學

楊汲字清父眉山人著有河洛言敬謂洙泗言仁由仁入聖河洛言敬由敬入誠非禮勿視聽言動敬也敬則仁矣故曰克己復禮爲仁洙泗言仁有功萬世河洛言敬有功聖門故亦類聚程子之言敬者其目六其條七十以開後學與南軒類聚言仁之書相表裏嘗官大理寺丞典郡先公平舟先生嘗參大政其亦如張魏公之有子云　方桐江集

知州楊見山先生文仲

楊文仲字時發平舟從子遷于春秋實祐進士官太常丞兼崇政殿說書每以積誠感動帝意後知泉州卒有見山文集 旧譜

梓材謹案鄧巴西集季先生墓誌銘云時國子祭酒楊公文仲守蜀學不爲時好少屈揆爲文必援據經旨極明二百四十二年興衰理亂之故士咸宗之蓋先生之遷于春秋如是

平舟門人

教授張導江先生鎏 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竹隱家學

教授李梅外先生春叟 附師林思齊陳翊陸鵬升子同父

李春叟字子先東莞人用之子蚤穎悟邑宰許巨川見而異之勉其遠遊從師遂謁桂陽林思齊陳翊陸鵬升受春秋又以諸經參訂于公嚴壽廬方春周梅叟諸人如趙順孫陳存盧鉞呂直之皆其友也交薦入仕授專州司戶有賢能聲累除德慶教授秩滿而歸絕意仕進暇日落論語書以補先志所未及大抵撮晦庵要語爲之又摘其玄微者爲詩使學者誦詠自得號詠歸集家居以經學訓後生嶺海名士多出其門文風益盛朝廷敬其名除軍器大監辭不就賜號梅外處士元初分司

翟龍東莞人景定二年以書經領鄉薦咸淳二年再舉都魁官本邑主簿宋末元兵所過恣屠戮羣情駭愕先生與李春叟趙必瓊張元吉締謀決策竭力完守綏輯撫循宋亡悲憤杜門不出建樓貯書以延文學名曰聚秀書院學者稱遯庵先生 廣州人物傳

見山門人

縣尉季先生立道 附師李貴謨徐天麟潘景之

季立道字成甫處之龍泉人國子祭酒楊公文仲咸淳戊辰考試春官得先生之文大喜遂擢高第蓋先生早

以才敏著聞鄉邑又之永嘉所從師若李貫蘭徐天麟潘景之皆號鄉先生交友則趙公順孫以春秋魁多士後嘗參預大政故先生學粹而文日該洽田兩浙漕司與計偕卒受知楊公云初調湖州歸安尉推用儒術吏不敢紿郡凡三易守皆見器重會漕司秋試選明經士司考擇先生不得辭歸數月以疾卒年六十有二嘗手鈔春秋左氏傳考據史記國語諸國名證同異及論著事變顛末名曰春秋貫穿癸酉歲蜀士試卷秋者逾五千而先生拔鄧文原之文首薦書文原嘗詣客館先生進揖而誨之曰子後當以文章顯宜殖學以遲時毋躁

也鄧巳西集

周學之餘

文忠郡陵川先生經 詳見魯齋學案

貞敏蕭勤齋先生斗 詳蕭同諸儒學案

蕭先生德孫 附子濟美

蕭德孫廬陵人經傳子史九流百家無不貫通下筆數千言倚馬可待平生所爲文號師心集時文不與編集聖賢所言性理濂洛而下議論分門考訂名曰理要居極圖也 四庫全書提要

附錄

吳草廬曰王巽卿易皆祖本程傳有與易之本文不甚協者乃更易之其書最爲平正穩當

又曰巽卿周禮正義其言比之宏齋包氏極爲平恕

田澤曰易最精微難得明白蜀儒王申子所解大易輯說分緯河圖以遡伏羲畫卦之始錯綜河洛以定文王位卦之次又參上繫下繫以羣聖人設卦繫辭之旨又主成卦之爻以發聖人立象取義之因貫通爻義章分象傳訂晦庵十圖九書之旨辨濂溪無極太極之說無一毫之穿鑿有理致之自然

又曰申子所解春秋類傳則曰有貶無褒乃夫子一部法書出乎周公之禮則入乎夫子之法撥亂反正無罪不書其志封疆者所以著侵奪之罪也其志世次者所以著簒弒之罪也志禮樂志正朔者著僭竊無王之罪也志兵職志兵賦者著違制害民之罪也謂侯國不合自稱元年故書元年謂魯不合以子月爲春故書春謂舉世不知有王故書王謂子月非正月故書正發此義例類成一書皆先賢所未發深得聖人之本旨

教諭唐先生朝

唐朝字用大興安人刻意力學遷授辰溪教諭值湖湘道阻乃歸授徒家塾每講學必先示濂洛關閩粹論使之體認自得嘗析心字之義爲心法纂圖後居父喪不復仕一統志

忠宣楊中齋先生漢英

楊漢英字熙載播州人安撫使惠敏公邦憲之子也甫五齡母田氏攜朝于上京以父爵錫襲之賜名賽因不花大德四年六年再由師征蠻七年卒于師年止四十少讀濂洛書爲詩文以體要爲主著有明哲要覽九十卷桃溪內外集六十二卷自號中齋至治二年封播國公諡忠宣清容居士集

臧梧岡先生廷鳳

臧廷鳳□□人博極羣書歸宿于濂洛關閩之論學者稱爲梧岡先生姓譜

提舉蒲順齋先生道源 別見蕭同諸儒學案補遺

周先生子固 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傅先生時 附子淳

傅時鄱人雲濠案兩浙名賢錄以道學名子淳字伯厚
幼有成人志稍長知自奮嘗業舉子試不利卽取所業
稿焚之益究經史百家言正以濂洛諸儒之說以窮性
命道德之奧讀易至繫辭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拱手立曰淵乎休哉遂顏其室曰退密鄉人以退密先
生稱之學問純正不求人知守令聞其賢每訪以治道
必參酌古今以對寧波府志

梓材謹案姓譜載退密先生能傳其家學有洪範數言性理叢說大學補略視志稿藏于家

郎中葉繼道先生葵別見橫渠學案補遺

忠貞卓先生敬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穎悟過人讀書十行俱下登洪武戊辰進士除戶科給事中鯁直無所避歷官戶部侍郎燕王卽位被執責以建議徙藩離間骨肉先生厲聲曰惜先帝不用敬言耳斬之夷三族先生立朝慷慨美丰姿善談論凡天官輿地律曆兵刑諸家無不博究成祖嘗歎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明史本傳

梓材謹案溫州舊志稱先生尤邃性理有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又案明史不載其證萬曆志云宣德間門人黃潮光爲作年譜行狀以忠貞私謚之康熙志則謂隆慶初

詔錄華陽諸臣謚先生以忠貞云

楊氏續傳

奉訓楊先生壯行別見巽齋學案補遺

平舟續傳

學正趙先生茂元

趙茂元居吳門與庾道園皆眉山楊氏之外孫也至順辛未調官京師急于親養乞遠方一巡徽以去道園送之序云以楊氏之學論之平舟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于此而見山與其弟吏部以春秋嘗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道園學古錄

雲濠謹案道園又有送先生歸鄉序云眉山趙君茂元自其大父王大父世以春秋擢鄉科登顯仕有譽聞于當世與同郡楊氏史氏程氏家氏門戶相望互爲婚姻雖遠在吳越家庭之間郁郁平故鄉近古之意也內附垂六十年茂元父子服其冠衣講學郡縣不以官卑祿薄爲嫌意氣躍如也蔦如也又言其爲吳學正又云聞茂元得其曾外祖平舟楊公遺文將從官下并其家集刻之是先生爲平舟曾外孫也

季氏門人

文肅鄧匪石先生文原詳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周氏之餘

隱君周先生墳

周坦字伯和口口人濂溪九世孫世傳家學隱居獨善

姓譜

周先生南老

周南老字正道濂溪先生之後也宋季徙吳先生元季用薦授永豐縣學教諭改當塗會天下亂省臣奏爲吳

縣主簿縣稱神明壽碑爲浙省掾上書言時政六事歷進檢本省理問入明徵詣太常議郊祀禮禮成發臨安居住先生端毅好學其學本于義理而詳于制度著有易傳集說喪祭禮舉要姑蘇雜詠拙逸齋稿姑蘇志

梓材謹案姑蘇志先生本傳云祖才父文英自有傳然考人物志名臣傳才與文英皆周武仲憲之之後憲之浦城人遷山陰墓並不吉濂溪之後也姑識以俟博攷

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有仁宗深然之未幾解臺職爲湖北轉運使益州路轉運使尋爲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爲御史中丞濮王有稱親之議言事者爭之皆斥去先生更上疏極論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出知黃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先生仁厚廉恕爲兒時起就學得金欵于門外默坐其處須臾亡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先

生笑曰使我欲之則陋金矣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于袖閒眾相爲求索先生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釧墜于地眾皆服其量居母喪甚鄉人餽之無所受子衡亦孝謹以父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宋史

梓材謹案先生父應求爲渠陽幕史濂溪有彭推官詩序度性善跋云明道十四五伊川十三四從濂溪問學其後推官之子一見明道歎其老成遂以女妻之其講聞之益有所自矣蓋明道爲先生第三壻先生卒明道爲狀其行又爲祭文云昔我稡齒爲公所器教之誨之實妻以子並見明道文集

附錄

嘗曰牢籠之事吾所不爲每語人曰吾不爲他學但約卽學平心以待物耳又常教其子弟曰吾數歲時冬處被中則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濂溪門人

補

純公程明道先生顥

雲濠謹案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廟廷元至順二年封豫國公國朝雍正二年改稱先賢

明道定性書

附

朱子定性說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眞也夫豈急于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

心而反求照于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蓋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于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感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于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于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

深哉

明道論性說

生之謂性 止 生之謂也

朱子曰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于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糅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即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即氣氣即性者言之也

人生氣稟 止 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善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于惡耳

蓋生之謂性 止 水流而就下也

朱子曰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即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因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

皆水也 止 各自出來

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方濁者昏明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于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

此理天命也 止 此舜有天下而不與者也

朱子曰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脩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脩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明之

梓材謹案明道說具載明道語錄

明道語錄

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皆格言觀易須識時然後見逐爻之開當包面數意聖人嘗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

有旦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材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乃看得繫辭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

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敬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物卽事也凡事上窮極其理則無不通

學須就事上學

君子惟患無善之可稱當汲汲爲善非求名也有實則

後學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 論王霸之辨

君道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趨道之正又在乎君志先定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可法而已然天下之事患常生于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出入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以成德業願禮命老臣賢儒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聖德又擇賢俊使陪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以廣聽聞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 論君道 劄子

陸君用啖氏之說曰春秋紀師何無曲直之辭曰一之也不一則禍亂之門闢矣謂禘爲王者之祭明郊非周公之志餘若書鄭伯之克謂克下之辭明君臣之義書次于郎則言非有俟而次則意將爲賊爾防兵亂之源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 論養賢之也 劄子

天之生民是爲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爲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汗于橐井壇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質善諭發帑以金巷治以闢井濼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學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而清越灑然如在事外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顏樂亭銘

王魯齋曰顏子故居所謂陋巷者猶有井存焉孔周翰爲浚其井而作亭于其上程子故爲銘之惟程子每自得于心目師周子每令尋顏子之樂處而程子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于康誥曰之前黃氏日鈔之間故于此亭因孔顏之胄裔而深有感于師友之章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改正大學則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于康誥曰之前黃氏日鈔契揭聖賢之學以示人有志于斯道者必將由辭以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得意則庶幾乎

貴者貧便儇佞腐兮去道遠而李仲通銘

附錄

先生爲鄠令當事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明道曰當以誠意動之令是邑之長者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于令積此誠意豈不動得人先生充養純粹徹視無間其自任之重以聖人爲必可學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而清越灑然如在事外

明道改正大學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以所謂誠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改正大學則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于康誥曰之前黃氏日鈔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至于平天下灑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

二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糅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

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于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濁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以上行狀

先生和諸公梅臺詩曰急須乘興賞春英莫待空歸設寄聲淑景暖風前日事淡雲微雨此時情後一日又和曰賞玩嬉游須及辰莫辭巾屨染煙塵祇應風雨梅臺上已滅前時一半春

朱文公曰龜山謂天際是輕陰與梅臺是說時事又秋日偶成詩曰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朱文公曰看他胸中直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言窮理精深雖風雲變態理無不到

伊川序明道墓表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千載無眞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道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于遺經以興化斯文爲己任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于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于道不知所問則不知所入之爲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山可夷谷可遷明道之名則亘萬古而長存也

范忠宣祭之曰惟君之德顏氏庶幾惟君之道孟軻無疵嘉言遺識後學所師如何遭厲梁壞山頹若今歿矣

韓持國誌其墓曰先生于書無所不讀自浮屠老子莊列莫不思索究極以知其意而卒宅子吾聖人之道其持己清峻若不可及而與人甚恕而溫論治道卓乎至于無能名而應世接物莫不曲盡其宜苟善于君矣爵祿可捨也苟利于民矣法禁不避也自元豐以來論賢士大夫宜在天子左右者君必與焉

劉立之述其事迹曰先生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

之理又曰自孟子沒聖學失傳先生傑然自立于千載之後發關棒機開示本原聖人之庭戶曉然可入學士大夫始知所向

邢恕述曰先生德性絕人外和內剛眉目清峻語聲鏗然

朱光庭述曰先生得聖人之誠者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際三才而不自以爲得至于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窮披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於前

而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貧賤富貴死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至是乎

范祖禹述曰自孟子沒中庸之學不傳後世之士不循其本而用心于末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先生以獨智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發其關鍵直睹堂奧一天地之理盡萬物之變眞學者之師也

呂大臨爲哀詞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聞强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之以是心而無窮

雖天下之理至眾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于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說也和氣充浹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晁景迂答袁季牟書曰明道之學專明大道而本于仁義其徒既少又亦未嘗著書

晁氏客語曰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奚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又曰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謝上蔡曰橫渠教人以敬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其意謂世人汗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工夫然其門人下稍頭溺于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固無所見處如喫木朽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

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胸
又語錄曰學者須是胸懷擺脫得開始得不見明道先
作鄠縣主簿時有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
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看他胸中極
是好與曾點底事一般
龜山語錄曰凡詩必使言之無罪聞者知戒所以當諷
諫也如東坡詩盡是譏誚朝廷無至誠惻怛愛君之意
言之安得無罪聞之豈足以戒乎伯淳先生詩云未須
愁日暮天際是輕陰又云莫辭盞酒十分醉祇恐風花
一片飛何其溫柔敦厚也聞之者亦且自然感動矣
邵氏聞見錄曰橫渠明道伊川三先生俱從康節遊康
節尤喜明道其譽之與爲韓公司馬溫公呂申公相等
故康節四賢詩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
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暢四賢洛之觀望是以在人之
上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則康節之所以處明
道者盛矣
胡文定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
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予豈若是小丈夫哉諫予其君
而不受則悻悻然見于其面去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
氣象則別明道卻是如此
又曰元豐中年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
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直是拳拳在天下國家雖然
如此于出處又卻分明不放一步過作官時言新法者
皆得責明道獨除提刑辭不受改除簽判乃受
朱子曰明道答橫渠定性書直是條理不亂又曰此篇
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
又爲明道先生祠記曰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
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
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于先生之
遺者大者又慳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然其教人
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
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
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
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
得以大小而議之哉
又爲先生像贊曰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

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又答劉子澄書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統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校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猶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

又答李誠之書曰先生之道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卽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爲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惟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幷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知之也

又答孫季和書曰明道答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間理致血脈精粹實通儘須諷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旣云以其情順萬事卽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

又語類曰濂溪靜一明道敏梓材案一本作敎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朱子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

眞西山記明道先生書堂曰竊謂自有載籍而天理之云僅一見于樂記先生首發揮之其說大明學者得以用其力焉所以開千古之祕而覺萬世之迷其有功于斯道可謂盛矣而其所以進于此則有二言焉毋不敬以操存于未發之先思無邪以戒謹于將發之際涵養省察動靜交飭知天事天二者兼盡及其至也中一外融顯微無間則雖人也而實浩浩其天矣

臧格論議曰先生博大閎深與乾同體非中正精粹而何伊川先生狀其行曰純粹如眞金呂本中摭拾諸先賢之論曰溫然精粹張宣公嘗爲之贊亦曰會其純全今證以純庶足以核其實

黃東發曰明道詩皆造化生意之妙較之堯夫聲壤集則堯夫爲自私其樂者矣

又曰程氏外書胡氏本拾遺溫公欲謚去元豐間人程

子謂侯仲良曰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此等事教他門自做未必不勝如吾輩尹子親註云此段可疑蓋意其非程子語也然邵氏聞見錄亦載伯淳與韓宗師語云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則胡氏所載未可以爲疑也豈程氏自有此論尹子鑒後來調停之禍而疑之耶然自古亦未有君子小人共事而可成功者第惟伯淳自足以服熙寧諸人之心必又有所以處之之道耳

郝陵川爲宋兩先生祠堂記曰千載而下聞而知之純誠靜厚盡性知天篤恭徽懿形履實踐含章蘊道而立極知幾乘化而詣聖振霜風而不槁納萬物于一春隤乎其順淵乎其奧混涵汪洋不露圭角得顏氏之學明道先生也

又曰河東自唐爲帝里倚澤潞爲重五季以來屬基王業故其士俗質直尚義武而少文明道先生令澤之晉城爲保伍均役法惠孤惸革姦僞親鄉閭厚風化立學校語父老以先王之道擇秀俊而親教導之正其句讀明其義理指授大學之序使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篤于治己而不忘祿仕親之以三代治具觀之以禮樂未幾被儒服者數百人達乎鄰邑之高平陵川漸乎晉絳被乎太原擔簦負笈而至者日夕不絕濟濟洋洋有齊魯之風焉

又爲東軒老人墓銘曰宋儒程顥嘗令晉城以經旨授諸士子故澤州之晉城陵川高平往往以經學名家雖事科舉而六經傳註皆能成誦耕夫販婦亦耻謠諑而道文理遂與齊魯共爲禮義之俗而加厚焉

庾道園克復堂記曰昔者程伯子少而好獵及見周子而有得焉自以爲此好絕于胸中矣而周子曰是何言之易也後十餘年程子見獵者于道旁不覺有喜意夫然後知周子識察之精也嗚呼自顏子而降若程子之高明而敦厚純粹而精微一人而已其爲學也必不爲原氏之剛制也明矣其數十年間豈無所用其功哉而是好也深潛密伏于纖微之際不能不發見于造次之間噫亦微矣嚮非周子識察之精固不足以知其必動于十數年之前非程子致察之密亦何足以自覺其動于十數年之後是固不可與迂生曲學者論也而眾人

乃欲以鹵莽苟且之功庶幾近似其萬一可乎不可乎

宋潛溪記九賢遺像曰明道程子色微蒼甚瑩貌長微有顴眉目清峻氣象粹夷髯四垂過領袍土黃色無緣內服領以皂白緇帽簷高白履和氣充浹望之崇深

楊升庵曰程明道于郵亭見壁上書云要不悶依本分明道深然之曰若依本分便是君子也唐子西見郵亭書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亦名言也

馬平泉曰劉立之稱明道樂易多恕終日怡悅是大便宜不費一錢無煩攝取人亦無從而予奪之又稱羅善同字信遠上高人自幼勤詩書友善類明道先生羅純古先生善同

明道講友

正獻呂先生公著　詳見范呂諸儒學案

司農王先生得臣　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明道同調

石先生城

石城字口口會稽人嘗創義塾延明道先生典塾事中庸輯略序

梓材謹案先生爲鄉貢進士公孺之先中興聖政錄謂公孺臨海人程積齋以爲會稽石氏蓋先居

會稽而後入臨海也

朱先生長文 詳見泰山學案

明道家學

程先生端懿

程端懿字□□明道先生之子也官蔡州汝陽縣主簿龜山遺之書曰汝陽通日所遊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又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云 楊龜山集

程先生端愨

程端愨幼名邵公明道之次子也生而有奇質未滿歲而溫粹端重之態完然可愛聰明日發而方厚淳美之信讓之性盡出于自然生于治平始元死于熙寧首襆氣益脩坐立必莊謹不妄瞻視未嘗有戲慢之色孝友惟五年云 明道文集

明道門人

周先生純明 詳見劉李諸儒學案

練先生繪 別見劉李諸儒學案補遺

林先生志寧

林志寧字□□建州人出入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先生乃語定夫及龜山龜山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 言行錄

郝先生元

郝元陵川人伯常經六世祖也伯常與生子正論道學書云嘗聞過庭之訓自六世祖從明道程先生學一再傳至曾叔大父東軒老人又一再傳及某其學自易詩春秋禮樂之經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大而天地細而蟲魚邇而心性遠而事業無非道也然未嘗以道學爲名焉 郝陵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之名不見于陵川與王子正書而見于元遺山所作郝先生天挺墓銘蓋天挺之曾祖即陵川六世祖也陵川爲宋兩先生祠堂記有言經之先止高曾而上亦及先生之門以爲家學傳六世至經奉承緒餘弗敢失墜云元文類載虞摯所撰陵川神道碑云郝氏自潞徙澤之陵川始公八世祖是即先生之祖也又案經義考二十二載郝氏周易述解釋契蒿序曰子郝子治易平生得聖人作易之大法乃解易以自發其意又云方紹箕乃出其書示于潞子郝氏失其名未知其爲陵川郝氏否也

明道所傳

傳先生才孺
梓材謹案晁氏讀書志言明道中庸解曾天隱得之傳才孺云李丙所藏詳上蔡學案補遺江濤傳

石氏家學

石先生亞之

石亞之字口口城之子嘗築室讀書于鼓山景祐進士及第時年十七天子將以尚主使卜其意辭曰父母老願奉甘旨家已別議姻王姬非敢偶也遂不強仕至太常博士姓譜

明道私淑

詹事晁景迂先生說之詳景迂學案

憲敏高息齋先生閱詳見龜山學案

獻靖朱韋齋先生松詳見豫章學案

郝氏續傳

郝東軒先生震附子天神天禎

郝震字子陽陵川人先生資茂異自知讀書不爲章句設學宮學入京師太學久之乃還徜徉山谷從而學者甚眾講肄道藝淵匯日邃以經旨授學者折之以天理人情而不專于傳註尤長于理學子三人天祐天禎天

監南岳不久還山卒子某贈朝奉郎姓譜

知軍石克齋先生洎詳見晦翁學案

明道續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詳晦翁學案

宣公張南軒先生栻詳南軒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詳東萊學案

文達陸復齋先生九齡詳復齋學案

郡守趙中川先生昱詳見南軒學案

大理陳先生德豫

陳德豫字子順連江人少好學博通六藝諸子百家之旨淳熙進士甲科調建州戶曹試教官首選分教宣城郡學有二程遺文時禁程氏學令焚毀之先生護藏惟謹官至大理卿有文集三十卷 姓譜

口先生希程

口希程者陳北溪之友也爲敬恕齋于明道堂之後而北溪爲之銘云蓋師慕明道先生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之說此正夫子所以告仲弓求仁之方至爲要切而明道所以學問造到而得聖心之傳者有在乎是也北溪文集

文策

東軒家學

郝先生天祐附子思直

郝天祐字賢卿東軒老人之子也宇貌瑰瑋器識高邁日記數千百言而下筆不能自休初爲學卽不作決科文務窮性理經術而泛入佛者者數年以爲過高無畔岸復取六經語孟讀之于是際天人之學瑩如也貞祐初南渡隱居魯山作古文歌詩尤玩意書法嘗以爲正書當以篆隸意爲本而鍾王書之經也顏坡書之傳也其餘則諸子百家耳又言大字雖大而小小字雖小而大正書須有草意草書須有正筆其論書如此子思直字繼先博學能文皆沒于兵 郝陵川文集

郝先生天挺

郝天挺字晉臣雲濠案一作晉卿陵川先生經之大父也幼開朗卓卓不羣舉進士兩赴廷試以太學生誦籀紳間崇慶之變東載而歸遠近俊茂多從之學其教人以治經行己爲本泝官治人次之決科詩文則末也河東元好問從最久而得其傳貞祐初挈家南渡卒于北舞寓舍臨終浩歌一不及他初旣遘疾謂其子曰郝氏儒業自吾叔父東軒老人始我死葬其墓側庶得奉杖履于地下卒葬于東軒之墓側 郝陵川文集

附錄

元遺山誌其墓曰先生習于禮義之俗出于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旣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爲不及也某旣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

讀書不爲文藝選官不爲利養惟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貧墨貶官皆苦于饑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饑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

梓材謹案金元之世郝天挺有二一爲先生一與李謙俗文藁斠程鉅夫王思廉等同時爲廉潔老成者見蘇滋溪集藁貞敏墓誌

遺山先緒

元先生德明

元德明逸其名秀容人遺山之父也自幼讀書世俗鄙事終其身不挂口爲人樂易誠實洞見肺腑雖童子以

言欺之亦以爲誠然也累舉不第放恨山水間未嘗一日不飲酒賦詩年四十有八卒于家先生居東山福田精舍首尾十五年東巖其自號也有集三卷楊尚書之美云彼美元夫子學道知觀瀾孔孟澤有餘曾顏寓永

殘中州集

附孫

先生枕上詩曰往時見白髮談笑輕詆月誰謂明鏡裏蕭蕭不勝鑷山林蹉跎久世慮初未絕觸物重興懷忽忽不自愜遭逢有奇耦才用隨巧拙如何杜陵叟自比

穆與契茫茫披塵編何時卒吾業

遺山師承

王先生中立

王中立字湯臣岢嵐人博學强識元遺山嘗從之遊晚年易名雲鶴自號擬栩人皆以仙稱之金文雅作者攷

晉臣家學

郝先生思溫

郝思溫字和之晉臣子資剛潔以亮直自處初成童與河東元好問從其父學俶落六年洞達邃匯年二十許

奉其父下太行往來洪衛間貞祐初南遷館而師之者甚衆其父卒于舞陽既免喪葬其父于陵川之先塋元光元年復渡河河南亡攜子經北渡居于保聚俊秀而教之者十餘年經年十有六命治六經先傳註疏釋而後虞宋諸儒論議必一經通然後易業焉三年卒年六十有八門生等謚曰靜直處士晚年尤邃性理學手書西銘畀經曰是入德之幾造道之階也教人以小學爲本以爲灑掃應對進退即性與天道之端致身行道樹立事業性與天道之功用充實而大大而能化性與天

道之成終者人之始生其醇末醨其樸未散其見解未出其物欲未雜先入者而爲之主終身由之而不能去古之人至于胎教況嚢齠之間乎語言啞咤肝臟誠固神出入而未舍識竊昧而未明容姿姆而未莊氣閃爍而未定謹其所習政在于是乃爲言坐行立揖拜俯仰之節誦記熟復執筆爲書之制聲音笑貌疏數疾徐之儀一之以敬而不使之惰少長則爲解說義理綴緝章句簡直切律而功倍之成童則以性理經學爲本決科詩文爲末而漫致之大學嘗語人曰人見吾之規規子子必以爲是區區致力于小者而小之也吾不病也夫事有小大理無小大也本末先後吾不敢躐而欺之也彼之所見者以爲小吾之所見者以爲大是吾所以積德而遺吾子孫者世之人好高慕遠以欺世盜名未能灑埽應對而便說性與天道紊理踰分枉探速成戕根本壞倫類示不以常而追爲之詖敗德孰甚焉吾不爲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良心也其爲大人保其心而已棄赤子之心即爲大人可乎哉歐陽子謂顏狀未離乎嬰孩高談已及乎性命者殆亦

爲是耶其設心如此故所到輒見稱學者往往終爲成人云（師陵川文集）

靜庵戒子語

汝祖父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汝曹毋以薄功近利有速售之心也慕利則敗義欲速則不達汝能勤則功自至汝能儉則利自來故立身行己在夫堅忍而已能堅忍則能任事歷大患難處大富貴決若長河而不回屹若泰山而不移然後可謂大丈夫凡爲亂略姦宄不終其身者皆不能忍耳染指垂涎之氣不除貪鄙滔天之心常在一旦肆欲憤不顧義殞身喪元而及其宗盜侈一時遺臭千載汝曹可戒也

附錄

陵川鐵佛寺讀書堂記曰始入而從事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學所以爲道非爲藝能也所以脩身非爲祿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爲決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者記聞以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爲我先世有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與

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數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異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愼勿募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爲學之本郝氏之家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曰此汝曾叔父東軒老人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

晉臣門人

員外元遺山先生好問 附師路宣叔

元好問字裕之號遺山定襄人先生七歲能詩太原王

湯臣稱爲神童十一從其叔父官于冀州學士路宣叔賞其俊爽教之爲文年十有四其叔父爲陵川令遂從郝天挺學令肆意經傳貫穿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詩趙禮部晁之以爲少陵以來無此作也以書招之于是名震京師目爲元才子登興定三年進士第不就選往來汴潁者數年正大中辟鄧州南陽令轉內鄉令丁艱憂終喪詔爲尚書都省掾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金亡不仕而卒年六十有八蓋自汴梁亡故老皆盡先生遂爲一代宗匠以文章伯獨步

幾三十年銘天下功德者盡趨其門爲杜詩學東坡詩雅錦機詩文自警等集指授學者先生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與已所當爲而國史實錄在順天道萬戶張公府乃言于張公使之聞奏願爲撰述奏可方闢館爲人所沮而止乃爲中州集百餘卷又爲金源君臣言行錄郝陵川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誌趙滏水墓云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徵銘又爲楊內相雲翼神道碑言孤子恕謂門下士元好問云云又寄中書耶律公書自稱門下士太原元某是先生亦楊趙耶律門人又案阮亭居易錄引內閣藏書目錄載元遺山集四十卷

遺山文集

古有之居不隱者志不廣身不抑者志不揚士固有遯世而不復見然愈揜而愈彰 行齋賦

從古以來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可喻如脩明堂總章必得楩柟豫章節目磲碔萬牛挽致之材預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構櫨楹楔楹杙蠹確雜出于榆柳槐柏可以朝求而暮足也 寄中書耶律公書

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廢

從惡若崩時則爲揣摹爲捭闔爲鉤距爲牙角爲城府爲穿鑿爲谿壑爲龍斷爲捷徑爲貪墨爲壅藏爲較固爲乾沒爲面諛爲力詆爲貶駮爲譏彈爲姍笑爲凌轢爲欺紿爲睚眦爲構作爲操縱爲壓斥爲劫制爲把持爲絞訐爲妻婦妒爲形聲吠爲崖岸爲階級爲高亢爲湛靜爲張互爲結納爲勢交爲死黨爲叢囊爲淵藪爲陽擠爲陰害爲豺發爲公行爲毒螫爲蠱惑爲狐媚爲狙詐爲鬼幽爲怪魁爲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爲聖癲敢爲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爲危怨讀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成則登之王朝蔽陷睥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撻之識之甚則棄之爲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民生于其時出入有一時浮虛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腐欲爲晉魏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以上東平府新學記三代皆有學而周爲備其見之經者始于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爲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于施設而去焉者爲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中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甚則撻之識之故物謂引

敎動靜有養優柔饜飫于聖賢之化日益加而不自知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令旨重脩眞定廟學記三代鼎鐘其初出于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爲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于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爲我有而固欲必爲我有而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于一時之失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于合而爲

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
金屑丹砂芝朮參桂而名之者矣杜詩學引
羣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
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
子如是而止矣族祖處士墓銘
夫一脈存不可謂之絕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
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聶孝女墓銘
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宏之則非一人之功也閻公墓

銘

余觀于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來未有食人而不
爲人所食者凡爲讒夫者其才智類出于人遠甚寧不
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于殺身滅親亡人之國
而莫之恤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至于中風狂走雖
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忠武任君墓碣銘
夫端本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
作室厥子乃弗肯構蓋有任其責者矣爲山九仞功虧
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于放而
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
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龍山趙氏新塋碑
夫妒爲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妒不報直千萬
人而一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
而以德不由于強勉不由于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
人冠氏趙侯先塋碑
文武脩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
不畏彊禦之謂剛尙書張公神道碑銘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于樂正子
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
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
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
時然後言眞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
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默庵
附錄
嘗爲外家別業上梁文曰初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劫太
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
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勵家降款具存李昊

之世脩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伊誰受篤于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甘雖瀕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龜始于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穀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樸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

又崧山中寫眞自贊曰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槃跚稍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

卿之弟坐于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强而至若夫立心于毀譽失眞之後而無所皦橫身于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又學東坡移居八首之卒章曰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爲倪家蓮華白每釀必見貽

李昌妙琴事足以相娛嬉郭傒家多書篇帙得徧窺趙子篤子學問以問所疑王生舊舍鄰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沒十日分寒飢獨有仲通甫天馬不可羈直以論詩文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朔漠行當歸書來問吉語報我脫縶維慚非一狐腋不直五羖皮我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無庸知

家則堂題中州詩集後曰盛矣哉元子之爲此名也廣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于數十百年後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並世之人片言一善遺編佚詩搜訪惟恐其不能盡余于是知元子胸懷卓犖過人遠甚

謝山鮚埼亭詩集讀史小詠其三曰補史亭中客空山夜哭時如何撰碑事千古有微詞原註云按裕之爲崔立碑事本傳不載別見王源南傳中子讀陵川郝氏集惜之

楊先生士表

武先生從善合傳

楊士表官侍郎武從善官右司與元內翰裕之皆有聲當世郝門自出云郝陵川集

遺山講友

副使李先生獻甫

李獻甫字欽用河中人欽叔從弟也博通書傳于左氏及地理之學爲精爲人有幹局心所到則絕人遠甚故時人有精神滿腹之目壬辰之兵奏充行六部員外郎以功遷鎭南軍節度副使兼右警巡使車駕東巡死于蔡州之難時年四十所著詩書文號天倪集 中州集

梓材謹案元遺山中州集癸集三知己一爲溪南詩老辛愿二爲李講議汾三爲先生講議字長源平晉人平生以詩爲專門之學云

王先生贊

王贊字子襄登封人性直諒生平游元劉閒好詩學王

魏氏先緒

靖肅魏先生璠

魏璠弘州人金貞祐三年進士補尚書省令史歷授翰林脩撰金已亡無所歸北還鄉里世祖居潛邸聞其名徵至和州訪以當世之務先生條陳便宜三十餘事舉名士六十餘人以對世祖嘉納後多采用焉以疾卒于和州年七十賜謚靖肅初其從孫也元史

郝陵川哭魏先生詩曰臨危正色義巍然曾叱三軍誚武仙赤子共知歸大老晚生獨喜見先賢鳳鸞重赴邱園詔鬼蜮潛生李郭船高棟傾摧更誰屋衣冠苦淚欲平天

雲濠謹案陵川集又有辛亥正月祭徵君魏先生文又癸卯八月作安肅胡先生哀辭不知其名

段氏師承

陳先生規 附師崔邦憲田彥寶

陳規字正叔漢太邱長寔之後稷山人幼童穉不與餘兒羣始知讀書月開日益不煩戒飭鄉先生崔邦憲教以課試法無幾何時進業出諸生右始任戴冠補州學生提舉學校田彥寶以藝學聞天下識先生爲遠器徵登于門俾誨其子年二十四擢明昌五年進士第歷下邽臨汾二縣簿皆有治績試書判入等知渭源縣爲創孔子廟制禮器春秋率僚屬釋奠民吏觀歎甫識王化朝求直言先生以十四事指摘時病幾數千言歷拜監察御史舉劾無所避累改刑部郎中守法不阿拜右補闕升右司諫出爲中京副留守兼僉河南府事未到官以疾卒年五十有九先生自居諫職以諍引爲己任事

有可言勇不爲身計排斥權幸章奏無虛日趙閑閑當謂人曰正叔與人語恂恂如不能出諸口及論事人主前辨別條理纖悉無不盡可謂仁人之勇君子之剛再典貢舉其得人居多自始至疾病嘗未嘗一日去手有律身錄雖簡篋細碎必謹記無遺漏則其自修可知已

段菊軒文附錄

南渡諫官稱陳許而正叔不以許直自名劉從益見其所上八事歎爲宰相才惜當時不能用云

陳氏同調

許先生古

許古字道眞河間人汾陽軍節度使安仁子明昌五年進士官至左司諫先生在宣宗朝以敢諫與陳規齊名致仕歸伊陽郡守爲起伊川亭每乘舟游飲老稚爭爲挽舟其爲時人愛慕如此金文雅作者攷

明道之餘

知州牟先生濚

牟濚字叔清晉江人咸淳二年知潮州修學養士除盜去奸邦人德之南宋文範作者攷

進故事

君道莫先于講學講學莫先于立志蓋人主一心攻之者眾志不先定則中無所主而外物或得以轉移之徵欺之言入則是非有不得其正私比之言入則喜怒有不得其正便佞之言入則好惡有不得其正此學之大戒也故程顥拜疏神宗皇帝首以定君志爲講學之要顥伊洛大儒也世號之曰明道先生此眞帝王之格言也

山長張先生復

張復號古心爲明道山長方桐江送之以詩云恭惟程伯子遠紹孔門眞閒氣千年聚遺書萬禩新金陵明道長草澤古人心坐席諸生侍春風流迹未陳方桐江集

補莊靖李鶴鳴先生俊民

鶴鳴文集

夫情深則怨匿理到則心服與其匿怨孰若服心我以情恕彼以理屈則門外負荊者皆接踵矣莫不釋然開怡然暢廓然通無一毫芥蒂于胸臆初以自警卒能警

于人過此以往足之所履皆君子之忍也劉潛之忍齋記
天地萬物父母也物莫靈于人天地之委蛻也豈私于人哉夫臧孫達之有後也以德其所求者異于人重脩浮山女媧廟記
鶴也者物之生于天而異者也其性潔而介其聲亮而清潔而介則寡所和獨孤高閒飛飛鳴于霄漢之上豈求其異也哉蓋天之所賦者異也夫
才高則無親勢孤則失眾鶴矣恤焉若或矯情自洗下同于頻頻之黨變其常而喪其眞非鶴之德也非鶴鳴

之所好也睡鶴記
傷心哉陰德之門或子或孫蘭芃之後有時而生急難之原或弟或兄荊枯之後有時而榮投江爲父孝感者女化石爲夫思深者婦悲樹之風念親而哀望思之墓欲子之來顏死相繼一家忠義袁死相告一門忠孝嗚呼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勞亦何校生非所惡死非所好伊誰不然在順其道設醮祭亡靈文
段先生直
段直字正卿澤州晉城人少英偉有識慮佩黃金符爲州長官凡廿餘年大脩廟學購書萬卷以給之州人李俊民有道之士也迎而師之凡澤之名士散在四方者亦必百方招延必至而後已不五六年州之學徒通經預選者百廿有二人世祖在潛邸有以其賢興學禮士聞者嘉之特命提舉本州學校事未拜而卒年六十五宋
治平中明道爲晉城去邑十餘年服儒服者已數百人由是盡宋與金澤恒虢稱多士先生起行間其生長見聞必有起其趨向者故當用武之際獨能以立學爲先

云靜脩遺文
葉繼道先生爽別見橫渠學案補遺
靜直家學
郝先生經詳見魯齋學案
靜直門人
趙先生泰
趙泰與荀宗道尚文皆靜直門生靜直得風疾三年增劇整衣冠强爲之起咄嗟曰發志氣遂瞑不復語卒于寢宗道等相與謀曰先生不苟祿仕困而不撓臨終而猶以志氣爲言不亦卓乎可謚曰靜直其未嘗祿仕可

正獻尚先生文

尚文字周卿深澤人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中統元年張忠宣文謙宣撫河東還參知政事王椅薦之辟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七年敕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擢右直侍儀使十二年復都事大農十七年出守輝州民安事給十九年召拜戶部司金郎中二十一年改戶部郎中歷遷吏部侍郎使憲湖北三十年召爲刑部尚書成宗元貞元

年拜侍御史大德元年河決蒲口先生使憲河南三年憲山東四年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六年移疾北還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八年請老不允力請予告九年還保定明年拜昭文館大學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中書職仍舊召覲龍虎臺俄以疾還仁皇出震召問大計稱旨丐去加銀青職送還六年拜太子詹事使三往迺起見上嘉禧殿之後問上頤太保曲出日先生日是自世祖皇帝效力潔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救之此朕意也先生見皇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蔡定五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于其家四年卒年九十二贈司徒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謚正獻先生粹美高亮行脩潔年十六七志學遡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以仁義爲根極歷事五朝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清寂手不釋卷縉紳造之非

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皆潤溉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云中州名賢文表名

荷先生宗道詳見魯齋學案

遺山門人

郝先生經詳見魯齋學案

文定王秋澗先生惲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文恭王先生思廉

王思廉字仲常獲鹿人幼師元裕之至元十年董文忠薦之世祖問文忠曰汝何由知王思廉賢對曰鄉人之

善者稱之也遂召見官至太子賓客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卒年八十三追封恒山郡公謚文蒸元史

總管許先生楫

許楫字公度忻州人幼從元遺山學年十五以儒生中詞賦選河東宣撫使又舉賢良方正孝廉至京師平章王文統命爲中書省掾以不任簿書辭改知印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下世祖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頓首對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帝善其對授中書省架閣庫管勾兼承發

司事未幾立大司農司以先生爲勸農副使二十三年授中議大夫徽州總管桑哥立尚書會計天下錢穀參知政事忻都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剝遣吏徵徽州民鈔多輸二千錠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錠先生不可指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生耶如欲其死雖萬錠可徵也巨濟怒解徵州賴以免二十四年授大中大夫東平總管謝事二年卒年七十一元史

魏先生初

魏初字太初宏州人靖肅公璠之從孫也靖肅無子以先生爲後先生好讀書尤長于春秋爲文簡而有法比冠有聲中統元年始立中書省辟爲掾史兼掌書記未幾以祖母老辭歸隱居教授會詔左丞許衡學士竇默及京師諸儒各陳經史所載前代帝王嘉言善政選進讀之士有司以先生應詔授國史院編脩官尋拜監察御史舉勸農副使劉宣自代出僉陝西四川按察司事

歷陝西河東按察副使入爲治書侍御史又以侍御史行御史臺事于揚州擢江西按察尋徵拜侍御史行臺移建康出爲中丞卒年六十一元史

參議陳默軒先生賡別見魯齋學案補遺

文定郝先生天挺

郝天挺字繼先出于鄯嚕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先生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于元遺山以勳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俾執文字備宿衛春宮裕宗遇之甚厚歷拜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

面斥之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先生與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尚書省之弊遂成皇慶之治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河南王布拉吉達爲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追封冀國公謚文定嘗脩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二十卷行于世

段遜庵先生克己　曾祖鈞從學曾祖鐸

段菊軒先生成己　合傳

段克己其先居絳之稷山自宋司理參軍應規始曾祖鈞與季弟鐸正隆二年進士仕至中奉大夫兄弟俱以學行顯人稱爲河東二段先生有詩文號遯庵集仲弟成己正大七年進士主河南宜城簿詩文號菊軒集與兄齊名又稱爲河東二段

雲濠謹案卓廬又有二妙集序稱伯氏字復之人遯庵先生在金以進士貞金亡歛廿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八秩至元問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云

梓材謹案遯庵菊軒兄弟同以文章擅名見稱于趙閑閑又皆以節著又案菊軒爲陳規墓表成己陳正叔亦菊軒受知師也

附錄

虞道園表稷山段氏阡曰嗟夫昔宋失中原文獻墜地蓋爲金者百數十年材名文藝之士相望于其閒至于明道正誼之學則或鮮傳者矣及其亡也禍尤甚斯民之生存無幾況學者乎而河東段氏之學獨行乎抹死扶傷之際卓然一出于正不惑于神怪不畫於于浮近有振俗立教之遺風焉嗚呼可謂善自託于不泯者哉

麻先生革

麻革字信之臨晉人兵部侍郎秉彝子元末隱居教授以終河汾諸老八人之一也元房祺爲編其詩金文雅作者攷

白先生恪　附師張耀卿

白恪字敬甫眞定人少警敏三歲善作字書八卦八字有以兒于鄉先生元遺山好問遺山作詩深器之稍長

里之先進張先生耀卿愛其才奬拔力成就歷授從仕郎累改江西省理問官翰林承旨闊復奏爲翰林待制復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晚自號竹梧清容居士集

魏氏學侶

王先生利用

王利用字國賓潞縣人幼穎悟弱冠與魏初同學遂齊名諸名公交口稱譽之初事世祖于潛邸中書辟爲掾辭不就累官四川提刑按察使未幾致仕居漢中成宗朝起爲太子賓客首以切于時政者疏上十七事曰謹畏天戒取法祖宗孝事母后敬奉至尊撫愛百姓扶本抑末清心聽政尊欲養身酒宜節飲財宜節用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杜絕讒言求納直諫官職量材而授工役相時而動俾近侍時赴經筵講讀經史帝及太子嘉納之皇后聞之命錄別本以進卒年七十七先生每自言平生讀書于恕字有得焉武宗即位以宮僚舊臣制贈柱國中書平章政事封潞國公謚文貞元史

趙氏門人

處士姚先生君寶附子天福

姚君寶字仲華平陽絳人處士也甫冠避兵雁門金進士趙泰以子妻之生子天福字君祥童丱不凡聞處士訓忠孝奉受惟謹從事郡府挺潔不羣儕輩畏之歷憲淮西江北江南湖北遼東召爲刑部尚書秩通議卒以通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初遼朔皇蝗君祥至雨樹蝗滅其境域烏桓白霤故地也民喜畜牧習射獵不事耕學乃教以稼穡詩書居數年農廬士奮卒年七十有三追封平口郡公謚忠肅元文類

文恭門人

文孝大食先生瞻思父幹直

瞻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自大父東遷豐州父幹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輕財重義不干仕進先生九歲日記古經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于翰林承旨王思廉之門由是博極羣籍汪洋茂衍見諸踐履皆篤實之學泰定五年以遺逸徵天曆三年召爲應奉翰林文字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御史三年除僉浙西肅政廉

訪司事四年改僉浙東以病免歸至正四年除江東肅政廉訪副使十年召爲祕書少監議治河事皆辭疾不赴十一年卒于家年七十有四追封恒山郡侯謚曰文孝先生遜于經而易學尤深至于天文地理鍾律算數水利旁及外國之書皆究極之家貧饘粥或不繼其考訂經傳常自樂也所著述有四書闕疑五經思問奇偶陰陽消息圖老莊精詣鎮陽風土記續東陽志重訂河防通議西國圖經西域異人傳金哀宗記正大諸臣列傳審聽要訣及文集三十卷藏于家元史

張先生在 附師侯口

張在宇文在眞定棗城人幼時嘗侍諸父宦游他邦聞見日廣年二十餘始還眞定又從鄉先生侯君受業大參王文康公休政家居先生恆往來聽言論于左右所學益大以肆延祐初元以春秋中其科明年春試禮部下第卽日束書而歸曰是吾所學未至也旋得眞定儒以動其心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承旨累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脩史事轉御史臺都事歷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除太常少卿特拜刑部尚書至大二年仁宗在東宮雅知其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四 滋溪文集

君游每獲多聞之益云 蘇滋溪文集

魏氏門人

王先生約

王約字彥博其先汴人北徙眞定先生性穎悟風格不凡從中丞魏初游博覽經史工文辭務達國體時好不以動其心翰林學士王磐薦爲從事承旨累拜監察御史首請建儲及脩史事轉御史臺都事歷拜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除太常少卿特拜刑部尚書至大二年仁宗在東宮雅知其名思用以自輔擢太子詹事

丞明年進太子副詹事先生抗章諫節飲辭意懇切仁
宗嘉納焉翰林學士李謙爲太子少傅請立故丞相
忠武王伯顏祠于杭皆從之仁宗常字而不名四年三
月仁帝正位中書奏先生陝西行省參知政事帝大怒
特拜河南行省右丞南陽李北魯狮以書謁先生大奇
之即署爲郡學既又薦之中書擢翰林國史院編脩官
皇慶改元召之特拜集賢大學士上疏薦姚登孫揭傒
斯楊靜請起復輔惟良李源曹元用皆除擢有差拜樞
密副使知院駙馬塔失帖木兒宿衛帝戒之曰彦博非

汝友宜師事之至治元年英宗即位二年以年七十致
仕三年復拜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以其祿居家
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天曆元年
文宗踐阼先生入賀賜宴大明殿帝勞問甚歡時年七
十有七平居襟度和粹謙抑自持後進謁見必加禮貌
俸祿所入布散姻族外及貧士從父居貧月奉錢米餽
養僧事之如父歲時朔望攜子姓至先塋展拜懷戀謹
時祭及五祀動稽古禮邦人以爲矜式至順四年卒年
八十二先生平生著作有史論三十卷高麗志四卷潛
邱稿三十卷行于世元史

潛邱文黨

道學之稱肇于河南二程子四書之目起于考亭朱文
公在宋有川洛朔之黨互爲詆訾莫能相尚要其歸但
視主之者勢力隆替耳而公是公非殆有不可掩者建
我朝魯齋先生許公出道學四書復盛然從之者多而
眞知者尊坐談者易而行之者難道學也四書也皆吾
夫子天包地載範世立極千萬禩不易之良法也蓋人
人得而知人人得而有人人得而用同肯而不相害並
行而不相悖固不可標榜曰道學分別曰四書拘拘然
紛紛然徒事虛文而已顧言行相副表裏一致而後可
收眞知篤行之效也程子見四書章圖序

段氏家學

段先生思溫

段思溫字叔基絳之稷山人遯庵翁之第三子年十一
而孤已如成人從仲父菊軒翁學遂成名儒年二十一
受室河中魯氏因家焉于經尤邃易春秋詩文淵厚純
正授業鄉里多所造就節縮衣食買書萬餘卷以遺子

孫安西王聘爲記室參軍辭疾不起仲父卒喪之如父年四十九而卒吳文正集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五

後學鄞 王梓材 馮雲濠 同輯

伊川學案補遺上

胡周門人

補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雲濠謹案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廟廷元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國朝雍正二年改稱先賢

梓材謹案小程子一字冀正胡澹庵爲陳元忠銘泗文集序稱江西李先之先生嘗爲某言伊川程冀正先生讀春秋論語四十年不下案至深夜露兩肘云

伊川語要

人之學莫大於知本末始終故孝弟爲仁之本事親事之本守身守之本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五常人誰不知是一箇道理既謂之五常安得混而爲一也

學者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

問孝弟爲仁之本曰謂行仁自孝弟始

天者自然之理也

問四端不及信何也先生曰性中只有四端卻無信爲不信故有信字今東者自東西者自西何用信字

飲食男女之事喜怒哀樂之變皆性之自然釋氏必盡絕是然後得天眞吾見其喪天眞矣

自性而行皆善也聖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道也離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而世人皆言性也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

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也歟

只說道便不是道也有道者之言只作尋常本分說耳

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性字也不消道自己分明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父子君臣間皆是理窮理非是盡要窮盡天下萬物之理且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捨第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廣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一道入得便可只爲萬物皆是一理學以不欺暗室爲始

欲寡則心自誠

只有所向便是欲

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即是一箇和

窮經將以致用也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今世之號爲窮經者果能達政專對乎則其所謂窮經者章句之末耳此學者之大患也

治經實學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凡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

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

學者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

學者不守文義必須背失本意一向去理會文義又卻滯泥不通

讀書當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

書曰非知之艱行之維艱此固是也然知之亦自艱譬如人欲往京師必知是出那門行那路然後可往如不知雖有欲往之心其將何之自古非無美材能力行者鮮能明道以此可見知之亦難也建立綱紀分正百修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務者治之法也

予奪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予之之意乃在乎奪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做也

怨者入仁之門爲仁之方也

問臨政惟用心於恕何如曰恕已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斯是矣何用心之云

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下之分定其民志故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

勇一也爲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於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自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洒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獨愛父母之子卻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

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主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

也

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

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先不

好了也

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

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

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

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

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

養成甚生氣質

聖人六經皆不得已而作

聖人之道傳諸經學者必以經爲本

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

克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爾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

不適用奚益哉

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

逐句看

意從心從音猶聲鼓也音不離鼓出於鼓也意不離心

己是心之發處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

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

同

問妻可出乎曰妻不賢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嘗出妻今

世俗乃以出妻爲醜行遂不敢爲古人不如此妻有不

善便當出也人脩身刑家最急才脩身便到刑家上也

問古人有以對姑叱狗蒸梨不熟出妻者無甚惡而遽

出之何也曰此忠厚之道也古人絕交不出惡聲君子

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見忠厚之至

也如必彰暴其妻之惡使他人知之是亦淺丈夫而已

君子不如此古語有之出妻令其可嫁絕友令其可交

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

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

劉蕺山曰此先生過激之論人若能勤學敬身兢兢
自持未始非不幸中之幸也

問周禮之書有訛缺否曰有之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
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伊川易傳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
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
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
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
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
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
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
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以上乾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
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
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
爲疑乎坤

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
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
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蒙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
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

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
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
義廣矣若愼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訟

師之九二謂師之主將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
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

世儒有論曇記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
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
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
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爾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職之所當爲也以上師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吝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眾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以上比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動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得安履其素乎以上履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覔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宏之度有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

忿疾之心則無深墟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諸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為也

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以上泰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則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於天子小人弗克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為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為私不知公以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大有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以上豫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曰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以上隨

幹母之蠱不可貞于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異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彖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彖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　以上蠱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敷辟萌是以漫淫不知亂之至也　臨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

識之

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后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顔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無祗悔也過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

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

復之初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屢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以上復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咎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攷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

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

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尙威刑而脩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以上大畜

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

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惟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

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計直强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坎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吝者皆浚恆者也以上恆

遯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遯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吝者皆浚恆者也以上恆

遯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

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强此之衰難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亦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屬旨臣妾吉曰係戀之私恩懷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旨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以上遯

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以上家人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惟時亦容有爲之兆者

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使之合乎故必

晹之初九當晹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蒺絕之不幾誖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同而能異耳

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明夷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

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奸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絕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蹊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以上睽

君子之過艱阻必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蹇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艱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治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尙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

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以上解

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未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 以上損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已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 以上益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不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以上夬

萃王假有廟曰聚生至眾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攬眾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財獲能祭其性然也 萃

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 以上困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 井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

有拯之不得而後隨

古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曰夫止道貴於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强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異焚燒其中烏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厭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以上艮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

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以上震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

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其所趨嚮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鼎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難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

豈惟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漸

大率以說而動妄有不失正者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惟悅是動男率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以上歸妹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以上旅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以上中孚

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悅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以上兌

方說而止節之義也

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糯節於行是也以上節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以上中孚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以上小過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柰何曰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毫髮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

伊川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餘載之後悼斯文之渥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致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閒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

也子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易傳四卷又錄程氏經說七卷提要云不著編輯者名氏皆伊川程子解經語也書錄解題謂之河南經說稱繫辭一書一詩二春秋一論語一改定大學一又稱程氏之學易傳爲全書解經具此其門目卷帙與此本皆合則猶宋人舊本也

伊川周易序

易之爲書卦爻彖象之義備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聖人之憂天下來世其至矣先天下而開其物後天下而成其務是故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順性命之理盡

變化之道也散之在理則有萬殊統之在道則無二致陰陽一道也太極無極也萬物之生負陰而抱陽莫不有太極莫不有兩儀絪縕交感變化不窮形一受其生神一發其智情僞出而萬緒起焉易所以定吉凶而生大業故易者陰陽之道也卦者陰陽之物也爻者陰陽之動也卦雖不同所同者奇僞爻雖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爲其體三百八十四爻互爲其用遠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暫於瞬息微於動靜莫不有

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義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無不包其用至神而無不存時固未始有一而卦未始有定位以一時而定象事固未始有窮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索卦則拘於无變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則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謂卦爻象彖之用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故得之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然後可以謂之知易也雖然易之有卦易之已形者也卦之有爻卦之已見者也已形已見者可以知言未形未

見者不可以名求則所謂易者果何如哉此學者所當知也

伊川禮說

三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存其略其治時尙得綱紀小正後世宮秩殽亂職業廢弛太平之功所以未至也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困後世游民多矣觀其辛苦墊隘或至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非聖人能變而通之何以免思豈可謂無可柰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

古人飲食必祭食穀必思始耕者食菜必思始圃者先王無德不報如此

自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又云祀五帝亦如之康成之徒遂爲六天之說此學者大惑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季秋享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功之時也

十全非謂十人皆愈但知可治與不可治證治分明十人皆中卽爲上

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有師以成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有從學後世師傅之職不脩友臣之義未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

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而財用足今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而山林川

澤暴殄天物亦已耗竭矣故虞衡之職宜舉也

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越故財用易給民有恆心後世禮制未脩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鮮克由禮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教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

三四 明萬曆書 約園刊本

宗子之法不立則朝無世臣須起自一二鉅公家宗法立則人人各知來處

嘉禮不野合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祭蓋燕饗祭祀皆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宮室中事也後世習俗廢始有墓祭

樂舞所以舒其性情也古人爲學自小學舞勺舞象以至大學有弦歌以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不安官守而遠相朝無足道也周禮所謂郡國耳以上周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道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隨時更斟酌而損益之耳

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

世人多讁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而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

三五 明萬曆書 約園刊本

古者父在爲母服期今皆爲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終月算可以合古之道全今之制

既爲人後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如是則不正也後之立疑議者見禮有爲其父母報便道須是稱親禮文蓋言出爲人後則本生父母反呼之以爲叔父伯父故須著道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將本生父母亦稱爲父母也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序便乖乖便不和

顏閔於孔子其成己之功與若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

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魄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依無尸則不繼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後世不知此道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耳

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七廟五廟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禰亦不害祭及高祖若止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以上儀禮

衰裳成人之服也不衣者不能衣也不帛禫袴不帛則是用布也禫今之襖不衣裘帛則常所衣者禫袴而已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主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會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如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必不肯安於此

受胙肉彈琴殆非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與則不歌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乎使其哀已忘何必彈琴

嫂叔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去也今之有服亦是豈有同居之親而無服者

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祔因其祫祧主藏於夾室所主遂自殯宮入於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在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

越紼則是猶在殯宮於時無由致齊又安能脫喪服衣
祭服此皆難行縱天地之祀不可廢則止可使冢宰攝
耳

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爲廟煩故每年於四
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
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衆而庶績
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由是敗矣

禮云宗子爲殤宗子有君之道豈有殤之禮耶又曰無
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
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此皆以義起也

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安得獨用天
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其因襲之弊
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

帝者氣之主也東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
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豈有上帝而別
有五帝之理此因周禮言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
帝亦如之故諸儒附此說正與今人說六子乾坤之外
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春秋有卜郊但卜上辛不吉則卜中辛卜中辛更不吉
便用下辛不當更卜春秋乃三卜四卜五卜至於不郊
非禮也

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
舞中節射中鵠御中度皆誠也童而習之不特精其藝
亦可以養其誠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故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
入小學十五擇其秀者入大學不可教者歸之於農三
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進退揖讓之序至於閭里
鄉黨之閒如三百五篇之類人人諷誦要之莫非止於
禮義之言十三又使之舞象然則雖求能深知義理興
起於詩其心固已善矣

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二十五年
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
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即
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收族之義止爲相與爲服祭祀相及

禮記除大學中庸惟樂記爲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
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天理云者百理俱備元無少欠
禮勝則離故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
之樂勝則流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
可行也
鬼神者造化之妙用禮樂者人心之妙用
凡祭必致齊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
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齊者湛然純一方能與
鬼神接然能事鬼神已是上一等人

坊記不知何人所作觀其引論語曰則不可以爲孔子
之言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所言蓋得此篇之意或者其
所記與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
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
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
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
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
盡者矣
常人之情縱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古者八十一縷曰升斬衰三升則是二百四十三絲於
今之布爲已細緦麻十五升則是千有二百絲今謹無
有矣以上禮記
春秋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
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
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
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豎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

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何人道備矣天運周矣聖
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仿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
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
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哉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
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
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
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贅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
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如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然後知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得行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志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羅豫章曰久矣哉春秋之揜於傳注也猶鑑揜於塵不有人括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所以有春秋傳也

伊川學案補遺卷十五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五 四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自古學之者眾矣而考其得者蓋寡爲道必充於己而後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於用然亦有不私其身應時而作者也出處無常惟義所在上仁宗皇帝書

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綴衣虎賁以爲御僕從罔非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爲人主就學所以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道何用選官設職精求賢德哉

或以爲主上方幼且當如此此不知本之論也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爲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至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感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眾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故所急在先入豈有太早者乎以上上太皇太后書

舊制公私試試上舍補內舍蓋無虛日皆糊名考校排定高下煩勞費用不可勝言於學者都無所益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今立法改試爲課更不考定高下只輪番請召學生當面下點抹教其未至所貴有益學者不失序序之體

舊制考察行藝以不犯刑爲行試在高等爲藝有注官免省試免解三等旌擢今不用舊考察法只於內舍推擇才學行藝爲眾所稱者升爲上舍學行才器堪爲時用者長貳狀其行能聞於朝廷以上三學看詳文

學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學者所矜式者長貳以下尊禮之學錄一人專主供億無其人則虛之所謂道德之士不必遠引古者以近時言之如胡太常瑗張

著作哉邵推官雍之輩所居之鄉學者不遠千里而至願一識其面一聞其言以爲模楷有如此之人至於京師則長貳造門求見道學者願得矜式之意延請啓於堂中或一至或時來或淹留旬時不可必其久速也不獨學者得以矜式而已又以見長貳之爲教不敢足諸已既上求古之人復博采今之士取善服義如恐不及乃爲教之大本化人之要道如此待之卽是尊禮所謂供億只是洒掃堂室供給飲膳學錄專主所貴整肅不須更立條目待賓師體皆相類無人則虛理自當爾只於一處立文自可見矣回禮部取文脈

朝廷分設教官蓋欲教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苟能修職則不素餐分孰大於是晉楊時書

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來相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旣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

道必矣 晉朱長文書

葬說

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之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者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埋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長爲地之美者士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子祖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唯五患者不得不愼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犁所及既愼則又鑿地必至四五丈遇石必更穿之防水潤也既葬則以松脂塗椁柳石灰封墓門此其大略也葬之穴尊者居中左昭右穆而次後則或東或西亦左右相對而啟穴也出母不合葬亦不合祭棄女還家以殤穴葬之

附錄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周濂

伊川二十四五時呂原明首師事之龜山語錄

召對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皆選老成重厚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時規諫其三令講官坐講以美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

治平二年四月詔議崇奉濮王典禮先生代侍御史彭思永疏曰陛下嗣承祖宗大統則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所生之父於屬爲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爲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不可變易者也苟亂大倫人理滅矣更稱濮王爲親是有二親是非之理昭然明也設如仁皇在位濮王居藩陛下既爲冢嗣復以親稱濮王則仁皇豈不震怒濮王豈不側懼君臣兄弟立致釁隙其視陛下當如何也神靈如在亦豈不然

除崇政殿說書在職累月不請俸吏亦不致諸公俾戶曹特給之郊廟恩不爲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召再辭不獲乃受命顧爲妻子求封耶

元符末復判西京國子監尹焞不可先生曰上初卽位被大恩不就職何以承德意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受一月之俸然後惟所欲爾

先生過成都坐於所館之堂讀易有造補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謫涪注周易與門弟子講學不以爲戹赦得歸不以爲喜

先生自涪還洛氣貌髮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伊川一日與韓持國范彝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來語大資伊川謂有急切公事旣乃是求薦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已是甚道理彝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云不然只爲曾有

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大服

先生每見後生有議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鄉志完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

先生嘗云四十以前讀誦五十以前研究其義六十以前反覆紬繹六十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

或問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得失之累奈何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又問在己何

元祐初起伊川詣曰孔子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吾思起草萊巖穴以紓澤太平而大臣以爾好學篤行薦於朝願得試用故加以爵命起爾爲洛人矜式此故事也盛名之下尙謹處哉

紹興元年敕通直郎詣曰朕惟周衰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之學者違道以趨利舍已以爲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閭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訓

誁

子端中序伊川文集曰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行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晁景迂答袁季卓書曰伊川之學使人於一德有所入或仁或孝入德而至於敬其徒則謝顯道楊中立游定夫張思叔其書則易傳存於世而春秋方具稿草授之思叔今不知存亡

楊龜山曰仕道與祿仕不同當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祿令兼數局如鼓院渠陰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爲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爲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爲是也

尹和靖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

郭白雲曰太衍之數自唐以奇爲扐以扐爲掛以正策數爲餘數殆今五百年矣雖名之不正義亦難通而其數尚未失也至一行之學直取三多二少之象以畫奇偶不復問其數此與揲蓍代蓍無以異四十九蓍於是直可廢也百世之下康節先生出而後明言策數橫渠先生出而後明言奇扐伊川先生出而後其法大備學者於是復知聖人生蓍立法之意斯道不可得而絕矣

胡五峯曰二公倡久絕之學於今日其功比於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劉子卿曰伊川先生與兄明道先生倡道學於洛中世謂之洛學

張南軒曰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於居敬窮理二事取其書反覆讀之亦可以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互相發也

又曰伊川之言看得似平易而研窮其味無窮

朱子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

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後數千載乃始得二程出來發明此理秦漢以下直是說夢

又曰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此理方說得透

又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

又曰今之想像大程者當識其明決中和處小程者當

識其初年之殷教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又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是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
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功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
又曰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
又曰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又答呂伯恭書曰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

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平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爲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又爲先生像贊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宜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又程氏遺書後序曰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

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閒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

又語類曰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譏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然後人遂爲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艱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要把來溫審不是方理會

又語類曰橫渠云置心平易始知詩然橫渠解詩多不平易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爻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眞看易之法然易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艾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朋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卻是此善觀伊川者陸子靜看得一程低此恐子靜看其說未透耳譬如一塊精金卻道不是金非金之不好蓋是不識金也

施孫碩序伊川至論曰孟氏之後獨伊川以孔孟爲師以正心誠意爲本體之足以修身事親推之足以致君澤民學者能深求其旨而篤信之亦趨聖域之徑路

魏鶴山曰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故無智愚皆知好之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提要謂程子不信邵子之數故邵子以數言易而程子此傳則言理一闡天道一切人事蓋古人著書務抒所見而止不妨各明一義云

臧格謚議曰緬維伊川先生材質勁正法度森嚴凡所爲造理淵源闡發微旨者無非明天下之正理行天下之正道貫通融液有不待閑邪而誠自存者竊窺仞牆方且自敬而又曰入道莫如敬不敬何以致知曰主一之謂敬不一則二三矣至於涵養則是敬急迫則非敬

其蓄察之深似若一毫不敢少乖先生之學專以敬爲主充養既至固宜粹然一出於正也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伊川曰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宗會法今不傳岑參有韋員外花樹歌君家兄弟不可當列卿太史尚書郎朝回花底常會客花撲玉缸春酒香韋員外失其名此詩見一門華鄂之盛

黃東發曰顏子所好何學論謂其學以至聖人之道養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叔子之言而

義爲疏噴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不媿矣

郝陵川爲兩先生祠堂記曰千載而下聞而知之高明正大獨造自得窮神知化以道自任憂天下之不行恥一人之不知舉世非之而學益粹霽碎電折而志益堅匯源委於六經集大成於一易傳聖之心續道之統得孟氏之學學者宗之伊川先生也

又周易外傳自序曰夫漢魏傳注之學則至於魏王氏唐宋論議之學則至於宋程氏故備錄二氏以爲諸家折衷

陳定宇中庸口義序曰程子曰中庸一書始言事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其言約而盡矣

宋潛溪諸子辨曰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叔子書其門人楊氏變語錄而文之者也前有序不著氏名東陽馬翁云相傳爲廣漢張栻作序稱得諸子高子家傳以其卷次不分編類不別因離爲論道論學論書論政論事天地聖賢君臣心性人物十篇欲其統而要非求類夫論語之書也予取觀之實皆叔子之言而

伯子之說附焉辭極變古雖間有稍離眞者亦不遠矣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存目有伊川粹二卷蓋即是書特卷數不同耳

又記九賢遺像曰伊川程子貌莊嚴顴微收色黃而澹目有稜角鬚白而稍短在頰者尤短而翩翩若飛動帽袍與頎咸如明道儼而立剛方莊重凜然不可犯

張天如曰孝宗實錄云伯恭蒐猶前輩名人文有通經而不能文辭者亦厠其間蓋指伊川也時韓侂胄方以道學爲禁故史官詆伯恭而牽聯伊川然讀先生諸作正使宋代文人措手不得

馬平泉曰陸象山謂伊川書開卷便覺刺目其信也耶然人情樂恣肆而惡繩檢世風頹敝流而日下不有砭之將安極哉叔子懷方嶽嶽果確凝重雖末必悉合於聖人之道要爲世開所必不可無之人醫之

棟宇其乾坤之柱石歟

陳碩士師宋先生周易注序曰治易而欲有益於學者之身心舍宋儒之道無由也余嘗謂王輔嗣注易明於人事首變漢儒之法雖言理精密不及宋儒蓋其學未有以副之然循其說以立身行已亦足以發

明剛柔進退義利公私之辨矣故程子言治易使人先諷王氏注誠有取爾也夫王氏且不可廢況程朱乎

又輔孝二書序曰程子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於不慈不孝朱子嘗述伊川之小地而呂伯恭之不知是也然則事親者之於二術固宜盡心焉昧沒於平時而鹵莽於臨事均謂之不有其親

又束習之曰吾人爲學固以收斂靜一爲主收斂靜一則得自覺其非所謂學然後知不足也知不足則惟勉以期其足而已而顧自況愈下若有所不勝然者則是以自下之心而反入於自畫之意以至謙之意而反成爲自滿之心其辨在幾微之間而其失爲終身之累程子曰人有過惟改之而已悔之過甚亦足爲心累夫自視抑責之意過多則古人暇豫自得之意不見而吾之學遂難以底乎正大光明此非篤

附傳

隱君王先生佺期

王佺期字子眞口口人來洛中居於劉壽臣園亭中一日出謂園丁曰或人來尋愼勿言我所向是日富韓公來見焉不遇而還又一日忽戒洒掃又於劉丐茶二杯焚香以待是日程伊川來款語終日蓋初未嘗夙告也劉詰之曰正叔欲來信息甚大又嵩山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謂其獨窮經之士特往造焉董平日未嘗出庵是日不值還至中途遇老人負茶果以歸且曰君非程先生乎伊川異之曰先生欲來信息甚大某

特入城置少茶果將以奉侍也伊川以其誠意復與之同至其舍語甚款亦無大過人者但不與物接心靜而明也和靖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也二程外書

附錄

伊川先生曰聞言語道出做甚頤所以不曾作詩今寄謝王子眞詩云至誠通化藥通神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時還解壽斯民子眞所學只是獨善雖致誠潔行然大抵只是長生久視之術止修一身因有是句

伊川家學

程先生頤

程頤伊川族弟知好大學伊川於其眷中獨與之言易

康節孫博與之善嘗從之得書疏一通伊川手迹也曰為易學者王輔嗣胡先生王荊公之說讀之無餘事矣

邵氏聞見後錄

縣令程先生沂

程沂字詠之洛人伊川從子紹興間知崑山為政中和有古循吏風

姓譜

伊川門人

司馬先生植 詳見百源學案

州守鄒先生柄 詳見陳鄒諸儒學案

夏侯先生旌 詳見陳鄂諸儒學案

八行劉先生愿

劉愿天水人天資耿介時王荊公新書盛行學者靡然向風先生獨不喜穿鑿附會之說潛心伊洛之學後以八行舉 姓譜

倉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詳晁景迂學案

忠簡趙得全先生鼎 詳趙張諸儒學案

縣丞張先生良裔

張良裔字景先寧化人篤好程氏之學建炎中第調臨川簿不就郡守高其行復辟爲武平丞 姓譜

李先生則

李則字康成龍溪人試太學不得志浩然東歸教授生徒如楊汝南李愐輩皆出其門累薦鄉書紹興間以特科授桂嶺簿攝富川令調德化所至有惠政先生學得之程淳二家有文集教人以仁義爲本 道南源委

羅先生志沖

羅志沖台州人潛心六經最精易作解發明程氏爲多

姓譜

潘先生文饒 閩

吳先生口

梓材謹案先生正肅之父講伊洛書知持敬之學

程氏續傳

程先生成甫

梓材謹案先生蓋伊川之後朱子嘗答其書謂能守其門戶而不失其學問之博云又案阮亭居易錄引楊君謙廬陽客記言伊川子孫在英山不知何據葉紹翁三朝聞見錄紹興元年褒錄程頤子孫觀之源二人居池州考褒錄事在嘉定十七年其云紹興元年誤先生蓋即觀之取諸通觀厥成之意耳

監丞程先生源

程源伊川嫡孫南渡後無嗇殊甚嘗鬻米於臨安新門之草橋著爲道學正統圖嘉定十七年訪求伊川後特與錄用補迪功郎除二令監丞 四朝聞見錄

梓材謹案先生爲伊川四世孫蓋四世之嫡孫耳

附錄

嘉定十七年授迪功郎制曰朕惟道德性命之旨具載魯論孟氏之書關洛諸儒講明益備崇何頃歲各欲專

門遂致遠來橫生邪說朕所以悉贈先儒之謚幷及張
呂之儔曲阜來歸旣尊崇於孔氏元日發制復訪後於
伊川觀之年高廩而奉祀（楊時案觀之伊川
三世孫源之父也）源方强仕
遂命以官庶幾感發人心推明道統俾務躬行之實無
爲邪說之歸爾其懋哉朕意深矣可特授迪功郎
程洛水行先生特授行籍田令制曰睠維爾祖之賢一
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源啓鑰抽緘用
以開明於後學求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
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
或顚寘於邪僻克遏先訓尤殫乃心

李氏門人

縣令楊先生汝南

楊汝南字彥侯龍溪人紹興進士調贛州教授改廣州
嘗掇詩春秋中庸要旨經說三十篇以授學者仍表進
於朝祭酒楊椿曰眞師範也用薦改知古田縣修學舍
置學田考德勵業士大德之與郡人高登廬陵楊萬里
並以節義相砥自初仕卽以廉平公勤自勵故所至有
聞第扁其堂曰不欺（道南源委）

李先生恂

李恂

吳氏家學

正肅吳先生柔勝（詳見晦翁學案）

伊川續傳

侍郎鄭東谷先生汝諧

鄭汝諧字舜舉號東谷處州人仕至吏部侍郎著有東
谷易翼傳二卷其言易宗程子之說所謂翼傳者翼程
傳也（四庫全書提要）

論語意原自序

聖人之言溥博淵深非若諸子可俄而測度也漢唐以
來鮮有識其旨者本朝二程橫渠楊謝諸公互相發明
然後此書之義顯謂諸公有功於此書則可謂此書之
義備見於諸公之書則不可何者言有盡旨無窮譬之
山海之藏隨取而獲取者雖夥未能竭其藏也舉者志
於自得而已徒取信於他人之得不知反吾心以求其
得謂是口耳之學君子無取焉予於此書少而誦長而
辨研精覃思以求其指歸積有年矣日進月化頗窺聖

心之萬一既斷以己說復附以諸公之說理之所在不知其出於人也出於己也期歸於當而已

附錄

朱子曰贛州所刊論語解乃是鄭舜舉侍郎者中間略看亦有好處

眞西山序論語意原曰東谷鄭公之學本於伊洛諸君子而沈潛玩繹必求至於深造自得之地易與論語皆其用力書也

曾孫陶孫跋易翼傳曰惟曾大考歷事四朝紹熙得謝

後屢召不起與誠齋同被褒異出處同則其著書亦同於翼經而已至於誠齋不能無異同者亦猶於伊川不能無異同也善讀者諒能因其同而觀其所以異因其異而究其所以同者焉西山先生不云乎其不同也乃所以相發也

梓材謹案陳直齋書錄解題言先生立朝多爲善類所不可至互相排擊故其曾孫有異同之說四庫書目提要言翼程傳亦時有異同如程子解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以爲外物不接內欲不萌郭忠孝得其說而守之遂自號艮山以是爲儒者之至學也朱子所解雖微異然亦以是爲克己復禮之義獨汝諧以爲艮其背者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也不見則亂矣故停拔得善言善行即以訓子若孫大監王雙溪扁以靜

勝程沼水亦嘗爲記之往侍伯父宦遊姑蘇惠山梁溪之勝適得一區遂居焉園池靚深日與高人勝士觴詠爲樂沼水又嘗爲作漢隸山堂方壺四字揭之平生睠利鴻毛重義邱山訪文正范公之孫求義莊規模亦爲義廩以惠族屬晚遇東朝錫類之恩以請拜承務致仕之命以徼疾卒於錫山予自任自立皆能力學世其家

程沼水集

州守趙東山先生充夫 別見趙張諸儒學案補遺

薛玉成先生疑之

朝請劉靈山先生厚南 並詳慈湖學案

通判王東巖先生與之 附師陳松溪

王與之字次點樂清人從松溪陳氏學盡傳六典要旨遂著訂義八十卷郡守趙汝騰進之朝言先生踐履無玷守節不踰皓首著書眞經明行修之士其書精粹可稗聖朝之治授實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年九十七卒姓譜

梓材謹案眞西山序周禮訂義言先生學本於程張而於古今諸儒之說莫不深究云又案西山爲作銘

周禮訂義

之征成周止以六尺七尺之上下均其多寡非如漢之有更錢隋唐之有庸錢也

民心無常難合易睽惟夫牧以地長以貴主以利東以治藪以富足以繫民之身師以賢儒以道足以繫民之心宗以族使知親不可離友以任使知交不可倍然後相安相養相親相遜雖有變故之死靡他後世九兩既廢人心亦離匹夫匹婦不獲所求而有樂郊樂國之思會子所謂上失其道而民散也

三曰廉敬敬則於心不欺於事不苟四曰廉正正則據而何農工商賈市廛井里室廬者非居民而何桑麻穀粟之所出山澤林麓之所生非地利而何攷小宰言六

官設屬各有六十今治官之屬六十有三教官之屬七十有九禮官之屬七十有一政官之屬六十有九刑官之屬六十有六事者秦火之餘簡編脫落司空之屬錯雜五官之中先儒莫之能辨遂以考工記補之其實司空一官未嘗亡也夫考工記可以補周官者非三十工之制有合周之遺法也獨考工之序其議論有源委非深於道者莫能之夫論百工之事不止於工上立說上而本於王公士大夫則知工雖末伎非王公發明乎是理士大夫推而行之其藝固不能以自成下而及於商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無處不有學退在學校受

旅農婦則知工雖有巧非商旅之懋遷貨賄農夫之劬力地財婦工之化治絲麻其材於何而取給也創此者有知述此者有巧業則傳於世守功則歸於聖人工何嘗獨立於天地間能使器利用便乎惟此等議論近古足以發明聖經之祕此所以取而爲補亡之書也考工記

黃東發曰周禮出於漢末鄭氏謂漢興購求司空不得恐未可信今以五官所餘之數合考工三十之數目可足本篇六十而謂先儒莫之能辨此豈難見之事而先儒莫之能哉或疑此書正因晚出故爲全必叛劉歆不可任重後全作亂郡官多被其禍獨先

錯脫以示其爲古未知然否然五官之屬皆差互不倫非特司空一官而已也

雲濠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周禮訂義提要言其所採舊說凡五十一家然唐以前僅杜子春鄭興鄭眾鄭玄崔靈恩賈公彥等六家其餘四十五家則皆宋人凡文集語錄無不搜采盡以義理爲本典制爲末故所取宋人獨多又言其註考工記據古文尚書周官司空之職謂冬官未嘗亡實沿俞庭椿之謬說然俞氏淆亂五官臆爲點竄王氏則僅持是論而不敢移掇經文視俞氏爲有間云

大理陳訥齋先生德豫 別見明道學案補遺

陶先生蕭

陶蕭字南仲清湘縣人自幼資稟軼羣淳熙間程氏之學盛行先生得諸師友口誦心維期達諸德業既再冠鄉舉會學禁事起退而教授鄉里嘉定禁弛其志少伸乃舉七年進士歷任昭州教授丁母憂服闋辟僉書樞林州軍事判官卒年七十二蓋其爲人神整而裕節安而和云魏鶴山集

知州章桐麓先生樵

章樵號桐麓昌化人鄒公得象之裔也嘉定進士歷海州高郵山陽教官尋知漣海軍一再上時相書力陳李

生率諸生盛服坐堂上講誦賊至斂刃而退後竿其賊通判常州皆以廉公稱侍御史洪咨夔舉其有守召監登聞鼓院尋以疾丐歸授朝散郎知處州事卒先生學宗伊洛議論通暢識達時務所著書有集曾子十八篇章氏家訓七卷補注春秋繁露十八卷補注古文苑二十卷 姓譜

張墨莊先生泳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李先生明復 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縣丞鄒先生安道

鄒安道臨川人淳熙進士官至金壇丞深於易作易解發越精蘊學易者皆宗其說（江西通志）

鄒氏易說

上九之亢雖有悔矣而猶有善用之道焉自初至五潛見飛龍謂之羣龍皆以無首而吉至上九則爲首矣能見羣龍之無首而亦不敢爲首焉則悔可亡而反吉也

黃東發曰此說於程傳所主經文不可爲首之義既合於晦庵卜筮取象之義亦合

九四非以陽居陽而在三五重剛之間故亦曰重剛

天玄地黃衣上裳下君臣之辨也臣當守中處下六五居大臣極位故必黃裳而後元吉

黃東發曰此亦體伊川言外之意而不外經文

初九能得民建以爲侯分民而治庶幾人得其主而有所統一則屯難亨矣

黃東發曰此說於朱說立君者可相通而無自立之嫌

穴以況陰之所居亦可不足以過三陽之進雖見復而未甚故出自穴以避之三陽既克六四以進九五與三陽同類無所復事矣故上六因得以自安是謂入於穴

三陽來則敬之終吉

地中有山此亦實象如深谷爲陵是地中有山而深者可以獲益故爲謙之象

黃東發曰亦有理然天在山中豈必實有其事此特就卦取象耳

澤中有雷此收斂於兌之時也

臨九二之應六五非專以順命爲感其閒容有未順者而無害其爲咸也未者特未定之辭

黃東發曰此說疑經文

雷電噬嗑象亦云雷電合而章不必以是疑經文

出入无疾出入云者昔之出而今入也

或者繫牛於此自以爲固矣繫脫而不知牛之所之以出意外牛爲行人所得而乃責得於邑人豈邑人之罪哉此爲无妄之災也

澤上於天勢必將決於下流君子觀此象以之施祿則可以之居德則不可

萃亨萃者聚也民富物阜財力有餘之時也萃則亨矣

鬚所以禦惡而潔井

孚乃利用禴用禴在既孚之後
出可以守宗廟以爲祭主也天子巡狩親征諸侯朝覲
會同皆世子主祭震爲長子故此卦以君出子在爲言
不雜君父共國時也

黃東發曰此說釋程傳之意可明

剛動二陰之下欲以威加者也初九一震六二喪其勢
則然也九四之震泥矣五自億度知其無能爲也五之
所有事者可無喪焉故曰億無有事五之柔中能勝天
下之剛其事在此象曰其在中大無喪也謂之大見其

必無喪也
山上有木止於下而漸於上者也其日夜之所息雨露
之所潤豈一朝一夕而遽致其高大哉
牀尊者之所據也巽在牀下則其屈已甚屈於人者
非怯則諂皆不免有咎惟用之於史巫則吉而無咎蓋
祝史通人意於鬼神巫以鬼神之意告於人皆交於神
者交神豈容詐哉是以雖尚口而巽紛然其多不過通
其誠意故得无咎
悔亡然後田獲三品也巽若無能爲者易於有悔大
又將入於未濟而飲酒之樂信乎其無復災
處之天下之事可以濟矣雖飲酒宴樂信乎其無復災
首有孚失是易六十四卦以未濟終之未濟六爻又以
飲酒濡首終之此易之爲道懼以終始歟
子曰易其至矣乎此章言聖人體易之道而與天地相
似易與天地同出而聖人獨得其要
程先生公許 詳見二江諸儒學案

周先生師銳

周師銳字儀父東陽人嘉定元年武舉進士第一人任
至知封州以本初舉進士不利乃就右科廷對讀萬

言貫穿六經論孟伊川程氏師卦之旨眞西山考藝殿廬異之遂冠上第語人曰此雖文舉亦當爲首選隆慶東陽志

程先生公說闕

員外劉介白先生揚祖

劉揚祖字宏宗慈溪人幼有志操穎悟絕人崇伊洛正學鼎定三年進士歷校書郎時賈似道執政內外爭附先生獨挺然無忌言事忤旨斥監沅東稅官至刑部員外郎宋亡徙家雲湖山自號介白散人以示不臣於元

姓譜附錄

趙寶峯題介白先生像贊曰仕宋場節避元不臣生扶世道死惠鄉民

侍郎林先生鉾

知州許先生子良 並見濂溪學案補遺

縣尉徐先生之綱

徐之綱字漢臣世家單州後徙濟州金以詞賦舉進士

先生爲詞賦大有能名會金將亡不得試作賦說以示

舉者第閑閑微合金宋體指摘昔人鉅作纖然不少讓上論隋唐曲盡幽眇久而曰是果爲累耶益探道理以河南二程江南朱張胡蔡爲根柢窮春秋易二經其言春秋失始三傳左氏誣爲甚常事不書聖人之旨也易更三聖麻衣誠僞書夫子十翼功並日月其言與朱文公合當是時南北未混意識卓絕尙友於千載其言論金士疑之宋號以儒立國論亦如其言所爲書棗齋默志三卷通融賦說三卷麟臺雜著七卷元略中原定地戊戌歲始招輯儒士先生以明經選益都於時李璮以諸侯兵分省先生以府學教授佐省事璮喜儒聞問攻戰成敗陰蓄甲士習勞苦先生講經曰使民以時相君不知也璮默然又曰平王威烈周之衰也戰國之士知諸侯而不尊周周世河北將士尊藩鎮而不知有唐其言簡直遂黜爲滕州滕縣尉中統四年卒年七十有五

清容居士集

金先生弼高

金弼高字與贍蘭谿人仁山先生之兄也數歲就學穎悟日進先生長者命之聯詩曰勳業歸卿手即拱手而

對曰詩書養我心聞者驚歎比長讀聖人之經常欲體
諸躬行之實凡一舉動輒引經爲據而後爲之教諸弟
自句讀至能文其勤不倦其學始務宏博淳祐辛亥疾
後一以理義之學自涵泳程朱之書不釋於前寶祐丁
巳卒病時以學道未成爲憂且勉諸弟以學云金仁山文集

校書李先生用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趙鼎峯先生貢鈞

趙貢鈞新安人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

宋亡不復仕爲鄉之經師吳草廬文集

梓材謹案先生號鼎峯見萬姓統譜黃氏千頃堂書目稱其以春秋教授鄉里

鄒氏同調

王先生之佐

王之佐字國材臨川人自謂普人以老易並言遂矯誣聖經以證虛無之學至伊川始言理以究其精微晦庵始言吉凶以復其本義繼此言易者紛紛匪贅則鑿否則淪於虛無者有之臨川鄒氏解六十四卦其後先生繼之解彖辭始明白守正不鑿用程朱之說而理自然相

符先生及鄒氏與象山同以明經薦於鄉名聲實相上下云黃東發文集

劉氏家學

劉先生榮祖

劉先生道中合傳

劉榮祖介白從弟官華亭主簿介白徙家雲湖寺之東原更求其西茅山建介白樓以爲隱居讀書之所時先生與介白季子參知政事道中俱未仕時與講解經傳慈溪縣志

金氏家學

文安金仁山先生履祥詳北山四先生學案

趙氏門人

俞先生皐

俞皐字心遠新安人著有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吳草廬序之云其學博其才優其質美從趙君良鈞學春秋恪守所傳通之於諸家又稱其居朱子之鄉與人論經一則曰趙先生云二則曰趙先生云學而能若是者鮮矣予是以喜之之深也云吳草廬集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凡例

自晉杜氏注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而不考其義啇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之書雖分析詳備然亦未嘗以義言之遂程子爲傳分別義例而學者始得聞焉愚今遵程子說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爲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如此而其辭例如此者是所謂例也其有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則見各事之下非可以例拘也且如殊會其辭雖同而其義則不同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而殊會是抑之而不使其抗若曰諸侯自爲會而後會吳不使與諸侯列也又如歸來歸復歸歸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婦人謂嫁曰歸而書來歸則出也諸國君大夫出奔而復則書歸而書復歸則義不當復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譏其過時始至之失也至於季子來歸齊人來歸鄫鄫譴貶陰之田此又喜其歸異其辭以喜之也凡此皆辭同而義不同者也又如國君奔一也而內奔書遜

弒君一也而內弒書薨不地殺公子一也而內殺公子書刺凡此皆事同而辭不同者又如易田書假城虎牢不聚鄭戍虎牢曰鄭因會伐而朝書如凡此之類乃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也是皆不可以例拘也學者誠能熟玩程子傳以求其意至於沈潛反復一旦豁然貫通庶乎可窺聖人用心之萬一也又奚待愚言之贅云

梓材謹案四庫全書著錄先生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提要稱其從趙氏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氏傳亦與同列吳草廬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其自序稱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爲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詞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不同者反覆申明不可拘例之意玩程傳均無一字及胡氏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並論之云

程學之餘

補

判官張中庸先生特立

附錄

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焉

世祖在潛邸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就道故令趙
賈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澤

中統二年詔曰中庸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
亂不改故常未遂邱園之賁俄興寤寐之悲可復賜前
號以彰寵數

補通判李蒙齋先生簡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其從子楫云公登咸淳七年
進士歷嚴州推官與方虛谷同事方以嚴郡入附
公不肯署被擄伯顏釋之辟差同知江西贛州路
總管府事勒令之任中道走歸隱居養母十餘年
會拘刷宋故官不奉詔者族其家公垂涕曰安有
爲人子而棄母者哉因出受令蓋後以中順大夫
致仕又號不不翁所著又有尚書
毛詩二傳樗疑禮記春秋辨證云

王先生仲徽

王仲徽

杜先生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南渡河
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眾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
先生始正大末卒金史

文忠郝陵川先生經詳見魯齋學案

貞敏蕭勤齋先生斗斛

文貞同榘庵先生恕並詳蕭同請儀學案

黃先生澤詳見草廬學案

程先生龍

程龍字舜俞號蒼軒婺源人登宋景定乙丑第後至中
順大夫同知鄉郡致仕補程子三分易圖刊行外有弄
環餘說筮法等書董季真說

梓材謹案經義考引其從子楫云公登咸淳七年
進士歷嚴州推官與方虛谷同事方以嚴郡入附
公不肯署被擄伯顏釋之辟差同知江西贛州路
總管府事勒令之任中道走歸隱居養母十餘年
會拘刷宋故官不奉詔者族其家公垂涕曰安有
爲人子而棄母者哉因出受令蓋後以中順大夫
致仕又號不不翁所著又有尚書
毛詩二傳樗疑禮記春秋辨證云

太中保入先生

保入字公孟號普庵嘗官太中大夫黃州路總管兼管
內勸農事著易源奧義周易原旨周易尚占統名易體
用任士林序之牟巘跋云普庵傳聖人之全經以善其
用於今日必有無體之體參四聖人之純心於三千七
百年之上者於易爲圖象爲原旨予驚歎之經義考

梓材謹案保入今改正爲寶巴四庫著錄易原奧
義一卷周易原旨六卷書目提要云寶巴色目人
居於洛陽書名易體用本程
子之說卽卦體以闡卦用也

敬論唐先生朝

王先生申子　並見濂溪學案補遺

主簿李先生鳳附師孫曼慶

李鳳字翔卿一字舜儀大名東明人幼嗜學休沐不廢從鄉先生孫明復學時久之曼慶謂先生曰詩吾無以加子矣其爲義理之學乎先生遂屏絕金末律賦舊習而究伊洛之遺書寒暑不懈嘗製粥未熟而臨卷有得不知釜之焦也初從太史氏測景陽城留居嵩頴聞讀書三年而後歸爲鄉學鄉城病遠東明遠近學者從之常以百數稍遷廣平學正大德丙午始除國子助教在事授徒淇上河南失守由青齊浮海船以歸王逢說

附錄

先生居成均有傳其子好文所著古文數十篇至京師張中丞養浩元學士明善一見驚異即列薦之於朝先生慨然曰斯文之事屬諸吾兒可也

提學蒲順濤先生道源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編修程積齋先生端學　詳見静清學案

鍾先生律

鍾律字伯紀汴人鄉貢進士爲儒學官前後徵辟並以疾辭有大學補行於世王逢說

附錄

戴九靈序先生春秋榮斷補遺曰其意以爲學春秋者多蔽於傳家窾貶之說而經旨有不明其能脫去宿弊一以經文爲正者又往往於筆削精義而或昧焉今故採擇諸家格言之合於經者附於各條之下間有未足則以己意補之而題以今名蓋取程叔子爲榮經爲斷語也

沈先生易

沈易字易之松江人嘗爲淮安分省幕吏擢理問所知事授徒淇上河南失守由青齊浮海船以歸王逢說

梓材謹案先生一字翼之著有孝經旁訓一卷陳櫟儒序之云吾鄉沈翼之先生自號疏食野人當元至正開碧峰俠負奇才公卿不能用退而與廬陵權公游得濂洛眞傳隱居授書出入必依於名教所著述甚衆孝經旁訓其一也

梁先生建中

梁建中錢塘人早嗜伊洛之學復有志於文詞下筆淵源有自其文杭州府志

鄭氏續傳

鄭先生滌孫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鄭先生陶孫附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文獻門人

總管劉先生秉恕

劉秉恕字長卿邢臺人文正公秉忠之弟好讀書受易於劉文獻祖遂明理學世祖召見擢禮部侍郎歷彰德懷孟淄萊順天太原五路總管所至皆有惠政召除禮部尚書出爲淮西宣慰使歷湖州平陽兩路總管年六十卒於官元史

杜氏家學

文獻杜緱山先生瑛 別見張祝諸儒學案補遺

李氏家學

承旨李先生好文

李好文字惟中東明人稽其深靖有學見學古錄 登至治元年進士第授大名路濬州判官入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國子助教泰定四年除太常博士白長院書選僚屬數人請出架閣文牘以資採錄三年書成名曰太常集禮歷改禮部尚書至正九年出參湖廣行省政事改湖北廉訪使尋召爲太常禮儀院使於是帝以皇太子年漸長開端本堂命擇太子入學命先生以翰林學士兼諭德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於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略釋以經文又取史傳及先儒論說關治體切經旨者倣眞德秀大學衍義之例爲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奉表以進詔付端本堂命太子習焉先生又集歷代帝王故事總百有六篇一曰聖德二曰孝友三曰恭儉四曰聖學以爲太子問安餘暇之助又爲書曰大寶錄曰大寶龜皆錄以進焉久之陞翰林學士承旨乞致仕以一品祿終其身元史

文獻續傳

承旨劉先生賡

劉賡字熙載文獻之孫幼有文名至元間用薦者授國史院編修官纂遼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復爲翰林學士承旨久典文翰當時大製作多出其手以耆年宿德爲朝廷所推重云元史

梓材謹案先生爲尚書之孫而師學士承旨王磐最久虞道園爲神道碑言其論文則淳厚而不浮論治則平易而不柔用能以老成爲國耆蔡長儒林藝苑者數十年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七

後學鄞　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　同輯

橫渠學案補遺上

橫渠先緒

補張先生迪

雲濛謹案先生爲橫渠之父國朝雍正二年從祀崇聖祠

高平門人

補獻公張橫渠先生載

雲濛謹案先生淳祐元年從祀廟廷國朝雍正二年改稱先賢

梓材謹案黃氏日鈔載諸儒從祀封爵云嘉定十四年知漳州魏了翁又爲橫渠先生請謚博士陳公益請謚達禮部侍郎請謚誠明或誠了翁入爲太常少卿定謚曰明宋史本傳亦云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明公李氏道命錄云禮部侍郎某議於明誠中三字內取一字用之蓋一時之華甫時爲太常少卿定謚誠獻者以擬用誠字及考諸謚法則至誠域神曰誠議者以爲不可用遽躬書監去奉常迄今未定也李氏序道命錄時在嘉熙三年之五月是先生之謚時猶未定或卽定於是年本傳所云嘉定十三年冶嘉熙三年傳寫之誤要其謚明者性理羣書酒曰謚獻豈其後又定謚爲獻耶

梓材又案郝文忠公爲周子祠堂碑云一傳而得程顥程頤張載再傳而得楊時游酢卒之集大成於朱熹似以橫渠爲周子門人蓋在私淑之列耳

文忠又爲太極圖說云邵康節圖先天以盡卦之道張子厚爲西銘合理周茂叔圖太極以盡易之道張子厚爲西銘合先天太極之旨總爲人道探於宓犧氏之先繼於

仲尼之後再造人極而天人之事
益備是周張傳道之緒也故云爾

西銘

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
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
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
人觀之四肢百體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
不可以加膝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
其中矣

朱子西銘注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
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
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
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
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
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
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

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
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
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
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
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
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
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
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

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過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順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在我所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申生也申生無所逃之則亦天之舜也

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貳而脩身以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

矣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
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
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
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
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
亦一而已矣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
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
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

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梓材謹案宋子荅吳伯豐書改此條朝聞夕死十字作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

又荅南軒書曰天地之開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
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
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
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
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

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
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
流於兼愛之弊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
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
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
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意言之表然後
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
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
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
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

又與郭沖晦書曰讀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
西銘專爲理言不爲分設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
生所以示人至爲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
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爲父坤
之爲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也父
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民
爲同胞物爲吾與者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

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眞以爲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豈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孚也是窺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眞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以破人之牿於一己之私哉

張南軒西銘說曰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疏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勝而其流弊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夫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體爲無蔽也

如以民爲同胞謂尊高年爲老其老慈孤弱爲幼其

幼是推其理一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爲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爲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度性善書晦庵所釋西銘後曰程子嘗謂韓退之原道之文非其胸中識見之高安能於千百載之下辨別是非斷然如此然其言止及於治天下之道而未及乎性命之蘊其於本末猶有未備若張子之西銘則原道之祖宗也自今觀之漢魏以來溺於權謀功利之習無有能言大學之道以覺當世者獨韓子於原道之篇主正心誠意以爲說是其所見聞已超出乎諸儒之等夷矣然其所以爲言則斷自正心誠意以下而不及夫所謂致知格物者何哉夫欲明大學之道而不自致知格物以推之豈惟天下國家之理有所未盡反之吾身亦將有所未察此張子西銘之書所從以作也歟先生嘗謂正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人物之所資以爲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某初讀西銘時便得此意其後因補葺之以釋西銘先生之於西銘因張子之意而推明之精粗本末無不曲盡然此二語者蓋先生之釋西銘之綱領而學者之所當知也覽者更自求之

眞西山曰先儒張氏作西銘即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略謂天之予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即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釁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思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盡孝之至則仁矣張氏之論極其精詳嘗即全書而熟復之

饒雙峯西銘解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兩節前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

事父母何謂人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過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

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過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

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爲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卽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人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舉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爲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爲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己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旣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己私而欲其順天理過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天以至健而始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

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爲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爲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爲宗子大臣者爲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爲兄孤弱者爲弟聖者爲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爲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爲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爲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

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是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是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夫子所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事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吳草廬論銘解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保者持受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父母之理非子之翼敬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誖之悖德天理害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爲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惟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爲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爲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純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所存之志矣此造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己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其養雖於屋漏之奧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存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於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

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愧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忝然後可以至於善繼志善繼志者然後可以善述事也

東銘

口口補注曰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支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心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爲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爲過動謂之過者皆誤而非故也或者吝於改過遂以爲己之當然是自誣其心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此夫子所謂小人之過也必文孟子所謂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戲譎出於心思乃故爲也不知所當戒徒歸咎以爲戲則長傲而誤愈滋矣過誤不出於心思乃偶失耳不知蓋咎於偶失反自誣以爲實然則遂非而過不改矣學者深省乎此則崇德辨惑矯輕警惰之功亦大矣然其於戲且誤者克治尙如此之戒況乎過之非戲誤者豈復留之幾苟以累其身心哉或者以戲言戲動之由於心者歸咎爲已戲而不知戒已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爲已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

又曰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於故誤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爲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誤爲誠而至於遂非是思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爲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爲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深矣

劉蕺山曰千古而下埋沒却東銘今特爲表而出之緣儒者止善講大話也余嘗謂東銘遠勝西銘閱者

正蒙

愕然

范育正蒙序曰嗚呼道一而已亘萬世窮天地理有易乎是哉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閒語小入於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爲妄故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眾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那

說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誠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人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於斯文矣

胡五峯正蒙序曰先生聞起從仕道大不偶以疾歸休著書數萬言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而諸家所編乃有分章析句指意不能閎深者錯出乎其閒使人讀之無聾聾不倦之心思以

傳久不亦難乎今就其編別摘爲內書五卷外書五卷傳之同志庶幾先生言大本斥異學之志遠而益彰雖得罪於先生之門人所不辭也

口口補注曰太虛無形即氣之本體在人至誠無感即性之淵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閒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

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爲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盡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

天與道在天者也性與心在人物者也

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神之所以流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 以上太和篇

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歟參兩篇

朱子正蒙說曰論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

云者正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玅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言道理惟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爲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概可見矣

正蒙是窮盡萬物之理

黃東發讀橫渠正蒙曰造化難測橫渠思索最精辰象隨天而遲反成逆行此理於雲運月駛可驗又曰賢才出子孫才亦氣曰至而滋息之類也

又曰論性之廣大無如萬物一源之語論性之精切無如氣質弗性之語陽明陰濁分剔尤淨

梓材謹案正蒙第十七篇爲乾稱篇取西銘首句爲篇名以西銘東銘本在此篇也今以二銘自爲一書矣

橫渠易說

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 乾彖辭

大而得易簡之理嘗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 乾九二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踐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乾彖傳

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爲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

未成者也故撙勿用龍德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可與德者語也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與聖者同能

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顏子不用潛龍者也孟子主教故須說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乾三四位遇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

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難於見德者時不得舍
也 以上乾文言傳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閒有壻不以其媵備數是
不能喪朋也媵過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
歌是乃終有慶也

北婦人之教大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
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若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
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
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 坤象辭

禮問取道義於人不問取其人之身來之爲言展也有
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往教者致其人
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蒙象辭

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丈人畢人得中道
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雖應揚所以爲剛過不得稱丈
人 師象辭

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非中行矣舜文之大不是
過也 泰九二

易大氣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
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於民心也 蠱象傳

神之道歟 觀象辭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言諸至爲眾
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利用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
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噬嗑象辭

復言天地之心咸恆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內也其原在
內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
剝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剝之與復不可容線須臾不復
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無先後之次也此義

長大臨卦至於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於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更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復彖傳

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爲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爲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无妄九五

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不定何來光明易大抵以艮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蒙雜而著著古字雜者著於物所以爲蒙蒙昏蒙大畜彖傳

爲止止乃光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所好以思爲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以上咸彖傳

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見之

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强壯健之德乃勝己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求必中然非有志概義欲取其險故重言之而其險乃著也習坎彖辭

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何如耳說者多以咸恆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感既可以配天地則恆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爲言皆也故語咸則非事感也不可止以夫婦之道謂之咸此一事耳

心寧靜於此一向定疊前縱有何事亦不慮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閒在於術內已過未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夫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見此義以上咸彖傳

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見之

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强壯健之德乃勝己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求必中然非有志概義欲取其險故重言之而其險乃著也習坎彖辭

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顧其時何如耳說者多以咸恆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

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恥以爲屈而不爲耳不顧義理之若何以上大壯大象

文王擴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內也明夷象傳

家人道在於烹飪一家之政樂不樂平不平皆繫乎此

家人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姤

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革九五

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子變則必大變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以爲班班之縛革面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顏子地位於豹變已爲襲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悅然必夫子省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內尚質爾然發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明必能止則有光明今作事猶未決躊躇非止也止乃決爲然後就其上文章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止又必欲如所期盡未見夫子著心處故未肯止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措亦无不致文中節處即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爲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爲顏子之文可也革上六

雖處喧鬨亦无害於爲學有人於此或日月而至焉亦有終日而不至者及其久也去者常少若居於家聞嬰孩之啼則有不忍之心聞奴婢喧戾則猶有不容之意至於市井紛囂一不與我事何傷於存誠養志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于庭不見其人无咎夫人他人之庭不見其人可止也艮其背至近於人也然且不見以其上下无應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彖辭

王弼於此无咎又別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陞其不節省過之中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悅大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節六三

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既濟九五

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一出一入蕩於腹中物既消燥氣復升騰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七

可久者以久還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凡語道理之徒道理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之中盡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豈不可以參天地

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無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是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須之善也至於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

道義之門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未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于十也且天下之數止于十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繫辭述卷十七　　三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事惟務崇德但妄意自意即非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絕今天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无事則復何事之有

孔子稱顏子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已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固未嘗復行也又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庶幾於知神何以見神而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糾而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者卽是隨文耳以上繫辭下

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爲无吾儒以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

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此未得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伏犧神農此仲尼道

知來者逆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以上論卦

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禮今欲安置一物猶求著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概皆有意思視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序卦

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既不識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

有謂心卽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易之道

主應物不能固知此行而流也大德處不移則是道不

進重滯者也動靜不失其事是時措之宜也集義也集義久則自有光明靜則无見必動乃見其道光明以其本之光明故其發也光明學行之乃見至其疑處始是實疑於是有學險而止裴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爲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

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爲易易之義包天道變化

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元

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以上總論

周禮說

學得周禮他日有爲却做得些實事以某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中之田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得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眾如家則民自信總論

女史八人書王后言動以佐內治及進御煩瑣之事皆書之故后夫人以下莫不懼而增德

簒攝天下之人心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明世族與宗

法宗法立則人知統繫所自來而恩義立國家之本豈得不固以上天官

糊聚助貸於民之粟地官

墓祭非古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之以致其精神之極而整嚴其體魄以極其深長之思此古人明於鬼神之情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春官

節服氏言郊祀送迎尸則祀天有尸也夏官

儀禮說

據儀禮惟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止是一

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諏用下旬遠日蓋亦
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事則不可廢
視有高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柔其心則聽言敬
且信故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目者仁之所
示見且心常存焉己之敬敖必見於視
坐有四位禮不主於賓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有
相敵之意而尊賢之意不專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
喪服非爲死者已所以致哀也記云齊衰不以邊坐大
功不以服勤皆主在哀或以爲敬喪服非是

父在爲母雖降爲期而心喪之實未嘗不三年也傳曰
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伸
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
精矣
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如此若同
宮有伯父叔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
烏得而當之
爲人後者爲父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
重主道也大夫士有重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

故設甚已作主則否
聖人無一事不示教況廟中有境內之象乎執事至晏
朝固已飢矣故廟中而食其餘
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
國語言日祭月享廟中豈有日祭之理朝夕之饋猶定
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
祔也
禮記說
越國謂朝中有事在朝不能謀則越國而問退居之老
臣也既賴其謀事須盡語以國之事因本末施爲始可
與之謀也若不知次序則如之何而取謀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又視其雅素如何若本在兄弟之
列則止可兄事之而已
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不
爲概量爲子者不有其身不有私財凡人子爲養又須
使其不知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爲則亦不安矣
古者止是子弟事父母豈有使人而事者故至於糞除

皆有禮使父母得以遠廝僕
父于子主于尊嚴故不抱孫自有其父故在祖則可抱
非謂爲尸而抱也祭所以有尸者蓋以示敬若接鬼神
則室中之事足矣至于事尸分明是孫行反以子道事
之則事親之道可以喻矣
言不違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如先君以獻
武諱二山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盡信書
行禮不求變俗於新國舊俗之法雖未盡善不遽矯變
之也蓋懷舊君之恩義不變父母邦之舊法也以上曲禮

山妻不當使于喪之禮也子于母則不可忘父不使之
喪固不可違父當默持心喪若父使之喪而喪之聖人
處權子思惟循禮而已
孔子殯母于五父之衢以在衢故其殯周密有如葬然
故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實是殯之周愼故曰其
愼也蓋殯也其愼也屬下讀之則意明
爲母期而猶哭夫子怪鯉何也禮期至練必別有服服
練則不哭時伯魚不除且哭故夫子怪之伯魚旣聞之
達除其服而不哭也
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尙強仕其子之喪血氣漸衰
故喪明然曾子之責安得辭也
夫子于舊館人之喪遇主人哀而出涕于司徒敬子之
喪主人不哀而哭不盡聲爲生者哭也哭固有勉強者
喪事不敢不勉哀甚不賻則幾于吝此夫子稱情之事
可以爲後世法
羣居則經出則否喪常師之禮也經而出特厚于孔子
也
曾子于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各守所聞而往竊

疑曾子子游分契與常人殊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
私指示人而不告之者曾子有子言游輩一時行禮猶
有不同蓋時已禮壞樂崩故至後世文獻不足尤難行
也
甥自幼居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義直如父母不
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
爲甥而甥之則不然
同母異父之昆弟狹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
如此則無分別無分別則禽獸之道也是知母而不知
乃甥爲二人者服也

父齊衰三月高曾正服無緣加之異姓或以爲大功者亦似太過以小功服之可也

今人多歷年所而葬者亦當以改葬之服除蓋古者未葬則主人不除今既除之矣則猶當從改葬服禮改葬服緦久不葬者似難爲虞祭以其無几筵也三日而省墓可也以上檀弓

類者與旅相似言既祭東方帝則東方山川百神皆從而望祭所謂類者也若非時有事于一方則止以其方之百神從祭于一方之上帝故亦言類

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此小學是教國子胄子之幼小者未能入太學則其學在宮之左右天子諸侯所視之大學必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此大學卽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非國子胄子俊造所居但國之設學校必均故於四郊爲之立學學者之就學無甚遠之差也郊學則鄉遂大夫教之國中大學則天子諸侯所自視者也郊學雖非俊造國胄之所居亦有時而往如行禮於其閒使不帥教者糾而行事則是未葬則如何祭是時雖欲祭之不可得也若居喪未祭則因禮有緦不祭之文方喪之初雖功緦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緦功之喪踰月可祭祭各以其盛服祭罷反喪服

諸侯春祭高祖夏祫羣廟秋祭曾祖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禰冬又祫以上王制

土固多于四者然其運行則均同耳寄王之說未安也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也在離火兌金之閒是以在季夏之末

老人氣衰津液自少不能乾食故糜粥爲養老之具養老有祝饋祝嚏正宜如此以上月令

古者三月而後廟見女家焉亦不去必三月而後反此則愼重服事祖考可以事宗廟不可以事宗廟于此決之女家然後反焉

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于宗子之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46A 卓 847

據記所稱老聃之說未嘗不謹禮然其書去聖棄智絕滅禮學何也老子爲人必是簡易見孔子盛容貌謹舉止故言去子之驕氣慾色及孔子之問禮不得不以禮對以上曾子問

大道之行由禮義行者也禮義爲紀行禮義者也紀對綱而細規矩然詳于小不見其大也若夫大道之行禮義沛然夫何爲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使堯舜承桀紂之後亦當禮義以爲紀六君子生堯舜之時是亦大同聖人成性一之以禮義六君子謹禮所

以達其大欲至于大同也

禮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此屬自然而言也天自然有禮如天尊地卑是也殽于地明于地也如山川有大小草木有長短皆天生而見于地也列于鬼神遍于鬼神也如社有土功稷有養人之功五嶽爲一方之鎮皆是也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此屬人道而言亦莫非天理也

天無形固有無體之禮禮有形則明于地明于地則有山川宗廟五祀皆布列于地上者也禮無不在天所自有人特節文之耳達于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是見于迹也

殷尚質故以所見者先言之乾必因坤而著故先坤猶言形神人必因形乃見神若不因形神何附著

從本言之自微者始從末言之自近者始其始必甚質而漸至于文如言禮之初始于拜起亦此類也

魯之郊禘非禮夫子已明言之杞宋則爲其二王之後也魯用天子禮樂必是成王不敢臣周公故以二王之後待魯然非周公之意也以成王尊德樂道之心則喜

矣伯禽不當受也其後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僭天子已啓其階

禮達而分定則仁知勇之士皆盡誠于上而不過其分用知而知去其詐用勇而勇去其怒用仁而仁去其貪怒如子胥卻克以公戰報私怒也貪如田氏好施以掠美于己也

天地之德所謂天地之性人爲貴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申鬼之言歸凡生卽申也要終卽歸也神之盛極于魄一體兼

此始終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

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餘不足治矣

人情所安卽禮也故禮可由義起 以上禮運

禮別異不忘本而從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 禮器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若謂大夫長于廛里之閒與百姓居者立社則大夫與百姓同事于社稷似非其類恐是

士大夫以下各以其羣類立社也然士大夫方社之日當從其君以禮社則所事于置社者或以子弟家老行事也今貴至天子賤至農夫皆知禮社獨士大夫之家不預社事是不知身之所從來殊無戴天履厚之報古者巳乘其粢盛恐十里之中立一社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陽氣之始也四時迎氣之小者日至而郊迎氣之大者于此可以見郊之大意郊之祭迎長日之至此之謂也言日至則更不容卜卜日則失氣至之時矣圜丘掃地而祭所貴簡易天道本簡易繁文虛

蓋太師之官也後世樂正雖未必贊其學則不害亦謂之贊宗也明堂位

宗子繼別爲宗言別則非一也如別子五人五人各爲大宗所謂兄弟宗之者謂別子之子繼禰者之兄弟宗其小宗子也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絕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夫祭者必是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既宗法不正無緣得祭禮正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爲之如士當一廟而設三世則是禰廟而設祖

位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者當如何爲祭伯祖則當自與祖爲列從父則當自與父爲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使死者無知己安有去取則已不是不如求中于義理爲善然禮于親疏遠近則自有繁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非祧之禮施于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于享嘗平日藏主位版于櫝中至時祭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且無逆祀之禮若改于他所則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

喪之有禫何也所以致厚也三年之喪其禫者所以欲占及三年也齊衰之喪禫者所以欲占及二年也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庶子母在不爲妻禫以其不承重不敢致厚于妻子也庶子在父之宮則爲其母不禫以厭降也宗子而爲其妻禫以承其重所以敬宗也自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適亡其庶子異宮皆爲其母禫矣

祔葬祔祭只合祔一人夫婦之道當其初昏未嘗約再配是夫只合一娶婦只合一嫁今婦人夫死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夫豈得再娶然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無也故有再娶之理然其葬其祔雖爲同穴同筵几然矣之人情一室中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妻繼室別爲一所可也以上喪服小記

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則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詹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

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于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唯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祔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以其祖配之以始祖配也所出之祖無廟于太祖之廟祔之而已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

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嚴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此武王推父以配上帝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盡出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冬至一陽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萬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祭于明堂其實與帝一也

夫所謂宗者以己之旁親兄弟來宗己所以得宗之名是人來宗己非己宗于人也所以繼禰則謂之繼禰之宗繼祖則謂之繼祖之宗曾高亦然

今無宗之家所祭不能追遠大宗則百世不遷言百世已遠矣小宗大宗人主禮者統宗族之事者宗也故稱宗子國有宗正大抵主族中之禮故以主禮稱宗人唐虞已稱秩宗掌禮秩典秩也宗族之禮也以上大傑藝禮樂之文如琴瑟笙磬古人皆能之以中制節射御亦合禮樂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騶虞和鸞動必相應書數之用雖小然莫不出于學故人有倦時又用此以游其志所以使之樂學也

遜其志于仁則得仁遜其志于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爲人則多好高則簠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及知其資質才性之美惡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

問學亦須發端不發端則無以起論議蓋道若大路如不因端則指何者爲先須是攻堅而不入有疑而未判者如此發問乃有得也善待問者如撞洪鐘鐘未嘗有

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而有知答問者必
知問之所由故所答從所問言各有所當也大鳴小鳴
因所叩也不必數數告語待其來問至當皆實見處故
易以喻所謂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以上學記
古樂不可見蓋因後人求之太深但以虞書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而得之樂之意盡于是詩止言
志歌但永轉其聲令人可聽耳今學者亦以轉聲不變
字爲善歌既長言之要入于律則知音察之知此聲入
得何律錯綜以成文矣

鄭國之音人聞之頓起留連光景之意又生怠惰之情
從而致驕淫之生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
之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必曰放之是亦聖人經
歷過但聖人不爲物所移耳苟未成性則有時能爲所
移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壤不厚其間人自然氣
輕浮其地氣薄不費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脫怠惰
弛慢頹靡其人情既如此則其聲音所感亦同故聞其
樂亦使人如此又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
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

謂天性靜則何常靜謂之動則何常動天性難專以靜
言無物非天性靜也感之而動氣之性也何謂氣之性
人須氣以生其性即氣之性也感者必待有物則有所
感無物則何所起喜怒好惡去取莫非因物而有知知
猶言能知能知其知則好惡形焉
禮樂鬼神一物得禮樂則得鬼神失禮樂則失鬼神但
其幽明之別耳人在隱微有不善其心不安必私禱於
鬼神殊不知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理無二也樂仁
也禮義也仁則有樂義則有禮

率神居鬼鬼神之物也只是神爲伸鬼爲歸指幽明而
言
禮者理也欲知禮必先學窮理禮所以行其義知理乃
能制禮
總干而山立是舞中有一人象武王之治者然以就舞
位而樂尸養老必天子有時而親爲也
周文王已三分有二矣既得天下必須鎮撫其諸侯故
三成而南鎮撫南方諸侯也四成南方之國皆疆理而
治也五成而分舞列皆分兩行以象周召分而治也六

成復緩以柴此時必改易衣冠服飾使之充盛象治定致文也久立于綴是舞人四出後改易衣服以待其至也如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必有變服爲諸侯而出以上樂記

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

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于禮也

變名器以豭豚而齊宣王變鐘以牛戰國時無復常制不然又何以欲以羊易之

後世不安于禮惟務簡便雖宗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所謂如食宣飯如酌孔取但取飲食醉飽而已孔子食于少施氏而飽必是少施氏有禮也食于季氏不食肉而殽孔子雖欲行禮施于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若辭食而已凡禮必施之知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以上雜記

寒暑無定暑近日壇寒近月坎而已故曰相近于坎壇祭寒暑也注謂相近爲禳祈者非祭法

齊須是屏絕思慮至祭之日便可與神明交若如此思之却慘起無窮哀戚如何接神所謂思其居處笑語惟當思日宜如此

禮記凡言鬼神者大率以陰陽出入言之鬼神一物也以其歸故謂之鬼歸者自無形中來者復歸于無形自有形中來者復歸于有形是歸也魄也者鬼之盛指有形體而言神伸也鬼歸也物之所生神及其終則歸也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神之情也自無而有鬼之情也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顯而爲物者神之狀也隱而爲變者鬼之狀也大意不越有無而已物雖是實本自虛來故謂之神變雖是虛本緣實得故謂之鬼此與上所言神無形而有用鬼有形而無用亦相會以上祭義

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撓地而安不撓地而安則所樂者天矣夫達于天則成性而成身矣愛人至于成身亦無先後之分造道大原闕一不可仁義忠恕學一而天理具在哀公問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此言聖人也書欲猶言祥福也雨之將作山川須出雲蓋一氣耳孔子閒居君子莊敬日強始則須拳拳服膺出于勉強至于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爲己之學

考求過失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仁也故曰考道以爲無失海仁厚義溥義厚仁非論仁義之至語其偏者虞夏之道仁義不偏故親而尊

仁德至不可盡但取分數多者爲仁如九德德多者益賢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以上表記

黃東發曰橫渠病漢儒之說太卑故陳高誼以張之耳本文所謂大利明指大祿而言未嘗及於行道特以小言不敢望大利爲安分義各有在也

古者紡績其布當有吉凶二種若三四升之麤及緦之細或去縷之半或不事其布或不事其縷不容吉凶二用者皆是特爲有喪者設所謂成布蓋事縷事布供世俗常用成功之布但未加灰練耳其功尤麤者爲大功差細者爲小功以蜃灰經練然後謂之練期大功既葬止當服其既練功衰不可便受以小功則練與成布義自兩安除首者麻葛重雖大功之喪可功練衣必是煅煉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于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蓋以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于內也練衣當既葬之後受以大功之喪及既練也煅煉其衰而已或既練則以大功之布而爲衰或衰而加煅煉此則繫其有無也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練冠又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云弔云服其功衰者蓋謂當練而服後喪之衰卽用七八升則前喪易忘故反七八升之衰也又雜記云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解之前尚衣經練之功衰爾以上服問

易三年之練冠舉大功之輕則齊衰可知練冠且去之故言除也 開傳

大讓如讓國讓天下誠心而讓其貌若不屑也若夫飲食辭辟之間是小讓也如僞爲之以爲儀爾 儒行

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于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 昏義

坐有位者禮主于尊賢而已若賓主正對則兼主于敬主故賓主不相對坐以見尊賢之義雖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也 鄉飲酒義

後學鄞王梓材
慈谿馮雲濠同輯

橫渠學案補遺下

橫渠理窟

商角徵羽皆有主出于脣齒喉舌獨宮聲全出于口以兼五聲也

橫渠語要

文要密察心要洪放

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

人雖有功不及于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即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

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于吾言無所不說耳目役于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

長不能反躬者也

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于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猛某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

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利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尊德

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于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終不肯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

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契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閒主其敬者曰相親與得效最速

人多言安于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利之樂于利欲也乃能

有心而爲之雖善猶意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況存意于未善者乎

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遊之樂耳

中庸文字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聖人文章無定體詩書易禮春秋只隨義理如此而言學者信書且須信論語孟子詩書無舛雜禮雖雜出諸儒亦無害義如中庸大學出于聖門均無可疑者

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天下之事各有理如何便道得了到極致則須是歸一其始極有分辨

性即天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

天地生物也有序物之旣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

秩然後禮行

看得儀禮則曉得周禮與禮記

橫渠文集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于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間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徵仲書

性理拾遺

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

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

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 以上易說

義理之學亦須深沈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並答范巽之

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層極論要歸必謂生死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命有義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教人至難必盡人之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事其迹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淫詖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與呂

禮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

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于誠則不盡其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禮記說

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嶮求之今以艱嶮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

書說

性故以詩道其志詩說

尙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多閱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閱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

凡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以上孟子說

橫渠女戒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正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

順嘉爾婉娩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能勤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壻也無然皐皐皐皐難與言也無然訛訛訛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非儀改舊乃汝妄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歸酒食是議周王之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女亦然貽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言錫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祀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粧飾不可太華枕爾交竹席爾吳莞念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遜引長也遜樂也

雲濠謹案四庫書目著錄橫渠易說三卷提要云其說乾象用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說文言用谷神字說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爰用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語皆借老子之言而實異其義非如魏晉人合老易爲一者也惟其解復卦后不省方以后爲繼體守成之主以不省方爲富庶不必以張子不甚省事則于義頗屬未安此又不必以張子故而曲爲之詞矣又著錄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提要云張子之學主于深思自得不以著作繁富爲長此本所錄雖卷帙無多而去取謹嚴橫渠之奧論微言其精英業已備採矣

附錄

公去朝築室南山下做衣蔬食專精治學

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

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于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于學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葉爾又嘗謂春秋之爲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云行狀

嘗作聖心詩曰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孝須專禮法修千

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游

又芭蕉詩曰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金仁山曰人心生生之理原無窮盡只要學者溫故而知新耳

又書齋自儆曰晝前有易不知易玄上求玄恐未玄白首紛如成底事蠹魚徒自老青編

金仁山曰此言道要心會不可徒求之言語文字間也

又集義齋詩曰小齋新創得新名大筆標題字勢輕擲勇所期肩孟子動心那肯詫齊卿川流有本源源趣月入容光處處明此道幾人能髣髴浪言徒遣俗儒驚

金仁山曰詩凡二首恐學者未易看今錄其一川流有本源源趣月入容光處處

明謂知言又集義之本也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則事事合義

又宿興夔池通軒示同志詩曰清湘庭下千竿竹百尺斑斕鏨蒼玉通軒軒外萬頃陂陂接南山天與齊唐基七日無人知東平叔子信子友問學不厭堅相隨叔子莫痛鳳沼湮又莫悲愁花萼墮所憂聖道久榛塞富貴浮雲空點涴明發子西叔且東高談更爲通宵坐

梓材謹案東平叔子卽程叔子西俟攷、

又鞠歌行曰鞠歌胡然兮邈予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尙寐兮日孜孜爲繼子乎厥修幷行側兮王收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迷空文以見志兮庶感通乎來古羣昔爲之純英兮又申申其以告予鼓弗躍兮麾弗前

千五百年寥哉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羌塞已兮

乾乾

王魯齋曰此古樂府之名張子歎道之不行思欲著書以覺來世因述己志而作也分爲三章第一章乃聖賢憂世之誠第二章欲託空言以啓來世第三章歎作興之難但盡其在我而已

又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且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

呂汲公薦之曰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復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

司馬溫公哀先生辭曰先生負材氣弱冠游窮邊麻衣揖鉅公決策期稿全謂吉叛羌讙一作背坐可執而鞭意趣小參差藁金莫留連中年更折節六籍事精研義農乾周孔上下皆貫穿造次循繩墨儒行無少愆師道久廢闕模範幾無傳先生力振起不絕尚聯縣教人學雖博要以禮爲先照幾百世後復覩三王前釋老比元熾羣倫將湯然先生論性命指示令知天聲光動京師名

卿爭薦延寘之石渠閣豈徒備簡編丞相正自用立有榮枯權先生不可屈去之歸臥壟孤蔭聚滿堂餬口耕無田欣欣茹藜藿皆不思肥鮮近膺詔書起尋取病告旋舊廬不能到丹旐風翩翩人生會歸盡但問愚與賢借令陽虎壽詎足驕顏淵況于朱紫貴飄忽如雲煙豈若有清名高出太白顛門人俱經帶襲梯會松阡厚終信爲美繼志仍須專讀經守舊學勿爲利祿遷好禮效古人勿爲時俗牽修內勿修外執中勿執偏當令洙泗風郁郁滿秦川先生儻有知無憾歸重泉

程明道哭先生詩曰歎息斯文約共修如何夫子便長休東山無復蒼生望西土誰供後學求千古聲名聯棣萼二年零落去山邱寢門慟哭知何限豈獨交親念舊遊

晁景迂答袁季皐書曰橫渠之學先篤乎行而後誠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范巽之張芸叟其書有正蒙存焉

梓材謹案景迂論三先生之學首明道次橫渠次伊川似別有次第云

晁氏客語曰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至完誦之或謂程公闢所作刻于石

又曰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僕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切守法于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辨也

楊龜山跋橫渠書曰橫渠之學其源出于程氏而關中諸生尊其書欲自爲一家故余錄此簡以示學者使知橫渠雖細務必資于二程則其他故可知已

陳惟室贊橫渠曰祖龍吐毒烈火四焚先王載籍畢罹其屯劉漢崛興訪索邱墳纂儒掇拾百不一存綿貊之野陋兮叔孫胸謀腹斷已學自尊致彼古禮寥落無聞

勇哉先生絕類超倫返千歲上以禮立身隱居關右化行于民寶嘉喪祭惟古之循坐令鄉魯復見咸秦殿嚴泰山烈烈秋暾先生謹嚴比德實均嗟世習非誠難具論棄禮自快紛其如雲感今陳古歌以斯文庶由高躅起我後昆

劉子卿曰橫渠先生倡道學于關中世謂之關學

晁子止曰橫渠經學理窟雜記經傳之義辨釋老之失朱子答汪尚書書曰東西銘雖同于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

梓材謹案六先生學案次序亦當如此

魏鶴山序橫渠禮記說曰是編有二程先生之說參錯其間蓋先生之學似源出于程氏豈先生常謂道之

語而門人併記之歟

又曰先生強學質行于喪祭之禮尤謹且嚴其教人必以禮爲先使人有所據守若有問焉則告之以知禮成性之道其行之于家也童子必使之執幼儀親洒掃女子則觀祭祀灼酒酹灸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然其始也聞者莫不疑笑久而後信其說之不我欺也翕然丕變惟先生是從嗚呼是烏可強而致然歟豈人心之所無而可以襲而取之歟

眞西山曰鄭賈諸儒析名物辨制度不爲無功而聖人微旨終莫之睹程子張于論說不過數條獨得聖經精微之蘊蓋程張之學周公之學也故能得周公之心在上者果能以周公之心行三王之事則太平之路開禍亂之源窒豈小補哉

文文山送賴伯玉入贛序曰韓昌黎因爲文章沒有見于道德之說前輩識其倒學然猶不爲徒文卒得以自附于知道橫渠早年縱觀四方上書行都超然有凌厲六合之意范文正因勸讀中庸遂與二程講學異時德成道尊卓然爲一世師表其視韓公所爲蓋益深遠矣

黃東發曰理窟一書惟氣質篇最于學者有益

汪偉序經學理窟曰若理窟者亦分類語錄之類耳言有詳略記者非一手也雖然言之精者固不出于正蒙謂是非先生之蘊不可也論學則必期于聖人語治必期于三代至于進爲之方設施之術具有節級鑿鑿可行非徒託之空言者朱子曰天資高則學明道不然且學二程橫渠良以橫渠用功親切有可循守百世而下誦其言若盲者忽覩日月之光聾者忽聆雷霆之聲偷惰之夫咸有立志其正蒙之階梯歟

宋潛溪記九賢遺像曰橫渠張子面圓目以下微滿而後收色黃須少短微濕衣帽類康節履亦如之高拱正立氣質剛毅德溫而貌嚴

貝清江曰皇極經世與正蒙之書皆本諸易而爲之也然邵子則兼乎數張子則專乎理所謂殊塗而同歸者余嘗求之正蒙十七篇首太和參兩以闔造化之微次天道神化以推聖人之至若動物以下諸篇無非發端以示人雖或失之深刻閎與易有不合觀其約而博精而實則孟子以來與周程之說相爲表裏而辨釋老之

謬妄者此書爲口

高道淳最樂編曰張橫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有味乎其言之也蓋君子學求爲己者也故憂樂超于所遇之外如此

馬平泉曰史稱橫渠氣質剛毅望之儼然聞風者服義不敢以私干之亮哉又稱其講求井田拳拳欲行于當時蓋恢恢乎復古之盛心矣抑吾聞鹿江村之說井田也謂孟子所云井田大略不第言其制度並譯出意義節節有味乎其言未仍歸于潤澤人情土行之必亂天下張子講求幸而未行豈以道有升降政由俗革歟是說也必有取之者

橫渠學侶

補 御史張天祺先生戩

附錄

橫渠銘其墓曰哀哀吾弟而今而後戰兢免夫

橫渠講友

張先生山甫

張山甫偃師人熙寧間除武功主簿時朱光庭簿萬年程伯淳簿鄠三子者齊名關中號三傑焉與張子厚善故武功因有子厚綠野亭 武功縣志

雲濠謹案武功地理志綠野亭在縣南郭東外謂張子與武功簿張山甫厚故武功弟子因從子厚遊此亭講學焉

天祺門人

正字呂與叔先生大臨 詳范呂諸儒學案

橫渠私淑

隱君劉無閎先生繼覽 別見士劉諸儒學案補遺

橫渠續傳

文公朱晦庵先生熹 詳晦翁學案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 詳東萊學案

羅先生博文 詳見豫章學案

隱君李先生元綱

李元綱字國紀錢塘人號百練眞隱乾道間居吳興之

新市刀學好古雖困窮操履益堅怡然自得不爲外物所搖奪撰聖賢事業圖集說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錄言行編諸書兩浙名賢錄

承務胡先生泳 別見武夷學案補遺

縣令祝先生禹圭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補遺

李先生明復 別見鶴山學案補遺

張巒莊先生泳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通判王先生與之 別見伊川學案補遺

蔣先生和中 別見邱劉諸儒學案補遺

教授程先生掌 詳見鶴山學案

葉先生介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主簿王先生易簡

王易簡字理得山陰人尚書佐之元孫幼喪父哀毀如成人及冠登進士第除瑞安簿不赴隱居城南讀張子東銘作疏議數百言唐忠介震黃吏部虞見而器之折輩行與之交先生篤倫議事伯姊甚謹尤睠恤其族多所著述 山陰縣志

卓樂山先生得慶 附子規權

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莆田人登紹定五年甲科教授道州歷官祕書著作郎以忤賈似道出知漳州平會寇次年嘉禾產一莖九穗最上賜詔褒寵召選授兵部郎中德祐丙子以大理卿趣行辭以疾景炎二年便旨除右文殿修撰戶部尚書是年元兵逼城先生與家人訣曰柱傾維絕雖千百年何益寧前一尺毋却一寸與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至執先生并二子規權殺之年七十二黃仲元銘其墓稱爲忠孝父子先生早以詞賦名晚深于易 姓譜

附錄

文文山贈莆陽卓天著順寧精舍詩曰人生天地間一死非細事識破此條貫八九分地位趙岐圖壽藏杜牧擬墓誌祭文潛自撰荷鍤伶勞醉此等蜕浮生見解已不易齊物逍遙游大抵蒙莊意聖門有大法學者必孔自知生非了了未到知死地原始則返終終始本一致後來得西銘精蘊發洙泗吾體天地塞吾氣天地帥一節非踐形終身莫繼志舜功禹顧養參全穎錫類伯奇令無邁申生恭不貳聖賢嘗其生無日不惴惴彼豈不

大觀何苦勤與寐吾順苟不虧吾寧始無媿人而有所忝曠達未足智卓哉居士翁方心不安媚蒙譏以去國七年無怨懟風雨三間茅松楸接蒼翠斯邱亦樂哉未老先位置宇宙如許大豈以爲敝屣當其歸去來致命聊自遂天之生賢才初意豈無爲民胞物同與何莫非已累君方仕于朝名高責所萃乾坤父母身方來日川至西銘一篇書順事爲大義詩君觀我生始置末四字黃四如曰卓樂山以易解屬余序篇端未七日而以兵死

教授魏石川先生新之　詳見范許諸儒學案

張氏續傳

張先生德從　附于希明

張德從取其家橫渠翁畏心一語爲心法稱鄉前輩其子希明肯堂取而名諸爲家法稱賢士夫文文山題其堂曰德從講學無不盡希明其有所受之矣　文文山集

橫渠之餘

通判高先生伯壎

高伯壎

教諭唐先生朝　別見濂溪學案補遺

教授李先生洙

李洙字思宜浮梁人至元甲午以薦上江浙中書行署版授饒州學正考滿詣吏部格當注州教授死燕逆旅中年止三十五前死託其友黃溪張時舉必歸我骨浮梁葬必築亭曰存亭豫自書存亭記孟子修身俟命不試而歸于張先生存順沒寧之義凡二百餘言皆有條貫云　戴剡源集

朱灣峯先生隱老　別見晦翁學案補遺

葉繼道先生葵　附從弟蕃

葉葵字杈向號雨泉瑞安人幼岐嶷警敏殊異常兒年十八而失怙稽古力行閉戶十餘年玩索羣籍窮探義理每終日危坐反身以求誠超然有得于窮理盡性之要嘗曰予始知道時思周子不除窗草張子聽驢鳴與自家意思一般猶判物我爲二及見得此理眞徹上徹下與自家道理觸處皆然此方是學著明辨工程三十七篇性理粹語易學精微各一卷皆精研太極陰陽鬼神性命之奧又述濂洛宗派六卷異端辨三十七條括

之以理證之以聖賢之大道治平策略二十四篇所言皆鑿鑿有經濟詩文各自爲卷先生之學以敬爲主以靜養爲功夫反求諸身心而務爲深造體驗故言有根據而文有實用非剽襲影響者倫也至正庚寅山海寇表裏猖獗迺揭家避地南塘十餘年志行益明不爲憂患所移丁酉徙寓鹿城一時名公若郡守三寶柱御史章三益參軍胡仲淵咸敬慕而師事之括士大夫聞先生至爭就問學胡參軍遂梓其明辨工程廣授學徒乙卯得少疾揭書張子西銘于壁臥其下卒年七十先生

二十四 明嘉靖刊本 約園刊本

少孤事大父母至孝處兄弟宗族盡恩意學無師傳而造詣獨精純其持敬之功性命之說足以參同濂洛一時四方學者景從焉及卒從弟蕃私旌之曰繼道先生

以子貴追贈禮部郎中 卓忠貞錄

葉氏學侶

郡守三寶先生

三寶溫州守前守瑞安與葉繼道鄰居不克見及守郡既去處松山因友人求與繼道交一見歎服 卓忠貞錄

中丞章先生溢

郎中胡先生深 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補遺

葉氏門人

鄭先生希誠

鄭希誠葉繼道門人善學而知道謂繼道氣象如程伯子後生宜及時親炙 卓忠貞錄

任先生清

任清胡參軍將校也葉繼道門人氣剛岸年逾四十求受學繼道抑而教之卒能悉去豪習一歸靜專後遇難爲忠義士 卓忠貞錄

章先生蘧

章先生德合傳

章蘧章德中丞三益子中丞始鎮括即率子弟同受教于繼道尋延至龍泉匡山書院講學俾二子依歸焉 卓忠貞錄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八

范呂諸儒學案補遺

范氏師承

簡肅薛先生奎

薛奎字宿蕘絳州正平人也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爲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嚴而居其次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祕書省校書郎累官尚書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數以疾告拜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卒于家年六十八其在開封以嚴爲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及居蜀則以惠愛稱蜀人喜亂而易搖先生鎭以無事又能破姦發伏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詠而不苛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爲驕奢謚曰簡肅

梓材謹案先生文五卷見宋史藝文志今佚惟歐陽文忠集適歐陽子故先生卒而歐陽誌其墓云

時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呂氏先緒

文穆呂先生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陞辭有旨民事有不便者許騎置以聞代還加左拾遺拜左補闕知制誥遷都官郎中入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賜第麗景門先生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先生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先生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愈也時皆服其量李文正昉罷相先生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先生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淳化中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文正四年文正罷先生復以本官入相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眞宗卽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郊祀禮成加司空兼門下侍郎六年授太子太師封蔡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表請歸絡許國之命甫

附錄

持身端重論不苟合善知人范仲淹明鎬龐籍在下位

下而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曰文穆宋史

附錄

父逸圖黜妻劉幷棄先生劉誓不改適及先生莅官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並至時稱其孝

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替罷謁見必問人材隨即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辟如此

黃東發曰太宗初臨軒首擢公冠甲科其後三入中書以功名終始國朝科目得人之效公昉焉嘗觀其對治道寬猛之論則欲漸行清淨之化對聲卒私市之說則謂正合黃老之道不納照二百里鏡懇辭子弟趙家員外郎不欲聞指嘲參政時朝士姓名自其修身推之治道往往清心省事似從道家來惟其遇事敢言夾袋儲材識從子夷簡富韓公爲宰相器所以異于飲醇不事事之曹參而卓然以儒術著歟然東封西祀之不諫豈亦以其道家事耶嗚呼干戈方息休養以太平則公之力爲多也

侍郎呂先生居簡

呂居簡文穆蒙正子慶曆中擢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于石徂徠介徂徠卒竦言于仁宗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先生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爲無故發人之墓柰何中使曰于君何如先生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事乃白先生長者其行事多類此以兵部侍郎判西京御史臺卒年七十二宋史

文靖呂先生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文穆公蒙正之再從子也進士及第通判濠州知開封府治嚴辦眞宗識姓名于屏風仁宗時累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昭文館大學士手疏陳八事語甚切以使相出判陳州後再相進位司空封許國公卒謚文靖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先生之力爲多有集二十卷子公綽公弼公著

公儒皆有名姓譜

附錄

章聖太后上仙先生因奏事簾前曰閒夜中有宮嬪亡者太后卽起有頃獨出謂先生曰卿欲離吾母子也先

生曰太后他日不欲保全劉氏乎太后悟乃發喪成服
備禮葬之
大內火宮門晨未闢輔臣請對上御拱辰門接百官拜
榻下先生獨不拜上遣問其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上
上爲舉簾見之
黃東發曰呂文靖公用事動必以術雖當時大賢如韓
如富如范如王皆爲所忌然其閒諸賢也亦以成國家
之事而不陷之罪如韓范西富公北其後使范公折而
講守邊富公亦使河北竟守邊之類是也公文穆猶子

也公之用文穆內舉也家學源流有自來矣豈變而不
失其正者乎
文穆講友
溫秉陽仲舒
溫仲舒字秉陽河南人舉進士通判吉州直史館拜樞
密直學士累遷同知樞密院事後判河南府才堪應務
與寇萊公準同進人稱溫寇譜姓

梓材謹案秉陽至道二年參知政事咸平初罷邵氏聞見錄稱文穆徙洛陽之龍門利沙院士室中與溫仲舒讀書有詩是先生固文穆之友也又案曾氏隆平集言其在相位專進之及驟用反攻蒙正爲士論所薄云

郭氏師承
文定張先生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徙居洛陽自言蓨唐李大亮爲人故字
師亮太平興國二年登進士第累擢至簽書樞密院樞
密副使參知政事淳化二年拜相咸平初復相屢進位
至左右僕射請老以司空致仕飲食素過人執政後丁
內艱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其後日一飣粥既祥方食脫
粟飯三年酒肉果菜不入門世稱其孝平日頗以致君

自任言涉疏闊前後治獄全活甚眾未第時依太子少
師李昉家及貴歲時祭之用亦其薦也善教子
孫皆能自立有文集表疏集雜編小說各數十卷隆平
梓材謹案隆平集文言其在相位專進相位事有涉干請辭
連李沆而沆生獨任其責物論甚美及再相與寇
準相傾遂虧名節云宋史本
傳載其仲兄昭度肯救之經
坐右詩
慎言渾不畏忍事又何妨國法須遵守人非莫舉揚無
私眞克己直道處和光此箇如端的天應降吉祥
附錄

吳處厚青箱雜記曰齊賢嘗作詩自警兼遺子孫雖詞語質朴而事理切當足爲規戒余嘗爲廣其意就每句爲一篇命曰八詠警戒詩

文穆門人

隱君郭先生延卿

郭延卿洛人少從張文定呂文穆游以文行稱張呂二公相繼入相薦于朝命以職官不出謂之郭隱君天聖明道中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一日出長夏門屏騎從與謝希深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諸公同步至午橋訪隱君隱君不爲動亦不加禮抵暮別去送及曰野人未嘗至府廷無從上謁文僖悵然謂諸公曰斯人視富貴爲如何可愧也

邵氏聞見錄

贈公富先生言

富言者呂文穆客也一日白曰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文穆許之及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于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卽司徒韓公弼也

宋史

雲濠謹案先生客呂文穆門下亦見邵氏聞見錄

張氏家學

庶官張先生宗賢

張宗賢文定諸子中最賢雖累資登朝而畏羈束故多居田里

宋史

韓氏先緒

忠憲韓先生億

韓億字宗魏靈壽人後徙開封舉進士知永城縣有治聲遷御史中丞時楊倘二美人以口口去仁宗欲召復之先生力言唐室之禍乃中止官至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謚忠憲子八人少師持國維其第五子也

附錄

姓譜

雲濠謹案先生爲王文正公旦之壻故久歷外官以文正在政府避親及文正卒乃稍進用隆平集云又案先生之謚宋史本傳與名臣言行錄並作忠獻

性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

范文正知開封獻百官圖指宰相呂夷簡差除不平而陰薦公可用文正旣貶帝以諭公公曰仲淹舉臣以公臣之愚陛下所知舉臣以私則臣委質以來未嘗交託

于人遂除參知政事

公少年貧時學書無紙莊門前有大石就其上學字就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敝繖自蔽率以爲常

公教子嚴肅不可犯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謁告省親康公與右相及姪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于隅坐中忽云二郎善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能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尙不能記則細務廣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慄累日不能釋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 蘇氏談訓

王夫人初來有子夢一僧貌甚異手持蓮花曰汝欲生男乎摘五葉餌之後生舍人及獻甫公職方宮師莊敏公五子皆貴顯常誨之曰汝父有法度爲世所知汝曹或不及則人必以爲類我也其善教如此 桐陰舊話

黃東發曰韓忠憲公治郡多善政爲御史權勢畏之以范文正公薦參大政不喜揚官吏過失欲天下皆得其所惟治家以嚴初與李參政若谷力貧致成立清苦終其身

忠憲講友

康靖李先生若谷

李若谷字子淵豐縣人少孤遊洛下因葬其父母于緱氏而占籍焉舉進士累官至參知政事卒謚康靖姓譜

雲濠謹案宋史本傳云少時與韓億爲友及貴顯婚姻不絕焉子淑字獻臣三授端明殿學士博習諸書詳練朝廷典故史稱其傾側險詖淑子壽朋復圭復圭爲王荊公所知

附錄

并州自昔未有學舍先生知州始建學于文宣王廟在政府嘗言近歲風俗澆薄黨朋黨之說以幸善良君子小人各有氣類今一槩以朋黨名之忠臣恐懼臣亦無以立朝矣上善其言爲下詔敞諭焉以上隆平集

晁氏客語曰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王氏先緒

王先生荀龍

王荀龍字仲賢大名人入洛見康節其議論動正有過

人者康節喜之和其詩曰車從賞花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隕霜柰何重令歲開花徒有聲旣辱佳章當墜刺擧無累句代通名天之美才應自惜料得不爲蜮亂雨餘疏圃桔槹閑康節愛之曰怨而不傷婉而成章之言也子嚴叟亦魏公客邵氏聞見錄

王氏師承

甯先生智先

甯智先河東人元祐中上問王巖叟從誰學對曰從河東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甯智先姓譜

涑水同調

補忠文范景仁先生鎭

梓材謹案蘇文忠祭蜀公文云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達不齊歡則無閒豈以閨里忠義則然又文定祭文云昔我先人公蚤知之白首相親往事莫追軾方在朝公舉諫官卒以獲罪初無一言輒來于東復館于門留忠之不鄙而惟義是敦今其云亡無復斯人據此則先生之與三蘇固聲氣相同者也

蜀公正書

舜之五刑流也宥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臏宮大辟也梓材謹案此條深寧叚困學紀聞采之云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臏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可謂精確之論

昊天有成命言文武受天命以有天下而成王不敢以逸豫爲也此揚雄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于下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

蜀公文集

清聲不見于經惟小胥注云鐘磬者編次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簴謂之堵至唐又有十二清聲其清愈高國朝舊有四清聲置而弗用至劉几用之與鄭衛無異樂議

王伯厚曰劉几用四清聲未可以爲非

謝山困學紀聞三箋曰劉几言樂律主于人聲不以尺度求合此爲正論

按周禮輔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十寸八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尺旣以爲尺則八寸十寸俱爲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八尺者八寸

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判吏部南曹上書）

（惟村謹案深寧困學紀聞引蜀公云周兼用十寸八寸爲尺漢專用十寸爲尺）

舜巡四岳則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以是知聖人之於尺量權衡特以爲治者而尺量權衡必本於律律必有聲以考其和此樂之所由作也考工記世以爲漢儒所爲漫志載劉歆之說多所牽合其亦于二書深疑之近因蒐解攷其制作不復疑矣（答陳水書）

陳水與先生第四書曰古律既亡胡李之律生于尺

爲原之律生于量將雖以定是非光爲晨仁言之熟矣今不復云權量雖聖人所重又須更審法度修廢官然後政行於四方恐未可專恃以爲治也又今之權量未必合于聖人之權量也夫中和樂之本也鐘律樂之末也本巧也末規矩也雖不盡善猶能成器若規不規矩不矩雖使良工執之猶將惑焉某是以願銷新鑄之鐘斛不欲使傳于後世

廣書同律度量衡舜舞箾巡于方岳下攷而齊一之安得謂不恃此以爲治今之尺乃古之尺今之權衡乃古之權衡前年以古樂聲爲黃鐘長九寸三分損一爲林鐘長六寸律皆圍九分黃鐘積實得八百一十分三分損一林鐘得五百四十分十二律皆如此率而其聲協此乃增律之一寸以爲尺豈生于量也與今之太府尺正同又以黃金方寸得一斤乃知太府權衡皆古法也惟量比律十三分二之大此蓋出于魏晉以來貪政也律者樂之本也鐘鼓云乎哉蓋病後世專事鐘鼓而不知本也刑名之書謂之律者取此也五刑之屬三千其罪之大小情之輕重苟不以律則不得其當猶無律而

定樂也（答陳水第四書）

陳水與先生第五書曰尺量權衡自秦漢以來變更多矣今之尺與權衡豈得猶是先王之所用邪彼貪者知大其量以多取人穀豈不知大其尺以多取人金乎且尺量權衡公私所共用也斂之以大量則給之亦以大量貪者何所得乎又所謂律與斛斗之分數某未甚解豈非語其容受今斛概之何啻大十三分之二耶此皆愚所不及非

而議莫能盡也

古有什一之稅而魯什三漢什五秦大半皆大斂也不必大其量是也亦恐傷于用而致然爾今尺合于律權衡合于律而黍則斛之輕重合于權衡尺之方深合于量又與古樂聲正同所謂量者一律之容爲一龠千六百四十龠爲一黍百三萬六千八百分之實也二千龠爲一斛百六十二萬分之實也君實深于算請自律分推而至于權衡尺量則渙然無疑矣復涑水第五書

大抵吾儕讀經史經有注釋之未安者史有紀錄之害義理者或爲論或爲辯以正之所以見爲學之志而示于世注老子是也今夫樂列聖之所參參者蓋以禮樂治國之大而不可一日慢況樂之太簇爲黃鐘宮商易位哉君實前與胡瑗李照今復主之豈未思之耶王朴樂果亦同房庶非之雖高五律君臣民事物不相干今復欲用之何可得也胡瑗所作比王朴下半律仲更當言之君實已悉李照之樂聲雖發揚又下三律然君實以爲房庶改漢書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今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八字某以爲漢書前言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鐘之長後言九十分黃鐘之長則八字者不可謂庶自爲且庶亦不能爲也尺量權衡皆以干二百黍在尺則曰黃鐘之重皆十二長在量則曰黃鐘之龠在權衡則曰黃鐘之重皆十二百黍也豈獨于尺而爲不成文理乎夫五色者之於衣華于身而已五味者之于食適于口而已烏取於溫飽云乎哉見君實議樂正如是矣王朴之樂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以仲呂爲黃鐘而次比之知其然也李照之樂皆失位者以太簇爲黃鐘而次比之知其然也君實知何則無律也書云律和聲禮云吹律聽軍聲傳云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故知三人者有亦不能知之無律故也答涑水論積黍書

涑水與先生論積黍書曰來示云經有注釋之未安史有記錄之害義理者不可不正此則誠然然須新淡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乃可奪耳如浴乎沂十月五日星聚東井之類是也至於房庶所改漢書云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今不成文理豈可遽改舊

書邪景仁以禮樂爲治國之大而不可慢某豈以爲小而可慢耶景仁吹律呂效鐘磬校尺量鑄鼏斛以求先王之樂某謂先王之樂大要主于中和而已亦猶景仁謂衣有青赤黃白黑之異某謂主于溫而已矣景仁謂食有酸苦甘辛鹹之異某謂主于飽而已矣然則景仁豈能全廢某之說某豈敢盡不用景仁之論邪從景仁之樂視之則王朴君臣民事物全不相干李照皆失其位使二人復生今日視景仁之樂未知其云何也今未有伶倫后夔師曠願以所著樂說與某書合藏之以俟後世知樂者辯之也

樂爲小事爲大事王朴李照胡瑗三家君實不決是非是慢而小之也但看今之君臣民事物可知之往年孫宣公馮章靖宋子京非李照樂乃召阮逸胡瑗房庶令修之君實當時與胡阮同非李照者今所用乃李照樂何也君實之言可全廢某之言不可不盡用何則盡無不是也古人之皆不到也十二律皆有損益而和也豈不爲新義勝舊義新理勝舊理乎所恨至是未有人是

附錄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三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强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先是蔡京見公曰上將起公矣公正色曰鎭以論新法不合得罪一旦先帝棄天下其可因以爲利乎故公卒不爲元祐二聖之起

初神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放正公與司馬光皆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獨得于心元豐三年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樂當先正律上曰然公作律尺斛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訪求眞黍以定黃鐘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既致仕請大府銅造樂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詔嘉奬以樂下太常

蜀公東齋記事曰君實與予莫逆之交也惟議樂爲不合往在館閣時決於同舍不能決遂弈棋以決之

君實不勝乃定其後二十年君實在西京爲留臺予往
候之不持他書惟持樂論八篇示之爭論者數夕莫能
決又投壺以決之予不勝君實權曰大樂還魂矣凡半
月卒不得要領而歸
蘇文忠誌其墓曰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
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代其議論可否
足以榮辱天下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
既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
其略則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
蓋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
宗時論濮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
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
不同耳然至於論鎛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
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梓材謹案元文類載梁況爲
朋范墳詩蓋即先生之墓也

蘇魏公挽之曰歲在龍蛇會忠賢屢感傷未收空土淚
又聚有大小遂取中者爲之然下聚時頓緊則聚又下
準溫公以一千二百粒排今一尺爲準漢書文不甚順
了又不知如何爲正排又似非是今世無人曉音律只
其傳金石刻俱是大文章
程氏遺書曰范景仁論性曰豈有生爲此死又卻爲彼
儘似見得後卻云自有鬼神又卻迷也
晁氏客語曰純夫言舊日子弟赴官打乞書于蜀公者
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李廌談苑曰東坡云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特慎滅節
嗜慾一物不芥蔕於心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不取佛
法
汪玉山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詩曰元祐初溫公申公對
弈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詔不起謂所親曰予所欲
爲者君實既已爲之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乃
如此也
朱子語類曰范蜀公謂今漢書言律處折了八字蜀中
房庶有古本漢書有八字所以與溫公爭者只爭此范
以古本爲正蜀公以上黍粟一千二百粒寘今九寸爲

憑器論造器又紛紛如此古人曉音律風角鳥占皆能之太史公以律論兵意出于此

黃東發曰范蜀公凡所陳關涉甚大首乞仁廟擇宗室爲皇儲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爲白此爲天下孤忠極論王安石新法不便六十三致仕而去迄不爲元祐一出此爲天下高節

雲濠謹案阮亭居易錄載安岳馮山集五言律詩上范蜀公二十韻說盡蜀公平生又言趙清獻集有幼陳恭公執中娶妾殺婢二奏反復不遺餘力范蜀公疏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狂充斥執中當任其咎臺省捨大旨細暴揚蕪私若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

一相非所以明等殺辨堂陛也不亂者莫可以爲宰相元祐之初獨高臥不肯起其風概又出元祐諸賢之上云

補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梓材謹案謝山于南軒學案趙中川傳云說者以爲呂正獻公之于范蜀諸老爲親炙是先生固亦高平講友也

附錄

公侍經筵時仁宗眷秋高公于經傳同異訓詁得失皆懇陳其略至于治亂安危之要聞之足以戒者乃爲上反覆深陳之仁宗嘗詔講官凡經傳所載逆亂事皆直言毋諱爲其無事事服習爲方外人也並家傳

公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未嘗辨少時嘗于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至和中手書

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于座右又書古人詩好衣不近
吉士體粱穀似怕腹中書書于屏風家塾
王伯厚曰呂正獻公書座右曰不善加己直爲受之
本後漢張霸戒子之語
公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
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因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
謝之
人或議公太怨以爲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
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

之自棄耶
程明道送呂晦叔赴河陽詩曰曉日都門颺旆晚風
錡吹入三城知公再爲蒼生起不是尊常刺史行
蘇魏公挽之曰自歎騙屯世少同平生知己莫如公早
參直諒多聞數晚入堊陶一器中存歿交情成契闊晤
言名理設俳窮追思五十年前會已識河東父祖風
晁氏客語曰荆公謂呂晦叔曰漢元帝晚節劉向數上
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眞賊之卿
又曰荆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于天
温公剛大之氣
補龍學李公擇先生常
附錄

力學自喜多聞強識爲文章敏捷初若不經思慮及成屬寓深雅識者知其建器也

時荆公之子雱與溫陵呂惠卿皆與聞國論凡朝廷之事三人者參然後得行公言陛下與大臣議某事安石不可則移而不行安石建膝議某事安石承詔頌焉呂惠卿獻疑則反之詔用某人安石惠卿之所可雱不說則又能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今皆不似之耶而其論青苗尤爲激切至十餘上不已

凡所言事多舉大體務在廣諫諍抑僥倖殺激訐其本已涉其流探其原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爲已之忠厚篤于世教嘗謂己之所見者有得必入告于上繼悉不隱若其隨時所趣以排擊取合則不能也其自信如此故忠言密啓世莫得而傳焉

黃浩翁祭之曰公處貧賤如處休顯溫溫不試任重道遠內行純明不缺不蔽臨民孝慈民歌去思其在朝廷如圭如璧忠以謀國不治子直與寧元祐言有剛柔公心如一成以好謀十年江湖眸然生色三年主計鬢髮盡白它日謂我何嘆何得我知公心謀道愛國出牧南陽往撫益部稱責辦嚴笑語即路天下期公來相本朝

華藝 101 版 48A 947

當上之史官

雲濠謹案宋江西洪崖鄒中妻文城縣君李公擇尚書姊也治春秋博學能文作公擇挽詩云久歷金門員未酬黃星知如問天祿客抱恨作銘詩不減前人載江少虞類苑

薛氏家學

殿班薛先生墊

薛墊字宗道簡肅之弟知河池縣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官至內殿崇班卒而歐陽永叔銘其墓曰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足似不愧其兄歐陽文忠集

薛先生直孺

薛直孺字貿夫簡肅之子也爲名臣子能純儉謹飭好學自力以世其家後簡肅六年卒年二十有四歐陽文忠集

通守薛先生長孺

國博薛先生長孺合傳

薛長孺字元卿簡肅兄睦之子少思簡肅蔭補郊社齋郎歷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通判成都府未行卒其知綿州曰綿吾鄉里也長老乃吾父師子弟猶吾子弟也爲立學官以教之爲政有惠愛綿人大悅弟良

鄧至蜀人世居梓江以富名父琮均順薦亂謁高貲且諭諸富人無靳邑人以故保全家頓貧徙雙流以經學誘進後生翕聚至數百人翕然知學及先生學益大號二江先生范蜀公爲之友黎公從之游以子貴贈太師其父亦贈太保生四子後先登科綿試禮部第一季子縝登科時神宗臨朝綿爲翰林學士侍唱名至縝綿下殿謝子洵仁淘武從子郜聯唱名于是綿聯謝執政因奏鄧至善教上曰知之氏族譜

梓材謹案劉氏人譜引此事云上覩而笑之王恭公從旁贊曰以其父鄧至盡職教人所致也

元獻宋先生庠

宋庠字公序安陸人後徙開封之雍邱先生天聖初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擢大理評事歷遷尚書刑部員外郎詔爲翰林學士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生爲相儒雅練習故事與宰相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先生與善者夷簡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先生知揚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徙鄆州進給事中復召爲參知政事慶曆七年春旱用漢災異策一旦冰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邱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氏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于內者略于外備于外者簡于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

兔三公故事罷宰相賈昌朝輔臣皆削一官以先生爲右諫議大夫明年除尚書工部侍郎充樞密使皇祐中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享明堂遷工部尚書三年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後徙許州又徙河陽再遷兵部尚書入覲以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封莒國公旣而與副使程戡不協以河陽三城節度同平章事判鄭州徙相州以疾召還英宗卽位移鎭武軍改封鄆國公出判亳州以司空致仕卒贈太尉兼侍中謚元獻先生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掇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宋史

雲麓謾鈔曾氏隆平集言先生初名郊李淑因對言于上曰郊交也姓與國號同而名交非所宜仁宗語之更焉又以其謚爲元獻

國語補音自序

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鐸天下古今眞謬之學一旦冰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邱明自魏

附錄

與弟同有時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二宋

神道碑

而小人亦自遠門下謹元獻先生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掇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宋史

雲麓謾鈔曾氏隆平集言先生初名郊李淑因對言于上曰郊交也姓與國號同而名交非所宜仁宗語之更焉又以其謚爲元獻

國語補音自序

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鐸天下古今眞謬之學一旦冰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邱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氏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于內者略于外備于外者簡于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

附錄

與弟同有時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二宋

神道碑

而小人亦自遠門下謹元獻先生儉約不好聲色讀書至老不倦善正訛謬嘗校定國語撰補音三卷又輯紀年通譜區別正閏爲十二卷掇垣叢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別集四十卷宋史

雲麓謾鈔曾氏隆平集言先生初名郊李淑因對言于上曰郊交也姓與國號同而名交非所宜仁宗語之更焉又以其謚爲元獻

國語補音自序

逮東漢左傳漸布名儒始悟向來公穀膚近之說而多歸左氏及杜元凱研精訓詁木鐸天下古今眞謬之學一旦冰釋雖國語亦從而大行蓋其書並出邱明自魏晉以後書錄所題皆云春秋外傳國語是則左氏爲內國語爲外二書相副以成大業凡事詳于內者略于外備于外者簡于內先儒孔晁亦以爲然

附錄

與弟同有時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二宋

神道碑

而小人亦自遠門下

嘗自謂時賢多以不才詆我因爲自誄詩曰我本無心士終非濟世材虛舟人莫怒疑虎石當開蚊負愁山重葵傾喜日來欲將嘲強解眞意轉悠哉盧史

黃東發曰宋元憲自爲言官參大政遇事多明白可否及既登庸天下無事惟務清淨再用頗事浮沈矣然公之言曰殘人逞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豈哉言乎豈老成涉歷蓋自有見而然耶又曰自布衣時二宋已名動天下而公爲謹飭云

景文宋先生祁

宋祁字子京元獻弟與元獻同時舉進士禮部奏先生第一元獻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元獻第一而寘先生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釋褐復州軍事推官孫奭薦之改大理寺丞再遷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有司言太常舊樂數增損其聲不和詔先生同按試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先生皆典之預修廣樂記成遷尚書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徙判鹽鐵句院用修禮書次當知制誥而元獻方參知政事乃以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改判

于是乎名天以上帝也者近人理者也人
于萬物乃一物假令天若有知然宰制生育未必圓顱
方趾耳鼻食息如人者也今名之帝以人尊天引天以
自近親之也人之親者莫若父故以文王配上帝不可
以郊故內之明堂明堂王者最尊處也仁乎其父故親
之甚焉臣揖而喻之曰宸宸聰睿天家謨明協恭大化
于天天有帝名則祭之明堂親與敬兼之矣孔子所以
美周公能以是心于天下而不失乎至禮禮者緣人情
者也配郊說

冬許晚絜春許徐覩旱許飽夕許慊行立坐偃皆不得
體大之事縣官亦欲不急其成然弗聞其遂廢也諸生
悄然曰先生見欺哉大道宰時萬物均利先天後天不
違而不營慮陰陽之盈擾損黎獻之洪寧又以庠序
官避而不營慮陰陽之盈擾損黎獻之洪寧又以庠序
速如建瓴重惜百姓嗅咻羣生今太學歲直其地故縣
遂汙文之將墜廢仁義于黃老謝詩書于佛諦何沒振
反汗撝延愕眙廢里黎于九仞止天崧于一簣寧道之

天常之自律獨淹久而弗康將寖微乎學術不按其華焉取其實思緝疑焉臣答曰諸生可謂拘文牽俗迷乎大方持螢爝不知白日之出視藪澤不識鵷鵬之翔今將伸子之偃蹇子之肯猶陳帝紘概舉皇綱緝聞太平之基不九年則不能戴其德故源甚浚則流甚長成之暴則壞之亟虞舜歷試諸艱而納大麓周文匪棘其欲而王西國彼寧樂乎淹鄙哉不得以已也今縣官丕天之大猶文之絳以絃頌不已日而孚習俗不期月而改故先發號乎首善將大定于四海使含生飫其祗庸多

士薰乎孝愛然後鼓易動于庠序沛有餘乎方內亦猶樹木者爲計于十年成閩者歸餘于三歲此天道之常倫奚致疑于驩騏況縣宦樂育士類申飭宦師講求本末之說丕迪安安之基雅三而肆雩詠而歸雖暫休乎丕作且不忘經構之宏規何謂其遂廢哉諸生報焉汗下遂巡避席曰鄙人寡聞猶醯雞然微夫子之發覆孰知乎天地之全

附錄

將卒爲治戒曰吾歿後稱家之有亡以治喪斂用襲浣衾之鶴氅紗衣帽綪履三日棺三月葬愼無爲陰陽拘忌棺用雜本漆其四會三塗卽止使數十年朽衣巾而已吾之焉然朗朗有識者還于造物放之太虛可腐敗者合于黃壚下付無窮吾尙何患掘冢三丈小爲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二益酒二缸右置米麵二甌朝服一稱私服一稱革履自副左列吾誌石右刻吾銘卽掩壙惟簡惟儉無以金銅雜物置冢中吾學不名家文章傳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數人故無功于國無愚于人不可以請謚

有司不可多受贈贈又不宜求巨公作誌及碑冢上樹五株柏壙高三尺石翁仲獸不得用蓋自標置者非千載永安計爾不得作道佛二家齋醮此吾平生所志若等不可違命作之違命作之是死吾也是以吾爲遂無知也喪之詣塋以繒布纏棺四翼引勿得作方相俑人陳列衣服器用累吾之儉吾生平語言無過人者惟無妄編作集使後世嗤詆吾也

曾文定隆平集曰子京修唐書十餘年雖外官亦以叢自隨非特文章有見于世其守邊議兵雖古之名將不

能過也章疏之達于上者尤切世務卒不至大用時論惜之

朱子語類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詭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道理皆不見他正賊卻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賊

梓材謹案文公釋氏論下有云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言宋景文公于唐李蔚等傳既言之矣

梓材又案文文山與陳知縣書云晏公在陳歐公在滁千里往訪竟日從容皆言受知師也則先生嘗及晏氏之門矣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巧言爲辯文子爲學宋景文云此後魏北齊里俗譌字也

寺丞蘇老泉先生洵詳見蘇氏蜀學略

知州李谷子先生攸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待制李先生大臨

李大臨蜀人第進士仕至天章閣待制事在國史知制誥時繳李定詞頭其一也子陶隱氏族譜

梓材謹案范忠文祭李舍人文有云伊余與公自幼相從粵景祐中揭來之東同年登科四紀于今白首一節金玉其心是

先生固忠文學侶也

宋氏學侶

員外連先生庠父舜賓

連庠字君錫應山人父舜賓好義樂施先生舉進士爲壽春令開田千頃一縣大治壽以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慨然有感卽日求分司歸久之歐陽公薦其學行屬遷職方員外郎卒姓譜

梓材謹案歐陽公爲連處士舜賓墓表云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爲應山令後徙家焉其父正以疾癘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父卒家敗多貸悉散以賙鄉里而敎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責也又按張文潛爲二宋二連祠堂記稱君錫云好修而自重直諒多聞之君子也宋史隱逸傳言先生始與弟庠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修皆依之及二宋貴達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修非其人不交非其義秋毫不可污也卽本祠記

郎中連先生庠

連庠字元禮君錫之弟也兄弟與二宋遊相好也先後登科先生爲尚書都官郎中敏于政事號良吏張柯山集

景文同調

著作劉先生羲叟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呂氏家學

學士呂先生公綽

呂公綽字仲裕文靖許國公長子也少補廣文諸生遂任爲本監主簿累知陳留縣代還賜五品服讀書于崇文院遷大理丞歷知徐州尋復爲侍讀學士徙河陽過都留侍經席至和二年遷右司郎中未拜命卒年五十七特贈左諫議大夫先生四典太常尤明於禮學自三代沿革國朝典章之盛靡不該達郊廟祭器敝久不修而法度又不合古詩以時更造閱歲天子出嘉穀有司薦廟必先詔禮官讓中式而後行先生乃引月令天文殿學士知太原府後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以疾求解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恵穆

附錄

文與可挽恵穆詩曰憶在南邛日家君止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爲濟歸喪賜賻恩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有淚滂滂又曰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政爲郎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訃聞何時高家上永日哭寒雲

尚書呂先生公著 詳上陳水同調

恵穆呂先生公弼

呂公弼字寶臣文靖第二子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仁宗知名識于殿柱擢龍圖閣直學士嘗奏事退帝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英宗時以言事者數與大臣異議乃諫曰諫官御史爲陛下耳目執政則爲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爲用然後身安而元首尊宜考言觀事視其所以而進退之會王介甫立新法異議罷爲觀文殿學士知太原府後拜宣徽西院使判秦州以疾求

呂公孺字雅卿文靖季子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判吏部

南曹占對詳敏仁宗以爲可用知澤潁廬常四州提點福建河北路刑獄入爲開封府推官改陝西轉運使常平法行請以青苗免役歸提刑司徙知渭州鄜州蔡州復知審官東院出知秦州相州更陳杭鄭滁四州元祐初加龍圖閣直學士改祕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爲政明恕擢戶部尚書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贈右光祿大夫先生廉儉與人寡合嘗護曹佾喪得厚餉辭不受談者清其節焉宋史

員外呂先生希道

附錄

知和州東坡送以詩云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劍佩趨明光

梓材謹案晁氏客語云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聲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眞僞以傳質經之是非正叔當亦正獻之族恐卽公綽之子希道也

正獻同調

大夫徐先生鐸

徐鐸字振甫平陽人熙寧九年狀元尚書左丞呂正獻公嘗稱其德性凝重剛正不阿召入爲翰林侍講力詆章惇等後惇相先生安置化州未幾擢給事中累官至吏部尚書卒溫州舊志

雲濠謹案平陽縣新志稱先生歷太學博士時日下黑子見係指新法害民忤呂惠卿提舉太乙宮後累官尚書卒於家朝廷敕本嘗爲之葬祭云

富氏家學

文忠富先生弼詳見高平學案

李氏學侶

李先生布

李布字公南公擇之弟雲濠案案淮海後集公擇行狀以爲仲兄博學有俊才與公擇齊名時號二李早卒公擇兄華亦博學能文章然名不逮二李仕至轉運使廬山志

黃氏先緒

黃先生茂宗父中理附子育

黃茂宗字昌裔分寧人自其祖元吉買田聚書長雄一縣始宅于修溪之上父中理贈光祿卿始築書館于櫻桃洞芝臺兩館游士來學者常數十百人故諸子多以

學問文章知名先生高材篤行爲書館游士之師子弟
文學淵源皆出于先生祥符中試禮部擢在十八中登
科授崇信軍節度判官不耦卒餘杭子肅字和叔嘗試
于有司不利因不復出有文集若干卷 豫章
朝散黃先生諱
黃龜字□□分寧人官至朝散大夫以儒學奮一門兄
弟其學于修水上岁壺書院道義相磨才華競爽時人
謂之十龍後登第者嘅半長于康州太守庶有詩名實
生太史庭堅袁州
嘉集

士衡黃先生注
黃注字少升其先金華人後徙分寧中雅于兄弟皆好
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從其兄茂宗官于隨後舉進士
得內科初任永興主簿調公安南陽縣剛不苟合負其
所守快快無所施卒以不得志死於南陽其文博辨雄
偉意氣奔放不可羈束生所著有破碎集公安集南陽
集凡三十卷 豫章
黃
州守黃先生庶
黃庶字亞伯洽翁叔父也登嘉祐六年進士第授宣州
司理參軍移會昌令改知崇陽縣未至丁母憂服除或
臣義士奇功大節常恨身不出於其時不得與古人上
下其事既年二十五以詩賦得一第歷佐一府三州皆
爲從事暇日發常所作稾草得數百篇趙之曰伐檀集
自序
伐檀集
雲濠謹案先生爲山谷之父嘗撰
康州袁氏齋集直以爲康州太守
伐檀集

爲於王荊公荊公召至中書問免役法以但知舊法牙
規對荊公問甚悉曰能留心舊法必能辦新法矣薦於
上遂爲司農寺勾當公事召對便殿訪時事對曰陛下
意在惠民法非不良而患在奉法之吏多非其人朝廷
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奉法之意紛然不同所以法行
而民病恐陛下不盡察也累官除給事中卒有文集十
卷奏議二十卷讀書常自得意以爲學問之本在力行
所聞而已不懼改過自新善用規諫之言一言而善終
身紀之浩翁別集

梓材謹案浩翁爲权父給事行狀云公會大父及
光祿府君皆深沈有策謀而隱約田間不求聞達
光祿築書鵝卷山中開兩書堂以教子孫養四方
游學者常數十百凡分寧仕家學問之原蓋皆出
于黃氏

黃先生庠

黃庠字長善分寧人博學彊記超敏過人初至京師就
舉國子監開封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崇政殿以疾
不時入天子遣內侍卽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歸江南以
病卒宋史

法曹黃先生廱附于準

黃廱字富善庠之弟學尚氣節皇祐進士爲京兆法曹

將謁府賓吏告曰法曹庭參拜庭下此例也先生不可
解冠裳于庭而去隱居芝臺書院子準博洽工詩有雲
樵居士集人物志

明道同調

補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持國問答

伯淳先生嘗語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
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舊道卽性也
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污壞卽當直而行之
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
盡爲自家本質元是完足之物若合修治而修治之是
義也若不消修治而不修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
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如山河大地之說是他
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如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
門人未能盡曉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
未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

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於此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等得盡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先生常論克己復禮韓持國曰道上更有甚克莫錯否曰如公之言只是說道也克己復禮乃所以爲道也更無別處克己復禮之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如公之言卽是一人自指其前一物曰此道也他本無可克者若知道與己未嘗相離則若不克己復禮何以體道道在己不是與己各爲一物可跳身而入者也克己復禮非道而何至如公言克不克道亦是道也實未嘗離得故曰可離非道也理甚分明又曰道無眞無假曰既無眞又無假卻是都無物也到底須是是者爲眞不是者爲假便是道大小大分明

持國曰凡人志能使氣者能定其志則氣爲吾使志壹則動氣矣先生曰誠然矣志壹則動氣然亦不可不思氣壹則動志非獨趨蹶藥也酒也亦是也然志動氣者多氣動志者少雖氣亦能動志然亦在持其志而已

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伯淳先生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

南陽文集

或曰湯文武之去桀稷皆十有餘世其間子孫衰微奔竄者非一湯文武之有天下桀稷何與哉曰南宮适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禹之有天下則然矣稷諸侯也而曰有天下何哉豈非積累功德至

文王而興乎孟子曰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然則小國亦王之所待也所謂七十里者百里者非契稷所受以遺其子孫之國乎由是言之商周之所以興契稷不爲無所與也則正考父作誦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豈虛語也哉國語亦曰契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穀梁曰始封必爲祖南宮适孟軻卜子夏左邱明穀梁幷生于周代其所言皆親聞而見之者其學問又俱出于孔子宜若可信則尊始祖以其功之所起秦

漢諸儒亦有所受之也後世有天下者皆特起無所因故遂爲太祖所從來久矣（廟議）

中之說有二對外而爲言一也無過與不及一也喜怒哀樂之未發漠然無形及其既發然後見其中節與不中節也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人之心虛則明鑒則暗此誠如諭然所謂虛者非空洞無物之謂也不以好惡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動物也一息之閒升天沈淵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凡人固有無喜怒哀樂之時當此之際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則進求嗜好靡所不至惟君子能自處于中庸之地不動以待事也又引王輔嗣解復其見天地之心以證虛無爲眾本之所自出某常病輔嗣好以老莊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爲據也輔嗣以雷動風行運變萬化爲非天之心然則爲此者果誰耶天地之有雲雷風雨猶人之有喜怒哀樂但動靜有節隱見有時不可過與不及過與不及皆爲災害必得中然後和和然後能育萬物也復者陽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聖人贊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雖一往一來本以好生之則存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則有和此書以中庸爲地聖人之心乎（與陳水書）

陳水答先生書曰中者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

爲心也

又答先生第二書曰秉國以無形爲中某以無過不及爲中此所謂同門而異戶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常設中于厥心豈有形于外哉荀卿大學所謂虛靜定者非寂然無思慮也虛者不以欲惡蔽其明也靜者不以怵迫亂其志也定者不以得喪易其操也中庸所謂中者動靜云爲無過與不及也二者雖皆爲治心之術其事則殊矣某前書論中已備矣恐秉國尚未詳覽而熟察也

補恭簡王彥霖先生巖叟

彥霖問答

彥霖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立是可與立者也

彥霖以爲人之爲善須是他自肯爲時方有所得亦難強曰此言雖是人須自爲善然又不可爲如此卻都不管他蓋有教焉修道之謂教豈可不修

彥霖問道者一心也有曰仁者不憂有曰知者不惑有

附錄

神宗潛邸英宗命韓魏公擇宮僚用王陶韓維陳薦孫固孫恩恭邵亢皆名儒厚德之士神宗內朝拜稍急維曰維下拜王當效之一日侍坐近侍以弓樣靴進維曰王安用此靴神宗有愧色亟令毀去 閒見錄

司馬溫公與公平生交俱以耆舊進用至臨事未嘗一語附合務爲苟同行狀

程伊川曰持國服義最不可得

韓南澗序高祖宮師文編曰嗚呼公固不以文章名者

曰瑑者不懼何也曰此只是其德爾其理一也得此道
而不憂者仁者之事也因其不憂故曰此仁也知勇亦
然不成卻以不憂謂之知不惑謂之仁也凡名其德于
百皆然但此三者達道之大也

奏議

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治平邪人一進
則朝廷便有不安之象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廱
之者眾上下蒙蔽人主無由得知不覺養成禍患爾

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惟說君子在內小人
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君子既進小
人不能與君子同事自然不得親近小人既進君子不
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
亂之機也此際不可不察

大抵聖賢之學非造次可成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
與勤屏絕他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

關世道

忠憲家學

韓先生綜

韓綜字仲文忠獻次子舉進士同修起居注曹爲契丹
見能取而得之而弁競之患起而賄賂之
私行賄賂之私行而獄訟之端作而防猜
之禁繁博士勞于簿書諸生困于文法非復渾然養士
之體而庠序之風或幾乎息此識者之所其歎也竊謂
庠序者所以萃羣材而樂育之以完其志業養其名譽
優游舒徐以待科舉者也不必科舉之外別開進取之
多歧以支離其心而激其爭端使利害得失日交戰于
胸中損育德養賢之淳意非所以敦教化成人材也

司馬溫公稱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
至于再三或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

王深寧困學紀聞曰元祐七年三月望月食既王巖叟
言漢曆志言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復既按元豐
八年八月望食之既今未及二十三食而復既則是不
當既而既也愚謂月食之既猶儆戒如此況日食乎

黃東發曰公元祐初諫臣也論君子小人不可參用最
關世道

忠憲家學

韓先生綜

韓綜字仲文忠獻次子舉進士同修起居注曹爲契丹

伴館使使者欲稱北朝去契丹號以先生言而止累遷
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姓譜
附錄
韓元吉桐陰舊話曰舍人景祐元年登進士第後以呂
文靖公薦入館忠憲公書戒之曰惟上感君恩次答知
己外但服勤職業一心公忠何慮前程不達切須照管
人情周防忌謗之言爲切繼遷開封府推官又戒之曰
乍贊造廳事皆須熟思無致小有失錯至于斷一笞
杖或不當明則懼于朝章幽則畏于陰隲二書眞蹟具

在族人家
獻肅韓先生絳
韓絳字子華忠憲第三子舉進士通判陳州歷遷江南
安撫使行便民事數十條後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神
宗立韓魏公薦爲樞密副使轉參知政事夏人犯塞請
行邊拜中書平章事哲宗時封康國公卒謚獻肅姓譜
講堂箴序
嗚呼天地之道遠乎哉聖人之心異乎哉動而任于理
則天道是已純然得其性則聖心是已吾謂通其說者

必以三才之原未始出于一者也人之七情中焉而未
發也則粹德內融豈不曰天下之大本歟及其發而皆
中節也則和理外著豈不曰天下之達道歟中者性也
寂然而有容則與天道合焉和者情也酒乎其若忘則
與聖心合焉所以八卦九章推明天人相與之際而著
爲吉凶休咎之符者非三才一原之效耶自古教化之
迹或因或殊然而未始不本諸性情而納之皇極者矣
貴賤以之位父子以之親兄弟以之友夫婦以之順此
皆不待學而後知直出于性情之常分爾況乎學斯學
者宜何如哉惟不獨私乎其身而已爲能宏而大之包
乎四海而不外詡乎羣侶而不遺使六沴弗得作諸福
莫不至是豈非休吉之符歟彼有肆情縱欲暴滅禮義
父子之不保兄弟之不戚矧肯仁于親戚鄉黨乎矧肯
屢于鰥寡孤獨乎是皆不知反求諸躬自滅天理所以
養命之道以取禍敗顯則有金木訊之甚則有鬼神譴
之是豈非咎凶之符歟夫學校之法所以養士使適是
道而後養乎蚩蚩之氓者也豈徒華言辭以自矜飾聲

名以自高希寵利以自封哉惟知其本者無取于彼而

三者亦兼有之矣

附錄

公之入相繼王荊公之後政事有未便者賢士大夫或置不用公口口而振舉之奏古者冢宰制國用今天下財用出入宰相乃不預聞始置口口稽攷天下財用之數量入以爲出援用司馬光上曰吾于光豈有所愛

顧光未肯來耳行狀

黃東發曰予舉淳厚爲郡多善政嘗出將以廣州兵亂罷歸入相以繼安石後言不盡用求罷最精役法仁宗

神宗哲宗朝皆力言之

莊敏韓先生縝

韓縝字玉汝忠憲第六子少師維之弟也舉進士爲南京判官上言災變詞極剴切歷知開封府進同知樞密院哲宗立拜尚書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謚莊敏子

宗武姓譜

修撰韓先生宗師

韓宗師字傳道獻肅之子以父任歷州縣既登第王荊公爲度支判官提舉河北常平累官至集賢殿修撰

知河中府卒初在神宗朝數賜對常屏忍去親側屢辭官不拜世以孝與之宋史

附錄

邵氏聞見錄曰元豐末神宗山陵韓康公尹洛凡上供之物皆預辦雖中貴人不敢妄有所求蓋公之子宗師從賢士大夫游有所聞必白公施行之

太中韓先生宗武

韓宗武字口口莊敏之子第進士官河閒令徽宗卽位爲祕書丞因日食上疏言近世事有微漸而不可不察者五大臣不畏公論小臣趨利附下一也人主忌于政事威柄下移怨讟歸上二也左右無輔拂之士守邊無禦侮之臣三也開境土以速邊患耗賦財以弊民利四也歲穀不登倉庾空竭人民流亡盜賊數起五也哲宗將祔廟中旨索省中書畫甚急先生言哀慕方深不宜有丹青之玩陛下踐阼如日初升當講劇典訓開廣聖學好玩易志正古人所戒也除都官員外郎句外爲淮南轉運判官前使者貸上供錢禁庭遣使來索先生具狀詞極鯁切坐貶秩罷歸久之蔡京欲以知潁州帝語

祕書事京不敢復言遂致仕累官太中大夫年八十三

卒姓譜

承議韓先生宗厚

韓宗厚忠憲之孫緯之子也歷官自光祿寺丞四遷至承議郎賜六品服所涖之地多能興水利斷疑獄嘗上書言元祐閒更按問法天下斷獄死者滋眾請復舊條之比較州縣獄死之囚數多者行罰卒葬長社縣朱光裔志其墓云王文公爲世儒宗樂教育後進君嘗執經請益既輔政屢欲用君而齟齬不諧是先生不附荊公矣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州金石記

李氏家學

尤可嘉尚東坡以爲王氏之學好使人同己化天下皆爲王氏之學一望皆黃茅白葦蓋是時如先生者固少

龍岡李先生復圭別見百源學案補遺

橫渠同調

補正愚呂微仲先生大防

周易古經自序

周易古經舊家家所以解經始各爲一書王弼專治彖象以爲注乃分綴卦爻之下學者子是不見完經而彖辭次第貫穿之意亦缺然不屬予因案古文而正之凡經二篇彖象繫辭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總一十有二篇

梓材謹案宋世之言古周易者自先生始四庫書目提要于東萊古周易云古易上下經及十翼本十二篇自費直鄭玄以至王弼遞有移掇孔穎達因弼本作正義行于唐代古易遂不復存宋呂大防始考驗舊文作周易古經二卷晁說之作錄古周易八卷薛季宣作古文周易古經八卷吳仁傑作古周易考一卷李燾作周易古經二卷晁說之作錄古周易十二卷程迥作古周易十二卷呂大防作周易古經八卷吳仁傑作古周易最晚出而較仁傑爲有據又云其書與呂大防書相同而不言本之大防尤衮與呂仁傑書嘗論之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附錄

然祖謙非竊據人書者稅與權校正周易古經序

謂係未見大防本殆得其實是可見古周易之源委矣

呂與叔敘毘夫體寄仲兄詩曰治非知務功何有見必先發蒙始精飯放不應論菌決水來安可病渠成高才況自名當世大業終期主太平可惜良時難再得東山應不負蒼生

程氏遺書曰微仲之學雜其憧悌嚴重寬大處多惟心艱于取人自以才高故爾語近學則不過入于禪談不

常議論則以荀爲有詰難亦不克易其言不必信心自以才高也

邵氏聞見錄曰康節先公與呂微仲丞相不相接先公與橫渠先生張子厚同以熙寧十年丁巳捐館今微仲文集中有和毋同州丁巳吟云行高名並美命否數皆殂嗟爾百君子賢哉二丈夫兩方敦薄俗 原注邵堯夫樂道不仕 諸賢同樂道咸瞠若脩梁遽壞乎密誰復距虛無 原注張子厚論佛老之失 望道有諸異友能令紹不孤爲先章燔漢綬環徑泣秦儒賴有諸異友能令紹不孤爲先公與子厚作也伯溫獲見公每語先公則惙然有不可及之歎

朱子答呂伯恭論淵源錄曰橫渠墓表出于呂汲公汲公雖尊橫渠然不講其學而溺于穆氏故其言多依違兩開陰爲佛老之地蓋非深知橫渠者如云學者苦聖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則是儒學異端皆可入道但此難而彼易耳又稱橫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則是本合由老佛然後可以合道但橫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語與橫渠舊書立言攘斥異學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馳了今若存之使讀者謂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正愍學侶

呂先生大忠

呂先生大鈞

呂先生大臨 並詳呂范諸儒學案

正愍同調

僚事晁景迂先生說之 詳景迂學案

王樓門人

補 清敏豐相之先生稷

清敏遺文

稷觀天下無可責之民或惡或善或邪或正或厚或薄其風俗使然治得其情雖至愚可使遷善雖至薄可使歸厚治失其道則反是乃以民辭吁何孽耶 上張虞部書

附錄

陳忠肅謫居于鄧于是得朋病且危猶與忠肅對語清爽如平日

晁氏客語曰豐相之持定幾與兄弟見之下階未畢進揖未答下畢到尋常揖處方答

陸放翁跋武威先生語錄曰豐清敏公爲中丞法論事上前曰司馬光呂公著皆忠賢何爲引赦服官赦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也徽祖曰光等變先帝法度非罪乎清敏公頓首曰誠當變無可罪者方元符建中閒邪正畢集于朝天下喁喁想望太平清敏與陳忠肅公俱極諫官御史之選而所以言則有婉直之異吾先大夫楚公每以爲二公之論皆不可廢蓋忠肅似孟子說齊而清敏似伯夷諫周其歸一也今觀武威先生之論又甚似清敏百世之下志士仁人得此書讀之當有太息流涕者矣

涕者矣

王厚齋四明七觀曰故國下車喬木蒼蒼理義兩露名節風霜古之遺直曰豐清敏排姦詆奄讜論棄廩託興荷花聞者斂衽

黃東發讀晦庵集清敏遺事序曰按公四明人東都事略亦云此序以爲續集蓋其先自括徙鄞耳

黃南山先賢清敏豐先生餞曰水衡之歌始慰穀城亶蒸之疏終忤祐陵正大之學貞勁之節元祐一網崇寧

謝山句餘土音至豐清敏公紫清觀下看荷詩十字荷花句就千林秀草魂消試看炎威如許依然風格孤高原注云即用清敏公荷詩句蔡京見而縮舌者也又再世朔南大節累傳朱陸醇儒我愛紫清世釋芳香長映芙蕖原注云謂監倉殉建炎之難于江都通守殉德祐之難于太平也又云吏部父子講學于朱陸之閒通守名存芳

清敏同調

文介陳先生禾

陳禾字秀實鄞縣人元符中進士累官殿中侍御史遷左正言立朝有風操嘗奏對論童貫反覆不已徽宗欲起先生引帝衣願畢其說衣裾落帝曰正言碎朕衣奏碎首以報陛下帝變色先生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帝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卒諡文介（姓譜）

謝山句餘土音陳文介公二靈山房詩鄞東有湖洞經清萬山之中推二靈二靈又以賢者名是爲文介之居停元祐黨人漸凋零文介晚出繼其聲辛毗牽裾不足亢其在諸公後足與清敏相抗衡更校四休

爲師峴山房小築足清致湖雲冉冉窺山扃漪露研硃點四經佳兒聚書過萬卷相與疏通而證明丁翁道子受學成至今空山風雨夜侵臣過之凜精英吁嗟乎文介不特善延爭亦復辨奸于未形不見定夫康侯皆賢者妄夸文若誤蒼生

君行同調

劉先生鑄

劉鑄字季冶長興人性秉剛鯁淹貫經史幼孤鞠于伯父比長報以父禮李潛稱爲純德士平生交遊多名流讀書天竺山從學者百餘人母死廬于墓側孝心篤至有仕族賢之欲妻以女先生曰吾鬒夫而得仕族女必不肯提甕出汲以修婦道井臼之責鑄委之耶竟謝卻之著有燕石編傳家姓譜

元祐之學

補諫議龔先生夬

附錄

葉水心議公謚節肅曰陳瓘鄒浩任伯雨及公皆宜不應謚天子皆賜之謚追傷禍變艱難之所致褒勸仗節敢言之臣所以示爲百僚法也蓋元祐之末建中靖國之初旣昭雪流人生死蒙澤天下望盡復元祐政事而巨姦已敗者猶偃蹇不自退方稔者日睥睨而爲謀公時之盛衰視其官治之廢興由其身志清王道奪回正與同時諫官御史隨其邪臆所在連奏累疏迎鋒摧擊路可謂壯哉世言公羈置化州徙步赴貶持扇乞錢以爲資嗟乎公能不自悔矣雖姦臣遇公之酷如此又豈足爲公戚哉謹按謚法能自持守曰節剛德克就曰肅謚公曰節肅宜無愧

劉雲莊祭公墓文曰嗚呼公之南遷坐論蔡氏也方公持扇乞錢之日實彼乘鈞顓國之時榮悴殊途亦旣甚矣歲月幾何是非大定流芳遺臭兩俱無窮咄彼凶渠塊骨茲土樵蘇猶唾而弗顧而過公之墓者莫不徘徊太息想像其遺風是果孰爲榮辱耶嗟夫天不使公還葬河間而葬於此又不使蔡鼈于與邦而鼈于此其殆欲一正一邪昭然並列爲世之法戒乎

知州張先生汝明

張汝明字祖舜蔡和人元祐進士任司諫時二蔡當國

先生上疏劾奏之後知岳州所著有易索張子前言張子后言大究經諸書江西通志 梓材謹案直齋書錄解題謂先生字舜文易索上下經六卷外觀象三觀變玩辭玩占叢說各一大觀初爲御史省郎游定夫誌其墓

范氏家學

補資政范先生百祿

附錄

先生受學于忠文故其議論操修粹然一出于正哲宗奬諭詔曰卿博識洽聞留心經術討論之外尤深于詩鑑商周之盛衰攷毛鄭之得失補注其略紬次成書眞得作者之微頗助學宮之闕 梓材謹案元祐四年先生爲吏部侍郎時進詩傳補注二十卷故有此詔諭

王某字仲祥華陽人性篤孝事親能養志讀書務窮大旨不溺章句學文章純明簡重一與道合尤好爲詩每遇事感物輒賦詠以自適有唐人格趣與人交推本誠慤終身不失其歡或卽之謀必曲折詳盡以告急其患若己有居鄉恂恂然無少長疏戚接之皆以禮家嘗于貴不恤生事客至如歸士有貧而就學者衣食而教焉嘗舉進士與計偕一試未第遂歸岷山之下安退自若後二十五年詔起赴禮部將恩其遺滯則不復起識者高之趙清獻鎭成都最加厚遇卽其居與之田以資隱

計先生有岷編凡十卷初先生從鄉學于舅氏端明殿學士蜀郡范公故其行與文得爲君子及其子嘗起乃以承事郎封先生 呂祖謙德集

范氏私淑

楊靖恭先生匪

楊匪字源澈蜀人號靖恭先生資介潔生遠方于朝廷故實士大夫譜牒皆能通貫其于中國之士范端明景仁內翰純夫尙書蘇子瞻門下侍郎于由外不論也杜門委巷之下著書賦詩人無知者邵伯溫嘗薦于朝不

報藏書萬籤古今石刻本過六一堂中集古錄所有者
郡氏聞見後錄

正獻家學

補　待制呂先生希純

呂子進語

考之于書啓金縢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正獻門人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　詳見華陽學案

忠介鄒道卿先生浩　詳陳鄒諸儒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李氏家學

縣尉李先生撝　見下浩翁講友

李先生彭

李彭字商老公擇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皆與往來頗博覽强記所著有日涉園集通考

李氏門人

補　文節黃浩翁先生庭堅

梓材謹案先生亦號豫章先生其先金華人登治平四年進士又案先生外集有黃氏二室墓誌云庭堅之初室曰蘭溪縣君孫氏高郵孫公覺華老之女繼室曰介休縣君謝氏南陽謝公景初師厚之女又云初庭堅年十七從舅氏李公擇學于淮南始識孫公得聞言行之要啓迪勸奬使知嚮道之方者孫力爲多又云庭堅之詩卒從謝公得句法是先生因李孫謝三氏門人也其祭劉凝之文曰初不肖之及門聲諸孫之孫慥公慈祥而豈弟藉聞教而侍坐是先生又及劉氏之門雲濠謹案先生自號山谷道人謫黔戎時涪州別駕又號涪翁或曰涪皤在黔中又號黔安居士玉父豫章先生文集後序

論語斷篇

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火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可以考六經之同異證諸子之是非學者所當盡心夫趨名者于朝趨利者于市觀義理者于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凡學者之于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眾矣所問非有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子教人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悬鵠補劑之功深矣古之言者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學者儻不于此領會恐于義理終不近也近世學士大夫知好此書者已眾然領學者盡心故多

自得晚學者因人故多不盡心不盡其心故使章分句解曉析詁訓不能心通性達故終無所得荀卿曰善學者通倫類蓋聞一而知一此晚學者之病也聞一以知二固可以謂之善學由此以進智可至于聞一知十由此以進智可至于一以貫之聖人之事也由學者之門地至聖人之奧室其塗雖甚長然亦不過事事反求諸己忠信篤實不敢自欺所行不敢後其所聞所言不敢過其所行鞭其後積自得之功也夫不仕無義也子使漆雕開仕對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說蓋

漆雕開在聖人之門聞義甚高至于反身以自誠則未能篤信其心未能篤信則事至而不能無惑以不能無惑之心適事而欲應變曲當不可得也此漆雕開所以不願仕也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有三年之愛于其父母而宰予欲于期祥之中食稻衣錦引天下至薄之行自以爲安漸漬孝弟之說不爲不久豈其無所忌憚吐不仁之言至于如此豈若宰予者其先受之質薄自其至誠內覩實見三年爲哀已忘而强勉爲之者將欲加厚其質而不可得故不敢少自隱匿方求孔子之至言以洗雪其邪心以窮受薄之地不暇恤人之議已也豈

其不仁者欲見於一時之言而近仁者將載于終身之行古之學者所自得于內而不恤其外凡如此也此所以有講有學有朋友切磨以相發明非爲文章可傳後世辨論可屈眾人而發也其所聞于師與自得于心者如此方其學于師也不敢聽以耳而聽之以心于其反諸身也不敢求諸外而求之內故樂與諸君講學以求蓋心竭過之術士勇之不作久矣同與諸君勉之

孟子斷篇

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孟子聖人也荀卿著書號爲祖述孔氏而詆訾孟子以爲略法三王而不知其統蓋荀卿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義不見諸侯其迹與孔子不合故云爾曾不知前聖後聖所謂合若符契者要于歸潔其身者觀之孟子論孔子去魯其不知皆以爲爲肉其知以爲爲無禮乃若孔子則欲以徵罪行此聖人之忠厚非孟子不足以知之學者欲知孟子率以是觀之其智不足以知孟子安能知孔子然則荀卿所謂知孔子者特未可信聖

人無名而淳于髡以名實求孟子固不足以知之荀卿曾未能過淳于髡也揚子雲曰孟子勇于義而果于德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言雖不多以聖人之言行反覆考之足以徵子雲之知言司馬遷號稱博極羣書至如論伊尹百里奚皆不信孟子此所以得罪于子雲也梓材案司馬前于子雲此語有病　由孔子以來力學者多矣而方有揚雄來者豈可不勉方將講明養心治性之理與諸君共勉之惟勉思古人所以任已者

豫章文集

今夫水上下與天地流通周乎萬物智也天下之至柔信也謙下百谷故能爲百谷王禮也今夫仁徵子去之仁也馳騁天下之至剛義也無心于遲速盈科而後進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曲直皆遂焉木之理也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金之決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火之政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水之事也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土之守也夫友直者三言之長也千夫之諾不如一士之諤雖然取直友猶有四物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直而終于直者也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此直而似于曲者也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此曲而盜名直者也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其二端可願其二端不可爲　田益字序

古之言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季札子臧不以國挫志泰伯虞仲不以天下挫志是以搢紳先生于今尊之　朱完字序

質之柔者能有所不爲則剛氣之弱者不從于無益則強知柔之剛者觀水知弱之強者觀弓弛　文安國字序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自得之也見異端而不能弗畔居之不安也趨下流而失其本資之不深也今夫水決之東則東流決之西則西流背原而往矣左之右之而常逢其原亦必有道矣夫教者欲速效而不使人自得之學者欲速化而不求自得之盡孟子之罪人也　通城縣學養深堂記

以道觀分于嶄巖之上則獨居而樂以身觀國于逢辱之閒則獨思而憂　東郭居士南園記

明此二端已皆得矣一則五五則一也　陳氏五子字序

心親則千里暗對情異則連屋不相往來是理之必然
者也（上蘇子瞻書）
行之而心中自以爲宜推之于人而人以爲宜則是義
也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正信調直終不覆藏則是
樂也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古人之義也君子坦蕩
蕩古人之樂義也（與唐坦之書）
木之能茂其枝葉者以其根定也水之能鑒萬物者以
其塵定也故曰能定然後能慮（與王立之）
物固不一能士固不一節鄙寄賁友而存君親君子以

爲可跋陷蕃王（太尉書）
明珠白璧不言而出九重之淵天球河圖不卜而爲萬
乘之器（祭韓康公文）
思而不學無所于蔽故謂之殆學而不思罔罪罪不治故
謂之罔切切偲偲相勸以誠（切偲齋銘）
心者氣之君氣者心之將君之所令將應如響心淵如
淵氣得其養夫惟氣之爲物憂則煞然怒則勃然羞則
懨然懼則瞿然勞則喟然饑則猝然酌其有餘不足而
用其中爾乃浩然養浩銘）
嘗云人生歲衣十疋日飯兩盂而終歲齷齪疲役此何
理也男女婚嫁緣渠儂塵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實
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應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

今雙眉終日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晁氏客語曰范純夫子沖自嶺表扶護歸過荆州見山谷道純夫數事皆所不知純夫在史院報丞相上馬後爲諸人講左傳一授乃出魯直蓋受左氏學于純夫也

楊誠齋宜州新建豫章先生祠堂記曰予閱山谷之始至宜州也有氓某氏館之忌者抵之罪有浮言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于戍樓蓋之又抵之罪有逆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館于江邊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

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先生深喜之以爲有補于學者

曾敏行獨醒雜志曰秦少游之子湛自古藤護喪北歸其壻范溫候于零陵同至長沙適與山谷相遇溫淳夫之子也淳夫之歿山谷亦未弔其子至是與二子者執手大哭遂以銀二十兩爲賻湛曰公方爲逆役安能有力相及且某歸計亦粗辦願復歸之山谷曰爾父吾同門友也相與之義幾猶骨肉今死不得預斂葬不得往

送貧吾友多矣是姑見吾不忘之意非以賻也湛不敢辭既別以詩寄二子曰昔在秦少游與我同門友又曰范公太史前輩于死生交友之義如此

王雙溪與杜仲高書曰黃比蘇雖爲後進然專以詩自名東坡雖尊杜詩然始學李太白晚學劉夢得與杜詩氣脈不同山谷外舅謝師厚孫莘老二人皆學杜詩魯直詩法得之謝孫故專以杜詩爲宗然詩法出于工部而句法不盡出于工部山谷所以名世者以此

袁絜齋跋涪翁帖曰涪翁一代人傑言爲世準無一可

讖此卷所云士不可以一日不學民不可以一日無教其言當矣然論爲人父母非聽獄求盜之謂則所未喻夫獄訟得其情盜發而輒得非細故也其爲急務與勸學養士等爾而抑揚若是不亦偏乎雖然先聖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豈謂兵食果可缺哉正欲甚言民信之重不得不爾故曰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是而觀滄翁之語亦無可議者矣

魏鶴山序貢太史文集曰元祐之閒守正不阿迫章蔡用事摘所尊王介甫將以瑕眾正而珍焉公于是有

黔戎之役鼷狡之所嗥木石之所居闇闇百怪然自今誦其遺文則虛澹氣夷無一毫憔悴隕穫之態以草木文章發乎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雖百歲之相後猶使人躍躍興起也

太常博士陳緯議謚曰公之學奚止于文哉紫陽朱夫子讀東都事略惜其好處不載具稱公爲孝友周文忠公記分寧祠非徒曰瑰瑋之文妙絕當世而又曰孝友言行追配古人則公之生平凡性分所當盡者眞無毫髮遺憾矣濂溪周夫子闡明道學上接孔孟不傳之祕世固鮮有知者惟公知其人品甚高光風霽月一語獨能形容有道者氣象惟賢知賢也則其爲元祐史官荊公勿令上知之語陸右丞隱而不書公辨甚苦辭氣壯厲至目爲佞史紹聖閒翠小用事追仇元祐史官詔拘畿縣以報所問眾竦惕失據公隨問隨答弗揚弗隱而謫黔徙戎頓黏萬狀略無幾微見顏面其爲承天塔記也部使者阿順風旨萬千交扇遂有宜州之行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見者謂公無愧于東都黨錮諸賢願爲范孟博一傳又默誦大書盡卷乃止則胸

中浩然不衰者抑亦可想見矣

考功郎趙景緯覆議曰先生詞章入神出天巧妙無餘可以謂之文矣先生出處夷險一致至死無悔可以謂之節矣

牟子才爲返棹圖贊曰幅巾夸野服貌腴夸神蕭孤鶱夸風雅唾視夸爵祿我思古人伊黃山谷晁爲使之六年夔道而九日姑孰也其符紹之朋黨與組織寺記指摘實錄吾觀返棹之圖未嘗不感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夸渺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

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何所樂辱也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渾然天成可置座右

黃東發曰浩翁孝友忠信篤行君子人也世但見其嗜佛老工嘲咏善品藻書畫遂以蘇門學士例目之今愚熟考其書其論著雖先莊子而後語孟至晚年自列其文則欲以合于周孔者爲內集不合于周孔者爲外集其說經雖尊荆公而遣程子至他日議論人物則謂周茂叔人品最高謂程伯淳爲平生所欣慕方蘇門與程子學術不同其徒互相攻詆獨浩翁超然其間無一語雷同方荆公欲挽俞澹老削髮牛山浩翁亦嘗諫不容且識列子爲有禪語而謂普通中事本不從葱嶺來此其天資高明不緇不磷豈蘇門一時諸人可望哉讀浩翁之書而不于其本心之正大不可泯沒者求之豈惟不知浩翁亦恐自誤

又曰前輩多以其所居自名東坡浩翁則皆以其謫居之地名稱浩翁亦足配東坡若山谷乃灊皖閒寺名翁傾其林泉而樂之故亦嘗稱山谷然山谷本唐世蠻獠黃氏洞名翁黃氏也誼不當襲用但宜稱浩翁云

羅道圓題黃山谷墨迹曰山谷先生孝友純至常于翰墨見之所謂諸弟孝友洵洵薰陶使然又曰性行頗謂柔所以望其族人昆弟者何其忠厚也

梓材謹案阮亭居易錄云坡公之有紱川人豔稱之而集不傳唯傳其贈風賦及試誦北山移爲我招琴聽數語耳谷之朔徐師川洪駒父輩皆著名而世不知其後人之盛後村云思陵尤重谷詞翰擢其甥至執政至茂陵而其後益蕃子邁子晞皆顯融伯庸尤貴寖克昌者最後出爲公所稱示予甲寨丙寨眷風雜詠過秦詩字其名曰紹谷集曰後谷甲寨已有泉祖黼豐氣骨丙凜而後則漸不元祐建中境界使加以年駸駸點宜跋集安坡之後南渡之後皆昌大又能以文章世其家豈

非天哉又載宋任淵撰山谷精華錄八卷詩賦銘贊六卷雜文二卷宋槧本也又云按淵卽註陳后山集者惜錄中取舍未愜人意耳

又題山谷書食時五觀曰君子之道坐如尸立如齋睡有存息有養一動靜通夢覺心無不在也食時之觀省察之一事也山谷老人之示戒密矣苟善用之誠修身之良藥彼冥然罔覺者固無難焉而妄談法空謂世教爲不足行者亦不可不以善性比丘爲戒也

浩翁謝友

邢先生居實 詳見安定學案

進士宋先生班

王先生該 合傳

參軍洪先生民師 合傳

縣尉李先生攄 合傳

宋班字粹父管城人文安公白之曾孫也安貧養母不
治生業篤于詩書舉鄭州進士第一年三十一不及仕
而卒黃涪翁少與龍城王達夫該海昏洪德父民師李
安師攄雲濠案李安詩公撰長子揚州江都縣尉蚤卒
涪翁嘗爲安詩字說又案洪民師涪翁女兄之
夫也涪翁序題壁詩言民師亦孝謹喜讀書
登進士第爲石州司戶參軍奔父喪客死 及先生游

皆外兄弟也其人皆有操行藝文有切磋之益豫章文集

特奏蕭先生公餉 附子曄曄麟玕

蕭公餉字濟父新淦人涪翁之友也博聞能文在太學
有聲稱縣學中忽自廢不爲舉子業元祐六年以特奏
名試於廷得一命歸卒年五十有九于鼎曄麟玕先生
既無仕進意築室于清江峽之碕巴邱之上曰休亭閒
居且二十年于書無所不觀尤好玉于黃帝素問豚其
英華以治氣養心遨遊于塵垢之外推其緒餘子弟皆
與于學豫章文集

涪翁學侶

侍郎侯先生蒙

侯蒙字元功問講學之意篤直以詩答之曰金聲而玉
振從本明聖學石師所未講赤子有先覺絲直則爲弦
可射可以樂竹箏不成蘆白珪元抱璞匏瓜不能匏其
商猶爲殷土俗頗暖婺西笑長安樂革無五聲材終然
應宮角木人得郢工鼻端乃可斲政和六年爲中書侍
郎豫章外集合年譜

知州崔先生子方

提刑曹先生輔

口口李先生亮工

隱君董碧巖先生南美 並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涪翁同調

知州王先生獻可

王獻可澤州人刑部尚書黙之父也仕至英州刺史知
瀘州黃魯直謫于涪過之甚厚時人稱之宋史

俞先生若著

俞若著字口口口人通判宜州黃山谷謫居是州時

黨論甚嚴士夫例削籍逋唯先生爲經理舍館敬遇其急文遺二子執諸生禮甚恭

太學蔣先生津 別見陳鄂諸儒學案補遺

太學李先生中 別見景迂學案補遺

鄧氏門人

資政范先生百祿 詳上范氏家學

景文門人

縣丞胡先生稷言 別見安定學案補遺

待制家學

李先生陶 詳見涑水學案

李先生隅 附子時雍時敏

時雍時敏皆世其學 氏族譜

雍時敏皆世其學 氏族譜

李隅大臨父子通達明敏吏事有能名尤工于書子時

于前再拜爲壽少師不爲起飲訖再拜而入先生歸以

語子弟曰公家法如此其他可知也 澗泉日記

豐氏家學

監倉豐先生治

豐治清敏之孫建炎中高宗駐蹕淮陽金人入境時先生監轉般倉死之紹興十一年詔褒其忠錄子誼爲將仕郎 上虞縣志

豐氏門人

補正言張先生庭堅

以往其清謹類皆如此其自咄歸先生獻詩有曰一昔絕無淮甸物滿船惟載惠山泉 呂氏家塾廣記

韓氏門人

邵先生伯溫 詳見百源學案

岑先生嗣起

岑嗣起韓少師門下士也少師自閑下侍郎歸六丞相在潁邑既至謂丞相曰汝且未作會明日自置酒念家會難以召客獨請先生丞相預坐側明日丞相置酒亦不別召人酒三行丞相起入更衣具朝服端笏親置酒

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于宗廟社稷豈非謀出于此歟此其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盡於是時紂欲亡而未嘗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道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可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夫爲商之大臣而且于王爲親惟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也三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處天下之賢俊俾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危亡而後已子孫勿率亡形既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廢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臣子所以報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可也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于義不獲罪于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于自靖乎蓋若商祀之顯隮則微子以爲心憂而辱于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以請後則奉先王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故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污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愧人更相勸勉以求合于義而不期于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于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以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正囚則自獻以其忠則是三子之非苟爲也處垂亡之世猶眷眷乎天下國家而不在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其所欲爲以期先王之知耳古所謂較然不欺其志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戒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哉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所難辨者也比干以死無足疑故不必以告人而箕子微子不免云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云者重去就之義而厚之故也不然安得並稱三仁

哉自靖人自獻于先王

附錄

袁清容曰唐宋以詞賦取士其所爲文率不傳後至王安石改經義獨張庭堅陳古正義闡儒先之微旨故東萊呂氏取而第之

吳薦宋賢贊曰大科傑魁正言清秩諫紙數陳侃侃無匹惟愉弗從三謫匪逸節愍揚名百世一日

郭先生維

郭維河南人父奉議郎貫終于長沙判官建炎閒先生徙居四明以北學教授諸生從者如雲（寧波府志）

梓材謹案豐清敏遺事跋言先生顯昌人以爾學修謹侍清敏左右最久蓋建炎初李朴編次遺事多訪之先生云

張氏講友

權無相先生經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九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權經字□□河間人贈光祿大夫儒學三世而先生爲時名儒號無相居士與張庭堅游楊誠齋集

陳氏家學

學士陳先生曦

陳曦字元和鄞縣人文介禾之子也登進士第知休寧縣政尚清儉守法不阿改國子正高宗幸太學召之曰今學者言卿講說訓導可以爲師朕欲觀卿之道至于有成對曰陛下若復興太學此盛德事也擢給事中帝嘗謂侍臣曰惟陳曦言事最誠實自知制誥知滁州政

稱第一召拜翰林學士卒官（成化四明志）

陳氏門人

龍學陳先生正彙（詳見陳鄔諸儒學案）

君行家學

補　祕監李章貢先生朴

雲濠謹案先生爲君行子兄弟三人連中進士核之萬姓統譜江西通志並同

李先之語

書道治亂興衰之迹故其辭顯春秋賞善辨惡歸諸正故其辭微易以四象告吉凶故其辭深而通禮以齊莊恭敬之心達于邊豆玉帛故其辭典以嚴詩以君臣父子之情吹于竹絃于絲故其辭婉以順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矣

附錄

李先之請教伊川曰當養浩然之氣又問曰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程氏外書）

晁景迂送李先之歸南詩曰夫子聲名大淒涼三十年晚交彌好易夙志自覃玄泰華冰霜潔江湖鴻雁邊別期不相假吾道信茫然

又再送先之詩曰君家父子眞國器棄逐那知上苑春
嵐障城中尤自樂浦珍市裏本來貧曾憐濁俗排閭閶
蹔屈淸江縱羽鱗我老相逢便相別劇談易象亦何因
原註先之自廣南知縣歸復往
江南淸江縣一見從予談易
汪玉山跋李先之文曰施聖揚毛季中爲某言公介潔
寡與意所不樂者不忍正視其爲建昌宰某縣使客至
公輒移病避之其聞公之名願見不可得者往往先造
其門嘗赴郡宴太守顧官奴私語公揖起席守俟之良
久則公已去矣彊挽竟不就蓋其所自立大抵類此

補縣令李先生格

梓材謹案經義考有李氏格春秋指歸佚引袁州
府志云李格字承之萍鄉人元符中進士作詩諷
新法謫下獄歷州縣以終先生之兄朴字先之
此字承之似即先生但以萍鄉屬袁與贛之與國
雖並轄江西未知即先生否也

章貢學侶

施先生舜顯

毛先生叔度合傳

施舜顯字聖揚毛叔度字季中皆從李公先之遊先之
卒于虔州季中父彥時名隨爲虔倅白郡具奏乞褒典
守不從彥時獨銜以聞得賜待制汪玉山見聖揚問所
聞于季中言先之請敎伊川者聖揚曰舜顯與先之游
從久未嘗一言及伊川云 汪玉山集

附錄

汪玉山跋程楓密答周侍郎書曰贛州李先之剛介寡
合言語確訒而于施公相予特厚宣和末嘗以書抵公
曰受形氣于天地父母如聖揚可以無恨蓋自是二十
餘年間天下事數變士亦竭其知力以應之究其所成
能無負于初心者幾人也施公文學才謂不爲後人而
士程公亦以爲可無恨者蓋其平日心之所存力之所

審于處己恬于自進白首一節全而歸之今貴政殿學
至如贛州者其有以知之矣

常氏家學

補知州常先生同

雲濠謹案先生世爲邛之鶴山人至其父贈光祿
大夫安民入元祐黨籍貶不能歸乃從于陳先生
其仲子也見汪玉山所作墓誌誌又稱其請嗣得
提舉江州太平觀貧無立錐地又徙于秀之海鹽
縣精舍居焉晚年自號虛閒居士有虛閒集二
十卷奏議十卷烏臺日記三卷多閒錄一卷

附錄

七歲侍光祿謫滁滁多山水名公卿詩賦記文題刻殆
徧公一過輒能默誦翰林學士曾鞏時爲郡守見而異
之曾嘗與論近世君子小人公前揖曰滁水君子之魁
金陵小人之首曾喜謂光祿曰它日挺挺有父風未可
量也

十二歲光祿授以六經之學再三覆講無一字誤尤長
于周官六典圖其儀物驗諸制度不差一日光祿詔之
曰吾老矣汝其務求師乎吾同年有元城劉先生同里
有宛邱張先生當世偉人也汝欲學義理當師元城欲

學文章當師宛邱于是兩師之二先生高以評曰
除殿中侍御史才十閱月彈擊八十人其閒宰相執政
四侍從十六郎官寺監司帥守二十六庶官
十五大將六鼇網大振中外肅然
除御史中丞奏疏凡五十上所論皆小人然所薦趙鼎
王庶李彌遜梁汝嘉劉岑張致遠胡寅張九成魏矼晁
謙之陳正同孫道夫徐度朱松張祁黃鍔李棠閻邱明
施廷臣張絢張戒許忻吳彥章等率又舉之口而不輟
之嘗何者退小人公則任怨于己進君子公則歸恩于
君也
其記衢之學必推明孫明復石守道胡翼之李泰伯邵
堯夫程正叔之道俾諸生有所矜式
其闢熙豐之邪說也如闢申商尊元祐之正論也如尊
周孔故呂紫微行公之詞有曰排斥異端迴狂瀾于既
倒維持正論發潛德之幽光而張橫浦撰公之志有曰
言路既開臺諫增重異端既黜六經大明世以爲名言
高恥堂題常氏家傳後曰本朝大臣忠義元惡孰有出于京
檜者敏節公父子後先排擊不遺餘力竟遭廢細流落

以死而中執法身後子孫幾得奇禍自當時觀之阨窮
甚矣然一門大節載在青史與日月爭光至今讀之使
人凜凜有生氣然則小人盡力排君子無能爲損祇增
其光耀而已

常氏門人

蔡先生樞 閩

朝散家學

特奏李先生純德

李純德字得之光澤人太常諤之孫而元祐黨人深之

從子也少沿周禮兼左氏春秋爲文簡古不逐時好諸弟嘗問善人之道答曰臨事而無陰據便利之心斯可矣紹興五年以特奏恩將入奉廷對卒朱子銘其墓以好德有常之士稱之子呂姓譜

附錄

嘗語人事有當爲力雖未及亦勉爲之若必有詠而後爲則終無時矣

隱君李瀋軒先生呂 詳見龜山學案

張氏門人

宋元學案補遺 卷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九七

直閣王瀘溪先生庭珪

王庭珪字民瞻安福人以貢入太學時方禁士人說詩先生獨吟詠自若中政和進士任茶陵丞忤部使者拂衣歸胡忠簡銓上封事忤秦檜謫嶺表親舊無敢通問先生獨送以詩坐謗訕流辰陽孝宗初召對賜坐勞問除直祕閣一子扶掖上殿亦子官卒年九十餘所著有瀘溪集楊誠齋爲之序吉州正氣錄

雲濠謹案周益公爲先生行狀云公學無不通而尤邃于易少嘗師鄉先生張汝明晚自得于意言之表朱漢上胡文定向鄉林皆嘆賞以爲必傳

附錄

宜和末年未五十知時事阽危無宦游意學道著書若將終焉邑有瀘溪築草堂其上鄉人號瀘溪先生執經來者戶外屨滿公雖不仕常懷憂世心事苟宜民必告于當路

公居草堂未嘗入州府右史王公澤出守廬陵遣官賚書幣至山中招見虛其堂諏以政事繼率其僚屬延請講學宮升堂講道使諸生有所矜式一時士大夫哦詩紀其盛

瀘辰州遠人素重公爭以爲師

胡濟庵跋民瞻文曰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蔡此泉明語也民瞻一振馬隊之遺風人欽趨之所謂從善如登者耶泉明不欺矣

楊誠齋序其文集曰先生少嘗見曹子方得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于雄渾剛大云

梓材謹案誠齋序有云某嘗侍先生之杖履聞先生之誨言者故自稱門人則先生固文節之師也

廬溪學侶

待制郭先生孝友

郭孝友字次仲龍泉人政和進士任國子司業時蔡京再相天下益多事先生因奏對燕雲事當國不悅累官工部侍郎秦檜與金人約和廷議多不合檜以先生同舍生冀其附己先生曰議和本非至計因遂銷兵如後患何檜不懌以敷文閣待制致仕吉安府志

梓材謹案胡澹庵廬溪墓誌云爲郡學講書聽者環堵時何公摠以對策訐直廬陵故工部侍郎郭公孝友受業焉一日聽公講歸以所聞語摠摠驚異據此則先生之師承可見矣

榮公門人

知州張先生宇 附子晦

張宇蜀人三丞寺監使淮西東路知濟榮累合四州娶榮國公百祿女故其學得之范氏子晦侍學中原有外家典刑筆法尤工歷知口恭簡三州氏族譜

知州王先生任

王任字叔重承事仲符之次子弱不好弄勵志在學讀書務究大旨得治己及物之原本不汲汲于章句爲文雅健純贍先儒體用後舉宋熙寧六年神宗以馭吏務農訓兵之要策進士先生條析治道傳經義以對擢爲天下第二調邛州軍事判官累政校書郎知渝州先生聞安初先生讓書知治身及物之用雖以文藻光輝一時道而篤信守己甚重視外物甚輕語默出處惟義命是而恤官從政不敢少忽苟可濟物勇而力行嘗艱部使求寵什邡之市易眾安其業請增成都學田以養士詔可之往渝州不爽陋其俗葺鄉校集諸生躬自課試以補不學少備之弊嘗醫生審方劑督察診療以救尩鬼說渝人深德之有文集三十卷卒年五十呂淨德集

不藥之死議七郡貧瘠非蜀他地比願弛茶禁卒如其

涪翁門人

陳後山先生師道 詳見廬陵學案

正言張先生庭堅 詳上豐氏門人

文清呂東萊先生本中 詳紫微學案

江季恭先生端禮 詳見安定學案

監酒王歸叟先生直方

朱先生敦上

何楷與先生頡並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庶官王先生蕃

王蕃字觀復沂公之裔官閩中時多以書尺至戎州從黃山谷問學山谷內集詩注

雲濠謹案忠簡序文集稱爲孝友先生謂其學淵源多根乎雕經楚些而世之知之者鮮又云先生之沒門人以孝友易名其德行之卓卓亦豈專以文爲華哉

附錄

晁翁題觀復所作文後曰王觀復作書語似沈存中它日或當類其文然存中博極群書至于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眞篤學之士也觀復下筆不貳其心者使天不奪之年得進于世不負東坡審矣

周益公序葛聖功文集曰元祐三年東坡知貢舉奉議郎葛公諱名第七崇寧元年九月詔書定元符有名人五百四十一人敏修姓名在焉由是罷確山宰廢于家越三年始免禁錮謂公困久當少折其詩乃云從今飽勉爲忠義一噎如何便廢餐味公此言豈以利祿得喪貳其心者使天不奪之年得進于世不負東坡審矣

梓材謹案如周文忠所云則先生乃東坡門下士非潁濱也解大紳送葛維新歸廬陵序云宋太史黃庭堅仕吾廬陵時葛敏修先生實從之遊後太史與東坡同知貢舉得敏修之文相賀以爲異人由是名起據此則先生固山谷甚從當爲黃氏門人

薩先生巽

薩巽與葛敏修並學于涪翁涪翁有答二學子和食筍詩豫章外集

馬先生純

馬純初名景純字毅父成都人從涪翁遊問其名字所以然蓋取易之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問其加景多之吉州人文記略

字而不能說也浩翁曰名字加景字蓋自漢魏以來失之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行猶高山也而曰景仰之者余不知其說也可去景而名純字曰文叔傳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夫古人之用心于道勿雜而已士之所以爲士以此事親以此守身以此取友未有不純一而成其德者也荀卿曰始乎爲士終乎聖人故字之曰文叔豫章別集

祝先生林宗

祝林宗字有道新安人朱子之外叔祖也初名某字某

豪俠不羈亟從黃太史山谷遊山谷賢之爲更其名字與之詶詠云朱子文集

鄉貢郭先生純中

郭純中當義人朝請郎大昕之子三以鄉書貢于禮部有文藁嘗從浩翁遊浩翁別集

楊先生迹

楊迹青神人少有文名嘗謁黃山谷論學術邪正自是學有指歸時用王介甫新經屏黜孔安國訓註先生笑曰吾不能强束縛進身遂棄去姓譜

梓材謹案浩翁別集有楊君希節墓表云有宋擇里處仁教子以義四方游士以爲依歸青神楊君希節之墓恐是先生之父

范隱翁先生濚附從孫機

范濚號隱翁延平人通直郎純之機之從祖父也嘗從山谷遊得其指授純之又受詩律于先生歷知潭州寧鄉縣湖廣總領所幹辦公事致仕而歸益肆力于詩眞西山讀其所爲開禧太平謳詠爲之慨然眞西山集

楊先生明叔

楊明叔浩翁之徒也浩翁稱其從予學問甚有成又稱其言行有法當官又敏于事而鄙民故予期之以遠者大者山谷年譜

梓材謹案浩翁年譜元符三年八月戊午與楊驊祝林宗上巖寺楊驊蓋卽先生之名

宋先生完

宋完挾道人浩翁之徒也嘗曰完也有志從學于先生之門而未能自克出從市井之囂輦然其有味而常見侮于人入聞先生之言淡然其無味而常見敬于人二者交戰敢問其故浩翁字之曰志父而命之文豫章文集

謝先生逸

謝先生遹 並詳紫陽學案

劉先生瑜

劉瑜字倩玉玉山人從學涪翁涪翁稱其卓立豫章別集

廖先生鎛

廖鎛字宣叔戎州人南園遁翁之長子也涪翁與王觀復書曰宣叔嘗東學京師才性明和甚不在人下來相師用之意甚篤然憂其質厚甚美韓退之所謂籍湜輩雖屬指教不知果能不畔去否豫章文集

羅先生中彥

羅中彥延平人問字于涪翁涪翁字之曰茂衡曰願遂教之涪翁曰道之在天地之間無有方所萬物受命焉因謂之中衡稱物低昂一世波流洶湧憤我無事焉叩之即與焉賓主恬淡平愉宴處而行四時死生之類皆得宜當是非中德也歟惟道之極小大不可名無中無中徼以爲萬物之宰強謂之中知無中之中斯近道矣曰今之言道者奚獨不然曰以聖學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豫章文集

孟先生扶

孟扶孟揚涪翁之甥也涪翁作勸學贈之曰軻闢楊墨功愈于禹仲子論詩汔紹厥緒喜鑿言易亦自名家一姓幾墜光綳其瓜嘉出江夏處濁而清河濶九里外孫淵明曇卿浩然爰及郊簡三詩連蠻尚書則顯咨爾孟孫望洋漢唐其勤斯文對前人光豫章文集

潘先生淳

潘淳新建人清逸居士子師事黃山谷作詩尤工姓譜

陶先生幾先

陶幾先零陵人從山谷學文魏鶴山集

蔡先生相 附兄据弟桓權橱檐

蔡相字次律青神人從涪翁學涪翁謂其言行可親也兄据弟桓權橱檐皆好文學涪翁別集

梓材謹案涪翁別集有蔡致遠墓表云有宋族姓子能自拔于俗盡心于學其作文能不溺于俗盡功于奇死年二十六不遂其志嗚呼青衣蔡致遠之墓蓋即先生兄弟之一也

張先生溥

張溥字寬夫戎州人涪翁到戎州與蔡次律朝文相親近涪翁與王觀復書曰次律事事優于寬夫它日或可

望爲中州名士也豫章文集

州守元先生勳父聖庚

元勳字不伐口口人聖庚之子也自元祐初從山谷遊後二十年終春陵太守山谷與書九稱其父子涸俗而志剛居今而好古又云所示溫公讀書法涉獵百篇不如深考一卷耳豫章別集

忠惠翟先生汝文別見廬陵學案補遺

庶官徐先生德郊

徐德郊口口人得官于淮南訪別浩翁于雙井浩翁送之曰德郊從予遊不獨以有瓜葛也其居鄉鄙父兄愛之子弟安之其仕于州縣有能吏之聲以草木臭味不遠故相從也密齋豫章外集

黃先生沇別見陳鄭諸儒學案補遺

洪先生朋

洪朋字龜父豫章人浩翁甥爲作深衣帶銘曰貧不能畏賤不能憂以身行道如水于舟又爲其弟駒父探衣帶銘曰務華絕根自斧斤處厚居實萬事畢豫章文集

附錄

浩翁嘗舊詩與龜父跋其後曰龜父筆力可扛鼎它日不無文章垂世要須盡心于克己不見人物臧否全用其輝光以照本心力學有效更精讀于卷書乃可畢茲能事

祕書洪先生炎

洪炎字玉父豫章人民師第三子登第于元祐末試吏于紹聖初顯于宣和貶于紹興官至著作郎祕書少監重聽對上曰世人皆聲于心臣獨聲于耳心則了了惟

上所使姓譜

雲濠謹案閻氏經籍志玉父西渡集一卷阮亭居易錄云編首題卷第一又似不全之書何也

附錄

浩翁爲洪氏四甥字序曰其治經皆承祖母文城君講授文城賢智能立洪氏門戶如士大夫蓋嘗以義訓又曰既氏之又告之曰曾子曰未得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也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修士也二三子捨幼志然後能近老成人力學然後切問問學之功有加然後樂聞過樂聞過然後執書冊而見古人執柯以伐柯古

人豈眞遠哉

洪先生羽

諫議洪駒父芻 並見元祐黨案補遺

涪翁私淑

尚書劉樸溪先生才邵 別見蘇氏蜀學略補遺

洪氏家學

洪先生朋

祕書洪先生炎 並見涪翁門人

庶官洪先生羽

諫議洪駒父芻 並見元祐黨案補遺

權氏家學

參政權先生邦彥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經之子崇寧中上舍登第調滄洲教授紹興初累官簽書樞密院事嘗獻十議以圖中興又言宜乘機首三尋兼權參知政事有遺稿十卷號瀛海殘編 姓譜 雲濠謹案楊誠齋志先生墓云士大夫游其門者如周葵樓炤潘良貴呂廣問梁揚祖皆爲世名臣孫安節傳家學有淵風云

章貢家學

李參柔先生琪

李琪興國人朴從子行義修潔經典該通晚號養素處士子謙 姓譜

司諫李先生謙

李謙字和卿朴從孫少承家學淳熙進士爲安福縣尉累遷左司郎中再遷左司諫光寧間上封事義氣激烈趙忠定汝愚讀之曰臺諫手也呂忠公祖儉以直節被竄先生贈以詩因忤韓侂胄罷歸築圃雲巢以居有文集四十卷 贛州府志

章貢門人

忠簡胡澹庵先生銓 詳見武夷學案

通判胡先生份

胡份字兼美廬陵人澹庵之兄事後母以孝聞早就外傅能肆宵雅之三長學章貢司業李朴時泣尚席門甚高獨與其進三舍法行貢壁水繼入上岸閱一星學益進釋褐授臨江軍刑曹以母憂去官服闋選掾贛州兵曹建炎初官制行改司法繼改詞曹循從政郎罷歸歷

除教授澧州始至生員財十數既四方來學者輻湊學宮大張尊除通守靖州渠陽士無幾先生招攜以禮酋爭遣子入學士計對者以內郡禮祖行谿猺嚮化翕然守條死要不相漁劫代還送者卧轍百餘里弗忍其還鄉卒年七十有書解三十卷文集五十卷先生天性寬易躬自厚而責人甚薄見人善不啻如自其口出于人之惡也隱之操履純正卽暗室不欺務以中道訓人故號所居堂曰中庸堂事親古道閨門睦如涖政通敏嚴語猶子云武仕宦惟廉勤和三者廢一不可吾行之二

十年未嘗有失大概如此胡澹庵集

王氏家學

王先生頍

王頍字叔雅安福人瀘溪先生庭珪之子也先生性警敏六經百氏悉鉤其深尤邃于春秋始胡文定過瀘溪草堂相與講春秋先生從傍聽之卽能陳說大義楊誠齋集

王氏門人

文節楊誠齋先生萬里 詳見趙張諸儒學案

劉先生江

劉江口口人瀘溪先生門人也嘗與瀘溪之詩文若干卷楊誠齋集

劉先生堯京

劉先生子東 合傳

劉先生子方 合傳

劉堯京安福人暨其子子東子方同登瀘溪之門楊誠齋集

進士馬先生口 父羽

馬口口口人瀘溪寘夜郎執經靖門者屢滿時其父羽以中州刺史攝守日夕就見奪以師禮且遣子從學遂

登進士第胡澹庵集

范氏續傳

縣令范先生濬

范濬字叔源成都人樂國百祿之孫太中大夫祖述之子也先生性警敏能取上世之可學者以滋其性初以太中恩得官試爲仙井監錄事參軍以鹽法與長吏競不屈于勢歷知平泉廉山縣卒年五十二子仲蒲清苦而眞修久從李石遊李方舟集

梓材謹案朱子爲安人王氏墓表云年甫及笄歸同郡范君諱濬夫人居家儉約不以出內細故累

其君子故范君爲東以淸白著其治雖以平允稱
父云范君既從官不復問生理身後家事益落夫
人慨然自力以濟其艱使二子得盡力于學蓋長
子仲黼少子仲芸也方舟集鈔本作仲殼傳寫之
誤

知州范月舟先生仲黼 詳見二沈諸儒學案

縣令范先生仲芸

范仲芸字口口成都人文叔之弟也其母安人王氏語
之曰汝家世以淸德直道爲閭門閥汝曹問學宜知所本
仕不患不達患無以稱耳二子以是益自厲于學先生
以從政郎爲彭山令卒 先子文集

正獻私淑

文肅鄭毘望先生伯熊 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權氏門人

待制播默成先生艮貴 詳見龜山學案

知州呂先生虡問 詳見和靖學案

惠衡周先生葵 別見龍川學案補遺

襄靖樓先生炤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政和間進士由國子博士遷殿中
侍御史言論多見採納官至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卒謚襄靖 姓譜

附錄

紹興二年召朱勝非爲侍講寵給事胡安國先生與程
瑀等言勝非不可用胡安國不當論皆落職

梁先生揚祖

梁揚祖

上官續傳

主簿上官先生損

上官損字益之待制均從曾孫幼事祖母以孝聞博學

工文主武平簿 姓譜

簽判上官先生粹中

上官粹中字德厚待制再從曾孫喜義而嗜學簽判武
岡軍 姓譜

錄參上官先生必克

上官必克字復之仲雍曾孫篤學好修官泉州錄參 姓譜

常氏家學

聘君常雩溪先生詵孫

常詵孫字直卿臨邛人同之孫居嘉興累辟不就所著

有天閑雜錄艤齋錄記雪溪稿門人稱雪溪先生姓

教授常先生濟孫

常濟孫字鄭卿臨邛人紹興四年爲福州學教授日進諸生而告之以古昔聖賢教學之意又爲之飭廚饌葺齋館以寧其居然後讀其出入之防嚴其課試之法朝夕其聞訓誘不倦學者競勸又爲之益置書史爲重屋以藏之而請晦翁記其事朱子文集

附錄

朱子答其書曰學校規矩雖不可無亦不可專恃煩多

辭提舉南京鴻慶宮鳳翔府上清宮致仕卒年六十九

兼侍講權戶部侍郎七年召對延和殿權兵部尚書十年春知貢舉試禮部尚書請外以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必貴誨以學擢淳熙戊戌第寧定初元擢殿中侍御史黃疇若字伯庸邕城人甫晬而孤外祖母杜奇之曰兒

知州黃復齋先生瞢詳見滄洲諸儒學案

尚書黃竹坡先生疇若

知廬陵縣吉守六月嘗畸零欠先生以縣用錢三千緡代輸禁吏預借飾學增舍日召諸生講論眾建生祠止之去日送者傾郡其在王邸資善也據經析理築範疑重吳興景獻見必加敬知成都府薦蜀士范子長許沅魏了翁年甫六十三援范景仁故事乞歸治第豫章城中自號竹坡先生文律高周丞相稱其正大恢閎詳雅溫醇楊誠齋見其詩以爲得山谷單傳考宏詞得貢留二公有竹坡集四十卷奏議三十卷講學十卷進故事十二卷劉後村爲神道碑云公承當家文獻故風韻勝

縣令宋先生剛仲 並祥瀘籠諸儒學案

縣令宋先生剛仲

宋氏續傳

扞格之患矣

宋氏續傳

縣令宋先生文仲

接諸老緒論故心事平隆乾以來眾芳翕集臺閣多賢至慶元錮黨攻僞邪說橫流言事者非摭噬餘干相君則粉黨考亭門人公密扶善類紊尊理學奏篇無一語差幸已而後四朝生聚東南極盛至開禧挑敵禍形始露用事者方且厚斂民足用多造楮紓急公一則曰鐲弛二則曰節縮其書有云以無德之人而運才智之鋒幾何而不斲天下之朴又云言利之臣必不得其死好利之君必不得其用此有德者之言反本之論也劉後村集

雲濠謹案先生山谷之從姪孫行也蓋豫章之黃皆出金華隱君子遇和居豐城之元江始爲儒家云

豐氏私淑

縣丞袁先生橚別見嶽麓諸儒學案補遺

豐氏續傳

州倅豐先生存芳

豐存芳字公茂清敏公玄孫爲太平州倅景炎元年元兵至知州孟知縉謀以城降先生諫不聽詈之知縉雲而死者十有七人寧波府志

附錄

王厚齋挽之曰天柱不可折柱折勢莫撐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適遭宋祚移恥爲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于邑閭浙名賢錄

排欄槍拔劍突前麾手問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
忠良嗚呼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從溺枯骨誰爲
襄忠烈動天地游魂爲國殤山水倍堪悲抱恨徹穹蒼
穹蒼卒一息庶幾記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
劒挂墓柏泣下沾衣裳惜哉時不利拙亳逝悲傷
黃南山先賢進士袁公贊曰確乎其誠浩然其氣通貫
神明充塞天地一身成仁閭門死義孤忠奇節光昭百
世

李氏續傳

宋元學案補遺卷十九

李先生宋輔附從父景儀

李宋輔贛人平川李氏舊有讀書樓面奇峯向州里南
北之交以兵燬先生併而與諸父起修鳳復焉扁曰極
高明而請記于廬陵劉辰翁云其叔景儀課子姪依于
道嘗五上觀光世學不廢元祐聞有名朴事伊川者其
族也劉須溪集

袁氏家學

翰林袁菊村先生士元

袁士元字彥章宋忠臣鏞之孫自幼嗜學至廢寢食父
母憐而禁止乃端坐默記不少輟長益旁搜遠輯務爲
深博郡守禮致膠庠爲五經師學者翕然宗之薦授鄞
學教諭調西湖書院山長改鄭山書院又用薦授文林
郎翰林國史院檢閱官引年弗就晚隱城西別墅種菊
數百本號菊村學者寧波府志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２４８
作者＝
页数＝８０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